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五六册

大宗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 48/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五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寒村詩文選三十六卷

〔清〕鄭梁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寒村集三十六卷》提要

寒村詩選序

寒村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閒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唯寒村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王之學華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勒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孰呂以與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以遊敎中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柢伎倆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寬其閫敝此處受病剛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拮縷字䣛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友千解非思則安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字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兩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隨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槩如是寒村之性情淘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

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南雷老人黃宗羲題

寒村文選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寧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于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徊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于枯淡夫春光之被于草木也在其風烟縹渺之中翠艷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荄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

臭腐塌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與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乎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絶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于震川蓋千子于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

日時文之士主于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絶哉使禹梅之文大行于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南雷老人黃宗羲題

別後足疾愈甚至今不能履地眞同桎梏聞欲刻大集甚喜翰苑久無文章得此破荒弟正欲一發明之也弟宗羲頓首

久病得愈反出意外刻下邵守延請鄉飲弟力辭之又費周折前命爲刻文序此所樂爲已擬一篇不知可鄧削否宜成書來欲爲荃陽墓表因倣歐陽公丁寶臣之表亦不知其似不似也唯老兄能辨之弟羲頓首

寒村文選序

八代衰而韓文公起之是旣有韓文而八代之文可廢也五季靡而歐陽文忠公振之是旣有歐文而五季之文可廢也自余與寒村學文於黃先生即持此說久矣及來京師見公卿貴人下及館客遊士莫不家寶文選之書人挾溫李之册而韓歐一派文字多束之不觀心竊疑之夫文選非八代之所聚腋溫李非五季之所濫觴乎亟就而叩其說則東坡所云韓文公談笑而麾天下靡然復歸於正歐陽子之學推

昌黎孟子以達於孔氏者滾滾皆能上口以是知世人之陽不棄其名而陰別濟以實者無非欲附枝連葉逞其華詞與以譁世而取寵也嗟乎有生亦易盡之期富貴非可久之物正使以直取之以直守之猶恐馴致驕淫不得與於儒生文士之列矧可汨其性靈工爲姸悅以千萬載無窮之羞作易一二人不可必之稱揚乎嘗見有瀾翻國語首被論官跧伏權門不蒙殊拔者則邀時或反以買禍飾譽亦未必遂榮而徒使他日一坏之上處士坐之無光狐狸望而却

步良足歎也余與寒郁雖不得志於時幸墨守一先生之言銖較而寸量之各因其才力作爲詩文以垂之子孫質之後世或不至一無足採亦未可知然使徒以此自了而生無濟於人沒無裨於後其視華詞希世者唯之與阿相去正復幾何先生有言孟子距楊墨而爲我兼愛之道依然尙存凡世之足已自衒者皆楊氏也其忘己徇物者皆墨氏也彼距之而信爲已熄者歷二千年猶且炎炎如是韓歐之日起日振不過示以畸重之勢耳今日寒灰再焰自其所宜

獨是吾與寒村生韓歐之後學韓歐之文二子能變之於淫哇兢響之時吾黨乃不能張之於大雅未亾之日高天厚地呼搶無由此則所爲相對黯然者爾伏念文所以載道昌黎廬陵之繫乎文統亦猶紫陽之繫乎道脉也世以二子爲不足悅人而置之則其沾沾述朱萬喙一轍其心或亦有不可問者乎吾與寒村第求其足以悅心者以爲爲文之根柢焉則茲集也庶幾無罪矣康熙乙丑孟秋朔日同學鄭萬言撰

寒村詩文選總目

寒村詩選

寒村見黃稿詩刪卷一 自丁未至庚戌

甬上 高斗魁旦中 選訂
董允璘巽仲

中央民族…圖書…

元日

鵲叫雞啼蠟燭然閉庭曉色漫青烟百年人已踰三
十一樹梅何止萬千江上春遲因閏歲樓前寒減似
新年不堪身世憑椒酒生意殷勤問水仙

人日早起陳葵獻范國雯董巽仲萬季野馮蠡
仲謁黃先生歸便道見過

蕙水未能同執贄蓉江猶喜暫維舟如何帶雨來相
訪忽漫隨雲去不留行到渡頭潮已落送過浦口霧
初收村邊分首眞匆促懷抱他時憶舊遊

梅湖掃都督施公墓即事

輕航繞出六峯隈忽覩梅湖一鏡開野岸逢人詢舊
路山家留客灑新醅將軍墓木樵蘇盡孺子盤飧祭
奠來歎息容平荊棘長日斜歸去竟餘杯 容平閣名

石尤風打棹難前潮落空江月沒天為慮關津留夜
艇似聞鼓角起寒烟郊扉燈影疎臨岸野寺鐘聲靜

到船待泊柴門心忽喜黃昏飯後未人眠 時禁夜行

歸家即事 時館鄞郊

二月山頭雪未消鳴櫛歸去好披貂晴光今日初添暖春色吾家似獨饒短短紅梅猶我待依依綠柳更相招闔門肺病俱高枕欲懸庭闈話幾宵

上巳歸家

每於上巳賦歸歟單袷衣裳體自如獨有今年因歲閏依然此日似春初風前冷甚桃猶怯雨後陰多柳未舒所喜明朝天已霽西江山色信籃輿

三月十四日又歸

春郊士女沸如羹我亦輕舠傍午行歸去沿途皆鼓吹到來翼日是清明雲陰大陸遲花氣風急長林咽鳥聲已面老親還抱子黃昏月上飯青精

午日

蹤跡年來任轉蓬園亭暫憩正天中榴花赤映梔花白梅子黃催杏子紅家室愁多憑酒盞江山雨過盡詩筒鄰翁喜事能相訪一局圍棊竹檻東

雨餘曉起

十年學道無從得昨夜拋書不待尋曉起桐花青草上雨餘瓜瓞綠藤陰滿前但見生生意何處堪容戚戚心最是燕鶯能解事迭來窗外向人吟

五月廿七歸家即事

郊扉力疾到江鄉野外清幽氣自涼竹蔭垂垂三徑綠荷風習習一庭香高眠夢與蟬聲永晚食情安菜味長所苦黃梅淫雨歇家童夜夜桔槹忙

爲避歊烝返故廬滌衣濯足病消除家人摘豆烹新鴨野老攜尊餉小魚稻熟未堪充國賦天晴空自習

農書何當耕穫無災祲欵段長隨下澤車

六月初五又歸

江村風氣好於城客裏歸來暑更清自可避人眠竹院不勞呼僕結松棚荷香十畝蟬聲靜稻綠千畦鷺羽明家室檀欒新浴後西樓月色酒盃生

旅館夜起

睡起園亭風露清梧桐一月照人明有親何事長爲客此際那能不動情愁落荒郊孤犬吠吟憐短草百蟲聲更堪四野瞻天久星斗銀河夜正晴

病起

秋來伏枕門無客起坐空庭對碧雲白日青天元不管自來自去卻成文

荒草縱橫靜後雨開花零落病中秋門前有客來求字信手拈詩與自幽

尫弱安能多作書眼花且復少觀書支牀半月聞丹桂百服參苓也不如

蜂子股肥花粉白魚兒尾亮草根紅靜觀意思原如是不獨天香撲鼻風

九日家中二首

暫歸家自好閉戶酌新醪秋後鮮牛乳霜時醉蟹螯親爲安約話婦出禦寒袍似北榮名客翻分逸與勞

野店茅柴熟江村白小肥攜樽黃菊圃數雁碧雲磯閒恨故人少靜知往事非暮烟山腳起獨坐看斜暉

書齋早起

犬吠夜相和雞鳴寒自長薄霜吟古瓦殘月明空牀葉落忽驚客禽栖如戀鄉披衣懷明發窺戶獨彷徨

十一月七日到家

到家五次不成詩此日栖遲有所思千里故人歸未得十年前事問誰知花因日暖呼童種菜以霜甜屬婦炊自恨邇來長作客故園風味日睽離故人謂袁節之

寒天四首

寒天盡日聽雞聲薄俗何人識我情潮滿空江風更濶林疎遠燒雨還明種梅斜傍懸藤壁釀秫深開覆竹籬怪底夜來猶客夢三年書劍滯鄞城

寒天疎雨嬾登程短褐科頭學治生閒看河塘耕菜壠便令屋角拆瓜棚廚烟犁入鄰家靜爐火紅存野

店清芋栗盤餐非我力漫誇菽水當三牲

寒天葉盡遠村平晚渡人稀小艇橫雪意籠山鄰護橘氷花皺水僕藏罌人情似冷偏欺老世事如雲合待晴爲謝門前杯酒客爐烟燈火閉柴荊

寒天布褐尚嫌輕空宅門牆正落成塞向餘松熏鼠穴編籬賸竹煮魚錯留賓量飲茅柴酒餉僕平分骨董羹歲歲殘冬收拾過儘教豎子得成名

暮雨待王文三不至戊申

深戒吟詩妨學業其如客況自成詩雨樓天色暮偏

早雲樹人家春獨遲縱有好書憑我讀奈無佳信報親知此時故人乘舫到燈火逢迎話別離

夜讀黃先生文集偶作

微風欲起燈影動驟雨初歇水聲來一春心事名牽絆今夜文章眼豁開便擬高歌到日出不知殘漏向人催客衣凉冷且眠臥稍待天晴撥棹迴

晩村

一卷殘經對好風會心多在晩村中已憑溝澮汚流競自覺烟雲色相空古墓欹傾耕犢上野橋低小釣航通年來漸洗名根淨惟許前溪鷗鷺同

歸家即事

暫得離城市歸家事轉清移花乘細雨播種急新晴泥暖魚兒出烟濃杏子生村居無俗客隨意聽禽聲

野步

客中仗友慰愁思連日村樓坐不支花草似親驅犢叟烟霞不鄙訓蒙師臨總綠樹鴉生子映水靑畦雉引雛春暮晩晴眞不捨荒塍獨步詠新詩

畵村莊自題

窮人安得買山錢筆底居廬有萬千若使此區眞可授當令寒士盡安眠

曉起

菜花黃褪莢𦬊紅豆麥靑靑小犢風農事正忙人早出靑帷纔捲燕先通鄉心遠落烟雲外詩句多生楚樾中忽見鷓鴣發一笑辛勤捕捉與漁翁

病起

病裏降魔幾墮禪柢看生死大因緣起觀燕子勤猶爾箋解榴花落自然雨後靑天雲似畵風中白水月如船加餐幸慰雙親意紙帳藤牀且晝眠

雨朝晏起

一雨連春夏高眠巳日中樹陰隨意綠花樣應時紅旅館衣裳潤蒙師筆硯癱黃鸝無個事深坐竹枝叢

獨坐

客中服藥承親命病裏抛書望友來肩粟故應依枕席眼花時復倚樓臺東城日麗烟中暑西岫雲埋雨後雷畢日陰晴如此異臨風獨坐且含杯

夜起

墓門月亮鴟梟叫書閣風清牖戶開帶夢起聽真寂
寞披衾遠望獨徘徊不知地震天何意還念親愁子
不才六七同人齁睡穩漁翁隔壟唱歌回

黃昏靜坐

幾年學道翻成傲近日凝神欲砭輕鐘後坐來忘鼓
促心中印得覺書明蟲啾鳥囀何非我病苦貧愁底
處生獨存晨昏頗頗意秋風凉冷更關情

陳介眉作自責詩十六首出示同人已又補四
首投余依韻和之

其一曰無端毎自恨言輕百病都從言處生側
耳試聽搖頰處愴人何等便分明

生平亦自恨言輕百病非從言處生側耳試聽搖頰
處愴人便已不分明

其二曰霎時風浪欲遮天一轉帆時已晏然只
恐風來帆又起江心何處再收船

若因風浪欲遮天幾轉帆時登晏然莫使無風帆得
起江心何處不收船

其三曰悔從熱處便論交百丈寒冰禁幾敲我
悔人時人悔我知頭還自要知梢

未能熱處便無交須識寒冰不禁敲人我總無堪悔
處知頭原自己知梢

其四曰月到天心子夜霜開門本自好風光只
因被底餘溫在此外寒威不可當

月到天心子夜霜開門果是好風光又何被底餘溫
在認彼寒威不可當

邑中晚歸二首

返照江流紫扁舟下遠灘凉風西極起落葉北城寒

婦女收秔稻烏鳶息羽翰吾甘蓬蓽拙緩步勝車安

村晚人烟黑殘烏並我歸疎星當逕大獨火傍林微
山近石橫市草深露上衣到家兒女靜一犬吠柴扉

微雨夜起

微雨落葉響夢覺疑人行起視月光淡坐依雲影明
疎簷蛛網破枯木鵲巢平擊柝真無賴荒城不絕聲

微雪

同雲漠淡繞孤城微雪翩翩度小楹夜聽有聲風未
定曉看無迹雨初晴僮傳野外峯俱老我伴梅枝花

已生歲暮扁舟歸去好江樓高處境逾淸

臘月十二日歸家卽事

臘底歸心急不勝衝風來喚野航乘吹醒離席數杯酒撐破長河十里氷江岸孤雲依落日柴門遠燒接疎燈草堂若得團圞坐歲暮窮愁底處增

入郡贖典衣

一年纔得一旬歸又去衝寒贖典衣滑滑氷紋驚鳥立輕輕雪片傍人飛農家掃舍將迎竈野店催逋却掩扉爆竹數聲城郭近斜陽漸喜似春暉

草堂卽事

又從鄰郭泛舟回花徑書牕次第開當榻脩垂三樹橘隔牆新傍一株梅暖如春晝寒將轉雲似黃昏雨欲來安置香爐棋局好明年歸臥此樓臺

冬深二首

冬深白屋苦寒多霜下南風天暫和山市殘年人久閉江亭落日渡頻過幽居自分賓朋少卒歲將逃禮數苛歲暮雪消開粟玉翩翩仙子欲凌波

遍甕寒風動水村融融暖日到柴門且看野鴨隨雛鶩更與鄰翁抱子孫隔岸漁樵歸薄暮臨江鐘磬發黃昏雪邊細草青如翠預醉椒花酒一尊

正月十七日冒雪到張氏草堂 已酉

一月庭闈石上火半肩行李雪中天出門重拂高堂意回首難過古渡船遠屋林疎明似月寒流風捲黑如烟到來日暮空樓靜冷落燈花斷不然

雨中

來時雪映遙天亮近日雲横高塔微好友初離添獨緒時文漸熟室生機橋空水滑無人過草翠花黃有雉飛經月睽違非得已思歸寧是爲春衣

春曉

月影猶栖樹鐘聲早渡河鳥啼催夢短花落引詩多雙夢憐唐棣環遊羨水梭春光會幾許客裏漫蹉跎

上巳歸家

爲客疑春老歸來鹿韭香煎茶修禊事掘筍佐流觴桂密黃頭小蘋疎繡尾長讀書時未解花下問高堂

江臯信步

庭院深深春晝長出門信步但聞香烟迷芳草江雲

翠風落松花澗水黃僧寺雨前茶早熟農家晴日種
初耕東君似欲留人住故遣啼鵑到柳塘

山游

山遊過早雨度嶺天微晴竹露有花氣松風能水聲
復怯泥筍嫩篾籔幹茶清正愛溪流好閒雲滿谷橫

春竹

春宵讀罷一燈青欲語無人月下橋細草幽花香曲
徑微雲淡月照疎櫺誰家亭榭歌猶起是處簾櫳夢
未醒爲憶鄉園多樂事牡丹叢裏任趨庭

畫煙波小艇自題

春深客邸鄉心動日對孤村雨細微偶畫烟波安小
艇欲從此處賦旋歸

雨後懷貞一

端陽節近雨還風客舍殘盃孰與同小閣孤蹲新漲
裏輕帆快走綠陰中書聲霽後宜添曉燈影昏初不
大紅反覆難尋君好處夢魂何事落江東

晩晴

會心何處不相宜况是新晴晩翠時烟水人家都註

脚雲山鄉國輕支頤詩非月露憑魚聽畫到天機得
驚知十二人相對坐久螢沉蛙寂萬星垂

同諸生乘凉夜話

笑談差慰客中身茗汁黃昏灑百巡出戸清風如待
我臨流明月又隨人言當得意詩書腐遊以無心草
樹新莫倦更深行坐久隔溪螢火亂如𤒹

野望

病抛書卷溯溪行綠樹青畦恰性情能悟陳言元不
腐到離濁世已非清水浮菱葉蜻蜓重風落鴉雛楊
柳輕極目雲霞成五色一輪新月半空明

題春曉圖

夢覺一聲鼓翼雞牕開幾片墮枝花不知昨夜春流
長獨步孤村曉日斜

呈房師李德中先生

江涯海角一書生學道窮經是性情不謂歐陽能得
士也令子靜竊微名西風矮屋花初發深雪高門路
未明跋涉鶯流慙後至報恩惟有樹芳馨
山東自昔多文學今日先生更絕塵自幸無知逢買

骨還思爲國耻呈身不求溫飽酬知已敢愧科名讓
古人遠謌殷勤須面命明年恐負上林春

長安感懷 庚戌

本朝未定京師日吾父曾遊國學中三十年來筮仕
別四千里外憶家同眼看輦轂觀殊壯心曉塵埃術
未工倘得成名歸去後化安山下願開業

去年衙雪鄞城路慈母擎杯忽淚流豈意今朝仍復
爾能知此際不然否炕煤冷熱妨歸夢燈火明昏伴
客愁日望家書來慰藉如何隔歲尚沉浮

應事好如流濁水流長也是漸澄清未知身習塵埃
慣還是心從歷鍊明五夜笙歌來似夢千街車馬動
無聲急須良友來相證屈指江南第幾程 時國變來京未刊

鄉里依栖二十載不知天地大無垠豈期跋涉三千
路只憶交遊五六人治禮着鞭吾已後通經結果孰
爲真自慚出處渾無定拋擲年華似轉輪 時經會方講三禮

出都

擬就卑官且爲貧如何歸與又催人塵沙奮發無良
友雲樹庭闈有老親行李半肩書卷在春光三月物
華新一鞭驢背詩何賦雪滿西山未置身

百順堂即事

爲憐竹蔭風添冷喚僕移書百順堂世事舟車憑稚
齒生涯筆硯雜丹黃抄文有客供香茗卻病無醫仗
破牀學著書成誰領取暮蟬枝上韻初長

袁公鼓見過

君不過余已十年重來追數淚潸然兩家共有存亡
恨此日堪論聚散緣殘卷半簾風燭下空堂一榻暮
燈前相看無限殷勤意七尺昂藏好自憐

寒村見黃稿詩删卷二 自辛亥至壬子

甬上 董允瑫在中 選訂
張九英梅先

姚江曉泊

親老弟亡身作客空江潮落一孤舟人生無可消今恨天下誰還禁我愁曉樹迷烟城薄暮春花謝雨岸清秋幾回欲上龍泉問際此先生樂也否（龍泉山有陽明先生祠）

覺苑寺

九欠單棲遊子袒十年三化老僧身（庚戌子省凡死巾日惺死今辛亥春祇圜又死）新栽尺桂高過首舊種盆魚冷對人剪燭寒温哀弟短（寺僧皆哀吾弟之死）轉頭歲月惜吾春（余來九次十五年矣）明朝篙水船艙底寒食荒江念老親

過石門訪萬公擇王近思四首

一春眼淚片時收爲訪同心得共遊看徧園亭水樹好石門佳勝在城頭

到處荒殘不可名此間何幸似昇平願將一縣三春色普散人間百萬城

王近思人眞有質萬公擇學最能修終年聚首磨礲好婉我萍踪半日留

哭兄哭弟本無殊偏我傷心更有餘勸子莫言生死事雨花恐變淚潸如（時公擇亦哭其兄）

精嚴寺

四株銀杏參天大（殿前銀杏樹最古）一座韋馱傾國尊（門前韋馱新者如市）昔共來人成隔世（己酉冬吾弟同來）今孤栖夜定銷魂老僧面挂空堂壁（時住僧介先死）病犬眼高丈草門惝怳正疑眞是夢燈紅香翠欲黃昏

題雨華房壁

仁和覺苑孫哀祖秀水精嚴弟哭師偏我相逢皆涕淚不祥何日是消時

春郊

春郊雨過船如箭捨割囊錢買片時細柳矮桑收客淚新知故好聽關辭心關藥裏添遊草眼照花籬欲借枝芳翠接天鶯語滑孤蓬歸去忽愁思

旅病即事

升柴過散愁虛損欲服參芪火未安家有老親書不

致門來疎友見猶歡難償債是詩書畫不費錢惟命
腎肝最歎兩年烟雨約矮簷窺影又春闌

病起

不解囂中靜書齋亦市塵陳編能得我矮閣自如天
病起逢新雨吟成對晚烟賣花人最好挑滿過樓前

烟雨樓

烟雨鴛湖勝風光不在樓人都嫌廢址我自愛濤流
一撮當空墮千門隔岸浮蘆花明月夜好此放扁舟

常州

醒來蓬隙移城垛三老云舟已到常農擀朱航泥隻
隻商閧白壁貨行行大書深刻人旌海城外有新建海節婦祠
妙悟雄才我憶唐晚向犇牛看不忍凋零綽楔照斜
陽犇牛王方洲綽楔尚存

丹陽

舟泊丹陽天未晴肩輿買得便登程斷橋石立溪三
丈滑路泥深雨一城山近沙田春事晚日中荒歲曉
烟生東林西澗堪傾耳不住家家散穀聲

白兎

白兎村前暮色侵三茅山遠翠深沉輕烟白壁黃泥
坂斜景紅牆綠樹陰驢墮羸童明世路花香曲徑會
吾心邨憐牧子驅牛返對對柴門打棒吟

句容

千岔平岡高復低萬松短短四圍齊村莊屋蔽濤陰
樹縣郭門環陡絕溪暮雨紅霞明路石斜陽紫電閃
山泥薄醪淺量真相稱醉向郵亭壁上題

八字岡

左題國課一犁雨右寫家聲萬卷書天下誰人知樂

此年來便我不能如筍笆萊港疑還舍馬跡驢音悟
在興猶喜清池岡上潤綠楊白鷺曉晴初

淳化鎮

衆峯盤盡高岡出屋起炊烟可萬家是鎮何由成走
集當年到此近京華馬知日午輦投店俗尚天中早
賣花喜值巡司王毅遠興隆菴裏屬停車

興隆菴

憎佛偏來栖佛宇精嚴覺死又興隆門橋木板颶溪
上僧籍金華客隔東齋鼓粥魚侵曉動香頭燈殼徹

宵紅息肩倍轉思親腹敢與禪心一樣空

朝天宮

昨夜僧牀舉指月今宵客担下朝天孝陵屋亮空山露憲廟碑穹淨境煙（宮前有憲廟建碑又宮內碑云朝天向爲栖眞淨境）踞虎蟠龍千古在牕燈爨火萬家連枝栖郤苦當高處日夕看雲易惘然

報恩塔

曾嫌秀水眞如小登此天封亦子孫山勢虎龍形一覽江流南北限無垠便民欲獻遷都議（余常論建都金陵則省漕可寬東南民力）弔古思增正統論（方正學有正統論余欲補作秖存建文遜國以前）腳下燕王高碣在不知靖難報誰恩

雨花臺

西京壇廟都離黍方景雙祠郭外新欲問太宗終一日何如二十足千春仙宮靜發桫欏蕊客路暄飛騏驥塵自拾雨華臺石去歸裝擬贈素心人

卞公祠

開卷朝天三五日不知西有卞公祠碑文先哲留名姓（碑有宋胡銓樓鑰元虞集明王恕倪岳等姓名）榜諭高官認本支（時有顯要認作家廟）忠孝一門兒與父香燈千載弟傳師晉家麥飯今誰主頓首遺容有所思

虛涵閣

青青弱草栖殘雨㬹㬹平山帶斷雲四宇月光晴後好一城人語夜來聞自慙久客眞妨學更恨離羣執賞文欲夢雙親偏不寐開牕獨坐到宵分

借得白沙子集賦寄

熙甫文章公甫詩有明作者更推誰家貧未有錢能買心好雖當夢亦思官舍借來珍似寶客牕讀得喜成痴求防巳得臧孫術更願先生喜布施

偶成

昨日吟詩今巳非客牕苦覓路單微夜來明月千峯見雨後新螢數點飛是到眼前都好句不經意處始天機規模舍筏終窺日從此狂歌一路歸

余嘗有詩到白沙財入聖文除熙甫總還疏之句見者譏余成癖且以兩老舉人相戒笑而答此

詩文正統妙無魔明代陳歸外不多自喜此中能具

眼豈期君意此沉痾一生倘得追雙甫兩榜寧還想
九科多謝慇勤相屬語神交心印奈吾何

初昏即事

棲泊金陵四十天画叉落盡屋梁錢登臨山水無多
地記載詩文得幾篇連日甘霖蘇客病今宵朗月照
人眠此中除憶高堂外青草疎螢點暮烟

夜泊燕子磯

燕子磯頭看月痕觀音閣上聽風旛但知意思凌天
表那記形骸滯客途夜靜鐘聲鳴不斷江長帆影過

如無何須別美元眞子泛宅浮家作釣徒

儀眞

黃天蕩裏浪如樓夜入儀眞繫小舟萬樹桅竿燈忽
上一聲爆竹鼓齊收澄江月出明於晝矮帳風吹冷
似秋起揭蓬窻閒俯仰衆星西墜水東流

復安仁村爲寒村

一姓千人四百年寒村兩字復誰憐江空屋冷輪當
我月白霜清好倜天相子連楓紅樹樹秋帶麥綠
田田未知肯否天公意自賀佳名詩一篇

從來安在寒時驗此日仁須村裏求莫怪書生專復
古爲嫌俗子慣粧頭荒田細雨唯枯樹古渡淒風一
小樓此外傷廉更何者萬山西峙水東流

發寒村至定海途中手春草集二首 壬子

侵曉肩輿向日行東風晴後拂簾輕寒村江樹烟雲
潤春草詩文氷雪清諷讀時時懷古意湖山處處下
鄰情與誰領略春光好一路禽聲更水聲

驃騎峰頭雲影亂橐駝橋下澗流忙何分山水俱堪
樂豈認鳶魚是勿忘晴日倦人潮蟹綠暖風動物野

梅香原來彌望都春草不獨長篇及短章

海雲菴

風定孤城日落初海雲菴裏息肩輿青山窺座宜添
竹碧水當門好種蕖客夢夜醒堂上板僧齋曉赴廚
頭魚喜逢相士談吾壽多得殘年好讀書

招寶山

江衝海激倩誰支突兀崢嶸儼足師登此身如離世
界翩然舟可達天涯幾人聞武詩無好六國來王字
獨奇最喜滄波同我濶不須懷古摸殘碑

觀音洞二首

拓寶山頭路已窮一聲淸磬石巖中衝崖曲折無塵跡入洞幽深自梵宮大海波濤階下物普天埃壒眼前空何當瓢笠來栖此看倦扶桑曉日紅

千盤折下春光迴一徑斜登日影穿山盡此間無大地水窮何處只靑天嶙峋巖薛汗名姓澎湃潮聲忘歲年殘盞菩提趺坐久（洞中泉名菩提）跛羊踏石落簷前

答謝以昭索畫

平生僻愛佳山水詩不成時便寫圖拓寶幸看滄海

潤擔簦奈覓管城無重來一一應酬汝此去匆匆望恕吾若對知音慳筆墨寒村小子亦非夫

別孫朗仲

斥鹵荒城但日紅兩人何事忽相逢交遊到此疑因果踪跡真堪歎轉蓬蛟海雲霞奔走裏鴛湖烟雨夢魂中與君擬作聯牀話江上春多送別風

歸舟即景

雨霽僧簷客睡醒銜泥出郭便揚舲江邊曉霧連天白草喜春風特地靑遠近鹽場依戍壘高低戰艦繫

漁汀此行多少新詩句載去高堂一一聽

停橈乞米白沙村留客情堅勉造門各種鮮魚財舉網隔年陳酒正開尊貪趨明日山中約辜負今朝江上恩便爾舍舟從陸去穿城渡水欲黃昏

二月一日讀書赭山禪寺遇馮武水話舊

戊戌歲武水與其兄天一諸子讀書寺中余借寓篩之族叔祖弘業數人同爲文會今十五年矣天一節之弘業俱已物故而諸子亦各星散感念疇昔爲之憮然

松聲竹陰又溪泉肯許維摩擅此天掃榻焚香破屋裏陪茶奧果故人前傷心敘述二三子屈指浮沉十五年只有讀書餘活計吾生發願付陳編

遠近有來學文賦此示意

我亦谿茅誅不開諸君何事裹糧來山牕但可分爐火沙徑能同看草荄若理陳言都障礙須添新悟始胚胎寒村更沒論文古風落梅花滿翠苔

姚江黃生一攜書相就

如此靑山如此夜如何又得子來親松風竹月天然

好谿水巖花分外新吾道君開獨立處時文我媿過
來人相看別有無窮意鐘靜空堂綠草勻

雨中即事

山寺曉鐘施食後松腮春雨讀書天閉門竹影泥牆
角欹枕鳩聲石磴邊兩岫閒雲三徑草一溝流水半
林烟呼童發火煎茶外磨墨研硃理舊編

夜坐

蠟燭兩枝將夜半羊裘一領正春寒空山缺月鵂鶹
喚古殿殘燈獅象看試聽書聲都闃寂獨留樹影共

盤桓虛牀靜坐吾何有鼻底淸香案上蘭

黃主一約上龍湫觀海二月十七日夜分乘余
熟睡忽拉同學諸子登山風靜月明曠然奇
觀已而同行膽怯中途返步明旦知之賦詩
一笑

背約登高趁夜分山靈得此亦新聞淸風肅靜雙江
水前江後江明月銷磨萬項雲奇事有天嫌擅絕曠懷如
子漫隨羣豈知一榻寒村夢兀坐峰頭早待君

送主一赴試

君爲時文來拜我我因曆數欲師君共栖僧舍堪心
印奈接家書忽手分徒步夜乘藍水月雙飛春釆泮
宮芹時主一兄正義同赴試山中鳥符留相待莫忘龍潭看海
雲

山中晚步

竹藏深谷根根綠花泛淸溪瓣瓣紅雨後山閒如此
好晚來松下與誰同伶傳列宿明天末斷續孤雲走
地中夜月若還呼得起直須信脚到龍宮

上巳梅湖

桃李花開桃李樹燕鶯子出燕鶯窠是天覆處都春
色能我遊時不浩歌醉眠慨底山名無邊草如在東錢
湖名第幾波一個土饅誰免得胎淸橋上石盤陀

養痾寺中寄范國棨

醒來不辨何花氣坐久惟聞松樹聲我與溪山同意
思天於春夏亦雨淸綠陰小徑風吹翁白日空齋水
沸鐺爲問故人能共否病夫燒符摘朱櫻

初夏禪房即事

老天許我長初夏蕭寺淸陰過一生溪路吟詩松作

蕭山厨喫飯箭爲羹晩來花氣朝雲氣高處禽聲下
水聲此意不須人得領青梅白橘盡同盟

范國雯書來問疾者兩次畫扇答之

綠樹青山一病身倦眠饑食似遊民自慚七尺何潦
倒敢辱雙緘相問詢多謝中醫眞好論果然别症欲
愁人（書中言不藥爲中醫恐其生别症也）指尖猶喜烟雲在未滅心胸
萬斛春

題萬季野文稿二首

斯文仗爾識眞傳轉眼離居忽四年惠我著書多若

此聽君抵掌快依然雞壇藥石疑空古（集中與友人書俱藥石之言）
竹簡權衡欲破天（讀明史論多獨見）病子佛頭專着糞題
詩意在序詩稿（余嘗序季野詩頗言其未工）
少陵詩律常言細吏部文章最忌陳兩字才人將作
主千秋學者定稱臣甬江博洽誰如子黄浦風流莫
讓人大海細流應不棄相逢更欲剖纖塵

午日歸自楮山移榻書帶草堂

三月山樓興未涯病歸村舍轉榮華團圞老幼昌陽
酒蕩滌心脾穀雨茶榴向幽窗紅一朵稻於清水綠

千丫生平無事同前喆栩近高堂也白沙

書東坡詩抄

財到眼中都解悟稍經筆底便風華寧期此道稱高
手不傍前人自作家卓爾鎔今兼範古悠然流水復
開花歐梅冷淡黄陳僻千古青蓮許共誇

書定山詩抄

明朝詩學推公甫若語仙才拜定山潤海空天那見
律吟風弄月幾同頑從來學到無心妙似此詩寧有
意孏子美堯夫應共許太倉歷下或能删

病中即事

兩月丸方加桂附數朝湯劑用苓連疑寒疑熱成奇
症閒坐閒行負壯年靜後紅魚翻綠浪覺時白鴿舞
青天平生最愛幽居味此日栖遲似有緣

閱汪玉山劉雲莊王稼村僧蒲菴集漫賦

病舍書籤腹久饑四家集在頗能肥劉雲莊學淵源
好王稼村文法度非爭似玉山臺閣大頓令來復笠
瓢微慚余無一堪爲役撫卷茫然對落暉

珠蘭

篛竹架邊黃粒粒木樨陰下綠蒼蒼清風忽覆人驚顧溽暑全消我坐忘賞乏良朋同酒飲吟無好句入詩囊不如汲水烹佳茗倚石翻書自在嘗

自題小影

不知畫出君如我還是生來我似君流水自穿松下石清風欲動嶺頭雲會心何處猶持卷得手無時可廢文郤恐科頭僧佛樣誤人頂禮瓣香焚

秋晚即事

經營鷄鴿窠兒穩整理珠蘭架子牢病裏行藏真邋

遢閒中俯仰却風騷一庭凉雨蟲聲急半榻清光樹影高只恐明朝行役去黃花丹蕊夢魂勞

姚江舟中 七月廿日

病軀只恐高堂憶欲出還留半月多今日舟中遊子況秋風江上長年歌權依亂石紅明草驚立喬松白照波如此客途須寄語龍泉侵曉片時過

會稽道上

草根蟋蟀鳴還咽水面蜻蜓去復來無限灘頭秋意思似牽艙底客徘徊廿年娥水七懷築四載虹橋八

舉杯笑我山陰應接慣孤篷深臥眼慵開

二十五日黃昏舟至秀水宿東門內街上一小樓不寐有作 吳山宿王郎山寓舍瞻萬克宗語溪過許大升書齋訪王近思

吳山昨日遊知已語水今朝別故人船到南湖烟欲暮裝歸東郭火如燐匆匆聚散風吹絮忽忽行藏雨打塵一夜街樓眠不寐挑燈說遠念雙親

呈於陵李先生

計偕續食減多年賣產曾無貢禹田自試春官違夙願漫從舉主乞相憐庭無雀鼠來欺令野有螟螣欲

蔽天可笑民膏肥一士滿船明月也言旋

精嚴寺

病耳不堪塵市語尋幽重到雨華房清風小榻憑圭竇白日低簷借粉牆老柏窺人秋寂歷寒蛩匝地夜淒凉逢僧追話三年事一曲琴彈一炷香

閏月七夕

月影半規明漏瓦雨聲幾點落疎桐蒲團靜處琉璃火茶盞傾時鼓鈸風三十年來何日可百千事只此宵同郤慚飄泊流螢似度竹穿花西復東

十日夜牖

破屋秋風驚客夢空牀夜雨共誰聽崢嶸病骨寒先到水雪詩脾苦倍靈定去歸家千畝綠覺來照室一燈青滿庭蟋蟀何相好月黑更殘話未停

陳葵獻范國雯陳介眉萬貞一王文三張楙先諸同學應試武林賦寄

長安誰復我扶攜春待諸公馬共蹄但望空蠶收冀北須令開卷識江西月明秋夜筵筵賞桂發湖山舫舫迷莫闘嬋娟同嬋子科名我輩立朝梯

風雨中聞陸茹英歸自武林俱以病不克晤漫寄

我到鴛湖子到杭別來見得未商量忽聞病理歸歟棹滿擬身登長者堂苦雨終風威瘦骨殘書老衲對空牀遙知家室團圞好絕勝羈人買藥嘗

與雲溪僧夜話 余族人也時到楞嚴買藏經頗學作詩

章句時文也算儒自將岐路作通衢吾家屋裏饒眞實爾輩門前敢濫竽與子行原因族故是人心豈共禪無即今風雨蕭颸夜慚愧枝頭反哺烏明是雙親育我身生前死後覓誰人形骸若果同虛幻經律尤應屬上塵吾道乾坤眞一體此心風月自三春不須更學無生法滅度恒沙世界民

君曾學佛十餘載我只吟詩廿二年好境不從心外得眞機自向句中傳試看雪月風花地可着東西南北天設也聽聲還擒骨吾非詞客爾非禪

月夜吟得空牀初冷不成眠之句忽聞仕僧鼓琴足成一律

空牀初冷不成眠獨步閒庭意渺然露下無聲秋滿地雲收何處月當天客心曠已歸琴裏詩思清還出句先一鼓再彈君莫惜寒村粢透到無絃

寒村見黃稿詩删卷三 自癸丑至甲寅

甬上 李鄴嗣杲堂
董道權芷堂 選訂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陳栩園雪牕見懷次韻二首

吟詩要與雪爭延定是牕明淨亦然新句吾能成此際故交君不忘當年合如射策人難和分付圍碁客共傳（時與王有容圍碁）容洗京華塵面去寒梅瓣底賦千篇

三十年來魯仲連棲遲京國鬢皤然雪牕得句何懷我詩社論交不計年感慨直從天告語悲歌姑許俗流傳寒村别有推敲派讀罷焚香也一篇

與袁公旋王有容論詩

乾坤清氣在詩脾可許粗人孟浪窺縹緲案頭香不到蕭疎牕外雪能知鍾譚要是寒酸骨王李真成臭腐皮試向空梁春草句讀書萬卷亦支離

寄王近思

要約年來踐跳多子還仍舊我蹉跎父師雲樹邊翹首寒暑舟車裏擲梭幹力未因遊歷鍊鋒鋩乍爲俗消磨只餘一點悠然意好共春風發浩歌

上巳南還同向人千

江南上巳春如海正恠長安不見春一出郊坰遇桃柳敢嫌車馬送風塵回頭日下隨吾友屈指天中拜老親此去三年江海上好同打叠對君民

楊村夜泊同陳非園應完占丘紹衣次向人千韻

歲晏衝寒曾策蹇春深薄暮又停舟兩年我自空爲客此地何曾解送愁曠野月明天似水長河潮落岸如樓蓬牕况有知音客一曲清歌醉未休

戴家閘喜雨同楊君兕洗霏圃陳非園應完占向人千張亢友次丘紹衣韻

新雨蛙聲亂孤蓬客思清焚香同七子聯句到三更風起燈燈黑天凉鼓鼓明河流添幾尺準擬布帆輕

梁家鄉

新晴塵不起落日好平沙寺蹟看殘碣鄉名識舊家清流一尺鯉綠樹幾聲鴉最慰征途苦村村麥放花

李海務

閘板多情極留人海務東蓬牕幾幅畫烟雨百帆風

洒艤荒村淡旗竿古廟紅隔船問詞客佳句肯相同

駱馬湖次丘紹衣韻二首

路知何岸是帆擬到天收客況眞飄梗閒心自泛鷗
堤聞漕卒築家羨釣翁浮贏得淸風便遙山日尚晋
河漲欺湖淺淸流忽變黃晩來天只月到處岸都檣
漁遠燈明滅朋多話短長此時雲水興何意更思鄉

武林雨中有懐國叟

相期寧可外人間五載蹉跎落世紛舊約關心長愧
我新知滿眼更思君魂銷幾夜吳中雨目極千山湧

上雲此去歸程堪計日合弁何以道殷勤

書高君鴻扇 且中第五子

子曾受命先君子來向寒村北面吾迂拙敢誇師道
是慇懃能記父心無世情衣鉢難憑藉家學箕裘好
植扶年少風光應努力到悲老大則凡夫

贈丘郡守鄖山

吾邦兩歲有神君一介疎頑未炙芬京國歸來財願
見聲名道路早傳聞春風江海村村讀夏雨溪山陌
陌耘其實黃堂何所事鳥啼花落炷香焚

柴門卽事

長夏幽居無俗客柴門病裏亦重開地當江折山初
盡天到風淸月也來貪弄禽魚眞僻性巧安花石自
通才偶因聽得吹簫技一六五工取次裁
好友相思已一年囊空不辦雇船錢且依樹蔭消紅
日忽見雲峰亂碧天病可卽心安養法文難出手應
酬稿新蟬解慰愁人意來報西成在眼前

秀水寓中夜坐

路貧愁殺過家貧此語雖傳恐未眞我卻胸堂無井

臼夜於書本更精神齋童燭爐都忘剪街卒梆聲已
倦巡閒戶寒空霜露滿當天明月照無垠
除愁屋裏二人寒風露淸淸極好看喚僕添香溫被
冷忘鄰鼓鼓殺更殘胸無往古人千載錢有明朝飯
一餐因歎伯牙琴可惜半生徒爲子期彈

移寓精嚴寺雨華房

一入禪門意便淸滿庭落葉與階平佛牙空誕詩難
譜銀杏高奇畫不成六子中堪驚物故五年來漸見
人情儕家也有衣缽累久不絃琴膝上横 殿前兩塔云有佛牙

及舍利又銀杏四株最奇古六子卽仍弘葉緯如趙雪卿蔡丹篆查春谷及余也

褚硯耘爲余寫寒村記賦謝

嘉興水流山不歸稻壠桑畦看欲賍街無人傑露其奇誰爲乾坤洩靈祕吾聞端明巢先生三十年來盧墓次有如海外三神山望之縹緲不可至又見約菴施先生學問涵養色盎睟正如徂徠魯東山魯人之所瞻而企雙峯巉削百里間華嶽中分奇不啻乃知何地無名山造化精英特有寄爾來更識褚先生一望鬚眉知其類先生四十載孝廉懷奇掉頭不肯試門對寒流竹繞簷燒香啜茗惟書字有時伸紙疾揮灑匡廬瀑布從天墜有時停頓故遲迴武陵桃花當春媚有時筆虛勢婉轉風雷幽谷神龍戲有時筆實相莊嚴氷雪空巖高士寐胸靈腕健法無窮髣髴依稀爭坐位人疑小技何癖淫吾知其中必有爲念我平生書法荒誤聽歐陽耗氣志不學手竟不能然談何容易逼其意一聆先生三昧言村童對客背芒刺先生顧不我鄙遺濡毫爲寫寒村記寒村寂寞荒江濱記筆空疎無弘議紛紜世俗競繁華窮鄉僻論遭譏詈忽蒙點畫發光輝老屋空田轉蒼翠區區鄙志藉不孤蠅蚋微茫附騏驥歸當勒石豎庭隅高蓋屓贔負贔屭打成裝帖耀覩知屬我子孫摸世世獨愁貧乏千金酬作歌又慚詞蕪累寥寥相望巢與施並舉同稱當不恚從此鴛湖彌望中三峯突兀撐天地

雪夜

無賴雪聲偬瑟瑟不時風陣葉團團三更深閉僧房聽百孔森開客背寒香瓣盡求諸佛施燈花囍卜老親安絕清肝肺詩難寫欲出中庭露立看

禾中人以瓠作器隨物賦形工巧樸雅戊申夏曾於故友高鼓峰案頭見一香爐清潤可鑑心甚愛之已酉以後每歲來禾時於市中物色了不可得癸丑十一月廿五日年友吳同甫招飲卽席出瓠器甚夥就中同甫鍾愛一瓶最精諸酒杯俱好余以性不能飲只乞一香盒而歸到寓呼燈照之醉眼摩挲如見故人家物感可知已獨念有盒無爐如人臣不得君而事意望同甫完此一案晨起捉筆情

見乎詞

檇李將狐作器精鼓峯座愛小爐清五年市上心空挂一夕尊前眼忽明欲攫酒盃無飲分只携香盒博廉名郡因臣在須求主不避貪痴四韻成燕香盆爲燒香設不得香爐底處燒諸葛隆中空抱膝宵雖村裏自多嬌何人不解懷知遇是物寧聽歎寂寥矣予平生負義俠定能作合慰無聊

雨中寄孫頭仲　臘月四日

忘機犬自眠乾葉得意鴉還噪老枝客邸錢空難返棹貧愈飯飽獨臨池世情真僞窮途見天道陰晴病骨知只我故人堪對語郤愁風横雨絲絲

王白民以詩稿見贈又作四絕送別賦此酬謝

曾將舊稿傾囷廪更以新吟代帛縑在子雖云聊助喜於吾毋乃太傷廉寒冬寂寞全憑遺歸路資裝大覺添何日騷壇盟故里同論風格不妨嚴

千古詩家法在真不真安得句清新讀書腕力能加健脱俗心思自入神熟套江湖無骨性浮聲臺閣盡埃塵知君此道中生死不惜狂言冒昧陳

生朝

三十七年前此日定知喜氣動雙親轉頭歲月將强仕落魄江湖尚廢人學道無能遺世俗論文終覺愧先民禾城僧舍當寒臘敢受僮奴舉爵頻

年年此日家庭裏點燭鋪氊拜老親去歲燕山工瑟客今朝鴛水乞墦人尚艱酒肉空言志不保妻孥况及民俯學仰高慙七尺閉門風雨又頻頻

莫測纏星當軫度休排安命在寅宮行藏後事終憂老師友前期半落空大統朝廷猶望治豐年閭里益愁窮讀書不得平天下漫說工夫未發中

眼耳塵沙微世界心胸三十六春宮不思賓客華堂滿安計盃盤旅舍空羸骨衣裳雖半典寒牕筆墨未全窮濤江風雪明當艤幾夜歸舟好月中

寄萬貞一　己酉貞一同余讀書黃過堂嘗言聚首之樂不可多得

昌黎東野詩聯句永叔都官交一人我學雖然慚稽涎君心豈不愛晁秦兩家衣食同奔走幾載參商各主臣黃過堂前懸記語寒天客舍最傷神

遺懷四首

客面呼嶸瘦詩肩料峭寒呼銅徵老大向鵲問平安
雪檻孤花凍風庭積葉乾滿前枯寂意身也作僧看
人悼江頭返吾年殷角殘（雨華房亦名殷角房）霜天僧汲井風
日卒牯竿酒白寒無力僮黃髮未飡從誰策歸計盡
日一蒲團

客窮無去路歲晚是歸天小鏡毛初二高堂服定穿
殿空寒暖日鍾滅澹輕烟何物風吹動獨翎老樹邊
佛說吾生闘禪房郤有緣艱難雖顧內徙倚欲忘年
陣駭飛鴻斷牀悲聽雨連（已酉冬故弟泂寓此）九京如可作客

久不須旋

題牕前月月紅

幽牕開落有誰知辛苦寒天放一枝我分平生終冷
淡嫣然春色到何時

紅苞綠萼態猗儺無賴風霜不奈何正似倚闌相對
客殘年僧舍日吟哦

和袁靜公賦得人跡板橋霜

小橋寂寞架河濱清曉霜花落板勻正恐臨流寒似
雪不知下馬過何人奔波朝市千秋榜徒役郵亭一
幅眞多少傷心傳郰底何當造物盡陽春

答人求詩

歲暮窮途歸不能隻聯半字折三肱已成塵世逍遙
客肯作騷壇應付僧呼月嘲風與自有乞憐貢諛學
何曾君須另覓專家好倘吐狂言恐見憎

江頭小飲二律（甲寅）

獻歲三天暖臨江一席清春新野岸寂客寡渡船輕
入座皆山水飛觴只父兄不辭開量飲村落漸昇平
岸與山環北舟隨水向東店官供酒飯路客着青紅

江汐仍新月天春自好風最憐幽圃角菜汞綠成叢

聞變

新歲家庭暫息肩江樓一望與悠然探梅咬菜能容
我斂版扶犁悉聽天正理架書相聒對却驚郵報忽
喧傳高飛因羙寒鴦鴿飽趁春風不用錢

十載春農不識兵車書一統化宜成西山狐鼠何偷
竊南土鯨鯢又縱橫所恃朝廷終討亂可堪閭里不
聊生倘憐婺恤如蟲獲流品先除滿漢名

臣子功成合退居飽騰士馬亦君餘先皇勢未遑杯

酒令上時寧不紙書鷹眼終難消搏擊虎倀豈果悔
驅除腐儒慢喜生芔莽猶記瘡痍定鼎初
尾大將來得掉無撤藩豈不是訏謨莫因燕雀尤罷
錯須爲貔貅擇亞夫師旅行時知以律閭閻到處望
其蘇悲余莫展分毫力願作詩歌頌碩膚

雨夜書懷

燈油點盡背清涼卷起殘書向小牀夜雨傾簷槽落
酒春風過樹釜鳴湯引來舊事排心目牽動新愁轉
肺腸奢望吾生何敢有雙親願奉太平鄉

二月廿一日赴江南學使讀卷之招
年來奔走喪生平此去江南更愴情雖屬論文同入
幕必須卒歲始歸程滇黔跋扈遙傳赫閩浙連疆隱
患萌輕別雙親謀俯仰愁看花柳怕聞鶯

雷雨夜泊偏門處心影留宿

雷轟雨急偏門外被漏篷穿小舸中曾未通名眞過
路忽然呼字定賢東繞堂燈燭僮奴謹圍席杯盤子
弟聰僂指經遊年二十相看不解晚相逢

惠山六首

汶港通山麓迎風進小船登涯趨古剎入戶訪名泉
遊女春晴亂衰僧日午眠滿胸題壁句只恐愧前賢
釀酒名天下烹茶志古先吾疑多謬得今信不虛傳
小飲渾忘客沉吟直隱禪從來埋沒汝定用火相煎
南北經過久相思慰六年逢圜決曳屐買路不論錢
上偶家成市盆花店滿筵奘人兒戲極斗餅數盈千
欲窮山面目舉竟要登巔齊見湖千嶼春烟邑萬廛
丁冬淸塔院紅翠艷欄船却恐兵戈及重來不復然
佳境難輕別幽尋用一年雷聲忽送雨僕氣盡歸船

沽酒包過百輸錢弔及千同遊但豪舉誰會我留連
轟雷及驟雨裂岸欲翻船遮背篷三扇克腸豆半肩
燈分家長照艙挾館童眠只爲高堂憶歸家夢亦慳

江陰道中

屈曲青陽道行舟螺殼中繩牽迷向背柁轉失西東
高岸偏宜竹穹橋亦似虹紡花村婦業此地作男工

丹陽

但有山川無俗處况當風日正佳時村經雨足溪溪
活路到春深草草知四誡舟車仍故我幾家籬落又

新詩奔波都是丹陽道終歳離家也不思

句容

句容兩日跨山行爭似湖山赤處清滿地晴光連石艷彌天春色着波明十方綵旆迎神社百面銅鑼奏樂聲只爲川湖烽火急客途聞見盡堪驚

溧水

蓼塘昨暮風初霽桃嶼今晨雨稍狂連日肩輿羣告瘁兩行堤柳細飄香樹因村老根都出溪爲山虛水定黃最愛家家花數畝秋來佳果不勝嘗

高淳

天公妒我傍湖行不捨高淳半日晴面孔紅於泥路滑胸窩碧似柳花清石坊磚戶官街楚雞卵猪肝野店精駐馬小童還得用烘衣爬背亦多情

宣河舟中

雨阻肩輿奈若何扁舟兩日遡宣河風吹繂斷垂楊岸浪打蓬飄敗葦坡午膳宵眠顛倒忘青峯綠墅亂忙過高吟差勝同艙客不在驚危屢歷多

初夏即事

倦遊一月已懸車蒔藥燒香更品茶綠到盡情初夏樹閒來無禮暮天蛙淫霖與瓦成溪灌濕熱將香助草花開酒殺鷄招佃客眞堪沒世是農家

夏日村居

朝倚西窗暮傍東午天出戶趁南風修書請扇貽良友哺餳澆蘭課小童身嬾不遑愁學落時危但解祝年豐蜻蜓大水從來驗愛對青畦萬翼紅

長夏江村事事幽舟師孔道郤堪愁荒墳無計留松栢野店曾經變土丘雲作雷殷疑砲發風横潮逆畏

帆收何當四海無兵革日日柴門狎水鷗

日將恢復望王師未捷先歸事可疑肉食曾無心報國杞憂空有策匡時科頭跣脚幽居態食淡衣粗適世思慚愧守城諸士庶獨叨清福太便宜

此時誰復計窮通谿壑難塡只好風思築桂陰堂五架前開荷葉沼三弓如斯便了平生案否亦仍憑造化公酌茗焚香高臥去蟬聲花氣夢魂中

花架風能透室清紙窗月解照床明只將隱遁生涯足那爲傳聞夢寐驚遭際正憂同乞父行藏還擬問

先生江頭稍待秋濤壯一夜鳴榔竹浦程
晚天暑氣盡情收浴罷空庭小榻幽桐影舞窗風亂月蛩聲圍屋夜迎秋朝昏書課從兒懶晴雨農功聽僕謀一枕黑甜眞富貴人間何事覓封侯

夜坐 時閱歙梅詩集

破壁新泥幸隔風油燈一盞照書紅可憐永叔貪歸隱無賴都官愛訴窮屋瓦滴來無算雨雲天叫過百班鴻女兒似憫詩肩聳煨栗烹茶餉乃翁

生朝

十年長恨客邊多此日家居竟若何拜舞驚看兒女大杯盤悵望友朋過賊梳兵櫛村村走雨苦晴慳節節訛得住寒村依二老敢忘歲月易蹉跎

范國雯以詩見懷并來索書次韻二首

小力鄞西至封題一卷斜多君當歲杪念我隔天涯臨海烽烟急明山羽檄譁師門同負處只好作詩家
時危兼歲晚凍筆已慵開依主贏看鴿尋盟幸植梅承憐書餅技竊婉獻圖才聊寫林泉癖寧酬錦繡堆

又答國雯

自分時危合棄捐寒村枯坐送殘年故交誰復如公久新句還來要我聯磨墨濡毫思對壘挑燈圍火幸成篇不堪郊野同憂患未有桃源別一天

陳夔獻爲充宗歸自姚江見過

似我關門眞畏禍多君徒步不辭勞喜當卒歲來存問愁聽先生遠逝逃月色滿庭寒勝雪風聲繞屋怒疑濤臘梅兒復幽香吐應且須臾醉濁醪

寒村見黃鵠詩刪卷四 自乙卯至丙辰

陳赤衷葵獻
甬上 張士塤心友 選訂

初春書事

春來無日展眉頭山谷烽烟江岸舟避地直愁無地可倚天未信有天否趣參郡縣持門戶刪削親朋省應酬小築南窗謀靜坐或行或止待深秋

題丈七閣

兵戈無地不猖狂丈七閒如繭自藏可許紅塵侵我影儘容白日放天光

板牖風來花砌夜粉牆月映紙窗時翛然直詰無懷去天下雌雄知不知

閉門

倚山臨水賊方稠泥壁糊窗工勿休敢謂肥如蠶作蛹只成拙似雉蟠頭乃公馬不詩書事此老珠寧道路投百朵牡丹千挺竹閉門眞個勝王侯

公擇國雯近思諸同志約過卓堂讌集牡丹花下開時適爲苦雨所壞兼有寇警不果卽事

賦寄

主人丁亂花丁雨相對春光欲暮時訂友不來辜老酒話情無侶闕新詩窮途我亦知應爾幽事天奚妒至斯頻幸閑階栽芍藥晴明還好續前期

聞山中寇靖

事未如何姑燕雀心雖不可亦雲霞得知寇靖身加旺敢道貧閒福未吝飢更堪憐無婦鴿落還不惡有香花幽齋物物添人喜嬴解吟詩好自誇

山陰寓中閱國雯時文代柬二絕

當年一見已心奇十載相從徹底知客路往還重俯首時文伎倆足伸眉

余論聖學宗先達子作時文配古人覆轍當前知鑒否相期吾自愛吾眞 時遇天台潘叔升云余癸丑下第因策中不攻陽明故爲主司所黜

書范質夫扇 國雯冢子

七年前得子從遊意謂吾當放出頭芝草醴泉今有種奔蜂藿蠋漸非儔春華幸已都勾拆秋實從茲好斂收千古斯文絃久絕莫將歲月聽沉浮

寓園　祁忠敏死節處

平泉樹石竟何存蓮識先生寓扁門七尺眞如過逆旅了伏祁此寄忠魂荒亭廢沼成新寺白水青山繞故村我欲迴瀾思弔古雲頭日脚忽雷奔

何山

觸熱遊山倦欲旋又逢佳勝髮森然祗園洞裏躊躇雨清水巷頭宕底天吹浪含花魚出没象人疑虎石行眠磨磚作鏡雙禪了靜坐焚香手一編

越歸即事

應是天公憫浪遊歸來風雨暗江樓眼開秧綠千行嫩心折蘭香一味幽初出龍孫都解籜重生鴿卵又孚頭百年時物如斯幾眞個饑窮外更愁

風生簾幕雛飛燕浪起盆池子放魚靜坐雨天看夏景閒閒稽笥對新畬飯噴少日優俳調汗浹同人往復書俯仰周遭成一笑惱紅惟自事紛如

佃客乘流穿犢鼻山人帶雨賣龍鬚小安光景村如憩大慾傳聞曲未停無路報君輸垤蟻何時養老媿巢烏愁來且讀展翁記別一歐陽亦自蘇 龍鬚蓆名

四壁苔衣隨意綠一盆天水映詩淸塵埃似爲遊人滌岑寂從無造物爭獨碾青烟描雨霽時燒黃熟敵霧蒸江頭鮮蕉銀刀亮春甕思招好友傾 內用正韻

秋日即事

耶報耶傳耳欲聾小齋幽事且怱怱爐燒晩叭烟花翠碟淺荆溪石子紅紙貴儉裁新樣帖瓶佳法拭古年銅更憐鼻嚏頭風症卑忌時文略用功

病起

秋來樹老還堪蔭病起花開更好聽與我添幽階蟋蟀是誰破寂水蜻蜓閉門掃榻眞良藥展卷焚香即內經結果此生如此日不須强健送餘齡

歷事

歷事吾年三十耳古人千載見應稀掠民武弁加陞賞殺賊文臣惹是非山海仕途成捷徑金銀學舍作傳衣歌風咏俗詩人職不似遷書故謗誹

仲秋五日雨中有懷國雯

以我傷時長患病念君際亂尚求名閉門不隔京秋意敧枕偏來若雨聲七載賢書終鸑鷟十年聖學亦

蝸蜓拖泥帶水何時了相與江天一證明

對桂有懷

當今舍我合誰窮病惕秋天運頗通荏得窗簷皆桂蕊吹來魂夢亦香風生無飲分偏如醉詩不愁時郤也工願致武林闈棘者薦雲細雨一樽同

中秋前一夕步月

什竭筆硯戰場刀槊韲清光直似毛只有幽人憐皎潔翻將恨事助牢騷不情梧葉衰偏落無恥蟲聲老越高贏得平生偷樂慣孤吟獨步興能豪

也道

也道生涯屈會伸等閒三十九秋春欲拋俗累除非死不滿人情只是貧書到一言無足信天於何日肯回嗔錢神若使祈求得設主焚香拜百句

賀陳介眉發解用巳酉秋來韻

一舉慚吾早七年到今誰後亦誰先公車蹭蹬衰毛齒世路緇磷損白堅瀾倒正須砥柱書升況得友牽連不禁色喜同流俗好以師傳達上前

賀范國斐亦用巳酉來韻

同學同師好十年春官一第敢居先直須折桂蟾宮好與共驅車水腹堅消意君真東郭順論交我亦屢盧連此行定得相磨切看徧花時不似前

新集道中和西安周勤生韻勤生名萬基衢州人

南風大霧過新莊落日平原一片黃菽麥人家曾幾聚雲霞鳥道不成行疲騾雨後蹄愁滑新集烟中路覺長獨坐小車閒畫指沿河無計復農桑

剡城早發

驅我遊人可是誰五更半夜莫推辭饑當炒米湯無

補凍得生薑汁不支落地月來明馬腹彌天霜下白童眉生時幸凜清狂興高郤雙肩只咏詩

嶅陽早行

月光半入地人影欲登天馬疾霜聲脆車單火力慳沙冰依澗結店突閉門然羨殺荒村裏雞啼正穩眠

羊流村壁

王師發盡羽林孤兩載瀕闐賊未俘誰料輕裘緩帶者只消遺策也吞吳

泰安道中

行行泰岱下兩日好晴光瀑凍巖形死峯高雪命長
大麥男女項亂石市村牆最喜逢相識音書寄故鄉

張夏道中

山行一自度棠谿只算登臨不憚勞溪谿氷開徵溜
急巖留雪在辨峯高莊莊麥壠園梨棗集集柴門蓋
土茅前代畏途今若此濵閩好速賣弓刀

正月十日黃昏書事 丙辰

紙橋布簾燈耿耿塵街雪衕鼓隆隆零沽酒米嫌脾
健獨得文章聽命窮無可慰親春漸暖誰能知我月
當空悠然欲試新年筆信手拈來韻一東

十二日偶作

炕席寒唯貧炭火門簾短不任風沙地羞名利隨人
世猶喜文章出自家緩步低吟還靜坐焚香掃地一
烹茶僮奴只解伊唔好健美鄰翁噪暮蛙

同范國雯應完占丘紹衣向人千張亢友諸子

南還

柄鑿方圓我牆投諸公才望亦歸舟酒杯兩月堪傾
倒烽火三潞合退休 主上南征應有策老親北顧可

無憂回頭頗覺添惆悵有一良朋獨被留
逐隊公車覲一官浮鷗豈果戀鶯湍不知已爲傷離
別得素心當輸肺肝爾我千秋無限事窮通此日未
須嘆送行況有春風好柳翠桃紅映馬鞍

丈七間偶題

窄窄低低丈七間與君不可謂無緣三千里外船能
到八九朝來兩更連閉戶但知芳草意焚香自對繡
魚天鄉鄰還往情都廢烽火從教動海邊

寄王文三兼柬公擇季野兄弟

一貧隱隱未能安多少行藏免俗難此病幾人堪對
症年來唯子尚傍觀頭回初服忌溫飽心折高風耐
苦寒何日皖青諸葛老結鄰朝夕與盤桓

夜起

空牀不寐起逡巡半夜幽齋事事新蘭氣吹來風似
酒惆悵轉去月如銀知愁無用詩仍苦念過多端病
只貧朋數近年何計是鴛湖買得竹夫人

黃主一見過

三年望得眼睛穿多謝山中逸作緣離亂且休論以

後文章極喜勝從前鄰家屋宇羞言賃窮日杯盤愧學慳不鄙歸當夫子報載書好速雇江船

寄馮元公

昆朋落落星將曉竊喜吾鄉得一人識面真慚當日舊論心始覺去年新治經務立文章本敢友能除耳日塵媿我驅馳南北久歸來病未飲君醇

自題小像

眼前算起窮憐汝身後評來病勝人一百春秋存六十猶耽書卷似游民

與范質夫

通家子弟除華學頭角應推汝蘄然別後極知詩長進少年猶恐學遲延千秋書卷丘山積一點心源鐵石堅莫道斯文容易接事逢快意輒需連

衣鉢名門不易肩風流稍減衆譁然凡當倫紀須求我但涉功名合信天荒棄老生雖口說辛勤家學有身傳輕塵益岳添波露想到虛懷也值錢

夜坐

曠觀斯世愁相愛定論吾生病最精頻到攤書眠卓午興來待月坐深更蕭蕭樹影空庭亂瑟瑟風聲四宇清自分此身淪落罷不能無望是昇平

東窗

牡丹月出姿應媚芍藥風來味定香春事芳華如此好愁余落魄在他鄉

三丈梧桐手自栽開花過後紫薇開鳴蟬也愛清陰好午夢長時定一來

閒居雜詠五首

歸臥寒村已月餘幽齋功課竟何如雙扉半掩平階草一榻高眠滿架書避亂故人辭去速移居夫子約來徐偷安自是非常福燕雀怡堂莫笑渠故人謂丘紹衣夫子謂南雷師

精神暑日嫌拘束口耳危時學啞聾萬事唯需詩僻好百年已付病瓔攻花偏愛我幽幽飯魚故撩人潑潑紅此外別無難擺脫梧桐月上紫薇風

楣粘適興王孫篆壁挂瑩心學士圖清客性情生賦稟閒人福分病幇扶詩新直與花俱笑賦美何妨鳥自呼一事違時堪捧腹焚香頻喚僕燒爐楣上適興二字樂安

王所篆又董思白畫題有天清瑩道心之句

狂時欲學染天蒼倦後偏能笑日怟局外輸贏看蟻
鬬眼前得失聽羊亡幸多魚草怡情性敢必虀鹽果
肺腸鎗壘平生稱僻好而今酬應也荒唐

廿作乾坤袖手人掃除一室放閒身洞開戶牖吟風
月靜對禽花悟鬼神錐硯精良眞性命圖書位置亦
經綸普天益息年豐熟直勝康衢擊壤民

憶友

自慙無德也多鄰鄉里交遊十許人一日因依堪皓

首幾年搖落最傷神幽明隔絶悲張董聚散飄零憶
萬陳何日窮經重會講一番提唱一番新張董梅先巽仲也萬陳克宗夔獻也

治絲剖髮陳經學落地升天萬古文太學應無雙國
士玉堂何以對吾君匆匆燕市驢鞍發擾擾閩門鷁
首分無限離情同范子柴門閒倚看行雲陳謂介眉萬謂貞一范則園雯也

雲在樓雅集次李杲堂韻四首

海癘山嵐而而生高樓雅集我欣行同門舊識須攜
手傾蓋新交好應聲一夜風琴彈月榭連朝稻飯下
魚羹危時樂事非容易便類怡堂亦有情新交錢稱麒也

力疾衝炎不畏塵論心此地昔多鄰淸華宮奪樓中
主穠穠人牽郭外親經史張皇諸萬富圖書遮蓋小
同貧十年謾道過從慣歎息樽前局局新樓中主介眉也舊設張此地今官庶常在京師郭外親國雯也是日家有俗客不果來

桐陰密處一爐香花好風清坐幾行遺老衣冠光几
席後生杯飲映文章自慙酒戶難言小窮郞詩名敢
競長何事諸公偏不棄此情懇懇未能忘

陽明笑語若當前字學詩才跡宛然君已遠宗青舊
派我猶近媿老師傳臨風游藝留書畫倚酒題名紀
歲年伎倆未堪誇後輩危樓辜負一宵眠小同有陽明詩卷杲堂有甬江耆舊詩選

立秋日口占

鳴蟬斜日亂吟風臨寫黃庭卷未終窗外紫薇花始
落牆根又見海棠紅

芍藥根蟠須再種梧桐莢拆已堪收不知秋色來還
未日暮風淸一上樓

一枕清風値萬錢無人肯買北窻眠東坡佳句也丙辰立秋後一日獨坐易安齋中好風不歇頻襟爲暢偶閱坡詩適逢是句引申觸類不知百感之中來也

賴有清風好伴眠貪財笑殺老髯顛北窻既曉無人買高價猶懸直萬錢

猶喜清風不直錢幽人一枕得高眠若還好買人皆買美價招牌挂碧天

一枕清風果萬錢清風萬枕價彌天憑誰報向司農

道不用加征更稅廛

必買清風始一眠只今我沒半文錢倦來亦有華胥國寧爲無錢醉過年

縱使清風値萬錢莫教此語上青天民窮或恐無人買勢必家家不許眠

人間何事不需錢只有清風降自天正好與人公共得如何也要買來眠

一枕清風一萬錢無人肯買亦當然天公其實隨渠用世上翻嫌白白眠

販聚山林換職員投充滿漢掠嬋娟當今何物還須買一枕清風却要錢

天下金荒二十年清風誰料直多錢官嗔吏怒今無恐搜取清風送萬千

天知我缺買風錢盡日南窻颯颯然獨恨贏餘難賣得空囊羞澀只如前

清風若不到吾前金穴銅山亦枉然莫道人間皆買得乾坤也有不論錢

日日風吹不勝眠賣時朱頓也饞涎平生志欲安天

下肯爲清風討價錢

曉起

不知秋到梧桐落還是梧桐落始秋昨夜西風天際響朝來一葉挂牆頭

夜醒

撲緣未省燈前讀啾唧翻添枕上聽秋到何曾干我事也來苦苦喚人醒

秋日閱長吉集偶有所感

鼻巨眉厖乖刻客藥濃燈薄苦吟天只因樂府秋能

唱辛苦巴童也見憐

秋夜不寐

一天明月滿庭蟲不管牀頭好夢空樹作聲疑終夜雨窗搖影識五更風傷悲豈與秋期約冷落如尋怨合同其實無愁堪挂臆不知何故只恍恍

四十年來草草過功名蹭蹬學蹉跎窮奇愁許怱時亂病久閒教得句多萬頃凉天聲恍惚半窻秋月影婆娑起尋韻腳猶能認未似才疼與鬢皤

大隱山中 九月廿八日

不爲遊山到經過趣亦幽分溪春白米貼岸起紅樓兵後房多幾荒年稻未收偷閑方得計極目又生愁斯世難開眼秋山獨未窮溪寒一味碧樹老十分紅門戶柴薪阜杯盤柿栗豐居人能好客吾欲作鄰翁

初冬閉戶

只爲幽居味最長初冬風氣比秋强新寒閉戶香櫞馥短景移庭甘菊黃閒裏怋因書畫癖貧中樂坐性情狂晚來更感西風惠落盡梧桐月滿牀

風急紅稀江柏白雨微綠嫩野蔬香僮謀設宴評魚價婦勸籌荒滅鴿糧但有閒心都畫意雖多俗事亦詩腸村居若更饒朋友定擬幽栖不出疆

冬日獨坐有懷國雯介眉貞一

雲意沉沉雪意微水仙淸絕臘梅肥盡臺淨許花香入窄室寒叨爸帙閻窮到十分煩惱去詩添一格應酬稀長安陳萬海吕范肯道寒村樂也非

四十初度

草草忽忽四十年極虧天也極尤天肯分眼耳聰明寂何借干支福祿緣親老弟亡憂是職主窮民困賤

無權兒殤女祝僮奴拜不許今朝不赧然

去年邵伯眠憂雨今日寒村醉賞晴似勝風塵多苦楚却嫌歲月又崢嶸治生荒蔓愁無緒應舉殘蟲嬾再精笑殺親朋窺不破還來頌祝早成名

一十年來幸得師此中何者勝前時愁無處起翻成樂貧至今全亦算奇閉戶水仙爲性命隔簾風馬當歌吹髮蒼齒動傒變眼未便忘情是學詩

雪後西風刺骨寒南軒負日好偷安衣冠謹謝鄰翁拜鵝鴨紛來肴簋盤甥已長成悲姊逝妹初歸去念

親戚樽前思得寬憂侶知己天涯會合難
殘雪山頭照有光枇杷香後臘梅香寒天風景眞堪
玩愁目襟懷未得狂貧久迹多逢歲暮指繁食澗值
年荒清風自分輸孤竹遮莫饑寒不首陽

種水仙歌

五行之中而有水三才之內而有仙飄飄塵滓俗垢
外有如御風而行善冷然此花何物兼之以命名衆
芳雖好孰敢先嗟我平生空負愛花癖此花清絕不
知植亦知以香定高下徒奉珠蘭居第一豈如此花
能先天地春偏向風霜發顏色去年始種兩三株遠
走京塵勞夢憶今年春官幸不第得返寒村慰疇昔
西風料峭菊花天不媿沿門去求乞乞來根株大者
希就中一一費揀擇欲栽以泥不敢栽恐汚香魂被
譴責一盆天水清見底錯置荆溪數夻石白根如銀
蛻蜒生四葉剪剪翠欲滴一旬兩旬花漸萌初挺蛇
矛後列戟玉臺金盞露天工暗送馨香繞几席其氣
幽潔冷於氷其味和柔甘於蜜菖蒲雖淨無好花菌
昔有香土中宅水清石瘦作生涯高風懸玉泉香國

左目一浴洗輕塵一花兩月留光澤書窗靜對幾忽
形但覺清芬滿肝膈寒村盛事不易逢徧告親知誇
藉藉造物從來嫉妒深二十載來寒嚴極大雪彌旬
氷鐵堅凍我幽姿僵欲折彷徨顧惜夜不寐憂思展
轉籌書出藏之密室圍重裘倚以紅爐燒榾柮正如
千金買得一愛姬苟非木石安能離頃刻無端縣令
來叩門命童婉言辭以疾樂莫樂此歲寒交何心舍
之趨炎熱臘月五日吾四句謹閉蓬門謝賀客不特
無聞不敢當實無工夫去送迎菽菽古今大宇宙誰
能如我所自得淵明之菊不屑儔茂叔之蓮何敢敵
皋天假我數十年日與此花相晨夕栖遲一室勝王
侯妻啼兒號奚足惜吾少曾見公安有瓶史水仙神
骨稱清絕郡比織女粱玉清令其爲婢蠟梅側嗚呼
清絕而賤以爲婢世間濁者定當爲貴格黜陟顚倒
有常刑安得生致中郎置重辟

寒夜偶述六絕句

庭樹葉颼颼雨點不可數須臾寂無聲微風動門戶
雪子響紙悤鵓鴣呼竹簇天寒夜復永空林耿獨寤

水仙凍空庭欲起遶廊無燈滅爐已冷僕鼾如鬬虎
悠悠四十年於世竟奚補多謝林頭花寒香飫肺腑
聽雨非不佳所愁當歲暮雨聲停益愁大雪阻行路
雪氣入重衾櫓聲來遠渡雞啼五六遍天黑還如故

十二月廿七日夜宿卽事

歲暮夜大雪紙牕如月明微風過庭樹簷馬時一聲

除日書懷

一頭錯二毛兩輔害雙齒古人四十强吾衰今若此
後來益可知不樂復何俟生無飲酒分所好在圖史
快意不易逢乃爲饑寒使强顏隨時趨憂恚且憤恥
幸稟痴狂性時時能自喜好鳥弄新聲幽花舒芳蕊
當其欣然際自謂足生死一第等浮雲時文直敝屣
譬女三四十持家縱顧指安能扎腰腳拘束爲小婢
吾意已眞率無用得知己所以今除日一愁不復起
有錢償債家無錢亦且止大雪塞門庭呵凍弄筆紙
明朝發南風雪消爲春水良辰及勝遊樂哉自玆始
何用惜年華傷彼歲月駛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見黃稿詩刪卷五 內附見前見後雜咏

荒秋

荒秋秋易老刈稻趁晴暉佃人昨晚來約我西江湄
口稱稻無穀明當判草歸晨起匍匐往初陽露未晞
草長高沒人宿露污我衣秋潮潤故岸諸山隱翠微
丹楓雜松栝繡錯獻新詩須臾佃人至小鋌手中持
擔木插塍上纓繩蜿蜒垂行列闕不全枯落短如眷
百株纔盈把千株盡一畦刈畢腰力竭伸腰言昔時
昔非全盛年特未經亂離知此何人禍天仁地亦肥
長吏不取夫日日南畝匯諸山龍效靈無事桔槔爲
耕淺苗發早耘多葉穗齊屆此秋收日一株大一圍
一畝五石强小者本不虧秔白飯如霜春秋作酒醨
菜酣蘆菔嫩紫芋大於錘主人收租稅竈婦烹伏雌
兒童掘霜薯佐此村酒卮長笑輸租去酬勞有舊規
餘穀登倉囷供我母與妻三冬綿襖暖醉飽樂怡怡
牛犁把竹戶瑞雪任紛披詎料蒼穹妒轉盼時勢移
官府賦役繁田畝供繩羈未耕夏稅納未獲秋糧追
新旨更嚴密少緩重碎隨百姓杖下斃紳衿解京師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未人艮苦楚佃人亦可悲劬勞我生分所恨運數奇
枵腹累年歲黽勉向塗泥望際西成日薄粥咽酸虀
奈此數莖草不足償耕犁田間納禾稼竈下斷爨炊
健婦嗔拙業啾啾兒啼飢蕎麥水淹死來年未可知
天寒冰雪凍性命搖搖危村中盡寥落踽凉泣向誰
言訖刀插腰辛勤斂且攜避人蝦蟆跳蚱蜢亂飛飛
揄繩縛齊整肩厮爲我齋日午歸去來行行動我思
讀書遭荒亂仰天長嗟咨今日聞此語倍覺心酸悽
旁皇四顧望秋風動竹籬柏白紅葉禿老烏啞啞啼

旅夜偶述

暑氣不可消清談於月下酌茗對新篁共坐忘淺夜
凉風從西來黑雲橫空駕渾敢失宇宙龍光射其墀
驟雨催客散好會不久借陰晴與離合奄忽悟物化
丈夫倚舌耕譬如女子嫁人生天地間何事長旅舍
吹燈索鄉夢歸與雙親話

送董子吳仲之象山

我來與子交三載似一日如何我未歸予作遠行客
象山雖屬縣海外稱斗絕渡水波浪高魚龍恣剽疾

朝廷嚴海禁山行更旋折廿載兵戈餘飢荒兼播越
行人道路稀豺虎縱橫列人生苟得已相戒勿輕入
胡子獨南行一肩振鞭策同人敍別離各爲心偏側
子意殊不然我行無抑鬱丈夫苦心志并宜勞筋骨
危險日以嘗天眞日以出况乃風土殊斯人心則一
潮州萬里外昌黎教亦率所念吾黨士朝夕共厲翼
講道或論文樂群無虛月胡我獨南行驅車向海國
同心而離居孤寡憂放逸余謂庸何傷君子在自力
幽蘭空谷生馨香踰羣物荆棘傍桃李貴賤不相及

勉旃事征邁勿憂易汨沒若昔古聖賢遊歷俱有得
周流半宇内喟然有康節姚江致良知故在龍場謫
象山邑濱海海水如山立蛟市與蜃樓變幻特倏忽
荷會大造心此理寧有極行矣傾壺觴歸來問進德

病起 丙申

黃梅雨初歇屋角好青天白雲如峻嶺瞰我新竹巔
力疾起瞻眺綠陰交庭前掩映若叢薄幽邃留宿烟
小鳥啄虫豸遊蜂墮芳鮮依依草間花開落俱自然
當此忘貧富何力計歲年家人進薄糜知余性弗饞

和以玫瑰餅紅香頗爭妍甘焉盡一器展我高堂顏

授徒桐湖 丙申

生未離膝下不知贈仮樂一朝遠別離如花忽飛落宛轉隨春風飄颻無住著丈夫志四方六合同帷幕弧矢親所望况乃欣有托歸侍無窮期胡爲嗟困約所恨非壯遊孤館如自縛桐湖風日好春花盡灼灼我愛幽蘭姿馨香滿溪壑欲採未敢遊杜門聊著作古人班仲升投筆事遠畧雖然萬里行顯揚不爲薄豈如作腐儒徒此束高閣何以慰親心仰視雲蕭索

有感 乙未

高梧有鳳凰不與衆鳥友鴟鴞來墓棘願言長相守鳳凰量亦弘不拒初不受梟自結意氣聲揚羽毛陡無奈族類非心異終相負好音懷鳳前惡音詈鳳後一朝見腐鼠挾之以自走鳳豈與相爭怒其目而吼吁嗟羽族中亦云賤且醜

題長松呈梨洲先生

峩峩千丈松挺生藍溪側種自新建來根從蕺山出聳身立雲表枝柯散八極衆芳仰廣蔭攀援各努力中有幽蘭姿細草愧弱植贍望徒慇懃高卑不相及松枝忽下垂一朝承顏色何以報長松馨香保貞德

風雨大作歌 乙未

魃鬼狢怪據要路殺人盈盡帝不悟四海神龍積鬱怒戟鬚裂眦向帝訴帝詔神龍汝作霖乾坤翕歘雲陰陰千潭龍子久埋沉歘鱗騰焰齊嘯吟驅役豐隆弇懸曜封姨隨之號萬竅天崩地拆返鴻濛號屏髣髴立空中檐尨飛松竹折鳥鵲愁雞犬慄江流沸溢山石吹裂鯽魚潑潛顯獸遠逸昏黑幾無暮與朝閉

戶但聞聲滴蕭消渴殘禾離枯焦數日淋漓未絲條色漸葱青搖白水老農歸說腹生子旲天原不盡殺人秋去冬來可食新那知造化生物亦貴有其準矯枉過正之事必有損神龍上請已失時江流斥鹵絕溉滋霈澤連朝太疾急乾土如石浸未入斥鹵泛濫爛苗葉莖萎根腐嗟何及急作哀辭向龍歌願龍收風霽雨暫停波龍是聾蟲舞摩掌天矯橫空恃功多風狂雨猛奈若何

答王善孳索書 甲辰

紙窗破碎朔風吹素心不來詩画死王子格調傲高
岑三十里外寄數紙書法蘊藉尤可愛令我心胸汰
耗滓中有七言歌一章云我歸画鄭虔似此道難與
不知陳為君大言剖其理天下萬事本吾心不在形
迹上孳僾此心磊塊不能平迴瀾激射奇峯峙此心
寧淡或歡愉秋山明淨春葩美此心浩蕩天地寬尺
幅烟波千萬里此心慘黯多愁思陰雲漠漠幽壑圯
榮枯豈向筆端求險夷只自吾心起能將是意作画
圖南北宗傳俱奴婢吾嘗只此一揮毫墨室工人笑

不已詎知丈夫誠自得寧復有意人贊毀庭堅嘗評
靖節詩工拙不論直寄耳君家多藏名人蹟君復有
心欲為是感君取我筆墨外為作雪山幅累累莫嫌
景象太寒凉烈士氷心須如此嗚呼吾家十八老画
師失節靦庭何足齒丈夫取法貴乎上末技成名良
可恥人生苟知天地心爾我俱在画圖裏

題方正學先生文集後

孔孟既沒文士出文士一出斯道裂莊周荀況揚雄
談吏有三閭大夫屈漢興司馬負奇才董賈劉向皆
殊絕班家漢書屬後塵何況六朝之人物獨推淵明
一貧士摭詞高古如其節自此無譏難具論昌黎起
衰蹤前哲習之持正稱其徒不及柳州更奇崛北宋
歐陽一代師南豐曾氏原經術父子兄弟習縱橫眉
山一時聲望喬誤國小人王介甫亦復瀾翻弄筆舌
遂使南渡一夌夷千古斯文幾淪沒幸有龍川及水
心東萊鶴山振頹末吾州曾伯本大家上饒既去無
庸說此時好問亦能文牧菴典博更桔桀鉅夫晉卿
俱有名淵穎道傳豈無實耳食淺夫不讀書祇曉范

楊與虞揭有明文章號極盛景濂開國大手筆歸唐
二川抜地起風流蘊藉波瀾濶其他遵岩若大洲奔
軼絕塵饒踔嚙圭峯老瘦浚谷寒念菴最醇獨未闊
諸子立言根本勝北地信陽漸衰歇兄乃太倉歷下
輩能不灰飛而烟滅所恨未離文士相質之於道猶
突兀不能信筆寫性靈修章飾句要人悅山川草木
丐請華烟雲蟲鳥供塗抹譬如布帛菽粟前書画骨
董雜然列有之頗足快覩間無之何嘗關死活太極
圖說西銘篇妙等學庸反湮鬱嗚呼道術晦詞章紫

陽救之無筆力小子搉卷常與思欲合文道爲一轍
年當二十客姚江得讀陽明子全帙是時爲文慕秦
漢似覺其言猶薄劣邇來學道重三復始見光華爭
日月論事說理如家常數千餘言成倏忽宛轉激切
動心脾予與以後稱第一古今文士直技耳敢從秦
岱矜丘垤惟有正學先生文明於明道絕補綴高妙
精微或過之大學明新日不輟天風同長海濤廣須
臾萬里蹤跡失廉頑立懦信有餘讀之輿起忘陋質
令我置身伊周間不與庸俗同沉汩乃知前宋配兩
周猶是先生未生日一自先生下筆後陽明復起共
剔抉濂洛關閩難擅美推明鄒魯無遺闕世人何事
不皮相拘攣時代分工拙昔從字句盜左史高語典
謨堪一吷茶莽流法未全消韓歐制剝惟餘骨縱令
神理能逼眞於道無關亦可唾矧汝枵中捷口徒描
頭畫角摹脣吻豈如先生獨匠心宇宙大文不能越
吁嗟道喪文日偸貢諛取憐名假黠無論陽明心學
亡躲閃禪門言超脫沈酣名利不能拋反詭請風爲
矯潔安得先生作九原一灑乾坤重整刷俾予小子

得所依效此雄文窺理窟

西王母圖歌

西王母事有也無穆天子傳多虛誣從來畫工妙學
術爲子壽親作斯圖昔者元美兩兄弟文壇巨子人
美企生平祇坐不讀書隨俗爲之昧大義所以崑山
歸震川作文序此含譏彈爾來百有數十載此義猶
如埋重淵余嘗竊論爲人子大則顯揚小甘旨或諸
當代大文章嘉言懿行得流芳今人事親競觴祝富
者圍屏貧錦軸但論官銜短與長不問詩文雅與俗
瓦缶器冒黃鐘聲蚯蚓竅作蒼蠅鳴何如承歡在平
日至親無文自有情況乃蟠桃說誕怪攻乎異端吾
道害某氏鄭西詩禮家胡爲以此相矜誇要是愛毋
情無已神仙或有願如此三千年久祝遐齡人子之
心何底止余也生不諧俗好狂歌自知拙非笑吾子
吾子莫示人余言可爲知者道

急風擁雲篇 甲午

急風擁雲雲逢播轆轤雷聲走如磨電母頁光金線
長撐犁混沌堆塵湤抉將汪濊霈人間愁聲怨聲變

作賀那知狢惟脟能靈封固雲根牢不破山頭日落魘鬼驕肥遺孰胡紛相佐孽龍戰敗興闌珊偃旗息鼓淺湫臥千山萬野間無聲飄飄敗絮開巡邏頃刻澥東雲縫明嘘出清光鏡一箇那能焰雪稿苗哀空送微涼來入座乾坤寥濶無夷齊天教人盡西山餓商湯已殺周宣死嬰茅卒壁誰能那滌滌蟲蟲救有由豈果山谷蜈蚣大時訛傳大蜈蚣作祟運當陽九合如斯竭力籲天天無奈

題李銙巢小影

我初不識銙巢面銙巢早已識我心相逢劇談不知倦窗外竟日雨淫淫明晨天晴揩草翠扣門攜卷屬我吟我苦楞腸才已盡從容展卷未敢任但見一人坐對野翁奕當其落子睫如禁從來國手不輕敵亦徵其人智勇況又見一人覗女調鶡鴠乾坤元化飽胸襟不然其肥似戰勝豈猗蒄此色與禽又見一人倚石而執筆注目法書未肯臨點畫小技意如此何事不能縱且擒須臾卷盡反覆閱三人之面不與銙巢之面差毫鍼拍案狂呼欲起舞文侯謝氏翰墨何漓淋吁嗟乎人生之面本一耳及至登場作戲難追尋逢人塗抹倏黑白熱則桂附冷蓮芩如君三面只一面億千萬面亦如今我今識面心亦識與子交兮言可淺君家事業齊李郭門第起家固可冠纓簪況負才氣優儒雅何患不登廊廟作璆琳所貴世家賢子弟風流不改朝與林睹墅之棋修禊書千載而下人猶欽爲雖一鳴須當驚天下莫逐能言之烏鬭好音此時人謂予言良不誣吾與子交具利如斷金

郡西郊夜窹書懷二首

親不須違久心隨欲問安早知愁歲儉況復遇春寒篝火悲孫逝聯牀話子單應教鄞郭外淚濕筆花乾

未騰千里翮尚借一枝安竹近疑天雨簷疎覺夜寒書狂俗念盡燈火客心單進共春閨裏西河淚不乾

山歸微雨

行行一回首山家在翠微帶雨攜秋色渡江匍匐歸水水縈文縠山山罥素幃更衣洗腳坐殘菊倚斜暉

小溪佛蹟巷

遊屐眠知倦偕樓夜覺空山渡無烏宿殿古有燈紅

樹響千巖雨溪聲萬谷風曉來憑檻望身在翠微中

即事

事出吾儕手都出做素封嘯歌今管葛臨搨古王鍾剪竹驚天馬栽花殺地龍青陳常獨對友到快相逢蜜養沉香潤茶清醽酒醲開簾延燕語撥藻羨魚容無曲簫長弄忘機奕偶攻過樓千隻舸當檻萬株松時有會心處揮毫兩幾峯

秋日偶成

愁外無魂事窮來只此身秋風橫廹我夜月冷窺人

丹桂道時吐黃花應節新誰將物色意破格到風塵

周蘊生見過

別子無多日蓮香換桂香相逢都喜氣欲訴是愁腸園柑正熟露江蟹漸肥霜不用錢沽酒秋懷任話長

九日赭山道中

九日赭山道秋晴值市塵茱萸紅似粟蘆荻白於銀落帽尋常事登高五六人覓僧清果去鐘梵出松筠

九日赭山道沿籬菊吐黃無錢疎酒盞有屐發詩腸野店蒸糕熟僧廚煮荳香篆江秋水澗此意與蒼茫

西山紀遊三首

山色偏新日秋光欲老時清溪白相子疎竹赤楓枝

午嶺家家獵湖田處處炊尋僧貧教寺共歎鶴歸歌

驟後河渠塞烽餘村落衰林殘厮養卒墓掘縉紳兒

婆井泉長冽仙祠像自奇橘橙黃可愛隔竹映漣漪

兵來童鍵戶客到婦烹雌韭淺芽柴足腸枵芋芳宜袍纔堪雨濕帽破任風吹曳盡行歸去胸中自有詩

雪中即事

一夜青山老三杯白屋春幸逢妻病減敢厭女啼頻

松重梅垂地風寒鴿近人閉門閑掃榻悟卻夢中身

抹麗

百卉皆含馥無如抹麗香清能消暑氣幽足滌愁腸夜吐憐佳月朝殘避亢陽荷花覺市美亂惹蝶蜂狂

不睡而作

客愁兼以病夜短亦如長更鼓多將歇晨鐘懶忽忙新詩成警枕好夢遠空牀且莫論時事蟲聲已斷腸

新霽坐月

雨過秋忽至雲去月相臨閒悅驅煩惱停杯問古今

蔬長荒徑瘠竹密小園淺對影成三語時時抱膝吟

春晚偶成

欲會東君意行行入暮烟心牽桃蕊處身到菜花間
路晚人行月江春艇坐天歸來如有得無語自流連

三載羈栖客

三載羈栖客乾坤一廢人拮据多賴弟家室尚煩親
月色初晴夜花陰欲暮春歸來頻憶舊掩卷自傷神

聞家信憶内病

出門聞鄉信知汝未平安要是治家苦無殊行路難

老親誰井臼孺子莫飢寒稍待梅花發歸來一駐鞍

歲暮鄞歸袁節之來自維揚二首

臘殘春已動梅放客纔回烟火江天晚風霜村落闃
一樽新酒熟千里故人來爲喜庭蘭茁相將坐碧苔
同是歸與客村醪且一巵維揚洪水後於越大荒時
歲晚留因雨齋清供有詩無將離潤意醒對臘梅枝

渡西江入山即事

漠漠朝雲壓樹低相隨樵子渡江西千巒雨過花爭
發三月春淺鳥亂啼地僻柴門因白石天晴酒榼到

清溪年來蹤跡留城市一見春山醉似泥

十七日入郡

故園春莫盡名花不得依栖似宿鴉到此僅過寒食
節飄然又渡晚江涯隨人風絮憐奔走趂我山蜂解
歎嗟多一歸來多一別可能久客不思家

目始瘳歸家有述 閏四月十三日

病客幸留雙眼在歸來喜得見吾親漸憐穉子能呼
父卻恠蒼天正抗人隔歲晴光連四月瀕江鹵水漫
三春青苗未插已芟種爲憶當年可糶新

徒步歸家

言歸定買蜻蜓艇屈指風波有四年歲旱長河成陸
地月明徒步趁涼天秋烟初起山腰斷曉日旋臨霧
脚懸行到柴門禾已盡憂荒敢向老親前

遲萬貞一不至

吾兄發笈江西去悉索驪歌到子眞曾約扁舟來別
我故登高閣看行人風塵肺腑能披露藥石文章敢
漫陳望望前村暮雨細綠陰叢裏鳥啼春

六月五日偶成

天中以後病蹉跎六月初旬半已過遠水倒看漁父
影高樓逢聽牧童歌抄書課被天公妬力疾身同世
事磨每憶江村新沐浴花香竹蔭檻邊多

風雨有懷 乙巳

江南秋夏狂風雨傷稼常驚父老心昔歲旱荒不一
發今年水潦御謂尋樓高終慮破空去野曠還疑洸
瀁淡念及吾廬有親在未遑廣厦萬間吟

櫻桃 甲午夏 大父伯蕃先生命賦

街頭買得烏含殘漫作芙蓉盛事看茜麗風流驕國

色蕭疎宛味帶儒寒唐人自賦青絲籠漢世誰傾赤
玉盤空與酸梅羞立夏文園病渴未能寬

春日即事

蒸濕南風戸不扃倦人春色滿階青雀拖菊蘗歸甃
死客蹌棠花插瓶瓶開卷無魚來上几焚香有蝶欲
穿櫺藤床閑臥拈詩句寫就梅箋貼紙屏

小溪佛蹟菴

夏日遊山雨後宜翠陰一路弄清漪寺藏林麓烟相
引舟進溪灣樹不知登岸逢人尋活衜升堂拂磴著

圍碁松風石乳紅塵迥何事羣探佛蹟奇

喜庭菊漸茂

生平事事喜精求百種霜花四十畱梅雨添莖抽似
笋桂陰護葉緣於油雖然折損還防虎巳自蒙茸不
畏牛嘗取秋風堪醉倒何人會續白衣遊

草堂桂樹結子祖塋白鷺來巢大父命賦二首

秋花結子歷春冬夏日驚看落草茸只說廣寒宮裏
有何緣書帶檻前逢形模尖細蓮乎棗氣味辛香栗
也松洞冥傳聞如可信素娥心事定憐儂

松高栢茂鷺鷥飛華表疑來丁令威咿喔巢林殘雪
在翩翩渡渚斷雲歸石氏箭頭占得否吳王鼓裏是
耶非鵁班路迥何年到白賁江村巳自輝

讀書

讀書博得苦生涯貧作相知病作家正望麥秋應有
飯欲烹梅雨又無茶新篁截去盛桑果細韭栽來護
菊花極目天涯誰共樂苗青水白快鳴蛙

春雨 甲午

一春風雨暗江樓閉戸翻書事事幽白鴿飑慣閑啄

貳金魚唼喋欲吞半芽萌紫芍珊瑚樹色轉青苔翡
翠裘典到偶臨摩詰画胸中筆底自林丘

對菊有感 丙申

病愁惟有菊相憐春値秋開伴幾年自分風騷占一
一何緣粉黛列三千凌霜骨在幽香細浥雨姿多靜
色妍晚節芳華人得似東籬寂寞且由天
拋卻光陰可半年種成盆菊滿庭前金風蕭瑟宜親
旭玉露霏微好晉烟漫說義烏邀作友從來彭澤對
無錢相看別少驚心處集得題詩已一編

偶題扇頭 己亥

拚向騷壇作廢人羈縻猶自絆吾身栽花種竹功夫
淺摹画臨書學問貧暮雨蕭颼蘆荻大秋風萃忽木
樨新明年此會知何處又逐西陵馬足塵

九月初一日過禹昌齋頭 辛丑

秋懷幾欲訪王郎今日相尋菊漸黄路入横山陰寂
歷江臨西渡晚蒼茫登樓覓句心殊遠把盞論愁話
自長爲問何時君過我草堂桂子正芬芳

、阻雨武林萬充宗爲予作宗譜序董巽子爲余
作譙集詩以泥濘不能走謝賦此志歎且以
留别

十載萍蓬跡不齊武林春雨各羈栖雄文色爛褎宗
譜新句聲清大社題極以高情思叩戶其如弱體怯
銜泥天晴決意南中去倘有陽關唱莫稽

贈劉木齋學使

嘗慨江南廿載中時文一道久塵蒙起衰不可無韓
愈復古何緣存醉翁功比甘霖蘇弱草快如滌暑拂
凉風漸予潦倒餘雙眼也握丹鉛欲佐公

題王宛虹詩稿

旅思難禁爲憶親秋齋誰與慰酸辛文章奮喜若耶
老詩句新知太末人一卷亂離成信史千年風雅得
功臣吾生夙負狂歌癖肯許賡酬欲步塵

種竹

乞得西隣竹數枝依牆傍石種參差亦青亦紫須梅
映宜密宜疎有雀知春淺恰當晴色暖夜來更値雨
聲霽龍材已足千雲勢稍待輕雷碾動時

栽梅

雨樹梅花色盡紅一淡一淺不相同淺如薄醉輕施粉淡似殘霞遠帶楓巍有小盆栽正好偏宜老榦特其中巡簷莫笑疏枝冷絕勝夭桃伎暖風

植楠

野叟荒園植海楠天中花發每成游昔年但愛紅如火此後兼看綠似油編向竹籬聊當蔓栽依石砌卻疑滿秋風菓熟無勞擘柬老原貧自不憂

移蕉

生愛江天萬綠淡芭蕉夏日更陰陰移從隣圃修篁

裏栽在家園茂橘林春後好將書案傍秋來還向墨池臨只愁客即歸栖夜風雨聲多不可禁

日暮從鄖山橋至江東見新月如線

鄖山橋畔日輪低一路行人歸去齊返照平川紅不定殘霞遠鳥翠俱迷輕舟未出江堤外新月先沉雉堞西戍卒樓船鉦鼓動栖鴉習聽也驚嗁

陳楚獻席上調范國雯賦態因憶萬季野

陳生好客酒杯寬爾我頻過意未闌豈謂邀談竟月窮漫成餞別到槐安莊周蝶再飛蓮上劉友針當設杖端卻恨尊前無季野教余獨作醒人看

同季野過國雯齋

君當抑鬱無聊日我亦欹嵜可笑人攜得故交仍似昔來看秋色異於春紅菱紫芋含盃好白柏丹楓遶座新隔岸年年通八蜡只今歌舞倍傷神

哭族叔祖弘業

吾家門戶丁陽九延得書香只二人秋旅余方嗟落寞夜臺君又避風塵生無家室人誰惜死有文章鬼豈親才士數奇乃至此轉疑斯道欲漂淪

國雯詩有斜日閉庭扉故人相看一笑夢中身之句其詞若有怨者詩以消之 丙午秋季

要知牢落如吾輩未可相逢便悵然大業千秋論不朽微名一日定誰賢秋來痛飲多知己醉後狂歌莫問天不爾試行籬下菊春時也遜百花妍

同國雯過宿天因草堂夜話有感時十月雷鳴

繁華秋後下行相濟泊霜前幾樹梧與子乘舟聊避俗憑人呼馬不關儂冬雷忽聽高處酒夜月還清遠

倏忽晴霽

寺鐘天授吾徒詩興在評花問竹且相從

清果寺憶馮子天一族叔祖弘業兼寄同志諸子

此地論文已十年來遊不覺淚潸然幾人馬帳分南北二子皋臺去後先風落梧桐鐘鼓靜烟寒橘柚鹿麋眠閒中電火驚心甚可復優游未著鞭

積雨將晴國雯至

旅邸驅愁仗友生連朝積雨閉柴荆陰雲壓樹風將起寒氣侵人日暫明渺渺長河羣雁影蕭蕭荒圃一雞聲與君相別經旬久可不鳴榔渡晚晴

國雯適至邀余過天因書屋

思君正擬駕扁舟較雨量晴遊尚阻叩戶忽傳佳客至整冠恰過故人投別來獨坐添新句醉後相逢理舊愁御喜風寒天漸老過橋一夜話南樓

歸途過季野因與至寓快談

劇談無侶悵然還過子荒祠古社間已漸輕烟籠萬堞尚餘返照著千山新寒小盞同論古薄暮疎燈互訂頑鼓角高城人臥後野航相送荻花灣

夜寒遣懷

破屋西風硯欲冰疎窗落月案無燈添衣佐被爲孤客獨枕空床似病僧廿載干戈親忽老五年飢饉我何能寒冬旅館依人食漫說經綸對友朋

南軒韻暖

淺淺茅簷修竹邊琴書几硯別成天冬來春色回清晝閒裏晴光負壯年梧葉從飄風雨後梅枝自綻雪霜前寫詩偶及陶潛事不信劉廷送酒錢

醉倚西樓時修葺出賃

新醪淺量頗能容薄醉西樓數碧峯返照穿籬潑見楊斜風壓竹遠窺松修牆瓦礫皆堪使護壁藤蘿盡可封爭奈歛傾塗陒好十年花月不關儂

長至日客中即事是日蔡獻揖飲

常年冬至晴風沙今日庭梅欲放花淑氣忽催烏雀噪春光漸洩蕙蘭芽故人有酒邀相過落日多雲黯自斜夜半歸來更鼓急御憐三歲在天涯

三十初度即事

三歲遊人昨日回更逢三十歲華催自驚身壯親逾

老卻喜冬殘春漸來晴色未開連夜凍晚香定發耐寒梅降翁芋栗知相送坐傍斜陽共一盃

留別同志諸子

故人朝夕好相過其奈殘冬歸興何會面亦知新歲近離愁似比舊年多寒風小棹初維岸斜日流澌忽渡河此去江村三十里幸乘春酒問烟蘿

大雪曉起紀事

紙窗一夜牀頭白曉起庭除盡六花著地自然映日皎穿簾忽爾愛風斜家人失火愁無被稚子敲冰煮

作茶掃向堦前成小嶺懸知無分見春華

雪中聞袁節之歸寄此

雪積江天風亂吹寒威無賴正相欺獨依爐火吟新句忽報江船返故知懷抱如梅開有日窮愁似凍解何時柴門炙背能來趂滿泛清尊話別離

節之至

今宵始見故人來新熟村醪滿瓦盃幸未掃除階下雪好同徙倚欄前梅風塵處處愁相傾離別年年老漸催稍喜秋來詩律細明朝筍筵為君開

郊原散步

郊原四月綠陰圍出戶臨流染翠微書屋幾間環竹靄漁簑數點落烟霏途窮偏遇殘花墮獨緒還隨小燕飛竚望雲峯無限恨春光不待客先歸

病瘋季野葵獻國雯過問

蕭疎四壁客衣單病臥匡床倍覺寒為吏未曾强項在讀書應解折腰難梧鳴夜雨蟲能和花笑秋風蝶自看七發願從公等聽相過莫只問平安

旅中即事

小小茅齋結苑東秋風昨夜禿梧桐晚來絡緯催愁急雨後蜻蜓照眼紅作客幸邀知已顧思家遥想故人同門前綠水菱花發且趂淸光泛碧空

歸草堂有感

江村荒後舊交稀獨載閑愁萬斛歸大業未甘隨俗技虛名無計慰親闈黃花徑曉雞聲咽紅葉汀寒雁字微獨上高樓遥睇望西山慘澹送斜暉

將歸即事

六花滿地朔風天客裏光陰又一年歸興似因殘臘

動離情卻被故人牽江河凍合輕舟涙梅柳春回野
店烟蕭蔚無成徒自歎此身骯髒乞誰憐

二日五更聞風

暖極定知一夜雨覺來忽發五更風舟人語急長河
北鄰犬聲喧小閘東似有素心敲戶外欲吹鄉夢到
村中明朝準擬青鞋去猶恐陰晴世事同

十七日入郡

故園春草盡名花不得依栖似宿鴉到此僅過寒食
節飄然又渡晚江涯隨人風絮憐奔走趁我山蜂解

歎嗟多一歸來多一別如今午日始還家

閏孟夏口拈

孟夏常時苗已發今歸閏月尚荒蕪民貧到骨無天
顧歲旱如惔有吏呼燕雀書梁欣自托江山青草盼
誰蘇考成從古憂良牧歎息陽城眞丈夫

送袁節之之揚州

盤是腰錢騎鶴遊春風吹子上揚州金陵王氣隨花
盡鐵甕兵殘自水流舟次堪悲天下事鄉關未定室
中謀丈夫弧矢應如此莫聽驪歌動客愁

君去三年指一彈君來半月席猶寒梅花野店傾盃
酒燈火山城上馬鞍淮海時須防變幻鱗鴻長爲報
平安秋風桂樹錢塘路揚子扁舟興莫闌

秋晚

斜陽平楚風烟亂新月遙村雞犬微好與隣翁爭席
罷且如客邸帶愁歸疎螢暗落青苔井野火孤明白
板扉多少驚心榮辱事秋江偎付釣魚磯

久晴曉雨

十月小春天久晴南風曉雨過高城萊畦青翠薄雲

起凄涼蕭颯輕涙生鳥雀早喧無節候蜂蠅晝出似
清明寒颸只恐夜來發海內貧兒衣未成

晚景書懷

日落烟寒竹葉垂簾微燈火隔疎籬黃蘆斜送歸漁
唱碧月高懸獨客悲古調那堪時俗聽新詩只許故
人知却憐庭下紅梅樹未挪春風蕊滿枝

過閩雯齋

青陰遶郭晚風微買舫穿橋問釣磯蓮浦泥香叢燕
語柳塘涙碧映花飛含盃並醉忘今古把鏡相憐驗

瘦肥譜詩簡談未了一輪新月照人歸

夏日陳葵獻范國雯陳非園董俟眞萬克宗陳介眉陳小同董吳仲王石南謝孝輔萬季野王文三萬貞一謝孝德范載瞻諸同人集張天因西郊草堂

輕航來赴越壇盟傍郭堂開碧水平交道眞同鷗鷺狎文心悟入芰荷淸橋前綠野依城盡樹上靑山遶坐明醉後納涼慵眺遠鄉關恐有暮雲橫

吳仲過訪因招季野共榻明日同文三覓葵獻

國雯

寂寞寒郊四五人多君出郭酒相親交寧運蹇情如舊詩御愁多句轉新夜語未闌霜氣重秋懷何似角聲頻朝來覓友看紅葉指點榮華夢裏春

七夕憂旱

旱已乾銀漢無煩駕雀橋輿來頻會面不必待今宵天上絲繩合閨中瓜菓陳巧如能救旱吾亦乞隨人

九日

中秋不出戶臥疾歷覩憂可奈重陽日他鄉又獨愁

年來爲客久九日定言歸病後艱來往空齋守落暉小子俱歸省微軀獨倚樓無人妨靜坐直與太初遊村僕循規矩魚蝦進幾觴知交無一在誰共引盃長王父猶無銘先生有大文作書求誌墓頃刻二千言月色明如畫王生乘興來臨流坐語歎香茗二三杯學道無閒暑邇來少作詩片時成七首只爲鬱鄉思

題王宛虹小影

包山無處尋聽雨浮石空過念濯纓雙膝何人梅下抱依稀想見昔賢淸

偶書武林寓樓

蓬轉萍漂過一春重來渾是夢中身最憐銀杏當樓綠萬葉扶疎愛殺人

釣臺

七里灘頭盡水濱投竿處處有游鱗如何特簡崢嶸石坐出天朝一故人

題顏修來小影 代

長夏公庭案牘勞正思泉石解天弢何人靜坐松陰讀傲我淸風百丈高

遮門竹節根根絲絡樹蔴花串串紅何必箪瓢居陋巷知君樂不墜門風
事業文章盡在書閒來把卷對芸窗只愁一負蒼生望未必東山竟屬渠
鑿池壘石更栽荷美爾山林逸興多但莫只從圖裏索歸時我欲策笻過

驀山溪 紅梅

炯姿玉骨不假鉛華助點綴有東君卻嫌這寒枝忒素春風夜月驀地換新粧珊瑚樹胭脂雨朵朵嬌能語 幽香瘦影一片晴霞護淡漠道羅浮偏如那武陵溪路濃芳艷冶恍似遇仙妃朱唇露紅裙舞恐惹桃花妒

浪淘沙 壬辰除夕

歲月似拋梭殘臘將過家家爆竹更神儺十六年華今夜盡蹋蹋成歌 縱有壯心呵半被天磨雞聲欲唱漏聲多又是明年春到也如之奈何

滿江紅 寄袁節之

把酒論文也悲得秋光無那況客裏寒碪別館孤燈

獨坐對菊離愁知易惹插萸鄉思應難過百花洲休教遠遊人歸懶情 蓉江岸樽堪荷丹山社文壇課莫頻頻藉口行囊無貨膝下多情腸欲斷閨中有恨憑誰破更新詞一曲滿江紅須君和

謁金門 春思

春慵了愁煞笑花歌鳥盡永人閑情緒少遊絲簾外繞 可奈鱗沉鴻杳惱著萋萋芳草且認金針拈又倒羅衣寒料峭

風中柳 春景

纔覺春來忽去了三之一正花香芳心亂拽半愁半快爲長問啼鴂怕多情又情腸切 薄暮輕寒暫把繡絲針歇漸窺窗梅梢淡月催詩山色已煩人周折更休聽漁舟歌闋

蹋莎行 村女避兵

曉夢浮沉春心懊惱拈針聽說兵來了姑隨嫂也女隨娘怯怯去泛湖中棹 面映波嬌腰隨舟裊梳粧零落風情悄驚聞馬上動笳聲願天速把青年老

千秋歲引 荒莊聽鵲

夜屋遊人空山獨鳥徹夜無眠同到曉心心本生春
去怨聲聲又道歸來好竹搖風溪流石都煩惱　應
是歎人年易老應是歎人名難早爲別東君啜多少
枝頭不停垂血口牀頭怎禁傷情調半生愁千古恨
何時了

御街行　午日懷舊

春歸忽又端陽節角黍薦香蒲切空庭蕭寂海榴紅
樽酒憑誰細說魚牽穿藻燕雙棲棟偏是人暌濶
山陰道上逢君月節一弄歌三闋而今異地同明月

腸斷鱗沉鴻絕梔花荷葉雨徐凝淚也覺傷離別

青玉案　金魚

文章輝映陽侯國莫錯恨江河隔浪靜風恬從所適
玉華虹貫金光電射是書生肝膈　盆池勺水遊何
極不比人天低地窄坐藻依萍無滯迹鱗蟲逸士波
臣騷客怎許漁翁得

西江月　膩柳

色比梅葩更韻香和蘭蕊俱清村有宗笑柱多情長
自垂頭不應　葉湖雖悲搖落花開都[illegible][illegible]寘未如

人世只凋零爲甚含愁欲病

踏莎行　送欽甫兄授徒安吉

臘去纔來春來又去有情無計留君住別離難也可
如何算來都爲儒冠誤　牀翦春風梅溪夜雨兩邊
各有關心處相逢但是故鄉人平安二字須傳語

點絳唇　雨夜寤言

夢短更長空堦苦雨心頭滴亂拋橫擲若個堪聞得
往事蹉跎回首無消息誰憐惜枕邊牀側老鼠驅
岑寂

如夢令　夜坐

冷落天涯芳信寂寞人添春恨急雨逐風來聲到罘
罳成陣愁悶愁悶坐得夜寒燈暈

浣溪沙　秋海棠

辭卻庭柯入草叢東風未足暱西風細施薄粉暈輕
紅　添我秋懷因態冷消他春恨爲香濃斷腸底事
在其中

西江月　初冬夜雨

最苦愁中著雨那堪冷上加風黑甜無分半牀空客

我三更佳夢　身不係綿故事家無擔石道蹤一生
歲月幾初冬悶則和衣牽動
二十年來夢裏百千心事氷頭入冬無件不添愁况
又雨連風吼　嘹亮金雞破檻丁冬鐵馬孤樓驚入
竹樹故蕭颯莫把從前回首

點絳脣　夜聞雨打梧桐聲

風雨梧桐蕭颯催得浮生竊思量前度都是逃和誤
酒劫花魔埋沒人無數還堪悟回頭未暮正在邯
鄲路

桃源憶故人　戲題友人菊花

金風蕭瑟秋時候三徑清香盈袖羞向綠爭紅鬭冷
落霜前瘦　花情花性君知否傲骨莫教孤負曾與
淵明相友應好詩和酒

如夢令　送春

燕到非關迎也花落誰能留者春色本無情何事東
君相惹拚捨拚捨吟酒醉詩聊且

錦堂春　丙申感懷

愁債欲酬未了詩逋有帳難清十年風月歸何處交

付與青燈　時事浮雲遞換此心孤月長明文章不
療貧和病無計脫書生

見黃稿詩删卷五

寒村五丁詩稿卷一 丁巳戊午

甬上 萬斯大克宗 删定

王之坪文三

元日

今日又元日吾生夢忽醒春官三祓北甲子五逢丁
牢落堪安命空疎好學經願齎簷雨在終歲閉門聽
新年春未立積雪野無青飢鴿寒相並幽花老漸零
情閑親筆墨客少靜門庭破寂風眞好時來弄小鈴
去歲今朝雪長安客戸扃歸栖欣似鳥流轉歎如萍
野渡雲封徑寒門雨濕廳年來偏樂此山海暫烽傳

雨坐偶述

新春卒卒過燈前四十年將又一年不得工夫吟白
雪無多日子見青天應酬暫了關門戸貪病難消賴
簡編茗椀熏爐尋活計夜來魂夢亦悠然

花朝新霽

一雨不知春已仲新晴猶喜及花朝梅含笑意延蜂
翅鶯出歌聲鬧柳條淨水明山雙眼豁幽香嫩翠百
愁消自嗤老大童心在鈴鴿風鳶與未凋

閑居

久矣瀾漫似泮冰春來嬾婦化饞燈憐香夢亦和花
笑力疾神還逐鴿鷹掃與天昏連月雨會心水響一
溝塍兎針繭雪從塵洗坐面荒牆絡亂藤

晴日遣興

幾天晴日與熏風草亂青青花亂紅倦得閒愁無處
著觸來新句偶然工一庭蘭蕙香相飫兩耳蜂禽鬧
欲聾如此光陰消不迭牀頭眼問粟瓶空

五月六日喜孫剛仲見過

門戸不能出於今兩月多得君來剝啄使我樂婆娑
老漸荒詩格窮偏引病魔一杯相對坐事總未如何

問應兄占疾

溪上誰相好君和我二人貧原能鬪巧病亦似爭新
閉闘從多事炎涼總未眞空庭茶話久欲別意逡巡

五月望日延董在中不至

寂寂村居裏同年許見過一尊開老酒五簋殺新鵝
花藥須評品詩文待琢磨如何潮已落無艇泊江沱

江村雨中范國雯書來答寄

江岸黃梅雨柴門綠稻田幽唯香草共淵有故人憐
塲屋荒吾道饑窮落世緣殷勤對使者無一可相傳

答友人索近作詩文

閉戶有何事詩文如此荒開河三月怨修譜半年忙
眼則窮相擾愁除病稍忘春花與秋葉忽忽變暄凉

時修宗譜又濟寒村水利

登樓

久不登樓望江天別樣清朔風寒有色西日照多情
木落山餘骨村空水作聲倚窗看未倦林月一輪明

倚門

村居嬾散極鎮日倚柴扉岸岸丹楓禿塍塍白菜肥
江寒清徹骨山老瘦無衣何事煩君檢歸鴉趁落暉

長至前一日偶作

陽律將回管寒衣未上身從前窮盡假此際樂還真
書以閑偏冗詩因嬾更勤枇杷風似菊陣陣不嫌貧

憶水仙

夙性負寒癖愛花愛水仙自號水仙子對之百慮捐
客歲星限好花開極芳妍水淸石子瘦三月香猶鮮
氷霜故相害催詩成長篇擁護雖費力毗此意悠然
今年過貪横乞種百且千朔風闖門戶滿擬與周旋
如何盛不再根爛無幾全所餘四五本翠葉空翩翩
無復去年花淸香徹簡編譬如佳人老已不御華鉛
因其天韶態想其盛壯年無窮慨以慷來此胸臆塡
乃知不如意正在意所憐念欲絕嗜好於物省牽纏
爭奈淸絕姿不由不留連人老無再少月缺亦重圓
循環天之道此緣豈卒慳明年風雪裏花開復嬋娟
誓與冷相對幽窗忘食眠

生朝自述

曩者丁丑歲十二月初五已亥日寅時吾降茲灌浦
吾祖遺腹生安得伯叔祖父亦鮮弟昆故無伯叔父
吾父未有兒三世勤摩撫祖母嘗夢余抱送實神姥
旋復夢與人揖揉而讚舞因以[illegible]命名期我後公輔
誰知四十年秋毫無裨補猶憶就小學時歲在壬午
父從金陵歸國風誦如數亡何世亂離日月逝疾弩
十二習時文塾師頗輕與已困童子試十九始庠序
從此學干祿精神疲八股塲屋屢躓頓荏苒三十許

間亦誦五經旁及子史部其如性辭忘掀口已離肚
又嘗試策論六書搜今古未成即能科經綸付朽腐
兼好詩古文書畫皆步武奈與拙工同未曾經般魯
規模人應餘鑿空摸又杜究其所以然不惟學弊替
我生命不辰世運多艱阻兵戈及盜賊所在蒙侵侮
饑荒十餘年啼號亂心腑二十歲以來死喪更酸苦
祖母曾祖母相隨入黃土吾祖號强健甲辰歸冥府
孰孰遺二人無能報哺乳側口授一經別離懷痛楚
如此百憂攻學自日惰欲所以一無成伶俜若敗罟
天幸丁未夏遇師甬江滸得聞蕺山傳不覺志氣鼓
慎獨談何易讀書勇可賈良朋月再會窮經訂蘭譜
前所學不就一時奮如虎無端已酉秋鄉闈叨一舉
逐隊上春官三試三不取奔走病風塵幽居艱仰俯
一弟復早亡獨行傷踽踽所言與所事未免流俗伍
念欲爲貧仕一官博庾釜皇天不厭亂强藩肆抗拒
兵連財苦匱輸納得主組抱關擊柝中法無我處所
終冬年四旬髮蒼齒患齲抱此老大悲思不寄廊廡
香八極遊成名任彼豎豈意今年來家日益貧窶

終歲忍饑飢不能出門戶萬事坐一窮人情悉乖忤
臘月已五日卒歲事如堵病肺感寒風咳嗽身傴僂
租吏與債家來呼氣正怒因思初生時父母豈逆覩
以此長太息悔前力不努老妻惜無知貰酒供雞黍
兒女雖僮奴拜跪進籩簋頑之忽一笑前憂不知處
家雖隱耕讀詩書貫統緒吾愧火傳薪兒思巫學禹
況此朔風天村居景正嫵好鳥啄前庭幽花發後圃
一杯堪陶然何事羨鼎俎水到渠自成明朝任晴雨
長歌寄我懷聊以當祝嘏

正月十三日病中偶占 戊午

多病誠吾事新年得未曾一眠將半月不食豈重生
頑鈍唯兒女殷勤謝友朋二人難舍外只恨學無成
春晴第一枝枕席作生涯主病偏多客僮驕只顧家
人情分喜懼天運聽龍蛇別有悠然意孤燈靜落花

病起見雪

一病朦朧二十天起來庭宇慶依然春風已徧青青
草暮雪還成白白田攢盒飽飣供小盞熏爐榾柮佐
重綿漸吟就恐傷親意獨腳投囊未敢聯

雨坐即事

晴時病不見春光病起春光雨故藏梅萼正開旋欲落蘭花好放尚含香持粱飼鴿招飢雀理架安書埽書堂幽寂閉門原不少平生悔欲染天蒼

苦雨

春去不遊三月病花開無句十分窮老天抗我心應滿苦雨愁人術太工閉戶懸車愆約友溼薪破突媿呵童相看只一黃頭鳥啃啃低低竹籔中

春暮獨坐

病來事事已空空一味幽還挂此中拾石山間歸襯蘚懸鈴戶外臥聽風磁瓶粉面嫣如女竹籔黃頭小似蟲更喜連朝無剝啄偷閒運漸得亨通（粉面桃名黃頭鳥名）

八月十六日北上

高堂背後淚微微猶恐僮知暗溼衣古廟河塘兒子返荒墳山市族人歸陰雲日色稜稜瘦衰草湖痕漠漠肥何日償完塲屋債舟還江上到如飛

阻風駱馬湖

十載經過四瀰漫故道空老蓬無賴雨急猖情風舟子饕撐白（白魚之小者多而賤故云）魚菴僧賓水紅（土人呼蓼為水紅花以其實為餅）荒涼數茆屋直歎禹無功

數日黃河淺連宵駱馬風寒欺無算爵夢亂不情鴻慨慷千秋事沉浮一葉中狂瀾無計挽更鼓自隆隆

湖口何相愛三年纔兩通（丙辰過南今又北上）漲頭驚癸丑（舟膠淺欲渡口漲頭今在南還曾此受驚）過郯城南東（轉帆日過郯城望東南風不至）行路難才信歸田與轉匆羨他片帆穩竟日臥孤篷

同諸友次韻再作

來往舟何事湖光此放空程遙短郯日浪惡打頭風

下酒沽魚白聯詩得字紅蘆花聲映髮支冷藉裘功逐隊趨京國遲留擘岸風埽塲驚變海積集歎哀鴻兵革憂危裏（聞前途有關兵）鄉關醉夢中避寒逢土屋誰復計早隆

半生蹭蹬客舟也不亨通天地發秋暮風波日夜東看青真草草闘韻且匆匆往復從來有明朝準挂蓬

石佛閘遊濟鮮菴即事

濟鮮菴占水周遭老樹森門好繫舠秋去最憐青柳合北來極喜白楊高空庭菊相幽相愛隔岸風塵莽

自勞僕指舟行彌一月斜陽遠岫意蕭騷

古南池

杜甫空來誰主簿南池雖在不任城敗荷衰柳荒亭沼斷碣殘碑贋姓名堪歎十年經五度漸愁馬洗失蟬鳴杜云晚凉看洗馬森木亂鳴蟬今正造房養馬上頭崔灝塵難步怪底吟詩韻不成

臨清舟次

小舂天作南方雨海暮關亭北上舟柳重帘垂千戶靜泥深燈黑兩涯愁秀林亭想遺風在弘正間清源人王延壁有秀林亭嘗延莊定山先生及先大夫勉齋公飲宴先大夫及定山皆有詩文漏澤園思斷石留太原陳瑞卿璧兵備臨清嘗置漏澤園求程篁墩及先大夫作碑記却媿十年來往數三官廟裏竟空遊岸有三官廟先大夫碑文尚存屢欲打搨而不果

臨清守閘依元韻

小雪天津水欲氷可堪三日住臨清打幇船到鄰如卜舟同行日打幇賣貨人來市忽成飽食幸償書畫債閒眠艮筭閘關程平安兩字羞頻寄細雨黃花不勝情

衛河舟夜

滂滂燈火照桅竿一葉飄飄亦轉灘柔櫓清歌風色

便疎衾短夢月光寒幾年浪跡勞何補中夜回頭輿已闌此去京華誰謚得新詩應只故人看詒陳介眉

暮過安陵十月八日

山東路盡北京來落日無風不起埃水曲舟行環結陣崖高屋比迴成臺馬頭侵夜程加遠酒盞逢寒量稍開明月一篷天萬里狂吟樂與素心裁

曉泊東光

東光小小傍河城乞糴舟過曉暫橫霜滑渡船雙馬立烟生土屋一雞鳴饑來喜與朋詩何旅久能知僕性情覺爽尋梨隨藥下長安此去不多程

剪子屯舟夜用過安陵韻

月明直欲下天來一棹澄江渺若埃柳外晚鐘應古廟沙邊夜泊只空臺百灣順水詩腸轉四達平原醉眼開短短羊裘毛落半禦寒得力勝新裁

滄州

醒來岸忽是滄州鼻息轟雷打一舟三徧雞還號屋角五更鼓已殺城頭夢歸家室翻添恨疥識陰晴亦緩愁會此凍河從陸走不堪換過六春秋

依然無恙此滄州昔日驢鞍今日舟客侶勵存眞扼腕（壬子同舟者張爾在王逸賞已故楊君愚不工公車唯陳信芬仍在舟中）主人安在可回頭（主人沈積公也昔爲滄州運判今爲敬州知州亂後杳無音信）囊無米敢還沽酒饑有文應會解愁屬告長天千隻雁莫驚肩聳鬢毛秋

早發老氷店　十月十五日

不將鞭子不將燈東平空車得未曾燦爛星辰霜店火丁冬環珮月河冰兩錢燒酒重裘暖一站酸風旭日升不有雙肱無賴疥此時清興直飛騰

裏莊曉行　十月十六日

不知長夜不知冬棗堡榆莊走輿濃疲馬單車十字路青天明月五更鐘寒風自與嚴霜約清氣偏於瘦骨逢今日京華肩準息却嫌人事又環攻

至日長安道上簡平陽王賓若

生來迂僻原成病老至愚痴不可醫應舉文偏圖自愛求名學卻畏人知焚香啜茗羞言困寫畫臨書好出奇慚愧西風寒刺骨塵街至日覓驢騎

仲冬廿日走街上見水仙有感

長安驢背忽相逢想見吾廬小檻東葱翠淸流亂石裏馨香大雪老氷中一寒滌盡塵凡骨百媚降來澹雅風如此素心拋不顧無端灰土上匆匆

本是山中氷雪姿牽連誰使到京師三冬生意終盆盎一段風流自縞綦賣入豪門愁酒污羈栖旅店畏塵吹何如開謝幽窗下得賺騷人冷賦詩

寓壁

人生何處非羈旅數月僧廬也算長乞紙寫聯當画壁買簾遮戶便燒香兒童伎倆從人怪窮賤胸懷頗自强何日寒村歸臥穩書圍四座一身藏

夜坐

敢問明朝事若何挑燈展卷只高歌當天月換三間屋繞地更敲五下鑼妄想消來愁去半幽懷恢得病瘳多撥爐愛聽茶鐺沸風入長松水落渦

自作時文口號

舉業文章最有憑醉言囈語耻懵懵天生賤骨全無媚日吐狂胸不畏憎大地誰開千子眼幽窻空續震川燈平生事事知希貴一第難邀分也應

生朝病起

途窮歲晚意蕭蕭屈指離家四月遙門掩寒風方病後榻閑佳客又生朝每年此際傷遲暮今日何心歎寂寥勿藥但祈能健飯將來事悉聽青霄

休嗟來日將無幾若算重生此亦多逐隊名場眞邋遢寄懷幽事且婆娑好高文恐知心賞破格詩應落魄嗤自信人中龍虎在曹蜍李志直么麽

告求舉博學鴻儒者（時新任臺省者俱補牘續薦）

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弟還須毖父兄（內多勢要子弟）

補牘因何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學虛名色袖裏應持廿四金（聞鴻儒一名價值廿四兩）

題送安邑丞陳六謙詩卷

文章不興聯君行詩思還因見獵生欲識畫蛇添足意春來莫忘歲寒盟

戊午之冬京師無雪余憂來歲無豐年之兆方與坐客談論及此而董子在中適以扇來屬畫因信筆寫雪山圖且戲題其上云欲為今年造化補此缺事在中為賦二絶云

慧業文人筆有天晴窗作雪便翛然千章松柏遮山路不見袁安閉戶眠

昨夜甘泉獵火紅爭思獻賦續楊雄何如蒿目監門俠幾筆蕭蕭畫北風

書來索和因次原韻

笑我痴腸欲補天長安無雪意愀然畫成聞說袁安事愧不寒村淨處眠

白白山林寺閣紅忽教幽興動詩雄讀來毛骨清何似雪積江天又朔風

成侍御絶句四首

侍御名勇山東樂安人明天啓乙丑進士崇禎戊寅由推官行取考選吏治第一御試詩文復第一擬授編修為陳啓新所阻改南京吏部已而黄公道周薦之得授御史諫楊嗣昌奪情與道周同被逮一時有劉黄倪成之目甲申隱居昆崙採芋而食著書自娛如是者十五年而卒康熙戊午余客京師其子其範方為侍御書其行事徧求海內詩文余性

不善應酬而侍御生平甚可向往且以吾友

陳介眉之囑遂不辭而爲此

吳公黃霸文章少太白相如吏治無二者誰皆居第

一國亡猶未絶傳呼

吾生也晚不知公行事傳聞恐異同但說劉黃齊姓

氏定居後及顧廚中

紹興乾道排淵檜不問知爲君子徒公若楊陳同臭

味當年穩穩據華膴

薇根芝草盡爲糧誰肯商山與首陽十載崑崙唯採

芋無書傳後也芬芳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寒村五丁詩稿卷二 已未庚申

常山王文龍宛虹

會稽徐　沁野公　刪定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正月七日同袁公弢夜話

友朋誰復如君舊契濶年多話鄉新月落酒醒燈在

案更闌人動夢無鄉傷悲各自懷兄弟諸謔時相忘

主賓何日鄉園同來往風光重似少時春

題畫

幾筆明窗信手塗已成山樹已成湖年來喜作雲林

想不是忙時懶畫圖

舟泊河西務

四泊歸舟已十年春光暮色故依然月明茅屋犬孤

吠風定沙隄柳獨眠再到安能知此後同遊無一是

從前不勝聚散存亡恨淸淺流中欲問天

四女祠

滿船愁緒亂如雲落日狂風步水濆辛苦自甘慚老

閫圓藥在邇美還軍蔬萌綠洗塵沙眼花蕊紅忘衰

憊筋更喜天邊新月挂村墟靜後轆轤聞

分水龍王廟

不論北去與南歸到此人情似出圍偏我十年遊已厭愉他一艇笑顏微日中暴煖艙過瓴水順輕風岸解飛最是清流堪煮茗呼童汲取試槍旂

濟寧月夜

船過州城日已闌盤盤折折轉遙灘燈懸碧落星光淡月隱清流樹影寒天有好風成句易人無可意出言難倦來且莫高眠去閒倚蓬窗一一看

南陽舟中

灰塵半載沒頭黃今日雙睛亮水傍小舸風波都綠陰遠山烟火各斜陽青青叢葦鳴蚊母曲曲旋渦跳馬郎直可浮家泛宅老不因親在底思鄉蚊母烏也馬郎魚也

東八閘徒步

北河沙土衛河風又苦扁舟淺會通天道似欺人下第世情真薄我成翁黃河赤日行相趁綠草青陰意孰同頗怪閒花偏不棄路傍各各映裙紅

魚頭積

幾度經過駱馬中而今不復與前同詠諸終自難遮老疎嬾何特合送窮此意已隨鷗上下無心更問水西東買魚沽酒真吾事飽看斜陽萬頃紅

揚州

行路難常謂不然到圖名利等虛傳半年電火三場屋兩月樊籠一葉船冷暖已成奴輩俗往來敢信小兒天隨班俗套何當破新綠江村拒戶眠

盆花翠茜方知夏籠鳥閒關尚喚春南上風光歸漕艘北來閒見滌遊塵會心遠處推蓬久開口難時琢句新老信白髭從報我窮途青眼不須人

虎丘

面日舟中久不堪虎丘特地恣幽探石頭猶說生公法來往何人肯一參

夏日書事

失意還家亦自尊暑天經月臥江村滿庭蘭氣充肝腎一樹蟬聲繞夢魂老去窮愁何處避病來禮數莫須敦除翻舊帖殘書外草翠魚紅獨閉門

村居雜詠

十年北去西南來百變人情不可猜唯有花香還似

昔咏蘭未落建蘭開

窮到奇時愁也別老相尋處病先嚐未能免俗無聊
態頻換牀頭與案頭

私債官租似火煎卻愁月下與風前無花何以醫香
癖茉莉三枝八十錢

乞得魚兒血樣紅蟣蝦蘊藻課奚童閑庭綠蔭過新
雨銀管金鈴照水中

疊石栽花小盆中旁人笑指是兒童豈知歷落嶔崎
意不異恆衡與華嵩

能遍書意豈須多屋漏痕眞不可磨從古癡人難說
夢應將不學笑東坡

樹石山川自有神不須倣古亦傳眞偶因得意朋挹
酒敢競吾家樣子新

博學鴻儒偶設科家家詞賦競研磨山林自分非臺
閣與到唯知信口歌

百兩輸官便入黌後生何苦試童生牽連屢黜春官
者也向時文著眼睛

人老共知志壯何一簾花影日高歌偶量衣帶驚心
劇新減腰圍四寸多

此身而外更何求一事傷廉亦自幽養得名花三數
種清香夜夜滿牀頭

白鴿黃頭去杳然蓬門深閉復誰憐只餘手植梧桐
樹時送蟬聲攪晝眠

七月八日同王近思先生過張有斯黃過草堂

鄒山書院古橋邊小閣臨河蘸野田曾此聯牀春雨
夜計時已是十年前（戊申余館草堂近思先生同來讀書）

舊栽竹葉垂簷黑新種荷花滿沼香是物無非吾去
後依然不改只空堂

憶昔初來訪我親筆山詩酒最殷勤而今衣食同奔
走各向天涯一愴神（乙巳丙午之間范筆山讀書於此余時過之必飲酒賦詩）

黃過堂名駭一時風流萬子極堪思憶當對月論文
夜已歎他年定別離（己酉歲萬管村與余讀書於此偶商堂名管村曰此黃先生所過可名黃過）

曾共環村學坐忘儀驅南北久參商何時挾冊重來
此相對清宵一炷香

介眉同宛升沈異李野充宗學問同十載以來如念

我也應記得小樓空
文虎梅先時鼓棹人龍吳仲屢登堂高談雄辯猶驚
耳日暮憑樓欲斷腸
出處分途高鼓峯呼兒北面此相從修髯美目今何
在百劫難灰禮意濃
誰知既循竟途窮追數當年淚眼朦賴有阿咸能似
續緣陰若果話凉風既循謂張雪汀阿咸則有斯也
來交鄞邑始先生一別難堙世所驚重覓舊遊唯爾
我人間艮晤豈容輕

說史談經撼四鄰一堂風月意殊眞只今史范張王
外誰念當時帳裏人
十年草草輿都闞老臉居人識認難此會何時重一
續從前勝事不須歎

題畫

暑夜曾登月下臺臨池寫出亦悠哉旁人但解圖中
法定說規模北死來
書畫源流本自同年來筆意悟顏公憑渠家法分南
北我只無心作画工

十二日錢稺廉范質夫招余過胡卓人齋頭品
題所藏書画時陳夔仲李寅伯俱在座卓人
出詩牌分韻賦詩留飲竟日卽事一首
法書名画已心開况辱君招肯不來詩讓英年爭險
韻酒慚淺量怯深杯品題自謂多神悟技藝終當屬
異才老我無長堪一賣倦眠日腳轉樓臺

鄞歸卽事

家貧不可一朝居八日鄞城頗自如親戚杯觴留笑
語友朋冠蓋索圖書

一入門來便是囚此心無地可安愁悠然且對盆花
坐也苦天晴葉半秋
初心老去何曾改怪事秋來却甚多連日加餐留骨
立平生好客畏人過
窮貧有鬼應來往錢果稱神好送迎信不如無書本
話從今籤軸任縱横
彼蒼蒼者本非天人困而呼合漠然我但幽窗能自
在凉風新月足高眠
貧原不礙人多忤病亦何憂學已妨日月一年能有

幾可堪強半在匡牀

上總督武定李公

言色平生赧未同心知非所論於公得安耕讀眞濡澤能後軍民不斷風一疏聲名海內外兩朝事業浙西東宋時韓范周方名可許書生比擬工

秋曉樓頭

西風一夕送新寒交集何嘗止百端秋色伶傳籬下菊曉香瑟縮盎中蘭流年不利擔當弱外事無嘗夢寐安羸得吟詩豪未減憑樓興與大江寬

夜寤

命中易得除非老天下難治最是生丁口平安誇厚福圖書勞祿竊微名虛堂冷月殘花影小榻孤燈壁葉聲多少心期千古事秋來只賸一身清

秋深日暮

秋深日暮一徘徊不准雙眉不放開滿地烟光浮屋去隔江山影到門來黃花紅葉村莊畫白芋青蔬婦子杯只此眼前堪沒世小園況好力栽培

晩朧

晩朧看收拾閒行步不禁亂雲山萬疊斜日樹千尋野菜青如喜江風亦到涇新詩據眼得無事費沈吟

夜聞梧聲有感

窗前手植一梧桐十載過樓解貯風瑟瑟如言秋欲暮蕭蕭似述主成翁麗文敢望湘東管瘦句難邀李洞銅自分吾生終已矣何緣得此伴燈紅

不寐

薄薄寒衾瘦骨撐夢難做似擬科名滿天星色兼霜色徹夜江聲與樹聲窗外一株桐影直牀頭幾顆橘

香清孤鴻已攝詩魂去叫殺荒雞韻不成

生朝即事

不信吾能老居然四十三乾坤多此物父母直無男鬚罰安愁斂絲因吐學蠶反輸甘帶者竟日有餘酣

張生來自甫黃子到從姚序闢心茅塞樽澆饑火燒匆匆雙枕簟草草一簞瓢無可瓊瑤答殷勤送別橈直方出序文相示有斯惠酒

江空侵夜白山霧接天藍舟閱幾年渡人忺儉歲擔荒塋餘牧豎新廟獨神龕安得拋家累相攜過水南

歸舍聊關戶新詩湧似潮花濟開傍水鳥細坐盈條
把盡舒愁抱烘爐軟病腰書窗幽負日敢歎鬢蕭蕭
此去窮無法將來死不愁啼號風度耳病苦味過喉
靜喜痴兒讀閑聽嬾僕謳優哉聊卒歲逋負亦浮漚
剩得看書眼頭顱聽雪侵隨年分老思歷世途深
顛倒從時政髮危在歲衾但祈交薾免不怨老山林

寒夜偶述

白板關殘歲靑檠耿獨眠哀形爐火夜瘦句雪風天
日月悲書誤乾坤賴酒賢忽雞時喔喔更欲乞誰憐
憂國逢時亂持家值歲荒廚供廿口食倉足九旬糧
蔬七寧知肉錢乂久別粱儒窮應澹泊未可覆高堂
我只當年我天非異日天一貧無骨肉百行在銀錢
厦大難支覆宵清合省愆寒燈挑盡後惕不力耕田

雪夜無聊攤書燈下呼女兒發火熱酒小飲數杯陶然之後窗外簷馬一聲業頭水仙幾朶灑然不知身在歲晏窮愁中也詩以紀之

窮到奇時百事差淸宵一笑似爭蝸雪聲打屋詩天地燈影愁人酒國家短褐寒肩還起聚細書老眼忽生花烘爐壘被高眠去遮莫驚風撼宿鴉

短句長章做幾篇淺斟緩酌過今年也知草剪根還在且聽灰寒死不然冷韻幾聲簷際馬幽香一味水中仙生時賦得淸淸興長夜漫漫愧殺天

除日

窮怏得何多於夜哀病生悲半屬冬四十三回打諢劇百千萬樣作勞傭愁交薾似拳溪鷺畏索逋如蟄地龍剩喜南風春信到一枝梅蕚不嫌儂
只愁貧裏歲難除那計年來日月虛傾產半償人不過貸錢悉索友無餘空堂儉窘供先飯廢圃寒慳待客蔬文十數篇詩一卷呼兒雨夜篝燈書
除是文章合謝天經年事事足悽然囊傾心與千鵶結藥貴身隨四壁穿蘘秸堆空寒雀聚枇杷香細凍蜂懸蕭蕭滿目饑荒意底怪僮騎覩故慳
細雨濃雲黯不收闌珊歲事亂無頭貧來巳忘生堪樂老去何知死用愁租吏債家差破寂荒廚冷突亦添幽今宵僥倖尋常過萬事明年等擲骰

元日夜寤 庚申

微雨稀人事刪愁釋甌中寒蘇三勺酒夢破一鈴風
花馥耽貧味詩新識靜功最憐春信到不日看青紅

穀日饗亭山

隔水西峯有墓田春來隨父拜新年晴風麥浪輕遊
屐煦日松濤穩渡船為掘山蘭逢筍嫩因淘池藕獲
魚鮮荒莊無限幽滋味寫得真還遜老泉

武林寓中留別范質夫

人生遇何常至難者無累所得幸已優慎勿自暴棄
我年二十前亦如子得意上庇祖父天下忘妻子地

多疾忽早衰重為糊口出沉沉春雨中方整江南轡
我往江南去將會汝尊公尊公雖在彼吾聞歸思濃
晨昏痒筆硯齊越乖飧饔五十歲非壯受人半與籠
好逸而惡勞寧比人不同無非慮汝輩口體或不充
汝過汝自知我今不復說儔人廣坐間雖直未免訐
硯縷筆墨端汝亦難改轍所望會我心翻然百事畢
子才本過人自川則反拙執迷不知返終身等瓦裂
我有兒不教後來知若何我今譙讓汝汝將吾笑呵
念此不敢言耿耿鬱已多我與君大人交誼砥頹波

術默結子歎其罪當春磨言雖不入耳尚念意無他
責已則必嚴責人則必明人情大抵然我獨非人情
我德不足師我言良可聽不以人廢言聖訓亦已昏
願子詳擇斯細流納滄溟倘終不曰然吾口守如瓶

丹陽道上

雨過丹陽頗壯遊茲來不敢亮雙眸荒村木尚幾池
在老樹皮無一寸面藍縷車前人屈膝狰獰路上賊
懸頭狂風偏自吹塵起昏黑松林鬼亂啾

題海昌開園海棠

漫天大雪壓枝垂返照光來欲暮時夢裏瘦肥人恍
惚醉中紅白眼迷離縱橫春色容誰管收拾花香隱
自知因服西川杜子美善吟詩也不吟詩

東坡定惠極其誇高大開園恐莫加恰與主人同富
貴頓令遊客減才華晴陰覆地春如海月亮橫樓夜
有霞福澤風流都絕頂漸江左右已無花

靈隱寺偶題 同遊者范國變陳大年陳允昇

夢想西湖二十年為聞妙不在乘船豈知鄉板周靈
隱只得飛來及冷泉

雨中湖歸

晴入山來雨出山三天竺未一躋攀算來西子湖中趣無過波光浩渺間

留別湯西崖

長安馬背相逢後邢水船頭竟渺然忽忽脆涼成夢寐沉沉雨雪獲延緣風流我豈眞狂客才氣君何似謫仙或怪兩人容易合試看餘子孰堪憐

南行正好共論文往返如何蹤跡分應是天留不盡味且教人覺有餘芬西湖春水難拋我東海雲峯準憶君兄辱新詩何以報所期秋實慰慇懃

寓求志居即事　胡卓人武林別業

天生我不近塵埃作客閑身亦少閒春去餘寒留綠樹日長殘艷委青苔吟當高處空能應坐到清時鬼欲來勞碌未除吾與諸此身差喜別無才

巖灘舟中

一派滄江山亦憐亂峰作意與周旋絲絲舟挂東西嶺葉葉人遊上下天本有來蹤唯樹霭已無去路又村煙便思此地浮家老爭奈巖光佔得先

偶爾山腰境不同後人深此憶高風江流浩浩淵漫去石肯巉巉砥柱中株兎堪悲多宋父綸魚幾怪類任公豈知當日羊裘者只是灘頭一釣翁

讀記曾哀鬢髮悲萍蹤淚跡忽江湄舟無甲乙來隨我袁白東西去哭誰山色雨餘醒睡眼禽聲樹底豁愁悄邛憐辛苦灘頭水不惜清清日犯危

垂綸本不因文叔擊石何曾爲子陵哀樂人原各有在感懷吾豈必須登無多行李書船半絕勝山川句自增話到白雲原莫對畫眉散穀響層層

題徐野公小影　野公文長族孫

二百年來兩浙中平倭討逆並元功最奇帷幄仍徐氏大袖科頭一野翁

隔簾看竹

寂寂幽齋面粉牆雨餘老竹發新篁輕風霽日垂簾對一幅蕭疎夏太常

明月

明月何曾好贈投幾來驅我漫沉浮一生流水高山澗半作吹竽抱瑟遊心與白鷗常欲去身隨黑鬼不

言愁垂簾獨怪新新竹肯舞清風醒客眸總督署中養白鸚及黑鬼有問黑鬼思家否則搖其手

午日飲荷蘭葡萄酒即席賦呈李公

葡萄美醞出西涼此地何緣也得嘗幕府威名清溥海几筵珍味集遐方羨慚午節雄黃氣歎服唐詩琥珀光好報臺灣殘息道玻璃瓶致荷蘭王

自慚飲戶生來小却愛瓶模製得工肯徙幽窗供几淨當盛清露插花紅招連骨董書生態容納疎狂大老風閱罷巴吟噴飯後應憐不與俗人同

端陽後一日漫書

紅榴翠篠映閑明角黍鰣魚照乜清節序庭闈懷倍切友朋鄉俗事同評祭場是處迎闘羽競渡何人弔屈平禍福羸來忠義紬此風久矣不須驚

立秋後夜坐徐野公既眠復起同來對月

斬新秋色月當天未忍關門便獨眠與僕共懷鄉曲事有朋來話古遺編草庭蛩鬧初涼露石井螢孤過雨泉一味清幽良夜裏牢籠官舍亦悠然

答王宛虹題畫次韻

我胸盡蓄祠森羅萬叠巑無端困襲籠與寄仍遐矚前身非畫師似倉殘霞流過紙便塗寫蟋蟀亦容漾知音世已稀擲筆悔豪宕評意蒙品題離落名花放感此難卒捨臥諷懸壁上殘暑吹秋風耳目何疎暢同居一署中乃隔千重嶂不如君之詩蕭然清以曠一朝肯遺我如獲飲瀣沆惡詩與醜畫愁沮心漾漾然而故態狂老來彌跌宕賞析過素心能開鬮得放相期共馳騁地下而天上淼淼內顧憂從茲一舒暢

中元早起

三霧三伏忽涼風客邸光陰轉瞬中一對寒蟲莎徑響幾株秋草竹林紅傭書養老徒傷別挾冊依人豈救窮爭似當新農婦子烹瓜剝豆話年豐

十六夜待月

疎雨微雲薄薄晴清風動後月華開天因暑極將秋送人自悲多覺感來今幾光陰新竹老似無聊賴亂蛩哀思家尚未發天下已轉愁腸百十回

浴罷

浴罷空齋一逕涼葉芒衣葛扇枕椰雨餘疎竹清泉

井日暮紅霞白粉牆晚景何人如絕艷新吟獨自對幽香歸帆準過中秋挂不用思親苦望鄉

忽忽

忽忽秋風葉底生自嗟蹤跡等浮萍興豪詎應僮奴請運蹇文供富貴評天下功勳渾造化古來英傑半虛名久思寬恕論人物隻眼閒時不近情居恒言治溝書生涉世財知出話輕但見功皆隨例得有誰守不爲官清丘軻學術寧因陋崙志風流豈太平莫怪腐儒旁觀手悲歌慷慨作秋聲

黃農以後好乾坤一壞秦堪再壞元已把賓師奴僕視應將簿牘典謨論江河國俗真難挽饑溺鄉鄰幸免援安得蒹葭秋水裏臨風日誦幾千言

誰說臺灣勢可平動煩侍從有隨行南來騎馬兩三疋北去差夫六百名已困游舟官驛驛更堪火器使縱橫燕山大鼓江西盤莫道無因輒自鳴（六月中京師星隕天鼓鳴七月一日江西萬壽宮水盤自鳴）

寄答西崖次韻

丈夫挾技與人敵譬懷匹錦愛割截所以潦倒一寒村不欲詩書稱豪傑興之所到時一揮何嘗苦苦效瓶罌湯子當今文士雄標榜如何似納結見余筆墨便云奇如擒龍虎窺窟穴四首殷勤貽別詩雰鬋清真陶靖節還拙鉅筆作長歌韓蘇氣魄縱橫說吁嗟學術到于今顛倒淆訛不可說聖賢繁簡萃然趨隨之炎燠隨之冽即如區區盡典詩中有天機誰漏泄昔言盛唐今言宋青是林辭白是雪閑然摹迹不窮神縱極新奇終薄劣君從何處得微言域外觀人取用拙一輪明月東方興鬼火妖星漸掃滅相期讀書

尋師友千古廣陵散未絕

懷西崖仍次前韻

浙西何時出勍敵錢塘江水已有截嶭嶭一座四明山旂霸偏方稱人傑英雄意氣却州鄰當年時青高提挈顧我聲聞恥過情敢以文詞虛要結忽投長歌二百言令我入地愁無穴悠悠天下得一人讀之反覆重擊節當時欲和不敢和粗糲難爲佳客設典來昨夜始疾青才盡無能伸已說憶昔君歌春未闌轉眼秋風欲凛冽長夏籠牢官舍中封藥蠟丸氣勿泄

幽憂誰鬪一心芽多病唯添兩鬢霜念子饑窮不讓
余年少才高異庸劣別來旅食還家居視余傭書孰
巧拙中秋月色西湖明寥廓水天纖翳滅歸棹吾當
一過杭與爾狂歌境清絕

贖爐行爲錢穉廉作

自來磊落奇偉士其情未有不纏綿錢子氣剛性復
僻世人皮相目爲顛友朋一二稱知已亦徒歎其才
無前惟余從容冷眼覷能知其中天尚全滿腔熱血
實堪買有誰破格取其偏今年春夏武林雨客牀與

我浹月聯旁人不解腹底語相視而聆笑逌然馮子
長民吾年友有爐索耳號日宣質粗未卜眞與贋錢
子見之涕漣漣余驚其奇疑問故嗚嗚咽咽不能言
徬徨終夜思貿此空囊澀無半文錢晨與百方謀乞
貸不遑內顧廚無烟有客腰纏銀四兩撫掌拍案誇
奇緣不復擇人號其救無異身落遭風船猶恐長民
或未許囑余婉懇意拳拳小奴持札一還往亦許以
謝微行權當其價往物未到枵腸欲食鬧烹煎已而
得之軒乎舞捷如飛燕凌風翩急呼水滌取火熾帛

外指摩香內燃空堂中置一淨几兩月注射身盤旋
俗客到門閉勿納饑不食飲病不眠余終驚疑細問
故曰此固余舊所憐自從逃奴盜之去將能來我腸
中牽意中之物意外得人非木石自留連余謂錢子
素豪宕此舉毋乃痴迷纏丈夫七尺生天地祇如春
到花芳鮮愛我無如骨肉久垂世無如功名堅事不
可知無奈何往往中道相棄捐不聞歷陽泛爲湖蓬
萊水屢變桑田夏鼎秦璽今何在在亦國步同推遷
人心浩浩轉元化卷舒一氣別無天疾風淫雨原非

沴景星慶雲豈爲妍若將區區一微物以其來去消
盡淵何殊江東兒見識煎餅屋上補天穿錢子愀然
歎謂余吾雖不學少知禪豈不喜君言似蜜食之甜
無中與邊但吾之妻某氏某美而無子天且賢此爐
是其隨奩物人死於今十幾年

中秋

中秋月也不容看雲似浮埃亂碧瀾官舍杯盤眞汲
典客窗朋友幸追歡談來不覺更三鼓歸去那知事
百端豫想扁舟狂欲舞萬山秋色火濤灘

十六夜對月

屈指歸期已有程此中翻覺意怦怦天過涼雨更初碧月在窮途節後明好友高談成昨日空庭獨步歎浮生年來休盡驚人語適興唯調仄仄平

久客將歸夢不成虛堂坐待月華生彌天露氣秋明屋動地江聲夜入城衰草伶傳蟲語咽殘花歷亂竹竿橫已憑造物榮枯我滿眼荒涼但覺清

聽蟲有感

只因氣候日淒清寥廓乾坤試一鳴豈料人間多錯聽草中哀怨盡秋聲若教時節值河清便是岐山威鳳鳴其實啾啾荒草下也勝仗馬寂無聲

曉起

主出朝衙寂賓眠曉院清欣欣花過雨喈喈鳥逢晴客久詩文積童寒衣服更歸帆何日挂心已別柯城月已五回缺天今一旦涼心歸得句好友出剩花香蛬翊爭紅白鷄冠競紫黃可憐新燕子戢翼語空梁

答宛虹贈別次韻

能窮人者詩能解憂者酒好吟不好飲衣食此奔走畱如鶴閉籠去如蠅觸牖空對好中秋天月無纖垢同舍有王君知余歸思陡惜別惠新篇清池涵星斗羨我具慶堂憐我作文手富貴與功名謂如劍必吼嗟余抱何能傾倒煩良友感此意勤勤讀罷聊謝久平生不平事為君少開口結髮誦詩書愁隨草木朽三立實所圖趙孟亦何有離知數十年時命長不偶失學愧名師闕養負父母只今落魄歸何以為親壽乃知寄人籬啼涔魚驗囑生非顯者徒誓將老澤藪期君今日心窮達堪皓首

留別宛虹仍次前韻

我初一見君從如醉醇酒奈此幕府中往來難數走君既帷下門我亦簾垂牖但將詩與文唱和洗瘢垢疲馬上崇峰不畏嶺路陡太倉富坻京未嘗乘升斗彼此言客心相須左右手秋風天氣蘇夜月江聲吼思親動歸興忍情別好友後會未可期相聚恨不久君歌吐錦心我辭慙繡口肆筆能雕鏤自知木已朽吁嗟一氣中天寶亡何有窮通遇不常修短數亦偶

人生觀離合嘗思形氣毋得之遊太虛何止金石壽
爾病我苦衰前後期于嵎漁獵古聖賢經史共淵藪
莫令重相逢不堪一回首

野公用西崖韻贈別次韻答之

秋風客衣單不敵歸志決若昆吾截中留一念費低
徊若耶野老氣奇傑圖書於古網羅收詞曲將人傀
儡挐文如皮陸詩學誰李白杜甫與元結嗟余從師
時學文議論往往亦穿穴見君雍容嫻步武羞我村
歌戾音節宜乎公禮格陳蕃一榻秪爲徐穉設君偏

有癖等嗜痂著作種種求評說謂余能言似大家筆
力縱橫氣淸冽臨別贈言猶謬推旅愁川壅得放泄
茲茲天下孰可交肉食無復肝腸雪君是江湖落魄
人應殊俗眼分優劣吾今行矣子勿悲大巧不妨人
曰拙有時食飽策以時千里萬里電起滅報君一顧
努力奔駑駘仰首歎塵絕

留別野公仍次前韻

矜奇鬬艷橫無敵蛟龍可斲犀可截壯我行色如君
詩歌之氣短一時傑感情不啻珠玉投話別奚煩壺

梳挐我雖步武學邯鄲憖類懸鶉衣百結蒙君許可
輒稱佳夢竟乘車入鼠穴牙琴應向子期彈爲君高
歌重按節文章原本在六經色借諸史大家設有韻
無韻體莫論聖學王謨口財說餖飣王李鮑肆腥描
畫歐曾下泉冽空疎唯務襲陳言乾坤之祕何由泄
俗人耳目勢利蒙聰明孰能淨冰雪喧啾衆鳥遇孤
鳳臨行敢不盡愚劣嗚呼吾學昧逢時首陽柱下誰
工拙秋江一棹去翩然此間踪跡長應滅明山越水
足神交好寄新詩亦勿絕

放歌示野公

別君之詩韻次君束腰纏脚無精神我今爲君一放
歌勸君莫將漢魏六朝三唐來比論我本天地之間
一人耳可賢可愚可貴可賤可富亦可貧長踰六尺
重過百斤飯不敢飽飲不能醺氣聚則生散則死飛
潛動植俱等倫乃觀大化窺無始胸羅萬象包乾坤
六籍微言覺吾有紙上點畫徒紛紜思伸隻手援天
下黃農虞夏沒烟雲宇宙非吾一人事瞢不生我隨
沉淪倜然興發愛把筆不經不史不子曰詩文腹無

半字遜杜撰眼中之花空中塵若耶野翁見之顧曰好謂有授受本師門蹉乎野翁鬚髯如戟目如輪聰明慎勿爲渠所昏渠之所爲世之所嗔世之所忌渠之所欣與渠相好爲渠移將來亦必不容於人豈不知其人四十五十矣斯亦不足畏也孔子云

放歌示宛虹

作文不欲文人稱作詩不畏詩人詈詩文二物世所輕何況其中又立異隨班應試疾揣摩佻倖一舉竟不第讀書談道知信心開口往往叛傳註乞食雖因

饑來驅合則且留不合去父老母病妻兒單弟夭婦孀乏嗣繼搆功强近更無親僮僕嫌貧盡逃避門唯租吏與債家不能委曲謀生計滿船明月兩袖風聳肩挺鼻猶得意千顛百躓不回頭世間溝壑共位置天地之間乃有王宛虹公然欲收人所棄嗟乎宛虹宛虹莫收人所棄收人所棄大不利豈不見其人所稱管鮑交大都半落不偶寒酸類

登釣臺偶書

披裘釣有當時苦擊竹歌眞萬古哀可似寒村歸艇便滿山秋色一登臺

故人有日不堪親知已時能痛殺人一棹西來忽東去兩臺留不住閒身

題畫贈許西山

天下皆知行日暮先生獨自砥中流不嫌刀大逢雞小能俾鴻賓盡劍收績最聖王來名對道高賢者發歌謳清風媿我詩難擬爲寫江山一片秋

朱人遠陳子琛查德尹招集錢昭平心遠廬分韻得一東

別後飄零似轉蓬清樽又共小春風庭前石也悲遊客屋角枝如出畫工拙句裳憐緣調別狂言得發未途窮何當一慰諸公意不使師門吉落空

同朱人遠登鎮海塔因繞城入西郭

兩主三童周折行疎雲殘照遠波明沙平屋比詩無數樹赤烟籠畫不成病腳似酸休小院閒心未滿繞孤城從容指點橫塘路冷竈荒塋亦自淸

題朱人遠西山蝶冢圖

三百年人一蝶同白楊衰草盡西風知君無限冬青

感都寄龍湫石壁中

題圯上授書圖（陳允文小影自擬子房書南雷先生像爲黃石公）

君及黃門意最堅規模圯上俗譁然豈知一卷兵書
耳猶定劉家四百年

雪夕同黃主一飲道游堂大主人朱止溪先生
韻

繞扶桑闕飛花滿開道游堂飲客雙前輩肝腸原淨
雪新詩氣格栩明窗酒清雞壯迎佳節子和孫賡冠
浙江風雅於今吾少可逢公不覺此心降

江村書屋好垂簾裝傲肩高寄古豔大雪殘年催我
去深杯永夜爲君淹一庭風味清寒併千古詩腸苦
樂[illegible]大醉踏池塘歸寺閣能辭險韻不重拈

題雪竹圖

亭亭骨相本來清又向空山雪裏生一似寒村窮漢
子殘年流落海昌城

題李今生所畫牡丹

一種嬌穠富貴花出于女手更爭誇平生偏上慵添
色信筆塗來幾箇鴉

雪中御酒作

天下飲酒人其苦不可言借此頃刻迷以緩百憂煎
譬之疾痛極求死免淹纏乃云中有趣又曰其神全
是誠夜郎王坐井不知天吾少不能飲終歲常惺然
亦與沈湎者同遊此坤乾窮途雨雪晚僮僕頗見憐
數錢買薄酒置我筆硯前勸我一飲之竟夜好熟眠
吾龐不少進吾案多簡編對雪微吟哦勿爲醉者傳

仲冬二十日大雪又同黃主一查德尹飲朱人
遠道游堂分韻得梅字

酒瓶知爲夜寒開前度吟詩客又來過水已迷三徑
石（余寓西寺與道游堂隔一水）穿林似放一庭梅（堂前花木成林）妖星大
雪懸垂象（時有妖星如疋布占書云遇大雨雪則不驗）好景良朋且握杯
不覺離憂因歲暮高堂冷自撥殘灰

寓中偶書

此世吾生合可憐不圖所到得蕭然寺僧鍋鉢長無
米龕佛爐烟久斷烟影瘦風窗多病夜聲清雪屋好
詩天積年布被眞如鐵盡粥杯醪且熟眠

雪中陳大年黃主一過寓小飲旋遊陶園薄暮

復過大年勿齋夜飲二鼓而歸得詩五首

大雪囚孤客愁多書不支倚樓來好友沽酒出新詩古殿紅增艷殘柯老帶姿尚嫌寒窘態放展閒園池

衝雪不嫌深無人跡處尋城隍幽澗谷籬落遠山林餌飼鷩塗眼追隨失僕心但知清徹骨那畏寒侵

入戶波如玉過橋樹似梅龍鍾千竹侍冰冷一堂開聲隆森人髮光指亮客腮坐談侵日暮未忍說歸來

不盡閒閒與相攜過勿齋夜寒簷溜寂話久燭花排醉飲隨黃做醒看許鄭乖所期終皓首此夕陵然懷

開柳踰橋北敲門宿寺西挑燈知客況欹枕得詩題親老昏誰定兒寒夜決啼明晨天霽否歸與落荒雞

南雷先生贈雪枉過示以雪中偶作詩敬次原韻

一番風雪一番寒愧不先生側立看泥濘街翻移此玉幽香詩覺勝於蘭途窮歲晏商量薄萊蒡魚枯供具醆三復萱庭清淚句（先生詩有若使萱庭猶在堂應知清淚滿闌干之句）倚樓心落幻汀干（幻汀余所居地名）

初度日有以扇索書者率筆題此

年年初度一吟呻四十年添四歲人猶記愁心唯乙卯（乙卯北上遇兵雨夜宿鄧伯草中）更無窮法是庚申閉門雨雪誰良友隔海香燈只老親（海昌慈谿只隔一海又慈谿俗生朝家中點香燃燭）多爾索書堪破寂揮毫贏喜得詩新

强年過四仕何曾行脚隨緣半已僧獨榻高樓八面雪殘書破檻一檠燈文章臘底山餘骨勛業春前水正冰且譬此身今再世學堂重擬闢聾盲

寒村五丁詩稿卷三 辛酉 壬戌

甬上陳錫嘏介眉
海昌陳齊永大年 刪定

元日

立春半月始新年大雪猶如臘底然老桂隨人當座拜修篁無事倚牖眠往還俗例都高閣奔走勞生暫息肩敢歎門庭蕭寂甚焚香掃地發藏編

新年

忽忽新年日愴神乾坤何處放吾身始知樂亦猶非

道且信安原未是貧借曆查寒還幾節開倉歎飽不多旬啼號若止妻兒輩一望江天浩蕩春

元夕

花燈原不放江村苦雨終風下席門家室團欒聊永夕杯盤醆豨凝充殄屐聲優散神祠劇燭影鄰開里塾尊耿耿油檠簷溜響一枝梅蕚對書擕

讀書黃過草堂

幽棲小築汶河濱晴日薰風酒樣醇自息書聲春一紀忽青燈火客三人新栽竹樹驚猶夢舊識兒童認不真莫謂故交追往事此身已似再生身三人謂陳介眉及華學其一余也

春寒

風雨春寒霽日稀孤僂一卷客身微封封家信將愁至種種人情引夢歸生計已羞毛穎禿時文豈養蠹魚肥何當四野韶光滿作隊鶯花弄落暉

夜吟

風流跌宕本猶人埋沒帷消一個貧门首已忘登上第青山無計放閒身童窮孤榻更更雨鵙喚荒塋夜

夜春估畢其間何所事豈真貪得句清新

晴牕偶作

平生自負我何人忽葬泥中已半身開口漫依同學子持家猶累古稀親明窗淨几常如暮綠野青山不見春莫怪琴歌聲趣畢也曾安過歷年貧

胸中磊塊片時平春水晴雲照面清已遜丈夫儒僭圖敢期几者王先生一爐火在香堪燒幾卷書存筆好評且聽闔悔開謝去園樓野色漸縱橫

兩句無日不高吟雨雪春光未覺深天霽忽驚寒食

到窗開恰喜惠風臨耕鋤處處農桑事鼓吹家家雨露心偏我睽違雙白髮愁聽鴉鵲噪空林

自揀七尺轉風波得喪衡來一樣多俗論從捂五石種文名只賣獨絃歌擎拳撐脚懷陳亮泛宅浮家美志和兩者於天隨所界榆枋蜩鷽奈鵬何

寒食花嶼湖掃十世祖徵君公墓

籃輿颿颿霧蒸蒸出郭踰岡又轉滕湖已犁田忘甲子山猶掃墓集雲仍徵君風節知誰繼老我波靡恐不勝慙媿松楸無別事一年柯葉一年增

黃過草堂晚眺

綠陰幾樹小樓前晚霽風光最可憐新水一聲魚已沒青天萬里月初圓十年蹤跡人將老頃刻胸懷句欲仙隔岸藤爪如會意疎花微笑落螢邊

代東答介眉

百憂萬事負針芒多子書教隱瓶鄉始願清狂因復發半生勞碌忽如忘夢回月榻珠蘭氣坐定風庭茉莉香便是好書都不讀簷前旦暮自匆忙

幽居

事當人莫我如何獨向乾坤占福多一枕清香花底夢半聯幽韻月中歌誰教魚影翻疎藻又遣蟲聲起亂莎引得性情移耳目從他貧病欲成魔

新秋

不關六月陡然秋凉雨初過小徑幽花立蜻蜓紅欲墮草飛蛺蝶翠如流貧厄幸熟新收米病惕思披舊典裘慘顛朋窓昔本定年來臍有未将酬

不寐

貧劇且須忘此後老來不敢憶從前已揀栩栩終年夢誰料惺惺一夜眠花影紙窓更盡月蟲聲草榻曉凉天於中諳得人生味翻覺愁多亦泰然

錢稚賡見過

踽凉憔悴復誰收秋老荒江客繫舟知己一人原不恨別君終歲只餘愁平居經世空觀火此日謀生莫展籌鴨脐荳肥村酒濁片時慨慷亦王侯

寄萬貞一

黃過堂前夜月明讀書聲歇繞廊行商量作記何時好恐只幽人記得清

會引前人比二人歐梅韓孟又分身我今東野都官未君巳昌黎永叔云

兩地相思空似綿長安道遠若登天此情惟有燈花識見我緘書故黯然

生朝佽秀水學署

十二年前繡水來此中蚤巳覺悠哉笑憑眯目紅塵輩誤認看花上苑才半落只今隨棄梗衰顏寧復想燃灰寒齋一晌生辰醉疎雨孤舟半夜開

揚州道上

春官一第早心灰得得公車逐隊來鴉陣集如枰落子冰紋裂似畫橫梅馬蹄殘雪泥方濘驛路東風草巳荄行役吾生天賦予萍踪何處不懷開

宿邵伯

幞被三過十二年食眠底事不成眠終宵魂夢驢騾氣四壁寒威雨雪天多病自憐衰老亟同遊還耻輩行先緩愁此夜無長策好句來時且覓聯

三河聚

幾番滋味識京華依舊衝風又犯沙筋骨老疲騾子輸性情窮習北人家打尖草率能圖飽會帳怱然不與諱一件忘機還未得高堂積雪聽昏鴉

由新集至古城即事示陳莘學

盜多禁夜走新集發遲明迴背兩疲騾共負輸一乘雪土冰鐵堅崎嶇復崢嶸朔風更勁利搖搖若懸旌時吾與莘學促膝方談經擁爐烘一被脚冷猶及脛少焉日向午背風開窗櫺僕夫前致詞自言清河丁清河條鞭重一丁二錢贏官需又吏索二兩額未盈輸納稍後期銀鐺鎖囹圄縣交水陸驛河工歲歲興

但娶有室家苦役無時停出門須保結恐作逃亡氓連年被水災畝入無斗升貧者枵其腹富者空其瓶踏勘使一來恤災災反增所以小人輩執鞭宜長征朝南而暮北不敢望家成余與莘學言此語奚忍聽若有採風典當作清河行爾我今此土計策將安憑慨然太息久論文復縱橫行行廿餘里大堤如棋枰其高六七丈下臨河水清後騾忽失足輸如霜葉傾方其轆轤下砰鍧怒雷霆念不入水死出亦凍成冰哀哀莘學吾於此畢其生巳而得土止知魂尚附形

背負衾與裯不異壓山崩覆面作羞蟲轉側無由撑
從容問華學鎮靜何無聲再問若之何三問終不譍
疾呼僕夫救家僮各奔騰挽我出轎中行李亂竛竮
左顴及右臂傷於竹與釘旋視草土上殷紅若染赬
亟扶華學起滿面血淋零鼻梁及觜角龜拆旱天塍
牽連損肩臂項如鶴頸汀醫戒破傷風欲避苦無亭
居人似有禮欵曲來相迎擁之入草屋恍恍無神情
余謂失血後當令心氣凝且勿飲且食靜坐息悸驚
詎料居人意乘急思煎烹既聞不食飲怒目視猙獰

雞卵燒酒飯其價總汝承不然咫尺地豈容汝曲肱
與錢不估值掉頭尚曰輕僕夫說因果罵如風吹鈴
吁嗟俗何惡意亦窮使令須臾氣稍定僕夫催登程
相扶上破轎慶幸在天晴泥濘呼僕夫呵斥兼叮嚀
譬之傷弓鳥一動便悲鳴沿途河決餘惟見蔓草縈
坡田已大海廬舍一荒塋寒天日脚短萬物各營營
雪堆豕豨鳥冰隙盤魚鷹能生不能養不免懺青冥
行行廿餘里始得及古城薄暮投旅店爭寓有旗兵
好言謝乃去垂簾坐茅廳燒柴活僵骨洗面豁塵睛

相覷各大笑一夢今方醒古歌行路難此語豈無徵
公車吾四上肅福邀神靈黃河一泒頭駱馬幾覆舲
其餘水陸走出入如門屏意氣輕造化謂可力與爭
年來貧復病幽憂損其精遇事胆力薄危疑常塡膺
仗吾華學少志氣方陽升得時天所厚其道必通亨
長途相倚傍驥尾附蒼蠅奈何履此險兩命幾合幷
乃知古人語風波甞飽更嗚呼人百年飄忽若流星
胡將不貲身而博無益名况吾與華學有親辯弟兄
犯此登臨戒何以慰闈庭吾聞往哲訓義例非一層

守身大之孟手足啓於曾桑蓬生已懸膈下非豪英
或爲搶地鷃或作摩天鵬丈夫苟有志各宜擇所能
勉哉春官役黃榜君須登立朝展家學王路俾蕩平
居者及行役各無禍患攖天子已神聖四海已康寧
安車馳驛歸煦燿爲親榮吾衰無此望得失已灰冷
此行若放還誓不再上京歲晚風雪天團欒閉柴荆
寒餓倘遂死亦吾分所應幸不塡溝壑俯仰餘藜羹
當與君大人約結老隱朋論文或談道唱和永餘齡
高軒肯我顧勞逸時莛楹

郯城道上

村落無樹木鳥獸無羽毛江淮數百里彌望皆黃茆
山行入郯城始復見柯條衰色遠蒼鬱柳意寒蕭騷
草屋枳籬中犬聲時哰哰

江淮日雨雪入山天始晴瀰然千里白照日增光明
天無片雲黑野無寸草青藐焉余一身有若纖塵停
所以古達人思與大化冥

病骨衰氣血瘦硬柴一把晨征霜露寒兩脚痛如刷
跼蹐一輿中美殺蓬門寡鷄啼茆屋上牛眠土牆下
從容指行人云是南來者

李家莊

將到李家莊平蕪一望黃西風僕項短斜日馬啼長
麥命蘇晴雪鶯魂倦晚粱老來筋骨懶投宿意皇皇

曉渡沂河

客路五更頭沂河境最幽頑氷痴老岸弱水活中流
大地雪千里青天月一鈎九霄身已到不想暮春遊
最愛溪流淺長橋貼面平提燈徒步過分僕引騾行
茆月板霜路寒郊瘦島生不須詩思苦得句自然清

蒙陰道上

路過沂河境漸新今朝風物更陽春騎驢一放囚車
眼得何真忘度鎖身蒙頂雲深渾大海岑岑日麗儼
奇人長安未必花如此欲向山靈議結鄰

羊流村同陳萍學登玉皇閣用乙卯冬題壁韻

驚鋼摧殘節義孤風流叔子亦為俘當年史已忘臣
魏今日詩惟頌滅吳（叔子曾仕魏今人但知頌其滅吳）

若非杜預志還孤孫皓何由身後俘一念憐才誰復
爾箕裘當世已無吳

高閣登臨輿不孤羣山環伏盡成俘殘年意逐南飛
鳥不是經營要取吳

滇雲叛孽勢終孤喜聽鄉音說獻俘轉憶當時煩聖
慮憂危都在旣平吳（時遇鄞人聞京中獻俘事）

除夕泰安州

發願生當五嶽遊三經泰岱只擡頭不知底事匆怱
過笑爾終身務一丘

漢武秦皇禱祀虔多因欲壽此求仙如何除夕吾來
守到得明朝也一年

飢隨遊侶挑燈飯醉喚家僮藉草眠最喜不知歲事攺猶嫌到處見春聯

家居無計博親歡出外兼遣卒歲難知話離杭將一月年除未得信平安

正月初二日張夏至晏城壬戌

我入山來天始晴我出山去天復雪平明出門迷所之四野羣山已走失驅車因尋人跡行高岸深谿路盤折須臾攔道一瀠溪亂石當流聲决决蟠頭縮脚睡冰灘人間誰似鷗清逸村經米店壽空匿祠過峒山柏獨㩀行行且止杜家廟古道成河樹成列門前春老綠陰齊好臥橋頭度暑月飢腸呼僕亟解散杯酒盂羹打尖畢載驅薄薄向齊河湍激泉飛清且泌長橋四顧正徘徊滑石高斜蹄欲蹶忽到懸崖絕壁間一隊幾如古城日同行幸遇廣陵友臨危時肯相提挈雪崖背日初如藍晚天蒙霧忽如漆騾遲人急草延動行值三汊路欲絕倉皇望火郎投鞭且悲且喜晏城歌詩句從來風雪中呼燈一試新年筆廣陵友張

開元嘉夏功九敘也

癸晏城

新年忽已兩三日遠道猶餘六七程地過山來春不到天經霧後日難明憂危饑渴存皮骨氷雪風霜出性情郤惡負暄簷下老坐看客子淖泥行

禹城道上

連日空濛霜霧中年新喜得見齊風門頭符半迎春綠驢背粧多映雪紅遠火錢燒荒壠墓小旗香進泰山宮芫荽湯麵稀熬酒轉憶盤飧到浙東

平原

陰陰獻歲午來和樹愛平原北昔多菓圃蔬場眠磔軸草棚土炷閑沙鍋紅衣市碾新春雪白粉粧窺過客駝偏我風塵仍舊臘兩騾一轎走荒坡

黎吉寨

淒凉十里凌晨路霍霍飢腸積雪中幾點人家千頃白無邊天挂一輪紅光明洗滌塵瞭熌寒苦消磨病骨空剩有少年狂興在吟詩隨口不論工

題黃河涯壁

齊魯風流舊有名只今問見盡堪驚家家男女幽因

面處處驢騾慟哭聲別字門聯奇對偶失拈壁韻入
爲平似憐寂寞征途客來博衰顏一笑生

鄭洲

寂莫三千路繁華得此鄉見魚知水近望柳憶堤長
大道深於壑荒垿缺似牆不知何世界曾此變滄桑

趙北口

十里長堤路高坊或小粱紅欄馳客馬白水照戎裝
柳老知塘古廬空念歲荒曾聞經御輦誰任賦長楊

琉璃河

陛行將一月此夕近長安物踊愁囊澀頭梟畏路難
鼓先元夜鬧燈傍旅人寒間有晨征禁歸家夢限寬

袁公旋坐中見舊僕有感（三年前僕隨董在中會試共家書有且待他春雷動也之句）

如我恩原不甚濃三年前汝竟誰從相逢無限傷心
淚不復春雷起臥龍

見人下第詩戲作

光陰不奈隙駒何場屋無端一月多（余試十科在場屋一月有餘矣）
千載業荒千祿學半生志悔舉賢科劫盟豈復援曹

沫抱泣從來醜卞和猶娩不平些子在感時懷古軟
高歌

嘗今仕盡爲貧來我亦猶人豈不才或是天原嫌醉
濁故教君且出塵埃疲驢灰土跡偏穩古寺荒園花
也鬧旅邸空閑時一往春風浩蕩滿金臺

落魄

落魄從無似此遊一春事事遡風舟文平猶苦論難
句（余試卷在詩五房閱者謂不能句而猶批其卷日平）生晩還嫌刺妄投（余以晩生帖投一祭酒祭酒怒其不用上刺大書其帖日失體擲還之）寒瘦新謠詩宿擯（長安

論詩但知聲調有詠余作爲非詩者）浮危老齒病魔留（自二月十六日齒痛至今三月下浣不愈）蕭然賸有蒼蒼在望外親朋忽見周（不見王有容者十年矣忽遇之京師留余同寓）

同范筆山看報國寺海棠時袁公旋寓寺中留
飲花下已而陳環村萬管村俱至醉後同登
毘盧閣

春光苦不到長安知已僧廬一打圍美酒淸香留客
話名花爛熳任人看乃知塵外饒幽事更上高頭縱
大觀城闕山川閒指點黃沙落日久憑欄

移寓香爐營

半載遊妨業，三春病廢吟。移居因綠樹，閉戶有鳴禽。詩興風花亂，供聲午夢深。案頭堆客刺，懶散不關心。

五月廿一日獨坐

北中原不受塵侵，閉戶長安亦海深。斜日空庭嘶倦馬，清風密樹舞幽禽。片時醒夢還天地，一卷丹黃弄古今。不是高堂雙白髮，何因得起故園心。

不曰如何又若何，親知相倚更婆娑。倦栖曲巷雲還岫，暑對幽花鳥得窠。久困學從愁裏落，早衰病向客

邊多。一官遊莫難如許，歸去荒江有釣蓑。

晚少司寇昆山葉公

半世交遊定感窮，年來豈意得之公。幾篇文字逢人賞，一面情踰受業隆。（公見余詩文輒加歎賞，己未場中以不得余卷爲恨，然余與公僅一面耳）一薄命禍連知己慣，皇天譴使大臣逢。無論宇宙斯文喪，孰嗣廉頑立懦風。（公易簀之後，弔者入室，無不歎其清苦）

六月初七日早過萬貞一寓即事

草草長安住半年，與君終夜話無緣。雖因衰病寧多地，只爲塵埃似上天。騎馬乘涼驚曉夢，解衣留膳賓

新篇。相思爭似鄴西路，風雨晴陰一葉船。

良史元非曲筆修，爲人後忍聽沉浮。衰門貞節蒙全錄，（貞一修史分任列女傳，先世節婦因得見收）盛代循良冀廣收。（時求貞一作先濮州公傳）漂泊一身無半職，崢嶸奕世足千秋。南還報與高堂道，落第何曾負此遊。

窮途好友不勝情，爭奈秋風引別旌。（時將考職南還）一職聊完求仕愿，半生耶上讀書程。寒村花月長孤寂，燕邸文章日縱橫。從此飛沉將不接，從容坐語綠陰清。

晝坐

高槐遮屋暑風清，一卷虛堂盡日橫。坐得倦來時假寐，驚人夢忽有蟬聲。

夜坐

風收雨止寂無聲，一個寒蟲斗自鳴。觸物感時誰晤語，空階坐看月華明。

有勸余捐納者戲答

士窮何必不爲商，或勸捐輸鬧一場。到底算來終是濫，從頭做起只須狂。違時老學五科舉，隨例虛銜七品郎。歸去江聲山色裏，圖書風月自堂堂。

黃昏獨坐

獨坐黃昏自不同悠然意與碧霄通蟲聲風雨空庭後月色窮愁客邸中老樹陰森人未返孤燈灼爍卷將終憑誰話得胸懷出手摘殘榴一朵紅

留別大司寇蔚州魏公

彼放書生北藁輕何勞長者壯歸程離筵欵欵原殊數別語諄諄更動情都下難逢三載約山中欲聽一鳴鷩願公此念姑休矣薄海氏方想太平公歸別送余時之不得且日待予三年後再來余已不復在此當於山中遙聽傳臚信息耳

出彰義門作七月七日

元來大地極繁華悔泪京塵作井蛙一綠便除遮眼罩長空似卸沒頭枷西山奇與詩排界秋氣清將病扶爬雖是故人分首去蟬聲彌月即儂家

良鄉道中

纔出京師未雨程眼前耳底覺身輕家家垂柳陰無著樹樹鳴蟬鬧亦清夜雨驢騾爭野渡秋風瓜菓熟柴荊歸心但道歸途好跋涉何曾歎飽更

齊河

春時大雪昧西東轉眼歸途竟不同一路晴光柳忽暗滿林秋意漸微紅甜瓜蘋果門成市小米草麻野似衕行到溪橋清絕處昔來今去孰窮通

張夏

南行到此欲盤桓竟日崎嶇亦自安峰繞如嫌天太闊沙迴似愛水能蟠小旗店面多懸鹿亂石墻圍半村櫃題壁蘿山新句好有懷未免續貂難店壁有張蘿山絕句

嶅陽

嶅陽夜冷夢難成強起添衣待日行衆草秋來皆秀實百蟲雨後各飛鳴山奇似欲撐天墜水怒如將鏟地平多謝幾番遊落魄壯懷於此得崢嶸

郈城夜雨

十月遊人歸一月家中信宿只三宵晨昏禮有高堂責風雨威將破屋搖似此飄零身已贅其如疾痛鬼方驕歸舟欲買錢何處痴對寒燈不省挑

梁湖舟中同錢稺廉夜話

七尺貧來一葉輕孤舟咿軋轉深更露凉水面寒燐火月黑岡頭餓虎聲飄泊風波誰夢好團欒愁苦亦

魂清買山有約何時踐起揭蓬窗看斗橫

朱人遠招飲即席和原韻

雨雪殘冬唱和還南踪北武亂如斑重來不覺暄涼再相對誰憐跋涉艱酒滌風塵君倖愛文成卷帙我低顏未廿才退猶尋敵摩壘旌高肯放閒

精嚴寺訪雨花房法曇不遇

十載前曾幾回重過特喚板扉開琴聲欲聽僧何在筆跡猶留客自來半壁茶烟薰薄日滿庭樹葉蔭花苔小沙彌舉當初話相識還否一一猜

語溪夜雨

南北東西鳥失林一年忽已暮侵尋應酬多處難成句血氣衰來嫩費心竟夜雨聲清四壁有生風味出孤衾劃然遂發蘇門嘯不是途窮不擇音

有以小影索題者漫書

經年鄉跡浪東西歲晚萍漂到語溪爭似圖中閑坐叟焚香壽與老松齊

題吳孟舉種菜詩冊次韻

擁卷寒村儘自尊有園未忍把鋤捫讀君種菜詩歸去也補籬色竹幾根

山色江聲抱屋斜雪堆幼綠正萌芽天如賜我酸虀喫寧逐迂儒往議瓜

答吳孟舉次韻

十年塵網貴知希姓氏聞君舞欲飛無路身祭黃葉去(孟舉有黃葉村莊)何時手向寶山歸班荊交定魚跳水折柳詩清雪滿倚不分窮途遊俗客天寒歲暮轉春暉

勞勞乞食走東西村赤魚醃一甕虀何幸門牆同骨血得憐風雅不雲泥(孟舉詩學得之姚江與余論詩最契)黃河濁已源

探漢(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昆侖派漫笑黃河是濁流孟舉主張宋詩)屋漏痕兼石抉猊(孟舉精書法故云)肯倒藏編教卒業重來新句為君題(孟舉刻宋詩鈔乞之未得)

孟舉再用前韻贈別仍次韻答之

誰甘味淡耳聲希同調逢君庶各飛世路水雲偕客去高堂風雪望兒歸典原未盡山陰棹跡定重過語水荷得誦詩鈔應長格螢光端儗功餘暉

清音高唱祝橋西俗調摧殘作粉虀美子登堂將入室愧余帶水尚拖泥雖看馬各忘牝牡似着棋應與

後猊臨去顧蒙言贈別殷勤意忍不留題

生朝發石門宿臨平

十天陰雨石門城北舍南鄰席屢更謂吳許諸君詩興動隨梅蕚綻歸心緊似雪風鳴求圖乞字扳行李作論貽書壯客程四十無聞應見惡諸公毋乃錯多情

城郭郊村取次行長安壩過宿臨平寒雲欲雪蓬窗小淺水時波杭席傾遮路吏呵官權影驚人盜劫客航聲生兒更莫桑蓬挂省得年年逐泛萍余生朝每歲在客中

題王丹麓牆東草堂圖卷

出是初心處亦宜著書兄復有園池百城南面寧過此世上貴郎知不知

也知此世合幽棲歲歲船蓬或馬蹄美殺堂中願息老牆東日任轉牆西

易安齋夜宿偶成十二月十六日

檢點書窗故物明掃除臥榻宿塵清一齋斷簡都花氣無夜寒燈不雨聲久客新歸真樂得幾年積負奈愁生起挑爐火添沉水閒聽三更打四更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寒村五丁詩稿卷四　癸亥甲子

同邑孫　做則仲
同郡萬　言貞一　刪定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元日曉頭

此身真箇合奔波元日曉頭冒雨過呼應不靈新僕小排行須問後生多斜風窄傘顚都濕滑路窕鞾脚屢蹉山色江西雲隔斷青人雙眼只朦莎

阻雨郡城湖西東寄筆山怡庭

朝朝暮暮雨兼風奄忽春光二月中楊柳條初垂岸綠樓桃花已隔牆紅人情漸漸都欺老天意茲茲不變窮愁倚高樓何所事唱詶思得故人同

愁黃麥翠懷裴澧樹古樓高憶帶河閉戶團欒應月旦登壇授受決紘歌雨聽雪立知離似肩聳腸鳴奈我何頃刻過從天不捨舟無錢買僕之他時筆山授徒裴家澧 怡庭居履帶河時方選時文

修理南窗後即事

偶因積雨致牆傾修得南窗楚楚明石板整齊無瓦礫花株錯落只盆罌同蛙坐井真兒戲似雀怡堂亦

老成最是候風鈴愛我靜中不惜兩三聲不留草亦不看魚尺許天原廣莫如一味蘭香供坐臥三春雨點度居諸輪蹄息豈猶修札筆墨慵因并廢書有問寒村近何事宵眠晝食未能除舊扁留草看魚今無魚草矣

饗亭先大夫濮州公墓上有饗亭今亭已圮而上人竟名此地為饗亭又自寒村至饗亭必過石硤石多犖自人力而此不獨天生

不懼西江雨又風亂流來拜墓門東興穿松路沾蘭臭屋覆桃陰綴蘚紅地以亭名懷祖德硤因石立歎天工年年一至頭今白愛買鵝黃只眼中余五歲時初至此縣見鵝黃而喜買之以歸鵝黃小鵝也

花嶼湖道上

淸明時節此常過雨打今朝又怎麼一出城來香載道自踰嶺後水鳴坡山莊倚女花容少陌路逢人酒意多莫道春華易零落卽今湖亦不揚波縣誌湖中滿山皆花今無花并無湖矣

晩晴隨家大人挈性兒散步時聞南雷先生暨及門張有斯將至寒村

少長寒村四十年夢猶不道境如仙晩晴閒散深春脚新綠遙連過雨天李白桃紅圍畫屋菘黃荳紫繡文田便令江涸青山倒也合終身此放顛

春光已過淸明節春雨纔收薄暮天勝喜鄰園花爛熳儘教野徑屐流連追隨笑語兩三世盼望軒航一再傳準擬明朝蔬筍備攜樽藉草鬬新篇

三月十五日張有斯過宿草堂十六日馮蓋仲亦至

不相遐棄者誰哉苦雨聲中敢戶開昨夜吾徒剪燈火今朝老友破莓苔春光黯淡淒其裏好事倥傯復叠來莫憾西鄰桃李謝草堂勝在牡丹臺

牡丹

二百年來植我家幾經寂寞幾繁華只今遺澤唯書種歲歲春風尚發花先大夫濮州公手植此花至今將二百年矣

困頓三春苦雨天晴來依舊競鮮妍憶從病起相看後不見芳菲已四年余自戊午病起看此花歷已庚辛壬四載花時俱出游在外

三十年前紅勝紫而今不覺紫強紅元來造化如兒小底怪垂髫漸變翁草堂花有紅紫二種三十年前紅者開至二百朵紫二三十而

已今紫至六十餘紅僅五十

童時屬對解趨蹌揖客花前祖輩行樓畔書聲還似昔閒誰朋友又兒郎

一團烏箭一頭鴉祇待名師畏友過自有新詩成勝槩不須綺席唱伶歌時南雷先生陳介眉錢穉廉皆許見過

佳種江陰世所希亂中辛苦買將歸十年仍只故花在厭舊憐新念總非甲寅客江陰闘亂奔歸攜得牡丹二種踰年而死

春風垂盡夏雲來百朶枝頭始放開自有此花無此雨誰看花便恤農災牡丹爲穀雨花今歲苦雨至四月初旬始放

簞遮風雨布遮陽護惜芳華半月強窮到奇來甘旨缺名花新句奉高堂

花到貧家分外清開時省得費將迎閉門終日支頤坐聽倦黃蜂紫蝶聲

嬌紅艷紫不曾誇才盡詩應讓作家倘得知音格外賞寒村今歲牡丹花

初夏村居

幾年初夏不村居今歲歸棲隱者如盡日珠簾中做夢有時叢桂下翻書寒留蛙雨栽秧後病減鈴風瀹茗餘西望師還東望友此間差樂欲同渠

元無骨相勝纓簪門徑蓬蒿豈厭深百歲幾逢櫻筍熟一年最好棟桐陰詩書俎豆雙兒業禾麥桑麻二老心頗媿素餐虛永日幽花小檻只微吟

讀書倦覺腦冬烘散步柴門西復東舊事沉吟初夏綠新詩小立暮天紅疎秧瘦鷺田田水歒網橫帆艇艇風隨便農夫一例語敢量晴雨決凶豐

小盆花初過雨清虛窓月又照人明病身長日唯思臥幽興良宵祕愛行私製珠蘭茶離焙新方桑葚酒

開罋與誰領略孤居味一點流螢亮未成

修屋出貨

老屋摧頹二百年一朝土木落成然重新牆壁竹都喜改換溝渠水亦妍

貧家修屋本如蠶繭得成時蛹不堪況復巢鳩鵲似達觀嘗助十方菴

業已他人尚自憐閑行獨坐意脩然百年原只須臾等誰道須臾不百年

秋夜

從前何等樣風流也道途窮也道愁今歲無詩將半
載此身一病已中秋孤燈案卷塵封面京雨庭花草
沒頭短夢豈勞蟲喚醒蕭蕭四壁響啾啾

桂開偶述柬筆山

莫歎今年運不齊花香日日伴幽棲自從梅謝蘭長
續（草堂蘭不一種）茉莉猶開又木樨
佳行坐臥只芳芬疑作衆香國裏君滿屋何須枝下
臭渾身不用鼻頭聞
一香已似上青霄又近中秋月滿寮連日炊烟頻告
絕吟詩話不出無聊
貲心思與故人同其奈飛西或去東臥病（謂介眉）遠遊（謂陳蔚諸公）誰似我夜臺未必廣寒宮（時充宗卒於杭州寓中）
大兒執卷小趨庭老父題詩母插瓶忒把人間清福
占故應乖艾尚窮經
病連孱僕誰除徑貧負名葩不肆筵夜夜一燈雖老
蠹憐香只辦一遲眠
去歲長安話別時經年別後是歸期揚州早晚船須
到好及天香醉一巵（王有容已到揚州遣僕往迓未至）

濮州手澤已爲薪（庭西桂濮州公手植庚申年忽枯死）王父栽培幸不
柛（庭東桂王父所植柛木自瘞也）四五年前原並馥樹猶如此莫論
人
銘存堂桂噪鄞城魚子鹽虀滿座驚（亡友董在中銘存堂桂甲於鄞城癸丑花開會飲其下者倣謝家咏雪故事各賦一句以資歡笑經史詩文雜出在中俱不契時余在坐最後舉似日一碗鹽虀炒魚子在中及坐客不覺拍掌）開謝十番賓主換狂言
欲發向誰賡
黃過堂邊桂若孩於今會否幾株開如君有句須批
鼂（時筆山讀書黃過堂）好出獼猻十萬來

閩師凱旋詩（庚申秋客太末大司馬武定李公命作久失之矣今年臘月友人有抄示者因錄於此）

聖主當陽治正開閩南盜弄本纖埃書生臣愧封疆
任王室天鍾屏翰才盧矢彤弓雲裏出龍旂虎節日
邊來浙河一自閩師至已動歡聲萬戶雷
太末烟塵亦可愁親王韜略喜全優屏除辭色收人
望處置兵民釋主憂隔水設奇馳間諜登城賈勇奮
戈矛虛公不掣勞臣肘得効微忠展寸籌
龍種由來世不同天生長子建元功廓清括婺江山

淨掃蕩衛巖道路通懸格網皆開一面止戈田得就三農浙江左右安如故盡在賢王再造中

不食奇亦不爭先百戰終能出萬全豈止東南門鑰固直令江浙漕糧便大勳早已關天府偉伐今還截海邊七國從來逃亞父只消野壁一清堅

乘勝仙霞搗福州旌麾指處不停留跳梁跋扈終崩角突豕奔猶盡抱頭千乘貔貅風雨集三山壁壘耋羅收姑知系出天潢派自裕雄才及老謀

臺灣三十載遊魂因亂乘機竊噬吞鷹眼既隨春變化鯨腥自共水漂淪蜃樓燎絕風清海蠶戶烟濃日麗村從此島蠻輸入貢蕩平眞足報君恩

大宣威德極南徼反側閩人自永消奉命功欣高外闔告成心迫返中朝鐃歌一路穿紅荔騎吹千羣繞綠蕉此去彤庭應問俗爲言兵後尚蕭條

明月清風向帝鄉裝惟收拾海波揚功名已近姬家旦親信何論漢代梁應指河山盟帶礪定銘鐘鼎勒旂常驪歌幾闋雖蕪穢數載追隨幸勿忘

春來 甲子

春來底事十分忙二畝西園小築牆位置丘山因瓦礫疏通溝洫得池塘澆蔬植菓安貧法種竹栽花撥悶方極愛吟詩猶閣筆應酬逼促愧荒唐（時有以扇索寫新詩者）

我生

我生初不閙如此天意終無可奈何衰病難支羸會懶花京久慣漸能遊西園何日茀三把南浦偶時雨一蓑以外胸中都不著春來春去亦由他

本無

本無事部苦忽忙三月來詩不幾章節序又驚春去早（三月廿日立夏）風光差喜夏初涼（今年初夏頗涼）九頭（蘭名）花晚香猶帶百舌爭歡顫正長消盡愁還生盡感清江綠樹立斜陽

此身

此身畢竟老窮鄉四十年無一夢長衰得故人都欲棄俗來新歲只餘忙滿欄芍藥誰詩酒（客臘奇寒春來花事蕭索而草堂芍藥獨盛於異時）繞屋蝦蟆正水秧滌倒不知何計好繇陰深處野花香

身當

身當春夏交唯痴事到窮愁極盡忘好句不能聊作詣名花無有便燒香閉門直似須閒老閒卷偏如入睡鄉差覺比人贏一着青天白日小年長

事漸

事漸忪來質愈頑人雖俗極興還閒經雨急開遮樓竹過雨貪看隔渡山瓜蔓踰牆能宛宛藤花點屋猷般般無聊自得誰張主惝恍青秋白鷺閒

新交

新交甲子後如何卒卒匆匆一季多世事增隨年歲長心情減受室家磨病眠無復珠蘭夢去年初夏詩云晝日珠蘭中做夢今珠蘭背東死索處誰賡帶草歌去年初夏雷先生寄詩有欲吟書帶未完篇之句大雨終朝蛙達旦呼童飽偎種田鵝農家栽秧日必宰鵝餉客因謂之種田鵝

晚出

晚出江村有野田風初掠地雨收天帆行綠樹青山裏來負紅雲白水邊一韻總無能和者三杯亦只自陶然此生更望誰收拾深鎖柴門有暮烟

如忪

如忪如病是誰令午節聊循屋角行一樹石榴紅日照滿園烏竹翠陰成鱗鴻金玉交遊態門徑蒿萊婢僕情從此長沮真避世不隨桀溺去同耕

端陽

端陽節後雨猶寒不寐愁腸轉似丸身病儻驕行路快家貧親老出門難留名天下心都冷乞食人間興實闌安得三霧長拒戶蜜萱開盡嗅闌鬭

閉門

閉門常自歎途窮將出門偏亂此中老景新添兒女態世情熟見馬牛風半生夢覺空簷響終夜愁看一炷紅不道昂藏仍七尺隨人不自主西東

李棠陰先生視鹽兩浙賦呈

煮海生財正賦同江南利藪浙西東官輕民竈誰籌國帝簡廉能故屬公花縣風流原頌蔦柏臺譽望久謠騷歡聲吳越如雷動何況參苓藥籠中

孤負釣陶十六年迂疎日覺勝於前文章老共天爭鬭骨相窮甘俗棄捐白髮親難供菽水青雲跡足振

顛連詘伸猶欲論知否敢恃門牆便乞憐

窮極

窮極時時想一通誰知苦有勝於窮滿身暮氣殤兒後園戸秋聲閣淚中避暑竹堂風自美望雲稻陌雨徒濛時苦旱但有細雨人間滋味知如此悔不生前便學空

喜得家信開緘讀之則大人送衡孫省試寄題覺苑寺二詩也敬次原韻

剛來半月住錢塘眼盼平安信欲黃詩句家書無世俗風流老學豈尋常倘逢孫步中秋月稍抵兒探上苑香膝下只愁無弄者空畱褒炎作歸裝偶見之大人哀痛特甚

武林覺苑寺夜起倚樓時穉廉同宿寓中

忽然廿八載遊人余自丁酉秋試寓此至今廿八載矣重此栖遲又五旬賸有一兒仍未遇五月中殤幼子今八月秋闈長兒又被放傷哉二老不徒貧連朝雨欵同愁客今夜星窺多病身起坐但聞更鼓急萬家在望若無鄰

九月初二日同覺苑寺大雲睿功諸上人遊水陸寺次東坡原韻

兩月杭城不見村挈僧尋寺太平門寺在太平門外漸晴滿野深秋氣大樹參天古佛魂殿前銀杏二株高大舊異常數百年物也寫坡詩吟故熟老看板刻字偏昏坡詩板刻尚存寺中塘松已盡井猶在寺傍松塘古井相傳皆東坡布置消息眞難一定論

出郭依然草沒村臨池無復竹藏門坡詩云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棉花荳莢蕭條意荷葉桑枝落寞魂粱軟已如經歲月魚鮮還是隔晨昏團欒茶飯幽窗下清順家風不待論

敢云坡後有寒村六百年重上此門只爲高人賸閑

味坡詩云年來漸識閑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不妨居士轉吟魂衰窮世路頭都掉迂拙僧家眼尚昏山色江聲兼海氣登樓須我一評論

衝風僕僕已前村爭路匆匆午後門時城閉甚早萬頃黃雲農登果一枝紅葉客牽魂歸途禪榻茶頻喫到寓書窗日未昏歸途過金家貢二巷到寓尚早如聞說素心曾我過是日蔣公擇過余寓木樨滿院竟誰論寓中木樨正香

此天

此天乃令此人生鼠穴車輪豈放行生客決難陪熱

面與趣空要結同聲云知已且更肝肺彼路人應自眼睛書画朝朝緣底事僕痡無力辦歸程

便是

便是西湖不准行熱財退後雨難晴焚香掃地原吾好作画臨池又世情一歲三秋如未有雙親獨子等無生何當別出一頭地不使天公殺得成

幾使

幾使天公殺得成雨中一跌片時羮手如錐刺身都木頭似瓜華面已黥豈是文章招罪過漫將性命易

聲名思親念不隨風散詩到牀頭句更清

指臂

指臂頭顱痛未平傷風咳嗽復雷轟晨昏杖履艮朋跡咫尺河山俗吏情絕粒似因瓶已罄支牀唯有骨相撐臨書題畫狂猶在料得天公殺不成

病起題畫與稚廉并示石濤

寒村畫得松一株石濤謂是月千里稚廉聞之譁曰然便欲取而歸之已余云此亦何不可但當題以詩何耳兩手一跌不能書伏牀匝月財能起拈毫如行滑路中揣思如坐炊甑底勉强一志始與末不顧文詞淺且便書成復呼兩君讀各愁莪莪何時已

山陰舟中

判疾天公殺不成伏牀彌月又能行一肩昨午離杭郭兩槳今晨度越城病與僕親兄得友貧有死樂却重生推蓬未厭山陰道閒向河堤數姓名友朋或長生姜其醇

梁湖

又似天公殺得成梁湖月黑傍墳行隨船虎急甘人吼捧檄兵高念佛聲燈滅怪風疑盡死櫓鳴深水覺

還生明朝歸不家庭告恐惹高堂又一驚

生朝口號

但是吾降音紅決冒寒豈因驛馬命宮安去年甬上詠奸賊總戎施二華公墓爲勢家所畚發余以祖母之家訟之官今歲杭州見蓮官爭鬬逢迎成底事飄零勞碌一長歎蠟梅聚玉江村盛何日關門聯許行

除日

擊鼓敲鑼放炮爭迎春送臘廣陵城時舟泊揚州城外天飛大雪將三日人渡長江未半程同道友偏貪幻術同行

仇子渝杜書談爐火欲向其族人乞煉鼎法多錢官郤愛文名府有鹽運使感渝杜刻其詩文殷勤拜餽慚余潦倒無些事雅俗春聯信筆成鄰舟羣來乞寫春聯

寒村五丁詩稿卷五　乙丑丙寅

靖江鄭　宣宣成刪定

元日卽事用周弘濟除夕韻

元日立春猶大雪扁舟度歲亦新年杯盤跪揖人人禮舟子供酒肴鄰舫俱來叩頭紫綠紅黃處處錢岸上舟中無處不粘紙錢動客愁因荒旱歲占歲者云元旦大雪則其年必旱大緩親憂是晚晴天是日晚晴一樽招得能詩友弘濟來飲舟中勾出新吟又燭然

宿遷

英雄叱咤竟如何病子衰頹此數過眼見黃河今淺狹余己酉過此黃河甚濶今竟淺涸身經白日自銷磨斜陽席戶機頭錦遠岸氷凌畫裏波月上且隨同伴醉盲翁絃索有村歌

峒峿道上

昨日奇寒今日和憑軒一弔古山河水過駱馬汪洋少路入峒峿起伏多當嶺廟高如帽聳看家樓遠似帆過江南境盡山東到念爾頻來鬢已皤

沂州道上

曲折溪流度幾灣黃沙清水足開顏不晴不雨陰偏

暖時下時高地盡山得句豈知多病後忘家只在好峰間程程跋涉都如此遝隊公車興自閑

過傾蓋亭

馬足車塵九日春曉寒猶怯病餘身天來紅日如慈母沙見清流似故人蓋欲傾時無可語官雖知得有誰詢悠然挈侶荒祠下老樹殘碑一愴神

羊流村道上同周姜秦諸子唱和

習不來還得得來羣峰環立似驚猜雪頭羞向佳山舉花眼偷從好樹開愛日鞭將呼蹇策長風輸復倩

驟擡可憐老我探春興終遜諸公作賦才

題香爐營寓壁

此寓長安第八家匆匆衰老在公車十年前事春來夢兩眼中人雨後花已看一官氷樣冷可憐半世路頭又知非若待明年到不念高堂好歲華

寓中獨坐 二月四日

獨留老我在蝸隊斗然稀夢暖青氈榭吟開白板扉空庭殘雪積落日亂鴉歸惆悵平生事春光入暮微

二月七日黃昏獨步

新月春來已再明黃昏庭院一經行都中酒不招窮漢天下文誰屬老成記問自知衰後減心思偏覺病餘淸十年有七春闈叟襆被明朝又入城

場屋漫題

南北文場月有餘頭顱霜雪竟何如背城借一今番後投老江村自讀書

吾衰

吾衰猶若此親老更如何對客心常遠幽居感獨多遠來無詔極歸去不堪他拘謹蒼天賦無能一浩歌

壽欽甫族兄五旬

屬對書堂只眼前兩人庚甲本隨肩奔波離合幾何歲荏苒窮愁五十年兄尚一官難素手（需次州同無力加納不能即選）弟於三試已華顛相看旅邸無奢望得似童時便是仙

月夜偶作

得悤雙親失好歸此中原不動幾微貧能漂我如浮梗病又衰人似落卿大地寬猶逢眼隻（余試卷曾爲沈東田先生所薦）故人厚未覺唇肥（時留滄杜寓中）一悤明月空牀夢昨日

今曾孰是非

穀雨日拾得落花一片

出戶偶逢花一片今年此日始知春拾來掌上端詳看零落隨風底似人

雪榦霜根爲爾胎殊非容易到春開綠何不向枝頭戀南北東西忽此來

江村穀雨牡丹開似爾殘紅渺若埃猶記去年花底坐兒藏一瓣喚爺猜

蓓蕾時人競道妍盛衰倏忽奈何天誰知別有尋芳眼肯爲殘花一泫然

紅紅白白復團團餘態夭韶劇可憐滿地風沙春欲暮殘脂賸粉不重鮮

一自飄零稱此間塵污泥垢幾時還霜天氷日原無爾俄頃榮枯直等閒

謝敏公見過

蔚州歸去訪巷亡下士憐才跡已荒十載青袍鶉結一頭白髮雪般光昌黎自命時無孔仲舉皆思禮格滂巍有故人仍似昔貌言容我放疎狂

同仇滄柱夜話

風俗頹如怒馬奔眼前無復典刑存吾文講學遭橫筆君策匡時置覆盆（滄柱殿試卷以直言不得進呈）留此寸心酬孔孟從渠隻手障乾坤千磨百鍊知應爾莫作牢騷憤激論

報國寺松 四月廿六日

二百年來報國松京師第一挂人胸初過鬱鬱雙垂鳳（謂庚戌春）屢到蕭蕭半禿龍時不幾何無奈爾樹猶如此况於儂只餘夭矯凌空意未許塵埃萬卉從

步韻答宣成弟兼求其畫

十數年來人已陳名場還往阿誰眞不圖風雅生同調相晤塵埃等至親文卷贈人交不俗詩箋惠我句尤神丹青底各留眞跡豈畏人間促逼頻

送魏朋三南還

曾從君刺識君書位置知應在石渠豈爲高堂雙白髮（朋三有兩老母時不得與館選）天恩特慰倚門閭

吾友相招入社中（謂滄柱硯芝諸君）當時病未拜君風索詩索畫臨岐意底覩諸公袞袞同

我失猶留君得歸雲泥路本判蟠飛送行偏作詩相
慰不恥狂生故態非

靜坐

病掩雙扉客况清牀書几硯自縱橫日長夢短昏昏
坐似哭如歌賣餅聲
乍寒忽熱夏初天病體難調况客燕不出戶庭閨女
似思親日走路三千

七旬

七旬父母五旬郎南北乖離半載強皆歎天乎使此

極敢云貧也亦何傷能文書不逼光範欲隱田無在
洛陽萬事渠成須水到能論衰壯計閒忪

耳底

耳底雷鳴局局新無端棲泊染京塵病身自覩猶如
客薄俗誰知此亦人造化兒看終與盡華胥國覺最
情親倦來筆墨供閑弄獨悔盲旋失暮春

題杏夏重抱膝圖

萬里歸來學臥龍（夏重從黔中歸畫此圖）枯株卷石寫眞容如
君看破三分業只在茅廬膝上逢

聞達從來不可求披圖眞令旅人羞何時同拜麗公
去（夏重與余同在黃門）殺士桃憑晏子投

雇鄉

雇鄉無錢鄉路遼塵中度夏亦逍遙靜將冷眼看人
破贏得閑身免俗撩有頼恥從囊底脫是桐甘付爨
頭燒浩然一味歸歟志首為秋風盡日翹

初來

初來眼孔豁然新大笑詩書盡惑民十載又成前世
事六番豈止再生身（余來京師六次凡十七年矣）相逢但說憂貧

語在位誰圖報國人便是洛陽無二頃也須裹足不
干秦

方田伯屬画躬耕養母圖漫題

有親若不習躬耕奔走徵名六上京寫子浮山（田伯所居）
圖自恨豈眞書卷誤平生

六月十五夜夢一偉丈夫投余以詩覺而憶其
兩句曰萬事無方纔有定此生有盡卽無窮
因足成之

頎然入夢豈周公貽我言如擊我蒙萬事無方纔有

定此生有盡卽無窮閒時前後心俱斷醒得詩書語亦空只剩南還家一路依然耿耿亮胸中

銀河篇 代人館試

中元節到雨聲歇中天一條龜脊出古今人競賦銀河我謂終是天下之人妄將天上說明明衆星碧落橫光芒錯互混明滅遠望有如匹練然豈是盈盈一水難飛越天官有書讀無人乃援支機石作質牽牛是郎女是女歲歲相逢七月七詞客本無窮理功乘槎詭誕不能叱不然果是黃河源恨不一鍬使放洩

免致橫流被九州逢今淫雨便泛决否則此河名爲銀上天仁愛古所述胡爲壅積爲天府不沛人間盈百室

乃公

乃公何處不虀鹽斗大長安半載淹生活涸如迷厠鬼牽纏餌似上鈎鮎圖餐與宿僧行脚代哭兼歌病發譫莫歎逢年無學術赤稍無合囊中錐

周弘濟萬貞一顧詩城家宣成各和前韻仍用韻答

和詩須着水中鹽腹笥休誇事事淹忘訴幽懷眞邑大强依險韻亦竿鮎幸逢公等同聲調喚醒人間竟夕譫但恨後來薪積似春蔬美壓臘時醃

書別滄柱

莫論以後與從前晨夕誰如此半年臨別有言書不盡總期無負盛名傳

次韻答馮茂承送別兼東王斗垣

往返金臺已六回虛詞也復少人推送行舊好忽詩句（謂茂承）話別新交更酒杯（謂斗垣）書畫留名聊寄跡（斗垣索書畫）

詩文遺興敢言才因多二子殷勤意戀戀今番歸去來

宣成雨中見懷次韻留別且勸其歸

落魄長安道逢君非所期既同行與姓各愛書兼詩親老歸原分途窮返不奇須知輕別意莫只淚雙垂

再次前韻示宣成

臨岐無別囑莫更負歸期向暖須隨雁登高待寄詩西湖一水媚東浙萬山奇有興來查譜源流星日垂自是爭名地吾寧敢淺期人貧叢劍戟吏俗賤書詩

況子年方富於今才大奇正如六月息不比翅毛垂

從宣成乞爐

砂紅爪綠亦佳哉假自高齋不放回豈敢將心留骨董焚香別後似君來

將歸不寐有作 時阻水從舟

百歲只餘半一生有幾親離家忽四季臥病動兼旬書老筆無恥詩奇目少人自雖雖小道亦復被時嗔束裝還阻水萬事少心情話別客無報贈行詩不賡殘冬守新歲乖老送餘生驚歎雨聲至煤爐水沸鐺

事十不如意諺云八九常陸行成水道越客趁吳航親老歸偏滯心慵應越 怵顏行索書畫者甚衆 恨無雙隻羽一夜到江鄉

一自我遊燕於今十六年民生同落魄朝局等華顛凡事誰謀夕逢人定憶前重來恐難必身與世俱然

出東便門 七月廿二日

輕車曉出便門東牛載京師似獄中活活清流親屬話乖乖綠蔭故知逢盈筐桃子甘爭脆遶路荷花嬌寶紅莫說家園歸指日眼前不信是途窮

張家灣舟中

擔書幞被上歸舟一主雙僮更少儔曆日纔完三伏暑 是日末伏 晚涼便覺十分秋頻來地亦羞人老此去天應息我遊不是凄涼緣寂寞廿年中事眼前頭

天津晚泊

親老此身原愈重時乖有胆亦頻驚貧經盜賊愁關吏病怯風波仗友生 謂鄰舟沈篤人壹皆及錢正宸 一路民居嗟水沒孤舟行李幸天晴杯盤醉飽唯思睡眼爲畦蔬綠暫明

衛河順風

不道人生蹇也通恍然此日衛河中窮途客返隨同志逆水舟行得順風小聚清逢千里夢濃陰翠洗半年朦一肩片席堂堂上遲速何心問化工

風雨有述

曾無好景答餘生病息還將憂患驚周折河流風順逆盤旋舟楫雨縱橫艙如幽谷尋常黑浪似奔雷日夜轟笑問往來緣底事一編行役苦詩成

飄搖

飄搖不定是舟行連日洪流逆自撐河曲四窓都雨
點風狂兩耳只濤聲鄰船未得從容話文卷聊施汙
漫評豈有平生忠信仗無如何亦不心驚

晚晴 八月初二日

青天白日本尋常苦雨初晴老亦狂容膝艙中雖鶴
籠伸頭窓外已錐囊殘灣柳塢秋光翠一望沙灘夕
照黃杝轉不停何處泊新詩急欲示鄰航

故城晚眺 雨不登岸者五日

不上涯來五日多故城風物近如何賣桃擔與船戍

市載女車隨鴨渡河高岸崩頹經水後羣帆破碎坐
兵過斜陽白髮人相問履歷羞言是某科

幾離 初五日

幾離京國別交遊紅日青天十四周出京十四日矣昨夜風
雷終亦霽一年春夏過還秋迢遞南北爲孤客莽蕩
乾坤信小舟剩有此身忘未得時時二老上心頭

臨清 初八日

南來北往泊高檣風味凉秋此獨嘗山藥嫩如伸婦
臂銀桃美比酌仙漿碑留一首文難塌廟聳三元額

半荒岸上三元廟有先大夫勉齋公碑文一首初過時廟貌巍煥今十六載矣漸就傾頹爲是
感懷無已日愁看蓬髮落星霜

夢覺書懷 初九夜

孤舟風雨宿臨清一夢難禁百慮生悲喜相看高祖
面平生未得見高祖忽夢入墓中見之摩首作悲喜狀儼然如生存亾莫辨幼兒聲幼兒殤已隔歲夢中聞其跳叫不記其死與生親踰七袠音書懶客到經年
病疾驚禍福平生曾信否轉嫌長夜不天明

早起

朝朝夕夕總艙中不寐偏貪早揭篷蕎麥花堆沿路

雪魚鷹聲報滿天風一身瘦不懲詩苦半世貪寧悔
道窮若得長依親膝下鼻雷打到日頭紅

過張秋

風雨連綿送客舟臨清兩日又張秋乖頭柳似文無
命汶鄉泥如債欲酬滿岸誰憐紅蓼媚同船偏買綠
蟲啾晚烟悲悲橫城郭健帮猶懸纜未收

夜行

同行曾約兩舟聯敢畏黃昏卻不前人到中年無壯
膽夜偏失路在孤船雲頭隱隱思臨月水面茲茲恐

上天倚檻低吟還復臥空牀詩興轉脩然

安山十二日

安山同難幾何人（癸丑南還事）今日重過但此身上用船多花鶴載客經路只果瓜陳生涯歷極遑憂國年事衰來倍憶親臉喜沿堤楊柳密秋天雨過綠如新

濟寧

逆流贏得順風飄六日舟程走四朝白首尚慚王子厚青天似惘鄭公樵雲開漸喜中秋好水急何愁歸路遙不到南池非少句蒲荒菱熟有誰招

宋家閘

雨後湖波益路平夜來秋氣滿船橫月明似欲從空墮水濶真疑遡漢行酒餅魚烹雙尾活笙歌蟲奏百音清家中老幼誰能料定說歸途作麼生

夜起

老去思親異昔年中宵起坐月當天露涼荒草無邊聊風細長河不盡漣何處村中孤犬吠一舟桅上兩鷄眠鼻聲个个如雷打未免幽懷獨悄然

鄒山湖中秋

人生幾度好中秋漂泊長途一小舟草草杯盤從僕供紛紛唱和聽蟲啾月明喜值湖寬處雲淨遙看天盡頭明日五更風又去可憐蹤跡等浮漚

沈錢諸君舟到來邀飲月

不道鄉舟夜肯來還憐佳節共含杯閒欒坐但須鄉語諧謔談都有賦才落地弟兄原四海滿湖星月底三台春闊若少冬烘腦埋沒長安萬丈埃

舟曉

林頭殘夢醒還眠蓬隙涼蟾滅又明聽得吳歌未終曲來船吆喝櫓搖聲

武林晤錢穉廉

殘冬與子別悽然萬里歸來亦似前都下人今千樣變天邊月又八回圓可堪白首徒相對未買青山得自憐贏值西湖秋正好應搖一看桂花船

初度客覺苑

又作杭州客未歸此身豈合與僧依漸符衍數成何用不待明年覺已非債負前生應筆墨宮安本命決寒饑妻兒也結團欒想莫說高堂壽古稀

書應索書者 丙寅

平生不學書頗好談筆意過庭與少師逸興此焉寄偶然見廢紙輒塗幾個字俗下有定論全然不顧忌固非甘尋常亦非好奇異後有論其人即此可擬議

苦雨新霽

九十春光二月中出門才見月當空平疇麥葉微微綠小盎梅花略略紅與僕燒爐聊併滏學人把盞一支風詩腸自亂憂衣食信口拈來那得工

半春

半春衆事息舟車况得晴光苦雨餘茗椀薰爐相旦夕時花候鳥一儂渠老來字體多隨筆野外詩材不本書如此百年潦倒去人生何必定何如

夜寤聞風

圝圝落葉偷兒步猟猟疎窓暴鼠聲莫道春深宵漸短空牀盼不到天明

瞭舍採茶雜咏

手製名茶冠一方龍潭翠與白巖香茶產白巖採者擕至永昌潭易米香色俱佳故名猶疑路遠芳鮮減瞭舍山中自採嘗

竹兜颭颭趁江西驟雨轟雷逆作泥急向麻車菴裏避狂風卷去海天底

雨點初稀路已斑漸來長命水潺潺斬新石板羊頭上推出陰森桑柘間長命山居民以鑿石爲業多用小車運至木口

由市人家不甚稠逢三亦自語喧啾大隱以三七日爲市買將雨筍分途散去接今朝脚骨頭是日立夏慈俗家食肉筍以接脚骨

大隱溪頭學士橋峯青水碧足逍遙橋名似比溪名減不是山林勝市朝大隱以晉虞喜名學士以宋舒亶名

避亂來時愛趁涼鳳凰山下就荷香追隨祖父眼前事四十年還二載强

金書漆板杳沉沉小坐祠邊百感深行雨寧於今獨顯空潭誰復遣投金明皇遣使投金龍於潭方投時浮出漆板金書大寶永昌四字後明皇見行雨龍左肋上亦有此四字遂賜名永昌潭

烏巖水合白巖水上磨溪奔下磨溪當路朝天門斗絶前山一望恐無梯烏巖白巖朝天門俱山名上磨下磨俱地名

石硯岡邊洞石龕龍湫仙洞好徘徊雷聲動地疑天雨百道飛泉出谷來

過嶺誰知嶺更峩一千三百步還多瞭舍一名一千三百步蛇

蜒路似蝸緣壁滌草亭如鳥結窠
四山無樹竹青青一路泉聲最好聽偶憩巉巖花競
笑深紅淺紫更娉婷
上得山時不似山田疇廬舍一般般除非回首峯坳
外始覺身如霄漢間
朴陋山民性所甘衣冠拜揖幾曾諳客來相迓無他
語兩手微擎不放籃居民以織籃爲業客至但知拱手
市鷄買得如鳬小巖筍鋤來似瓠肥最是主人情重
處深山十里捕魚歸捕魚深山不遠十餘里

晚雨廉纖濕透衣採茶人正滿籠歸紛來換取香秔
去閩谷炊烟各掩扉
鮮茶出簍蕙花香剪取旗先摘去槍猛火急揉須扇
扇半斤一夜幾人忙
炒青茶名漸向鑊頭乾竈冷爐昏僕已斛壁外乳泉流
不絕一聲鴉過報更闌
凌晨放眼萬山東大地高天一片空忽露彩霞橫作
界原來日射海波紅
頃刻平疇雪嶺高動時搖撼若波濤出山人反知天

雨城外江添水半篙山上晴山下雨從上覗下雲氣出沒甚奇
踰岡越澗恣躋攀亭午晴光滿四山春去花方依竹
笑花滿水自落溪潺
豺狗巖頭第一峯拔椽不畏虎狼蹤山奔萬頷豚吹
浪野籟一江葉蝕蝀
去家三十里而遙一路如從畫裏熊江水縈迴明鶴
渡樹林蒙密露巘橋介家鶴浦渡之西北巘頭浦橋在其西南
倦還暫憩一僧家度嶺穿林更踏沙滿路輕風香觸
鼻誰分蘭蕙與茶芽

低沒肩腰高刺眶滿岡紅紫滿岡黃世間躑躅從無
此底怪僮奴叫欲狂
溪田環抱一圓峰田外青山遠幾重世俗堪輿如可
信面南窩裏秀靈鍾
求魚江市晨銜虎無肉家牢夜宰豬風味深山真太
古書生供給長官如
皆怪桃源記未眞延賓酒食出餘人豈知山俗原如
此不必先時爲避秦
如此山間好沒身誰來仗義動兵塵也知乞命明州

市不念燕臺客死人
腰鎌手鑿戴蒲冠背負銙籠耳插蘭掘筍歸來成隊
伍去時蹤跡散峰巒
乾脯猶兼濕煑烏新生肥白是龍鬚家家餅鉢無兼
味樵牧歸來酒一盃 筍烏龍鬚俱筍名
高下曾無整畝田細塍淺水盎池然就中還起盤陀
石點綴青秋絕可憐
山高石骨白饒泉那曉人間有旱年八口家唯須竹
筧不如擔水及澆田

門當山缺望無邊海出層峯萬仞天 遠山萬仞之上尚見海水殷紅
雲起忽如垂幕坐騰騰聖井一爐烟 當門山下有聖井潭雲起如爐烟直上
連夜忽忽爲炒茶今晨始得訪鄰家山靈似怪探幽
嬾滿谷雲嵐着眼花
咫尺深巖看不清歸途心共雨難晴居人爲說山中
雨山下居然皎日明
下嶺昏昏瀑布聲浣巾漱齒愛徒行雲開日朗青山
脚數里原來與聯明

肩輿垂上覺身安高岸深溪膽亦寒行到獅潭頻俯
首曾聞枕漱有奇觀 獅子潭上邑令李某題刻枕漱奇觀四字於石至今猶存
鏡樣清潭照客顏少時曾酷愛他山 與岫山後有他山廟樓閣臨溪遠絕勝
今來森秀庵中坐臨水當風不省還
逃溪佳氣鬱蜒蜿突兀螺山截下流一臂青峯疎缺
處隔山伸起鳳凰頭
溪山應有一詩人寥寂今無肯問津贏有當時謝康
樂年年食此土爲神 長命山麓有康樂祠
潑潭見底碧如油去作王家浦水流猶記少時姜被

宿醉餘高唱洞橋頭
巍峩酷愛饗亭山魂魄他年依此間故繞李家橋畔
走蓉峰似向一楓環 老楓樹下占四山之勝
渡江三里即吾家回首山中正霧遮吹火烹泉先薦
祖閣門次第品新茶
四月廿二日袁公敬見過話別 時以廣州司馬朝覲南還
同到人間五十年 公歲甲子與余同物 論交亦復最居先南冥
君已鯤鵬徙東海吾方鷗鷺眠不以龍豬相背負寧
唯車笠一延緣石門有水休輕飲槭佩盟渝孰敢愆

肘齋澤于公
敳者頗衆

題畫

凡事須教一法無年來畫亦亂塗塗從人認作誰家體其實吾原只是吾

背𤸎 又四月

背𤸎無分見天明但覺衾單剌背淸四壁雨聲眠未起一爐香氣韻初成窓推偶問花開落屋漏姑隨卷縱橫自譬此光眞墮地儘教天拂亂餘生

閒居偶述

地不須我立天不須我頂蠢然動其間已足媿衾影

兒乃心營營徒爲饑與冷一日復一日終當歸何境神氣皮肉包皮肉神氣守畢竟誰爲主能生不能久蚩蚩道家流百計圖其壽盡思古今來人何時不有我自一有我百累從此多釋氏欲無之其說良不磨然而業爲人實亦無如何故雖孔聖人一生辛苦過天地苟無人自高亦自厚萬物苟無人自飛亦自走人自曰三才吾不與物偶吁嗟命負然安得辭其咎

寄怡庭

老去交遊㞐向晨欲開口可對何人饑驅諸子奔南北病困先生淡歲旬寂寞荒江唯鍵戶淒凉苦雨一閒身滋滋天地今如此漫望千秋遠結鄰

沉沉

沉沉梅雨晏開天靜臥東齋病亦便喚僕推窓先掃地次添爐火試新烟小憩幽處綠陰遮午夢回時日未斜拂几攤書成默坐磁瓶橫笑石榴花晚來一飯外無他早下柴門整䩔窩不上燈嫌蚊做市稍防漏學蟻搬巢

病覺宵凉夢不成四村風雨萬蛙聲閒思五十年中事僅占人間一分淸

百年

百年誰道半無成野處何嘗負此生瓜熟未多先果熟蛙聲初少又蟬聲鼠姑色落春終艶魚子香幽暑自淸一事恨天窓外月不教夜夜向人明

張有斯過草堂卽事

綠野淸江子置身遝然忽有問津人包匙僕背唐詩

富卷出懷中近句眞游味一緘新茉紫庭花幾朶舊醅醇青天似亦欣晨晤早挂松稍月似銀

留有斯

君能來此一盤桓歸棹何妨爲雨寬家茗味差高寺茗建蘭香漸續珠蘭一時花足流連飲三世詩堪次第看知念衰貧餘子兼笑談應助半旬歡余家有自製白岩香茗及定光寺茶故月家茗味差高寺茗三世詩謂家君及姪兒俱有詩

偶成

花與吾何涉居然足動情一枝開欲盡幾朶落還生

竹雨龍千挺簷風馬數聲無窮詩意思句不待人成

長夏村居雜咏觸景即事隨口拈成果而錄之語無倫次故題之曰雜咏

長夏村居不出門乃公福實冠乾坤若非貧也還兼病自日難銷造化恩

不課耕田不著書人間無事孰吾如半壺一炷風生榻雨覺三餐月上除

愁中病裏没支持閒到無聊懶到癡靈壁酒澆時格筆端溪水浸不臨池靈壁石酒澆則色黑潤端硯日用水浸則發墨不枯

碁低爲懶用心機對手村中亦自希無討可將炎暑忘簫聲一弄落花飛

書畫平生不憚煩年來酬應漸成冤墨痕誤有天工肖筆興狂將古帖翻

春深剪盡水菖蒲梅雨重生細若鬚夜露晝陰將翠護掬泉卷石也山湖

何物青青終歲然白花朱實又齊妍後彫隨口稱松柏有何誰題巴戟天

凌晨起步小齋東汲水澆花助鬱葱幾朶密萱黃欲盡隔牆一樹紫薇紅

金柑金豆施時香火石榴初苗幾房郤喜柳穿魚再發一枝橫出過叙長柳穿魚一名叙釧花

珠蘭氣足浣愁腸經月開還恨不長特取海南黃熟製留渠書室一年香

病中長日建蘭消病起香風漸寂寥花若有魂堪返得秋蘭應作楚些招秋蘭出鄞邑小白莖瘦香清迥異常蘭癸亥冬凍死

初出魚兒小似針忽然如玉又如金紅蟲綠藻清天水頗費閒人兩月心

最愛盆中長綠苔安排靈石趣悠哉朝遮日色宵添

水五十年人心尚孩
手植梧桐過屋高隔樓花影動蕭騷陰森更有雙株
橡斜日清風立鷺鷥
苦愛荷花香逼清草堂無地着池汀頻呼僕向村田
覓折插瓜皮緣古餅
果然老圃學難如二畝西園食少蔬羸傍牆根栽徧
竹三年蔭足隔鄰居
入旬親只虀鹽供六月兒無絺綌穿臨帖抄詩窮旦
晩懲余一病目高眠（家君選明詩性兒臨王帖）

風清枕簟睡難濃長日衰顏起又慵忽近忽遙蟲蕉
了如醒如夢馬丁冬
不甘袖手看虛空聊試經綸草樹中織筏遮蘭留葉
綠栽榴接桂變花紅（桂用榴接則花紅）
飯也懶搬瘋癱婦磨猶差路跛園丁人從日者推休
咎莫罝奴官論別星（俗語討飯三年懶也懶搬又云磨麥都差路）
急雨擁雷消熱中快人一陣好涼風濃雲猶潑青山
墨返照旋燒綠野紅
柴門日暮稻風清萬綠連天翠礙平帆趁晚潮穿樹

出虹收殘雨隔江明
盆景聊存丘壑腸屈蟠深愜物情傷青昔白石天然
樹一幅倪迂一幅黃
年衰百事一無通侍立何緣得小童文石浸來鮝少
滓水沉爇處火長紅
知交老去情猶淡流俗窮來面合生一事謝天親飯
饌愛兒暑緩讀書程
天眼豈傳昨夜開早眠無分把頭擡世間皂白紛紜
久不得邀渠看一回（六月十五夜）

客有求書將銜至僧因索句覓茶來如何家擅三長
者也乞文章到不才（貞一之尊公七旬其弟敬一乞余文爲壽）
礙物蛛絲除已盡照人螢火去還來倚門待月微吟
久何處花香茉莉開
翠竹當門堪久坐香風滿室足長吟一齊雨過一齊
雨花落紅殘草綠深
收得圖書思坐臥添來薪米用躬親就中儘有偷閒
法擦向家常作俗人
一輪明月挂林端艷比黃金大過盤漸上漸明因漸

小碧天無際照人寒

心血衰來中氣虛眼光無力細觀書長吟短唱唯詩句一病拋荒又月餘（時選詩未成）

秋風又欲起庭柯兩眼穿因望早禾老速矣他千載近窮奇覺此一身多

連宵底事夢多凶反覆空牀不自容缺月窗前天也靳青莎露下百聲蛩

磬聲雅義菴頭月帆影安仁廟角波只爲柴門堪徙倚堂堂五十歲如梭

初秋夜吟

年當五十夜逢秋無限淒清不待愁涼雨過天虧月亮殘芳匝地亂蟲啾燈青散帙生花海衾薄空牀起粟樓夢既不成吟又倦一聲風馬動簷頭

九日西園

秋來句少爲窮忙九日西園一坐忘灌水新畦排菜白枯藤敗屋露瓜黃竹多搖尾爭環堵山或伸頭喜鵰房聊學登高上土阜澄江紅葉度風檣

不寐

纔到人間又五旬眼花齒落鬢垂銀早知將命窮如我悔向乾坤誤做人嘗苦嘗甘眞啞子自生自死孰周親寒颸一夜空中吼夢斷前身與後身

白雲

深秋多白雲凌晨妙舒卷初添江面寬已截山腰斷

紅葉

日色紅欲高千村忽瀰滿須臾西風吹不知去近遠

秋山古銅瓶硃斑爛紅葉灼灼三春花對之或自怯豈知衰頹翁偶然醉雙頰寒霜歷已多風起復獵獵

黃花

野菊南牆陰荒草沒其頂何來鳴咽蟲抱根泣露冷蕩蕩乾與坤豈少繁華境耿耿滿天星終朝無日影（野菊俗名滿天星以其多而小也）

青菜

荒秋萬物無乃有青青菜托根曾幾何生意勃可愛日出晨露流甘鮮不一態就之盛瓦盆馨香勝鼎鼐

斮江村紅葉劇漫題

今冬風不動塵沙紅葉柴門一望賒醉臉偶然酡暮

景濃粧豈意闕春華映來南浦環如玉襯出西山紋似瓜此境好同誰領略畫圖留與後人誇

至日觀蠟梅有作

野菊殘來未有香連旬雨後蠟梅黃風和至日迎春色人怯中年惜晚芳落葉平皆聲已寂空枝出屋影偏長若教移放窗光裏定引蜂顛惹蝶狂

五十初度日訪慈意上人於資教寺不遇信宿而還留詩四絶

落日扁舟款寺門禪家偏有好兒孫客來不用師相待芋壯蔬香奉夕飧

背負山窩面對田橫飛白鶴駐門前村遙夜不聞雞犬一宿眞勝五十年（寺門正對白鶴山）

石塘環繞鷲山低兆域爭阡廣德西誰道力能遷寺者墓門零落舊時題（寺故在西一里山上屠冢宰營爲葬地遷寺於此）

自從甲午來遊後庚戌重來今又來計歲中間常十七此生還擬到三回

寒村安肅集卷一

海昌朱爾邁人遠
同郡萬斯選公擇　仝閱

民族圖書[illegible]藏書

羊日野步

地僻年荒老復貧連陰誰此賀新春閑看野渡觀優者冷笑荒菴禮識人山雪凌雲千挺玉江湖圍屋千鈞銀支寒幸得微醺力便與平疇草意新

荒園

荒園莫道不繁華春事初生便好誇沓種萊甜堆港雪新移梅粲隔牆花

老屋修來終欠新空牀夜靜卻宜人昏昏夢只禽聲喚掃地焚香過一春

花朝晚渡鸛浦（是日掃外家墓于下陳）

下陳往返路迢遙港斷舟停已及宵破幔疎篷輿代步殘壺脆餹僕分挑神燈閃爍三過廟僧磬丁冬九里橋晚渡原來好風景茲行端不負花朝

醉墨窩即事

舊屋新題醉墨窩春愁其奈我消何因溝鑿沼貪栽

藕聚礫鋪庭便賞荷洒掃敢張天下口考槃且矢室中歌最憐昨夜狂風雨牆外山青四五螺

西樓偶作

一半春光已過頭閉門無計可驅愁移書幸就臨園星倦讀時登近水樓雲起赭山龍窟在日沈青木（山名）聖燈遊左瞻右矚都靈境莫歎如蠶繭自囚

上巳即事

新遷室似鳥營窠閒草尋花到入魔樂事自憐衰境急童心誰諒恨人多行看塵拂迎風柳坐對書攤貼水荷未必消愁徒費日知非便可奈非何

春晝感

白日長無聊南風狂不息窮人逢中年生難死未得身心尚如仇望誰同休戚短夢忽長吟蜂喧草花寂

牡丹

嫩紫嬌紅整復斜羣芳終遜此繁華獨憐百八十年內（余家牡丹歷年一百八十矣）每歲春風半月花

新荷

方池才鑿又深春初種荷花放葉新一卷書開如勸讀幾文錢在不醫貧飄飄尚與風無主帖帖唯於水最親未吐紅苞張翠蓋香姿清絕賞誰人

病起（嗽疢不食半月始愈）

如錢荷葉過盤洞似荳青梅比彈羸一病起來疑再世獨悲好友不重生（謂怡庭）

倦倚西窗萬慮空閒庭盡日響晴風綠楊翠篠交陰處忽笑榴花一朵紅

羨來斑筍竹味備香到甜藤花事齊紅翠滿園清晝永兜喃燕語角樓西欲償文債心無力漫整詩材眼忽新水藻青初穿繡尾山丹紅又賽長春

夏日即事

新齋喜傍小園東詩興悠然野趣中曾得閑庭寬數丈四時不斷草花紅

此生原不受人憐長夏村居自寂然猶媿色香緣未斷朝朝暮暮一池蓮

誰似窮居滋味長蘭花又續藕花香晚來待月松樹下納盡人間一夏凉

年過半百已忘機橫逆來時只掩扉不道難禁迎棐舞依然是是復非非

書秋意偶題

一帶平山兩隻船荒亭老樹自江天秋光莫道無尋處正在寥寥落落邊

東錢稚廉

友朋雖不是天生無此人如折腳行方恨同心長聚散(謂王葛諸君)豈期分路或幽明(謂葵獻介眉)唯余獨向三村臥與子相望半日程一別猶然踰四月不知何以各

為情

將有長安之役不寐有作

半生何事好回頭底復匆匆起別愁不是吾衰還做夢只因親在尚須遊紙牕有月長如晝布被無霜未似秋聽到巢蟲聲咽後飄飄泛泛一虛舟

輓倚孱功

似汝翩翩一少年不難落地與登天空門誤入吾方恨朝露誰知竟溘然

山曉師曾寄語吾楊家信裏殮君圖傳開不免知音感兒對空房滿壁糊(山曉和尚云天童有楊姓者愛余畫至以殉葬孱功亦愛余畫糊之滿壁)

猶憶平沙第幾聲忽然斷處最關情只今壁上飛塵滿縷縷空絃不自鳴(孱功善琴)

兩年前此日題詩臨去聞猶一盼之此意夜臺如不散也應來聽輓歌詞(臨殁時念余所題詩適當是日强起視之)

答如阜蘇立原步韻

俗下言詩我不知應酬暫不費清思珠璣滿把當先賜鐵石蟠胸亦暫移獨媿半生空老大猶從末技見

幽奇(來詩云許倆杜甫思仍健画從倪迂法更奇)丹黃一樹終秋色豈及春花爛熳時

賀錢西清鄉舉

門第原高而水涯莫年又爾上公車秋風此日馴吾友(西清為吾友群廉繼子)春色明年屬子家(清溪先生係前戊辰進士明年又戊辰矣)

通家只為意欣然不覺規詞與頌聯須繼功名宣正日(錢氏先世有諱與者宣正間名臣)莫忘忠孝啓禎年(謂孝廉兄弟願父宽及忠介從亡等事)

過桃花塢積慶菴 十月九日

繞屋青青蔬菜園到門落落只頹垣捫碑初見書成化讀記方知歷宋元綠綺懸來四壁淨黃花笑處一庭喧片時坐覺風塵洗爲愛居僧澹不言

寓積慶菴卽事

僻冷城隅勝濮濠貧遊聊此寄衾裯僧眠白日門常閉刹古寒風樹獨高一盞油檠終夜亮幾篇帖括半生勞桃花塢亦空名在底怪唐家子太豪 桃花塢爲唐六如故居

僧天敍每夜彈琴聞之有感

老來百技與心違獨愛聲音感入微何幸客途耕硯子得聞僧舍理琴徽武林宗覺絃初斷 宗覺堂僧容功所居 秀水精巖韻久稀 十餘年前曾寓秀水精巖寺僧法曇每夜爲余彈琴 鳥語泉鳴渾似昔欲除煩惱倍歔欷

同天敍遊虎丘

荒菴枯寂久虎寺一盤桓萍跡曾留何處遊後改觀小橋添白石幽徑着紅欄風日春空小僧清客意寒

風雨夜偶作

又走三千里一過一千里弱已途窮身留古寺無人處詩出寒宵不寐中半架小樓難蔽雨兩株大樹慣號風更堪隔壁琉璃火土木前頭慘淡紅

范筆山公車見過賦此話別兼示萬季野貞一

青過遊旅慰相思老友如君外更誰杯酒笑談方敘闊燈花坐對自添悲交遊漸少花飛瓣齒髮同衰樹槁枝此去長安無足道傷心應只萬家知

卽事書示天敍

柏樹庭前老相看笑未曾琴聲僧待客詩句客施僧度日人家飯觀書佛殿燈不知方內外茲月兩回升

菴前晚步

塢裏桃花何處覓庭前柏子向誰參晚風落日開門望隔隴寒烟一帶藍

萊公曾此一題名爲願人常好事行此意不隨碑斷蝕牆根草底字猶明 牆根斷碑忽見寇萊公姓名碑文漫滅不可識土人云是願人常行好事六字

僧樓卽事

吳會繁華地吾居卻悄然遠山寒雉堞枯樹黯人烟

邪許西風裏(隔城挽舟聲)鬧維北郭邊(屋後有燒人塋)殘年歸興
急乃整入都鞭

曉起新晴

漸曉樹聲微隔城人語亮起來晴日暄霜白瓦楞上

初度日將遊萬歲亭先賦

小春曾履千人石初度將遊萬歲亭兩月吳門唯此
耳自憐辛苦過餘齡

阻風京口宿聽潮菴

計程此日別江南僕到親應與共談豈料阻風京口
宿翠屏山下聽潮菴

戊辰元日王家營聞驢鳴有感

王仲宣今生不生仰天猶作嘯歌聲世途跛踄君應
慣底向乾坤抱不平

初二日發澗橋

匝地彌天霧渺茫風高陸續漏晴光平原正對雲開
處一幅黃綾萬丈長

初三日早發沭陽

立春早起沭陽程衾薄空輿夢不成淺水無橋牽馬
渡曉星如月照人行

紅花埠

自渡江來始見山沭河水又碧潺潺人烟最愛紅花
埠茅屋參差棗栗間

一路居停盡可憎忽逢鄰叟識吾朋新年茶酒餚兼
菓爐火團圞說馬陵

初四日紅花埠至李家莊

栗葉經冬乾不落氷花侵曉斷還凝風光莫道春猶
淺綠意微微露麥塍

午上陰雲午後晴高高下下過郯城牛羊隊遠鬼鷺
小沙土流乾絮雪輕

平平矮矮更綿綿畫意居然趙大年塵土有時殊不
惡遠浮山色似湖天

李家莊至仵城

黑霧漫空去復還日光逗漏古銅斑須臾照出霜林
景又在瓊花玉樹間

霜林

色過梅因多滿樹巧勝雪在細分枝拏鬆恰似裹頭

檬兩鬢垂銀髮挺絲

代城至垜莊

初覺紅從脚底生白光漸漸滿空明烏雲夾出一輪火疑是天開隻眼睛

一天日被千峯錦滿谷霜開萬樹花更有曉烟橫玉帶青山誰與圖繁華

何事

何事驅車日夜忙不辭扶病觸風霜羞忘老去身如旅圖做春來夢一場白草黃原唯野堠青山紅日似家鄉眼前有物撩人極隻隻慈烏對對鶩

蒙陰至羊流村 初八日

陰洞高崖尚撒鹽四垂雲色正淹淹山靈亦有嫌同俗挺立巉峯似筆尖

病眼輿裏一牕開雪後無風未放晴天上陰晴那管得一山過了一山來

南風陡起忽天開春色旋從日色來强起欲看新甫柏白雲如絮覆徂徠

一堆山又一灣溪病臥頻驚高復低筋骨已疎肝肺亂爭如簷下一雞栖

羊流至泰安

北來今始過寒風縮項呑烟个个同澗水停時氷正白雪山高處日先紅

望岱

眼中山似此山多萬古登封竟謂何豈是他山饒歲長茲山歲久已銷磨

不然古昔帝巡遊足跡無能徧九州但見兖青唯此特漫誇岱岳世無儔

同黃主一訪陳大年於臨邑 十二日

公車廿載歎蹉跎壯不如人老若何只爲故人官近驛好來乘便聽絃歌

百里何曾困士元大刀小割總無堅盤朝多重親民吏不見三公起潁川

三人夙昔共心期此詎唯應各自知會合天涯寧易得不知何以慰相思

論年晚巳嗟陳亮造語新還慕陸生此去上林春有分玉堂青鎖待同行

趙北口書見
湖氷萬頃玉爲田晩照如銀出火然遠遠幾行飛雁
度斜揮墨妙粉紅箋
到京讀周弘濟姜念祖近詩志喜
幾載吟成寞押章故交散盡或云亡居家每日思弘
濟到此何緣得友宋七試老袍顏已厚兩編新句與
重狂從今風雅存吾邑笑看長安詩客忙
查夏仲南還索詩率爾賦贈
三年前我出都城一首長歌予贈行大地喜留風雅

脈窮途感切友朋情今來正爾資磨琢何意飄然返
斾旌慚愧老猶圖一第俗腸無足壯歸程
查德尹見示水仙詩索和原韻
已未長安客邸中水仙詩亦賦三通讀君清雅傳神
筆自覺淒凉屬變風
圍爐煖閣火溫磨風雪三更繞夢魂（丙辰年事）幽與衰來
將一紀家園零亂只空盆
此花此老不成雙只爲窮奇俗事罷紙上忽然如遇
舊天香國色對明牎

嬌姿偏欲傲氷堅塵土諸傖孰解憐不是騷人青隻
眼仙風道骨也空妍
閉戶行吟
長安萬斛馬頭塵未肯輕沾落魄身貰屋偏逢僧作
主隔牆恰有樹爲鄰一燈梵鼓鼕鼕夜幾隊宮鴉欸
欸晨閉戶行吟誰剝啄居然嘯傲故園人
會試第二場即事
屈脚蟠頭睡不能褰簾獨向暗中興聲低細雨譙樓
鼓影亂狂風號舍燈突爾伊唔寒嘯兒落然筆墨夜

叅僧民生國計曾關否廿載光陰此折肱
三場即事
敢辭辛苦一宵眠得失今應斷宿緣眼力固難重到
此心思已不比從前當當更點春寒裏霍霍風簾旅
夢邊閒把平生一追數惘然亦復自悠然
臚傳偶作
儗就卑貧爲二親上林偏擬一枝春身來鳳闕龍樓
下心在蟠山鶴浦濱拜舞衣冠仍草草（太皇太后之喪不服朝服）
對揚制策孰聞聞因思誇詡臚傳何多出當年措大

人

有感

冷把炎凉看故交泥塗端莫附雲霄斯人不與吾誰
與乃向悠悠訂久要

交當身貴原須易言到人微自漸輕廿載世途應悟
得逢人猶恃舊時情

偶歎

世上交遊若個眞故人自恃卽痴人不通最是嚴光
老天子牀頭脚亂伸

犯座星占見上天一絲猶許釣桐川始知度量原相
越千古帝王不偶然

寒村玉堂集卷一

海昌奄嗣璪德尹選
同邑姜宸蕁友棠閱

五月初九日選館卽事

直言猶未劌黄比黄榜居然落後塵差喜聖朝賢路
濶瀛洲同作習儀人

晨集長安候曉鐘太和門入保和東人人鵠立還魚
貫便服藍袍一色同

斜排雁翅立堦傍一榜班分十五行上殿有官依次
引十人齊跪面君王

姓名淚被世人推誰料深宮也得知宰相近前纔啓
奏侍臣扶起站龍墀

十九春來七赴燕風塵鬢髮已皤然隨班上謁慚英
俊天語從容却問年

聖明親擇又重裁名姓纔交院長開三十四人齊出
殿滿街傳說翰林來

家學師傳豈盡荒獨難錦閣體文章不須更與淸書
習已覺空疎媿玉堂

無力耕田養老親虛名聊且慰餘春只愁錦服當萊戲未愜乘車採藥人

五月十九日病中

匆匆兩月不曾休如此生涯亦可憂一病偶然無俗溷終朝便若與天遊香從鄰樹分來細雨雜僧魚下得幽只恐傳聞容易誤三千里外有人愁

天下誰能療治生偏余擇術太無成青燈半世雙親老黃榜微名一職淸賣萊傭歸歌板閙乞齋僧飽唄鍾轟何曾旅困兼鄉思磊磊胸前不暫平

六月一日移居求王東發書移居仍對棗雙樹獨坐忽聞鵲幾聲二句作聯因走筆鳴謝并索其書

移居仍對棗雙樹獨坐忽聞鵲幾聲淸福於天疑有分好音何日慰玆生得君大筆書幽事使我空齋慰旅情更望烟雲圖兩幅垂簾長夏臥遊成

寓壁

矮簷僅僅許頭擡糊紙垂簾亦雅哉滿院落花風後掃一窻明月樹中來不驚幽夢身宜倦即起窮愁句

好裁如此銷磨長夏去乾坤何處得塵埃

將到館作蒔蘆格一律

家修廷獻古來殊誰道吾生術更疎老半百年重學話讀將千卷不知書紳情野犢穿繩起規矩村童上塾初豈若趨庭多樂事荷香竹蔭數遊魚

題鳳頭鳳仙花

雞下昏垂翠羽叢嫣然曉霧夕陽中一生底事供兒女徒染纖纖血樣紅

野草閒花本自妍無端喚作鳳和仙畵圖贏有傳神手一種風流未寂然

鄰樹

極憐鄰樹綠陰淸一月相依又愴情葉底花香成實枝頭鳥語變蟲聲高堂髮豈能重黑薄宦身安得遠輕終月低徊無限想隔牆僧寺已鐘鳴

論詩偶述

人苟不樂安能歌人苟不悲安能哭歌哭人各有不能代人寧不麻其肉奈何世之所謂詩竟以應酬爲正鵠人排百韻作名士猶之文但知四六爲姓通譜

廣輿記此外韻府號羣玉東撏西撦輙成篇居然風雅相標目當世貴人亦何知利其善諂留入幕遂令紛紛乞言者得之無不心意足此可謂之文章歟歐陽子語誰三復

詩從性情發爲聲耳目所觸皆材料必于經史子集求猶恐古未盡其妙何況學詩僅於詩竊取聲音與笑貌漢魏晉唐人之言與汝何涉求其肖此如浩浩彼蒼天寬窄乃坐井中較亦有不受俗論瞞不因時代分拙巧又舍大清康熙年劣唐優宋徒尋鬭其心總務傍人門彼此同歸一賊剽古人是人我非人此等學術吾亦傚

昔者孔子嘗論詩明明告人可以怨若必溫厚而和平瘂咿囁嚅直鄉愿試觀三百篇之中何嘗不極其譏訕逢時如此宜如此工拙初非由正變自從俗儒韓論與擬置心肝換皮面氣象何嘗不有道徒爲脂韋閉方便豈知怨誹而不傷但非從人欲見天理人情之極至正須鑱刻始發現嗚呼人久失其眞何怪好言相欺謾

作詩不本於性情名之爲詩固兎枉其實性情苟不良詩愈本之愈凡響卬令傴何臭腐家亦其意中所鬱往生其廬舍血肉胸安得天際眞人想隨人腳跟看人而不能不與時俯仰假令學作自得語慘澹經營亦不像古人立言垂千載天籟所發不可強襟期苟能與之似陶杜韓蘇握諸掌吞破萬卷尚無益枵中提曰奚足賞

聞友棠未歸志喜兼柬德尹寄阜懷夏重

我生雖無他伎倆作詩欲思人不到顧唱之而和者

誰獨絃哀歌每自悼豈意同里產二人三年歌哭長安道周子感時托咏史嘻笑怒罵皆史料姜子妙筆志士風方言瑣事成典誥一片肝衡今昔心不與舉子同俎豎學隨貢諛乞憐徒詞不已出唯剽奪我來謁選上春官讀之起舞欣同調偶留玉堂不得歸意藉兩君相號召約我舊友大小查高立詩壇建牙纛庶幾堂堂旗鼓開狐狸不敢白晝叫如何大查歸去來阜懷忽泛江南棹鳥折一翼車一輪兩月昏昏如老耄幸君時與德尹氏肯過逆旅相慰勞健句饑腸

爲一擽清思塵容爲一掃無端信息楚中急兩君歸
與不可挽誰無家室誰不思獨留一人萍絮漂我力
孱不能抗時一生尤耻自表暮年衰入仕世所輕畏
見貴人及年少同心散盡勢益孤天不呂詩此其效
已聞查子或留行菱也南帹不即賫憂貧患病苦應
酬背人地却微微笑妻兒父母雖乖隔有懷得向友
朋告百怪彈壓各雄文不怕前徒戈不倒我漸俗人
似石村詩律麼如禁嗜好從此伏波土室中亦思揚
旗一鼓噪

睡起漫成

不堪疲力更勞神無藥全憑睡養身午夢回時簾影
換恍然另做一生人
是醒是睡不分明倦極那知死與生但覺陰陰鄰樹
上日斜風靜有蟬聲
酒得空庭不起埃竹簾受向晚風開秋蟲唧唧聲初
斷一漿鏗然墮瓦來
隔屋初憐聞梵課對門近喜住詩人不須出戶頻來
往信口拈然得句新

張弘遴移居原韻

二查長夕意差強底事移居近鄭梁豈念索居心塞
路欲教末學面離牆鄉愁共起秋蟲壁詩句應聯夜
雨牀此意他年終不負卜鄰寧復變暄凉

九日黑龍潭同范國雯王有容

芋阡尋幽到黑龍爲嫌旅邸日塵封城頭忽見青山
色疑是江西十四峰（余家幻江之西有十四峯）
淮水成湖便少埃登高何用覓高臺西風吹倒蘆花
處兩兩三三鴨出來

送張紫緣出守寧波

海邦久少詩書澤不獨民殘士亦凋帝簡明公爲保
障人瞻廨宿自雲霄奇敦大體維風俗更察微言設
教條指日政成來報最願隨父老獻歌謠

查德尹詩試乞假和韻答之

廿載光陰道路過一官底復愛奔波高堂衰老肩披
雪逆旅窮愁頸縮螺依戀寧於君上否別離亦奈友
朋何歸心却類辭弦矢勸駕如君詩覺多

送陳仲夔侍母南歸

日日思親願尚違那堪看子去如飛板輿風雪途中穩錦服鄉園亂後稀樊口如逢新釀熟石門好及早梅肥團圞親舊杯盤裏應念同心歸未歸

健菴師命賦四律

同赴春官便識荆廿年始得列門生自慚記問隨時落深美功名與宦成永叔文章眞莫大釋之刑獄未稱平急流雖是甘恬退有耳曾聞說鼎鐺

年來門第莫如公公在門中望更崇翰死絲綸專一代蘭臺綱紀肅羣工積書欲繼刪修業好士思追吐

握風怪底遺文兼逸獻普天盡入網羅中

菲菲桃李環門植苾苾芝蘭繞砌栽孰謂千金猶市駿雖逢一骨不論財許文至欲忘師弟寄札還教數往來四十年中那有此此情萬劫豈能灰

主張唐律茂聲華籠罩長安詩萬家品藻也知遺竅蚓鼓吹何意屬池蛙感恩自忘支流別惜別難羞下里巴所望一言垂准格歸時讀向老親誇

送顧在瞻南還

半載南還計君偏先我行此歸眞止謗再到定成名道路同知已(謂季野)風霜勝世情淮城寒臘底來歲近詩清

送查聲山假歸

我之思歸在子前子歸鞭胡着我先共有老親我更老送子能不心悽然平生事事落人後求退猶難如登天多君相與存古道凡事提攜不自專臘月南遏倘接武此情寧勿五內鐫但恐聚散不可期一別再會知何年慚無斗酒壯行色作歌道意忘媸妍

乞假不得吳震一詩來慰留依韻賦答

思歸似忍別芳鄰親在從來未許身非爲俸微難說養豈因官冷不安貧平生精力消千卷老去榮華儘半綸吾分早知天已定獨慚行止尚由人

程松皐席上分賦落花生(同席者朱錫鬯姜西銘梁蕉亭王令貽查德尹吳震一孫愷似湯西厓唯呂山劉張弘蘧以疾不至)

爾生胡不早乃待落花時意在親根本形偏遠葉枝蟠泥芻吐角炙火豆離炊贏有長生號華筵未見遺

大病得遂乞假之請漫賦志喜兼謝同人查德尹諸子

平生未有欺人事假病居然變作眞心亂已如無四大腰疼何止重千鈞陽和律轉嚴師長痛癢情關密友人不是誠安能動物春風喜得拜雙親

送查德尹之河南

非君不得省雙親誰料君先我轉身草草別離如夢寐煢煢旅病益酸辛才名洛下應逾盛詩學燕臺孰與振相約隔年來此會未知天意肯隨人

寒村歸省偶錄卷一

同郡錢　廉稱廉　刪定
姚江黃百家主一

己巳正月四日出彰義門

半年南望欲歸人今日纔離燕市塵不是衰年多疾病天恩豈許覲雙親

官冷尤宜病後身單車出郭靜無塵不然百里分符去僥別都門盡故人

河間道中

人道書生衣錦旋誰知故我正依然思親但覺霜添鬓抱病還愁粟起肩沿路有牆多盜地(畿輔多盜撫臣沿路築牆以護行客)經冬無雪欲荒天衡塵不尾南巡駕要及花朝到滕前

臨邑贈陳大年

行李愁君得赴燕重來不覺已經年玉堂識我原如此青瑣期君豈偶然(去年贈詩有玉堂青瑣待同行之句今大年已行取)十載心期好弟兄南還能不此間行相逢應更殷勤處新是君家門下生(本房師陳賡陵先生大年所從弟也)

力把黎丘草昧開不須別論撫摩才只看邢氏風流歇邑中邢子愿先生在時海內名賢多過此觴詠六十年中孰此來

政成指日去朝天我暫停車子亦然准約明年趨闕下一尊細話放燈前

晚行

雪白浮冰亂似雲水流其下青天碧山頭落日照沙黃人影過溪拄石壁

曉行

山脚氷潭似鏡明隔山殘月墮山脚倒映南崖亂馬

蹄荒雞咽處野火熠

沂河見雁

勞勞車馬自京華美殺溪鴻臥淺沙只恐漸來弓箭手翮輸行客得還家

李家莊道上

平生所喜是優游鹿鹿車塵已白頭初仕敢言投老計暫還且為養親謀一雙驛路追風馬三兩溪潭泛水鷗未審閑忙誰注定時時天際一凝眸

紅花埠

行徧山東路春光漸已長輕風沐水碧斜日馬陵黃輦轂程程近村墟店店忙客懷無別喜半月拜高堂

西湖看桃

歸心似箭已茲開不捨桃花又此來紅間綠楊眞勝錦艶臨碧水自無埃舍杯遠看晴霞起艤艇行穿繡幙回爭奈山頭無賴日慣催行客入城隈

村扉

村扉已破不須關表宅難將國典刪幾幅黃旗搖白日兩竿紅樹映青山題門雖是蒙新澤懸牓何能廢

舊顏為語鄉鄰休歎美此歸未算錦衣還

莫笑窮居苦戀鄉地偏客少足徜徉眼明山色陰晴換齒冷江流日夜忙紫竹黃花楊柳徑青天綠野鷺鷥行繁華已覺難消受一夢何曾到玉堂

登第全忘經世心不關民物是詞林無功受祿眞堪媿舍學從人更不任親老難令門咋倚身單尤喜膝前吟平生溝壑何妨負乞食多因愛日深

村居祇道境平平行徧天涯覺倍淸面水背山原祖卜左仁右義若天成謂安仁廟雅義菴書香八葉兒能繼農

業三時僕代耕最是門風殊絶處高堂寵辱未嘗驚

立夏日口占

鹿鹿三春生趣微朝來細雨應酬稀家貧差喜雙親健身老初膺一命歸烏笋經雷龍樣矯毬花臨水雪般肥梅青荳赤家常飯不似長安日苦饑

病中偶題

冷落官銜衰後得清和天氣病中過此生自分無佳境卻喜偷閑處最多

年踰

年踰艾幸有高堂莫道歸來策未長病不離家貧亦好天初入夏日還凉竿頭鐵線輕垂碧欄角金絲細放黃似此風光清絶否去年貪惹御爐香

寄贈欽令斯熊封

五百年來孰見開南雷一綫繫斯文只愁古貨今難賣不謂桓譚屬使君（時刻南雷文定）

貞元朝士迩今稀誰別前明是與非搥得春臺東壁碎姚江漆室自光輝（欽有東壁春臺四大字魏廣微所題熊封一見命碎之）

午日

積雨初收徑滿苔焚香灑掃室中埃時蟲候鳥更番到野草閑花取次開誰信窮愁增宦後且須行樂趁歸來臥牀書几粗裝好蒲酒團圞共一杯

一官

一官不戀戀家鄉豈爲偷閑故避忙花月原來都鏡水海田寧必在滄桑半生往返唯乘興萬事成虧直病忘此意懶從人道破時時微哂少年場

題芭蕉

炎蒸隔斷小庭前不媿名儈號綠天風日也應能自衛如何無一葉完全

避暑百順堂

不堪酷熱與尋常暫列圖書百順堂竹影半庭詩與碧蟬聲幾樹夢俱長垂簾飽嗅瓶花氣拂几深嘗桃茗香只欠前身文字債閉門猶苦應酬忙

謝莘野惠詩稿題寄

廿五年前舊有盟中間疏濶最關情豈期風雅稱耆宿猶向塵埃念友生成帙新篇長晝短驚人佳句暑風清卻嫌唱和詩題內始末偏遺賤姓名

偷安

饑餓雖嗟出戶難差勝觸熱跨塵鞍虛堂蔭得千竿竹白晝涼生一味蘭西嶺尚留雲片片東林已挂月團團若非親老兼身病容易來偷此夏安

題畫

禿筆拈來作画圖興狂不復計形模雖然老去精神嬾亦是年深胆氣粗

送姜友棠讀書永樂寺

老向詩壇新得君遊踪苦恨越燕分歸來一面慈湖

市去臥三秋蜀渡雲待制碑留甚吊古（謂柳道傳）南雷居近好論文（寺與南雷先生居室隔江相望）龍山廿載賡歌興（先兔齋公有同陽明宿寺中詩嘗欲遊其地而追和之至今未果）準買扁舟續舊聞

泊丈亭即景懷舊

九十番來老殺儂（儂過丈亭九十次矣）斬新詩思却如鋒江流欵曲前呼後（謂前後二江）山勢飛騫鳳鬭龍（謂龍鳳二山）杯酒鄞亭情未滅（辛酉春故友怡庭同飲岸上）盤餐村舍意曾濃（癸丑秋村翁胡姓者留飲其家）轉頭一一無尋處晚汐秋風獨繫舺

過黃竹浦作

百里江山盡畫圖此間絕勝畫中無白龍勢動初離穴黃竹流迂細篆符一代孤忠光史冊千秋大業走生徒應慚廿載停橈客衰鬢西風只故吾

秋晚縣歸

十里溪城路遲歸未覺長草頭殘雨亮牛背夕陽黃烟起行山市旗翻認草堂到門燈已上蟋蟀報新凉

郡寓夜雨

一歲風光大半晴家家愛聽雨簷聲誰知滴到愁人耳旅邸空牀夢不成

蜀山渡舟中

親老兒單婦病中出門木石也忡忡家貧乞食眞難事歲晏衝寒自苦東雲日乖鬚風漸霽霜山露頂樹還紅人間誰似潮無累纔見來西復去東

爲海昌西寺來翠房僧畫木石小山

拳石枯株沒幾多敢云畫法本東坡只緣生具清寒骨又爲僧家不爲他

把茆結在小山邊老樹相依不記年門對一湖秋水外舉頭看去只青天

次韻答鄒古愚 時客長安鎮

作字吟詩又寫圖雕蟲技到壯年無老重僧托沿門鉢忺似兵趨急遞符隨手敢誇中有法匠心早分世無徒何期道院寒雲裏一曲陽春謬及吾

右列書兼左列圖獨嫌唱和客邊無多君佳句投勝璧索我枯腸合媿符針欲繡鴛猶賴把手能搏虎便思徒未知孰耳騷壇者一座還曾肯置吾

作畫偶題

圖說濂溪實犯重畫無題句本非慵客愍寒雨愁難

遣信筆消他硯墨濃

草卒寒村新樣圖刪繁亦費幾工夫試看老樹孤峯外空裏何曾一物無

懷公擇

同門寥落已無多世網牽纏更奈何重欲商量疇昔話淮南客外孰觀摩 時公擇客淮南

西阜雪裏憶登堂手剪寒蔬欵客嘗廿載萍踪如隔世糟粕猶在鼻頭香

一命幾乎卒武林朝昏風雨孰相尋多君厚意空思報飄泊江湖直到今 甲子秋冬事

愛我寧云世少人君家兄弟最爲眞論心尤莫如吾子何日青山共結鄰 兄弟謂兄宗季野

蕭賢升索扁書屋即景題之日魚草堂信筆示意

庭草春來青幕外池魚靜裏躍窗西滿前茂叔圖書意底事從人別問題

作畫自題

愛山卻也畏山囚背得山時喜而流最是秋深風雨

後夜船歸處一燈浮

題畫葵

百花誰不賴天光獨爾傾心向太陽可奈秋來開較晚太陽於爾意偏涼

畫梅自題

吾畫何時起開端錢發公時年十有三學文尚未工見其寫梅花此興忽焉濃背地潛做之翰墨頗與同已念一枝花何足寄心胸放筆爲山水乾坤尺幅中窮愁數十年精力日以慵偶一應人求草草殊不恭

年來更積若水流無西東全憑造化者曲折來相從寒天客舍裏求者無時空忽復畫此花以伴雪與風人窮則反本反本知技窮否則宇宙間生意無纖洪

咏沒麗

寧向黃昏靜後開似嫌白晝見塵埃清香素質元無伴除是高天月露來

爲張翁畫漫題

畫不論多少隨意與所至譬之天地間喧寂不一致世多賣菜傭求益以爲事恕先圖風鳶亦自寄其志

乃謂爲富人如天一管窺張翁賞鑒家於吾畫不棄決知非富人常情應致意胡爲潦草圖直如不屑畀此唯知者知此言非輕出

戲爲人書

吾本不能書性愛弄筆墨昧者來妄求妄應計亦得家貧苦乏紙借之舒胸臆未幾胆漸張久乃腕生力今能點畫分敢忘求者德以此爲人書無論識不識未嘗曰能事不受相促逼兄此雖小道其妙無窮極於今方入門未可半途息苟有攜紙來如風試我翼勝彼素與虔辛勤蕉柿側揮毫落雲烟何曾踰時刻即求題一欵亦寧少吝嗇年翁一概稱道兄則間或豈真不自重大道無疆域別今宇宙間何者白與黑

偶然

偶然來似絮浮波底事留如鳥戀柯魂夢故應家裏去詩文偏在客邊多雲中月魄弦還滿雪後風光冷復和歲暮歸裝猶未辦明年何計上鸞坡

長安生朝歎

去歲微官絆玉堂今年賜假亦他鄉綵衣總不庭前

舞霜鬢偏從俗下忪家信接來心百碎生涯剩有債千瘡衰年血氣愁無力痴對寒雲兀似亡

每年初度定吟詩未免嗟貧又歎卑薄宦固難勝往日奇窮何至若今時妻無藥餌絃愁斷女要裙釵鬓恨垂最苦高堂將八十孫曾未見膝前梨

古龍潭畔一危樓風雨連朝未肯休書畫任從人世乞詩文特爲友朋酬僅留小僕炊稀飯獨掩雙扉擁敝裘村塾兒童無賴極客愁不省只喧啾

五十三年此日中海昌栖泊已三逢庚申蕭寺樓頭

雪壬戌扁舟壩上風曾幾何時頭盡白㑹逆一客面
頻紅壺飧又受鄰翁郵報答餘生不易窮
此生若果命依人知已多應遇得眞落落逢時何寡
合悠悠行路究非親揮毫徒貴坊間紙乞米難驅甑
上塵早識不如歸去好窮途易賤忽三旬
歎息生平事事非只因動輙與心違未銷生理猶餘
悔重惜年華豈畏譏親德君恩思兩報身單遇晚策
安歸明朝且理還家楫老臉年來已慣肥

庚午正月十三日歸自五磊作

出入山中四五天歸家已不是新年紛紛白社燈初
挂滚滚靑霄月漸圓好句投來慚未和周阜懷同遊有詩幽
花拾得共誰憐明晨又向鄞城去何日勞生暫息肩

寒村還朝詩存卷一

同郡 丘克承紹衣 刪訂
葛斯同季野

韓學士席上與錢飲光諸君論救荒二首

救荒莫歎無奇策王政從來不事奇水旱盛時元自
有粟民中主故能移但觀晏子春秋對須向義經損
益窺聖世況無貧寡患解懸何必用權宜
世有治人無治法動防掣則事難行譬如雨露彌天
下安必稂苗揮地生中飽任充狼虎欲餘波定慰鴻
鴈情常平義社寧非計涸鮒西江救不成

留吳一月有餉余以趙馬一幅者舟次漫題又
得石田畫牛欣然援筆

彌月姑蘇歎薄游畫圖兩幅未空留茲行珥筆歸金
馬他日橫簫跨水牛吾意一生如此足人情百變亦
何尤與來題句當懸記遮莫旁觀笑不休

王家營得家信題壁 五月十六

家中爲有老親雙最怕逢人自故邦兩字平安怡問
得心頭小鹿百回撞

峒峿道上

來往峒峿已八通今晨恰喜得凉風（每來畏冷壬戌秋又苦熱）無邊野草粘天綠一點朝陽出地紅淺水平橋驢又馬低簷密樹姥還翁眼前物物供摹寫忽却荒疎句不工

抄李家庄壁上詩戲題（作詩者亦于巳巳正月南還庚午四月北上曾約黃土一各抄所見壁上詩爲一集）

凝采風謠壯此行此間壁上驚雙睛摛詞不學人聲調紀事能傳已性情與我南歸同一月怪君北去只前程相違何事偏交臂再到還祈寫姓名

途中雜咏

曉霧濛濛似昨朝不圖驟雨便如澆人爭趨樹疑歸市馬急投門類入巢

曾無雨具作行人主濕箱書僕透身只爲農夫憂旱劇車傾馬跌敢誰嗔

雨脚收來遠打雷諸山各起白雲堆乍看疑是千峯雪襯得遥天黑似灰

好雨西來忽夫東塵沙斂盡又凉風青青野草如歡喜放出閑花朶朶紅

草間何物盡情嗥北土風聲蛙亦豪一似三家村教讀老喉偏發鼻音高

上得山來又下山一灣流水碧潺潺小橋石滑疲驢縮何處花香棗樹間

滿畦葱韮行行翠夾道槐榆密密遮黃土牆圍丹棘戸狝簷伸出丈紅花

羊流村題壁

黑雲如海忽風狂吹得轟雷過別岡兩脚細分山摺疊日鬟遠界野青黃騾趨酸棗妨輿走人叫甜桃引客嘗頗美綠陰纔縷乞高眠白晝飽花香

燕山越水廿年強霜雪公車合厭嘗觸熱抗塵淮北路衝風冒雨魯東岡身無一技堪時用志在千秋與俗忤豈不自知爲計左耕田無力有高堂

書牕苦費半生吟報國文章豈不任但未曾諳今館閣恐須終老舊山林此行滄海漂輕楫來歲羅盤認定針若也遽忽題壁意徂徠笑我口違心

徂徠曉月

一架筆山英石皺無邊屋壁錦屏開細看知是徂徠
曉海日穿雲倒射來

將至京師有懷筆山卽用其已巳送別韻

子任三年眞盡瘁我歸一載似偷閒報君身是雙親
物致薄金門戀故山
憶昔論交異俗情相期不止在科名玉堂贏得肩隨
入寧忘當年意氣傾
此去重來再養親臨岐猶記囑頻頻君恩友誼都難
負暑雨泥塗行役人

美君中祕飽芸香荒落慙余似面牆不識如何提命
我明年得辦錦衣裝

隔雲望日出

雨後晨風拂面清海天日又隔雲生一羣紅袖青衫
胥萬疊秋山夜燒明影射泥牆燈走馬光淪潑水樹
懸鉦遙知白髮東牕下歎息長途正早行

見壁上詩戲題

蕭蕭易水送人多劍術精時便奈何千古興亡無限
恨羣來此地惜荊軻

寒村玉堂後集卷一

同邑周近梁皐懷
甬上陳汝咸莘學 校閱

送萬季野南歸

論心京邸更誰我到君還豈不悲史局未昭千載
信講堂徒作十年離(季野爲崑山修史十年所矣)書生去住身何
礙國是元黃事可知(時因崑山罷相同歸)明歲陳情應得請甬
江經席准追隨

立秋前一日紀夢

人情思家不得歸夜來一一夢亦自好我獨不願眶有
夢雙親耋矣身亦老萬一精神恍惚時所夢吉凶未
可保七月朔日秋意新毋濟倫(漢言心)中覺煩惱捐馬
得收幸無罪譯書不成徒自懊丈夫何事不可爲雪
白頭顱猶赴考隨行阿哈西(漢言僕們)奴厄黑(漢言不好)不解
人意互厮炒一怒終宵了薩(漢言眼)開牕外阿珀喀(漢言天)
已曉無端夢到家北樓樓上雙氣變雙鳥青鱗灼
爍鼓翼鳴惟聲出屋駭翁媪奔告厄墨(漢言母)此何祥
阿媽(漢言父)來看立木杪老翁枯枝背所危急呼已如

墜深沼身隨之下驅忽醒汗出疑在湯池澡憂時深
悔此來非再病不可（時言官上疏不許翰林官告病）家信杳（兩月不得家書）
矣徬徨思插兩翅飛疾起走向姑處（漢言朋友謂筆山）道姑
處謂是想所因尋常何足縈懷抱古來太史卽有占
吉凶應驗多顚倒（謂俗言夢凶得吉）明知好言特慰我歸來
獨坐心如擣自讀德喜烏朱來禁寫漢書叔避嫂熟
處難忘心亂時不覺長歌筆一掃（德喜漢言四十烏朱頭也謂讀四十字頭）

獨坐

蓋世風流貧似滅自家意思宦猶存萬人如海尋誰
語灑掃空庭獨閉門
繭紙一牕晴雪亮冰紗幾格水晶明南牆新堊瑩如
絹恰有盆花爲寫生
人在塵中逢好雨天於暑後送凉風不圖頭上年年
白得伴庭前月月紅
生當此世貧應賤官到吾身淸不高自念愁心非盡
瘁誰憐枵腹得辭勞
日過一日那知老來肯頻來竟做官若問心時終抱
媿不隨俗處亦偷安
焚香滌硯多幽課留草觀魚有別傳敢謂光風兼霽
月也知白日與靑天

題查聲山瀟湘夜泛圖

與君都下日匆匆展畫才知意思同萬頃風濤一盃
酒有何雲夢不胷中
皛皛清光瑟瑟蘆巖廊未必勝江湖只愁如此團圞
面讓我烟波作釣徒

李吉爻侍御屬余作憶山圖因題三絶

興來偶寫林泉相頗爲高堂素壁圖此絹豈眞難做
襪故山知憶近今無
蘭臺淸直久知名寫此圖才見性情若使紅塵埋沒
得自然仗馬寂無聲
綠水靑山别有天此中淸與故翛然盍朝補衮需人
亟歸去來應我占先

獨坐

無朝無暮輸蹄跡如哭如歌賣買聲靜裏見聞嘗齒
冷鬧中風味亦神淸

徒讀父書猶未盡驟翻國語豈能諳只緣衰嬾已成
癖便係升沉不負慙
限錢度日慳多恐服藥辭賓病得閒强作阿而難鋸
齒偶添富咯忽刀環（國書屈處曰阿而圓處曰富咯）
身衰愈覺雙親老旅困能忘一子單甘味若分何用
相牛衣得共敢言寒
豈果無心於世務其如滿肚不時宜陳情畢竟爲長
策勇退何嘗是一奇
白雲紅葉村將艷紫芋黃雞秋漸肥耳目得親山若

水昨今安較是和非
長安道上肩輿睡醒口占一律
都城車馬日喧譁領取風光在自家街上霏微過細
雨擔頭綽約賣新花市塵缺處青山淨僧舍關時綠
樹斜睡醒肩輿開放眼不知七尺混塵沙
中秋四絕
錢叉虛設米瓶空藥裏徒親未見功庇庇不知秋過
半牕頭月季蕊三紅
三世鞅鞅各一身棘闈京邸鶴江濱天邊月自團圓

極儘放淸光不管人
草堂一樹桂花風半百秋光度此中今夜三千里外
望原來就是廣寒宮
仕路尋常縣亦得親年八十子應歸何時實授頭銜
去手捧恩綸當綵衣
宣成南還來別窺其意殊不樂詩以解之
丈夫一生大有事區區科名安足數秪因少時習舉
業如工挾藝商服賈舍此更無以爲生遂使得失亂
心腑其實天能司予奪不能司人之樂苦如君才何

患不遇甓爾敗北休慙阻卽今一棹去翩然何嘗不
似登仙府車鰲黃雀秋正肥把酒讀書依樂土庭闈
閨闥笑語眞絕勝交遊防觸忤人生此境豈常有莫
恨不步諸公武不信須觀過來人春闈七試秋闈五
玉堂一席徒阿厄於身無益世無補欲侍雙親未許
歸塵埃難飽饑時肚可知人不能自得升沉榮辱無
處所仰天大笑歸去來三年大比如疾弩
重陽四絕
灰塵堆裏過時光今節佳辰久矣忘差喜不如貧有

僕貸錢買菊應重陽

百種曾開小圃中一株一絶對秋風邀庭應更聞新句客耶愁看數朶紅（家君賦菊姊種一絶）

生無酒量寧思飲地少高山亦懶登鎮日科頭無帽落白衣花下見何曾

似咒文寧驅病鬼如符字豈召錢神舌頭時卷毫時匾不復莢囊佩此身（圖書讀須卷舌寫須匾毫）

斜街見賣菊

雨後斜街往復忙忽來一味好清香急掀簾子伸頭看萬本秋英夾路黃

連得性兒家書

親年高極難憑健婦病羸來尚抱憂兒及殘冬將嫁女水災奇變又無秋

兩樹香橼初結子廿年書帶忽開花數千里外殷勤報一種風流稱我家

幸登科亦不公市念我雙親老索居此意蒼天能信得榜開果未列賢書

笑笑孱質自防危囑我乘時別買姬五十年人親未報何緣得此寧馨兒

寓中買得菊花數本對之悽然遂得一律

弱質休誇傲得霜開來已自後羣芳經年野外淒迷綠此日簷前黯淡黃雨露沾猶能嫵媚風沙刮未損馨香屈如可作陶如在不憶東籬是故鄉

出東便門至慶豐閘晤爾明族弟即事二首

京塵只道浩無邊郭外原來自有天凍水流微縈似縠寒林枝細密如烟高高下下輪蹄路整整斜斜菜麥田最是柴門晴色好團圞童叟着黃綿

幾年欲到雙林寺今日來看二閘（亦名二閘）官泉沸槐衙兒跳躑爐紅土屋毋蹣跚弟兄偶過杯盤具家室相依夢寐安豈似讀書中祕客饑腸夜夜繞江干

觀杜註有作

陳言務去昌黎難他人我先士衡休字字來歷貲少陵不滿明者之一噓奈何隨聲附和徒無端箋註離其質誣艮為盜暴吏心物物指為贓始畢遂使千古詩中聖僅同老蠹生餔餟目無所見耳無聞一語不能如暗疾假無古人生其前世無工部集也必豈知

萬卷讀能破然後有神出其筆杜老自註已分明世
俗兩眼徒如漆五音之和律呂無五味之調酸鹹失
猶將梅鹽金石求千百中安能得一嗚呼風雅之一
途非有性情人不悉不圖少達而多窮旣死猶遭人
斧鑕
我生不幸在人後事事先爲古所獲一語出口本匠
心豈知久矣書簡冊所以夫子大聖人畏不敢居作
者席何況開元天寶間生也晩如日將夕遑莫憑胸
恣口談安能一字逃載籍但因心理本同然往往暗

與古合拍豈眞語語不自由專向前人尋陳跡不善
讀之强附會世間何語非疇昔方言里諺倉宓前鳥
啼獸號同開闢來歷僅從書本求其視乾坤何逼窄
矧古作者到於今不存十一於千百有唐之時所見
書今未之見如何釋郎欲破壞風人吉數十止九亦
何益

生朝苦寒

去歲緣貧方作客今年以病不趨朝君親分上長多
欠日月生來已半銷豈但樽空原乏座莫言裘敝本
無貂彼著蒼者知何意故着寒威格外驕

臘底病中

人情原日藉時序又年殘薄宦唯餘病高天但解寒
魂隨南去鴈信杳北來鞍望紹衣弘濟寺學友棠不至睽背晴聰
下蝸涎挂壁乾
火症衰年少寒威客邸奇連句煨榾柮滿頰患瘡痍
奇寒依火面忽患瘡望古顏應甲逢時面合犂天心眞也愛搔
首自狐疑

除夕宣成以東坡所書答錢穆父詩卷見示燈
下展閱慨然和韻按此詩在集中題爲用前韻答西坡請公見和

風撼布簾雪堆棟爐別煠炭米辭甕客舍歲殘魚欲
枯饑腸愁發馬難鞚多君惠我坡蹟看雙眼忽明頭
止痛糢糊已似霧籠花生活猶類盤盛汞就中詩句
郤堪疑日瀉黃封開小鳳西掖給札亦詞臣胡我盛
事未曾夢今才或原不古若古貨或難使今重摩挲
卷子費躊躇詩思怦怦如鬼送油燈守歲一榻熒爆
竹催臘滿城動忽郤五更須造朝口呵硯氷將筆弄
詩中有日上尊日日瀉黃封賜茗時時開小鳳閉門憐我老太元給札看君賦雲夢

辛未元日侍宴太和門臣以面薄力懦不能與旗員角奪端坐半日枵腹而還詩紀其實

不思才是柏梁非也逐千官想脆肥樂奏彤墀春意聚樽開翠幔曉寒微膐羣攫食侵筵舞酋長提囊負饌歸眼飽獨緣儒在弱自慮聖德敢言饑

黄主一將歸姚江索詩贈别余不能作也信筆書其扇上云

贈别詩文登未諳奈無心緒送君南老親麥巳俱登八南雷先生年八十有二家君年八十同氣行曾不第三余無兄弟而主一有兩兄能折柳枝猶覓句不思雞肋自懷慙强將便面塗鴉滿擲筆聊爲寫蔚藍

翰林散館故事試體仁閣下今年二月八日引見乾清宮内上念天寒庶吉士身衣單薄特令設几保和殿上且撤午膳以賜此異數也不可無紀

教習三年擬授官春風閣下敢言寒過蒙聖主慈顔藹垂念儒臣弱體單玉陛上陳欽試座金盤裏賜御筵餐秖將翻譯當廷獻報答殊恩自覺難

范筆山以清書散館得部曹作自述詩四律余亦猶是也依韻和之

骨相生來但有清回鶚文苑或前程豈今館閣書眞祕是我山林性未明筆忒一官猶旅舍翰林院國語日筆忒黑衙門多羅三載直愁城國語卷舌習者須打多羅也知命合居人後獨愧盈朝歎惜聲余出館朝端多有歎惜者

欲侍雙親乞假還感恩深忍遽投閑文章報國今流水諫草回天已隔山併不得爲臺省誰說簿書難自靖只愁學術盡須删隨班就祿衰年分面目貧來肯便頑翰苑苦貧人多甘作部曹

意氣中年早息豪浮雲去住豈牢騷未看翰苑居蓬島寧詡詩人例水曹親在難言衡泌樂丁單欲賦北山勞郤思廿載公車路來往飄然儘自高

記得趨庭就塾初吟聲晝夕達村墟原非官要居三史修撰編修檢討日三史官纔把書來讀五車水篆仍前眉月似葛砂無恙錦屏如余所居寒村前帶水篆江後擁葛砂山若還畢竟將腰折除却横經尚有鋤

寒村寶善堂集卷上

海昌査慎行夏重 刪閲
甬上范光陽筆山

余日思歸因循未决而黄編修硯芝以省母之故忽然南旋矣來索贈別之句情不能已

刻刻思親意只余恠君先我賦歸歟兩人嘗憶片言合七載誰能一日如（余與編修交七載矣）定粉署慚懷箝尾牘錦衣爭羨探花車仙凡自是生殊骨折柳春深念倚閭

無分追隨在玉堂那堪南北又參商君重入直來天闕我定陳情返故鄉此別何時當會合兩心應各帶淒涼可能視草黄扉日不忘田間白首郎

四月十六日獨坐戸部湖廣司一驢相對鳴聲聒耳感歎久之率成二絶

忽然長嘶亦空悲韁鎖閒庭總未之棧底能餘多豆草一生辛苦受人騎

亦思學問追公冶其奈聰明愧葛盧與汝相游寧未慣爲誰答應爲誰呼

寓中有村婆跨牛圖石田翁筆也懸之壁間贈玩之餘詩思忽動慨然題其上焉

草青水碧足生涯力大人閒孰等夷只説一繩穿着鼻村婆都上春來騎

莫羞爲婦老田家一領簑衣犢背斜歸路晚風橫短笛不知京國有塵沙

性愛種花北土風埃寓庭窄狹殊不可得偶見街頭擔上有賣草花者紅黄紫白雜然燦爛出錢易之植諸盆盎栽培洗灌頗慰寂寥因

寓意焉 六月七日

不是童心老未忘還憐野草覓閒芳公餘長日無人問一玩青紅雜紫黄

野花儘自出塵埃只惜移從別處來幸未飄零天又雨嫣然嬌怯似初開

買花底買石榴多綠葉紅房不捨他更冀秋風能結子時開笑口臉微酡

蘆蒂遮陽水滌塵幾朝鮮艷幾辛勤何如安坐鄉園裏百草芳華萬樹春

雨收風作秋意新凉觸目興懷慨然有述二首

夏雨還泥濘秋風已怒號草花根浥爛盆樹葉蕭騷
曹冷人情淡囊虛僕氣高留難歸未得如鳥失棲巢

大農原國計全楚亦重儲主事權何在名官吏不如
空銜晨押簿楞腹午還廬不管人蛩語悲凉到索居

中秋月朗適接家書此快事也終宵為之不寐
册乃非人情乎瓜之甘苦嘗者自知苟非堅
子能不一道二首

日望家書慰書來慰未曾欲開千慮急已讀百愁凝

親壽堪窮劇兒單奈事增團圞秋半月故向旅人升
斗室愡皆紙空牀徹夜明夢歸家不得老戀國何成
身已無心在天寧放客生蟲啾人靜後獨起繞階行

種菊數枝九日盡放寒風刮後黃色塵蒙相對
悽然即事有作

只緣身尚竊變親不免胸常挂一貧留豈敢言原許
國歸堪無計可為人長歎旅邸當呼痛近婦衰年算
飲醇佳節幾枝黃菊報寒庭風後也蒙塵

錢稺廉書來寄示新詩二絕一苦益云離家風
雪正紛拏又聽街頭賣杏花貧賤軀無天子
氣一身蟲盡似琵琶一聽鄰叟經聲云念佛
聲聲早暮哀北鄰有客念同厌蓮池果是無
愁域我亦明朝入社來時蓋旅食武林也念
迂拙之人居閒冷之職誰復有過而問焉者
而稺廉任數千里外不忘其舊屢書相及能
無報乎率成四絕乘便復之

曹閒宦拙鈍憐他就是北鄰少見過不道三千餘里
外屢勤尺素惠詩歌

似因窮苦怨山林朝市誰知苦更深乞米無門歸不
得親闈鈌養到如今

益子褌中得自捫經聲壁外好聞論先生莫道凄涼
甚客子看來無上尊

人間原但有窮交知已多從熱裏拋世外愁懃吾與
汝何時得共買山巢

十月朔日微雪初晴接駕而歸道中書見兼述
所懷

今年陡冷是今晨春小何曾得似春微雪經宵斑白

路初陽曬宇淡黃人天家薦食香生薤（是日薦祭太廟）風俗燒衣火照鄰（每家燒衣祀先謂之燒寒衣）我亦居然人子隊冬溫底忘八旬親

寒樂

人生何所是升沉底苦勞勞上此心但了傳書仍靜坐不消供奉好閒吟畏寒爐火重深穡怯醉瓶醪婢淺斟尤喜新知兼故識炎趨熱附不來尋

十月十三日大雪中移居棉花八條衚衕卽事二律

貧忤居停失所依囊詩襆被此間歸地偏車馬聲今少官冷親朋跡故稀繞屋深泥須淨掃卒堦積雪未停飛垂簾熾火兟兟坐日暮天寒酒力微

萍漂蓬轉忽棉花地較從前勢覺洼也曉移來仍是寓卻思到處卽爲家青灰堊室居然窗白紙糊堂亦甚華頗羨當時東野具載還須借別人車

惜陰

荒疎從未似今長一載還踰十月强早起有程唯冷署夜眠無夢不高堂宦勞苦憶窮村樂交稱深恩老

婦良日待三餘過又半此生燈燭黯無光

臘月十三日大雪入癸用范肇山年兄韻紀事

無復文章須琱筆只緣錢穀也朝天沉吟奏廣忽然曉細數更聲總未眠瘦骨獨離貂貉遠冰心似與雪風便（同班無不重裘唯余獨無）生平那有青蓮子却是呼來不上船

順治丁亥戊子之間建寧失守郡人贈司寇鄭公振華偕其配徐太淑人殉節甚烈梁座師山公先生爲其冢嗣每念及輒嗚咽盖數十年如一日也旣於庚午之秋介梁求南雷師作傳以丐詩於一時之名卿材大夫而今弁屬筆於衆焉詩曰

人生必有死一死亦孔難畏死良足恥輕生尤可歎幸已得其所此心只自殫雖至骨肉親性命肯同換維公視生死晝夜而暑寒能令閨房內亦作如是觀當閩初定時山寇尋探丸因人懷故國假名肆賊殘昧者視神器一姓私物看不知天作君但求民所歡否則殷餘黎周何目爲頑公於大義明邪正別鹹酸

卓然歸眞主砥柱立狂瀾所以父母身不忍受賊剜
臨危先自焚倡隨臭如蘭亭亭雙玉潔塵涴不能干
宜生吾夫子學行美琅玕起爲典朝輔敭歷中外官
所至奏殊績明刑冠朝端貤封光潛德念及猶癈餐
傳家眞一脉忠孝爲膽肝梁孫門下士文學媿歐韓
顧謂南雷後子當一揮翰逡巡未敢任頌語滿長安
夫獨無秉彝能辭穎筆乾汚不阿所好庚爲孝思寬
亦使貪生徒聞之毛髮攢嗚呼千載後豈無索垢瘢
人生皆有死公死獨不刊

雲間張翁天開八旬爲其孫長史庶常賦祝

吾父今年年八十先期求言一侑觴雲間張君兩世
交至今不答似已忘原來君祖亦八十壽辰相去十
日强臨時來索余言切使者僕僕如追贓始知君詩
不作特矜慎其心未嘗棄我等粃糠我聞人生七十
古來稀更加十載豈尋常見子成名未可必况有聞
孫登玉堂此樂誰復不能頌奚待余言爲張皇顧我
於此實有感能復辭以簿書悵吾父生無伯叔氏僅
有二子一早亾孰孰弱孫侍左右朝夕安得甘旨嘗
吾思歸養非一日債家牽制徒傍徨日遣蒼頭賫勅
去囊空無物堪倚將老入部曹世所輕弁無人肯寵
詞章父耄子艾不得聚强顏人前黠自傷豈如君家
森蘭玉庭階之際濟且蹌蘇亭勝地産可交淸河望
族本子房神仙自是分內事八十年猶未爲長卽今
孫珥筆日月傍長安貴人詩滿壁龍書鳳誥從天翔
壽筵集親舊羅列珍錯酌天漿有子舞綵杯盤側有
乾坤大矣吾不如但就吾家相較量天倫之樂實非
人世有蓬壺閬苑翻覺事渺茫呵凍疾書忽滿幅寧

復自顧語疎狂君如不鄙其言倘有句莫更囊中藏
吾求君言亦求紀其實豈與俗人一例求揄揚

寒村寶善堂集卷下

栖水呂　澄山劉删定

壬申元日紀事

壬申元日日有食修省策惟能朝賀小臣雖小亦名臣情理不應反高臥三鼓出門四進城五鼓初敲入朝坐吏部鴻臚都察院毎處職名投一個黎明走向祠祭司隨班救護敢偷惰俄傳聖意怒羣工率相春官皆督過催促小臣再造朝重飭班行嚴巡邏大風吹人人仆地彌天唯有塵堀堁良久始漏慘淡光諦

視輪廓已碎破衝風突塵禮官銜擊鼓鳴鉦萬衆和斯時宇宙欲晦冥屈膝稽首真無奈辰牌巳牌復午牌强者跛倚兒弱懊上天仁愛日重光相看面目盡土涴猶恐聖怒不易回復命午門如報謀旃檀寺裏駕歸逝拱立待青墩少蹉日黑風凉性命微出城抵寓長庚大眼蹌如此災得弭小臣自甘終日餓

肩輿口占

颿颿肩輿西復東公私無着底忽忽三年兩鬢寧留黑一旦雙睛也瞖矇土地廟街楊柳日瑠璃廠路瑞香風往來空自人如海偏覺春光到此翁

脫裘

一春花鳥未經由忽忽羸軀已脫裘世事說從何處起人生夢待幾時休胞盈紅日明花眼刀刮清風快雪頭且喜有官無職盡不妨內顧日千愁

作五柳圖自題

宅傍五柳樹依然不見歸來有隻船豈亦債家牽累住老腰還折上官前如此溯天亦甚佳底無人肯一浮家夕陽衰柳淒清

味輸與歸飛兩兩鴉

書瀏廣司壁

到此天旋十二宮余自任主事至今十二月晨來晡去竟何功一官剏又名員外凡事安能匠意中舊例勤勞題押滿新條職業忍腸空舊例漢司不說滿堂事畢則押籌而散今則除滿司同說非日昃不得歸而公費又裁往往枵腹在署難餬屋角枯槐樹雨露三春負化工名是瀏瀏會計臣一絲曾未獲經綸也知惟善堪爲寶誰准餘波好及人唯諾見材終瑟縮和同免戾竟

因循卻慚朝夕仍難給持祿何嘗得爲貧

原無

原無一定此寥寥莫得新聞迦歷朝千古明揚途另闢一時轉散足都翅庚辛眞可分堂策三四惟須易暮朝只恐後來人尚夥不無隻眼在傍瞧

題大西洋畫

知緣推算絶時人遠近分來尺寸眞若語名家歸大雅還須意勝始傳神

壽顏年伯母朱太宜人

當時抗難唯知死七襄寧期又六年不爲繁華貞若節卻緣霜雪釀春天羽儀朝宁誰三鳳蘭茁階庭已半仙愧我簿書淸思窘應須百歲續長篇

爲同年李質君侍御作山水小冊漫題

廿苦童時亦細嘗年來筆墨任荒唐自慚樸拙無風韻敢謝粗疎得老蒼

一筆揮來不更描此間意思自蕭蕭試看造物生生處那有人工去琢雕

多画爭如少画難疎疎幾筆足荒寒偶因俗眼都求益添寫雙舟落遠灘

每恨雲林嬾畫山致令贋作滿人間平生曾見倪眞筆肯把層巒一概删

瀛臺奏事偶成八絶句 五月初二日

西淸初入此朝天轉眼光陰四五年慙媿君恩輕負却隨班來算穀和錢

百頃風潭自有光千章夏木翠生香人間天上眞疑別五月披迤不禁凉

坐來疑泛鏡湖船柳下蘆邊更窅然潑剌一聲魚跳

處回頭但見水紋圓

板橋石步汲多寬幾葉漁舟亂泊灘不是千官門外集教人誤作水村看

似將富貴氣都删却是天家不等閑水外黃亭臨綠野樹頭白塔映青山

森森庭樹靜無風四面禽聲出葦叢奏久不聞車馬鬧已忘身在部曹中

禁城原自有仙宮銷夏如何暫息躬恐是寒酸眼孔窄不禁遙想暢春中

半日能消數載塵只緣本是水雲身江村得侍高堂去日日瀛臺奏事人

端陽前一日作

鹿鹿微官夜氣涯得閒因病識乾坤貧家尤喜無來往節近端陽日閉門過午炊烟未見生蘭香時爇一爐清垂簾隔斷蒼蠅跡画幅詩箋取次成（時爲同年賽青壓画一小冊）

端午後一日僕自南來得家書志喜

毎接家書悶不支誰知亦有展眉時親衰寄得看花

句兒窘函多報樹詩（家大人以詩代書末聯云忽忽僕去難覼縷但道高堂日看花又庚午奇寒家園花多凍死余寄書問狀兒子作詩來報其首絕云爲憶老親縈遠念郵筒仔細報京衙）燕市塵埃如忽掃寒門風味儘堪思擬將原韻章章和傳與詞家算一奇

獨坐遣懷

平生事事不如人邀幸偏能出等倫赤手居然躋五品白頭猶自怙雙親牕紗薄泄爐烟郁簾竹疎窺院草新攻怨此中無活計阿誰身未惹京塵

過所親卽事

蕭蕭巷屋誰來問僕僕肩輿屢出遊久廢書何疑可析頻懸磬故急相投緊殘杯茗無言別看徧庭花一笑休乞食叩門從古拙不應此世不知羞

爲人作江天小景漫題

吾生無所長或有不在畫不知世何見偏此葦嘖嘖遂令劇冷官亦有叩門客念余入仕晚人棄等瓦擲乃徒以小技時時受促迫此恥亦奚堪誓將絕筆迹但生天地閒當使萬物適彼求吾所能胡俾頗不獲所愧心手眼衰貧嬾成癖摹古畏拘攣肖形苦跼蹐

惟憑方寸胸浩然作水石未免致画工較量嚴寸尺綴詩一解嘲渺渺江天碧

寫家書有作

衰豈能重壯窮安必得通一見不使覺二老或無恫遷秩三秋後歸栖四載中平生羞誑語底忽染時風

微官

微官苦被積逋牽度日長安不啻年枵腹有程仍早出空囊無計只高眠示兒徒損雙親樂將伯難邀一僕憐自是吾生應此極狂歌索性不呼天

雨坐感時

退食朝朝坐雨頻閑看世事逐時新救荒漫道無奇策取士唯須似積薪朝議日評官爵價仕途爭作儈牙人慙余迂拙終難破也歎饑窮沒此身

自題所作畫

矮矮連山瘦瘦枝老來底事賣嬌姿只因紙薄難容筆似拜倪迂作畫師

病夜見月不寐寓中寂若無人

矮屋淫霖似谷幽清光一夏不當頭豈期病劇眠無

寐得見雲消月獨留紙白窗櫺虛室晝紗明帷幙小牀秋天涯骨肉如相聚寧止寒蟲繞壁啾

誰道

誰道京師作宦豪如吾曾不見分毫秋來窗格仍疎紙夜到燈檠久廢膏雨點稀時蟲語亮更聲去後犬眠高悠然覺與塵寰逈着想何須定濮濠

積雨

積雨低簷黯不明公餘閉戶十分清兩三婢僕常高臥一二親知久斷行老眼重臨蠅樣字空腸時作蚓般聲伴人牕有爐香直窗隙風吹忽縱橫

秋夜不寐六十韻

老夢嘗苦短今夏殊不然謂是憊已極日益不如先豈憶秋來病連夜復空眠簷雨滴心碎壁蟲聒耳穿今宵天忽霽月魄空中懸京師室盡紙窗櫺隙南偏光來四壁映瞭然白晝天衰年來日少得此亦稍延不寐儘自佳差勝惡夢纏但念父母恩又感妻兒賢劇貧忍啼號垂老缺甘鮮留此不得歸百憂心上煎若云忠與孝勢固不兩全當今天子聖豐沛才翩翩

凡事何必古始足理垓埏區區孔孟學知難効埃涓世無用我法我無用世權徒負竊祿名乃被債家牽爲道不得矣爲貧奚益焉因思作歸計除非天雨錢一夜疾風雷聲若山崩騫凌晨啓戶出堆路等瓦磚吾生素知分萬只取其千宿負既得償上書求南還朝允夕買舟歸置二頃田廬蔽風雨外樊圃結數椽前臨水篆流後望紫蟾巔其外植花果於中積簡編奉吾二老居子婦相延緣晨夕供菽水歲時開樽筵無論親意歡不歡吾在前無窮疑與慮渙若風吹烟

平生報國心留以待餘年此事世所無則與九重憐吾皇仁慈主豁發租屢蠲清宮忽一夢夢有臣顛連不獲雖一夫德意忍弗宣賜以知章湖許以志和船其歸更光寵勝一日九遷否則逢義俠揮金若流泉救此涸轍鮒縱之返深淵吾計亦得遂不羨班生仙三者不獲一勢作抱樹蟬計出不得已莫如行遯便背人棄官去暗箭離強弦踉蹌抵故里叩門聳其肩跪云子職虧悔初不學佃業已至此極萬死難贖愆猶幸父母子白首得團圓此後窮與通願且聽重元諒親五十載苦節揩坤乾豈必相督責汝空懷槧鉛但既生有子名又廁班聯奈何八袠親仍嚙雪與氈萬一徒手歸荒廚絕粥饘不才罪合餓老幼枉株連念此不能決輾轉如磨旋鄰雞忽一聲窗月色已蔫褰帷起自笑此夢胡纏綿昨宵睡未睡恍忽難言傳

中秋四律

常恨中秋月難逢眾夜明北方無積雨今歲更新晴風靜長空碧天高列宿清百千心磊塊不覺望中平

但有團圞月何妨矮矮簷照窗晴映雪透隙鏡開奩鄰女爪供兔街童餅噬蟾偏輸高臥客飽看到傷廉

此際江村裏東林海月黃圍蟹催夜織庭桂送秋香浦冷蓴初壯田污芋可嘗不知兒窘極能否奉高堂

不識南樓興何辜此夜良妻非藏酒婦交半入貲郎得句呼誰讀思家黯自傷唯應深閉戶獨坐對清光

節後小飲即事偶成

貧官那得有歡腸佳節匆匆過似忘菓餌賺來詩律細（余以葡萄月餅貽趙文饒文饒答之以詩）圖書換得酒瓶香（余嘗為陳宿峯書畫宿峯遺余泉酒）齒牙久動愁雞白（雞肋前日雞白）脾胃新衰怯蟹黃差喜故園秋信到兩親一飯尚稱強

九日二首

秋老天還燠風輕日正黃追思吾半百少遇此重陽早了官衙案歸拈家廟香瓶空無米借那復問萸觴

離家偏節好没翅是官貧花擔遙看菊蝸居低汨塵閑無賓友會醒得僕童嗔冷突糕安在能嘲不用人

絕糧戲作

屬對書堂僎致君老來財號躡青雲豈知兩載農曹粟恰似三年翰苑文（俗舊有光祿茶湯武庫刀鎗教坊婆娘太醫藥方翰林文章之

托鉢事頻羞再乞沿（諺葢言有名無實也余謂今當益之以科道奏章戶部錢糧）
門倖薄肯誰分自應日闕憑爐火沸得空鍋起浪紋
清寒家世故相沿未闕饔飧五十年亂裏榆皮曾作
餅（丙戌丁亥間事）荒餘豆屑也充飡（甲午乙未間事）錢糧等職兼時
泰夷悲間人豈性偏一飽無時誰汝信以吾自問亦
泫然

九月廿八日夜從友人小飲歸孫靜紫舍人以
請假歸里留別同人詩六首見投慨然志感
卽用贈別

醉從鄰返得佳篇剪燭狂吟似謫仙舉世輸錢爭買
爵先生解組欲歸田原來大地人常有畢竟名儒裔
孔賢（靜紫爲鍾原先生之孫）媿我思親仍戀闕摩挲老眼轉悽
然
紛紛羔雁盡稱詩未必騷壇准寄籬似此心胸無俗
相庶幾風格是吾師功垂竹帛原千古道在林泉此
一時行矣更無容惜別天涯曾不隔相思

十月初一日署壁新糊書吏求題

破壁重糊亦煥然官遷此地不曾遷（余任主事員外俱在湖廣司）

棲遲兩載成何事借得京師債一千
冷署蕭條絶可憐官胥滿漢總熈然支寒策但憑張
紙冰雪風沙又過年

十月四日出彰義門同劉陂千坐九隱菴半日
有作

郭外灰塵不少輕出來兩眼郤微明遠山隱隱疎林
澹古寺蕭蕭廢圃淸茶果疑逢僧舊好詩文喜聽友
新評南歸路只須從此坐到黃昏又入城

初五日又出彰義門坐寧壽菴卽事

連日肩輿出郭忙消停又喜得禪房架藤未卸懸枝
秃圃菜初收棄葉黃西去輪蹄塵隔斷南開戶牖日
舒長敢嫌奔走終儕俗風景依稀見故鄉

十月九日獨坐蓮花菴施長六高霖公彭上虎
顏學山亦至同赴建安師席

冬雨初晴未劇寒偶來僧寺憩蒲團一窗紅日風枝
亂幾點蒼蠅紙格攢斜畫壁頭梅對語冷簃瓶裏菊
旁觀移時不省身何在便作蓮花院主看
自憐偷得好風光何幸朋來聚此堂藤葉經霜多變

紫草花過雨尚舒黃從容影度三磚日倏忽烟銷一炷香同往師門應痛飲明朝又各爲官忙

雜感

上天聞說最心仁底事乾坤內有貧我亦自疑成棄物世應相覗作陳人已將宇宙看俱破豈涉親知意反嗔萬事到橋船自直（俗語船到橋門自然直）吹燈且息旅中身

此生亦莫只尤貧賺得長安說好人滿肚時宜原不合一腔古道敢誰伸見聞懵懂羣心醉議論糊塗萬物春賸有霜天相印月紙牕終夜白如銀

衮衮紅塵日益頭爐烟長裊墨長浮好官多讓能人占韻事還輸拙者偷天道平原常似水人心虛自合如舟縱難起得前賢語千載寥寥定有儔

親老兒貧身不南眼前耳底總難堪强年恨事空多女衰後痴心尚異男曾被旁觀私竊笑敢忘內省悆高談明牕短晷如長晝滿架圖書且自耽

悔詩二律

親在耕無力辛勤與一官晨昏空曠隔菽水愈艱難不去非情理將歸乏羽翰當初荒舉業豈至此饑寒貧老因何事猶貪燕玉溫弟亡無有嗣子壯未生孫形影唯三世憂危在一門寧知儒澹泊難對女流論

仲冬七日喜添一丁四日而亡自歎二首

衰年得子忽云亡枯草重萌一夜霜旅邸更何生趣味官銜偏值事怱怱追尋鬼窟茫無路趨詣人前黯自傷允悔此番歡喜過郵筒輕易報高堂

或說由天莫過傷豈知所恨正蒼蒼人生縱使原如權我德胡寧不及蝗（蝗一生九十九子）冷署荒凉加幾倍殘年消遣更無方春來除得添孫信此恨綿綿或漸忘

同人小集呂山劉獨以詩紀時有喪兒之戚越半月始步來韻（來詩云數良史才君不媿世無悅者爲誰容牘登錢粟詩）

懷雋門閉風娭野意濃客集同年并同舍話消殘燭又殘冬談筵似此眞良對彼各有徒逐已慵

杯盤惶恐不成供又辱新詩底地容兩載閑曹人盡冷一時淸興子何濃聰明淨似氷和雪詞氣溫如日正冬爭奈情牽懷抱物視塵筆凍和偏慵

呂詩未答卓欠厚又和韻見投仍步前韻答之

來詩云才氣長來誰種種兄君最好更春容非詩語亦都能妙如畫情先已是濃例作曹看囊貯水不因官置酒過冬同年也許通家面肯見原昕道我慵詁云座客皆同年尊太翁先生與從祖亦已卯也

一篇未答一篇至迂拙何須病莫容交誼能從新憶故詩情自向淡生濃不因簿牘嫌吾俗相與賡酬度此冬舊學雖然荒落盡尚餘吟興未全慵

生朝

三世來都只隻身常疑生日遇孤辰今冬竊喜有雙子彌月誰知仍一人生兒不死將滿月矣旅邸呼門嫌熱客鄉

園倚戶憶褰親幾年風日空清美不放眉頭頃刻攀

題人書壁

都城車馬日紛如有室誰知閉戶居几淨窗明塵世外莫論四壁盡圖書

人生事業在乎居抱膝從來只讀書一室不治陳仲舉掃除天下竟何如

題范某小影

少事功名晚困游誰知此老意中存攤書拂塵科頭坐愧殺微官繭自囚

封印後一日爲范筆山倣巨然畫漫題

終歲塵勞甫息肩閑來又覺不能眠明窗筆硯難辜負特爲先生倣巨然

倣巨然畢再作一圖漫題

紙粗原與筆相妨况是前人見未忘餘墨濡毫隨手興天神落地不知長

除日雜作

通籍於今足五年升沉南北總徒然選館給假散館補部皆五年中事官司楚賦偏連任齒較唐詩恰滿篇今年正合唐律之數最

覺出人貧第一若論進境愧盈千何時歸捧椒盤去省得君親事兩愆

擾擾長安盡覓愁窮官於此獨清幽債誰容到今逋欠禮總難隨俗應酬春意門簾邊響動日痕總格上遲留悠悠頗怪如常極稍整書籤轉案頭

學到荒來勢不支一年剛得幾章詩又無好景呈佳句僅有窮愁出苦思輕俗寧隨元白貳瘦寒肯寄島郊籬吟成卻只能如此始歎前賢未易議

歷歲錢空僕面涼賸衣瓮乏妾形忪何期財貨不爲

禮亦有貽遺能破莞魚自遼來孩等壯雞從萊至蝋薺黃爽頭若得春醪熟擬集親知取次嘗

絶無一事類年除免俗誰家能我如但憶高堂無子侍咯嫌春帖爲人書墨多偶作殘山水畫畀因糊破屋爐弁忘身爲民部屬明朝須起五更初

常年除日慣愁人到得除多不厭頻儘老寧還憂再老仕貧豈復患添貧上官廉自憐窮屬聖主仁應愍小臣兄是昨朝春早立隔宵便領歲華新

癸酉正月廿五日侍王大司農齋宿晨起對雪即事

凌晨齋宿起立雪慰平生案息常時閙庭餘一味清感春徵瓣數（公因春雪不六出特取驗視）憶舊問年成（公憶庚戌年祈穀大雪追問是年秋成若何）不似風騷士徒典咏物情

王大司農垂和再用前韻賦謝

天似知祈穀奇花應候生下條頭共白元老節同清四韻賡羹唱聯篇珠玉成殷勤一飯意感激不勝情

陪祀南郊祈穀紀見（正月廿七日）

雪有春消路喜乾風將晴報服愁單絳篭燈徧螢飛浦白粉牆遙水積灘滿地香烟飄陛上照天月魄挂林端最奇鷹不驚笙鼓羣趁朝陽繞殿看

寒村白雲軒集卷上

西陵金　張介山
雲間周　燾策銘　仝閱

春盡

山水村莊度此生白頭爲子亦殊榮身依北闕原無謂心到西曹更不平一病何曾親藥餌三春忽已謝花鶯由來樂事隨年減笑殺癡人羨老彭

雨後入署

只道京師沒好天雨新過後儘澄鮮宮牆綠樹衣初染市擔紅花火欲然老眼如從醉忽醒病身似得藥微痊甘霖能頌慙非職又向銀鐺輩作緣

新晴輿中即景

塵中人自擲年光天意何曾負若忙昨夜雨添槐蔭密今朝風送棗花香滿街面目銅磨垢繞殿樓臺宿耀芒更是担頭堪物色櫻桃紅了杏初黃

入夏

一春詩句不多聯入夏頹唐未減前老憶幼嬉成隔世宦思家食勝遊仙忽忽忙去年如日戚戚愁來日似年賸喜草花牆腳笑紅黃紫綠各嫣然

五月十一日書寄性兒

不寄家書一月多高堂遠憶敢忘麼晝長半與囚爭鬧夜短偏遭病折磨五十年多人若此四千里外事如何支頤拾墜全憑汝但是門風莫改他

爲許眉友書江天垂釣圖漫題

各駕扁舟各把綸隨風隨浪忽相親一江空濶無疆界笑語何從得未真

畫沒骨山水自題

衰貧自覺太蕭寥山水圖中戲賣嬌索性不教濡墨汁紅紅綠綠盡情描

題滄江一艇圖

南無雨日愁年歎北不晴時怯路泥(時南苦旱北苦澇)爭似滄江浮一艇綠陰煙裏聽鳩啼

龍泉寺偶占

拜佛平生實未嘗偶然屈節爲君王琴琴鼓鈸淸人耳絕勝呼號滿訟堂

禱爾神祇古亦嘗何妨隨俗禮空王浮生半日紅塵

外綠樹青莎徧繞堂
是非彼此亦何嘗有甚天來有甚王官到西曹洗大
地底須還要懺禪堂
金滕聞說事非嘗感得風雷悟得王忠愛後來人勝
古一羣公旦坐盈堂
魏朋三之任南鄭臨行索贈別之句余無暇作
也信筆書二絶句答之
與君未暇語從容作宰怱怱往漢中本擬贈言何待
索枯腸爭奈似囊空

此去知君吏治長詩人情性最循良琴堂不忘西曹
冷寄我三升蕎草黃 漢中米冠天下名蕎草黃
秋夜不寐作
落落吾生分寡徒老來七尺一牀枯秋京籠響哥哥
子 京師呼秋蛩爲哥哥子 雨濕燈昏拉拉姑 螻蛄喜愉登火都中呼拉拉姑 客
久難歸連夢少愁多成疾并詩無百年也聽荒唐去
只惜門閭倚望孤
送徐虞門之任臨城
京師有友出專城例以詩篇壯遠行唯我最慵酬應

體於君卻動別離情去安民社無庸囑來陟臺垣是
所應若歎牛雞刀不稱請看一席比曹清
余與金子介山未嘗謀面而言詩則頗有合癸
酉秋季其友卓子文厚南歸爲余言介山欲
得余画因於冗次戲作一幅并題一絶其上
寄之
我愛先生詩裏画先生愛我画中詩何時並泛江湖
棹細與先生一論之
又寄介山一律

風雅源頭只在心悠悠行路向詩尋笑他一哄分唐
宋恁却雙丸已古今此意在吾逼作画相知如子定
成吟燕山越水三千里莫吝因風惠好音
題海昌陳其登車攬轡圖
我豈竟無天下志從何處起說澄清看君攬轡登車
意又覺雄心見獵生
同官許昜亭以養親乞假話別有作
兩世論交誼忝居羣紀間 尊甫師六先生爲余舊交 玉堂曾步武
粉署又隨班以我心如水憑君案似山 昜亭在律館與纂修律例

事方期同盡職何意忽南還同官將浹歲卒卒未知長酒不能齊量詩無暇和章勗亭善飲喜作詩從茲一判袂何日共含香短鬢殘年裏孤踪覺倍凉

念我親尤老時時苦憶家一貧無力去百計但能蹉眼羨龍歸海心傷烏在罝淒其送客意不但客中加

泉石吾親志廟廊尊甫材綵衣雖侍去束帛定徵來東閣推元老西曹羨雋才可能懷舊侶定省在蒿萊余亦將乞假養親

此生原達觀於友實柔情惜別無如我同寅兄若兄三冬差幸暖一路定逢晴若肯斯須立尊醪莫憚傾

高梁橋道中

郭外風微路少塵兩肩竹轎藥輕身支寒不患裘無力覽勝還憑筆有神山色紫因先得日柳條黃爲漸逢春勞勞莫只睉酬應眼界胸堂又一新

大雪口號

深擁重衾卅伏蛙身拳底事郰還麻幽牕夜伺常疑月老眼晨開頓覺花不見塵如天至粉偶過風似鬼含沙煤爐火斷無門乞屋角枯株一叫鴞

除夕雜咏

迂拙唯便翰墨清何堪錢穀又刑名久傷律例乖經傳律例爲後世之書無不與聖賢相反況覩官胥巧縱橫輕重也操隨世變是非無奈本心明年除事事同塵掃未別胸中是不平

平安字亦慰高堂何事家書累月忘落筆快防談旅困封函空媿策年荒冬深始命僮奴往仲冬八日遣僕南回歲盡行看藥餌將好否不知曾到未南雲渺渺費瞻望

弱稟羸軀畏是寒衰來火症動無端經年肺胃春潮吼咳嗽經年百藥不效卒歲肌膚凍樹乾書畫性成都廢閣起居習慣忽艱難適來適去曾何礙爲有雙親敢達觀

浮生長恨負居諸尸素曾無此歲如空製悲唐新樂府守備唐汾犯法當戍上陽而家有老母其幼女投牒刑部願入官爲婢留父養親情詞悽楚涕落無聲余憐其孝屢爲之請而卒格於例爲作悲唐行以志吾歎難更讞李舊爰書西山督學李觀光爲怨家所訐問者誣贓論死余謂罪無死法例當減等而竟不能得死旗民法異偏羅雉民罪至徒流旗罪止枷號然徒流者偏多枷號者偏少死徒科懸輒漏魚强盜殺人往往減等得生仁術也知須愼擇春來何計遠庖廚

(余嘗戲指刑部爲庖廚)若將交際一供明敢道臣門似水清紅柏燭輝頻鉅鹿(鉅鹿令李玉林以提調秋闈至京事畢過訪靴中出文場紅柏燭四條見贈)黃芽韭嫩累臨城(臨城令徐虞門書來惠芽韭三觔以助卒歲)

瓜投巧夕雖償值炭送殘年竟領情(山西民王愷之妻爲旗人賈三所誘奪訟不得直余憫溺職爲之募金贖還愷于七月七日持西瓜十顆稱謝余酬其價愷又於臘月廿八日乘余他出致炭二簍而去)底事追呼仍絡繹貧原不係博廉名

報國文章力所任三年郎署枉浮沉緣慳典試羞銜俗望斷衡文讓倖深罔効涓埃歸未卜末由救水仕

何心明聰晴日空春意不興寒雲匝地陰

臺中奏議故紛更(御史有叅翰林部郎不可提督學政一疏)都下謠言慣沸羹(相傳京堂謀出督學故兇臺臣出疏一時小說流行有小京堂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賁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閒白口畫餅充饑四劇)此日風波應暫息吾家光景只常清親朋貧劇無來往歲月除多不送迎只照平時閑坐臥布帷長下卷長橫

不接兒音兩月强貧家儉歲度何方屢探消息於同里大覺憂危是故鄉(時問同里胡鹿亭知故鄉近狀)夏旱秋霖無穀菽(四明春夏亢旱秋後又遭大水)天虹地震疢災祥(仲冬望日白虹貫日廿四廿五連日地震)亦知內顧心過切白髮親無子在旁

休誇五十七年身閱見元來逐日新文好醜如朝指鹿(如會勸楊文鐸試卷等事)官分合似野生燐(秦中捐米納官例得頂替因有合數官爲一官分一官爲數官者改頭換面不嫌反覆虞山陶紫司謂如水銀轉盤青浦王令斯謂如鬼燐走野)餘齡若使天還假佳話應多古未臻眼底堪疑街爆竹終朝懶散不驚人(今年除夕炮聲絕少)

一卷詩嘗紀一年今年能得幾何篇(每年作詩成卷今歲獨無成)學隨時落胡如此力與心違豈但然老去事遑論此後閒來情轉憶從前(年終封印頗有暇晷)吟成只恐人傳誤手自分疏手自編

寒村白雲軒集卷下

京口張逸少

西陵陳恂

燕山周道新

受業 江都顧圖河 仝校

巴西岳虔

新安汪灋

甲戌正月十一日題查夏重蘆塘放鴨圖

人參鴨子但滋疑君在蘆中自得知只恐今春風雨

驟一聲雷變鳳凰池（時夏重以新孝廉應試春闈）

十一日齋宿有感

祈穀爲郎今助禮一年但覺一年新（京官自員外郎以上俱陪祀余祈穀齋宿蓋兩次矣）官從戶部來刑部日用中辛易下辛（舊年用下辛今歲用中辛）侍立依然當日雪唱酬非復舊時人（舊年雪中吟咏王大司農相唱和）何能決計寧親去較雨量晴儘率真

同考[illegible]闈絕不吟詩榜發出院有問其故者率古一律

自設科場後三年定衆行教條官有熟體統吏都明不用謳歌[illegible]無勞感慨生一雙衰鈍眼且爾卷縱橫羣賢同鎖[illegible]豈患和音稀但類誇恩寵還愁惹刺譏凡詩須有爲不語未全非千古風人旨原應會入微

病中雜作

病身不耐訟庭忙及早歸來日正長一枕夢回簾影換簷頭風馬自丁當

補消無法衰年病冷熱難調初夏大行坐此身無著處欲眠又苦不能眠

清閒本是養生方無事偏如有事忙書恍酸磨鸜鵒

眼吟聲斷燕女兒香

觚句西曹減強詩篇檢點不多章每因小病添新句清味知[illegible]靜裏長

有問余不談時事者賦答

生來也慣短和長官小年衰底便忘自反常疑人盡是不平無藉我能狂沽名事未還觀聽賣直言終頓挫鋩況此乾坤誰黑白一張眼看本茫茫

午日睡起

敢嫌庭戶太淒涼酬應稀疏亦味長除對瓶花消永

豈只賒斗米過端陽重寒熱後難調體假寐朝回忽
到鄉起坐南牕閑弄筆病來詩禁又荒唐
寫前二詩寄性兒因吟一絶示之
不作詩來久誰知格長多吟成青寄汝須解意云何
六月朔日招頤書宣編修周郁叔陳相宜張天
門岳伯憲汪荇洲諸庶常小集漫賦
趨庭心醉文章裏通籍身怔簿牘中悵望吾師千里
隔謂南雷師思量賢輩一尊同庖無兼味供佳客座有狂
吟唱病翁不識玉堂清課暇可能匝月兩揮毫

聖世清明舉患貧論文飲酒復誰人窮官北海樽何
敢老子南樓興却新所願諸公同此志不妨屢會率
吾眞尋常聚首非容易已策南旋侍兩親
儒宗學自有根源做得詩人僅闖藩但要性靈還活
潑亦須風雅滌煩長叨一日毋吾以志在同堂盍
各言若替宋唐爭格調黃塵堆裏市聲喧
陋巷荒齋本似蝸青來孳彥即繁華雙雙梁燕私相
語朶朶觚蓮喜白花一日體求堪應制千秋業務到
成家長安詞伯多拘論此意人前莫浪誇

即席用瓶蓮爲題唱韻限紅香二字
出水朝陽各自紅偶然貯一古瓶中低昂合比論年
若高潔光華並品同生液池原清禁物來茅屋又野
塘風株砂翡翠虛矜貴瓶係舊物有硃砂翡翠等斑終覺年多是
舊銅
野沼荒灣絶世香折來女改入宮粧一瓢水豈沾多
潤二尺筒能吐盡芳清露微波生世隔晨風初日夢
魂凉也知秋後同零落獨惜紅塵度晝長
贈家墨林
會心誰復遠喜近出吾家於世曾無可相看但有嗟
俠情貪未化壯憤老還賒筆墨眞餘技長安竟浪誇

相國宛平師以兩扇命書命書賦呈
宰相家稱第一誰聖朝端的屬吾師烏衣巷木名千
古象笏牀重見此時孝謹傳來三世久公忠矢處九
重知豈知密勿論思暇末技微長也不遺
春闈七試鬢垂霜幸遇提攜到玉堂三載奔波官似
客自戊辰至辛未三年之中假歸復來眞如寄客四年匍匐老爲郎劌青寄
興心無賴吐握憐才意未忘何日西清重許入追隨

杖履待明光

七月三日同人再集吾雲閒居篆銘荊山昆季見過兼懷書宣相宜

雨未收殘暑風初送小晴吟觴才再舉座客已雙更合與離相準愁和喜忽并不須分韻賦新句自然成雲間今二陸文采士林無肯忘風標峻來憐臭味孤七賢寧漫擬九老適相符那愧簪纓接徒能助曝呼詞壇得顧子風雅見源流敢屈儕高足惟知放出頭才多偏善病宦達更工愁可亦懷吟侶分題少一籌京師文酒會寥落莫如今盛事吾將續良緣天似禁志難諸彥合病又一人侵贏得君湖海尊罏未動心（書宣病思乞假南旋宜亦忽有小疾故云）

七月四日送施長六南還

如坐春風似飲醇世間那復要斯人[illegible]他鄒尉靈巖去洗淨長安撲面塵七載追隨豈忍分思歸其實迫於君何[illegible]得趁寧親便重過吳閶一論文

中秋對月作

乾坤恨事月虧盈佳節還愁雨不晴莫道京師無快意中秋歲歲徹霄明

晚東海師

闕門吐哺急憐才無忌田文接續來此脈千秋從未斷一燈今日忽然灰斯文真若[illegible][illegible]喪舉世都云泰已頹何必吾滂阿所好纔思慟哭[illegible]西臺及門最後嬾趨蹌曾未如錐早脫囊不道同心期永好（去年惠書中有同心永好等語）偏從晚歲屬寒香驪黃外相知真獨霜雪中盟意忍忘敢謾隨人兒女淚報恩自擬在文章

武闈分韻

廿載此間曾七試一年以內忽重來君恩深更思臣職國典同寧薄將材明月廣庭仍白晝涼風小榻卻黃埃聯吟幸值令香侶感舊還驚畫角哀頭銜已向瀛洲別宿業偏於鎖院長豈悉文經兼武緯謾勞春月又秋霜厨蔬淡薄新供帳壁紙飄零舊住房（余前住第十八房已破碎不堪矣）敢便視如鴻雪爪此心歸欲對高堂

又即事二首

錢穀原遵往上用刑名尤戾腐儒情半年未了寰中獄（今年天下秋審大司寇屬余掌管）數日堪觀紙上兵奉命幸唯文字校掄才不向殺機銜依然剪燭揮毫暇共步虛廊看月明

不解因何最慣愁是身到處長重遊庭高去後新萌蔚樹杏當將舊喚鵑五夜詛文聲已寂（影無由姑日作禁文一篇五更露跪草庭朋誦告天如咒）一條紫約紙空留（商森公自立禁條粘之門板風吹日炙字已無痕）早知事事成陳跡贏得疏狂性自由

題范方仲印譜

此事當年我亦曾橫身苦趣歎無能陽冰絶技原來有見獵心真喜不勝

立春日朝中口占

畢竟仁心是上天春今准立十朝前（臘月二十日）梅枝雖北寧迎訊荆樹無皮也過年（時有裘禁獨有所嚴）曉霧日紅金闕鳥東風水響玉河泉獨憐五載違親子不似陽和歲一旋

題馮敬南求詩冊（臘月廿四日即事）

文筆羞緣刀筆乾諸人都約歲將闌衰年得女還奇病貧戶逢春復大寒老馬豈堪長路策饑烏猶向夕陽摽打油拖沓從譏笑只對君愁出手難

乙亥正月十七日開印口占和范筆山原韻

巷鼓街燈收拾纔衙門印又刻期開雞三號裏衣冠起漏五更餘拜舞來僚友久無程課約吏胥唯有檄符催空將給札修封事（西曹封事俱係刑殺故事開印畫題奏求給紙札一頁居首余山西司所專掌也）回首西清亦媿哉

自題畫

平生作書喜作草結構忽時便自造萬事唯求適吾興未嘗有意討人好只今作畫亦復然隨筆所之不用稿荆關董巨法安在畫工見之笑欲倒其實造物賦形殊變幻無端正極巧試看天下人而孔何嘗有一一相逼肖若必一一相臨摹萬載千秋數人了所以曠古大聖賢乘時傑出凌天表不似後儒襲陳言拘攣齷齪徒見小人生會得此意真區區世法尚足道

題半松圖

春寒二月尚如冬退食歸來萬事慵誰與盤桓消此

寂揮毫偶寫半株松
曲折欹斜畫不全如痴似醉嫩爭妍可憐生具干霄
骨猶被藤蘿着處牽
一半丹青一半藏繁華那得及羣芳經年開謝知多
少老幹疎枝倚畫堂
有餘不盡是平生落落喬松幾筆成底事又將詩句
補樹黃葉翠動閒情
題畫送王東壁之任平湖
臨岐無句道離情就寫平湖景送行莫怪贈言新義

少循良從古只平平
出守得高州有作
南北東西唯所使九千里敢怨投荒形單影隻乖三
世覩老家貧各一方冠服亦隨人改換鶯花獨到我
淒凉從茲嶺海浮沉去可得重依日月光
題畫
江空煙有孤帆飽山瘦曾無半樹華直寫一生寒苦
相那知六法本誰家
宛平師餞別豐臺沿途雜作

村居頗欲賦囚山一出山來蹔土間今日郊行如過
舊未看花已覺開顏豐臺芍藥最盛時正開放
西山矗矗向輿青萬綠齊來喚夢醒最愛白楊墳際
響飛空直上欲干星
洼流積處疑無路密樹高時似有山每怪北方平衍
極穿村遶巖不嫌彎
秋苗平田幼綠齊花榮細路碎黃低小橋斜度乖楊
處乳鴨雙雙水拍堤
面田僧寺原栽稻傍水農家亦網魚豈必江南風土

淨紅塵息處便堪居
豐臺舊蹟從誰問鼻底紛來芍藥風小徑疎籬恰着
眼一園叢綠亂堆紅
都城塵土沒頭埋拉雜難堪小巷街淨業底邀天獨
厚種花一事作生涯
八旗屯子徧皇都尺地民家得住無不是兩朝名相
國此間半未必容吾大名成相國舊園今屬吾師
多如原草密如麻翠紫平鋪錦莫誇髣髴家棲春眺
望平田萬頃蕎麥花

名園亭館不須多巷十能除花石魔曲徑迴欄古井
畔柳槐陰底發笙歌
八載師恩似海深行花對酒定相尋臨岐偏值將離
放撩亂無邊恨別心
臨風把盞相君筵側假蓬山閬苑仙偏我浮沉嶺海
去重來未卜是何年
獲嘉新令何濟菴惠詩送別答之以画因題其
上
八年不興君需次萬里偏愁我遠行同出春明徒悃
悃驚聞贈別有新聲
亦思望壘把旌摩士室埋如老伏波慙媿桃投無李
報爲君信筆寫山河
書答陳莘學贈別
兩家交好同牽紀一旦分攜似柳劉欲和來詩增悒
快拈毫欲寫又還休
題寓壁
人料途窮先引避鬼知情極故揶揄揮毫不滅平時
典鎮日空堂似守株

將於六月六日出都赴高有作
如吾才豈合尊城兒作南荒萬里行五命猶艱糧橐
裏（自選館至出守凡五命矣）雙親容易板輿迎（性兒書至知兩大人不欲就養）塵
顏汗背辭京闕暑雨泥塗怯布旌除北韓潮柳柳例
高州他日竟當名
高州地舊日高梁似此人應仕此方（人地同名）一百年多
思繼美（百九十年前先祖素菴公曾守是郡）二千石裏要稱良（高州志中名宦最少）武功不世應高閣（前守多以武功著名）文教聲天合破荒
但恐懷歸情迫切淹留歲月未能長

寒村南行雜錄卷一

番禺屈大均翁山　戴曾
寶坻王　焌紫詮刪定　山陽楊開沅校刻
南海梁佩蘭藥亭　戴　晟

六月六日宿長新店

尋常頭而沒塵沙一覺長新夢自呀闍闍終宵衙柝楚琅琅四壁馬鈴譁遠行敢望重依闕便道差貪得過家如此聽憑天使尼吾生何日是懸車

張夏遇山右邢佩芳同行時佩芳之任臨海

車傾馬跌到山東才喜天晴又谷中（南還至張夏入山）半月僅行千里弱十程忽遇兩家同（從此至淮安計十程）雲生岱嶽還愁雨水涉沙河復鬬風他日登仙重過此南荒可憶有衰翁

山行二首

六載紅塵眼山行到處明是花都悅性無草不關情雨過林如沐泉添澗忽鳴最憐禾黍茂比戶得西成

歸途不避雨一日亦時晴溪曲涉還涉岡重平未平黃芩花雪藕酸棗實垂櫻何物橫天踏還家好計程

（霓見則雨止）

歎野花

生長山間應沒世芳華道左合知名行人忙迫居人俗蓬藋叢中歲自榮

吊死騾

非驢非馬自何來瞑去曾無骨肉哀正似頭佗僧苦行一生筋力總燒灰

棉花

但曉寒依爾那知艷奪人花疑葵向日葉類芍當春

深淺紅黃錯縱橫錦繡陳品花曾論定到此欲更新

南瓜

頗疑幼嗜僻（嗜食南瓜）今覺本風光宛宛龍蟠地騰騰蝦上牆露深蓮沼綠日爛柘袍黃俗眼多從耳虛榮大道傍

峒峿新晴

大地朝來已晦冥不圖亭午忽然晴人情喜似籠開放物態新如鏡拭明綠草岡飛雙鷺潔紅花灘噪一蛙清敢言跋踄征途苦只當峒峿覽勝行

聞蛙

江村聒耳厭蛙鳴歸路驚聞喜不勝最是淺汀新雨霽蓼花紅處一聲聲

題戴西洮新集

六年耳目苦蒙塵到此詩文始見眞師友功勞書卷益欲傳海內示斯人

但掃文家一種塵沿河遡去自源眞讀來忽下傷心淚欣賞無緣共故人謂公擇

高郵舟中

沿堤草屋蔓藤斜紅日初來照劇華白壁黃金光奪目冬瓜花雜飯瓜花

唐栖訪金介山

歸心早已渡錢江底事唐栖繫小艭一二故人須會面介山同調更無雙

讀君詩稿歎淸狂天下曾無物可方一旦造門難執贄三雙佛手百蘭香

僕僕風塵黯自傷望君如在碧霄傍案頭聞得精茶具讀詩稿知具茶具最精肯惠南行濯肺腸

如已同時故不多生偏異地可如何此行貴作歸來計一棹寒村莫漸過

八月三日到家

匝月程延兩月長京師至家程止一月暑雨阻滯兩月始到留家時日道途荒到門老父還拋杖入室慈親驟起牀五馬國恩猶愧竊一經世學敢言償圖圖且說京華事暇及南行萬里裝

初六日老母生辰

之官便道過家時又值萱堂設帨期敢道人生容易

得誰知我罪正難辭八旬二老依孀婦弟婦孀居三十年矣三世單丁育女兒性兒尚止一女不侍晨昏寬暮景過門一入竟奚爲

雙親不肯就養

本爲雙親博一官一官博得竟何干都城珠桂支吾窘嶺海山川跋涉難棄職那能不畏簡攜家又未足承歡可憐退遂藩羊似轉羨書生地步寬

團圞聚首亦人情祿養休論世俗榮一代遺民周粟潜先朝命婦板輿輕名門故是難爲子遠道那堪不

勝情縱使三年歸未晚憑何方寸理民生

哭南雷師墓

歸程幸返三千里別緒思傾五六年庚午別師北上今六年矣駭聽姑蘇城外信南還至蘇聞訃愁過黃竹浦傍船秋山慘澹墳深閉老屋荒涼像獨懸回憶劉湖橋畔語余初見先生先生許余步劉湖橋有斯文絕續在子一人之囑傷心嗚咽只流泉

毓秀鍾靈二百年蒼天此意竟徒然忠臣孝子雖空報先生爲忠端公冢子上書頌冤復社東林脈僅延蕺山主持東林之學先生以復社倡目獨得其傳遺老文章泉石媚大儒事業簡編傳一生寒餓猶歸盡啼殺南雷樹上鵑

千秋萬歲不亾人觀化何須泣獲麟正恐一時文統墜莫傳百世道源眞心憐斯世淫乖淚學絕吾徒黯愴神就挽藍溪黃浦水也難流盡鼻酸辛

六十年來潦倒身交游天下不無人若論千古相期切誰似先生屬望眞從此餘齡雖宦達終如薄海一孤貧三年築室尋常事慚去高京擁諱輪

爲李寅伯諸子題九人圖

論道談文事杳然披圖如復見當年三三兩兩家風在好作明山佳話傳

親老家貧別惘然此行歸計決三年肯容爀燭輝殘照猶冀南雷火再傳

義橋早發

十天杭越路怱怱侵曉船開浙水東風暖三秋霜未降雲收兩岸樹初紅山頭矗矗爭迎棹水面盈盈任轉蓬從此高堂將日遠音書何處問飛鴻

七里灘

重來已是十餘年七里灘原只似前山翠臨頭疑入地江清見底似行天一門銃駭乾坤裂百丈繩愁性命懸堪笑画眉無倒事聲聲各自據峯巔

釣臺六首

十六年前過登臨興頗豪一官嶺海去頓覺此臺高

突兀撐雙石婆娑老七松豈如江上客來往後無踪

高堂無老在魏闕有君知今古人懸絕寒江把一絲

舉世趨榮利空山廟貌新江流奔日夜碑石自嶙峋

按劍猶投璧君偏避故人定因情所適非必不爲臣

不肴羊裘釣漁翁孰識來悠悠千載後乃認石爲臺

程邇修題巖先生祠有放開隻眼看天子之句余極愛之而惜其通篇未稱因爲足成一律

放開隻眼看天子挑起長腰壓故人豈果但知爲孰友終然不識是君臣巖廊富貴心如動草野粗豪性自馴我亦目空千載士到今苛論不能伸

將至蘭谿舟中書見

南岸松杉北岸楓一邊蒼翠一邊紅清流徹底東風便臥數聲山夕照中

舟次衢州送萬授一之延平兼柬范筆山

夢想高齋十幾年（余客三衢時極慕趙清獻高齋之樂）重來飄泊古城邊尚書征戰江流水（武定李鄴園先生）詞客恢諧野散煙（會稽徐野公）萬里攜家親在籍一官垂老友分船（時授一同舟至衢）憑君寄語延平守此去詩情總悵然

由西安至閣皂灘

出門總屬重遊處此日舟行卻未嘗一省程完楓柏赤三秋序畢橘橙黃江源垂盡流彌曲山路將登驛漸荒（自義橋至此始不見汎卒）偶與同人閑指點暮雲東北思茲

茲

發常山至玉山

江行才了又山行一路秋光十倍清紫綠紅黃林麓暗青藍翠碧岫峯明溪迴似有逢仙分村到能無結社情獨過草萍頭亟轉前驅不復故鄉程

鉛山舟中

宦情少小便闌珊遠道衰年豈復懽連日風波偏自喜一生聞見覺差寬江山奇勝詩無暇氣候晴和晝實難徙倚船牕時極目片帆已過幾重灘

舟中夜起

徹夜曾無睡熟時離家不耐百般思起推逢扇偷看月坐擁衾窩怕聽鷄驛鋪賭殘初息燭鄰船棋罷尚談詩雙親若也聯牀話太息多應是憶兒

滕王閣

連朝偏遇打頭風薄暮來登閣又空放眼忽廊全楚外置身如在半天中西山細雨雲添白南浦新寒樹減紅路出名區何復恨家君作宰不相同

垂老投荒恨恨行登高覽勝亦移情若還逢餞詩何有欲補從遊賦可成文字久隨歌舞罷江山空賸雨

雲檻只須片刻憑欄立歸掩篷窗耳淚聲

十八灘偶占

出山性急是清流冒險何曾畏石頭多少青峯相愛惜彎彎曲曲枉板留

贛關

平宼掄王直等閑名儒事業此班班一時士馬無愁餉千載商民競過關土闢府充原有謂塞源拔本豈應删九原欲起先生問敢緩艮知急濟艱

過庾嶺

莫道炎荒老不宜嶺南風物實醒脾一枝梅暖先春放千歲松高特地垂駭綠紛紅逵石茜綰螺抹黛谷巒奇板輿若肯同來過書帶應添幾帙詩

舟發南雄

行行回首白雲睇渺渺真同泛漢槎山色萬重無水路水流一折又山家花繁茶嶺春過雪泥赤松林晚照霞滿目風光非故土簿書雖到不能查時吏役責冊到舟

由始興至仁化舟中即事

垂白南行數未奇舟中幽事頗相宜僕供水石賓圖

畫晝賞溪山夕賦詩辛苦低顏終老婦樂天初到江州有老婦低顏事見姓之何遷延避學且童兒東坡赴官惠州如小兒遷延避學順流明日程知遠翻恐雙睛應接疲

曲江

始悟人生不險巇乾坤終屬管中窺關踰梅嶺真分界路到韶州算出奇露醜呈乖山破碎迷津失道水狂癡虞廷薦古名流祖合坐臯岡要鼓吹

發韶州

乍聽銅鑼速曉航便掀篷起領山光鑱尖遙望蓮花峡壁立驚看虎榜張蓮花峯名虎榜山名購得遺書聲朗讀從張文獻公后人得其遺集攜將舊志意黍詳閱志看山意滿而已吏胥來只知期會應笑新匹太守狂

將至英德

龍頭彈子又觀音彈子磯龍頭影山觀音巖皆路上勝境半日英州劇助吟水曲環山常八面山奇臨水忽千尋狂風驟失篙工色險道殊開詩叟心是日余方作畫不解前人緣底事南來苦畏瘴嵐侵

英德

小小山城築水湄晚舟偶爲故人維速朝佳勝看眞艳一邑荒殘思忽悲紅滿船知柑獨賤青堆店恨石無奇南薰曾奏猶如此愁殺高凉亦海涯邑有鳴絃峯相傳舜於此鼓琴

濵陽峽曲江集詩云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闇先秋冷山晴當晝陰重林間五色對壁聳千尋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

濵陽詩句曲江看不道崔題李遂難山冷果緣深水闇豈陰偏直疾風寒重林五色燒餘嶺對壁千尋鑿後灘相傳牸牛灘釣魚臺俱繆有明郡守符錫開鑿遐遠獨能忘歎惜茲茲

造化總無干

題王紫詮羅浮觀瀑圖

一自東坡去惠州後來誰足主羅浮風流今見王知府觀瀑哦松坐石頭

南來西去分無緣余來守高州先生去巡川南意外相逢不偶然頗恨追隨無幾日披圖未暇綴長篇

河頭

地窄天尖日早斜嶺南西路此登涯嗚嗚咽咽泉終夜落落寥寥役幾車不覺驚心飛巢鬧可能回首到

京華也知恩命無隆殺前去荒凉似忒賒

天堂道上

一到天堂路疑來地獄中四圍山滅樹一望土乘風那有人相過都無兒與同追隨三數役未勝牧牛童

黃泥灣

荒山半日苦風沙晚景黃泥却甚華峭壁倚天張寶給奇峯拔地燭名葩洞探銅石攀栖鶻菴坐慈雲俯落霞安得一生無個事結茆終此伴漁家

序

吾師出守高凉安世獲厠從遊之末政事之暇輙與署中數子賦詩顧其爲詩雖遇佳辰勝賞每有鬱鬱不得已之思夫今之成進士者需次四五年或七八年始得一官其地之美惡惟命是聽而銅山金穴之家乳臭不識丁之子握符綰綬忝雖民生往往傲正途以所不能積學之儒恥與噲伍矣吾師魁南宮讀中祕書歷試戶刑兩曹不數年而膺方面其遭遇豈易得哉而顧猶有鬱鬱不得已之思何也昔人有言

雖處放廢每飯不忘君杜甫是也安世則以爲雖處榮顯每飯不忘親吾師是也吾師高堂雙白髮優遊頤養於蟾山鶴浦之間闔孫朝夕供甘旨不怠其志樂矣然萊舞之忱出於至性欲歸養者至再至三而局於職掌承審承追之案一日不結則上臺必不允引例鬱鬱不得已之思時寓之於詩其以是乎若曰此邦僻陋非高賢所宜處子厚在柳退之在潮皆不免有憂悲感憤之概不平則鳴所固然也此豈吾知師幷知吾師之詩者哉安世侍吾師最久窺吾師最

眞敢跋數語於高州詩集之尾至於詩之脫盡時徑自成一家則當世之知詩者久已知之固無俟游夏之贊一詞云爾康熙歲次丁丑重陽五日受業武進錢安世謹識于高凉郡署之西齋

寒村高州詩集卷上

雲間王　原　受業　新安程　遠　仝校
武原錢以塏　毘陵錢安世

初度日發安樂墟抵高郡

五十九年前此際豈期黃織轉高州竹城草屋驚新夢粉署金閨憶舊遊親老先圖他日去身迂自分一官休道旁觀者郊迎蘆濟濟誰知守善愁

半載舟車萬里程自京抵家自家抵高計程萬里懸弧晨忽到高城荒墟猶自稱安樂疲邑居然號茂名日暖花香天似

夏江清峯碧世如平何當不負南來命算抵吾身又一生

登寶光塔

老郷還爭僕隸先下車便上寶光顛一城雉堞眞如斗兩岸人家總似麼鑑水清明光匝地筆山尖銳勢冲天何當盡鏟峰脟疊放眼憑高得曠然

除夕

每逢除夕動詩情花甲將週句嬾成萬里之官名有職半年在路等無生幕中詞客羣開讌燈下蠻歌競

發聲誰料主翁歡笑假高堂白髮只心驚

遣讌

離親去國意忡忡文網拘牽道苦窮底事未能忘筆墨山鵑聲好佛桑紅

荒凉莫只歎南巴鳥寫丁香子儘華更有外江人未識燒天一樹木棉花

剪舌能言鸚鵡同如何偏得免牢籠春風枝上雙雙語應是人聲學未工

桃花春放火燒空合變爲鳩順化工爭奈雙睛天付

與一時怒起欲橫風

發茂名至化州

出郭西南向化城高高下下總山行薇牛老幹多連理宿鳥叢枝半寄生萬樹陰成如夏景一蟲聲發忽秋聲四時氣備眞堪玩獨惜春田旱未耕

登寶嶺問石龍縣治無識者

石龍縣治已荒丘春草遺蹤底處求明洪武時吾邑烏春草先生曾知石龍縣敢望再更三百載人傳太守舊風流

珠臺

纔從黄嶺下江頭又上珠臺暢晚遊矗矗一峰相對立迢迢二水合并流碧蓬野渡機梭織茅屋山城隴稻收波底龍吟聲久寂欲題蓮理孰賡酬

由化州至石城

纔落坡來又上坡並無人亦隸傳呵連岡雪是桐花白盡日陰綠榕樹多鼓吹山空林表應旌旆路轉竹頭過泉甘茶美琉璃寺風味依稀似浙河

由石城至吳川

觀風取次到吳川五馬南來直盡天路有塵沙如漠

北城唯瓦礫似山巔幾通榜欲求民隱一束芻難起令賑（時令物故）正遺恨平蕪空記取青峰剩向浦亭圓（陳宜中詩吳日北歸須記取平蕪盡處一峯圓）

題熱水示電白陽令

日倦荒山與亂坡獨於熱水愛頻過四時溫煥真堪近一味澄清總不磨莫怪偏方殊物性須知大地本陽和青林翠岫兼奇石生趣巷前合最多

宿溫泉巷又題

恰是沂春欲暮天偶來浴忽遽言旋叢驅諸吏兼程去獨向孤僧借榻眠圍合山光青勝染蒸騰水氣白疑烟垂簾一夢忘身世竟欲誅茅結數椽

五里山雨後

一出南關意便清况逢新雨又新晴青山綠樹頭初沐白水黄沙眼再明高塔忽移天上立遠航多在鏡中行紛紛紅紫相迎笑知是名花莫辨名

衙齋偶作

舊房修整朴無華安得圖書當得家豈敢遂淹三載席只今且看四時花

苔靜空庭雙鴿下蘭清密室一蜂來莫言案牘無心理滿架圖書也不開

題郡署三堂

誰云炎熱是南蠻水署無人夏亦寒雙樹清陰酬假寐一禽好語報平安

落拓因循過一生此間何意轉沽名官來接見民傳語曉起標硃夕判行

思家自問

平生性格厭紛華冷落風光慣自誇粗俗可堪官太

守荒涼差幸地南巴珊紅翡綠扶桑樹玉皎冰清臘
雪花更有木蘭香絕世不知底事苦思家

臘雪花歌

高凉有一種白花四時常榮香潔可愛皚皚
綠葉中恍若春林之臘雪也俗以其蕊長銳
呼爲狗牙汚褻甚矣嗚呼佛手偏名狗爪數
人至以隻計高凉名寶之素馨獨此花哉更
名臘雪作歌以洗刷之吾郡守故權輕所得
自行其意者如此

高凉人生不識雪偶見霜濃疑莫決我來自分兩眼
中無時得覩乾坤潔衙齋曉起步花間葉上層鋪玉
片切恍如大雪霽春林半已消融半未滅只多一味
幽濟香質更玲瓏光透徹驚呼左右問伊何荅曰狗
牙眞怪絕天開地闢億萬年越裳日月寧未瞥佛手
柑名狗爪柑數人以隻雞豚均可憐如許出塵姿稱
名乃爾汙且褻始悟從前循吏稀（余嘗怪高誌中循吏絕少）自是
姸媸人莫別物生不得地皆然千古同悲何處說吾
嗟萬事文網牽花恥猶能爲洗刷更名臘雪作長歌

世間名實終符節

感木蘭作　進退格

花品曾憐雞爪故（蘭卽珠）此花出並草花看未開蕊葉
渾疑桂已綻馨香直勝蘭骨相縱難榮上苑風流底
竟落南蠻何時載作高堂供瑣碎黃蹁舞袖斑

空衙

平生事過便知差到此偏如鏡裏花百姓故應看若
子一官曾未認爲家職名儘着題衆屢簽檄從教辱
詈加强所不能吾不會清風明月閉空衙

波羅蜜

仙掌高伸佛手垂嶺南花果足稀奇誰知還有波羅
蜜掛出僧頭在樹皮

夜坐

報國思親兩意牽南來能熟幾宵眠鼕鼕更鼓敲難
住橐橐晨梆斷復聯回首總無方縮地折腰那得氣
冲天秖應一桂三蘭裏斗室空牀坐兀然

有問余治高何狀者賦答

擬將周孔澤斯民奈與時違志未伸頑梗蠻方應整

頓饑寒赤子足酸辛陋規已有前官革善政寧無後守（新善政得民財）我只一心休養去從教能吏笑因循

高涼人取番波羅插葉作鳳形余屬程方九繪圖因題其上

番波羅似路頭花葉插繩懸似鳳誇寫挂扶桑傳狡獪擕歸相與說南巴

中秋早起

一年月色是中秋白粉牆邊曉更幽幾格紗窗無裏外乖簷柚影大如頭

生爲寒士管場屋晚作粗官畀簿書天不從人無可奈今雖悔昔就何如

偶歎

少小從師講越裳一時白雉哄書堂青雲自許登何路皓首誰知落此方民鮮愁吟偏盜夥草青防病及茅黃爭如唐宋人遷謫山水間猶得放狂

安樂墟

敢怨官微此送迎暫離案牘出神清百圍樹北黃泥堠一掬潭明翠篠城矮屋紙煙烘短景荒園蕉塢繭

寒聲誰來守土將期月安樂墟猶淚得名

王令詒年兄和前韻仍用前韻答之

一年與子兩郊迎悄悄情隨節序清感慨於今雖次韻別離從此不同城晴天當午如春晝墟日逢三亦市聲遠宦孤悰曾減否相期直欲棄微名（時王巳罷官）

余改狗牙花爲臈雪花王令詒錢王功俱有詩因次其韻

團團密密整還斜不待春風始發芽南土經年長對雪綠叢四季總舒花香當幽僻嵐沉水潔到清奇陋彩霞寂寞使君同歎賞知怠珠玉與排衙

南荒識議自傾斜何用調停喚九芽（有爲粤人解嘲者巧作調停謂是九訛作狗芽訛作牙）仙令肯同歌白雪鷗人喜不負名花玲瓏玉骨原餐露綽約冰肌定飲霞試問上林曾植否底來蠻服閉空衙（巳上王韻）

盆盎栽來易幾星婆娑誰遣寄因亭兩頤官餐添新白一領儒衫照舊青儗議恰同林臈雪留連敢道水逢萍從茲唱和須成帙另譜南花作一經

南來吟侶歎晨星奇字唯君問此亭花比山中高士

擬詩追江上數峯青（錢何故云）翻成重譯嘗疑難（余嘗疑越裳所獻是鸜非雉）算做童謠好辨萍只恐狂泉人飲慣不狂反訝出何經（已上錢韻）

解嘲

親老丁畢合在家底來海角傍天涯幾年畏變青黃草（青草黃茅俱瘴候）病體愁開桂菊花（桂花瘴菊花瘴）操守恥緣新令凛才能敢要上官誇只求六屬安無事不是居夷不用華

題賸雪花歌後

狗牙名花誠太褻易以賸雪表香潔門生屬吏俱作歌謂此奇究今得雪安知此花故有名便是闍提並非別俗下或呼番茉莉種自西來可臆決一時易名為賦詩妄作殊慚少辨別始知多識亦最難儒生箋註徒剽竊或謂先生應復古毀詩仍將舊名揭不思萬物本無名凡名皆為人所設闍提自是番夷語華言豈必同軌轍形容逼肖即真名無事雷同及勦說吾來守郡惡紛更一味因循喜用拙不日拂衣歸去來無功可書罪可列後有作者記題名知與雲煙同

泯滅就此花名賸雪花留在高涼作口舌

六旬初度

生年忽已徧支干與逐寒冬歲序殘親在六旬難算老天荒五馬不成官滿門頌祝詩兼畫闔屬投遺壁又餐寬我望雲思未得栘花樹下久憑欄

附祝詩　　錢安世

講省郎官翰苑儕剖符恰徧一周天風流新冠二千石聲氣夙推三十年東海門牆尊上弟南雷學術受真傳椿萱堂上雙強健應喜今朝設綺筵

使君家在古寒郵五馬翩翩愛國恩廿載曾魁兩科目一麾原出四衙門詩篇不肯三唐襲書法爭看二晉存若問文章誰伯仲韓潮蘇海弟兼昆

生子真如孫仲謀東牀王謝盡名流結交賓鮮二三輩尚友卬須六一儔文士韓張原並蓄雄才膽起亦俱收得官嶺外應非惡每為思親憶舊丘

無勞贍海訪長生一服萊衣便是嬰眼裏珍羞麟作脯耳邊音樂鳳為笙酒斟玉案香先結花插銅缾燭更明行樂正宜乘令旦治平況已播循聲

高凉宦蹟近如何堅白誰能涅與磨已喜一年無盜賊便教四境有絃歌𨽻人盡憚而如鐵赤子皆知心似婆雜沓躋堂齊欵祝聽來强半是三多
嶺南節候似長春臘月繁花色色新自此始看週甲子從來不用守庚申宫期矢報情非懇政不矜奇道在因桃李公門盡逈顯稱觴騰有下中人

因亭雜咏

三間廳屋本非亭特借因亭作座銘底事更新仍照舊一椽未易入公庭
蕭然四壁莫嫌空剩待春深院落中覆地兩叢旁竹暗照天一樹木棉紅
香愛梅淸開北牖蔭憐榕密上東亭孤忠大逆今安在帥字旗揺舊府屛（亭東總鎮之署舊本府署自李定國改王府本朝因之爲鎮署）
（祖澤清之叛亦據此故云）
西鄰夜夜笙歌饗東舍朝朝皷吹淫不恥書生寒窘相一聯半句自長吟
也非一味愛因循主分無才恃有賓門掩扶桑留劍客籬遮修竹映詩人（謂程邇修錢王功）

血氣衰無人可惜精神懶若事皆多標紅批黑完公案獨倚閒窗數蟻過
孔雀籠存從未有王孫條在竟何之眼前一種蕭條意想見亭中人去時
葉當瓦爲旁厂窄鉄如石作假山低外江人眼驚初見頭屑拈來入品題
小庭時覺眼難舒貪看山光薄牘餘卻畏樓高東北望白雲深處兩嗟予
鵲偶來巢鎮似喜客時倚醉亦何嗔南來會得南天意四季花開總是春
壁漆新完亦煥然案無留牘過殘年趣詩頗苦推敲細得句姑書作柱聯
垂老投荒生趣微無聊姑此聖因依致希人爲文房辨自許身同鐵漢歸
月記新移植後堂花開經歲繞欄香倚牆傍竹推門入兩樹橙紅佛手黃
六章詩就迴無塵（余六旬初度錢王功賦詩六章）五馬圖成更有神（程邇修畫五馬圖爲詩）牽合裝潢懸素壁一門筆墨貫驚神

丙子除夕和錢程諸子韻

花甲今年盡數除明朝人合再生如親存上策抛微祿師歿殘軍理故書齒髮可堪衰落半神魂都屬悸驚餘南來佳節無詩久莫怪賡酬韻律疎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寒村高州詩集卷下

雲間王　原
受業　新安程　遠
武原錢以塏　毗陵錢安世　仝校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送董湘雲還四明

若比陽山路高京遠更窮非君兒女戚敢涉肯來同
時刻思歸去無聊百事慵忽忽三兩月情話未從容
交廣多奇產南邑一件無贈君詩何外但作嶺雲圖
考績三秋後應同返故鄉君今先別去煩語慰高堂

春日暄妍靜中即事

梅子如丸徑未落柚花似雪桂齊芳雨荒草木寬人劇喘的因誰憶故鄉
響遏行雲禽喚友自疑飛雪蝶成羣春來但是花都發欲辨何香混木分

浩歎

高京風土足偷安退食升堂底浩歎年多仍淚子七千里外只粗官都忘俛膳駈烟瘴爲憶晨昏廢飲餐生趣別無消未了培花蒔果日盤桓

三月初一日自高城抵安樂墟

經年宦跡閒空衙陋見羊城道路賒復聆啾幾五
里（縣令錢凱瀛別駕吳仲和餞余五里亭）征輿得何又雙花（舖名）此行何
必非乘興獨恨無緣竟到家極目四山回首憶傷心
垂老落天涯

四時春夏嶺南風偏我行如臘月中短亭接天雲羃
羃遠山出地瘴濛濛添愁一路輪聲楚消寂雙竿旆
影紅羞幸今年天澤早需泥婦已即用功

初二日自安樂抵電白

風狂不見曉雲稀更殺街頭炬燭扉軀太到甜姑減
飯婁堪敵冷尚思衣秩田水白疑天亮沙路嵐濃類
雨飛猶喜同行能遣興驚人有何似元暉（和錢王功韻）

羅浮去此幾多程有底因緣揭此名舖下路長纔野
店水邊山盡有荒城風寒渡口人俱戢雨急田頭積
也驚竟日相逐唯一乞更無蹤影向西行（羅浮道上）

名山不厭五番過其奈春光少霽何水氣盛教雲氣
盛樹聲多覺雨聲多登堂愧閱先題筆（余舊有詩揭書壁上）
壁驚看後和歌（曹茂令王學菴和詩題壁）雪爪泮蹤纔一載唯應
佳何久難磨

平生意興盡南荒夢寐三年只此方水熱故應名電
白山青其實甠高涼峰巒層疊疑無路竹樹沉溟類
有莊敢道勾留居一半東歸他日未能忘（書熱水菴壁）

高涼風俗少栽花此地何來好店家草屋泥牆房潔
淨瓦盆磚砌院清華羅蒙初謝香猶賸薝蔔將芳蕊
已芽兩度來過情未厭安眠一夜忘天涯（電白旅店）

初三日自電白抵魚垌

出城一望野茫然賸水殘山錯海邊風似燕齊逢九
日雨如吳越做霧天奇寒不管蠻無袴積潦那堪垌
少船若在故鄉當此際夜除佳節正留連

四十里程劇不長艱難偏覺倍尋常雨中一日三條
渡眼底千山兩郡疆跋涉可憐徒役苦饑勞少過店
厨香但圖一宿安行李那管低簷與破牀

初四日自魚垌抵太平

肩輿盡日雨兼風油幕周遮鳥在籠雲影常如終夜
黑陽光未覩片時紅窮官春色原無分險道山靈太
不公偏值高高逢下下泥深路滑恐衰翁

陰雨寒風昨日如官程無計可停輿病身節食當行

巢老眼褰帷便閱書徑繞青峰紛出蚓山屯果石亂
眠猪蒼菘猶記來時節菴屋驚看竹葉初

初五日自太平抵那旦

行來耳目覺新更爲出高凉過太平村少人稀仍寂
寞山高田下漸分明無邊嫩綠春周草一點鮮紅雨
兆櫻只爲荒餘農事亟不因行路望天晴
栖身冗自仃官衙底事泥塗竟當家雨點不收雲四
起水流無定路三叉急投驛卒郵亭碎聾兜興入市
語譁日暮未知停泊所村烟濃處眼巴巴

初六日自那旦抵陽春

初臨此地歎窮邊來自高凉又不然小小店羅魚蒜
賣低低屋置榻牀眠過河綠野平鋪錦沿路青山細
疊氊只苦簷聲終夜聒朝來依舊鼻蠶烟
終風苦雨自彌旬風景元來逐日新陌上草柔依少
婦岡頭松挺立高人江船泊岸村通賈野屋臨田俗
聚鄰笑我初來江浙服錯疑此地號陽春
忽田低陷忽山高病骨那能不憚勞逢水正愁橋險
仄看雲又覺雨蕭騷花榮野澗明殘雪風振林柯起
怒濤愁裏向知閑領略老來興未滅分毫
風光日漸異高凉坐穩肩輿四顧忙總是春風花紫
白一般夜雨路青黃因憐從者行泥上尤愧途人避
樹傍此去是非誰上得敢云折獄是吾長
池塘漾漾樹葱葱城郭沉沉暮靄中令尉郊迎鄰郡
守商民路指外江翁今宵街市聲初衆明日巖巒境
不同考誌更知奇勝所歸途准擬問崆峒

初七日自陽春至黃泥灣

東西原自兩山分中走奇峰迴出羣細雨初疑雲似

石微晴始駭石如雲紗窗兀作孤僧坐霧谷驚逢怪
獸蹲若比兜鍪真萬隊山陰道上不須云
造物從來愛等夷峰連百里太欹奇淒迷烟瘴空懷
寶突兀蠻荒自露奇歷歷輿圖元未載奇峯百里縣誌多不載
悠悠行路豈能知祇應同此遭逢者翹首征輿一賦
詩
白首炎方運未低峰靈壁秀見黃泥初過已結三年
夢再到仍難八句題無力攜歸梅嶺北何時挈置鑑
江西此行若不須回去路入天台願得迷

銅石山原絕世珍重來更覺長精神春添雜佩華名
士水拭青銅映美人珠翠繽紛螺髻綰裀蘂錯落錦
囊陳簷卑地濕都忘郁臥聽蛙聲徹四鄰

初八日自黃泥灣至河頭

陸程將盡路逾難低畏泥深高未乾望嶺幾重原膽
怯衢涯一線更心寒午晴旋作霏微雨稍坦偏逢坎
陷灘回首難忘長發處雲峰朵朵尚巑岏

西來幾信是天堂墟日逢人瓦蓋房竟有阿公歸廟
守一般小仔戲池塘河頭路近先迎蜑（粵人駕舟多係蜑戶）山
腳程遙未遣狠（時有狠兵護送）漸喜華風仍得見獨愁無計
直還鄉

初來地盡又天窮今覺中華一水通草屋簷低原比
戶溪船深窄故牽蓬孤燈小榻愁聽雨薄被疎簾臥
畏風到此如何歸未得更更不寐鼓逢逢

初九日自河頭至垌口

來時蹤跡已依稀水折山盤更雨霏兩岸陰濃雲欲
匯一灘聲急艇如飛隔船詩句成還未（時與錢子王功相唱和）
小邑圖經是也非（陽春借得縣志舟中細閱）數載肉閱無此日思
親又道不如歸

莫輕春水順流船雨裏篙工亦未便每遇潭深愁石
立偶欣浪緩礙沙眠閒看山影層層摺靜數波紋個
個員霹靂一聲緣底事勸懲吾正欲煩天（陳龍川云今世煩天者多矣）

纔晴十里又雷聲薄暮霏微艇自橫江岸寬依來往
渡山城近聽有無更憶離鑑水將旬日前去端州尚
一程每悔七星崖未躡此番可得慰平生

初十日自垌口至江口

一夜風高雨暫收發船打鼓舊新州峯多斷缺鷹程
遠江忽寬平櫓意柔墟店竟搖沽酒旆山村時矗看
家樓乾坤生氣原東土漸遠西來漸豁眸

翩翩兩槳拂波瀠頃刻山川氣鬱蒸雲黑四圍如䫻
死電紅萬丈忽陽升橫飛霹靂天驚碎急注滂沱地
恐崩及至掀篷恬霽後水空一碧又何曾

三竿亭亭矗晚天西江流急敢輕前人家多處聯舟
泊漁火疎時聽雨眠水陸都於衰叟礙寢餐那得客
途便明朝腰折端州路望斷思家兩愴然

十一日自江口至三水

艇過端州天乍青艭晨入郭似醒醒汪洋眼豁前雙水砷兀心懸後七星祭謁故難開眺覽程期未准暫消停忽忽解纜危樓下頻喜千家儼列屏

望夫石

一石亭亭峙嶺間行人笑指望夫山不知夫去緣何事望到於今尚未還

萬劫難灰伉儷心舟中過客底愁侵倚門兩載嗟行役知北岡頭望更深

無端墮落在南陲海嶠孤踪枉自悲暮暮朝朝東北望中原萬里竟誰知

頑石人間最所輕望夫便覺足心傾可知情是生人種作吏偏云要絕情

十二日自三水至佛山

西南鄉過淺沙來忽有千門萬戶開久識佛山同寶藏若移中土亦塵埃人情趨似方無遠貨物多如歲不災節到清明家折柳一般風俗任徘徊

嶺右

嶺南風俗故難馴不道年來局更新民喜逢饑便劫奪官思織益託寬仁明明世事氷霜漸昧昧天心雨露均（救荒新政纖劫富室）婺郵杞憂誰過問雲泉只合早抽身

羊城解維

會城一月困籠樊開放時能禁亂啼鬟戶帆風難兩得田家秋水恰新齊滿船衙役排旌節沿路塘兵送鼓鼙聞說饑民踰萬數佛山米穀喜盈堤

答朱何安和韻

南來久矣罷論詩邂逅先生又一時知己一人原不

恨清言雋絕更堪思

客路從無如子僻饕天不獨有吾痴欲教米芾淚淚拜肯與陶潛故故辭

新興舟中

不從北去又西行辛苦高涼半月程峰勢環如遮客路灘流逆似訴人情下喬入谷官何樂覽勝尋幽境自清莫歎河頭舟港絕春山老眼定重明（陽春山石最奇）

崆峒

百里春山怪石撐崆峒奇絕更知名已據南市蒙塵

宿敢憚西郊隔水程望去便疑人世別入來陡覺胆
䰟驚神仙富貴都忘却暇憶軒㠾間廣成
山巘石洞人間有似此岭岈足未過曲折不愁容客
少幽深偏喜見天多上樓下殿誰開鑿北牖南牕有
蒦祠最怪旃旛鐘鼓列象獅仙釋露妖魔
奥如室又曠如亭裏面空兼外面靈環麓平疇鋪錦
翠繞門奇石散螺青若依峭壁開茅舍直向寥天列
畫屏始信廬山真面目不須身在洞消停
勝遊雅集厭名官亦有相宜莫倒觀鄉導可無賢令
隸留連恰得故人餐晴岩坐駭雷聲吼陰洞歸攜雨
氣寒竟日探奇都若此七程跋涉敢嗟難河頭陸行至高州計七程

阻雨那旦

茅簷低濕漏微明底忘官銜此駐旌徹夜天崩那旦
雨彌山水阻太平程衙飛幽谷懸崖瀑蛙作黃牛喚
犢聲爭似江樓依门髮秋青山碧課僮耕

涉水

雨後唯愁潦縱橫豈期一望只空明轎中坐似舟中

坐地上行如天上行淼淼不知來日路搖搖能計到
時程年衰官俗狂猶膩極喜清遊冠此生

又題電白旅店

怨怨兩月混塵沙到此心清似到家不道珠蘭猶綻
蕊何時鐵樹亦開花西河柳綠龜毫動安石榴紅鶴
頂斜前去高城唯信宿懶催行李上官銜

讀王學菴牛驥詩戲題二絶又寄一絶以當贈
行

曾記昌黎襍說無古今伯樂眼原孤祇從食粟看名
馬槽櫪間應辱隸奴
猶在桐花竹實中鳳凰未可傲狙公平生頗怪誠齋
刻到此方知下句工
同事經年織悉知送行無可盡余私世間驥少牛還
夥莫爲乇乇輕詠詩

幽齋即事

嗜慾初删生意枯怨尤漸息道心無恐因去日多來
日未必今吾勝故吾愁裏極能長自在閑中偏覺少
工夫押花簽字怨怨了細整幽齋似畫圖

萬事何曾一自由一官那敢說風流儘教吏去呼爲馬不要人來笑用牛棐癖投煙同遠竄看花弄月當閑遊高州太守如無我猶恐高難稱此州

靜坐閑吟 進退格

洗硯焚香拭案塵銷磨白日忘辛勤老從老婦都嫌老貧信貧交不諒貧一榻孤燈疑挂衲三年萬里抵充軍花開花謝勾吟興筆路寘頑何肯新

秋來一律

瀟瀟洒洒一書生磊塊如何鏟不平豈敢心高嫌事

俗却因身重覺官輕雨餘敗竹從新密風後殘荷照舊榮慚愧主人長落魄秋來仍未辦歸程

因亭偶咏調寄山花子

破壁頹垣木礙衙偶然點綴便堪誇誰笑居夷容易陋儘繁華　萬卷圖書千个竹一方果木四時花試問南荒如此處幾人家

家遠身窮萬事慵標紅塗黑強完公猶有關情拋未得百花叢　金鳳黃爭含笑紫鬧提白鬬佛桑紅最是能矜初過雨樹蘭風

浣溪沙 咏王孫

原是蠻荒一畜生老天空教類人形賊模鬼狀逞才能　嗔作愁胡如爲主喜翻觔斗似多情只因難脫這條繩

送錢王功之京候選

半生鹿鹿迹都陳贏有春闈十一人翰苑當年多珥筆花封此後盡垂紳不知翔步仙班客尚憶浮沉瘴裏身行矣須君傳語徧京華重聚儘容貧

駢語中存識論難歐蘇以外不堪看風簷脈子聯珠

璧鑠院教人廢寢餐兩載飲醇心日醉一朝分袂夢能安扶搖從此知胡底有句無忘過嶺灘

卽事調寄山花子

收放文書便[illegible]封閉門底事意怱怱自是神魂飛去遠浙河東　那管田園都沒草已忘兒女各飄蓬九奏雙親身萬里也衰翁（兒子侍雙親在家大女在延平次女在鉅野三女在陳留獨四女在署）

放山鵲調寄如夢令

空自多言多[illegible]到底蕊無憑據若只賺南蠻誰解是

歌還出飛去飛去任爾絮叨何處

書懷調寄如夢令

畢竟如何才了須念吾年垂老堂上有雙親兩地空傷懷抱歸好歸好教子讀書談道

大計時答人

請求治術真多年老去方知說盡偏感慨時風思返朴哀憐爽敢矜賢賤妨貴卽防無上弱役强姑教順天此意誰堪知者道訟庭且喜日蕭然

出守南荒已二年祇能不任性情偏民懷德實難言治吏畏威寧可謂賢存此一分寬恤意留他萬類躍飛天便書下下歸田里得侍雙親更泰然

閱卷戲作二絕

一生精力名其中兩眼燈前底似瞢應是南蠻音鴃舌不經重譯不能通

猿霧蠻煙到處含東西向背與誰叅多材多藝慚公旦能爲迷途作指南

初度自歎

逢丁過丑卽重生惡夢乖闇夜未明淨丑旦生都過臉裝昏冬夏枉關情升堂視訝獠童樣退食訓嫌桀婦聲如此年年餐宿去活千百歲也無成

題硯雜句

六十年來事事虛乾坤一望孰親疏只應抱汝還鄉去天假餘生日著書

那有人能補得天女媧煉石定訛傳誰知醮出删修筆五色光芒萬古懸

又四絕句

莫嫌片石小正好貯奚囊老腳邀天健名山藉發光

此石鬆而薄磨時恐易穿耕鋤衰力淺儘足伴餘年

自浪高平地黃雲濟遠山鶴歸乘夕照不獨倦知還

體小八方具眼明兩曜同往來眞月日也只一天中

戊寅二月重過化州寄題珠臺壁上

三載風光一轉頭重來無復舊時遊仙香蘇澤堪門閉蘭茂驪珠但水流臥治主人將介趣懷歸太守跡應收匆匆底要留詩句爲愛江山待明朝

二月二十日赴省過分界

歸去來分不自由敢辭千里向人求此行爲終養乞假狂風

烈日朝離郭矮屋荒墟午息驂舊句猶留懷舊侶前與茂令王學菴唱和詩尚留店壁新吟又得動新愁三年空此頻來往只抵遊人幾度遊

熱水道上

三載高凉事若何一年一度此經過雖因便道非乘興每遇春風正扇和白馬苦藤空路熟青山熱水未諳岑忽忽便欲相隨去豈爲家園勝處多

魚峒

才過烏欄街戶窄忽來魚峒市聲嘈三家村漸分籬落一水流如畫倚高雨細平田秋半插風清廣陌犢羣嗥依稀疑入鄉園路跋涉泥塗未覺勞

宿太平驛

薄暮衝泥冒雨行小橋流水入孤城病身怯遇春重冷遠道欣聽驛太平歸侍椿萱應有日去隨鵷鷺且來生低簷暗室還鄉夢已對庭闈說宦情

大墟

小小村墟得大名店無客座爨無鐺窩編竹葉權當屋疏插荊柴便作城近只一溪清澗遶遶唯萬叠翠

峯橫窮然疑復悠然想昔日應當久太平

那且至陽春

不見春山已一年隔峰望見也欣然可商周器色非古天地人工成孰先收拾囊歸無此僻放開眼看只如今纍纍奇寶誰貪取嶺游官曾未飲泉

黃泥灣

山程七百費開關地近河頭漸放閑僥幸茲行能得請定知重到更開顏除他白馬塘西路及此黃泥灣上山胸次平生難解脫歸時夢寐未能刪

七月十五日丁外艱回籍過熱水題壁

宦典三年只此泉歸時詩欲打碑鐫那知忽變傷心淚無計能滴抱恨天絕不炎凉隨舊屬其如離合定前緣摩挲壞壁思留句浴能當風意惘然

又題壁寄懷王學菴錢蕉山兩同年

齎茫勝處有奇緣寺令同來詠幾聯留壁上王學菴和詩千載權終歸我輩一時運不解蒼天銅仁匹馬知愁絕學菴前以罣誤去官今新補銅仁令漸水扁舟痛涕漣他日登仙輝此地可勝翹首蕉山錢時蕉山方宰茂名

潁江夜宿偶成四律

半年淚眼不看書晝感殘編夕未除雙水流高三板外一江風急四更初思量陳迹前身似計畫餘齡昨夢如莫是老懷偏苑結人生失怙事皆虛

飄飄泊泊一歸舟舉目無依偶傍郵徹夜風波搖惡夢滿江雲雨鋼淚愁鼕鼕戍鼓聲長咽肅肅征鴻過未休少艾已忘中不熱更憑何事得[illegible]憂

大事將臨早不祥經年心緒久彷徨每逢名勝偏蒿目偶耳笙歌便斷腸自揣山頹歸大地那知木壞在高堂千山萬水家何處若比終天恨未長

無窮世事滿牀書已別胸中返太虛老勝身家煩處置貧留宿疾費躊躕母年衰極何嘗健兒病瘳來可盡除待得還家逢歲暮養生送死竟何如

寒村見黃稿　丁未至丙辰

陳後山年三十有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寒村子丁未歲見南雷師亦年三十有一故存其稿自是年始而顏之曰見黃

卷一

卷二

寒村見黃稿卷一

山陽戴　晟　曾較刻

同野論學要語序　丁未

寧波於中國爲海隅知聖賢之學者絕少自慶曆五先生以後有淳熙四君子者出然後繼起者彬彬盛矣而象山終無其人豈以其邑斗絕海外風氣使然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之異者惟物耳若人則雖殊方異域弱水流沙日月出沒之鄉舟車之所不通政教號令之所不及其性當無不同焉者况象山隸天子版圖奉正朔民出貢賦士皆應科目以仕於王朝者哉閒嘗考之舊志而得錢惟明惟明爭孔廟釋奠及諫去孟子配享兩事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然要之豪傑明大義負節概自雄之士以云知聖賢之學則未之聞也又百餘年而有同野王公公諱梴官至江西叅議其父毅齋公渙正德時御史以劾劉瑾下詔獄廷杖而歸亦豪傑明大義負節概自雄之士也余初不識公姓名丁未秋偶從王子文三架上見

殘缺書一本有與東廓念菴荆川南江諸先生往復者閱之則公文集也集凡十六卷存者四卷而已爲文如誌傳諸體各若干篇而余獨喜其與諸公論學書大要謂學在復性而心之安處便是性故以定應爲一以本體工夫爲無二而至其言致良知則惟以常存戒懼者爲惺惺不昧非漫認介然氣定之時爲有得者噫學之不明久矣朱紫陽晚年中和諸說洞徹本原而時文俗學直以其割裂支離者爲宗旨王新建奮然起而廓清之聖學自此大明而其弊也無

善無惡純任自然高者既流於佛老而下者至不修其行檢有如公所與諸公議論者若此眞可謂知聖賢之學者矣姚江黃先生嘗語余曰戢山劉子謂陽明之後不失其傳者鄒東廓羅念菴耳今讀公書殆又得東廓念菴之眞諦者乎惜乎殘編斷簡未得覩其全書質之同人范國雯萬季野輩又無一知者余故於公益信人心之同而又因是歎深山寥闃荒江寂莫之濱仁人君子明心見道而不遇其人遂至湮沒而不傳者可勝道哉夫得勢益章自古稱爲公官

叅議多交遊猶若此其他則又何論耶雖然公歿百餘年矣讀其書猶令我想見其爲人則夫士君子爲學誠不問乎人之知不知而苟有所得千百世而下必有起而表章之者其又不可以自勵乎哉因爲錄其論學之最要者而爲之序焉時董子吳仲授徒其鄉尚欲遺書購其全集而覩之

記南凡先生遺事　丁未

自梁六七歲即聞宗族中有南凡先生者學道人也長讀吾父祭先生文以先生抱道德懷文學而淸泠苜蓿之鄉寂莫廣文之舍爲憾至謂世無桓君山故揚子雲之學不傳世無吳草廬故黃楚望之行不著當是時固已慨然想見其爲人後出交邑中士士中諸前輩無不從余問先生後余於是益思先生之所以威乎人者冀得一聞其學問行誼以自淑而後裔零落著述散亡里中長老能道先生者已不能備述其生平而與時受業先生門者又皆經喪亂之餘罕有存活每用悵然初先生卒於壬午時吾父金陵應試歸索其遺書先生孫孚中秘不肯出及孚中卒而書十失其九故今存余家者易繹孝經義蘗永孝編孔廟禮樂考四種而已他如詩會禮纂四書緒言及慈湖大訓訂全書抄易傳删等書咸已烟消雲散無可復覔歲丁未余隨同志會講鄞城每會講易卦若干因出先生易繹讀之其立說多與先儒不同而謂六十四卦卦卦皆本吾心聖人繫六十四卦卦卦皆

言人道則深有切於學者體易之方嘗試因是以求其學其言自強不息也曰只是存誠其言厚德載物也曰只是無我而工夫則惟歸之克已大要以人心本虛本與太虛同量其所以不克如天地者從形骸之已起念耳克其形骸之已者要使吾心無一息之停如陰陽之無間可息斯虛中無物靈光四照而適還其本然之體故曰學問之道只在不已而於恐懼修省則謂洊雷不在天恐懼不在我於嚮晦宴息則謂夢寐時正可用力處正有得力處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獨所解繫辭不傳傳其存者其解上繫第五章曰陰生陽生生生而不息互藏其宅合一而不測此一陰一陽繼續而不已者善也而人因成之爲性矣仁者知者惟其見得此繼善成性之眞故謂之仁謂之知若百姓則日用於此道而不知不見故仁知之道鮮矣一元黙運仁也此不可見者也而曰顯萬物流行用也此可見者也而曰藏于以見顯即藏藏即顯總以鼓舞萬物而成其日新富有之德業也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吾性生生不已者即易也健乾

坤順而吾性之健以成象順以效法者卽乾坤也性靈中自能極數自能知來占不獨在蓍策也性量中日用變化事業無窮此陰陽不測之妙非惟人莫得而測卽吾亦莫測其所以然所謂聖不可知卽性卽神也總之成性之眞卽繼善之道性命一天人一也其解咸九四曰咸感也天地間所以相感者惟往與來古今之升降世運之盛衰人事之窮通得喪皆是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中庸曰不願乎其外總只是明乎往來之故順其自然而我無與焉憧憧者惛惛之謂憧憧往來昧其往來自然之數與必然之故而爾思朋從不勝其二三之擾也爾思朋從者執其既往逆其將來惡屈而求信也不知天下本同歸也而有往有來者塗之殊耳來往本一致也而思其往思其來慮之自百耳故曰天下何思何慮不覩日月之往來而明生寒暑之往來而歲成往者屈來者信而明生歲成之利生焉則屈與信固同歸也一致也何必厭屈而求信爲此朋從之思哉是故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皆卽屈以爲信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利用安身以崇德總明於屈信往來之故而已耳所謂素位而行思不出位者也過此以往其終信與否未之或知何以思爲何以慮爲故一何思何慮而所謂窮神知化盛德之至卽在其中彼朋從爾思者祗爲憧憧於往來之故而已又曰有往有來有屈有信者形骸之私見無往無來無屈無信者普物之公心從日月言之則有往來從天言之總以相推而成明焉爾從寒暑言之則有來往從天言之總以相推而成歲焉爾然則人世榮枯盛衰之迹何獨不然惟黜其形骸之私見而一歸於普物之無心其斯爲人而天矣蓋先生生文元之鄉幼師族叔元芳蘭一長從顏冲宇鯨遊與聞陽明之緒言其淵源實有所自而晚年深造默悟尤與象山證合故其所見者大率類此先生神解超脫而行至方事親孝處宗族鄉黨間無少假借辭受取與雖一毫不苟理之所在信心而行利害當前渺然不足以動其意梁幼時嘗隨大父過先生故宅所謂職思堂者堂東南有屋三楹中懸聖旨四壁多海內名賢題詠梁時不解爲何語而楣

間則畫婦人小兒狀若佛氏所稱因果報應事梁諦視訖大父曰此南凡曾伯祖孝思也蓋先生生而孤母孺人張氏苦節自守垂數十年先生平日備極敬養及以明經入試大廷遂請於朝得旨有司爲建坊旌表先生因築室讀書其下而所畫事則孺人守節至誠獲神助屢著奇驗云嗚呼孺人之節先生之孝兩相成也天能生先生以顯孺人之節而獨不能使先生生賢子孫以顯先生其又何耶豈先生潛德幽芳自足千古而無待於後人耶先生在長者前執子

弟禮甚恭待子弟辭色嚴厲不可犯雖單寒下戶人必以貌至冒姓爲先生親支者先生終身不齒也家甚貧平生强半教授故弟子徧四方亦多得售爲顯官有張某者來守郡餽先生金先生不受造廬請敎未嘗以私相囑即書問亦不輕往後縣令汪長源偉聞先生名來見欲爲先生刻所著書書中多忌諱語令將易之先生弗許書遂不刻余嘗讀慈谿縣誌是非倒置賢否混淆聞當時載筆者不得其人富貴以勢利得入賢達以貧賤見遺及閱寧波郡誌亦多如

此因疑古今史傳中所紀皆不可信以問吾父吾父爲梁道先生修寧海縣誌一事寧海故方正學先生里居也正學孤忠爲朝廷掩抑者二百餘年而邑人乃有祀之鄉賢祠者故事祖宗入鄉賢祠其子孫得爲奉祠生故世俗往往冒祖先達以爲見官府嚇鄉愚免笞撻之具及今新令裁革而遺風尚然先生嘗應寧海令請爲之修誌縣中有方姓者暮夜進二百金爲壽言欲爲正學苗裔先生毅然拒之曰吾一生不苟得此何事也而乃相溷哉正學先生自有後吾

固知之久矣其人逡巡退去嗚呼使先生掌蘭臺登玉堂爲有明一代史官二百七十餘載之中賢奸得失必有辨其眞者何至詆新建爲異端誣東林爲僞學大禮三案紛紛聚訟爲哉而僅僅小試於荒山窮海之濱牛刀割雞可惜也已當先生任安吉州學學正時舊例督學巡郡考士先謁孔廟學官率諸生以次進謁先生如例候而督學日旰不至諸生饑疲甚先生曰謁廟而不夙駕是慢先師也諸生第歸即有譴吾自當之諸生退而督學至問諸生安在先生曰

曰云莫矣諸生散矣爲非行禮孔廟之時也侃侃廷辨不屈督學大怒杖先生十先生卽上印撫按辭官先是先生訓導餘杭餘杭有士子二人負俊才善文藝而多穢行守令皆以爲後當顯達畏不敢制先生至呼之來坐明倫堂聲其罪而杖之一邑震動以故終先生之任無佻達士其後先生復爲太平府學教授二人者皆已登進士遂屬所私罷先生官先生終弗悔也今天下士風極壞大抵由學官庸懦不克振刷議者遂謂老明經日暮途窮不若使少年者爲之

於是改用舉人而不知治天下在擇人不在變法若先生亦明經耳而所建竪卓卓若此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著述老而不倦至今知先生者皆敬先生之博而先生則曰古仰我也前言往行皆吾性之故也學問從直性爲濬發故能不已襲取於外則或作或輟矣故畢生宗旨惟在無體無際無人無我一真湛如蔦境俱徹數語然至其論征東放桐餓首陽樂陋巷之事又嘗謂易紀陰陽者也而有大小過過天地所不免也當大過之時而不以大過應將陰陽之道窮

而天地無所於參贊然則其守正不阿而獨行無懼者亦其素所學問然也又言人身從天地而來從祖父母而來其初止仁孝一念一切世緣皆後來添入故寒村虀粥意思陶然雖遯世莫知終無怨尤之色尤樂與人爲善好傳先哲美事所作吳舜咨顏冲宇陳一甫應式錢仁仲遜仲傳及同姓名宦孝義節婦諸家狀俱表揚隱德今猶有在者從學之士甚衆無不多方牖廸如馮京第家貧無以爲學至膳諸家教誨之惜乎其不能傳先生學也先生諱光弼字右君別號

南凡學者因稱爲南凡先生卒時年七十餘邑中弟子顏栖筠等祀之慈湖書院云梁生也晚不及接先生言論風旨幸從殘篇蠹牘及父老口中得其一二而嘉言懿行放失甚多恐遂湮沒不章故雖未敢爲傳而先爲記其遺事俟後日搜訪頗詳當更作狀以求有道君子傳焉嗚呼若先生乃可謂之學道人矣

萬季野詩稿序

丁未

蓋嘗聞程叔子不喜作詩而知詩非學者之急務然孔子刪述六經以垂教而其所日與門弟子諄諄者惟以學詩爲急讀論語可見矣至若三百篇中雖里巷謳吟贈答之什爲多而聖如周公名公賢如芮伯吉甫之徒皆不聞以是爲雕蟲之末技而往往長言嗟歎不廢詠歌何也豈非以詩者人之性情人有性情則自不能無詩而後之學詩者亦因得以治其性情歟夫學詩可以治其性情則作詩未有不本性情

而可以言能詩者也嘗考詩之體始見於虞書之賡歌其後夏有五子商有商頌至周而風雅頌之體大備然總無以夏人而擬虞歌以周人而倣商頌者夫豈獨古人爲然下至漢唐宋其一二卓然以詩名家者亦皆各抒其中之所自得而無有乎餖飣補綴之病故凡思之所到興之所乘耳目之所聞見無不可以成詩而不肯藉古人往事以相影射由是觀之人心無一日無性情則宇內無一日無詩歌而議者必欲規模漢魏摭據盛唐是必今之人無所爲性情而可也且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士皆忘己而徇人忘己而徇人者凡吾所自有之心而惘惘焉倚傍他人以爲得甚至覘人顏色隨人憂喜而閹然媚世之態幾於不異自問此今天下之學術皆然矣區區詩道無關得失榮辱之故而乃亦驅之爲梨園傀儡於是務掇陳言競侈官樣以躡蹻之行而可譽之爲夷齊以蘇張之交而可矜之爲管鮑而世之祝壽賀昏稱功頌德者遂借之以爲貢諛取鏻之具此眞孟子之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鄞縣萬季

野非急以詩見者也感時觸物常出其性情之不能已者以爲詩蓋歷數年而後成帙余讀其前後寄見公擇詩淡漠閒遠不事粉飾而辭氣藹惻宛然唐棣脊令之風焉范國雯張梅先輩皆病其句之多弱而余以爲使季野能去其弱則固與古之作者頡頏卽使季野不去其弱亦自成其爲季野之詩而不至如今之勦襲湊泊者矣何則季野之詩季野之性情也雖然君子不爲其事則已爲之則必尚志以求其工今夫彈琴一技耳孔子學之而至於親見文王亦可

以見天下事爲之不可不尚而不得托言寓意以鳴高矣今季野旣爲詩詩之爲學孰與彈琴而謂可無事於求工乎夫古詩之善言性情者又未有冗蕪淺薄而稱婉轉不沉厚簡勁而能懇摯者也余幼好詩竊欲以前之所言者寫意以後之所言者運詞而至今未能故樂爲季野道之如此若夫舍吾學而袞袞焉惟以此爲急務固非余望季野之意而亦季野之所不屑知必不爲程叔子之所不喜也

勉齋集後序

丁未

昔曾子固序其先大夫集於其不得志而以齟齬終處往往徘徊反復感歎與焉似其中實有愴然不能已於言者蓋爲人後者之情固如此也雖然致堯當太宗眞宗時受知人主雖以切論大臣不果用而屢被名擢一歲三州可謂榮矣而又有畜道德而工文章如歐陽公者以銘其碑縱功行不得在史氏其人與書寧遂至湮沒耶而必待鞏之序爲耶蓋君子秉彝之好雖凡古今逸言晦德無不表揚之不啻口出

況其先世有文章行誼可述而肯漠焉置之如煙雲之過眼耶然後知爲人後者之於其宗祖其情固未有不如此者也又況其不得志而以齟齬終者更甚於此又無畜道德而工文章者爲之敘述其事而區區殘篇蠹簡又僅存什一於千百之中則爲其後者其情更當何如耶余先大夫勉齋公發迹弘正間二十八而薦於鄉四十六而致政於官中間教臨淸者九載丁母艱者三歲前後知道州濮州兩州事者共四年年僅五十一而卒其視致堯之見奇天子歷仕

兩朝者遇不遇又異矣公歿之後値家中衰三世孀居兩葉遺腹至吾祖吾父遭時不偶學成見棄而余小子又以非材屢蹶未能請海內有道高人傳公美事蓋此中抱愧然之情久矣而公生平所述作又皆放失今所傳在道濮二州時刻濂溪遺文序及冠婚喪祭敎條俱無可考搜檢舊笥僅得臨淸稿本脫落磨滅亦多難識憶及今不爲之序後之人雖欲聞公之說其孰從而聽之公年少祿仕未艾告老所爲詩文亦和平無怨尤語人謂公抱道棲眞之士然讀公

之言其大者汲汲於均徭役足兵食而尤欲革佛老黜淫靡與禮樂敎化以正風俗人心方孝宗皇帝之世可謂有明極盛而公所條臨淸事宜列勢要之横陳冗官之弊指斥鎭守守備西房東監之害及武宗朝倖宦用事遂上請乞休使誠得用則直言剴論憂憐百姓豈出致堯下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余見近世士大夫一時富貴翕赫眞若不朽及歿則無片語隻字可傳卽有可傳而子孫棄之不知寶惜後雖有興者每致恨於世遠言湮以爲歎公至余八世不爲近且中經衰颯而猶幸有存者此豈非爲人後者之幸歟方文正謂巳之所立者大則親之德不待言而顯此爲立德如孔孟者言也子思子作中庸以明道多推述其祖仲尼之說固吾夫子之言不易哉爲人後者之情誠惟恐其先世立言而不得傳於後世也余癸卯冬所鈔公文凡若干篇巳別爲一集今年冬自鄭歸因盡出公稿鈔之得文若干篇詩若干首顏曰勉齋文集不稱公者仍其舊不敢有加也余小子念公屈於當時未得伸於後世而爲序此亦

以致夫爲人後者之情而巳矣若夫敘述政績行事以傳無窮是則有望於世之畜道德而工文章者

還望雲圖詩序　戊申

余爲諸生十年耕讀江村凡世之假詩文頌功德以希名競利於守若令者一切不敢與聞四五載來旅泊鄞郊課徒外學道求心益何暇聞及官府事然時從其地賢者遊亦頗聞邑侯張公一二范國旻曰公往年造戰艦採木至光溪有周姓者門前二松蜿蜒可愛不知幾百年物也其家從公乞免公令勿伐而且題其居曰雙龍無恙王文三曰吾西郊陳秀才某年老目盲家貧困於饑餓因作詩令子弟輩上之公

公立賜之銀若干米若干余初聞二子言甚喜今天下吏不必學古入官以爲民社可學而無事讀書也然卒齷齪無可稱道公以儒者爲吏而所行事與今流俗如此亦足以見讀書者之過人遠矣雖然儒者之爲政必由惻焉不忍之心行之而後可以保民而無難此兩事洵美足傳然古之風流令宰及慷慨好義俠者皆能勉爲之不足爲張公異也已而有還望雲圖一事望雲圖者王廷直書文徵仲題萬鹿園先生物也兵燹播遷失亡已久轉輾爲公所得先生五世孫充宗見其裝潢於某家追維先訓泫然悽愴因與余謀上書求之公感其孝思書朝上而圖夕出且題詩其後致美焉夫人有所甚愛之物而其勢又足以自有者苟非有大不忍者以奪其情則鮮肯推以與人公之好古何如者而至以邑宰徇一布衣之求此寧迫於職分之所當然乎體仁人孝子之用情而思有以慰之夫是以割所愛而不吝也吾乃今而知公之心誠有惻焉不忍於其中者矣世風不古吏治日非民所望於守令者非必與之也弗取焉可矣非

必弗取也取之弗貪弗酷焉可矣而寥寥四海卒無有能慰其望者況能損上益下如公此事哉議者不察遂謂今之爲吏者無復有不忍之心而爲吏者又輒諉曰吾有是心而阻於時勢不能行夫謂人心無不忍者非也謂有是心而阻於時勢者亦非也心之所發必無不能行之理而時勢所以得阻我者大率自私之一念未去耳公之詩曰手澤存焉敢自私此一言也儒者爲政而所以行其不忍之心者莫是踰矣嗚呼使張公皆以此心爲心而天下吏又皆以張

公此心爲心天下其有不治而儒者不著大效也哉昔齊王不忍一牛而孟子許以保民先正顧端文謂孟子一抑一揚一收一放悉中窾竅故齊宣始而笑繼而悅終而願教余因悟孟子引君若洛上雪宮好貨好色等語其激發本心因端牖廸多此類今公之曲體孝思豈僅如易牛乎恨余無往見之義不能如孟子多方陳說而獨從荒郊寂莫中聞此竊喜公惻焉不忍之心誠足以保民而無難也於是甬上同學諸子咸相與歌其事而索序於余余方讀子劉子人譜知書畫古玩好之亦同於希名競利而未能恝然于心慕公之先我而能忘也欣然操筆而書之

萬氏宗譜跋　戊申

往明太祖肇興凡從龍之彥咸得列爵世襲當時開國公七人侯三十二人征西侯十三人平雲南侯四人征北侯一人征南侯一人征蠻公一人侯一人海運侯二人以父功封者公一人侯一人伯一人其他斬級爲天下衛所指揮千百戶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濟濟乎藹藹乎可謂盛哉及至鄭端簡著吾學編時合累朝所封公侯而計之武臣世及者不過四十四人文臣得嗣者財二人耳則從龍者之湮微衰颯可知矣隆萬以來封爵之誓日就陵遲惟獨任衛所者世世子孫相襲也陳臥子曰傳潁公馮宋公之流皆將兵數萬闢地數千里繫僞王致闕下今子孫無尺寸之封夷於編戶而行伍之人幸獲首虜此其事至微渺然子孫不絕者二百餘年誠有所不平也余竊然之余竊然之乃今讀萬氏宗譜而知其說之未盡信也蓋萬氏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其始祖諱某從高皇帝起兵祇以守滁不從征伐故勳階止此然北征戰歿其死事固已暴於天下矣其後以忠勤

題者三人以文學著者三世而三節一義更如烈日秋霜至悔菴先生文章氣節鬱然領袖名士爲問三百年來諸公侯家皆有如是者乎黃先生謂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不其然哉不其然哉雖然天下之大豈無故家如萬氏者運革事遷風波銷鑠至有問祖宗於子孫而莫能舉其名字者矣卽如吾外家施氏與萬氏同爲定遠人亦以從龍功世襲寧波某所千戶若南渚公父子之清風苦節廣莫公之高才博學二華公之偉伐奇勛其去萬氏家何遠余兒

童時猶及見其盛衣冠濟楚人人詩禮而今想像何可復得今萬氏家雖貧諸昆季日修德講學不倦而吾充宗復能以歐曾之筆掇次其家世淵源使覽其譜者舊德遺功宛然在目震川敘葉文莊聚書事所謂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余家世耕讀先代亦多出爲王官有政聲去歲族人欲余修譜余嘗惟世人喜誇其先人祿位而不及行誼偶舉章蔡兩家事言之昔章惇位至宰相其家靦其人登科題名記中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族人因笑謂吾家幸有賢祖宗不然奈何余謂汝知子孫之幸有賢祖宗而不知祖宗之尤望有賢子孫也彼宋時世家之盛莫不並稱韓呂然及其後也人多稱呂氏之賢而韓氏之後一跌不可復支遂至不容於世論忠獻有靈不視聖功聯叔輩多恐惘哉今萬氏祖宗子孫可謂濟美則余所以應充宗之屬而題其卷末者詩有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沈章溪先生墓誌銘　戊申

今有來諗我者曰某也聞天下治則愀然以悲聞天下亂則躍然以喜余必駭愕於其言以爲此非人情不足信何者人情好治而惡亂猶之好生而惡死自生民以來未之或異也既而讀晞髮集見臯羽所詠東發事有曰日惟一食禱先靈心固已竊疑之然猶謂天地間安得此好死惡生之人臯羽所詠或亦過情乃若章溪沈先生者在家大人執友中余所身承目擊而驟而聆其言久與之居而察其志意之所存

有無時無念而不好亂惡治者則又不得疑臯羽之詩爲誣也嗟乎烽消壘墮飽煖嬉遊先生夫獨非人情哉亦惟是喁喁屬望者未能一日去諸懷遂至爲人所駭愕雖然兵戈事起海宇雲擾於先生亦復何益而先生心痴想幻一如饑食寒衣斯固非常情計慮之所可窺較也先生慈溪人姓沈氏諱遴奇字子常一字觀侯章溪其別號也祖某進士知府父某諸生先生生豪貴家早歲即補弟子員美衣豐食華屋甫田洋洋然視躡科第如拾芥時天下治平甚樂也事有不可知先生竟以好事蕩其家産一二十年來竈屏炊烟牀延風月先生衣零履綻肩癯髮秋煢煢焉貧老伶仃之狀不可謂非亂離使然然與先生言未嘗以爲厭而且憂其將息也當某某居山時先生以平昔交遊嘗入山與之談論天下事出則張大其勢言之若爲之招致然者某死則又與某某往來狂風駭浪每歲必四五會每一會歸必曲折其間事以與同志者相告語戊戌己亥之際忽得乩仙術篤信而師事之焚香拜禱昏暮密議往往耳語人曰吾乩

仙云云某方兵且起某年月日天下當大亂一夕宿吾綍如伯父家夜參半忽開數重門走出大聲叫呼曰今日兵眞至矣砲響震天旌旗舳艫蔽江下矣如是呼者再三鄰右皆驚以爲有恠也則皆起而先生則已閉戶就寢矣叩之不應明日問之先生忽忽不知蓋皆夢中事也嗟乎此其志意之所存何嘗一日厭亂也哉昔陶元亮入宋後荆軻述酒諸作雖有激乎其言之然跡其所托以終身者亦祇高酣新謠以爲樂天寶之亂杜子美悲歌感慨可謂深痛極憤矣

而其所想願者又未嘗不存乎務農而息戰鬬也先生之爲人豈非其流亞乎而好亂如此豈先生之心有不仁於元亮子美耶嗟乎先生其眞非常情計慮之所可窺較也已先生娶某氏生一子某卒於甲辰八月某日年六十有二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初先生幼時與家大人讀書大人息交絕游後與時文字往還杯酒過從之客無一至者惟先生數數見訪坐定必舉閩粵滇黔間信息來相慰藉大人明知先生所言皆其意中語非眞實事然未始不一爲破

顏也先生工於書尤精於篆印梁幼從先生學懶拙無所成就先生顧不鄙某獨時時舉其法告之某十五學詩十七學書斯眞少賤鄙事而先生愛之與之倡和如平交珍其蹟至等於魁人鉅公嗚呼以某父子之見棄於時爲人所嗤笑多矣其何以得此於先生哉而先生顧好之若是耶先生其亦毋乃非人情也歟

銘曰慈溪廣袤財二百里四百年間異人輩起前有文潔惡生好死後有章溪嗜亂如旨彼亦人情胡乃若是余知其心頗能直指定哀則徵師吾孔子

民族圖書館藏書

滇遊草敘　己酉

央民族 藏書

自余別公嵌後異書授徒足跡未嘗出四明[illegible]師友蕩滌自幸已非少年時故我而公嵌由維揚遠涉滇黔歷荊湖衡嶽之勝幾萬里名山大都必有奇人傑士窟宅乎其中交遊聲氣之樂視余爲何如也余旅館在鄞郊之西浮河踰江去家三十里而近歲時歸省二人朝發晝至晝發夕至然每當陰雲黯黮風從西北起開郵亭邀招招舟子聲輒悽惋欲斷恨不得晨昏侍笑語也而公嵌擔簦走四方南跡北武

無定所高堂之面癯髮秋不獲瞻依者近五六載則其悲愁抑鬱於中者視余又當何如也嗟乎公嵌與余生同年凡月日時亦皆同猶記十年前頻信日者說相期吾兩人者一生當無不同也颷戾而三十有二矣飛沉不接廣隘異趣天乎人乎其皆不可得而知乎寒郡白日老砌孤梅煢煢抱書而眠方念公嵌不歸不得相與究極此故而公嵌忽寄余滇遊草且屬序之嗟乎余少與公嵌合併時意氣揚揚不欲以科舉場屋之學自竟然所期許要不越詩文聲氣之

事耳數年來鬻窮煎煮浮華剝蝕且盡偶以所得於先聖賢者出爲知交言之迂腐怪誕之譏紛然踵尾公嵌雖雅相知恐亦不樂聽也雖然公嵌欲余評詩余姑與公嵌論詩杜少陵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古未有不讀書而能詩者也蓋詩之可傳者必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者斷非盡究百家之神理不能年來一種空疎不學之子唐宋以來名能詩人所作未嘗夢見其牆垣堂奧也偶見林鴻高棅之選奉爲聖書句剽字掇而居然鼓吹詞壇矣當世貴人

何知亦便以爲能詩而倚仗之於是江湖丐貸之流咸得挾其臭腐俗惡者以遊於世甚至訣言盈紙諷語連篇後生俗子效之世道人心受其荼毒不淺嗟乎歷下之浮竟陵之鬼公安之俚識者猶謂其不善讀書不自成家又況瑣瑣此輩何足言詩哉故余幼好作詩近且不敢輕下一字以爲此道姑且讓古人單行也而公嵌滇南一遊詩遂成帙其亦有慨於今日之爲詩者而思振之耶古者朋友有切磋之義毋事以譽詞相標榜戴表元曰吾人姑無尤詩惟遊當

少止余願公敬絶交息世歸而侍二親之側安貧守約承歡菽水盡發諸家之集讀之派析支分擇良師友日夕講磨由是外以寫乎寒暄榮悴羇叙禽蟲卉木百物之變內以鳴其憂愁愉快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感委蛇諷詠徜徉醉歌行見甬江西嶼閩湖浮鰲間一時溪山風月辱其坐嘯行吟且甚光寵而況乎區區一身寒餓何由復留胸臆較之滇黔萬里勞逸不啻百倍耶余也或自桃源之鄉扁舟抵郭或從鵲江之滸徒步登堂復如少年合併時往復賡酬顛倒傾吐則余與公敬近日之同不同由天由人之故終當與公敬究極之公敬以爲何如

消停草敘　己酉

戊申之冬臘月二十八日袁子節之歸自維揚攜其弟公敬書來屬余敘滇遊草余常以節之二親老不宜數數遠遊三月間曾寄書相告而恨無從語公敬也至是始因敘詩言之且告以作詩之法在讀書越明年正月節之又將遊維揚復出其所作消停草命敘念余與節之兄弟交二十年學荒識固秋毫無能爲節之兄弟益不見三數載突如而發一言愈迂疎無當於救窮吾意節之兄弟聞之不怒則笑也而節之臨別匆匆必欲得余一言嗚呼以余之愚拙賤貧自世俗觀之何一足重節之兄弟行四方所過從延接多富貴翕赫者乃不以易余之言而有所作必相屬評論是其中有非今之丐貸江湖者可比余雖陋敢不有以告乎顧節之與公敬兄弟也余之所以告節之者已盡之於告公敬者矣而又何以爲節之告抑先儒之釋遊必有方者謂人子不得已而遊則當使親知其所在而無憂召則必至而無失余謂方之爲言法也不得已而遊者必貴有法或近其道里或

數其音問或勤於歸省或愼於守身皆法也今節之方擔簦裹囊而余欲節之停航息棹是使節之坐困於菽水言雖好無益於用也無已則願節之其有方乎古人有言居必擇鄕遊必擇友天下可與友者寡矣貿貿然授徒生活之葷單闒陋見近之使人鄙吝日萌而遊客募貲膴然自託處士者雖亦橫目二足要已無復人理可親節之而欲爲詩乎吾聞靈巖有徐先生昭法玉山有歸先生元恭兩人者其淸修博學高文章可師也節之道姑蘇訪公汲時能相率往從之遊叩其淵源則詩之久近與廢甘苦疾徐之故必有得於談論之餘者矣朔風歸棹余方俟節之爲我言之

送王文三之錢塘序 己酉

科舉盛而聖學亡非科舉之足以亡聖學也師道不立人心大壞其勢不至盡天下之秀良子弟而誤之不止余館鄭六載處文三家者四年夜深燭跋語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恨而自愧德薄無足以爲子弟輩矜式也今年春二月文三應錢塘何某之招亦去而爲人師嗟乎文三今日之所以教人者非科舉之業乎科舉之業所最重者亦四子之書今取四子之書讀之大學首言明親所爲明親者何物也中庸首言率修所爲率修者何事也論語首言悅樂所爲悅樂者何心也七篇首言仁義所爲仁義者何理也從此深思而實體焉安見科舉之非卽聖學乎卽曰舉業必遵功令功令必遵朱傳其說揆之孔孟未必盡合然彼以大儒一生之體驗而爲是言學者誠力行之精者可以至於聖賢而其麤者亦當不失爲自好之士奈之何世之爲師者徒視爲科舉之筌蹄而弁髦之登席而講書古聖先儒云云也握管而爲文古聖先儒云云也至其口之所授則儀秦揣摩之說而身

之所示則又跖蹻爲利之行也此如優人演曲詼罵笑啼紛然百出而於其人之性情絶無與焉後生子弟習之不復知科名富貴外更有何事於是以通經學古爲迂以砥節礪行爲拙以明心見性爲腐人心日壞而國家亦往往有乏材之歎嗟乎師之爲害於天下也如此文三精於科舉之業而所志乃在聖學吾知其必無此患且爲人孤峭沉默無時俗脂韋之習其足爲子弟輩矜式必遠過於予無疑也雖然予家楮山之陽芙蓉江三面環之每風晨雨夜神龍出

沒其間電火雹聲震耳爍目習以爲常間有郡邑人至遇此則懾伏悚息不敢動俟稍霽即急去歸語家人相詫以爲奇古者黨庠術序之師所教者無非六德六行而其生也事之如君親其沒也祭之於社塾先王之時教化行而大道明人習以爲常也今天下耳目聾瞽於時師之說未嘗聞有所爲聖賢之學而文三一旦抗顏爲人說此其有不相詫以爲奇者乎吾恐錢塘之人且將駭而避也文三曰子與余同學有年一朝賦別烏可無一言爲贈余念與文三切磋久平時促膝所談吾兩人方且行之不盡臨別又何以爲文三益惟是荒齋隻影耿耿此中不得文三相對可爲悽惋而又念文三此行恐亦言無與聽倡無與和也於其行也信其足以爲師而慮人之駭而避焉爲是說以先之

振寰張翁行狀　己酉

翁諱遐勲字振寰姓張氏鄞人系出宋文節公知白爲鄞始祖者諱顴顴孫用明定居雲龍碶宋季以仕顯至明永樂間有尹肅者贅城中青石巷余氏因家焉生寧寧生泮字味芹弘治辛酉鄉進士仕徐州豐縣知縣調福建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文教蔚興生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娶某氏生子二翁其長也翁去味芹公五世遺澤凋零一切田園廬舍蕩歸他姓幾無立錐地而翁昂藏不肯下人中夜

徬徨思所以振起之者計惟讀書成名顧親老無以給饔飧於是不得已去而爲商遍歷吳越楚閩之鄉風波禍患嘗之殆備已而貨大殖二十年來駸駸以貲雄鄉里買青石橋東味芹公時故宅居之未幾燬復買橋西徐氏屋居之徐氏屋故味芹宦歸後所建遺址也翁名其堂曰復芹而延郡邑中盛流爲其子師友考古論文每燈前酒後翁時來談笑其間癸卯甲辰次子士塤鄉會聯捷一時往還過從皆名公卿賢士輿馬輻輳華堂讌會張燈演曲僮僕林林依然味芹公盛時矣翁性介介不能工媕阿而獨右文禮士與人交易直無城府凡所排解同輩靡不服治家纖嗇然慨慷樂施人有貧而負者未嘗責其必償也尤篤於孝友母孺人早卒不及養每道及輒嗚咽當所居燬時父柩在堂倉猝不能出慟哭欲以身殉頭焦額爛猶弗去命長子士培用計舁柩翁乃免弟遐仁爲盜所扨索重賂流涕終夕急往贖之終其身不析產異炊其天性如此嘗數出粟賑饑捐貲修郡縣兩學躬董斷虔捄度之勞由此蒙守令旌奬又請輿

蜡賓翁不以爲榮也惡湛飲逸遊暇則觀通鑑往往引子孫講說一二故事以爲樂年少時鄰婦有挑之者峻拒不爲動酉戌間叅預人軍事一語以完全城之命翁顧弗樂道人亦不得而詳蓋翁雖少貧失學而知書通大義故行事多合道理康熙已酉四月十四日翁卒病中嘗曰使天假我數年吾得建宗祠廣祀田置墓莊買善地一區以葬同族之貧不能掩者吾志畢矣臨殁猶以處家敦睦居官清愼囑其子距生萬曆丙午九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四配莫氏子三

士培諸生士塤甲辰進士士坊孫男三鈜鏡鉽女二
始翁居貧約兢兢憂先業不復振及稍富又畏豪有
力者侵侮故訓子讀書時時泣數行下冀一得志以
復前人詩書舊德一旦子成名爲進士乘車張蓋前
後呵喝驚閭巷矣人皆謂翁今而後樂可知也而翁
花晨月夕親朋敘舊杯酒談說平生時時感慨欷歔
泣數行下蓋追念其單寒孤苦而深痛乎先人之不
可復作也嗚呼風霜搖落岸谷崩遷世家舊族忽焉
而化爲烟塵者不知凡幾味芹公去今二百年中更

荒落翁顧以治生穀子能復其初使鄉黨間睹歸然
故家門戶是其遺有併非區區保守青箱殘業者所
可幾及在翁亦可以無憾矣而翁猶如此嗟乎翁乎
其尚得以一富翁目之乎余於茲蓋重有感也已卒
後五十日天因心友圖所以不朽翁者將乞姚江黃
先生之銘以葬而屬余狀之余故翁之子友又翁之
孫師而受學黃門則固宜爲介紹者也義亦何辭乎
天因心友者士培士塤之字也

姚江黃先生六十壽序　己酉

金華許白雲年三十有一始得見仁山金先生蘭江
上於是金先生年已七十矣梁之見先生適當是年
也而先生年財五十八聰明強固其可考德問業無
窮時梁之視白雲何其幸耶然金先生嘗曰士之爲
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
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耶白
雲聞之惕然而梁之見先生則三年於茲矣而猶夫
人也小子無知如此其敢冀與聞乎大道耶雖然海

寧從吾道人年六十有八始棄瓢笠持一縑納拜陽
明而陽明不以爲晚且謂充蘿石之勇其進于化也
何有梁雖壯其較蘿石則尚少三十五年也居常自
計以爲使梁遇先生在七十時寧竟自棄不敢比白
雲耶而況先生年在六十內耶又使梁年六十有八
而遇先生亦寧竟自棄不敢比蘿石耶而況梁年在
三十外耶故比顏子淵三十二而如有所立已爲無
及而私心妄願輒欲置前此三十二年以後此三十
二年學顏子顏子不易及則思更得三十二年庶幾

稍有所知嗚呼使天如吾願則梁之齒固已幾幾乎百歲矣然而非日聞先生之教無能自底于有成也故自儗白雲則常願先生壽七十自儗蘿石則常願先生壽九十有五自儗子淵則常願先生壽百二十有三而又以子淵亦非學者止境也則常願先生之壽無疆自梁抱此願有年矣靑天曠室實鑒斯誠而今年八月八日適爲先生六十誕辰梁與萬言遂謀徵文爲壽已而先生修念菴故事書來辭祝大意謂弇洲太函之套頭旣爲能文者所不屑卽以歐曾之筆鼓其矯誣之言亦屬不信至敘述平生忠孝艱貞之事則又恐傷心四路攔截蓋幾令稱祝者無從着筆矣雖然梁之願先生之壽之無疆者炯炯此中固可書也獨念先生坐廣恊堂中子倩稱觥生徒効祝拜舞之餘論道談文而梁顧裹糧笥研于錢塘旅次方將持空然無有之身與一切科舉時文士爭名場屋豈不誠自棄而欲不猶夫人何可得耶縱令天不絕梁俾遂學顏之願與時九十五六皤鬢梨顏而爲先生進百有二十之觴恐亦無以償斯罪也先生其又何以感發之耶

祭高鼓峯文　庚戌

康熙庚戌五月十五日鄞縣高鼓峯先生卒於家同邑友李文胤陳赤衷萬斯選范光陽董允瑫萬斯大董道權陳紫芝陳錫嘏陳自舜董允瑞董允璘萬斯同萬言王之坪張九英錢發恭等既各爲文奠之矣六月二十有二日慈谿馮政鄭梁來弔同人復相與會哭而因屬梁以公奠之文梁辭不獲乃抆淚以告其靈曰嗚呼胤等之與先生遊也以出處之道同選等之與先生遊也以交好之世通而赤等之與先生遊也則以受學姚江之故而始相過從顧輩行有後先知交有新故而總期師法姚江以顯蕺山之道於將曚方幸生同時居同地可與相砥礪而切磨而奈之何儀火爲祟常至於南北而西東在某等猶或居或遊時聚時散而先生則歲提藥囊以泛吳越之艸蓋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期終有以相成而豈意客秋旅病歸來奄奄十月之久而竟遽焉其告終嗚呼先生巳矣挾聰明機辨之資而生不逢時負激昻踔厲之氣而學未成功彼泛畸肆應之爲豈眞先生之所欲而委瑣者猶以爲難近嚴毅者又以爲取容豈知先生私居深念仰高俯厚而常若有不得巳之隱衷斯殆古人所謂莫難生才百蛇一龍而長慟之途萬轍一窮者與某等才弱志駑何敢望先生於萬一而先生之成就如此則某輩其又奚庸然則爲先生悲者又將引以自悲而遺容相對能不割心而摧胸雖然先生日光炯炯掀髯指畫固巳聳一時之觀聽而遺詩在篋金玉鏗然遺書在紙劍戟森然者又必不隨化而銷鎔兄得姚江夫子之許銘而墓石將甃吾知先生之必傳無疑而九原其亦可以無恫乃某等猶相與撫床而涕零者蓋深惜夫絕學之難傳而憂後起者之失所宗靈光不沒式飲一鍾

訥菴范公傳　庚戌

訥菴范公諱大澈字子宣又字子靜浙之鄞人也爲人孝友端慤而讀書好古喜從賢士大夫遊以故爲當世勝流所推重年三十六從仲父兵部右侍郎欽遊京師題詩雙塔寺壁學士袁煒一見奇之亟物色延爲塾師居三年補國子學生一再試秋闈見罷有欲薦爲武英殿中書者公曰此官須向奄人折腰余七尺軀寧辦是耶詩擢鴻臚寺序班鴻臚寺內典臚傳外典屬國而公當嘉靖隆慶萬曆盛時海宇和洽

六服嚮風日月霜露之所被罔有間鬲而公年三十七使流球四十二使遼東四十七使朝鮮五十二使車里木邦緬甸大甸等處五十七使秦晉賞邊六十一使遼東六十五使安南璽書七下進秩二品一時名鉅贐行賦詩成帙其出也儀衛壯麗從士幾數百人所過兵官皆戎衣執櫜鞬負弩矢前導至則國君郊迎而公又樂遊觀凡經行名山大川九邊之壯闊五嶽之隆崇四裔之荒僻劉覽題詠幾遍初公好典籍日記誦不間寒暑及仕益得稱其志月俸所入輒以聚書鬬人有鈔本多方借之長安旅中嘗雇善書者謄寫多至二三十人尤愛法書名畫凡唐宋迄今名公及異國人所作惟雅畢具家藏搨本最富一切初本肥本原搨贗搨硬黃紙蠟木板銀錠紋李廷珪墨過眼便悉秋毫而又以行天下遠所至收秦漢以來印章不下四五千有奇研硃着染自爲印譜有從古專門名家所未窺見者年六十七致仕築室郡城西郊繙經閱史品畫評書者垂二十年萬曆庚戌九月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七所著有灌園叢談卧雲山

房遺稿若干卷當公宦遊時王李七才子狎主詩文齊盟一時士大夫望其門墻不得近公顧與之頡頏每過之必下榻劇懽然後去三吳文衡山以書法名天下四明豐道生稍亞之兩人者皆與公爲忘年交而皇甫伯泉張肖甫文三橋周公瑕彭孔嘉王雅宜輩又莫不往還倡和方公之爲國子生也華亭相徐存齋延掌記室事多倚辦于公蓋公雖以雅好交遊得與賢豪長者伍要亦其才望有以致之也去公之歿六十年爲康熙庚戌余歸自京師過公家借書公

之曾孫霖爲吾母中表兄弟余舅氏行也置酒留宿剪燭焚香從容屬余作傳因出發雲師所誌墓銘見示發雲師者周惟一先生齊曾也先生禪遁深山爲四明二十年來遺老其言有足信者其誌中大畧謂公念父正所公祿養未久殫作營葬事所遺産悉分給兩弟奉母陶太孺人甘旨服飾必請所與仲父少司馬授以負郭之宅固辭不受李孺人早喪終身不娶併不置妾媵從子襄陽太守汝梓少孤多病撫之若巳子云嗟嗟明自世宗繼統運丁文盛菁華宣洩

儒林文學霞蔚雲蒸異書名蹟旁搜四出氣象可謂太平然而敦厖淳朴之意稍漓矣侵尋迄於隆萬榮利習深其流極敝故有識者往往追數成弘遺事以爲太息而先生所誌公行誼卓然先民典刑有不獨矜博雅廣應求巳者由今敘述其事甲子一週耳寥寥四海微獨孝友如公不易得即求一讀書好古者又巳不啻隆萬之邈成弘嗟乎江河日下天豈眞欲人盡化爲鬼魅而止耶余固欲傳公之事爲狂瀾障也

論曰予遊鄞五六載范子國雯交最契時時邀余過舅氏觀公所遺書畫裝潢精緻簽題皆名筆慨然想見其文采風流蓋不知公之篤行如此國雯嘗爲余言范氏之先多厚德故迄今科第盛一時乃予舅氏猶纘其緒不衰嗚呼天道而不爽也范氏之盛公之後其未艾歟

近思字說

庚戌

王子名之坪字易菴邇復改字近思蓋取近思錄之義以自勗也夫以易表乎其義已盡而又益之以近可以知王子之學之切實矣顧學誠無取乎遠而思之所爲近者則梁嘗心儀之以爲是不可以不辯也已而王子果問其說於梁梁曰嗟乎王子欲知夫思之所爲近者乎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皆言思之不容不近也然世之劬躬苦志揣摹舉業以圖仰事俯畜者可以爲近思乎王子曰未也研章析句涉獵成訓以求窮經明理者可以爲近思乎王子曰未也銖稱寸量優孟前修以謀言物行恒者可以爲近思乎王子曰未也合口瞑目收攝神明以希主靜持敬者可以爲近思乎王子曰未也然則思之所爲近者特易艮所稱不出其位之謂而非別有所爲近者可小就而速效也蓋思之位微之存乎不覩不聞之頃而顯之極乎醻酢萬變之際細之在乎步履周旋之末而大之通乎天地民物之廣而究之無微無顯無細無大而無一而非思之

所至故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言君子一身自視聽以至疑忿見得無所不當用其思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言天下何以當思慮乎殊塗者不思則不知其同歸百慮者不思則不知其一致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言天下何以當思慮乎人心如天地天地之日月寒暑無一時而或息則人心之思亦無一時而可息也蓋自精義入神以迄窮神知化未有不藉功於思者故洪範以思爲作聖而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今就古聖人之思之可知者言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而周公則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嗟乎古聖人之思之遠也如此而可漫言近乎蓋自思之位不明而逐外而向人分者旣泛濫而無得搜裏而墮鬼窟者復恍惚而難憑甚且託於無思之旨隨起隨滅純任

自然而卒流爲無忌憚之小人於是先儒不得已而祖子夏近思之說然仁吾本體也識仁識吾本體也乃以其說爲高遠而棄之不錄則或不能即思以得近而徒拘近以爲思毫釐之差將其學亦終爲俗學而已爾其人亦終爲庸人而已爾是思之位不明而近之說以起者近之說一誤而思之位將愈不明就使規模氣象舉舉可觀要秪爲小人儒之歸而已矣王子曰如子言將思宜遠而不宜近乎梁曰是又不然天下有泥近而非思者未有能思而非近者孔子不云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亡姊袁孺人殯誌銘　辛亥

吾姊袁子節之之婦也節之曾祖茂英雲南布政祖弘勳監察御史父象坤蕭山訓導累世貴顯爲吾邑故家一二十年來兵火播遷貲產蕩盡而吾姊以吾祖母鍾愛習於豐樂年十九歸節之未嘗一日不邑邑也節之旣不遇遊學餬口亦復所如不合往往垂橐而歸庚子吾姊挈子女來依我家我家喪亂之後又遭饑饉不足倚癸卯復去當是時節之兄弟皆遠出家有二親柴水交困吾弟不得已爲之經紀者數

年已酉春節之復往揚州余欲爭之不能五月六日訓導君卒八月十九日余省試歸則傳節之聞訃哀毀死於鳳陽矣吾姊自是悒悒不得志庚戌余歸自京師間過之則見其胸脘宿疾時時大作十月十九日余將爲吾弟娶婦先四日迎吾姊歸歸未半月而病病一月有餘而吾弟暴死時吾姊在床尚能哭也又二十五日爲辛亥正月七日吾姊以後事見屬余曰吾姊雖羸瘦然精神好且勿及此言訖方出戶而姊卒矣距生壬申五月十三日春秋四十子男三

江淮海女二長許錢澇次尚幼時訓導君柩尚在堂節之柩寄揚州水月菴姑老子幼吾姊之殯殮吾不得辭乃以是月十一日權厝慈湖書院之西若干步嗚呼吾兄弟男女五人耳一月之中而去其二亦獨何心尚能執筆詳其世系行事哉乃以哀之之辭爲之銘曰

見夫子之出兮不見夫子之歸生兮死兮信且疑欲往從兮恨無翅而不能飛意相隨於地下兮或如平日之依依雖然一在鬬湖之畔兮一在邗江之磯濱

陵之濤浩浩兮會稽之嶺巍巍魂無不之之說兮恐昔然而今非吁嗟乎生爲袁氏之婦兮歿不在袁氏之帷兒招魂兮搖靈旗七十姑兮哭傷悲天乎天乎有弟二人兮胡獨使我躑躅而歔欷獨使我躑躅而歔欷兮涕滂滂不知其爲誰

介上人像贊序　辛亥

巳酉秋九月余來秀水寓精嚴寺法曇師之雨華房嘗是時余以見舉主至此頗與富貴人延接然性故習靜意殊不自得而法曇以年少好學學詩學書學畫尤善學琴黃昏鐘後剔燈相對焚香一曲幾令我不知身在羈旅塵埃之中也余意其必有所自因顧見其師介公黃皮臞骨冷面相看一似甚不樂余者然心億其爲耿介人也既又聞其一病七載厭居城郭年來別築穆溪之濱日與一二詩僧種花覓句而

巳嗚呼近世叢林上乘白椎撾鼓聚衆張皇夫豈不紛華可悅介公獨非人情而頓逃荒蹈寂若此乎離去兩年復來中途方念其病久存亡殆不可知叩戶登堂而像果懸於靈幕矣法曇泣謂余曰子與師儒佛雖異然大鑒之碑子厚實爲之今可援例題其端乎余念生平不欲爲釋氏作文而介公之介實非釋氏且又感曇師之好學也贊曰

君惠殊介則一師何人名稱實此殆非宗門向上之所貴兮此殆爲吾黨之所樂述文以贊之兮朋吾取

節曇師曇師兮當爲我抱焦桐而鼓一闋

初變集自題　辛亥

凡人悟從前之非則必翻然爲之一變予詩自乙巳丙午間始知爲王李活套朦瞶十載於是一變其所習而以初變名編雖然變而曰初者固謂變不自此止也昔楊誠齋自敘其詩屢變尤延之謂詩每變每進乃今五六年所矣覆而按之則猶是初變也夫詩雖小道要必如其人胸中所得之分量而出有非可以强求襲取者然則由昔人之意似不變則不進者余無乃不進故不變乎辛亥暮春客秀水病中無事刪錄一過掩卷太息寧獨區區詩學哉

贈陸茹英序　　辛亥

辛亥三月陸子茹英訪余羇旅之中余不見二年矣叩其所學曰近覺自在已而出其所著屬余評論方辨難時門前官府過鑼聲猝響茹英爲之一驚日斜別去明旦予訪之則病怔忡不能對客綿延旬餘未起余因作詩擬寄之而茹英適力疾至余輒呈詩詩曰君謂工夫已自在恐猶把捉費精神不然弄月吟風者街上鑼聲座上人茹英閱畢笑曰余三年前病把捉今則灑然矣余曰子之所爲灑然者知三年前

把捉之非而一旦灑然耶抑把捉至三年之久而漸覺灑然耶如知三年前把捉之非而一旦灑然也則灑然不應如是之易如把捉至三年之久而漸覺灑然也則今之所爲灑然者猶是前之所爲把捉也蓋人情習之久而安焉則勞苦亦覺其逸樂世固有頓風波名利之塲而不以爲疲者亦有沉埋枯槁憔悴之鄉而不以爲困者彼豈性與人殊哉夫亦習之久而各自見其灑然也嗟乎道之難言也一孔顏樂處耳一旦以爲有得者乍見本體遽言自然其弊也小人而無忌憚直爲今日之狂禪而積漸以爲有得者返觀內照自謂惺惺其弊也物來即亂念動即差反求釋氏死灰槁木之譏茹英師事約菴施先生所學既有授受而又謙躬強志力行不倦諒不至以毫釐之差致千里之繆然余就鑼聲爲茹英一勘故爲茹英道此正不知茹英以爲何如耳茹英頷之而別未幾余有江寧之行過別茹英茹英援留別之例索余一言余方愧栖栖道途衣食奔走視茹英閉門傲岸讀書授徒相去何啻雲泥且將就正之不暇而又

何以爲茹英告獨念余三年來行天下遠所涉淮徐吳魯齊燕之區凡三四千里過從延接賢愚貴賤不可謂無人顧可與共學者獨於秀水得吾一茹英其又安能辭不敏乎於是遂次第前言以復茹英茹英試以此質之施先生其亦有契焉否耶

寓虛涵閣記　辛亥

虛涵閣在朝天宮東廊當冶城山之腰地高而東向凡鍾山龍蟠之奇白下民居之盛登斯閣也則一顧可以盡之辛亥之夏余來假館時當薄暮下方烟起布滿城郭如平湖大海森茫無際樹影隱現其中如藻荇在水底依稀交錯但聞人語闐闐然不知何處已而清風起明月來千門萬戶倏時盡然余大喜急呼道士某問之曰此閣最勝何金陵志中但言景陽閣西山道院諸處而不及此耶某曰景陽有業臺山詩西山有商文毅碑小閣若得片言則亦與彼並重矣越明晨因請余賦之余讓不敢居久之旅況凄凉鄉心迫切每當晝長人靜黃昏月吐之時轉步空庭矯首向東南望丹陽句容來路雲烟渺然念此際二親哭弟愁如海而淚如雨恨不得頃刻飛去宛轉其旁因歎一冶山耳王右軍謝東山以名流負重望登臨之際不免感慨係之余煢煢一身衣食奔走而羈栖落莫久不得歸其情更當何如耶雖然此一二里前民居市廛參差而排比者六朝宮闕處也稍東北

有綽楔有雉堞駐劄滿師者明紫禁城也又東北荒山斷隴頹垣敗壁而青松黃屋猶迷烟照日者明太祖孝陵也意其盛時豪華翕赫寧可涯涘今皆蕪沒不可復見而王謝之遺風逸韻猶令人想像於山椒樹蔭間則夫人所恃以久長者豈不更有所在耶用是心息怨尤日發古人書讀之神解意適之餘東向澄坐抱膝微吟覺金陵之山川邑居莫不奔趨拱揖於吾前則又欣然自笑曰此固古昔英雄百戰爭之而不得據爲已有者而今一旦悉爲吾胸襟間物吾亦豈不可以浩然無憾矣乎或曉余曰是寓也余應之曰固寓也適道士出筆墨有所求遂書之以塞前日之請云

登報恩塔記　辛亥

乙巳清明日余與王子文三登寧波天封塔羣山堵囲遠海鏡映爲之喜而賦詩有生平汨沒塵中久一日來遊忽上天之句己酉十二月討偕北上世傳景州塔爲路上奇觀二十八日抵城下落日黃沙中急往視之蓋不及天封遠甚辛亥三月臥病秀水四月四日孫明仲過訪約同遊眞如塔力疾一登鴛湖烟樹媚人心目夙痖霍然然較之天封則亦卑甚矣十四日來江寧二十日登報恩塔徘徊四顧龍蟠虎踞

之勝畢集襟裾帶履間古稱長江天限南北者直一目越之余于是頓足狂叫歎天封之未爲高也因悟生平不登天封則景州眞如皆得以摩穹碍日者傲予而今日不登報恩則終身謂浮圖之最高者莫天封若矣由此以推四海之內九州之外何有垠堮又安知無倍蓰千百於報恩者而敢謂是足以盡天下之大觀耶蓋世之識囿方隅而行半九十者卽此可以悠然省焉按塔建於吳赤烏間其後興廢不一至明永樂間始盡天下甄工之能造五色琉璃甃之穹隆瑰瑋鬱然奇觀塔下寺亦弘麗甲江寧康熙三年重建寺前有大報恩寺碑文文皇御製嗚呼文皇乃亦知報恩二字耶余既登塔訖因尋唐三藏石塔殿及無梁殿萬佛閣放生池濠上亭已又出三門南走雨花臺拾五色石子於赤日中謁方景兩先生祠門閉不啓從外揖之入三茅勝境憩桫欏樹下淸蔭落花翛然襲人旁所有永寧寺嘯風木末二亭皆不及遊覽而歸嗟乎自古遊人不少誰無伴侶而余來金陵往往獨行獨止竊念客冬哀吾弟之死自號羈菴

亦秖謂他人不如我同父耳豈意登臨跬步間亦環顧宇內無一人肯與共耶

嚴漢生印譜序　　辛亥

余幼學篆印於同邑沈章溪及族伯父省菴兩先生者皆以余爲能爲余言其法甚詳當是時余初習舉子業作輟無所成就長大來有意問學方恨書畫詩文耗氣喪志益何暇更及篆印此事遂止然而兩先生之學則不可謂余不之知也蓋章溪得之鄞邑章君藏道章君得之慈谿姜君應鳳其法實源於吳中文氏而吾伯父爲章溪密友其講究太略相同余雖蒙昧不敢妄論兩先生於古人何如而學博力勤望

而知非晚近庸工所可幾及歲月亡何章溪物故伯父亦老而嚴子漢生遊四方數十年來歸一旦赫然以篆印名邑里間辛亥夏余遊秣陵漢生亦至邂逅之頃出自著印譜一編見示蓋蒐獵會粹極似兩先生間過其寓舍礲石淬刀終日無寧晷其勤亦罔弗與兩先生類者余竊歎之蓋夫人之於學無論其爲道與藝必視其一生精神之所聚而成精神大聚則大成精神小聚則小成漢生之精神聚於篆印如此即其藝成可知矣而學道者顧欲一暴十寒遊戲而得之視漢生之於印學不愧且悔乎已而漢生將鐫之板屬余一言爲序吾郡戴曾伯有云人必相及也而後能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吾篆印豈能及漢生而何以知何以言乎雖然東坡嘗記與可竹矣其言謂手不能然而心識其所以然余亦手不能然也然年來獲縱觀秦漢名碑見其字體之多寡疏密不必排比均停而勁拔嫵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以善書屬之良工其傳寫神明皆在筆先刀下有不規規形像之間絶雀而續鳧者用是心識篆印一道

亦必如此而後爲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爲先夫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簡間架方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兩并兩爲一其與牙儈之求精花押何異乎夫爛銅斷碑好事競賞吾猶惡其貌古藏拙作僞滋甚而矧其俗等花押者縱使古曾有此天下事豈必古人便可法乎自吾持是說亦間爲知我者篆刻之而俗論難破訕笑沓興今日非遇吾漢生滿腹狂言吾又何敢傾吐一盡乎雖然學在自得言貴有徵余嘗過鄞

邑范唐輝先生窺其所藏曾大父訥菴公印譜遊歷所收得印三千六百有奇其較漢生是編何啻十倍是其中固有先得我心而不與俗同者矣巽時漢生歸四明肯偕余過而問焉眼界一新心悟頓闢其所得不有千百於章溪省菴兩先生之外者乎漢生識之

遊清涼寺記　辛亥

康熙辛亥五月廿四日金陵爲禪學者方卓菴過盧涵閣下邀余遊清涼寺寺在石城門內崇山之阿法眼禪師道場李後主嘗留宿題詩者也余少時見蘇子瞻捨衲化贊陸放翁遊記及溫飛卿林和靖李西涯王陽明顧東橋徐文長所作詩慨然想見其處來金陵日思一遊以續諸公之後而憚暑未遑也至是始同走赤日中往遊甫入門清風徐來爽然如沉痾之脫體乃就殿上取蒲團澄坐時開堂者爲密雲法孫劍門方募緣揚州不歸其首座豁菴延至禪堂出麥粥豆腐渣相供養齋畢避暑鐘樓卓菴撞鐘豁菴瀹茗已而兩人鬬機鋒激聒不休時背誦前人公案捷如流水有似街坊上說書予獨倚檻四望遶岡巒巘周遭盤繞南東稍低缺處青龍諸山遙起補之黛眉一抹翠碧映天鐵塔矗立山外正當寺門前皎日照頂光明剌目俯仰之間竹蔭松風禽翔雲峙悠然窅然不知其在城郭內也日過午余買糕療饑寺僧因復糴米作飯飯已卓菴索湯浴且移禪床席臥大

王殿中余與豁菴趂凉偶閒淸凉舊有董羽畫龍李後主八分書董宵遠草書和尚識之否豁菴茫然無以應也卓菴臥醒復與豁菴機語往復刺刺一官官爲厮養卒者行乞至突入座同糸予曰日斜矣何不登山一遠眺耶乃起尋淸凉臺臺故南唐翠微亭舊址靑草叢生布地如茵和靖所謂秋堦響松子雨壁上苔衣者今已無之俯瞰大江澄如疋練屈曲向西南去渺然無蹤發人遐想江上三山白鷺洲莫愁湖分明如畫意鳳凰臺所見未必過此江外望江浦諸

峯斜陽翻照氣色紫翠因歎陽明詩遠山偏與夕陽宜眞佳句也避日岡側東向虎踞關藉草而坐遙見隱仙菴在綠竹中世傳陶弘景隱處四圍多層巒鬱林令人動買山卜鄰之思忽天印秦淮間黑氣數千條如烟起觸天梟梟長空頃之瀰漫城郭萬家屋樹混茫似海余乃攝衣下坡入耿天臺講學堂海棠木瓜綠陰滿庭二僧着棋樹下爲之留連不忍遽去出門見南岡上花錦堆疊麗日有光者乃天晚牧馬群聚也豁菴復導卓菴至法眼法堂遺蹟方欲饒舌作

蘇嚕語余亟促卓菴歸乃別豁菴取道烏龍潭南潭即文長所云東來鏡折龍潭水者蕩漾澄泓西北岸樓臺竹樹森蔚映帶眞似靚粧臨鏡恨不扁舟放溜其中薄暮抵朝天宮卓菴別去余亦歸閣下是行也登探竟日爲余金陵第一暢遊而卓菴豁菴禪語如響予甚厭之然兩人竟若覗余爲不省也者明晨賦詩二律屬卓菴轉寄豁菴記事亦示意也特不知可續諸公之後否耳詩曰兩人機語我看山鳥自飛飛雲自還高塔頂明孤嶼外洪鐘聲盡一敲間荳渣麥

粥食僧味浴桶蒲團倦客顏坐到忘言誰領畧松風竹蔭動禪關又曰淸凉山上已無臺羇客登臨也一來落日澄江帆穩去明霞遠岫谷層開蟠龍踞虎終桑海傍柳隨花任草萊此際風光吾自有旁人莫浪把禪猜

飲冶山記

辛亥

遊清凉後二日方卓菴招余飲冶山之巔余與卓菴道不同而卓菴顧親余依依有情余不獲辭至則肴核壺觴陳於萬歲亭西北高岩之上適與鐵塔對其西南則西山道院志所謂雲林叢蔚居然松壇芝府者也山下二池一放生一即吳王鑄劍處綠草清波孤雀立其中蕭然自遠卓菴屬余東向坐望鍾山雲氣及城中萬家烟火時日初落紅霞滿天從翠陰中回首窺之艷絕人世城闉之外町畦蒼鬱大江流其間如白虹橫亘碧落檣搖帆轉隨風隱隱有聲余顧之色喜卓菴舉觴相勸而余素不飲坐對清談而已卓菴自飲每飲輒盡劇談往復露零風冷乃相與別夫初余過卓菴三清殿上蒲扇葛衣手執元沙語錄以爲卓菴禪者也明晨訪余則云余讀陽明書頗志聖賢余甚喜欲與共學偕遊清凉終日機鋒猶以爲學禪未學儒者也及是則云余於三教皆得其骨髓元門特薄之不爲耳余始大駭不復與辨臨別乃曰吾與子真恨相見之晚余門猶太早曰何也余不答

復問曰子姑學禪去乎儒且置

題倪端雙壽圖　辛亥

寧波衛施千戶諱戡之後有南渚先生諱諲由進士爲南駕部員外與其子仁和教諭諱懋中者俱以清白稱教諭生三子孟諱承芳以明經知永從縣事季諱翰以武科進士官神樞營都督僉事永從吾母之祖而都督則吾祖母之父也余幼時過其家衣冠濟楚門第高明事有不可知都督之産旣籍永從之鬼亦餒問經其故廬異姓篡處不勝視此雖近邈若河山之慨甲辰乙巳間余交范子國雯因得見唐輝先

生先生永從之外孫於梁父母皆爲中表兄弟嘗念外氏之零落奉其烝嘗雖永從公隻字單言得之必收拾完好往往爲余道施家盛時輒嗚邑欷歔如將泣下梁念吾家無外氏兩世矣見先生如見外氏而先生亦以不得見外氏而幸得見余也不以其不才屬之壽索之文慇懃欵洽愛若親甥每過之茗盌酒觴延緣日夕也星移物換故家之蕩析難言先生爲鴻臚函菴公曾孫公官嘉隆承平時所收天下異書名帖奇畵最富先生守其存者裝潢扃襲奕世猶新客有好古者過而問焉則必盥手拂几排比一二從容展玩指點瑕瑜敘述始末閱已則謹藏之他日客再至則更出一二相示已復謹藏如初撫摩愛弄若將終身其視世俗紛華泊如也余從大人長者遊有意問學頗欲窺人間未見之書先生避之取其所蓄古今書目相投忩余借讀余因獲約同志者共相傳寫蓋先生之克承舊德而嘉惠後學又如此今年十月十八日梁父六十誕辰先生命其子與猶子過祝十一月二十四日梁往謝之則前月二十一日爲先

生六十誕辰而今月二十八日又其孺人六十誕辰也其子與猶子出倪端雙壽圖屬題以祝余按端所畵喬松古木之中二老人燕坐華堂子孫冠服端侍階除之際童孩蒲伏門庭之外賓客趨蹌持羊酒擔肴核而來者踵相接於山橋溪徑間蓋極人世壽考富貴之盛爲先生之所宜有者端之書已足祝之而無俟余贅矣故梁祇述其所親炙於先生者而先生平生立身行已居鄉睦族醇謹端慤之行與夫孺人之所以相助之者又因可得而想見之也

寒村見黃稿卷一終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寒村見黃稿卷二

山陽戴　晟　曾　校刻

寒村記　辛亥

楮山之陽環以江流其地曰寒村或病其名之為寒為村也訛其音而易之以安仁安仁之名誠美矣然寒村亦復何害也口傳既熟人忘其故然里中有安仁廟父老猶呼為寒村廟云嗟乎自世之惡寒而趨炎熱惡村而羨朝市也約不可久樂不可長而仁之種子絕矣又何論其安不安乎內亡安仁之實而外攫安仁之名寄治託公緣情飾貌吾不知其自何人何日始也寒村子曰自吾家住此三四百年朝延易其姓者數矣郡邑中之朝更而暮革者又何可勝紀而吾家巋然其獨存非以其村之故耶余行天下遠矣笙歌鼓舞之地多為荊榛烏兎之場風烟蟲馬之區半屬賓客僮奴之宅而吾村自宋元以來無甚貧亦無甚富磽田敗屋布服藜羹家家世守而不失也非以其寒之故耶受其益而不知是不智也食其德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而厭薄之是不仁也於是復其名曰寒村而取之以自號且系之以歌歌曰村兮寒兮可以考吾之安兮寒兮村兮可以求吾之仁兮彼炎歊之處所兮吾知其不可以終朝覗茫茫之宇宙兮亦何者可以久要居吾村兮賓吾寒讀吾書兮耕吾田終吾身兮吾樂也閑閑寒村予每當寒風凜栗村居蕭槭之時鼓掌而歌之白雪初下紅葉亂飛江枯山瘦松麥滿畦閉門獨讀幾不知地之有城郭而天之有春夏也

烏春草先生傳 壬子

烏春草先生善奕工書精琴楷書行草尤妙爲文章質實有體裁而詩則興寄高遠清新瀟洒一洗元人雕鏤塡砌之習余嘗慕其爲人欲考見其出處年月而無從也壬子春二月讀書楮山寺中一日倦臥松陰偶取其集閱之反覆盡卷稍悉始末先生名斯道字繼善慈谿人也其先居昌國父文亮試吏慈谿因占籍焉斯道年十八喪父貧甚夜就母績之燈讀古書母憐艮苦令止斯道諷誦自若也家有男弟二女

弟三皆幼伯兄本良執事官府衣食之猶不給斯道乃事朱墨爲兎園師嘗館邑之龍山末樂寺中當是時趙寶峰王相山聘子中三先生讀慈湖文元公遺書究明本心倡學谿上斯道隨其兄從之遊講貫誥難久而有得因契濂溪草爲自家意思之旨以春草名其齋爲文賦之故其平生學問得力本之敬仲居多至正辛卯四方兵起斯道方讀書東皋縣令陳文昭麟就謀團練斯道出坐賓館畫策一時文士雲合武夫景從黎庶欣欣境無盜賊已念布衣不宜久彝

軍事上書求退及聞所任非人復遺書直言利害無隱久之天台方國珍開府慶元行丞相事得專用舍士利榮祿者多趨之時斯道士倪叅政晉齋乂所與遊如徐梅澗諸人皆國珍親信苟倘之取名爵如拾芥而斯道徜徉北郊琴詩自娛偕朋吟弄江月而已洪武四年辛亥秋應徵辟之詣貢于朝明年夏五月知化之石龍修學蕟田百務具舉乙卯夏考滿入覲冬調吉之永新丙辰三月十五日行古鄉飲酒禮八月修儒學丁巳五月十一日祠諱節婦于泮宮與文

閣西南辟大池上先是至元丙子永新人彭震龍起兵應其內兄文丞相敗衂北軍突入城殺掠節婦抱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軍欲犯節婦節婦罵不屈軍怒併乳子殺死殿廷中逾百歲而婦與子之形在土磚上鉅細畢具或磨以沙石煅以烈火形影愈見斯道感其義故祠而記之以勵風俗八月廿日以疾乞休去永新氏德其政立祠祀焉後以事謫役定遠菱官道上幾二載庚申五月二日放歸自是浮湛里社或往來會稽四明山水間叢林別墅多其記述晚年日青默默自悅草外之悟風月無際蓋幾闖慈湖之室矣所著有春草齋集秋吟稿其所交好者揭伯防戴雲林胡舜咨周鳴齋桂彥良冷起敬王彥貞鄭千之陸季嘉倪仲權胡文剛蒲菴師皆一時知名士也斯道生於元某年甲寅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冬尚有文字其卒之時無所考昔金華宋景濂序斯道之文言四明夢堂噩師聞爲文之法於胡修道而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源流如此吾邑劉行素憲龍非之謂繼善私淑慈湖學向本來悟從先覺故其文溫

而理廉而不劌達而不流余謂二先生之言皆是也末俗澆漓士惡聞道學無師授而居然自命作者故或里言梵語穢鄙無文或模倣段落步趨句調縱使極工亦止得其笑貌聲音繼善惟學有師傳道由心悟故文章典雅法度森然非復野僧村究滿心肆口者之所可及而要以自抒其中之所得達意而止不似近日之爲歐曾者徒以枵中提口頓挫抑揚自號大家也然則繼善之文其於慈湖夢堂可不謂之皆有所得乎自繼善歿寥寥三百年吾鄉上罕見其人

而人亦莫有知之當此析楊皇考颷熸而起吾固欲
以太音之聲一正之也而況其有不徒以文重者乎

寒村後記　壬子

康熙辛亥冬寒村子既作記以自號越明年壬子夏
五月村之雅宜菴修其所供佛像工剖腹得捨像者
姓名曰鄭某妻俞氏歲月爲弘治壬子考其所書廟
界則韓村非寒村也嗚呼一像耳塑于壬子修于壬
子豈亦有數焉存於其間耶抑天故發之以正寒村
子之誤耶客謂寒村子曰子今其不寒矣乎寒村子
曰未也古之時有人以地名者矣有地以人名者矣
亦有其人自名而不必以地者矣余雖不敢必村之

自我而寒而寧必我之自村而寒乎今夫百八十年
之間雖遠其在往古來今何止滄瀛之一粟而且韓
者寒而且寒者安而且安者復寒銀海生花靑紅輒
忽宇宙之變何有窮極則余且不能爲今之村保其
寒而遑能爲昔之村保其韓乎且金銀弄聲之謬抑
盤揄斎之訛古今來何事不然而安見昔之韓必是
今之寒必非乎夫我固寒之取而村而奈何村之故
而韓也彼自韓而我自寒村固不之知而我亦何所
據乎客曰然則子其終寒矣乎寒村子曰吾寒也吾

寒也客曰然則子其僅寒矣乎寒村子不答

香稍焚餘集自序　癸丑

香稍焚餘集者寒村子三十歲以前之所作也寒村子自十三歲時討蚊獻蠅演爲韻語頗爲塾師錢發公先生所許可越二年辛卯得文選及唐律伏而竊之自是遇山容水色民情物態莫不一一發之於詩然所居窮村僻里無良師友蕩滌偶得之心信口而成正如漁歌牧唱非不啞然有聲使遇黎園子弟便自羞澀不能出口况欲隸之太常乎迄丙午年三十矣最其前所作得古近體共五百首有奇彙爲一集

一旦聞黎洲先生之論而愧焉江樓夜坐引燭燒之不留一字已復自悔詩雖不佳然十五六年中之履歷精神所由考驗居常慭然思一追錄而衣食奔走歲月奄徂忽焉忘失癸丑歸自京師長夏幽居整理故篋尚有別存箋頭簡尾者見輒錄之得詩如干首名之曰焚餘集蓋以其集爲前所焚之餘也嗚呼人生百年往事星流夢寐思之恍如隔世一朝相遇如對故人悲喜之情蓋可知矣其曰香稍者寒村子自入小學即慨然慕東坡樂天之爲人嘗自呼爲香稍

山主云

芝源適意草序 癸丑

舜曰詩言志則是言志者詩不言志者非詩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是思之貞者爲可傳之詩思之淫者卽爲可刪之詩也後世豪傑雲興諒無以過於舜與孔子而談詩則務出乎其上是故香山坡老言志者也則卑而黜之爲淫哇康節江門思之無邪者也則淺而易之爲學究而反取一種勦說陳言浮浪不根之語尸而祝之曰此王孟也此李杜也此漢魏及六朝也不問其有志無志又安論

其無邪有邪乎如此則雖三百篇中其不能符其聲調而合其體格者十且十一矣嗚呼豈今日之言詩者果有以勝於舜與孔子耶余深有慨於此竊欲滿心肆口以詩爲發舒胸臆之言不以詩爲桎梏性情之具而枵中末學力與念違間常逐古名家所作必以志之高卑爲雅俗思之深淺爲新陳自謂久於其中頗有定論而氣力卑微毋恨不能與時風衆勢抗癸丑南歸舟中得丘子之集而觀之曰芝源適意又何其與吾之言詩者合也蓋意者志之所由立而亦

即思之所由運詩而適意則其所言者無非志而所思者必無邪矣抑余評丘子之詩格清韻細有南宋翁趙之遺音宋景濂曰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爲清新者競慕倣之其言未爲無本然與其學景濂之博大而爲今人之詩又毋寧學四靈之清新而爲丘子之詩也丘子年方壯力方勃讀書養氣其思當不止此則其詩亦不止此然即此已足以言其志矣風雅道淪起衰誰責吾能於丘子無厚望乎

芝源紫谷說　癸丑

巳酉庚戌之間丘子紹衣之先塋旋產芝一莖人皆以爲祥丘子因顏其堂曰芝源又自號曰紫谷而屬余爲之說余叩其意何居則曰芝源者吾將與桃源比而紫谷則商山紫芝療饑之謂也余曰如是則芝亦不祥之甚矣今夫世俗所號謂祥瑞者豈不以富貴顯榮由斯而兆哉桃源秦家避難歷秦迄宋中更五百年狐潛鼠伏子孫農桑沒世者幾數十代人間窮賤至此爲極四皓一飽無時採芝充腹雖曾一出而定漢儲然老爲人用衰頹匍匐之狀已自可憐其後亦不聞以定策功分茅賜券空山老死莫知所終良可浩歎丘子得芝而顧志於此其毋乃不祥實甚耶雖然如是以言祥則當秦之世芝宜蒔於棠李之家方漢之時芝必茂於韓彭之室乃吾觀其盛也身都將相之尊位極侯王之貴功名震主權勢薰天意其豪華翕赫方且千秋而萬禩一旦星移物換樂盡悲來雖欲求爲桃源之難犬而不可得又安望皤髮黎顏與彼四皓者擷秀牽芳行吟山谷間哉由此推

之祥之所在固有於此不於彼者芝源紫谷之意其過於世俗之所謂祥瑞也遠矣或謂始皇帝焚書坑儒漢高祖見士嫚罵葅醢髡黥網羅不測故其時在窮山密林之內者爲祥若今國家右文愛士登崇俊良則賢士大夫之生其時者自當以天衢帝闕之間爲瑞況丘子巳登鄉薦上春官將來富貴顯榮其所自有而乃芝源紫谷寄意逍遥其無乃果於忘世而非聖世之休禎耶是又不然蓋天下無道乘權席寵者固不如全身遠患之爲安而天下有道則膺拔擢

而享位祿者亦必在淡泊寧靜之士而不在希榮競利之夫假使桃源之人商山之老生當唐虞盛時其有不與明揚而列元凱者哉方今士風不振仕路蠅營狗苟聖天子思得山林隱逸之賢起而用之以奬恬退而風躁競如吾丘子者遇一物扁一堂命一號俱不敢萌其攖名攫位之思而方將寓其抱道棲眞之想其以之砥柱狂瀾而爲盛朝之人瑞也無疑矣桃源有莫商山有靈且將以丘子爲俗客而廻其駕則夫世俗之所爲祥瑞者又未始不在芝源紫谷中而何疑其果於忘世乎抑又聞之災祥之說君子勿道而物之異者其妖與瑞亦無一定昔余家當戊子巳丑時先濮州公墓上産芝一叢高者尺餘低者二寸紫蓋黑莖童童相向家大人移植盆盎賦詩志喜然其時獄事兵燹死喪災侵趾錯踵乘無一善狀近見一民家積致素封身旣壽考子孫又衆又皆有志進取田舍翁得此可稱極盛闘今春於其新搆堂中忽産一芝其大如盤圍長三尺紅黃間雜可愛余過視之則菌也然則祥固不必有芝而芝實不足爲祥

也久矣丘子有識之士豈其沾沾於一芝者吾意芝源之說其亦如元亮之記桃源托言寓意非必以桃爲瑞而紫谷之說則自傷其貧而冀幸其可以療饑乎若此則以祥不祥爲芝源紫谷計者抑末矣因書之以爲說

孫母某孺人六十壽序　癸丑

康熙癸丑九月十四日孫子某來謁余郡城之寓舍屬余爲其母孺人六十作祝嘏之詞余固不能文也於人世張浮駕誕聳聽悅觀之語尤不習而況交孫子日淺未嘗熟知孺人內則乎其將何詞以應雖然今天下靡然而趨於名利之塗矣以余之固陋窮賤吟諷於荒江寂莫之濱其不爲世所嗤笑者幾希而孫子人棄我取殷勤而樂與之交吾固疑其必有所自也吾嘗聞諸孫子之言曰吾父既卒吾母撫吾昆

弟惟兢兢焉日以不成人是懼嗟乎母而望其子之成人也夫豈猶夫人之母也哉蓋自稟氣於父成形於母而爲人人之氣虛而有覺者是卽乾之健所謂良知也人之形實而有爲者是卽坤之厚所謂良能也故夫人之生必其聰明有以崇效踐履有以卑法盡人物贊化育而後可以爲有成而世俗之所以望其子者乃營營焉惟富貴利達之求當其脫胎剪髮見面相視卽不復以人望其子不曰早登科第則曰金玉滿堂而初不聞有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說

進苟欲如其願而遂其求也勢不至去幾希而爲禽獸不止耳濡目染日浸月漬而宇宙之大幾幾乎無復有人三代以下聖賢不世出而國家嘗有乏材之歎民生不逢太平之治何必不由此乎孺人之懼吾雖未知其爲此與否而要其所以望子者在於成人則其不徒屑屑於慕羶逐臭之事也可知矣吾嘗意天地無離氣之理人身無離形之性形爲父母所生性亦父母所生也斷無未生以前有所自來之說故必千古踐形盡性之聖人始不愧全生全歸之孝子

而佛氏之教乃必外身以言心甚至遺親以學道此無父之害孟子之所謂率獸食人者也孫子之與余遊也疑邪人狂瞽之論謬以余受學黃門欲叩其淵源之所在以自淑而相與訂交於科舉俗學之外可謂有意乎成人不辜其母孺人之望者矣頃持齋報母迹類桑門而又嘗有志叅提冀得拈花微笑之傳吾恐人禽之關不獨在富貴利達之間也將無益深孺人之懼乎夫孺人之爲母非猶夫人之母則孫子之爲子亦當非猶夫人之子而余又何敢以猶夫人

之詞涵之稱觴上壽之側哉記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所謂三者父生師教君成也夫天下莫大於君父之生成而師教與之並者豈非以人無師教則生者不成哉今大衆洲先生固吾世之人師也毋之不囿於俗學高之不流爲禪學學者誠深知而篤好之其於無忝所生而可以爲成人也何有孫子翻往有年囑余介紹而使壽歲月咫尺河山其將何以慰孺人之望乎方今化安之樹初丹藍溪之水正碧余將擔簦買棹往而追隨焉孫子倘肯同我乎孺人知之當必歡然進一觴也

丘母陳孺人五十壽序　癸丑

鄞邑丘子紹衣與余同舉於鄉兩試於禮部皆不第而紹衣之於余依依有情視他同年若加厚余於是相約催船南歸且有兒女婚姻之訂方是時走水道者兩月有餘風波橫逆同舟下第者不能免於呻吟憔悴而余處之怡然往往於柳陰沙岸荒祠古驛之間當風對月把卷哦詩舟中之人視之未嘗不竊笑其狂妄而紹衣動與余俱初無幾微以余爲不然嗟乎使無紹衣余之樂其孰吾與同哉已而一日途次遇舟自南來者得余家書發而讀之不覺浩歎紹衣曰何也余曰余家先代三世孀居兩葉遺腹單丁不絕者如綫至余始有一弟而弟又早夭今侍吾父母側者九歲之孩孫而已李令伯所謂期功强近應門五尺余實無之此所以歎也紹衣曰夫余則亦然余猶記前明壬午余方四歲余祖余父一時病故而祖母陳太孺人年五十有二母薛孺人則年三十三耳祖母恐余稚不可保乃以先伯祖之次子某爲嗣是爲叔父眞所謂兩世一身形單影隻者也叔父娶吾

叔母陳孺人生吾弟壽言僅週歲而叔父又卒叔母年財二十三一門三婺煢煢孤苦天復不佑丁酉奪吾母癸卯奪吾祖母今存吾家者吾叔母吾弟耳嗚呼余方幸與紹衣同樂乃不謂紹衣與余又有同憂也余嘗讀歐陽子瀧岡阡表曰修不幸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適與紹衣同而韓文公少孤及長惟一嫂鄭氏是依則又與紹衣之叔母事頗相類然退之登第官至吏部而其後湘昶綰袞俱擢進士爲時名宗未叔則天子推恩褒其三世逢國大慶必加寵錫而其子發奕棐辨皆仕王朝一若前之零丁皆爲其後之昌大設者蓋天將雨露則必先有以霜雪之惟其不自樹立然後從而顛隕今紹衣之家累世貞節而紹衣又身厠賢書志存遠大韓歐之業豈其非人世所有乎舟中杯酒談笑卒嘗以此勉吾紹衣以釋其憂以爲樂會九月廿六日爲陳孺人五十誕辰紹衣屬余一言爲壽余謂丘氏以前可憂之事陳太孺人與薛孺人共嘗之而丘氏以後可樂之事孺人乃獨見之

雖在孺人之賢方以爲悲而要不可謂非得天之尤厚者紹衣家郡之東阜於東錢湖爲近余歲時爲外氏掃墓甑底數經其地見其山川清淑固意故家仁里必有鬱久而發者而湖中所產魚蝦果蔬最饒霜降木落肴核鮮甘余也幸附姻婭之末嘗以孺人生辰鼓樂登堂方將歌栢舟之章誦南山之什以侑孺人而余亦將爲紹衣一醉焉雖使前日舟中之人視之應亦不笑其狂妄也紹衣其許我同此樂乎

清微道院三元閣募緣引

癸丑

姑蘇郡治西有清微道院宋端平中法師余靈山所建而院中三元閣則道士王嗣先創於正統丁巳王灝淸修於弘治辛酉者也康熙癸丑臘月余客禾中道士王元暉者不遠二百里介某某求文爲募緣之引余謂元暉募緣而求文於余其爲緣也必不能成矣蓋今天下之最貴而難得者莫如銀錢其最賤而易得者莫如文章以最賤之言求最貴之物其得不得固未可知而況乎緣之成否原不係乎文之雅俗

人苟富貴也文雖俗天下皆信之矣人苟非富貴也文雖雅天下皆忽之矣今夫姑蘇據天下聲利之衝居連屋比何啻數十萬家其閒上而公卿下而素封不如凡幾元暉誠欲得文爲序吾意人皆班馬戶有韓歐也乃身處其中不能得之以取信而遠求一窮途落魄之書生則是以易得之物而猶難得如此而況乎其爲難得者耶吾故有以知其緣之必不能成也雖然天下事不無出於常情之外者銀錢雖貴而古亦有揮金似土之人文章雖賤而古亦有惜墨如金之士以余愛弄筆墨頗喜應人之求而論法孔孟獨不肯爲二氏假借一言則是文章雖處極賤之勢而天下之大尚有余一人焉欲反之於貴也夫文章處極賤之勢而天下之大有余一人焉反之於貴又安知銀錢處極貴之勢而天下之大不有一人焉能反之於賤耶況以余之不信二氏而元暉顧不憚其文之難得而求之則夫世之信二氏者元暉之不憚其難得以求之又當何如也以余之不信二氏而猶以元暉求之之誠意將委曲爲文以使之易得則夫

世之信二氏者其以元暉求之之誠而不惜委曲以使之易得又當何如也若是則元暉緣事吾又以知其必能有成也矣余嘗往來南北舟經姑蘇城下五六次竊憾無一居停主人不得信宿其地一領楓橋虎丘之勝今幸有吾元暉俟他日三元閣成而余復經焉叩門登閣寢食其中因相與尋文正之遺踪弔滄浪之故址徘徊想望乎泰伯虞仲之高風與闔閭夫差之霸業以暢平生之所欲覩即此不已見施主之功德爲無窮乎若夫三官之說始於漢之張道陵

文章家類能言之而施捨果報則世方信之甚深俱非余之所敢道也

題古樹篇後　甲寅

鄞邑東皐丘氏之草堂有兩松一栢支離夭矯如倚如攫數百年物也主人玉冊寵之博徵詩文鋟成一帙名曰古樹篇而復來命余余念松栢在丘氏庭中陰晴明晦寒暑榮衰無刻不與主人相依則其性情形體玉冊當與合而爲一乃顧不自言而求言於余余所居寒村遠近多樹松栢掩映於山舍縱橫江帆出沒之間者何啻億千乃生長其中未遑片言相贈而顧爲丘氏之古樹抽思摛藻俱屬分外以此閣筆者久之已又念數百年來人士溺於科舉場屋之學臺閣山林惟知比偶雖有論次之法吟詠之才幾於無所可用玉冊起自海濱乃能於喪亂之餘篤好古文詞雖庭前三樹亦欲張之以才人學士之筆豈國家文治將興而草澤之間已先有應機而動者乎夫二十年來海氛不靖故家喬木多化烟塵此樹之存已屬可喜而見文章之運于斯有徵可不爲之喜而一誌耶顧吾未登草堂未見松栢苟隨人諾諾而漫以蔽芾勿翦之詩歲寒後凋之語鹵莽充賦樹古則

靈能無笑陳言之滿紙哉趙嘗平曰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言百聞不如一見也乃姑賦一詩以先之詩曰

海滏烽烟後庭階松柏撐蘐呵應有物題詠可無情風雪彌天夜龍雷拔地聲此時丘玉冊醉我賦能成

錢虞山詩選序　甲寅

詩道之昌也其始也必有一人焉倡之而後衆人者從而和之及其和之之久而不能不敝也又必有人焉起而變之夫其視前之人爲變者其視後之人則仍爲倡者也此和之曰某先生之詩如是彼和之曰某先生之詩如是而此一先生者之所作亦不必其盡美而無疵於是效顰學步之陋扣盤捫籥之訛紛然雜出而其昌也又不底於敝不止當此之時而使有一人者出焉取一先生者之所作而爲之別其雅鄭去其垢瘢以正告天下則其所爲變者雖至於百世不變也亦可然則删詩者之有功於作詩也由來尚矣有明之詩至虞山固所稱變前之人而倡後之人者也蓋自高楊張徐之響旣息定山江門僅以堯夫別傳吟諷山澤雖西涯壇坫尚存正始而舉世淪胥於學究非北地以雄傑之姿自樹旗鼓則昇靡不知其所極矣無如歷下太倉雷同勦襲遂率天下而趨於浮聲切響之中甚至千篇一律幾同飯土嚼蠟公安竟陵亦思救之而空疎之質不能自出頭地或

俚或鬼適足爲王李之獺鶺斯誠詩道極敝之一會也虞山以弘博之胸高華之筆出爲斯世鄜清而積習始翻然爲之一變蓋至於今五六十年矣而天下能文之士凡道及詩文流派者無不曰牧齋先生云云嗚呼何其盛也雖然泰山之高也而培塿在其下焉河海之大也而港㵎出其旁焉培塿港㵎固不能爲河海泰山損其高大也然指培塿港㵎而概稱之曰是泰山也是河海也則泰山河海之高大反有時而不見是故琢玉者必棄其瑕而取狐者必求其腋

使執虞山之詩而槩奉之曰此虞山之詩也而步趨之而聲音笑貌之則無以救虞山之失而適足以掩虞山之真其不流爲王李之白葦黃茅也幾何矣此虞山詩選之刻吾友某某之爲功不淺也余末學寡聞於詩道無能涉其崖略然竊以爲古今作家必自闢門戶而後成李杜之與王孟韓孟之與元白皆同時而異趣而義山博贍之後宜城變之以冲淡宜城冲淡之後豫章變之以雄厚豫章雄厚之後永嘉變之以清圓從來豪傑之興决不寄人儲胥虎落之內

虞山唯不襲王李之陳言故能爲海內斯文主盟者數十年未已後之興者苟受虞山之籠絡其何以繼虞山而主持風雅乎而某乃能以道一風同之日獨取其集而甲乙去留之是豈特有功於虞山作詩之苦心哉其自命固已不在虞山下矣間嘗私論虞山之詩風華典贍有餘而清真淡樸不足力追古人其氣魄亦稍過義山而止而其選列朝之詩也凡所不悅者多掩其所長而暴其所短又未免有刻意深文之病未知某之所選有以矯正其弊否余方欲與某

縱觀而極論之而某乃以選序見屬夫予文豈能序虞山詩選也哉無已則爲書其所見者以相質云

儉論

甲寅

孟子曰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為賢君之恭以取於民有制為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皆知言儉然其為說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於人否則謂當今民窮財匱求人貨難非節嗇慳鄙則恐無以為生若此者人莫不從而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

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而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之漸者莫儉若也嗚呼豈孟子之所為儉者固若是乎古之公卿大夫之家其儉自與士庶不同公儀子之拔葵孟獻子之不察雞豚不畜牛羊此正所謂儉也今自勳戚世胄以及卿相大臣特美衣豐食耳其權子母囤競錐刀也其待宗族親戚友朋固較量錙銖也可謂不與士庶同乎世徒以其美衣豐食似乎不儉而輒復以草野小民之鄙嗇繩之人

情固有自私自利之心聽其言也順而易入於是一絲一粟不肯輕出而財日上積而不下流至使天下之農工商賈不能挾所業以仰食於富人是古之貧錢出息食客數千者猶以其奢也而奪人者亦時而與人今之粟紅貫朽登壟罔利者直以其儉也而奪人者不惟不復與人且將以其奪之人者轉輾而為奪人之具不已天下財源之日竭民生之日困毋乃皆此儉之一言誤之乎三代而後稱恭儉之主莫如文景然吾猶以為文帝之儉其大者在除租復賦而

身衣弋綈帷帳無錦繡特其末節至聽鼂錯之言而入粟拜爵猶未免於聲音笑貌又況後之人主旦旦以苛征橫斂殿最有司而徒以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為儉者乎夫以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為儉則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皆為奢矣以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為奢而以後之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為儉則雖孔聖之言吾猶將反其意而為之說曰與其儉

也寧奢矣余才不善奪人而勢不能無待於奪其於今世之所謂儉者甚宜然竊慨夫世之敝衣垢履徒步者往往以士大夫而不恥爲委巷牙郎寵婢之行貌雖儉而其意未嘗不在奪人蓋甚欲以孟子之所謂儉者與之共勉也作儉論

四大家詩鈔序

甲寅

詩文一也詩不如文則雖極工而不可以爲大家然而世之論詩者謂必不可以文作詩稍用學識涉事理便詆之爲破格於是空梁春草之派單行宇宙目爲詩家正宗雖僻陋狹隘之胸亦時出其一聯半句以爲詩有別腸非文章家所能與而文章家亦若以爲別有授受姑讓爲而不敢與之抗夫由其說以爲詩當其意得象先神留言外吾安敢謂其不工然要是征夫怨婦感時觸物之佳者耳使其登明堂入清廟陳瓜瓞公劉之什而詠文王皇矣之篇吾恐其茫然張口不能措一語也且亦知詩何自昉乎六經言詩始於虞書之命夔其曰詩言志蓋樂章也古之人詩以言志而猶恐言之未足以明志也被之於樂而歌以永之聲以依之律以和之凡以期吾志之無不明而已矣後世依永和聲之法作詩者既不復知則詩之得存於天地間者惟恃此言而論者必欲其屏學識離事理將所言者何言而使吾志得明乎縱使流連光景之餘別有神會勢不流爲釋氏之機鋒不

止風雅林中寧偉此虛靈恍惚一派也故余嘗論三
代以下之詩其可稱大家者李杜之後惟韓柳歐蘇
而外此以詩名者皆不得與蓋李杜之所以得稱大
家者以其平生未嘗爲文而即以其詩爲文胸中學
識天下事理悉於詩焉發之也韓柳歐蘇之所以得
稱大家者以其平生極工於文而時以其文爲詩胸
中學識天下事理未嘗於詩焉靳之也今取六人之
詩讀之雖一篇之中而馳騁上下變化縱橫其於天
地古今人情物理無不各極其致眞有不謀而合者

就其中唯子厚規模差狹耳乃今人耳食李杜之外
頗稱韋柳而極詆退之之橫空盤硬爲中唐變格至
永叔子瞻則直斥爲宋詩不足觀嗟乎是豈知大家
之所以爲大家者哉余性拙於詩其於大家之詩尤
不習然竊慨乎世之作詩者不知韓柳歐蘇之爲李
杜而徒以其空疎之腹假煉字句之間至使詩人二
字又爲文章家有識者之所積輕故特取四子之詩
選而錄之彙爲一集曰四大家詩鈔以見古今大家
之詩未有不與文章同道今而後寧獨李杜之世嫡

不亡哉十五國之閭巷小民庶幾不敢與周公召公
凡伯芮伯之徒爭席矣

丈七間志　　乙卯

丈七間廣一丈深七尺其窗南向前去高墻纔五武一線天光從樓簷隙漏下墻根溝水出入大雨過時有魚蝦自江河而來溝兩岸細草幽花亦破岑寂其戶並北東向用松板一尺八寸以司闔闢又西向設一小牖極窄而常關壁外牡丹春媚木樨秋芳便是其牖開時也乙卯仲春寒村子經營之以爲讀書之室人譏之者謂方今天下盜賊蠭起所在兵燹高明主華都不可知而先生眷土斷木急不當務可謂不

智又謂天生豪傑爲天下也當此豺虎縱橫之世所宜櫛風沐雨與國家定傾扶危而先生一室圖書私自暇逸可謂不仁寒村子乃皆不之辨而獨悠然賦詩徙倚其中一若自有得者其一章曰兵戈無地不猖狂丈七間如繭自藏可許紅塵侵我影儘容白日放天光其二章曰板牖風來花砌夜粉墻月映紙窗時脩然直詣無懷去天下雌雄知不知詩成仍徧屬好事者和之行將張諸壁端焚香朗諷以終其身而因次第之爲丈七間志云

平大嵐碑　　乙卯

四明爲寧波府鎮山綿亙八百餘里東連鄞奉北抵慈姚西通虞嵊南接台之寧海地大谷深路遠勢險四方有事則姦民乘間而起者往往據爲亂藪而二百八十峯中必以大嵐爲巢穴當國家之初下浙東也聲靈赫濯所向披靡然且大嵐之賊倚海爲聲援攻剽城邑焚掠府庫守土文武官幾不能禦蓋自己丑以迄丙申八年之間叛服靡常朝廷席全勝之勢命將出師以討之者數次而後定其難如此今天子

卽位十餘年間天下太平民生不知兵革一旦滇黔背叛閩逆從而附之倉卒傳聞震搖宇內而寧波瀕海鄰台其勢孔棘甲寅十月大嵐山賊復起先是會稽山中土寇竊發紹興騷動新昌有盜曰胡某乘機倡亂而上虞嵊縣之間亦有方賊楊賊者聚衆刼掠至是勾引閩寇流入大嵐號召餘孽龔萬里脅朝銓王阿韓褚楚白徐廿六等各稱僞銜竊據其地兩郡山鄉之民被其迫脅煽惑一時從者甚衆旬月之間號衆近萬四出焚殺殆無虛日方是時官軍併力守

台寧地空虛一輩議者竊於無兵因設言謂是幺麼
小醜倚冦狐鼠伏匿魁授首自當解散何足動煩天
誅知府事丘公獨曰此心腹疾也若不早爲撲滅日
滋月熾萬一據上虞嵊縣之邑則稽山之犄角遂成
使但便奉化寧海之途亦台州之傀儡不繼非獨寧
波一郡生靈塗炭而已即浙東非國家有也乃決意
爲征勦之計申請督撫交懽將領偕率僚屬選練鄉
勇蓋居廢寢食忘倦行屏輿馬者五閱月而大嵐之
賊平於是闔郡士民咸謂大嵐之賊視昔爲難平而

公之平之也比前若較易其有造於我邦大矣相與
謀刻之石而俾余次第其事余謹按公之討賊一次
姚江再襲大雷三軍陸家埠四提乾溪五戰董村六
抵大嵐惟其勢有未可故其功不遽成而公滅賊之
志誓不同天卒乃殲渠散務克奏膚功是眞足以謌
金石而昭日月也姚江之役公時方署寧紹道即故
得請兵與鄞令朱君令其直搗徐杜巢而自以定海
城守馬君兵取道姚江新集之賊聞寧紹夾攻則甚
懼欲降而公適謝道事姚江勦撫事宜公不得與乃
竟歸然猶捐俸助米馬君兵藉以不饑而徐杜巢寨
破巢焚賊頗知創大雷之役公以勦期未定賊氛日
逼先約提標遊擊郭君張君等夜出兵襲之偵知賊
在大雷步行直抵其營賊倉皇敗走近城之民始獲
安堵陸家埠之役公以大嵐界在寧紹勦東犯西終
無要領因通詳會勦令嵊兵進嵊虞兵進虞姚兵進
姚鄞兵進鄞而公與城守馬君軍於慈之陸家埠五
路攔截約二月八日大舉深入會有出洋之令來撤
馬君公亦以料理舟師糧餉奉令回寧居民環馬首

號呼者數千人公亦相對涕泣即就軍中繕稿備陳
情形力請再舉而賊方謂官兵數進數退不奈我何
益肆猖獗公欲待會勦弗能忍於是有乾溪之捷乾
溪爲賊門戶襲稱二賊守之公同都司張君守備郭
君并所部府廳諸役及家丁三百人畧其地賊遽擁
衆數千逆戰公揮兵兩戰兩捷生擒其僞副將褚某
楚白之弟也會海冦破大嵩公歸保郡城賊復乘間
轉犯奉化聲息甚急時會勦之令已下公念救奉而
待會勦則噬臍無及即自假溫標紹兵百人夜趨奉

化詰朝寧城兵亦間道來會於是有董村之戰董村者賊驍將楊四和尚所據和尚來自閩領藤牌手三百人號最善戰公引兵攻之自辰至未斬殺過當和尚就擒餘賊敗走西華坑軍聲大振乃留寧海湯千總守奉而還已而會勦期定公與提標遊擊張君都司張君鄞令朱君率兵進鄞之章村而令慈谿兵進陸家埠奉化兵進雪竇是爲寧軍寧紹兵延道許公與紹協副總兵劉君率兵進小嶺而令餘姚上虞嵊縣俱各以兵進是爲紹軍寧軍轉戰轉勝直擣石潭

賊首龔萬里不虞我兵之猝至也急奔大嵐而紹軍已破小嶺蕩褚巢樹幟大嵐山上當是時萬里一見大驚欲走而寧軍追之急度還戰無復生理不得已前詣紹軍降四月朔日兩軍會于大嵐擒其先鋒僞總兵魯朝銓等餘黨遁匿公以分路搜勦請之許公乃遣寧軍分徇鄞慈地紹軍分徇餘上地而公自領兵趨小皎穿山窄路馬行輒蹶深谷往往步走上下數十里不止已聞賊伏茅覆箐厂兼程進勦賊僞將某某等多遣人詣軍前納欵衆欲札營以待公曰不

可賊脅屬在慮吾搜捕故來納欵以緩吾兵速則降遲則中變扳藤緣石直趨箐厂時賊衆俱藏林莽間公縱頭目之先降者往招所部諸頭目上山俱口作猿啼聲賊盡應出降公命駐兵溪南以溪北處降者秋毫不犯反側皆安當是時山賊畧盡獨胡方楊三賊未擒而龔賊降非本意公慮其內應爲變乃謁許公請曰龔賊降非眞不然僞劄器械何匿不繳且兩殺招安之使焚戮數百家其罪貫盈不殺何以懲惡許公是之乃下令立梟龔萬里首兩郡官兵鄉勇無

不歡呼稱快而奉化令曹君與湯千總適至自陳追殺胡方楊三賊于新昌之東村奪獲劄印器械等無算賊黨僅餘數十人遁去于是大嵐山賊或勦或撫兩郡以平初賊未起時公一聞滇閩之變即繕城郭置甲械製火器內清保甲外譏姦宄與兵民共圖戰守聞者或以爲太早計厥後賊勢猖狂江右兩浙均有城毀邑破之慘而寧波一郡五縣獨保無虞未必非公未雨綢繆之庇也嗚呼人徒知公平賊之功成於兩郡之會勦而不知使公滅賊之志不堅則當會

勦未定之先決不肯以身試險屢挫其鋒賊鋒不挫其勢易張蔓延至于數月卽會勦恐不能勝卽勝恐流毒于生民者多矣亦烏能使賊平之後輿襄昔太平時無異如今日哉余受公知愛常數文謁公爲公陳直搗大嵐之計公慨然太息於文職之無兵而且謂大嵐居兩郡之交非縮道纂則不能了此蓋才之所長而職分限之此千古豪傑之所共歎也乃公竟以此成平賊之功則公之方畧亦有過人遠者矣余旣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天下之功成於其權我操我縱執不我前惟公不然一郡太守非將無兵殄滅羣醜天下之功限於其職長才小試此疆彼域惟公不然奠寧紹台越妖㥫斷王師餉來天下之功亦在乘時開國先聲勁敵糜爛惟公不然當偃兵革鼓怯磨鈍剪芟盜賊天下之功亦在乘勢強寇當前賊何暇治惟公不然先靖腹心掃狐蕩鼠豺狼可擒乃知圖事祇患無志爾推我誘束手圜視烟火蟻穴原燎天稽壞人家國千載同噫惟公殺賊險危不避五月六征艱難若易皇天照鑒

有志竟成餐忘寢廢大嵐蕩平嗟如漢閩制豈無策旁觀苟且太阿倒㩦鄰封固守坐困何難因循棄險潰毒翻瀾苟能如公不滅不止跋扈飛揚何至於此然則公者國之干城天子仁聖大任宜膺臬吳繫耿肅清九有大書特書貽垂不朽大嵐之役特其權輿余鄙不文何以揚揄惟是士民有心宜述據事而書我言頗質後守寧者于斯可徵師公以治大嵐永寧

陳介舒稿序　乙卯

康熙乙卯秋中浙江鄉試榜發余友之中式者范子國雯仇子滄柱其不幸而中副榜者萬子貞一而陳子介舒則巍然列榜首爲浙省解元蓋前上之士從學於棃洲先生之門者不滿二十人而癸卯甲辰則張子心友鄉會聯舉丙午則陳子非園巳酉則董子在中至是則四子者一時同舉輝映後先不可謂非師學昌明之一會然而余竊有懼者蓋以先生之所期於吾黨在富貴科名之外而不欲諸君子以區區

場屋時文之學自竟也猶憶巳酉之秋余忝鄉舉介舒偕同人枉過寒村賦詩相賀其後二聯有江上秋風初浙瀝濤聲夜雨足留連偶然一舉尋常事只作浮雲過眼前之句當是時國雯貞一皆依韻和之而國雯之詩則有曰希顏便可爲伊尹讀孟方知異魯連貞一之詩則有曰自茲詩向看花老何日床因聽雨連蓋介舒諸君子與余同受學於先生故期余以遠且大者如此而余六七年來公車困頓衣食奔走無能一副良友之所期雖欲荅詩見志而執筆內慚作輒中止今年九月始用原韻賀介舒曰一舉慚余早七年到今誰後亦誰先公車蹭蹬衰毛齒世路綢繆損白堅瀾倒正須君柢柱書升况得友牽連不禁色喜同流俗好以師傳達上前蓋昌明師學及門之責而余運蹇名微才疎學落無能發揮其萬一故所望於介舒諸君子者自不得淺鮮也巳而介舒刻其平日之時文來責余序余嘗觀介舒之爲人內介而外和識精而機敏資近於道而才可用於國家授徒之暇閒以其餘力爲詩爲古文往往出人而於經學

尤精每遇同人會講音朗氣和條分縷剖羣疑開解霧撥天青是固不徒爲場屋時文之學者獨惜其少年不得志於科名不得早棄舉業而以其精神專用之於學問乃使其三十年有用之歲月徒死心濡首於無益之時文誠可憐憫蓋余嘗爲介舒咨嗟痛恨者有年而介舒乃一旦欲出其所長以矜示於人其毋乃非先生之所期於吾黨者耶雖然吾知之矣語曰得魚忘筌賣珠棄櫝時文者科名之筌櫝也介舒而既巳領解則時文之伎倆如是而可矣宜其不復

自秘而思棄之以公於世也夫人之精神不聚於彼則聚於此介甫而思棄其時文以公於世則必以其從事時文者從事於學問將理學文章經濟亦何一肯讓人居前耶今而後師學昌明會有在矣余故喜而爲之序而且用以自警焉

范國雯稿序 乙卯

余之交國雯一紀矣國雯以時文有聲庠序爲一時科舉子所宗而余於國雯獨心服其爲人與其爲詩古文若時文則不能無異同蓋國雯之時文工於揣摩而余實不能居乎嘗爲國雯言揣摩者蘇張之術士君子誦法孔孟惟持方枘納圜鑿決不能巧言令色以媚人國雯雖然之然未嘗不以余爲可惜也今年夏余客山陰國雯以科試至止間出其所作時文示余大都以唐宋大家之氣運有明先輩之法蓋盡

棄其前之所爲揣摩矣余於時文一道素嗤黜以爲灰塵至是見國雯所作輒勸國雯多作百篇刻成一集以爲學者模範蓋心喜之極亦不計其世之能知否也乃未幾而國雯舉于鄉又未幾而坊人請刻其稿以行世然後知揣摩者之不必遇而遇者之不必揣摩也會九月十五日余入郡城國雯之子名廷彧者余女壻也來求余序余念與國雯交最契同學黃門所可爲國雯道者學術文章有非筆墨所能罄乃姑即時文一道言之而國雯之於余亦復始異而終

同有以見吾兩人相與之深似有得之於天而非復人力所能爲者矣始余客山陰遇天台潘叔升姚余癸丑下第之故在於不善對策而國雯是試竟塡三等余時有詩呈國雯其二章曰余論聖學宗先達子作時文配古人覆轍當前知鑒否相期吾自愛吾眞國雯而不鄙是詩乎高山流水之音得子期一人焉其亦可以不絶絃而破琴矣而況乎桃李之蹊自成也

拋八草自序　丙辰

丙辰二月三日春闈期近寒村子洗硯滌筆不復爲文而取是春之所作集爲一本且題其端曰拋八草客有在旁者見而疑之曰子將從此拋八股乎不然何八也寒村子曰自余之歸而復來也三年於茲矣由越抵燕計里不下四千往來舟車僕從廬餐之費約銀一百兩聚其成數乘而歸之不爲八乎客曰然則何拋也曰今世之爲文也一言理則曰腐一有氣則曰麤一句不俗則曰不雅一字不杜撰則曰不典一段不鈔舊則曰不新而別有一等奄奄之死氣喃喃之囈語父訓其子弟習其師四方萬里一道同風蓋曹蜍李志種草流傳雖有英雄亦同一丘之貉久矣子試觀吾之文其有一爲今世所喜者乎曾弗入詩曰文章逢世又無才余之無才也甚矣則是一百兩之銀三載之光陰四千里之跋涉明明以此數十首之文而拋之也曰然則子何不爲其不拋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鼎也不可以杜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若使余惜此八者而反拋吾之

文以從事於世俗之所爲則其爲困苦不自得必將有什百於此者且余年非少而學無一成其千升斗之祿而來者特有爲耳天如必欲窮余余方將弃是念而拋之而何有於八者雖然吾嘗怪夫世之不忍拋而所拋者反衆也八者不拋而拋吾文天下之中豈無有重且大於此八者乎戀戀而不舍依依而不去七尺之軀方寸之心其不至拋焉者少矣夫時文小道也然而進身始此則識者亦於此窺立朝之槩此而可拋則無不可拋者故余於此亦有所不敢拋

也而寧拋此八者各曰然則子之所拋者八而其所不拋者不可以億萬計也寒村子曰何敢

書臨清州三官廟碑陰　丙辰

梁嘗鈔勉齋府君文集得讀所爲臨清州三官廟碑記侃侃然辨三官之說之妄與立廟之僞且僭未嘗不歛衽起立歎吾府君之學之正而文之粹也康熙壬子冬十月余從水道入京師舟泊臨清問三官廟而遊焉入戶徘徊有碑兀然立空庭中急視之則府君文也嗚呼由弘治至今一百七十餘年矣星移物換何者不化爲荊棘丘墟而此碑得以無恙豈其有物護呵而然耶按府君仕臨清時有碑文三其一是

碑其二則漏澤園弃夫廳二記也夫廳記以學正而述州守之事其出府君手固宜漏澤園有程篁墩莊定山文而州人復求府君爲之是碑則府君撰文而董中峯玘書丹今世勢利成風士大夫以位祿相高凡有著述輒視官銜短長不復問及文章之好醜當府君以鄉貢士爲州學正時中峯以名魁顯職推重海內而甘列書丹亦可以見成弘盛時士大夫風尚之美而府君之文爲當時所貴重又不待言也會舟行廹促恨不遑搨明年南歸又不果丙辰三月同范

國變便道觀之門閉不得入因念年歲之久恐就泯
滅蓬窗閒暇述此一通俟便時書於碑後以志子孫
不忘祖澤之意

易安齋銘　丙辰

由丈七間東向之戶而出爲易安齋齋故東向窗外
種橘家大人書帶草堂記中所稱結實離離者是也
庚戌之冬橘死余乃種牡丹及梧桐癸丑秋黃先生
惠芍藥二種甲寅夏范國變貺紫薇一株皆雜植其
間乙卯春葺丈七間成復於其齋之右壁闢雙扉南
出方將買磚伐石修治階庭而以計偕北上不果墻
根溝畔唯秋海棠數十本紅翠於草叢瓦礫而已丙
辰五月歸自京師時山妖海孽烽火接連城郭鄉村
四顧無可投足余計無所出但掃榻齋中終日靜坐
焚香與圖書爲伍安與不安固聽之也已而丘緒衣
避難來居已而范國變欲寄其子已而黃主一謀奉
其親皆若以爲安莫安於此者嗚呼天下皆危豈有
一室獨安之理乎然幼嘗讀淵明歸去來辭有曰倚
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則或者以容膝之故而
易安亦未可知也因憶吾家當高王父時吳中人文
彭嘗爲題所居之室曰易安齋百年之間室已傾仆
而故匾猶存乃即取而懸之雙扉之上以爲此齋易

安之名所自始寒村子曰方此區之書也明猶全盛故家甲第所在高明豈若今世華門圭竇會不可保哉而猶書此語則甚矣安之難也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言生當亂離安一日則一日之安也其難其易又何暇計乎銘曰

食飽居安君子無求懐安敗名婦人亦羞而我何爲乃此效尤閫昔至人與時沉浮時行則動時止則休哀今之世舉足戈矛閉門掃榻百計良謀誰謂室陋跼蹐蝸牛牡丹之春梧桐之秋花藤掩映蟲鳥啁啾清風明月造物同游況有圖史堆積山丘焚香晏坐左披右抽聖賢豪傑賻以王侯庸惡陋劣黜爲奴囚三王百世樂孰余優户外輸贏雷火浮漚兩耳不聞雙目如瞀貧與靜宜病與懶投倦眠渴飲短吹長謳如斯之安我然世否匪敢自私人棄我收尚嫌室窄不容交遊如得萬間何客不留被以錦衣乘以名騶推其餘者用覘九州此安此志庶乎稍讎然則吾齋不等悠悠居易以俟非安之偷不然此子肯老窮愁高酬新謠五柳與儔

題清論冊後 丙辰

錢清溪先生爲鄭元嶽所糾當時事已得白而其子籐猶以不幸爲賢者所疑恐終不白於天下後世也檢之遺笥得虞山尺牘中有念臺以海内清望極口稱寃之語於是裝潢成冊題之曰清論昭然而執之以乞銘於黃先生一時士大夫遂相與詠歌而題贊之以想見其爲人焉蓋予劉子一言其見重於當時而取信於後世如此人顧可不自立而亦豈可爲君子所不與哉

祭黃母葉夫人文　丙辰

嗟乎夫人出華閥入高門人皆望之若神仙而不知夫人所處之地位視常人爲倍艱稱巨室之名姝爲先朝之命婦又孰謂富與貴之不全而不知夫人所遭之時會毎多損心隱痛而未嘗一日快意於其間天不悔禍兵革重興方將佐夫子之饔飧奉太夫人之晨夕以待桑疾正篚主一之學成名立而不意賊梳兵椸之時亦日擊塵之下章皇无豫之頃而一朝魄地而魂天此在行路聞之猶當欷歔太息而況遊

夫子之門墻事夫人以如母者其能不心酸而涕漣雖然歎遭逢之不偶此自古聖賢豪傑而皆然惟有德可以不朽則雖死之日而如生之年方夫人之歸我先生也家經瑺禍先生遠走燕都鳴冤闕下而夫人能以隻身奉事其姑使先生不至內顧而稍攢及先生之名重海內也剡溯視橋之間四方之士如鶩先生家世苦貧而夫人能脫簪珥以供賓客使先生得收拾當世之豪賢二三十年以來兵塵寇熖饑火交乘先生奉其太夫人一遷再徙遁播無常而夫人能恊力侍養未嘗以流離少缺其甘鮮斯固非獨安常履順確循內則者望之而卻後即苦節艱貞強支門戶者亦過之而不敢先不然而曰先生之元配豈易當之而無愧色曰忠端公之冡婦豈易受之而無慚顏然則夫人之成就如此其亦可以含笑於九泉而二三子不能以不悲者蓋竊歎乎夫人之有德而抑鬱以歿即先生之道不行而斯世未獲其陶甄又況往來過從者酒延緣視如巳子眞無二焉此情此德未易棄捐敬一奠以寄哀唯靈鑒之嗣嗣尚享

葉安人墓誌銘　丙辰

安人餘姚葉氏同邑黃忠端公諱某之婦吾師棃洲先生諱某之妻也曾祖遇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祖逢春嘉靖乙丑進士郞陽知府父憲祖萬曆巳未進士廣西按察使子三人百藥百家百學女三人適朱林劉士林朱沅孫男三人千頃畋轉孫女四人安人年十七歸黃氏明魯王監國時先生以職方兼御史徵例封安人卒於康熙丙辰六月某日距生萬曆巳酉四月某日春秋六十有八以卒後中陰之壽權

厝化安山忠端公禁塋之側其子百家百學書其行實來責銘按安人一生始以按察公愛女來作侍御冢婦燭其盈門鄉里榮之而三月之間逆奄禍起忠端公挺身投獄有司不知到家督捕黃氏闔族遁逃獨安人扶曳其姑憂危驚怖從容耆定巳而毅廟誅奄先生負鑕訴冤幸得贈官賜葬先生因出交天下士一時勝流名宿雲輸川湧於祝橋黃浦之濱安人雖典衣鬻珥乎亦可謂盛事矣事有不可如天移地轉先生狂濤毒矢不憚凶危安人慮禍且不測

腰藏七首誓與鬼鄰再經回祿貲產蕩然然遇季布逃刑張儉亡命先生未嘗不黽勉供其困乏安人往往佐之以致井臼荒寒炊烟斷續十年以來先生道德日高門墻日廣而二子百家百學業亦有成安人方左供姑氏之菽水右續夫子之膏油以待後人之樹立而天不厭亂兵革重興倉皇播徙安人竟一病而卒蓋總計安人自歸黃氏以來四五十年間凡黃氏一門忠孝理學文章其出自生死與亡流離顛沛饑寒困苦者安人同一一備嘗之而生也曾無怨容

歿也遂無媿德初忠端公殉節留家訓一章以示先生中云汝婦賢孝及安人卒先生因詰其子曰汝曹欲不死其母郞極力摸寫有能增益此二字乎然則安人雖工於詩輕於財慈於諸從子懿德淑行指不勝僂而後生小子正未敢件繫瑣綴妄爲蛇足也無巳則爲次第其一生之遇以悲之而且進以慰之之詞銘曰

忠端之婦棃洲之偶談何容易無慙箕帚一日之歡生平無有困而能亨復何怩忸抗人者天知婦者舅

賢孝兩言榮於祝壽然則銘章無出其右松有時枯柏有時朽斯言實錄化安與久世而有天尚昌厥後穹碑大文以俟巨手

祭張心友文 丙辰

嗚呼常人而言子福孔全生長素封後嗣象賢經生而例子最得意廿四五歲聯登科第而實不然子極可悲子才大受百未一施仕路壅塞淪落浹紀中丁二艱無日歡喜行人之司冷淡之員天猶靳予二豎糾纏燕臺去家可四千里骨肉遙遙病竟不起某等於子交匪一年或爲師友或有姻婭方攻舉業見子矻矻揣摩聲光鉤鑽窟穴及學詩文見子讀書露鈔雪纂連屋盈車韓柳歐曾蘇黃杜李源流支派分條析縷竊謂子者實猛且精以此圖事何事不成外而守令內而臺司左宜右有顛扶危持孰使不然令之著述前輩風流時賢屈折胡一不就禍隨以攻豈天於才必厄與窮否則愚痴皆包全紫何子一命獨難如此閼子之病實苦實奇及予臨去對僕怡怡形神聚散人生必有子已洞如局棋杯酒然則某等復何酸辛在歐祭尹昔會有云師友之間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嗚呼天乎斯文豈喪不然如子老之窮巷樂羣敬業古人可望奈何一第於世無當悠悠

十年忽爲屬纊中流失檝半途折衡成材實難曷如不生噫嘻吾黨人亦無幾且中云亡吳仲已矣悔先漢臣天毒無理予復隨之道將安倚翩翩丹旐栖栖白雞望之魂銷曷禁涕洟陳詞薦酒冀子有知予神不死應同此悲

存田說 丙辰

葛子某字行簡已又自攺曰存田而屬寒村子爲之說寒村子曰異哉子之所存乎蓋自易傳有成性存存之說而子輿氏遂以存之一言爲宗旨其言存乎人者則曰豈無仁義之心其言存其心則曰所以事天至舉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槩之以君子存之存之時義大矣哉而子何獨以其田乎且夫田至於今而不可存矣余家半浦之濆世以詩書爲業既幼弄筆墨筋骸不復勝耒耜所有薄田半頃名佃則租

稅不抵錢糧雇傭則收拾不償工食編之民籍而雜派苛列諸紳戸而加征重田之累人也甚矣余方百計去之不能而子奈何其欲存之乎葛子曰吾之所謂田非子之所謂田也吾之田在心語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吾存之之意也寒村子曰世但知田之爲田而不知心之爲田也久矣葛子生於綺紈富貴之家而能以心爲田是其所存不果有異於人者乎顧吾聞之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留耕之意猶農夫望歲之見也子孫之念猶舍

其田而耘人之田之類也晚近功利之説入人神髓故雖慕義强仁亦皆從子孫起見而功過之格感應之篇往往操蹄盂而祝篝車不幸而耕也餒在其中世鮮良農蔑不以水旱而輟矣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夫所謂情者即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所謂修禮陳義講學本仁播樂者亦即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擴而充之者是也此心非由外鑠則吾之存之也亦不由外求譬之吾自

有田而吾自種之稍不及時焉即蕪穢不治穫不穫且弗暇計也而遑計及於子孫哉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苟爲善而必計及於子孫欲莫大焉而何存之與有雖然今天下皆石田矣困啼號者覓售主而無從避追呼者甘贈人而不受而究竟天下之所以養生而送死者又未有不出於田土者務本之家終身艱苦視彼逐末流民速富易貧差爲可久則是田之爲田苟能存之且未始無利也而况心之爲田

固孔子之所謂操則存者乎吾田中自有美穀不必更乞種子水耕火耨亦不必藉力於亞旅彊以但能墾播以時勿田甫田而揠苗長則盈百室而樂婦子寧胡考而光邦家雖子輿氏所稱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未有不起自田間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田之所出廣也苟子勤學能文方有時名所交皆當世顯者視余之迂愚窮困宜其無一足取而顧依依焉欲得余文知非陷溺於功利者由此而存之將見是田也不特歲取

十千其必有龍焉見矣

寒村見黃稿卷二終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寒村五丁集 丁巳至丙寅

寒村子生丁丑至是年蓋五逢丁矣因題其所作曰五丁集而後此十年俱附焉

山陽戴　晟　會　校刻

黃忠端公集序　丁巳

相州許西山刻黃忠端公集既成公之子梨洲先生梁卿也郵寄其集命序之嗚呼自梁兒童時即聞天啓奄人之亂吾浙東有黃公者不憚以一死砥柱狂瀾蓋其錚錚節義久已彪炳國史長而考公軼事知公與梁溪蕺山講學不徒以節義自矜當應山嘉善

諸君子主持國是時公與之酸鹹調而水火濟意主於圖利社稷實非敢以一死博名高然其苦心遠慮見於狀志銘傳者文劉黃范諸名公序之已悉矣小子何知敢贅一言乎顧梁不才幸從先生講學之餘得聞千古文章一事無已則就文章論公西山曰公之詩文從文選入手卒歸乎淡故理明而詞達不求奇而奇至此誠深知公文者也然余竊謂公之詩文即不從文選入手即不歸乎淡亦未有不理明而詞達不求奇而奇至者何則千古之文千古之人爲之也其人爲流俗之人則其文爲流俗之文其人而爲千古不可磨滅之人卽其文爲千古不可磨滅之文亦非必文以人重也玉山有言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蓋人苟浩然之氣充滿胸中而溢爲文詞則凡取青妃白之家決不能與之較長而絜短孔明之出師令伯之陳情澹菴之封事千秋萬世見之如景星如慶雲光華宇宙要其平昔豈嘗以文章家自命哉性情之所至而筆舌至焉雖千餘年間作者林立而求其類此者卒不多有所謂其

人如是則其文亦如是也然則以公之愛君憂國而爲疏以公之忠告善道而爲書以公之讀書談道箋令弔古而形之於詩賦序記諸體固宜其不言文而天下之至文生焉矣卽何必假途文選歸宗乎淡而後爲工也哉嗟乎自文之與道二也家拾太倉之唾人爭歷下之餘文章能事盡於餖飣吞剝間有覺其非者宗主震川以救之而無如其人既非其文亦不復是雖復連篇累帙號稱大家其有如公之單詞隻句皆堪不朽者乎風靡波蕩至使數十載言文之士

徒相尋於波瀾段落之際抑揚頓挫而不復知爲人心世道之所關於是假名理學矯言節義者皆得視之爲春花秋葉徒供把玩不甚衣食而文章一事或幾乎熄得公之集以正之慷慨於生死之關則節義之名實調停於元黃之戰則理學之用眞斯文正統庶不墜於其人矣乎昔史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稱屈平之離騷余謂公之忠與原同被讒以死同死而以文章傳又同其不同者原文在放逐之後公文在放逐之前憂愁激烈特以時異耳

招魂弔屈方恨無宋賈之才以張之而況辱以先生之命其敢無一言以附諸名公之後乎用是忘其固陋謹書集左特未知有當於先生否也

王孝女傳　丁巳

孝女王氏名盧慈谿人王孜之女許配同邑孫某世家邑之東鄉叔父枚成進士徙居邑城東門內故孝女生長邑中康熙丁巳七月十八日夜參半孝女家火起家人倉皇走而孝女之母姚氏卒三年矣柩尚在堂或見一人從樓上踉蹌趨中堂往柩邊哭火漸逼則自以其身翼蔽柩已而火及身終哭不去方是時衆人擾攘父孜忽念及女急覓之不見以其性素孝急往柩邊偵之則聞烟焰中有哭母聲因知爲孝

女也突火掖之以出裙皆燼身已焦爛矣灌以湯藥呼其名不能應猶轉輾地上呌阿母不止如人在魘夢中言語狀明日申時孝女竟卒年財十有七歲耳一時聞者莫不歎息邑士大夫多作詩文弔輓之或謂孝女當火起時黑夜怱卒中取衣不得僅拾一裳蔽下體已見人衆赤身不敢走出故被火以死非眞孝其母有可稱述寒村子曰小人之好議論人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昔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

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春秋書曰宋災伯姬卒又書曰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羊氏曰隱之也穀梁氏曰賢伯姬也左氏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由公穀之言孝女卽不爲母死如俗人之說亦已足多由左氏之言則孝女固女也非婦也又況孝女身伏柩上口中呼母不絕實灼灼在人耳目哉如曰死非難事今天下亦多故矣擁節鉞守封疆者累累然鬚眉男子也然而不聞有慷慨赴死者意者自經溝瀆固匹夫匹婦事乎吾安得起夫子而問之

女僧靈源傳　丁巳

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言賈非君子事也然謝唏髮以有宋遺民逝居婺睦間率秋葬載薪炭至杭易米豈非賈哉而識者未嘗非之蓋人生常不幸既不能剖胸決脰傷其受之二人者而又義無可變之節採薇絕粒談何容易則勢不能無所資以贍其生高漸離隱作宋子趙州卿賣餅市中千秋萬世後因莫得以傭保少之也吾灌浦鄭氏故多節婦三百年間若子琜妻楊氏煥妻張氏吾禹州公之母王孺人南凡公之母張孺人或朝廷諭祭建坊或郡邑式廬表宅後先濟美輝煌志乘而數十年以來乃復有靈源靈源女僧名行珍靈源其法號也俗姓朱氏字瑞珠父岐陽王某明太祖第十八子岷莊王之後岷府初封岷州後徙雲南已又徙武岡故靈源爲武岡州人年十七歸州人鄭壯圖壯圖者字雷天武狀元維城之子號稱神童而靈源生王家幼通書史人皆目爲好逑初靈源未歸壯圖壯圖嘗以異夢發狂疾意迫切欲爲僧旣畢六禮一夕忽賦詩別靈源有公然水

底天將老畢竟花梢月不圓之句徑往天童從密雲叅學與其徒石奇牧雲等相得忘歸會維城以劉河遊擊陞舟山叅將舟山雖在海中故與天童同隸寧波靈源侍其姑向夫人赴任所則遣人渡海迎壯圖而壯圖已病至舟山未幾卒當是時靈源年方十有九歲也適有旨名維城入覲維城去舟山將歸其帑於武崗而繼岷王者方與岐陽王搆難禍且蔓延不敢歸乃自携諸子入京而以其百口僑居灌浦靈源至灌浦葬其夫於灌浦之陽上事姑下撫婢僕斬斬然孀婦也事有不可知兵戈阻隔維城父子俱死灌浦歲祲乏食簪珥僮奴鬻且盡靈源自度與其姑勢不兩存乃從五磊僧達變祝髮為尼住姚之蕭家園每食輒東望灌浦私念曰吾姑如吾飽否則涕淫淫然數行下已而迎養之菴中事之仍如俗家子婦禮姑賴以安居久之姑亦祝髮靈源既為尼志了生死而是時石奇住雪竇牧雲住古南龍象蹴踏幾埒天童靈源於是隨其姑同師石奇破心叅究牧雲聞之寄詩曰感舊尋思三十年天童會裏有雷天何其佛

法因緣大濟發靈機有别傳丁未三月靈源渡江訪古南機語有契遂受牧雲一如意而歸開法於姚之善慶菴撾鼓白椎僧俗川湧一時靈源之禪名撼浙東先是維城所遣婢妾甚衆流離不能存活靈源率於菴中生養死送之姑之卒也靈源復奉其骨歸葬灌浦故人益以此服靈源之禪為有用康熙丁巳年六十矣省墓灌浦謀買田付僕以祀其姑與夫問余之脩譜也來屬余序其家世依依之意似欲有所述者嗚呼吾灌浦鄭氏諸節婦家風其有祝髮為尼者乎時異勢殊或不得已而出此受人如意上堂指揮亦不得已乎雖然使靈源不祝髮殭餓空閨當今殘忍之天下誰實相憐勢必風霜改葉即使靈源祝髮不受人如意世界盲聾何術贊鼓在靈源或可無慙其如姑何其如舅所遣之婢妾何由此言之靈源之尼其才力過高漸離趙邠卿之傭保也遠矣夫大丈夫當可以無死苟贍其生雖商賈貿易如嚼髮先生且無不可蓋人亦則於無失節焉斯已耳而何獨苛責一女流乎余哀靈源王孫故家不幸萍漂絮落而

又敬其以一女子能自樹立短晷寒颸呵筆敘此不禁百端之交集也

論曰明高皇帝之子孫何啻數十萬迄今環顧域中茫茫不知誰是鄭維城四子其三子者蚤巳化爲異物靈源女子乃能借燈傳鼓動流俗拳拳撑脚使數十年中人猶知有鄭門朱氏假令爲男子更當何如哉或曰在靈源實爲不幸然吾觀佛門敗壞年來授受者率由賄賂請託幾類當今之入仕使靈源祝髮遲二十年牧雲如意豈容易落靈源手乎則夫靈源者又未可謂之不幸也

送陳子文丞安邑序　戊午

海昌陳子文與余相遇於京師一見即歡然無間也余羇窮於世久矣所言所事無一足取重於人子文當世之所謂英奇魁磊非常之士其視之益宜渺然無有而乃降心而與之交真若古之傾蓋而如故者余心竊異之既而叩其所以則曰吾受業於吾師吾師之稱道子也不置吾知子與吾同出一先生之門吾是以與子若夙契也嗟乎師弟子之誼之不明也非一日矣後生小子讀昌黎文未能句便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此與蜀之吠雪越之吠日者何以異誠無足論有志之士窮居草野遇一先生長者而服其文章道德之高亦往往嚮風而慕義一旦置身仕途眩瞀於紛華靡麗之塲則愛學問之心不勝其愛榮利之心而回視嚮之所爲淡泊之交巳若見晛之雪消融不知何處宋劉后村歎程朱盛時噓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顯中更黨論學禁生徒掃影滅跡諱稱門人而有明三百年間士大夫事其座主幾過君親至其所嘗受業則厚者不沒其虛名而

薄者直等之於行路推是心也其不至爲程門之邢恕者幾希夫視師尚然則視同師之友益可知而子文之於余頗若此吾不知其於吾先生更當何如也會予文以爲貧之故就官安邑之丞責余贈言余謂丞之爲職無所事事誠有如退之所記者而安邑又古帝王之都至今樸嗇勤儉不若江淮之南澆靡難治以予文之才無施不可其稱職而陞奚待余言然嘗聞之古之學者之於其師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徒區區敦篤門墻之恩誼已也故其出而歷仕不論崇卑閒冗而必皆有其所可觀此武城下邑而子游氏必以學道之說致絃歌之化也然則是行也使二三子若余者得見吾夫子莞爾之笑而一聆牛刀割雞之戲言也則予文之於師弟子之誼其亦庶可以無憾也夫

應總兵傳　己未

星移物換吾慈谿遂稱節義之鄉而死於流寇者絕少甲申京城之陷雖無一人汙僞命者亦無一人殉國難者其受民社之寄而死獨鄢陵知縣劉而強先生振之耳先生以老諸生得一鄉舉乃能不負君父爲桑梓增輝而一時巍科穹位者率以全軀保妻子爲念蓋嘗竊歎豪傑之興斷然不必科目今年春下第南歸舟泊臨清晤應氏朝棟朝樑兄弟出其父行畧求傳乃知流寇之亂吾慈谿死於封疆者尚有總兵應公泰宇也公名時盛泰宇其字世家慈谿其先有以功封廣寧衛指揮同知者遂用世襲居三韓崇禎甲申二月初五日闖賊李自成圍太原時公以河南總兵官爲山西廵撫蔡公懋德參軍留守太原賊傳城公率朱孔訓等迎戰殺賊數千至夜乃罷明日又戰晉王曰賊衆我寡不如堅守待援公曰然然須出奇計破之公登城周視賊壘夜縋死士出城令從東南入賊果自相擊殺斬級無算生擒賊首四人平明梟示城闕賊望之奪氣頃之風霾晝晦公下令固

守而標將張雄者素與賊通侵夜從東南角樓發火
樓積火藥烈風從之倉猝惶急雄乘間下城入賊營
風火達旦雄軍士卒皆衣賊衣立賊幟賊乘勢登城
時公在新南城蔡公在大南城公見城陷急馳至大
南城授蔡公劍擁之上馬而身與賊巷戰賊稍退失
蔡公所在公復單騎大呼入賊隊手刃賊數百賊辟
易無敢當者遇蔡公仗劍立於衢中公下馬扶蔡公
同至三立祠慟哭曰此一塊乾淨土殆吾兩人死所
矣相與懷印從容東向再拜畢公解袍帶二一繫梁

左一繫梁右蔡公就左縊身輕不死公卸所衣鐵鎧
披其身蔡公死公乃就右縊須臾氣絕把總王永魁
自殺先是蔡公兵備寧前一見公即以忠義相期引
爲參軍其後蔡公爲太原巡撫公因詔選世冑良將
調鎮要害亦至太原仍參蔡公軍未幾以平五臺交
山等寇功蔡公疏薦陞公河南總兵官將行會督師
孫傳廷戰敗潼關山西震動蔡公因固留公而軍民
相聚乞留者亦萬人公遂止太原不行當是時蔡公
請發禁旅請眞保火營請鎮將馳援請宣泰協防請

練兵京運請留晉餉疏皆奉旨下部迄無應者而賊
相拒僅隔一河北抵臨邑保德南迄芮城蒲坂延袤
二千五百餘里處處冰堅可渡境內監司守令多解
職無來赴任者沿河守將自平原平陽二營而外類
皆守備事權輕領兵又寡蔡公憂危告疾或勸循往
例出境候代公曰此何時也而可循往例乎蔡公然
之與公同至河上徼寧武總兵周公遇吉防保德以
扼其北而命公守蒲坂等處以障其南亡何平陽岢
嵐告急晉王羽檄一日十數下公留馬步三營於大

慶風陵等渡留步火四營於吉鄉諸渡而自率師與
蔡公馳救平陽甫就道沿河州縣或降或潰賊長驅
入境公以太原省會要區且親藩重地乃與蔡公歛
兵入保遂死之公器識弘偉風骨峻毅事父母昏定
晨省送往愼終無失禮居恒讀古忠孝事慷慨悲歌
有志士仁人之願未襲職時曾補博士弟子髫年即
通經史百家之說爲文矯健雄古比其死也年財四
十八朝棟泣謂余曰初公歛兵入保賊以僞牌招公
公立斬其使與蔡公約大小文武官聚漢壽亭侯廟

中斬遍賊者數十人仰天誓死三軍感泣及賊圍城公謂所親王體元曰吾府四圍可積薪事急當焚我妻子否則吾將手刃之公矢志皎然如此而樵史謂公見蔡公遺奏激其忠義以死其稱蔡公則誠忠矣如公何余謂死生之際豈易言哉使公果不欲死楊士奇不嘗爲周是修立傳乎即如樵史言公亦毅然大丈夫也而況平昔志行赫赫在人耳目子奚庸爲公慽耶方公叅軍太原時吾縣中科目視他郡邑爲盛往往受主眷據要津如公武途曾莫知其爲慈谿

人也風霜搖落潦盡潭清公獨與劉先生而强者屹然如二華插天遂足爲數十年來鄉邦節義之倡余固疑場屋時文之不足以得豪傑也

論曰明室之亡也大半由於文武之不和書生懦不知兵一旦居人上好操文法從事武人類粗暴昧禮義臨危輒驕慢不受節制而國事不可爲矣如公與蔡公又何其同心而并力也使風霾不作雄賊無從中變太原城得稍延旬月爲神京屏蔽天下事不可知明皇安必無幸蜀之行肅宗安必無靈武之役哉公即與常山睢陽同禍意九原亦瞑目也乃不幸而使千載之下徒與李庭芝姜才守揚事同一浩歎豈天命固有在耶悲夫

馮叅政傳

己未

馮公名烶字大廷景貞其號也世爲浙之慈谿人谿上著姓稱馮氏而公家代以文行名公高祖厚淮府長史曾祖鋼淮府審理祖光浙周府教授父柯襄府教授累世自負道學然皆困藩職不得以所抱施於當世而公以名進士起家敭歷中外有政聲公生而穎異方六歲就小學卽有一經受業千載流芳之對然不喜爲場屋詭遇之文以希速化發所藏經史子集徧讀之家雖貧日出貲買邸報閱視曰士不通古今不可言學由是年二十九始列於諸生萬曆乙酉鄉試主司服其策留心國事拔置第一旣而試春官又累不第人或咎其語直公曰東坡謂言發余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已以爲寧逆人也卒吐之予文率性而出若必檢點從時朝廷何賴有斯人其自信如此壬辰登進士釋褐知奉新奉新在山中民歲苦饑而士不知學公脩水利設常平預備二倉招流民開墾捐贖給之辟荒土萬餘畝爲沃壤置田學宮以贍貧士復於四鄉立義塾延師教子弟暇

則單騎親往課殿最行之數年奉新之人大悅凡公所濟之川曰馮川公所墾之田曰馮田而所釋寃盜百餘人亦皆改從公姓姓馮陞兵部職方司主事丁艱服闋補禮部精膳司已遷主客司員外已又遷儀制司郎中一時部中題請具覆凡有關國體者疏稿皆出公手而其請明南北部落及催東宮擇吉開講等奏慮尤深遠方公在膳司時銓部員缺有私來屬意於公者公佯醉不答或疑之曰仕可擇官乎庚戌出督福建學政慨然以典起斯文爲已任一切舊例悉破不用得士如黃道周等若干人後皆以學行爲名公卿秩滿改江西叅政分守九江當是時九江方新設關朝廷命李奄者董其稅橫歛苛征衆奄人或登舟奪商財物而稅終不及額公說李奄輕稅額招商人過關三日間得萬金李奄慚服其後霪雨決堤餓莩枕道富戶皆閉糴公從督關郍某假魚稅千金增價以糴富戶遂各出粟公又念江右一省皆災非乞聖恩不能博濟乃擬疏稿請以關稅十一萬賑饑力勸李奄上之詔允半公復擬疏稿求洪都諸奄奏

請竟得報可廬山者江右水口也父老言自衆仙亭夾而江右水患不止公從其請爲彌俸復之父老輩方塑公像於亭上而公忽以是日卒時萬曆甲寅十一月廿五日也公爲人恭儉質實事親孝友愛昆弟無間言待宗族姻戚鄉黨朋友事事約已而豐物寧迂拙毋捷巧寧勞苦毋逸豫其務殫思竭力得人歡心也大約如其居官蓋公讀書喜爲有用之學不似世之案舉子者徒剽竊浮濫以獵取富貴故行事往往不愧科名平生習國家之功令熟祖父之見聞纍

守考亭成說侃侃以明正道闢異端自命所著有體性堂集十六卷刊定聖師世家七卷大旨在排擊陽明爲江西建安爭異同去公之歿六十六年公之孫金標持公行狀來求鄭梁作傳梁念與公同邑自垂髫時卽聞先達有馮解元者幼從其父寶陰先生講學及貴爲築寶陰書院以娛其志仕宦二十餘年家無甫田華屋所治之地民必建祠以祀居喪盡禮出入里門必徒步祖遺產業悉讓其兄脫安人簪珥助族子婚喪之無力者蓋卓然淸脩篤行君子也今三十年屍矣老成凋謝舊聞日落苟欲使吾邑文獻之有徵襄陽耆舊浦江人物夫非後死者責哉乃爲敘次而論列之以俟脩明史者採焉

論曰公生慈湖之鄉與姚江世相接居相近乃能力攻良知之說謂其殊失夫子一致百慮之旨非所稱豪傑不爲苟同者哉雖然人易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而今世之自號講學者類曰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是游藝當居志道之先而濫故宜置知新之後矣不務躬行心得而徒騰口說雖

詆毀姚江寧遂於一致百慮之旨有當乎九京可作吾願從淸脩篤行如公者相與平心而細質之

再題清論冊後 己未

丙辰之夏余既爲吾友稺廉題此冊而稺廉以爲語類應酬也己未冬十月余在郡城稺廉復命改題夫以人子而白其父之冤至不憚嘗時之吏議而欲信之大賢之淸論其意良深遠矣乃猶令海內能文家相與洗滌而發明之可不謂仁人孝子之用心乎哉顧天下事亦有宜然而不必然者古今人品唯視其立心行事而決不因譽毀之人爲高下蔡京見稱於溫國楊畏受知於大防以譽之者君子也而遂謂之君子可乎東坡不悅於正叔孝肅被論於文忠以毀之者君子也而遂謂之非君子可乎是故先生而非賢者也卽元嶽不糾何碍先生而賢者也卽蕺山不爲之白何傷稺廉果懷仁人孝子之心但使先生之平生卓卓在人耳目者不致泯沒焉已足以不朽於天下後世矣否則欲令天下以信蕺山者信先生恐先不能令天下以信虞山者信蕺山也區區小子之言稺廉其又能恃之以爲先生表暴也哉

義石祠記 己未

明崇禎間慈谿馮氏有爲其先世造塋者負翁仲於餘姚孫氏故冢未還之前三日冢旁人聞哭聲竟夜已而還仲仲屹立不可動更以百人然後仆北載至浮上橋甫登岸劃然中斷如有神阨置不復用偃臥草間時着靈爽邑中周芑敎先生未遇時過而義焉嘗欲募金建祠康熙己未命其子弘濟屬余作記以先之余按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與玆事大畧相類夫天下至無知者金石仙人翁仲徒以其人形也而遂有人心若此彼世所號爲人者血氣心知頑不如石然遇盛衰興廢之來則漠然掉臂依風若丘曾復幾人宜吾先生與唐諸王孫李長吉千載同一感也或曰石雖義石也考之祭法不合豈知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馬已死其涓人買其骨五百金而還北海不及見中郎聞虎賁之貌類之也與之坐對晨夕使必以經生學究之說繩之不幾涓人爲妄而北海爲愚哉然則先

生是秉固祠義也非祠石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天下人心未死當必有起而與先生共成勝事者
余故樂爲之記而且作迎神之曲以暢其義使他日
祠成設祭時歌之
歌曰君嘗言於嘗兮當時之人以爲有物馮君直不
能言兮其心實與人而俱靈否則君之産永新兮何
以搗魯公之衣而鏗鎗及取試於禁中兮乃寂闃其
無聲或物久而質變兮胡爲乎歸之公而復可聽乃
知堅貞固其骨力兮惻怛固其性情嗟君之兀立於

故山兮雨露濡而霜雪零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兮久
矣其不至於顙塋冠烏鵲兮屨鼪鼯裳荆棘兮衣蘿
藤舍其舊而新是圖兮可以化落寞爲華榮彼貴人
之丘壠兮衣冠輳而車馬盈胡不樂兮淚傾啾啾竟
夜兮斗轉參横倪已無可奈何兮聽櫂大之揚舲姚
江漠漠兮慈水冷冷騑駕魂兮恍信國之過零丁昔
依齋亦北去兮卒不食而死燕京君知義終有所不
可兮倏中道而驚筋孪路隅兮樵欺牧凌勿依人兮
烈烈轟轟彼穀城之山下兮特圯老之托名猶葆祠

而伏臘兮感授書之知兵矧君之廉頑而立懦兮爲
千秋萬歲維此大經禮云法施於民則祀之兮如君
豈愧乎豆登數十年荒烟野草兮一朝廟貌其崢嶸
意使人過此而徘徊兮悚然不敢輕是非而重死生
時良而日吉兮鼓吹喧而肴酒馨願翩然其蒞止兮
永與山高而水清縱故主之難忘而欲往來其間兮
姚江咫尺且有疾速之雲軿

馮蘊生傳

己未

自司馬遷作史記而文章家始有傳之一體所謂傳者傳其人之行事也然古之人釋經者亦曰傳其體則自左丘明春秋傳而外大率不傳其事而傳其意蓋經傳史傳之別也如此吾友周弘濟刻於論人於當世少所許可獨時時求爲其友馮蘊生作傳余問蘊生何如人則曰世之所謂市井無賴不肖子也余曰世之市井無賴不肖子而可以作傳耶弘濟曰余固謂世之所謂市井無賴不肖子也豈吾子作傳而

亦謂之市井無賴不肖子耶曰然則何事可書曰余之與之交也亦取其意而已矣何事可書曰其意何如曰余不能言也子弟書其平生飲酒豪放與人交慷慨重然諾爲時文深嫉世之言揣摩者生長素封家視其父兄叔伯之所爲胸中輒怏怏不樂至其尚論古人盱衡時事則往往欷歔太息亦不測其何所感也如是而已矣嗚呼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與之遊當時門人問其故則曰其設心云云是亦取其意也余固不識蘊生爲何如人亦未敢以孟子之與孔遠信弘濟第念弘濟之取蘊生曰世之所謂市井無賴不肖子則弘濟之意固已不同于流俗矣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以吾弘濟觀之大抵蘊生之意亦必其不同於流俗者也無已則爲倣經傳之體而傳其意蘊生初名兆燁後更名楷世爲慈谿望族康熙丁巳年二十九矣客死京師幾不能殮夫以富家子弟而甘心至此是亦其意有異人者宜乎弘濟之深悲之也

論曰余向聞周弘濟作蔡女子英傳奇嘗譏其年少妄弄筆墨弘濟曰傳奇中某生者余密友也余服其斬然有柳下惠魯男子之風故借此傳之由今以觀豈卽蘊生耶以問弘濟弘濟笑而不答嗚呼果蘊生也此一事亦可以傳矣

送萬季野之京師序　己未

孟子曰大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人苟非無所學未有不欲行之也然而往往有所不能非不能也權位也時勢也兩者或不得一焉或得一而不能兼焉雖欲行其孰從而行之吾四明及梨洲先生之門者甚衆然可以稱學之者亦無幾人而萬子季野實爲高第弟子至求其行之也則季野視二三子爲更難蓋二三子之學於黃門者或居翰苑或上春官其最不遇者亦列於諸生雖不卽行他日猶有行之之望而季野獨蕭然一布衣弱妻病子啼號破屋束制禮作樂經天緯地之手而俯首與六七童子朱墨伊唔坐銷此壯年白日嗚呼可歎也今年秋崑山徐公赴監修明史之召挾萬子貞一同行而并延季野與俱行且題請預修是季野之行其所學將先二三子著鞭矣吾觀季野之學博通經史而於有明一代之事尤精綱舉目張條分縷析方其窮年矻矻也人相與非而笑之豈知蜀清守丹穴其後秦皇帝爲築女懷清臺劉聰烈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顧從隆中起

故雖然吾方爲季野難之夫以季野之學之識而又輔之以貞一之文筆其於麥班越馬也何有然而有難焉者則吾嘗爲季野審時而度勢也秋江渺然風怒帆駛余與季野斷觴惜別猶苦情長話短更何暇舉二百七十五年中十五王二京十三省事聒聒臨岐抑余與季野皆浙東產也姑卽浙東論浙東之學術事業文章孰與陽明季野之學近宗梨洲遠遡蕺山其於陽明固未嘗墨守之也然豈遽入室操戈者耶方今名公卿之干城功令者詆之爲告子黜之爲竺乾甚苦心也而草野之趨附之者乃一味粗浮曰是嘗通叛藩是嘗交倖奄果若人言儒林耶名臣耶吾不知其何所位置矣議論可以逞一時之意氣史筆將以立千秋之定評季野往矣願以其所學者與諸老先生斟酌行之不惟此也

環村詩文偶刻序

己未

環村子之志於道也寂乎其無聞茫乎其無見聞乎其無可言浩浩落落乎其中如有所得其視六經直糟粕而糠粃之也已聞梨洲先生之教而變焉講易講詩講三禮講尚書春秋通鑑窮一經綜萬事彙衆說質一心穆焉思深悠焉意會突焉而辨天清日明其視秦漢以來之作者又不啻月露而風雲之也嘗與寒村子遊於鄮山書院之西尋所謂黃過之草堂而休焉讀書餘暇坐對忘言怡然也一日見寒村子

擁鼻而吟搦管而書有所爲咏歌而嗟歎者焉有所爲敘次而論列者焉驟而問曰是名何物寒村子曰詩文環村子愀然變色而歎曰嗟乎寒村道之不求而詩文風起天末雲消霧失秋霜降而冬雪飛是紅翠之繽紛者其又將奚歸吾方將與子蒐黃農虞夏之微言求湯文周孔之大義以徜徉乎無極之墟歸栖乎太空之野而與彼造物者爲徒而奈何乎詩文爲於是寒村子卑陬失色項項然無以應也離去一十年蹤跡參商邂逅未嘗終日寒村子不知環村子

作何狀也居維協洽月橋虹藏環村子倦遊而歸復與寒村子相遇甬江之上坐定無他言探其袖出一編相示曰此余偶作詩文今偶刻之行將逝矣曩踰江浮河入帝王之都而與四方士往復唱酬微子言其孰爲我先之寒村子於是蹷然橋起而前曰噫嘻環村乎環村乎其愈趨而愈下乎里有富人篋藏隋侯之珠櫝韞卞和之璧初亦自以爲吾寶天下莫若也行於市見魚目碔砆而悅焉購之千金陳之庭序而以夸耀於賓朋或過焉則握其臂而屬之曰盍賛

是彼熟富人者無不以爲是必珠淪於淵而璧棄於澤也今子既以其詩文夸耀矣而又欲予之賛是是富人之知也其亦毋乃失吾子嚮者所學之道與環村子曰然然否否夫吾也始以爲六經非道也而今而後吾乃知詩文亦道也吾嘗與梨洲先生曳屐吳山之頂艤艇西湖之濱未嘗有意爲詩也而子胥之濤平原之石林岳之遺蹤于張之故事不覺其怦怦爲動於心而爲志出於口而成聲又嘗與吾黨之士窮經讀史論道談心未嘗有意爲文也而帝王制度

之沿革聖賢學術之異同悲其晦則不能不爲之明惜其淆則不能不爲之辨慮其壞則不能不爲之維持夫未嘗或意其然而不能不然卒亦不知其所以然詩耶文耶道耶嘗試與子登崑崙之巔曠觀乎六合之中日星之昭回雲霞之變幻山川之流峙草木禽獸之飛走夭喬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而彼太虛者實視不覩形而聽不聞聲也然而孰昭回是孰變幻是何流何峙何飛何走何夭何喬將以是爲非太虛所在焉其可乎故吾始以爲六經非道也而今而後

而吾乃知詩文亦道也寒村子曰然則子偶然而詩偶然而文偶然而刻而余亦將偶然而序乎瓖村子曰然於是寒村子以瓖村子爲進乎道矣遂偶然而書之

萬允誠詩稿序　己未

四明多巨族一姓往往千餘丁少亦不下五六百然總其親支疏屬計之幸有科舉場屋之子數十已稱衣冠極盛苟其爲才人學士則幾十年得一便爲接踵比肩蓋才固若斯之難也萬氏自明開國時爲寧波衛指揮僉事居鄞迄於今三百年矣子孫仕者十餘人而又皆悔菴先生一人所生其在四明諸舊家中可謂至單弱然而四明稱多才必推萬氏方康熙甲辰余授徒鄞郊之西與萬氏居相近一日季野過

訪晉接間語合意其時公擇歸自語溪因季野亦來顧余明年余與角上諸名士爲策論之會復得交充宗貞一久之始識吾允誠十餘年來與諸萬同學黃門同爲經會往來益密余見公擇讀先儒語錄沉潛涵養悠然有得充宗埋首六經破從來傳註訓詁之陋季野則天資高學力益篤其於古今無所不通允長於史而貞一古文往往能得秦漢以來作者遺意筆力馳騁上下爲一時文章家龍虎私心歎羨以爲他姓欲一不可得者萬氏何兼收各出若此獨允誠

贅杲堂李先生家僻居城東南踪跡稍疎遠未知其所學何如然頗問其善書工篆印在諸萬中固有以自見今年十月余過陳子介眉允誠及授一在焉授一者充宗之子也談笑之頃出小試時文相示余謂萬氏何多才吾授一又嘗以時文名一世矣明日允誠過余湖西之寓袖其所作詩稿屬余評論余讀之蹊新徑別藻艷律和大都以李杜之巨手運烏合之精心卓然能自成家者也驚喜之極自愧交允誠十年不止乃不知其詩學之精超越諸萬如斯因念自

今有問萬氏詩學者吾寧能不推允誠居首乎或謂宋時有以詩人薦晦菴者晦菴不悅今稱允誠而僅以其詩恐亦非允誠所悅也余謂允誠之詩如此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必有自得於中而非人所與知者矣舍其所自得而他有所稱必非允誠索序之意而況詩本性情三百篇爲聖人所不廢從此進之固非僅風雲月露之末耶昔昌黎之於東野醉翁之於詩老交久契深古今罕有然其極口推許亦秖以詩而兩人者固已千載矣又孰謂允誠之詩在家學中不足與諸萬並傳乎遂書此爲之序以見萬氏之多才非復他姓科舉場屋之盛所能及云

書讀書雜記稿前　己未

陽明先生曰讀書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曉得已落第二義只要明得自家本體此眞千古讀書要訣也余問學苦晚譬如沙彌半路出家從前習氣深重其於明自家本體談何容易幸上天惠我良師友開道我烱烱此中猶自去人不遠讀書曉得處頗言十有二三所恨事雜愁煩卷過輒忘暇時合眼一思胸中了無一字何況千百年帝王賢聖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海闊山崇豈能言其崖畧因思聖門身通六藝之

學決不如此陽明謂如何要記得亦是一時口快非篤論也已未歲晏窮至計無所出閉戶發卷有要記得者自憾此生斷斷不能因發願從此讀書隨筆記其大要以備遺忘名之曰讀書雜記此亦是啞子嘗瓜甘苦自知如秦越人之醫隨俗爲變非謂天下讀書者決當如此也有笑我爲無頭學問者亦聽之

天雨菴記　庚申

昔者三代聖王之於行旅也疑則鑄之以象迷則指之以車阻則達之以節勞則止之以舍饑則輸之以食至今考周禮所載遺人候人等官令人慨然想見盛時道途雖行億萬里如處衽席後世王政既廢於是山澤荒幽人蹤稀絕之區行者畏不敢前而浮圖氏乃得乘其隙以市惠於斯民舉凡天下險阻艱難之處類皆有屠蘇亭院以振饑渴慰疲勞此識者往往歎爲世道之一變也仙霞嶺自史浩甃石以來爲

浙閩孔道然二十里之間峰盤路峻實稱畏途宋時建天雨菴以休行客本朝廓而新之渴消倦息過者如歸似果足以補王政所不及者康熙丁巳之冬偶燼於火總督尚書李公因僧正龍之請捐俸重建而浙江布政李公衢州知府王公相與踵而助之蓋自戊午之春迄今年三月共募鏹一千三百九十二兩爲屋二十三間神祠佛閣煥焉復故既成之四月余適來衢李公遂命記其始末余惟閩變以還三衢學宮茂草民居瓦礫百廢未舉觸目傷心區區一菴之

建雖行旅所依亦何足書然竊觀古之記名園者皆以一園之興廢而卜洛陽之盛衰占天下之治亂天雨菴當承平無事時金碧焜煌題識淋漓何其盛也甲寅亂作聲教不通[illegible][illegible]妖氛蒸薄蒙冐馴至化爲灰烟返爲丘墟蓋亦甚衰[illegible]慨矣而今乃於寇盜初平之際頓還舊觀是誠天下亂極而治否終而泰之一候也金華胡仲子以易六十四卦定生民治亂十二運識者謂今庚申辛酉之後運交陽晶守政從此治復三代者一千一百五十二年而今天子正在稽古右文安如不於偃武之餘脩舉周禮以治天下則雖謂三代聖王之所以優恤行旅者皆自此菴之復爲權輿可也嗚呼昔之歎爲世道之變者今而後又何必不一變而復古王政也哉是誠可喜而志也若其山川之險阨關嶺之要害締搆之雄奇登臨之暢適與夫公之所以經營戰守於其地者韓退之滕王閣記有言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亦高齋記　庚申

余以姓名謬落人口庚申之歲總督尚書武定李公來招入幕既至則坐余斗室中寂無一事余將別去公之子玉書留余曰君名士不敢以吏事相煩有大著作欲假巨手耳然公位既尊所治又多軍務以文字相往還者絕少一日閱衢志見趙清獻公高齋詩有軒外長溪山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樂清夜安眠白晝閑之句因思清獻公以名臣碩望歸臥高齋其樂固也余之處此則賃春廡下耳而何以晝夜之間安閑之樂一若與清獻公隔世爭高乎於是名其室曰亦高齋而且爲詩二章以和其韻其一章曰不見長溪不見山垂簾矮竹粉墻間如何樂亦高齋似清夜安眠白晝閑其二章曰東西兩浙案如山不揣疎慵到此間竊得文僖能待士儘教承叔好清閑蓋感公之有以取余不似張僕射之於韓愈徒以故事責其所不能故余猶得自全其高如此也雖然先儒嘗以極高明爲尊德性之一則高者人生所自有固不待遠而效之於清獻也而顧乃近而

假之於李公乎嗚呼是亦足以見余之潦倒也已齋縱二丈橫四分之三傍北坊施七尺榻南窻下則炕也炕上陳書百卷炕下以六尺橫几爲坐案宋硯哥瓶筆罌井井磁盆盛天水置所拾嚴灘石子其中五色陸離可愛每念及親老家貧則隨手取古詩文朗吟數首以亂之或澄坐或經行體稍不快欠申就睡夢回浴起瀹茗焚香閒或自鳴其所得展讀欣賞意思浩然恍如身踞九閒目營八極也裳窻以簾簾外稱竹十數株離立粉墻之下瀟洒風流似解人意故余嘗題一聯於齋柱曰是中靜坐有何事相與清吟只此君嗟乎吾不如清獻公當年亦如是焉否耶是爲記

徐節婦傳

庚申

徐節婦王氏父福讚常山里仁坊長者也節婦生而端淑父絕憐愛之染危疾幾死服形坑徐翁藥得生因許配其子徐守璵節婦年十八歸徐翁已卒事其姑甚謹未幾姑卒又未幾守璵亦卒節婦年二十一矣日抱其週歲兒世俊哭曰吾當死奈此孤何踰月而生一女毀容截髮誓爲徐氏立孤守璵無兄弟族人利其產侵侮百端節婦內撫孤而外以好言戢強暴兒女稍長課書教績斬斬也久之世俊能自立堂構播穫以孝行名鄉里間而女之適諸生王問贍者亦善事其舅姑有賢聲世俊五子起祉起禎起祚起祥起祐而起祉髫齡已有文譽問贍素負學行子允葵允蓮皆年少蜚聲庠序人咸謂節婦立孤之志遂矣順治甲午劇盜魏國賢嘯聚西安常山賊徐家樾應之家樾故與世俊爭山木有郤一夕突入世俊家執世俊及起祉殺之節婦闔門驚竄叢棘間起祥遇蛇傷立斃世俊之妻喪心成癲疾亡何起祚又以逋糧計窘投繯而死蓋節婦數十年辛勤艱苦爲徐氏

成立者至是喪亡殆盡而節婦撫病媳抱幼孫拮据
卒瘏更倍異時吾友王子宛虹傷之嘗恨其不得一
邀旌典屬余作傳且爲余言節婦者文龍之姑也當
壬寅仲冬姑年七十矣文龍兄弟同問贍父子往奉
觴爲壽間登其西樓姑指點謂文龍等曰某田吾子
及長孫受賊刃所也某山之側吾祥孫遭毒螫處也
若斯樓之左則祚孫所扃戶自經者也語畢姑泣龍
等亦泣其後三年姑始卒今其家存者孫二人曾孫
一人而已寒村子曰嗚呼世有節婦而不苦者乎然

有如徐節婦之遇之憯者乎識者於古今節婦不信
朝廷之旌表而信名公之傳誌以旌表多得之勢利
也然余每觀節婦傳亦必其後人賢而後名公爲之
命筆則余亦未始不以爲可疑今節婦之家微矣而
宛虹汲汲焉欲傳之其爲節又何疑哉夫立節而使
後之人無疑遇雖憯在節婦亦可以無憾矣雖然昔
明弘正間吾宗有鄭煥之妻張氏苦節六十餘年而
後無顯者卒賴其兄子堯年爲吏科給事遂得建坊
予祭宛虹固節婦之堯年也旌典有待予之傳又何

足云

曾弗人傳　庚申

曾弗人名異撰泉之晉江人也嘉靖戊午倭變其祖字南渠者避居福建之南郭斗中鬻藍爲業父唯補福州弟子員早卒母張氏以遺腹生弗人弗人孤童苦貧又善病終身坎軻而卓然能以文章氣節雄一時雖居草莽而好談經濟初寄斗中已而返晉江癸亥復來三山其後遷徙不常率從友人借居娶妻不能具一床身寄外宿俾妻隨母而臥有田五畝鬻其半傭舌爲蒙師時時袖升米歸養歲歉不給採薯葉

和糠覈食之濱海薪貴母與婦嘗負畚鍤乾草麥熟時爲諸妯娌擊秸受其稿以爨然性介介恥干人一時仕閩者多知其貧欲爲之地卒未嘗以私請督學何半莪將扁其名於學宮以風多士上書力辭友人余賡之令宣城貽書謂關說爲利非吾所好有弁招飲以其嘗有功閩海也投詩以贈弁喜奉金稱謝亟麾之作歌曰大門之外擯使者還爾阿堵還我詩平生病肺氣虛上騰痰拂拂沸喉間對人論說至半必摩胸少憩而後能盡所欲言訖則昏然頹息以此

氣血早衰年未四十而齒脫落眼中有鼎鬚髮已皤然白然好讀書未嘗一日廢著述自六經周禮左國公穀老莊管韓史記而外如漢書後漢書無不抄習居恒懷人感物弔古傷今有鬱於中發之於長篇大章短歌急韻類皆刻苦務出新意不苟勦說雷同而跌蕩縱橫翩翩塵外居然作家心嫉時文語及半山輒切齒顧屈曲其中變而爾邈其高妙與古文詞等時作草書縱筆所如久之不能自讀袁亦人評其文不如詩詩不如字則欣然自喜以爲無法者勝生于

萬曆辛卯六歲就外傅年十四五能文章至二十七歲而始得爲侯官縣學諸生其舉於鄉也年四十有九矣明年庚辰會試又不第以歸然自謂抱經世之略思以功名見於天下每閱邸報慨然有若無臣之歎其於門戶之分爭苞苴之肆橫齊魯之饑荒秦荆之寇賊邊事之決裂海防之疎虞兵將之驕庸科征之暴虐往往憂之拊心言之抵掌申青門入覲則陳朝野弊竇欲其昌言對颺潘駱度撫虞則欲閩廣盗源求其汰貪擊暴他如策海運之難通論閩商之

宜卹議峒巒之可以教化皆鑿鑿可見施行嗚呼使其得用未必無經濟可觀或天下事不復可爲所行亦未必如其所言以彼氣節豈遂與鬼瑣猥果之流同其發蒙振落而乃偃蹇公車徒然以文章老是雖弗人之不幸哉要亦國家之氣運使然無足恠也弗人既負才氣胸懷浩蕩世間埃壒溷汩之慮不以入于中視天下人無足當其意者然生有至性念其母早孀苦節嘗以不得祿養爲悲書其行畧求人作傳卒頼巡撫上聞坊廬植楔又建紡授堂以志母手紡

口授之勞篤於友朋之誼聞聲相思把背歡然懸懸見於吟詠其所最稱爲知已者師則林若梁友則李元仲弟子則林伯吹外此則潘聡度驚離弔往惻怛動人余嘗愛其詩文以爲庶幾東坡再出竊欲考其行事而無從也歳庚申張子有斯以其紡授堂集求余評選因卽其散見於詩文者爲敘其梗概如此嗟乎當弗人時海內社事方興通都大邑僻郡小州必有二三名士弗人其一也曾不數十年彼以科名祿位登壇執耳者世已莫知姓氏弗人一海上窮老孝廉耳文采風流光芒弗墜非其詩文何以致此此古之人所以亦汲汲于立言也昔韓愈歎一飽之無時李翺恥河北之不復歐陽脩以此分其優劣世已奉爲定論余獨謂人如昌黎而使之不得一飽此唐之子孫所由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也退之意在自負而習之語在尤人其人品相去懸絶矣蘇軾俗儒好以書本之說苛繩豪傑徒見弗人詩文多歎老嗟卑之語遂謂其冀幸一第無異庸人豈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固非駑駘所敢望哉若其言文不斥詆菴論人

至推宏甫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開常烈婦合傳 庚申

余嘗讀宋潛溪所作烈婦傳若金華宋婺蘭溪謝帯黃山蔣德新皆能抗節蹈刃於亂離之中令數百年後知之者毛髮森然上竪竊嘗慨然太息以爲當時婦人女子乃能自立如此既又念兵爭之際如此者蓋亦多有而此獨傳者潛溪表章之力居多於是又歎文人學士固與忠臣孝子節婦相掩映於天地之間而非漠然無功於世者也甲寅乙卯之亂兵與賊爭相淫掠婦女被禍之慘有潛溪時所無者人心不

死豈無一二正氣足以搘拄乾坤而作者不知知者又不能作其湮沒於荒崖斷壟之旁者不知凡幾矣歲庚申余來三衢王子宛虹以其友汪石瞻所爲傳記相示其中有敘常山開化烈婦死難之事者激揚贊美足以興起一時余於是又歎世有宋謝諸媛自不患無潛溪學士千秋萬世決不肯辜負此立德之人也昔張子長著趙節婦傳累詞至九百餘景濂懼讀者莫得其要删其詞爲傳畧余師其意取諸傳而節錄之并爲一篇曰開常烈婦合傳非敢筆削石瞻

正欲使石瞻之所欲傳者流布人間爲天下之爲善者勸也傳曰衢之開化縣有汪二蛟者母徐氏婦戴氏徐氏雖爲姑而年未四十與其媳俱以內則聞甲寅夏閩賊破常山常山故與開化接壤人情恟懼隣婦日相聚而謀或曰逃或曰死徐氏姑媳常默然未幾開化陷二蛟挈家匿城東十里許賊至縛二蛟驅其母妻以行時被掠者婦數十人哀懼之聲鼎沸徐氏姑媳獨默然行抵大澤戴氏忽厲聲曰得死所矣徐氏遽應聲曰待我方是時賊急持戴氏袖袖絕遂

抱週歲兒沈而徐氏已一躍而下賊急回視不知所在矣二蛟大聲疾呼縛索盡絕亦赴水死方是時卒起不意羣婦皆愕賊亦相視而嘻頃之乃悵然相與驅羣婦去先是常山之破賊掠婦女千擁而之青湖有俊姑者沿途嫚罵不絕賊怒欲殺之又憐其色佯懼之以刃俊姑急延頸承焉遂斃於路久之賊有後至者見尸上有小兒伏而乳令所挾婦抱之起尸忽張目而視賊駭以爲生也察之則已僵矣乃以土掩之而歸其兒於常邑徐生徐生者俊姑所事之主也

始俊姑爲方氏司䈴妓後鬻於富室蔣姓及歸徐生始娶焉擧一子人莫知其所自出云其後三年而開化又有劉烈婦之事劉烈婦者亦未詳其所自出劉生員光漢之子婦也丙辰三月開化再陷烈婦時年十九有昳麗名一賊弁執之欲逼爲婦烈婦怒罵弗殺也已拘置一僂上恐其自盡令兩卒守之烈婦度不可奈何乃佯笑謂守者曰事已至此幸語若主欲婚我必成禮乃可守者以告賊喜盛服佩刀而上烈婦爵躍前迎坐定從容爲解所佩刀置案上因佯笑曰何不爲我具衣飾來賊欣然諾之而下時守者故在側也烈婦徐取刀弄之曰刀何如徐拔視之忽引自刺守者驚前來奪刀烈婦奮刀斷其右臂遂自刎死賊聞之大駭未信來視果然恥爲所給恚甚砍其尸五段王死虹云烈婦故名族其父亦諸生石瞻蓋失記也寒村子曰當徐氏戴氏之默然劉烈婦之佯笑也一時人皆莫測其所以然卒能各得其死所何其沈深有大畧哉其志先定也由此以言士大夫之欲談經濟之畧者盍亦思所本矣俊姑頗能承刃尸

猶視兒誠哉義娚二蛟擧家沉溺身亦隨之無慚孝子天其或者使之嗇於福而豐於名未可知也彼週歲兒何爲者一倖生一竟死此豈有所謂天耶

秋郊餞別圖記　庚申

已未之秋萬子貞一將與其叔父季野往京師同學之人悵然惜別乃相與具肴核載壺觴陳之黃過草堂而餞焉酒酣貞一作而呼曰禹梅方吾與子讀書是堂也凡我同人皆在旬日之間非同人過我則我過同人曉風落日來往扁舟依稀目前也倏忽十一年旦中吳仲梅先心友漢臣皆已物故在中客保定燮獻客維揚國雯客句曲吾公擇充宗兩叔父一客語溪一客錢塘介眉雖自翰林乞假歸尚未入里而

吾與子乃把酒舊遊之地對故人談往事酣嬉嘯詠不可謂不樂然顧瞻在席者自同亮文三正誼家允誠叔父而外大半皆昔日從遊之子弟矣往跡易陳來蹤難必千秋萬世亦誰知吾輩相聚於此之樂哉季野曰蘭亭禊事西園雅集披圖宛然胡不倣而行諸於是王子文三以余能畫屬余爲秋郊餞別圖作文記之而先命工人來圖面貌畫未及半酒闌夜深明晨燮囘各以事散記未作也次年之三月貞一書來京師責余記急余時在杭復書以圖未成爲解秋八月三日困坐衙齋蕭然無侶念去年此日飲別草堂之樂而不可得因歎日月一週耳季野旅食長安貞一名入史館余來太末公擇又往淮安燮獻亦以廷試留京邸國雯介眉雖皆歸里而在中竟已客死保定矣人生變化一至於斯俟圖之成事不可料良友之命賤諾爲安伸紙擕毫預書緣起儻竟便郵先供噴飯若夫所圖之人與人所執之事須俟歸時按圖而記未敢懸揣也

南雷文案序

臾申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既歿文與道裂而為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刪其所

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為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尚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重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兎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為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輩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

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沉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縕藉而無其風華玉山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得之悟後而愚獨以為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容有不言性道之文

章矣寧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為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寧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

徐文長佚草敘　　奐申

余十數年前嘗徧閱有明一代之文至徐文長集未嘗不歎其才之高足以奴隸一時而又惜其學之未成不能進而與古之人相頡頏也因思秦漢以來之作者類皆好醜間出而唯龍門昌黎廬陵數公雖一句一字無不可觀此必當其時有一人焉爲之删定而後傳世故其精若此由是欲妄取文長之集擊去疵駁存其尤者而未果今年夏與徐子野公同客柯城野公者文長之宗族也而平生又極慕其爲人嘗

慨商景哲所梓文長三集及張陶菴逸稿蒐羅弗備乃爲采輯其未傳者野店僧寮世家故族訪求幾徧雖風雨寒暑饑渴醉勞中間之必飭匍往抄而歸蓋如是者二十年披其所得長篇大章單行隻句無慮數百餘首釐爲十卷題之曰文長佚草而屬余爲之序嗚呼余於文長已傳之作方欲精擇而嚴汰之而野公乃於文長未傳之作顧如此廣收而濫存之乎雖然事固有相反而未始不相同者今有璞玉於此一人者思棄瑕存瑜雕琢之成器而一人者又以爲

是皆玉也瑜固可存瑕亦不忍去不若盡留之以覩其全此兩人者其立論則異矣而其所以愛玉之心則一也又況卞和不作俗悅碔砆其已剖者既不必盡瑜而其未剖者正未必盡瑕乎然則野公之於文長固有與余不相謀而相合者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凡人於聲氣之同者雖曠百世而應求自合吾觀野公之與文長其遇同其負奇不偶同其塡詞之爽厖流麗同其詩文雖微有不同然一則以才豪一則以情韻而其爲可傳亦無不同宜其流連愛慕

不能已已也而況世無梅林人皆石麓江河之日下其所以激發其感慨而動蕩其神情者更自不可勝道耶雖然方文長之厄窮以老也中郎文簡之知音景哲陶菴之好事尚不敢望又安望千載而下更有寶其殘篇零稿如吾野公者乎韓昌黎栖泊裴張之幕不以爲樂而傳其文者自有數百年後之歐陽歐陽子序圖書之惟安至待知己於二千歲之後不以爲遠而衡山廖氏乃亦有當世而與之同者蓋士苟有以自立又必無終屈不伸之理固如此也嗟乎吾

以此爲文長佚草之敍野公野公其亦可以掀髯而一笑矣

埜吟集序　庚申

三四十年來人士之汲溺於科舉者不知何故以詩爲厲禁父兄師友搖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識平平仄仄爲何物當此之時詩學幾亡戊午巳未之閒天子命內外臣工各舉博學之儒進之於廷而親試之以詩賦其中選者爲翰林院編脩檢討否亦優賜品服而歸一時海內榮之咸共歎息以爲作詩之效於是攘脊而起倡和紛然幾於家李杜而戸岑王矣然余竊慮乎詩之亡也不亡於息影收聲之會而亡於爭鳴競響之時蓋詩所以道巳之性情而非以悅人之耳目今天下之以詩爲戒也彼貿貿然場屋時文之子原不足爲詩道之有無而吟謠山澤者不乏咸淳遺老慷慨而言其所欲言則是詩學幾亡而不亡也今者薄海之內靡然嚮風豈敢謂其中必無一二豪傑然天下事凡覗之爲榮利之途而思挾之以資身誅世者古今來必不能佳以其務悅乎人之耳目而不敢自道其性情也身作山林之士口摹臺閣之言此與病狂發譫者何異哉而况假之以援高

附麗藉之以貢諛乞憐是於帖括揣摩奏牘逢迎之外增一敗壞人心世道之具也縱使情詞漢魏氣格三唐寧可謂詩學之不亡乎自余抱是說以相當世之詩蓋十人而十百人而百而常山王子宛虹獨能作詩於舉世未作之時其所爲埜吟集者皆其甲寅乙卯之亂避地山中之所作由今取而閱之婦殘子殤太夫人亦以危苦損其天年凡一切流離險阻憂悲驚悸之狀凄然在目而骨肉提携知交邂逅亦時沾沾於山巉水駛鳥啼花落之大蓋宛虹之詩非以

資身譁世而祇以自道其性情故能有合於變風小雅之旨如此然後知詩也者人心之聲人心一日未亡則心聲未嘗一日或息其在天下也正如日月之在天雖偏方下土自爲通塞而其光芒終古者要非晦明更食之所得而改也乃世之論者徒於字句之間銖稱而寸量之曰是宗某家爲正派是法某體爲邪蹊亦多見其不知詩已已而宛虹出吾友董巽子之序屬余一言繼之余考巽子之序一曰讀書二曰好遊三曰取友其說實本於景濂之五美而删其趣

逸之才吟詠之修二語耳然吾師黃先生之論景濂也尚謂其缺一悟字夫所謂悟者豈欲人馳騖於元虛荒忽之場控之非有把之非無如世所傳梁空草綠江冷峯青等句哉詩本性情性情之廣大高明非悟不能則詩之清能靈解亦非悟不有也始余聮宛虹以陽明學案宛虹喜其能開茅塞旣又問性命之學從何入手固非無志於悟者吾觀宛虹入孝友出謹信淡泊於世故之紛華而孜孜焉臨徵仲之書做三橋之印其性情亦已過人矣苟能從此而求悟焉

有德之言和順英華雖以絃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可也寧獨此呻吟愁苦之聲足以存詩道於將亡也哉因書之以補巽子之所未及

張天因五十壽序　庚申

昔者孔子之語顏淵也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所謂行者固非如後世富貴之徒居高席厚乘勢作威福爲已也所謂藏者亦非如後世山林之士求田問舍藏好書飲美酒爲已也世運江河愈趍愈下進而求用於人者雖欲居高席厚乘勢作威福而不可得無可奈何顧聽其舍安所得田與舍而求之問之又安所得書與酒而藏之飲之當此之時而有一人焉有田可求有舍可問有書可藏有酒可飲是固天之獨

厚之也吾意居高席厚乘勢作威福者且不如彼欲之而不可得者又安敢望然而世之人幸而有此則又以爲是可以居高席厚乘勢作威福而無難於是挾其貴而進而求用於人而其究也非惟居高席厚乘勢作威福者卒亦聽之於天而擾擾一生倂不得有其求田問舍藏好書飲美酒之一日噫嘻其亦自苦甚矣而一人者乃獨能求田問舍藏好書飲美酒而不慕乎居高席厚乘勢作威福者之所爲是雖未敢遽謂其有合於孔子之所云而其於天之所以獨

厚之者可謂其苟自非薄乎吾友張子天因籍先世之遺貲雄鄉里少時與其弟心友同爲諸生累試高等未幾心友成進士天因棄科舉不應比年事例之開凡天因之所與遊及他富厚之與天因埒者無不乘車張蓋儼然縉紳而天因布衣徒步退而脩廢興之術課耕西郊築草堂於鄧山書院之南積書其中延良師友教誨其子弟與來浮白一醉頹然突如而背其意所不可言質而中蓋誠可謂不薄乎天之所厚者今年八月某日其五旬也其子錫琨豫於正月

之晦來求祝壽之文余謂天因能不薄乎天之所厚則天必益從而厚之其壽豈待余祝以此因循不果夏六月錫琨復屬其師近思先生以書抵衙來責宿諾念余與天因同爲文會時前上諸名士皆在相思命駕促膝飛觴一時交遊意氣可謂極盛今幾何年或拘牽於仕版或潦倒於公車或困頓於棘闈或羈栖於蓮幕又其甚者纍纍然化爲異物蓋轉瞬之間已如昨夢前生而天因初服依然不改此度有子復能砥行好文雖髫毛亦少霜雪乎有非同會諸公之

所及者巳余愚不自揆妄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思一用於人涉歷世途始知積習陋規牢不可破雖當代所推爲名公鉅卿要亦不過簿書期會而止用是浩然有出世之想思與天因扁舟來往約二三故人歲時讌集一續異時盛事以永其天年而業在傭書未遑投筆遙望天因靑石橋頭復芹堂上子倩稱觥親朋雜沓聆秋風之過樹玩夜月之當湖正如天上人間邈不可接因爲書其歆美之情如此以塞有斯之請而至於孔子之所云者錫琨從近思先生講

貫之熟苟能充之則天之所以獨厚於天因者更自未可量也

息耕堂壽讌序　庚申

會稽徐野公先生志於隱者也家貧不得巳而遊遊又不得巳而至於三十餘年吾知其與孺人相聚之日少也年來草堂貧甚先生歸與勃然每與余道家居樂事輒欣欣色動相守吾知自此以往其與孺人相聚之日又久也一日執余手而言曰吾婦去年年四十里中戚友幸寵以文然余願得吾子一言以張諸息耕堂也余謂壽文非古年四十而壽以文益非古先生好讀書深明文章法度者奈何亦欲爲世俗

之所爲邪先生曰固也然吾所居息耕堂在若耶溪上雖城市而饒有水竹之勝余好聚書積卷巳不下數萬今將歸而與吾妻子徜徉其中一壇花影十畝稻香非得吾子之文張諸堂上恐不足掩映其間也且也以吾昔之遊而得以有斯堂也以吾今之歸而得以樂斯堂也吾婦實與有力焉苟得吾子之文歸爲吾婦誦之俾知吾有友若此雖千秋萬世後猶嘗有知吾夫婦兩人隱居之樂者其庶乎不以吾昔之遊爲慼而愈以吾今之歸爲樂乎世俗頌禱之詞固

不敢以煩吾子也嗚呼余以親在方圖祿養誠不得隨先生偕隱然性懶多病又微窺天下事勢竊思於芙蓉江上構屋數楹週環植以花竹蔬種魚養鳥讀書其中以自樂而心織筆耕方苦未有已時聞先生歸隱之言蓋慨然歆羨者久之已又歎近世士大夫貪於利祿而不知止者往往累於妻子而古來於陵仲子梁鴻龐德公之流高風逸韻令人千載遐思者多由其婦同志雖至辟纑賃舂采藥而不悔今先生之孺人能佐先生以歸隱如此此不足以愧今之人而與古孟光等埒矣乎詩人彤管之詠劉向屏風之圖余雖無能爲役然次第其言以爲先生歌遂初賦歸來可也因不辭而爲之序

題梅林抱膝圖卷後　庚申

古未有以花稱梅者六經中書載鹽梅詩詠摽梅皆言實也自廣平之賦盛傳而孤山處士至有妻梅之僻於是騷人韻客無不贊歎其花以爲幽香冷艷清絶人世蓋古人重有用而今人重無用識者未嘗不於此慨世道之一變也雖然天下有用之物又未有不成於無用者人徒見夫梅之實也美其調和惜其摽落而不知其寂寞於空山幽澗之傍淒清於積雪堅冰之日者久矣不肯以凡卉自居是則知松於後凋猶易而賞梅於未實尤難未可謂古今人見識便不相及也常山王子宛虹非隱者而絶無世俗營競之習其圖小影也翛然抱膝於梅花圍繞之中吾固以澹泊寧靜不願乎外明之中秋言別屬余於同人贊詠之後題跋數言余謂宛虹蠖屈明經砥行讀書閒雪後園林水邊籬落時也傾筐墍之用作和羹直轉盼間事耳何待余言然嘗考劉辰翁之記梅軒也欲其如當塗之大且疎又欲其如武陵之高之壽則梅之中亦不一其品矣余雖字梅而愚不自知宛虹

坐臥其閒既久得無有領畧於古今之人之外者乎因書以問之

寒村五丁集卷一終

□□□藏書

寒村五丁集卷二

山陽戴 曾 晟 較刻

贈別海寧許邑侯詩序 代甫雷先生作 庚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不仕不可忘學也後人解之者不知其爲不敢忘荒之意而誤謂事貴專精心無二用反若學與仕氷炭相妨究竟不學者未嘗不仕而仕者遂恬然不復言學嗚呼此直何必讀書之說孔子之所惡爲佞者也方今天下爲縣者催科戢盜功令特嚴學似較緩余嘗謂簿書錢穀之間要必有一種詩書之氣始與晚近俗吏不同而世之巧於仕宦者未有不笑此言爲迂謬歲甲寅相州許侯來宰杭之海寧海寧號難治而許侯之至頤首以學爲急建社塾開講堂每月朔望必與邑中士民講求大義剖析微言雖以余之荒陋不惜與之往復上下其議論蓋七年之中倥傯燕暇未嘗頃刻不言學也然而奸剔豪斂廢者脩而玩者聳治河積穀折獄清漕井井皆有可觀行之既久糧完盜息遂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蒙行取夫浙河東西七十五縣其間巧於仕宦者嘗亦不少乃行取寥寥而許侯顧以一學者得與是選由此以言學果妨於仕乎許侯之學頗似永康而以天爲宗大旨謂學始於告天中於合天終於達天余奉子劉子之教以爲天人合一天者不過萬物之總名非必蒼蒼之上別有一帝焉與人酬酢而許侯不以爲然著中䇿告天樓每日焚香拜告一切毀譽成敗毅然不計曰吾信之於天而已矣然而乙卯海嘯拜之即退今年政成甘露凝柯白燕巢閣豈有感有

應宇宙之大固非一理之所能盡乎會侯將行侯之門下士沐浴膏澤咸相與賦詩以榮其陞惜其去而屬余一言爲之序余草土荒迷老疾兼併慶弔之詞豈分所宜既又自念棄於人已久侯不以其無用至爲刻先忠端公遺集老母之變經紀其喪人非木石其又安能有口而不鳴耶許侯行矣天者無所不覆幬許侯宰一邑思爲一邑之天今進而爲諫官職言天下事則所爲天者更當何如也余雖耄未知別後更會何所然空山老屋仰天長嘯尚能握管操觚發揮許侯之學以爲天下之仕者告也許侯行矣

新方陣略序

庚申

越中名醫張景岳嘗著類經西安葉秉敬稱爲海內奇書盛行於世已久余讀黃先生所作景岳傳則知類經之外尚有古方八陣八略恨未能盡悉其奇也今年秋復從張子有斯所得見其新方八陣八略陣言治病略言用藥大約深通古方之意而變化用之其於症候之虛實味數之加減皆有精思實悟於其間蓋景岳之醫從先天無形之始窺血氣臟腑之原故能出奇無窮如此已而有斯欲刻其書以惠當世

求余序之余嘗謂行醫若用兵俱非方所能盡也不得其方者固不能以之生天下之人得其方而不善用之則古之聖人所以生天下之人者後之人又未嘗不卽以之殺天下之人然而天下事又斷未有可以無方而治者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謂之損益則無方矣損益而謂之因則亦未始非古人之方也蓋因古人之方而損益之則古者未嘗不新而新者未嘗無方新方者正所以通古方之窮而善全之非謂古人不足法而天下事遂可以無方治也乃世之人泥古執方既嘗足以誤天下而知其弊者使於空疎不學漫謂可以任意師心於是頭病則救頭足病則救足茫然不知脉絡之所在寒熱亂投補泄雜用其害不至殺盡天下之人不止而景岳之醫乃能於古方之中別立新方如此此如置之死地而後生本屬兵家常語而韓淮陰用之爲背水之陣則以之取勝而人不知嗚呼其救世之心良苦而其爲術亦已奇矣余雖善病而素不知醫然嘗慨乎世之訾毁先儒以言

學因循流俗以爲政者其禍不知所終竊謂天下事縱不可盡拘成法要必斟酌古今之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則庶乎可以有立故於新方陣略一書信其足以生天下之人無疑也有斯在吾門祇行讀書有志於溫故知新之學吾知其刻是方也其亦必有所感矣寧獨爲景岳一人表暴其奇而已哉因不辭而爲之序

朱岷左先生八十壽序 代雷南師 庚申

嘗讀論語而竊有感於孔子之取人也以柳下惠少連之降志辱身而謂之中倫中慮以虞仲夷逸之隱居放言而謂之中清中權夫志果可降身果可辱而言果可以放哉士君子際世末流勢不得已則亦混跡隨時而苟其中之所存者與俗不同則聖人未嘗不深嘉而樂與之假令苐拘其迹而不原其心則終南山不可謂之捷徑　門不可謂之吏隱古今來志士仁人懷抱苦心而不得白於後世者多矣數

十年間一輩名士互相標榜大率以不仕爲高其言是也然余竊有持平之論以爲不仕者必茹西山之薇醉彭澤之酒讀書談道卓然有以自立始成當世第一流人不然而口附名節身落應酬甚且爲遊客爲幕賓蠅營狗苟則反不如出而仕仕而不失其初心者之爲正蓋仕而有不仕之心與不仕而有仕之心其相遂誠不啻楚越也海昌朱岷左先生以名孝廉理刑敘州固非不仕者也然壯年遇變早號止谿歲晚廹於部檄報最卬賦遂初可謂其有仕之心乎吾嘗考先生宦績撫殘黎擒遺孽驕弁强藩處置得宜事事皆有前代風流其拂衣而歸也卬杖名花掩映書卷又不同近時宦橐平生惟詩稿最富遠遊涉歷林臥逍遙往往多悲歌太息之言人見之者謂與先生之地不類而不知先生黍離麥秀之感盤鬱性情故其縻爲歌吟者無非南音之操澤畔之吟也世界滄桑人情衣狗後生小子一旦逢時得意不復知遺民故老爲何物而先生高辟世之風敦舊遊之好雖以余之迂陋傾蓋間不吝降心而與之交然則先

生雖不得已而仕乎其初心固未之或改也庚申仲冬余拜先生於道遊堂時風雪嚴寒先生延余負暄簷下出所著樂府廣序經世書兩種相示且爲余言入蜀時二華山色之奇陽平灘勢之險及歸途所經瞿塘灔澦驚心駭目歷落如畫不類老人音吐而先生年已八十矣明年正月某日爲其初度之辰其子人遠因求余文爲壽余閒憂能傷人樂可永年喪亂以還憔悴枯槁之士無論已一二富貴中人方其在位經營得失及其退老戚戚饑寒蓋舉斯世無一快

意之人欲求如黃虞三代皓首龎眉復何可得先生以不知機械之胸歸休閭里故宇依然先疇無恙有子人遠復能世其家學諸孫女媳闔室解吟每每一韻之成和者五六七人家庭詩酒穆穆熙熙其樂如此雖欲不至期頤亦不可得又豈待凶哀衰疾之人强顏蓬纍而頌禱其間哉獨念余以黨人之後束髮出游於四方諸名士交之始徧即海昌一邑亦無慮十數人唯先生至丙辰始得謀面今幾何年耳風霜銷鑠前此猿鶴蟲沙都無在者而先生靈光巋然俾

余得以耿耿此中相對於殘年薄日之下其願長依杖屨以觀世道之泰而否否而復泰可知也而忍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乎因爲書此以俟人遠使先生於壽觴之暇知余以惠連仲逸位置先生蓋古之所謂逸民者固不以仕不仕論也

張母包孺人五十壽序　辛酉

張子有斯有別業在西郊之外康熙辛酉春正月余讀書其中有斯治酒與肴挐舟來訪登樓肅揖求爲其母包孺人作祝壽之文余問有斯以所欲言則曰晛母善病晛不肖無能順承母意以愈其病願得先生之文以當七發也余謂文以愈病古之人固多有之然必其文之所言犁然有當於其人之心而後宿疴沉痾霍然以起今子之母之心人之知之其有如子之知之深者乎子之母而望其子以德行也則子

今者已敦孝弟脩忠信矣從是而益勉焉可也子之母而望其子以文學也則子今者已親師友窮經史矣從是而益充焉可也若猶未免以富貴望其子也則子今者已列學宮應科舉矣吾聞子之先有咏芹先生者以辛酉登賢書爲前明弘治間名孝廉而今也適當是歲天運循環安知秋風闈棘不繩祖武而歌鹿鳴乎是則子之母之疾子自能愈之無庸余文爲也無已則請言子之母之必壽今夫世俗之所最憂以爲不堪者非貧與病乎貧無足憂憂其苦之不

可言也病無足憂憂其壽之不可知也然余嘗謝天下苦樂之數不關貧不貧而人生壽夭之分亦不關病不病子試曠觀古今之內不有持粱刺肥而勞形焦思者乎不有衣鶉飲水而行吟坐歗者乎而强壯而早世尫羸而永年者宇宙間益往往而是此豈偶然之故哉東南西北之傾缺即天地不能自全而造物者若故以此之有餘使彼之不足亦即以彼之不足使此之有餘故識者覘消必於其長而卜盈必於其虛今子之母幼生富家長歸名族以無非無儀之

德而得耷甫以爲之君子五十年來不知人世有啼饑號寒之事也若更康强或者物禁太盛乎而天固苦之以病使夫不貧而仍不得樂矣雨露之餘必飛霜雪摧落之久必發芳華以子之母之不貧而不樂知子之母之愈病而愈壽此固天道乘除之常也又況人不蹟於山而蹟於垤車覆於康莊而免於羊腸無所戒則患生有所懲則慶集其所爲病者固其所由壽乎雖然子試以此言告子之母或亦以之愈疾未可知也蓋聞子之母之病爲痞痞由鬱而成者也人情鬱則病病則愈鬱始之鬱在人事之順逆其鬱猶小繼之鬱在一己之生死其鬱更大以故病則愈鬱愈鬱則愈病誠知夫人之壽夭不關病與不病則病且不必鬱而況乎致病之鬱其鬱猶小者乎人生塞馬世事虛舟鬱釋然以消則病霍然以起矣有斯曰先生之言眞延年之藥養生之訣也琨將於三月八日稱觴盍即書之俾琨得誦於膝前以侑乎因次第之爲序

與邑令何西園書　辛酉

歉歲旋家趨賀新祉因値公冗未獲面罄積忱悵悵而返此後以俯仰不給餬口鄞郊益以不得時領提命爲恨家君信到知二月初三日承執事見招同議定畫之法夫以執事明敏之才加以公廉之守編審雖大事何難獨斷獨行而乃下詢蒭蕘此眞體恤民隱有加無已之誠某雖下愚亦欲効其一得顧以鄙栖僻邑一時不及聞命遂至有負虛懷罪何可逭邇因里人到齋又知本縣人有欲以通邑之軍需派與

十二廿一兩都以兩都之夫役派與通邑者已呈道府批送定奪伏揣執事與民休息之政種種行所無事決不使數百年相安無弊之法一旦變更滋恐無知小人以似是而非之說熒惑聽聞故敢略陳始末以祈垂察竊惟慈邑雖僻實寧紹孔道也上司之經過公務之往來勢不能不應以夫役先是通邑輪値以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里之人伺候江滸饑渴風雨奔走疲勞在民既有疾病死傷之苦而在官又多愆期誤事之憂以故從公酌議擇地方之便於迎送者獨任夫役而通邑則出工食以佐之此兩都夫役之所由始也夫以兩都之夫役而通邑甘出工食以佐之其爲勞苦不問可知而又夫役多而工食少往往百不償一是兩都之勞苦蓋數百年於茲矣兩都之勞苦數百年於茲則通邑之安逸亦數百年於茲矣國家定鼎以來山海餘氛未靖兵興之際閒有軍需之取止派通邑而不派兩都蓋知兩都之積勞通邑之積逸酌盈濟虛誠善策也而愚者不原本末妄謂不平每遇編審輒欲取通邑兩都而一視之并舉軍

需夫役而并取之殊不知兵興以來軍前過關額外多取兩都之夫役未嘗不與通邑之軍需同病又況近年奉憲裁革工食則兩都之夫役亦即通邑之軍需矣且無論兩都亦困也即使兩都不困而以數百年之勞苦易此數十年之休息其視通邑以數百年之安逸稍受此數十年之擾累其苦樂相懸猶無等級而反謂不平愚不知其所謂不平者何在矣某兩都中人也以兩都中人而爲兩都計竊以派軍需於兩都爲不便然非獨爲兩都計也以軍需而派兩都

兩都增一軍需而減一夫役不過多前此數百年之苦以夫役而派通邑通邑徒多一夫役而未常免一軍需正恐貽後此億萬年之患又況疾病死傷愆期誤事公私皆不便者在昔固有前車之鑒乎某邑人也以邑人而爲通邑計又竊以派夫役於通邑爲不便夫派軍需於兩都而兩都不便派夫役於通邑而通邑不便則莫如仍舊貫之爲得矣語云利不百不變法刻此有害而無利者乎天下大患往往起於不識大體之人喜事紛更輒兆數世無窮之禍所賴老

成持重之人察之以至明持之以至斷則魚龍百怪而海波自清風雷萬變而泰華常定以敝邑之荒殘遇執事之撫字而又適逢編審千載一時百姓方慶無利之不與無弊之不除豈肯輕信小人之說變更舊制獨是定畾一事務順民情小人之說亦民情也在執事以民情之故或且可否其間則某又有說以進蓋通邑之事而通邑之人言之此民情也若非通邑之人而以一二人言通邑之事則其非民情可知矣今試問倡是說者何人乎則不過十一十四兩都之武斷者也彼見地亦江濱供役頗便希充夫役冀免軍需而不知慈谿一縣其遠者直處海濱十二廿一兩都其受累者已經數百年但顧一已之利而不顧兩都之害不顧通邑之害小人惑亂是非以自遂其私往往如此誠可恨也某讀書守拙心恥陽鱎從來疎跡公廷比年以衣食之故奔走四方里中事益不與聞故自執事下車以來從無一事竿牘此執事之所知也而茲獨覼縷不休者竊念兩都之害固切膚之災通邑之害亦同胞之疾而又重以執事之虛

懷故不憚干冒威嚴如此也伏唯執事垂察據某所陳申詳道府仍遵舊制兩都幸甚通邑幸甚

代陳介眉序洛如花閣集　辛酉

余向識里中王子宏詞心敬其爲恂恂長者不知其能爲詩古文也一日以其所作洛如花閣集相示且屬序其首簡嗚呼數十年來時文盛而古學亡寧復有如吾前上之甚者乎人傳甲乙之敝帚家習比偶之殘膏父師子弟之源流蓋已不識詩古文爲何物而宏詞乃能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時此何暇論其工不工哉志不隨於流俗而思爲斯文留未墜之緒固亦卓然豪傑之士矣而况能一一自道其所欲言乎

昔歐陽未出而尹師魯穆伯長之輩已相倡和震川將興而黃應龍吳純甫之徒先有授受雖一時文章之盛論者不以之全屬其人而君子推原本始未嘗不歎爲椎輪積水方今文運將昌古書漸出詩古文之盛行且復如宋明而宏詞以是集行其間宋井之霜黃蘆之茢孰謂其非大中昇正之寒暑乎莊周謂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於宏詞是集蓋爲吾前上喜之甚愛之甚矣因書以歸之

樂府新詞序　壬戌

吾友萬季野博極羣書於有明一代之事尤所精研而熟記余嘗歎其學成而無所用也已未之秋崑山徐公以監修明史入朝來邀季野與俱余時喜其兆足以行爲文送之已而徐公欲薦不果今年春余會試來京見一時修史諸君多從季野折衷季野亦遂樂爲之咬正余於是喜季野之學不用而用矣而季野頗出其所作樂府新詞殷勤命余爲序夫樂府新詞者取三百年中之朝事人品可作詩題者而系之

以韻語雖意存諷刺要不過如變風變雅勞人怨士之所偶發耳不足以該明史豈足以見季野之萬一哉然而史者開局設官而成其是非可否非一人所得而主詩者滿心肆口而出其美刺勸懲實一人所得而操天下讀書種絶浮言淆亂在仕途之耳目爲尤甚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孔子之史孟子猶斷其爲詩亡不得已而作未敢以爲史便勝於詩也然則聖人以史續詩而季野欲以詩佐史遂將不同取義則一宜乎其所欲序

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季野一代史才乃不得與備位玉堂者同操筆削以正是非而區區單言隻句自附於里巷小民之唱歎此豈獨季野之不幸乎而讀其詩者猶徒較量於聲調體格之間或躋之元白或夷之楊李（鐵崖西涯）此豈知吾季野者乎夫天下事能者不任而任者不能往往如此此世道之所以日非而有識者之所爲不欲觀者也因爲書其卷末慨然太息而歸之

樊榭詩選序　壬戌

三代以前有周文章號爲極盛孔子刪詩十去其九可謂嚴矣而所存十五國風乃往往載婦人女子之詞豈其道情言志果能與周召諸公爭勝與抑風尚淳朴自一二聖賢而外固無人焉致以詩自鳴與余嘗妄意當時學士大夫其所作亦必甚多特其唱酬贈答之章未免雷同因襲數見不鮮反不若婦人女子之詞各能以其性情自見故寧刪彼而存此也餘姚聞氏倸生子當今婦女之能詩者也嘗養於吾師

南雷先生之家更姓黃氏別名徽音壬戌九月余同錢子穉廉過硯橋先生題其所作曰樊榭詩選屬余兩人序而刻之余驟聞而訝繼與穉廉讀之而後歎先生之欲序而刻之者其殆於孔子刪詩之意有合也蓋詩者人生喜怒哀樂之聲耳宇宙之大萬類之多莫不各以其聲鳴而各有其可聽震雷疾霆不以和風甘雨而改其厲候蟲時鳥不以吟龍嘯虎而廢其幽而世之言詩者乃必欲比而同之明抄魏晉之字句暗循初盛之聲音於其心之喜怒哀樂無與而

儳然自命曰能詩是猶邑犬之羣吠吾雖欲別其出於誰家而不得而寧能使人過之而聽聽之而留連不去乎徽音女子乃能不寄人籬獨開門戶當其思況典逸刻景鏤情直欲前無作者所謂十五國風之婦人女子各能以其性情自見者也宜乎先生之欲序而刻之與世多肉食誰復憐才中郎之於文長茂之之於白雲往事不可再見先生乃不吝紫陽之口稱許淑眞則其於天下士之一長一技可知也古今女子能文首推班蔡他若康成樂天婢嫗悉解吟詠由其家庭聞見薰染者深也徽音爲先生養女而詩學淸新如此則其所以成後學而養人材者又可知也夫尼山刪定卜氏傳之雖音如鄭衞後人猶得因其說以考見序寧非門弟子責乎穉廉曰天下之負才數奇而不得傳者何限餘生子婦女耳幸得先生以爲之依歸而尚煩吾子之張皇之耶余曰雖然先生之命也梁其敢辭

張母沈太夫人七十壽序　壬戌

人父母所生也自佛氏倡爲因果輪廻之說以爲人之生也有前生有今生有來生於是人之聰明特達富貴顯榮凡其拔出等類者率謂之有所自來信如斯言則是人之聰明特達富貴顯榮皆其生前冥冥之中有以自致於其父母亦復何與而古之孝子之欲報其德者乃崇而儗之昊天之罔極則又何耶余以爲人生於父母則人之智慧福澤皆父母所生天下氣外無理人生身外無心若謂父母生其形骸而別有性靈焉自外來投此何異行客之過旅店雖復信宿相依其意嚮終非一家吾恐尋常之知覺運動且有所不靈又安能有其聰明特達以享其富貴顯榮耶故古之聖賢豪傑之流其秀靈淸淑之氣大約稟之於父而少成習慣則得之母教居多詩有之麟之趾振振公子而列女傳謂太任之性誠一端莊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由此以觀人之生也其智慧福澤固皆受之父母而非必其有所自來矣吾友張子仲

張生有神童之號方四五歲時賦詩屬對雕飾天然海昌儒者陳乾初見而異之高軒過從卽席吟諷聞者驚爲昌黎長吉登第以來學博詞宏公卿交薦所作詩歌至蒙聖天子之許與楊意荷逢漢武相如故事行將復見於今固世之所謂聰明特達富貴顯榮之人也與仲張遊者咸謂仲張幼時嘗能自言其前生再來之人其所至誠不可量六合廣大容或有之卽仲張恐亦不能自信其無也然余嘗讀乾初藏稿多有爲石渠先生吟詠者乾初於人少可而獨與先

生傾倒高風逸韻至今猶可想見是則仲張之聰明特達富貴顯榮所以能拔出等類者其不可謂不稟之先生也決矣今年某月日仲張之母沈太夫人七旬余友錢稺廉偕甬上同人將寄一觴爲祝而命予以文先之念余居四明仲張僑鹽官相去五六百里太夫人之德言容功未嘗登堂親炙何敢以濫詖浮詞鹵莽充賦顧余因石渠先生之高風逸韻知仲張之智慧福澤有本有源則因仲張之聰明特達富貴顯榮亦可以知太夫人之德言容功其所以胎教我仲張者過人遠矣乃爲之推本所生如此詩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仲張方與其兄白也砥行讀書指取遠大太夫人之壽與仲張昆季之所以壽太夫人者余小子又豈能量其所至耶

跛翁傳　　　　癸乡

出寧波城西門走二里許曰新河橋拏舟南渡又西南行半里樹林墟墓之中老屋頽然有跛翁焉其先世食祿於有明其考名孝廉爲遺民以老其兄弟八人皆有問學行誼其諸子子各挾其文章馳騁當世而跛翁以一再試有司不合抽身而退沉酣顛倒於六經之中初翁遭亂赤貧所居奪於武弁授徒自給讀書之外無他事南雷黃先生翁父執也歲丁未偕同學十數子執贄其門因爲講經之會於甬上一時勝友如雲質疑送難號稱極盛而翁於其間肄業尤勤亡何喪其內子翁携一幼兒館於武林慨然以窮經自任露抄雪纂書巳等身癸丑遇火復理前塵不倦蓋費十餘年之日月眼疲手痺思通鬼神而尤邃於春秋三禮應嗣寅武林老儒自負經學遇翁談禮則轍亂旗靡臾志伊記問博洽見其禮經著述嘗意不嘗意輒手抄以去秦湘侯作春秋綱宋子猶作春秋書法辨翁遺書詰難往復數四必伸其說而後巳然翁久於其中吅嚅涵泳實有所得非苟焉務口舌

以爭雄長者其言春秋也一曰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左氏詳覈宜奉爲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就無道之世據實直書是非自見而初未嘗以後生之匹夫責巳往之天子一曰屬辭比事春秋所書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上書衛人殺州吁下書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春秋所書罪多而功少而罪之所在必即其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見殺于齊莊公年方十三冲齡倚母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巳討而於莊元年則特書孫齊以責夫人逆莊公既長忘讎共狩則如齊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其言三禮也於儀禮則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於周官則有辨非類能取甲乙之證據剖前人之聚訟而其巳刻者則有學禮質疑一書黃先生稱其宗法八篇爲冠古絕今必傳之作他若論郊則曰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論社

則曰太社在北郊王社在國中又曰北郊主月論禘則曰禘祫一事又曰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則曰東周祖文而宗武論太壇明堂則曰儀禮方明壇即太壇即圜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曰至郊天即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太壇同在三百步內無有兩地論喪服則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凡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蓋翁虛心博學以經解經不立異不苟同不爲先入之言所

主不爲過高之說所搖故能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此翁爲人質直斥人過至面發赤或嚼齒大罵然性和易好結納賢豪獎引後進與之處者非至陋劣靡不相得懽然居家兄弟怡怡脩輯譜系經紀祀事條理井如嘗遊杭州玉龍山入勲賢祠謁拜陽明像前見東廡有張縉彥神位立擊碎之張司馬之死不及擇地而葬翁與友人醵金買地改葬南屏爲文記其始末蓋翁挾奇偉之氣承父師之傳雖其造詣鬱不得施其偶見諸一二事者往往可傳而翁所自喜顧

獨在經學壬戌之歲翁年且五十矣先是年之二月旅食海昌患足疾劇遺書其友鄭梁曰跛翁即眞不可無傳且引錢牧齋傳顧仲恭之經學爲例梁謙讓未遑翁屢書相責又二年乃爲之敘述如右

論曰翁今其跛矣哉翁身長不過中人而肥偉特異尋常豐顱廣目聲撼四鄰不類病廢者其患足疾也跰躃不良於行歲一二次耳實未嘗跛也而乃以跛翁自號豈左盲遷腐著書類有天刑而翁欲以是名應之耶語云志之所動氣必隨之翁今其跛矣哉雖

然吾子行跛然所著尚書要畧重正卦氣未必如翁之精也即翁所引仲恭其經學或不及翁然不可謂之無經學也而又未嘗跛然則跛也經學也不相及者也翁乎吾知免矣

祭萬充宗先生文　癸亥

天高地下以人清寧神徂聖伏則有六經秕糠烈焰維絶杜傾什一千百賴漢諸生孝武表章共書復行歷唐及宋由元迄明發揮者衆各以家名然覩見聖眞旨未曾言荷彼道泰厥詛爲吾黨憂之聚徒集朋思相討論患無師承巖巖蕺山斯文主盟傳之南雷出藍而青介紹往從君家弟兄致書既夥聚訟紛爭君於其中淮陰將兵多多益善唯所縱橫垂十七年三折厥肱經用經解心虛氣平前人未發天牖其靈

先儒便便老宿硜硜皆不如君路熟車輕三禮已定春秋垂成以次著述六經中輿吾黨有君目之有牖斷是決非如待廷評奈何奄化不我稍停君在吾黨雖非壯齡若較長者齒髮未零況君種種皆有壽徵豐願顒目偉然軀形高言聲撼四座盡驚文章巖密字畫崢嶸無一懈筆孰纍可乘瑣屑朱墨凌雜斗升靡不井井可觀可聽樂善疾惡氣尤錚錚碎圭玉龍葬骨南屏往往舉動能人不能雖偶足疾不良奔騰如木百圍患在一莖此豈五十有一而甍君或不樹稽古春卿九十授書三五老更何所不可而必九京豈物所妬經垂日星未晝而晦使人冥冥嗚呼已矣宇宙誰撐雖然人世何日不瞑生榮死朽腐草之螢君於經學既博且精千載賢聖聚首一庭有何修短足論其庚況君舉家皆世之英或以學著或以史鳴淺亦詩文蜂起揚聲又有令子如花方萌遺書具在共武必繩吁嗟天地未遂合并人心皆有六經熒熒終有作者續君一燈君可無憾逍遙太清獨惜吾輩後矣徒瞠迷誰導路疑誰釋冰感念疇昔賡辨砰轟

十年間爾存歿無恒在者幾何悲已不勝又奪其一五內自劬走相哭奠以叙交情茫茫大化果孰使令

龜山圖卷跋　癸亥

山陰張蕙伯葬其親於蕭邑之龜山繪圖作記乞文於海內之立言者既已鏤成卷帙矣復介吾友丘紹衣屬余一言余性愚而執於堪輿家鬼蔭之說蓋嘗再四求之而不得其理豈能以已之所不信者爲蕙伯妄言之而今蕙伯妄聽之乎雖然吾嘗見夫世之信其說者矣不思積善以長子孫而唯務爭地以葬或至於殺人而不止否則暴露其先人以待吉地曠日持久或致不免於水火否則拘公位之說慮房分之偏枯兄弟至親彼猜此忌或且顛倒於五行八卦九宮二十四山之支離而不知所從蓋信之之甚其弊一至於此而蕙伯之於地也乃歸功於祖父之積累且奔喪兩月即卜吉以葬其於孟仲季福蔭之優劣又毅然而不顧則是蕙伯之信其說猶之余之不信其說而與世俗之見相去遠矣唐應德書地理況鶴岡卷欲其務爲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爲吉凶禍福以邀生者程子謂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據子孫之心而言非專指災祥也蕙伯而見及此乎衆論雷同之下以余狂言謬隨其後知必不以爲妄也

首川馮君墓誌銘 甲子

武林馮君首川以某年月日卒距生某年月日春秋幾十有幾越某年月日將葬於某山之原其孤嗣祖狀君行事介吾友錢子稚廉來請銘墓按狀君姓馮氏諱融字首川其先自汴徙高郵復自高郵徙浙之嘉興萬曆間其陌先生夢禎以丁丑名會元仕至國子監祭酒愛西湖兩山三竺之勝搆快雪堂於孤山之陽遂家杭之清寧里祭酒生某某生延年字千秋副崇禎巳卯科浙江鄉薦特恩准貢千秒生二子君

其長也配某氏子男一嗣祖女四君既生右族所居鄉又素號澆靡而天性特厚終其身恂恂儒者不以時風衆勢隕其家學幼奉庭訓甚謹未通五經不敢就試一試輒居人右爲復社諸公所推奬頗標榜約結非其所好掩關謝客家庭講誦而已世運遷革困頓諸生戊子甲午兩得兩失淡如也居後有小圃脩竹垂楊映帶簷宇友至剪蔬歡然杯酌癸丑被災掃地亦立猶敝敝廬衣敝衣藥竈茶鐺琴牀書几位置楚楚出遇佳山水輒流連終日不能去葢君讀書尤

愛莊列南華一經手自箋註故襟懷夷曠若此然一生好爲人急難窘助未嘗以貧故辭君故無產母夫人吳氏所遺奩產在八尺方明之季太湖盜起八尺佃戶無非盜者或勸勿往收責君遇佃戶素有恩往則皆來輸納如平時君因曉之曰賊不可爲也苟以饑寒故吾貸汝今年租慎勿怙終賊皆叩頭流涕願如君命隣人有朱某者貸母營弁久而子累麼力不能塡谿壑將鬻其女入營君詢知之徬徨終夜質屋代償女因得歸良家爲婦其他所識窮乏勉措曲應

若此類者不可殫舉語云君子富好行其德而君顧安貧而樂施是何其爲巳則約而爲人則豐耶彼世之營營名利視他人緩急若無與者聞君之風夫亦可以少愧其薄矣君性故厚而於倫紀尤篤禰祢失恃稍長卽知哀痛每當諱日必預齋一月臨期哭踊無算如是者七十年勿衰與其弟某友愛無閒篝燈劇談往往漏下數點不休嘗相謂蘓氏聽雨之約安能克踐如此以爲笑樂嗣祖饑驅薄遊君思之不置賦詩言懷字血句淚嗣祖亦心動亟歸歸半載而君

卒養送俱得如禮人以爲君父子慈孝所致也初君之考千秋先生與家大人同副薦於鄉闈又同肄業於北雍相善也數十年來家大人息交絶遊平生故人一切不相聞問余生也晚固已不知有君矣庚申二月客杭識嗣祖於稚廉坐上但賞其所作詩不意其爲先生之孫也蓋至是詳君世系始知吾兩家世好而嗣祖敘先生已卯蒙特恩事傳聞謬誤余因爲嗣祖歷歷告之嗣祖不覺蘧然退執通家之禮夫年誼非古也然自風衰俗薄以來此道又棄如土矣同

籍弟兄及身已有如不相識者而先生之孫猶若此雖嗣祖不忘其祖乎亦可以見君之所貽者厚也銘曰

萬石孝謹壺遂隱厚司馬傳之到今不朽孰謂君之行而不應石之詩嗚呼通塞天運自然以千秋之名士遇烈皇之求賢乃太學養士之大典終爲進士之局面所拘牽而霜摧雪壓尚厄及於首川積極厚矣行見其光之流也燭天是在嗣祖乎勉旃

蒙陰李先生巡視兩浙鹽漕序　甲子

康熙二十有三年甲子夏五月蒙陰李先生以監察御史巡視兩浙鹽漕初先生令禾之秀水嘗同考浙江巳酉鄉試得人最盛至是所取士喜先生之來相與迓之京口滸墅之間且謀爲文以賀而以齒序屬於梁梁念在門墻中受知獨深不敢以不文辭顧先生宰邑之異政自有口碑立朝之大節自有國史即今者恤商蘇竈足國裕民之經濟亦自有巷肆之謳歌與夫名卿材大夫之所記載而論述又何庸一二

門人小子雷同勦說乎無已則請就先生之所以爲吾輩師者而言之記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所謂三者父生師教君成也夫天地之間君父之生成亦大矣而師教與之並重者何哉父母之生之也以情君之成之也以義而一切世俗之見不以參雜於其間惟師兼之故先王於五倫之外而特立之師誠以師之道足以培植人材敦勵風化也世風不古以交爲市盛衰之際炎凉之態雖師弟子之相與往往有不可言者君子感慨其事至有抱師之名欲還之傳道

受業者矣先生嘗師道江河之日抗顏古處方其未得梁輩也所以取之者甚公及其既得梁輩也所以待之者甚厚事有不可知十數年來時興勢殊奏平大緯詒敕先後化爲異物俶擾元發德聲猶然偃蹇諸生永年戊午獲薦然猶與忠藻同困公車曾榮儒官爲貧寒廼索寞至如梁者家貧親老身病業荒其爲潦倒尤可浩歎若以世俗之見視之其爲負也甚矣其不至見擯也亦鮮矣而先生殷勤屬望之意始終如一每見必相勸勉慰藉有可援手必多方卵翼

之至謂爾輩困頓已極吾若得官浙中當必有以相振今茲之來雖途次晉謁不以窮通存歿遲速疎密之故稍殊禮意是則先生之所以爲吾輩師者父子之情君臣之義誠可謂兼之矣夫今世之衆士或有諱言師生者不過憂植黨之譏畏罝莊之譏耳而豈知愛其才而舉之哀其窮而恤之慮其不及而左右扶持之養其廉成其德發舒其抱負正所以爲國家培植人材敦勵風化也哉方今聖天子留意用人思得一个臣而任之以爲子孫黎民之利由先生之所以爲吾輩師者而推之明目達聰吐哺握髮雖古之相天下者豈越是乎然則先生名位之所至卽此已不可量矣獨愧梁等皆以不才見棄盛時無一足爲師門之光而惟能於先生之來致其區區感戴之情如此然而非私意也非臆說也

偶兒墓磚

甲子

偶兒名倩余嘗預字之曰聖田生於康熙庚申閏八月廿二日戊申至甲子五月十五日庚辰而殤得年五歲殤後二日兒叔母王氏葬之叔父漢莊之墓旁示爲其後也兒初以母病痁而生墮地已死灼之以艾始活當是時兒叔父天而無後兒之祖父母暨叔母待兒之生者十年所矣一旦舉兒闔門爲之收涕而兒亦夙慧異常兒自離母腹不知叫號溲溺未嘗一遺牀蓐平時啖果餌有節病則飲藥如飴久乃能

言症候識藥性宜否性不喜弄於人世嗜好之物一無所欲然愛惜衣履糁粒必拾提攜器皿務還故處遇羣兒不爭亦不樂與嬉遊對客不妄言笑退則能描摹情狀歷歷如畫伺長者顏色便知意向聞人言輒解何故顧不輕易傳語教之讀書故作不省諦聽成誦突如高聲今年二月口授毛詩至桃天禁不發聲一日行經桃下見花開爛熳忽舉全詩朗吟一過蓋吾家數年來自吾父吾母以及吾妻吾弟之婦起居食寢精神無刻不注於兒見兒之奇則又莫不相

詫以爲笑樂余雖性僻甚惡世之譽兒者未嘗以一言誇於人然羈窮困頓之中每對兒則憂愁憤鬱又未嘗不爲之解減也兒稟質故弱然體直腰圓髮漆黑肌膚玉雪白廣額豐耳眉目清映於相無天法壬戌癸亥兩夏臥病連旬瀕死者數然氣朗神清雖瞑酣夢覺時應對不爽又似宜壽者行持言語較他兒稍晚然遇物知名襁褓乳哺中事皆能髣髴記憶竊意其必可成立也今年春兒更壯强頭目踰案死之前二日余往姑蘇三更出門猶向其母問翁去留問

訖而發熱熱一日而厥逆又一夕而氣絶嗚呼吾家自濮州公三世單傳吾高祖禹州公以遺腹生族人利家財者幾天傳驗絶而復甦天幸生吾曾祖兄弟三人而曾祖早卒吾祖又以遺腹生吾父復鮮兄弟吾有弟而天行年四十而僅有兒之兄一人計自濮州公迄兒之兒凡九世矣而無一世不有數奇之歎也於兒之生實深喜之故特呼之曰偶且亦願從此以往余之所爲欽嵜歷落而可笑者庶幾於世無不偶耳而豈意兒之生也余既羈栖月湖而不見兒之

死也余又漂泊姚江而不知倏來倏去五年旋瞬竟
若偶然往返耶始吾弟死痛心若割哭之恐增吾父
母之悲也忍淚吞聲不欲一言道及兒死後二十日
余自吳歸吾父迎門告之倉猝驚知竊慮吾父母再
見吾弟之死其悲更不知何如也忍淚吞聲又政一
言道及乎雖然吾夫婦衰且老家貧力不能置媵吾
弟恐自此其終無後矣門衰祚薄情見乎詞正不能
不隄決而瀾狂也乃哭之以詩而即書之爲銘
銘曰門戶零丁二百年吾方同氣若枝連誰知橫被

雷風折半世中流失楫船　慘極人生是哭兒從他
陌路也同悲忍情咽淚寧人理恐惹親哀無巳時
兒來叔父似重來淚血團胸撥稍開不道五年成一
夢未能消恨反添哀　哭子雙親又哭孫衰顏重濕
舊時痕早知兒賺人如此悔灼生時艾返魂　出門
時共一牀眠返棹如何巳墓田不信棺和中在否恐
倚廊下或窗前　孝順寧勾雙母淚聰明豈斷阿婆
腸不然我欠詩文債當哭長歌索幾章　墮落人間
數十年倦來亦欲去翩然百分苦汝纔經一何得先

吾早着鞭　人都似汝討便宜誰向乾坤一主持不
念吾衰兄影隻終身担溭卸肩時　一木難支大厦
傾濮州堂構要同撑哭兒從古詩文夥豈盡衰年舐
犢情　吾弟香煙豈滅哉添丁一事未心灰人間倘
有重生理須乞長年始再來

祭朱止溪先生文　甲子

止溪朱先生以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卒於家其子人遠之友之在浙東者一江之隔未遑走哭秋七月會於武林始謀一奠而屬慈谿鄭梁爲文以告其靈曰嗚呼凡人之死皆有可悲而先生獨不然蓋可悲者耄耋則頽命有時盡而先生之生實不虛此八十二年方其學也文譽騰於士類已而仕也經術濟乎時艱道大倦而歸休也孝友睦婣之懿旣形於宗黨之敬愛而學問思辨之精又發爲著述之簡編凡爲人而如此亦曰生與歸而俱全然而先生之可傳者迹也而其心之耿耿而未下鬱鬱而誰與語者實非世之所得而傳蓋先生不負用世之才而忽自號曰止溪未懷高蹈之志而又小試於西川處商周之會而歌黃農與虞夏際晉宋之交而想無懷與葛天此固逸民遺老之所不能諒而況乎後生小子其又何足與之吐露而披宣然則可以無悲者世之視先生而先生之悲實未嘗磨滅於高天厚地之間梁何幸以不才獲締交於象賢曰代吾師而祝壽先生嘗許

之以知言曰此心之莫白得吾子而始渝念悠悠之天下感一語之見憐乃忽焉其不可復作能不心傷而涕漣洏世運之江河幸典型之在前而一朝凋謝其如斯凡我同人如某輩其將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用焚香而束帛敬一詞以告虔嗚呼心與心之相照兮何幽明之路懸幸聞言其來格兮終釋悲於九泉

五丁集卷二　四三

二葉臨場近藝序　甲子

甲子秋浙江鄉試榜發有以昆季而獲同薦者長與葉氏丹威翔紫二子也時余乞食武林不遇臥病覺死寺中而丹威者吾年友丁蓼菴之子壻也蓼菴偕二子過訪且出其臨場近藝屬余選而序之念余五龍春官肉食之徒視若無有雖平時號爲知我者亦謂其時文一道必且鹵莽滅裂東西易向而不自知矣二子乃以戰勝攻取之淮陰下顧左車豈亡國敗將其氣猶有可吐乎雖然遇合命耳文章自有定價

余方將遠蒐勝國之先民近援當代之巨子以與此世之逐影吠聲者爭是非於一日決勝負於千秋豈有能文如二子能文而又獲遇如二子者不思借之以立赤幟耶於是忘其扁楚遴粹拔尤都爲一集集成觀之大約丹威得文之法法由理老故其言如嚴霜刹物溪澗冬崢翔紫得文之機機因詞秀故其言如淑氣回春花繁鳥亂蓋名爲一家之言而實則卓然各自成家者也夫古今之以兄弟而同薦者不少矣頭轉指彈人已不能舉其姓氏而眉山蘇氏彪炳古今者以有文章之可傳也然余居恒私論猶謂其以眉山兄弟之才使之各自爲家則其所就當不止此今二子舉業豈遂足與蘇氏之文比然其不甘爲一家之言以自域者其意似欲較眉山別出一頭地也俗薄風澆何所不僞天下事敗於苟同而不思人自見其眞豈獨舉業哉推斯意也吾無以益二子之所至矣

章翁星聚八十壽序　甲子

藍溪有隱君子焉曰章翁星聚翁少壯有聲於庠序晚乃以堪輿名郡邑間其爲人也中外如一然諾必踐不識人世有傾側溢詐之事蓋忠信旣漓天生翁輩所以留此一線於大山長谷中者也吾友仇子石濤亟爲余言若此今年某月日翁年登八十其親知故舊若族之人無不稱觴上壽相與乞南雷夫子之文以爲祝而石濤復來命余一言余時方將計偕北上續食飢驅貧爲無田勢不得不向所知者請乞而

所知者以余年老擯而不許且加呵斥潦倒之狀雖僮奴亦唇肥面掩私心竊歎以爲人之不可老也如是今翁之長余三十載而不止若以年而論宜其益見厭於人世矣然而翁之親知故舊若族之人則無不以其年高爲可賀者何也豈德厚薄爲人所喜惡懸絶耶抑所得於天之分固不同耶東坡放鶴亭記云南面之君雖淸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蓋人之馳逐於勢利之場奔走於功名之會者一老則無所用而其逍遙物外爲風俗留其淳古者則愈老而愈可愛其未可以同日而語固如此也由此以推紛華靡麗爲時幾何澹泊寧靜得年必永翁過此以往之壽又寧可量乎歸太僕謂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脩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之數長者百歲爲老矣而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之數短者歲月爲稚矣而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然則人無老壯唯其人之所見以世俗而視余余固垂老以翁而視余余猶嬰穉

也而况翁之爲人原非畏壯而侮老者耶其決不鄙棄余言也審矣吾聞翁與南雷夫子爲九老會聯言之頃談及文章倘亦不以小子之言爲誣也訊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余且藉翁之壽一舒其不平之氣矣

愼旃二集序　乙丑

愼旃二集者吾友查子遊豫之詩也初查子自巳未遊黔至壬戌而歸名其詩曰愼旃集今自癸亥遊豫至甲子而歸復名其詩曰愼旃二集蓋皆取孝子行役不忘其親之義也嗟乎查子遊乎而欲愼旃乎古昔盛時民有恆產士有常稍負耒橫經溫凊定省安所事遊其偶有遊者不過賢勞王事耳故孝子行役而得以愼旃自勉至春秋戰國之世而士以遊名朝秦暮楚已有不遑言愼者矣然孔子曰遊必有方孟

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則是遊亦未嘗不得愼也天變人窮最困者莫如四民之首饑來驅我急何能擇其尚能有方乎曳裾無門投筆安往其尚能囂囂乎於此之時而欲愼旃難矣且夫查子之遊豫也鄱陽之險不若洞庭之惡也洪都之近不若鬼方之遠也六月之暫不若數載之久也舊遊詞客往還倡和之樂不若蠻獠寇賊戰爭殺戮之慘也較之遊黔之役又似可以無愼而查子慕親之誠守身之孝每念不忘用名其集余於是而歎陟岵詩人何

代蔑有決不得以古今時地限也其衰學喪風雅道淪言宋言唐言魏言漢紛紛聚訟之徒類皆歆潘拾唾正如家僮路乞各張勢豪所有以相矜詡而不自恥其妻孥安在彼豈不聞虞廷言志之說哉勢利薰溺情性銷亡隻句單詞譁世取寵自謂言志而其實無志之可言也得查子愼旃之意而振之登山臨水感時詠物弔往驚離無往而非不忘其親之心所寓楊用脩謂詩須有爲而作蓋自三百篇而降屈大夫陶彭澤杜工部千古俱有同旨寧謂風雅一脈不可

自此而復續乎始余讀其詩以韓歐蘇陸之間擬之今而悔其猶皮相矣余病留京邸因懷岵屺之望不欲受人牢籠閒或自鳴其酸苦遇塵堆糞壤之人輒秘不使見唯查子與一二故交至始出與誦之暑退秋來幞被南返查子過別索序此編長吟低諷慨然喜其與余有合也易曰同聲相應余其能無一言哉查子名某字夏重海寧人其先大父公度先生與家大人有舊好而查子及其季德尹又與余同學黃門云

房書辨路序　乙丑

文以載道也夫道若大路然豈待辨哉雖然吾嘗見夫盲者矣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而若面牆也人諄諄告焉而又若望洋也又嘗見夫醉者矣其履坦也若登高然而不覺其仰而臥也醒而問之則曰吾擿者見路如壁然則路固在辨者辨不辨者自不辨也予幼學文於祖父非大士間卷諸君子之文不讀長走場屋邪蹊捷徑乃始無所不趨比年淪落復取先輩大家之作博觀深討且以選事與陳緇脩介眉仇庶

常滄柱往復論難自謂得正路而由之今年會試範我驅馳敢曰良工天壤廣大乃有東田沈先生者深知而力薦之而卒以數奇不售至有如入榛莽不能辨路之目蓋路之難辨一至於此自念親老身衰遂欲殺馬毀車杜門裹足不復問津此道而家世一經祿養未遂遽爾緣絕無以訓徒穀予京邸病中仍取是科房牘選之旬月之間得文數百定爲家塾讀本凡夫崩崖陰洞斷港絕流陷沙弱水風災鬼難爲人力之所不通者概置不錄諸如康莊之大九逵之衢五都之富天街之麗幽谷曲隈之僻平原曠野之遙名山大川之勝黃河太行之險繩行懸度之奇崆峒瑤池星漢龍宮之詭誕皆在焉蓋天下路各有其可行行路者但當各辨其所之所之既辨則自各有其所至也評次既定因即題之曰房書辨路一以課我兒子使無如乃父之執迷老猶躑躅一以告天下之衡文者毋徒跳舞於蚳竅鼠穴之中而致疑於山河大地爲不可行也嗚呼指南之車談何容易老馬之智實亦可師悠悠者倘終以爲吾父之紿予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未嘗曰醉者所履盲者所視也

董氏公阡碑記　丙寅

漢四明孝子叔達之後有居郡城者曰董君王路富而好行其德嘗爲其族立宗祠申宗約鄉里至今稱之王路卒後其嗣皆克繼家聲而季子景高尤稱善述嘗憫其族繁而多貧或死而無所歸骨也買地於鳳凰山始祖墓傍以爲公阡且將贍田若干畝供其祭掃不幸嬰疾彌留之際猶出百金屬族兄爾漢竣其事越明年爲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其子肇雲恐先志之泯沒與後人之廢墜也立石以垂永久來求余

文記之按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且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蓋先王之世生者既無不得其養而死者亦無不得其藏固如此後世王政蕩然何論枯骨雖漏澤之置詔於崇寧義塚之設議於洪武而沿習具文要皆崇虛觀而無實德間有一二孝義之家如浦江鄭氏會稽陶氏亦嘗剏爲義阡以厚宗族而世降風漓卒亦無有起而傚之者甚且惑於葬巫禍福之說雖至毀祖宗之塚暴兄弟之骸而不顧蓋民不幸不生先王之世其爲死而不得其藏者亦已多矣夫一體之仁尚欲痛及萬類而施恩之序乃不端自一本聖教不明宜乎人心之汨沒也而景高氏乃獨毅然行之宗族之中是雖世之矜言好施而稍失輕重者猶且對之有愧色彼沾沾唯知爲我者又何論哉昔太原陳瑞卿兵備臨淸重脩漏澤園先大夫勉齋公記之謂天下事皆若此事之振舉則國家之精神命脉垂萬萬世予謂天下世家巨族之有力者皆如景高則雖使死者無不

得其藏如先王之世亦無不可是固宜書之以爲世勸不獨景高之志不可泯董氏之後人不可不世守而已也雖然人心之靈死猶生也古者萬民之葬皆同一處魂魄相依而陰陽不雜故其時生齒茂蕃而風俗和厚卽富貴福澤亦往往非季世所敢望世傳閩有合同族之骨爲一墓者其後科第不絕此其明驗也而堪輿家必欲傅會之以地理於是死者乖離分散而生者亦零丁單苦矣今董氏之葬義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死而有靈風淸月朗相與笑談歎

樂以共庇其子孫有不如閩人之後之盛者乎高原
乎壤之間喬松茂栢之下行見穹碑鴻篆纍纍然大
書特書不一書矣予文又何足云

易經集解序　丙寅

六經聖人之微言大義也其旨非後儒一人之說所
能定漢之石渠白虎異同紛紛而識者反謂之一道
德而同風俗其說亘然然而自漢以來所號爲明經
者又必以專門之學爲精其故何哉泛濫諸家則聰
明易眩而宗主一師則授受有本也後世科舉取士
之制人占一經經主一說其所以防異端曲學之亂
者甚嚴然習之已久學者徒徇其詞而不知其意鹵
莽滅裂匪獨經學荒蕪卽所宗之傳亦如村伶習曲
但隨腔口不顧字義矣姑就大易而論始則傳義並
行繼則棄傳從義今且不知義何如義安知義之與
傳其離合何如乎又安問傳義而外其所爲易學者
浩如烟海乎吾黨講經之會蓋竊有慨乎此其時萬
子充宗用功最勇天不假年恨未卒業而今子授一
忽出而成集解一書議者謂充宗所講者易經學也
授一所講者本義傳學也其旨不免異同余謂天下
事必能精於其所已學者而後能及乎其所未學本
義固天下之所已學者也集衆解以發明之俾之膠

解凍釋無復疑滯而後天下之所未嘗學者始可以旁通而兼及語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凡祭川者必先河而後海授一是書自充宗視之固箕裘也自天下衆業之士讀之則利器也即有志窮經者觀之亦河也世之人而無意乎易也則已如其不能不從事也尚其俯首而潛心焉椎輪爲輅積水生冰聖人之微言大義安在不可即此而推求之乎

武原月課序

丙寅

吾友胡君子藏之令子曰鼎書以明經訓導武原職脩豐起間刻其月課諸生之文來求余序余惟國家崇學校之制建師儒之官固甞以文章之柄寄之也鼎書居是官舉是職登壇樹幟武原之士豈有不靡然而從風者何待余言以爲重顧余於此實不能無所感也蓋自余始爲諸生以迄於今三十年間耳始則士習未賤而文教猶重居官者大率以收攬人才爲急務故上自督撫大臣關鹺藩臬守巡之使下至郡邑之守令州縣之佐貳莫不校士而談文觀風季考月課之所錄幾於人可爲集而歲可成書夫尼旅奎久之而倦焉又久之而息焉今則上之所以鼓舞之者比昔彌殷而下之所以撓抑之者與上相反或忽之若弁髦或厭之若疣贅甚且畏之若鬼魅而嫉之若仇讎蓋仕途穢雜以來積輕之勢一至於此夫諸生者國家人才之府庫而文章者又士子進身之羔雁天下事有貴之而猶賤者矣未有賤之而反得貴者也有重之而猶輕者矣未有輕之而反得重者

也此其足爲世道人心之隱憂者何限鼎書區區一校官耳顧獨以其職之所在而重文而貴士重陰沍寒之中春風習習焉山谿谷喙有不當之而變聲者乎初余遇胡君於柯城長夕聽言者數月習見其性情之和平氣度之閑雅聞見之該洽識議之堅凝私心竊歎以爲可當方面重任顧天下綺紈丰華茫無知識之人率都通顯而胡君僅以太學謁選猶且淹滯爲之太息既又念古之人固有其身不遇而大發之於其後人者以爲君慰而鼎書英年美質偃蹇寒

氈益爲之疑而歎歎而不能自止今觀是刻而快然於鼎書之不曠其官爲足以挽積輕之勢也君家安定以經義治事分齋教授其子弟多見稱於四方而學士至今誦之弗衰月課之文固經義之一也由是而勉其所未至焉夫近代之以學官而歷公卿者不多有其人乎此余於此感極而喜喜極而不能不樂爲之序也若夫其文之美則鼎書之評固武原之刀且余又何庸贅焉

韓燕孫文稿序　丙寅

吾邑韓子燕孫孝廉翊鴻之令子也年少有時文聲於庠序一日貽書求序其所爲古文詞者曰願得一言以爲重然未嘗以其文見示也夫文章之原雖一而流派實分吾不知燕孫之文之流派安所適從其何以序雖然吾觀燕孫之言而嘉其志又不能不爲之一言也蓋古文之不講於世也久矣經生之胸知有比偶幕客之技止於應酬勦竊以文固陋者自詑山林奉選體以爲宗工者託言臺閣苟有語及於

古文有不駭之爲怪魁乎卽以吾邑而論延袤百里之中自開闢以迄今茲其附名儒林者何限然邑志文苑中所載任闕諸處所作多軼不傳慶曆之先生淳熙之君子又不以文著舒亶彬彬擅於清議其最著者黃文潔一人耳元明以來夢堂季熙之稿不可復得余所得見者烏春草桂清溪陳濬然姚東泉父子及先大夫勉齋集俱有法度可觀數十年中家大人以遺民著述於林泉孫介夫姜西濵馮元公以遊學鼓吹於當世如此而已此無他故古文一道非讀

書而求得於心窮原造化之精微通達當世之變故
則不足以與於斯事而人情期於苟得多不說學故
往往自棄於斯文之外而不惜也今燕孫之言曰貽
譏以淺陋之姿荒鄙之學不甘自棄留心古文夫抱
此不甘自棄之志何事不成而況區區古文猶非士
人安身立命之極軌乎余幼承庭訓長遊姚江之門
學雖不植本末粗知顧寂莫荒江之濱作而寡和尺
長之彖無從得聞聞燕孫之言莊子所謂逃空虛者
而忽聞足音跫然也其能無喜色乎吾姚江師之銘

李杲堂墓也曰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
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
之詞外强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
爲文燕孫而有志於斯言乎吾邑延袤百里之中自
開闢以迄今茲將又多一人增輝文苑矣不必以余
言重也

詩經集解序　丙寅

世之所謂經皆大聖大賢之言而詩獨否三百篇雖
吾夫子所刪定然其閒愚士流民征夫怨婦未始不
與周名諸公同登風雅也蓋自大舜之論詩者曰詩
言志於是乎夫人而有志夫人而可以作詩矣夫夫
人而可以作詩則亦夫人而可以解詩而三百年來
經生學究每以舉業之說裁量之一有不合愕眙而
起豈齊魯韓毛去古未遠之說俱不足信歟夫申公
之詩亡於魏轅固之詩亡於晉韓詩雖存而不傳或

亦人心之所同否毛詩傳自子夏經毛萇衛宏之潤
色而鄭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又嘗各爲之箋傳豈
其全無授受盡屬誣妄歟而今欲以舉業一家之說
悉舉而廢之毋乃固哉高叟之爲詩乎余家世習詩
亦舉業也然祖父之所以廸余者未嘗專主一說長
從先生長者遊益知說詩之法最嫌僻陋雖呂記嚴
緝號爲極精猶若未足以窮其旨趣故嘗與甬上諸
子同創講經之會務在博採精思以求其至是書甚
不欲以舉業之說淺量六經也或者以爲此窮經之

法必無以致舉業之士之信從而余又嘗以爲不然蓋昔之人有遊廬山者矣身在其中則山之面目不得其眞今欲求精於舉業之說而不爲之曠觀於其外離合眞似之介必有不極其變者矣而其爲舉業之說也亦豈能精乎夫以覇國之才飯牛則牛必肥以宰天下之智分肉則肉必均以窮經之法應舉則舉業必精毫釐之辨既明黍和之見不入其去買買焉奉說約講章而瓣香之者必遠矣甬上萬子授一范子稼軒吾經會中之佳子弟也一日以所著詩解

見示余受而讀之干城集註繭絲牛毛有說約講章之所未及蓋舉業之書之至精者也然其所以能然者則皆得之家庭指授之餘夫吾友充宗國雯期於說詩而其子皆精於舉業如此則夫窮經之足以應舉也其說益信矣而詩之爲詩其夫人而可以作亦夫人而可以解也益又明矣而安得以一家之說裁量之也哉於其求序也喜而爲之書

寒村五丁集卷二終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寒村安庸集 丁卯至戊寅

歲丁卯寒村子年五十有一矣筋力已衰志氣灰冷舉一生所欲爲者盡泯然歸於無何有之鄉從此惟庸人自安而已因名其所著曰安庸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卷一

卷二

寒村安庸集卷一

山陽戴　晟
鄞　張錫琨　較刻

吟嘯詩鏡序　丁卯

余所居曰安仁村西接城山東連郈渡並氷篆江而行可二十里許方承平時家誦戶絃士之欲賞奇晰疑者左右望皆可過從余髫齡猶及見之飲社文會此往彼來甚樂也不數十年一革衣冠凋謝且盡田童牧豎罕可與語余嘗索居寡歡典至出門終落然

無所向竊歎兩間文運之衰里黨寂寞至此而村之極東有虞子君典者獨守其詩書之業勿墜其子人玉又習詞賦以時文聲冠晃庠序蓋吾邑著姓莫過虞氏自孫吳仲翔以來仲寧山坡次安伯施鳴鶴世以文學知名當世而俗傳常侍墓實在橫山之麓去君典家僅六七里豈故家世族之苗裔詩書遺澤時時發洩如是歟不然何彼俱衰而此獨盛也自余識君典數十年矣少而壯壯而老歷經世故其間豈無悴榮豐約之殊而君典胸次洒然與人交坦夷落拓如一日竊意其中必有以自樂顧以衡宇相去遠至十里不得且晚相從從容窺其底蘊常用悵然丁卯四月見過忽出其所集唐宋元明之詩曰吟嘯詩鏡屬余作序余受而讀之每錄一詩必繫其人其事於上一若毛詩之有序就中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言居多間亦雜以怨誹諧褻神鬼仙釋之詞解頤破寂而大旨以情至之語爲的洵足供江天吟嘯之典而亦可以考鏡得失者也嗚呼俗學錮人舉世徒知比偶久矣風雅一道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年來應制體

典擭臂言詩者頗衆然勦襲浮夸以爲貢諛取憐之具已耳詩之一泒蓋幾乎絕而君典之所挾以自樂者顧如此古云禮失而求之野孰謂此集必非詩之絕續所由係耶夫以天下之言詩者皆足亡詩而一鄉之言詩者反足存詩則是吾里文運又未可謂之全衰也已君典父子勉之宇宙無窮斯文未墜仲翔以來累朝文學之盛豈果人間世所不復有乎

怡庭陳先生行狀

丁卯

曾子曰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所謂仁者先儒嘗取醫家麻木不仁之說反覩互証則是仁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顧一體之中痛必摩撫癢必抑搔雖毛髮膚爪之微莫不實致其所以愛之之法而或者徒執夫廓然大公之論想像虛空玩弄光景以爲道在是豈知其流之弊正犯所謂麻木之証乎故余嘗謂仁者先難非別有所謂難也欲待人以厚則必先自處於薄欲與人以逸則必先自處於勞若是則士之

有志於仁者自當終其身於淸苦勤勞之中而無一時休息之期矣嗚呼此即曾氏忠恕之旨能得孔門一貫之傳者也若吾友怡庭先生庶其近之乎先生姓陳氏諱錫嘏字介眉怡庭其自號也其先自靑州徙鄞之後隆又自後隆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鑰鑰生誥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楧東東楧中書舍人東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居七才子之一者也東某學博士弟子生懷懷生洪憲字天衢

幼孤奉母娶丘氏夫婦以純孝聞天衢生子二長文奐字伯美伯美業儒謹厚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典吉士配方氏贈孺人生三子長即先生也先生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或試之對應聲奇中然已進止有禮如成人讀孟子百里奚不諫輒能作論極詆其非十五遊庠二十而食廩是時先生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宿儒鉅公顧屢困場屋家貧以授徒爲業始館奉川鄔氏繼應定海令雪沽朱公之聘已而設塾於陳子同亮之雲在樓

其教人務先器識而後文藝講貫詰難精勤嚴毅因材而施各有成就而其不媿人師尤在以身爲範當在定也邑人知其令雅重先生以是求關說者無虛日先生在署數年未嘗一應其在雲在樓也故人有官泰中者畢禮相招先生念弟子頗留之誠不以束修豐約爲行止先生故美風姿膚神玉映然羸然弱不勝衣也教學二十餘年積勞致疾至身患傴僂而猶危坐指授窮旦晚不少休乙巳丙午之際與余同爲策論之會丁未同受學於黃門因同倡講經之會

於前上先生推擇同志凡與會者皆極一時之選心得新義爭長競爽足破從來訓詁而先生廣徵而約取獨能以虛心平氣之詞解紛息辯乙卯秋試舉浙省解元計偕至京例入會闈考校者爭欲致之門下先期物色先生堅謝勿往已成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崑山徐公澤州陳公相繼掌院會校出序皆第先生爲館元戊午之春與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先生而敬澤州會萃羣籍博討精讐一洗館課文章鹵莽應付之陋澤州憂去周旋於崑山葉公京江張

公之間調和意見參酌成書其後輯覽以同列因循未果上而輿表遂得進呈時巳未正月也先是先生散館授編修至是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呼先生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二月會試遂膺分校之命先生故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一切所囑固峻拒不爲動其有文不中式者亦必疏明其故細書卷上毿毿累千至欲奉以爲師初戊午之秋先生之子汝咸舉浙江鄉試其計偕也先生之父徵仕公與之偕來至是老人興故土之思先生遂以

送親請假旋里杜門郡邑守令想望丰采非公事未嘗妄通竿牘本郡監司王公巢雲乙卯座主也每舉先生以風遊客方是時而上經會中輟先生憂弟子無所矜式修舉故事來會之人視昔加盛先生時臨講席反覆開導聞者莫不興起不幸患瘧病久而衰癸亥四月以後手足拘攣不能復出門戶醫藥不嘗饘粥服雜僮僕逝逃門庭荒寂然老幼之養賓祭之需猶藉先生筆札以供而先生立志矯然亦不敢以病廢事心計口授一日之中而人已公私雅俗無所

不周如是者五年而卒余嘗計先生一生寒苦其稍遇陽和長安三載耳然貧而好施自奉最嗇而交際不廢俸薪嘗苦不給則仍館於座主田少司農之寓勤劬淡泊與布衣時授徒不異同學董在中贈詩所謂斗大三間屋青燈半夜明雖爲漢太史不改舊諸生者蓋實錄也病羸畏寒欲作一被一褌而不能然外史有註誤者求先生排解願奉千金爲壽先生笑而謝之其他倚先生誠信以事相囑者甚夥先生雖脫粟黃虀朝夕不繼終不因之動心嗚呼人但見先

生早遊庠序晚入詞垣皆以文學行誼負時重望莫不相詫以爲稽古積善之榮而不知其勤勞清苦實乃十倍於常人即吾黨之知而惜之者亦謂其生不逢時晚乃一遇初未獲少抒其蘊故憂勤之日多逸豫之時少然使先生幸而早達身躋台鼎其所擔荷者愈重則其所以措拄者愈難正不知其清苦勤勞視今日更當何如也先生之學始從考亭入手返本窮原乃契象山陽明及受學南雷相與發明蕺山愼獨之旨鍼奇就平歛華歸實期於不言而躬行故持

身和介遇事明敏而寧過於精密其待人也恭讓慈愛發於至誠平生不作欺人一語所言必無食者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濟困扶危唯恐不及然必衷之義理而行詐僞至前燭照數計然覺而不言雖有横逆亦唯自反而已先生性故孝辛丑壬寅方丘兩孺人速喪先生哀毁幾不欲生自此侍徵仕公益不忍頃刻離溫凊定省敬養備至假歸以後膝下情長澤州啓薦昆山勸駕終以疾辭不出晨昏同室窺見暮景多憂輙彷徨無措痛自刻

責居喪不以病劇殺禮經營葬地至于積憂以殞壯年喪偶誓不再娶所遺故褥卧之終身自弱冠舌耕以餬八口至通籍後衣服飲食未嘗與兩弟少異闔門聚順和氣盎然識與不識皆謂不愧怡庭致敬遺老好引後進而尤敦舊好友人董吳仲之卒經紀其家撫其子至于成立他若三黨之中郵喪助婚其事不可殫舉天資穎悟讀書輙曉大旨然勤於辨証能通累朝典故而未嘗以博自矜其于儒者天人性命之旨離合異同之故了然於心而耻言道學二字爲

詩文初尚弘麗藻采爛然晚乃脫落一趨清眞而終不敢自列於文人故著述爲少自世所傳時文之外其存者雜詩文若干卷而已嘗憶先生論有明諸儒最契崇仁白沙大約謂天理不外人情學者必須隨時逐事精察力行方有實地可據一時聞者或疑其叅和世故即余亦未嘗不以把纜放船積穀做米少之久與之處而始知其事事各得乎心之所安謚之孔門學脈正從曾氏忠恕而來雖終身勞苦死而不悔欲不謂之仁者之徒不得也先生生明崇禎甲戌

十月二日未時卒今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卯時官止翰林編修壽才五十有四娶楊氏先先生十六年卒勅贈孺人生子四殤其三今戊午舉人汝咸其仲也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與先生定交二十餘年相與於科名利祿之外辛酉以還心跡益密如鹽梅水火不可相無者也卒之前三日余過先生先生咳嗽方劇聞余至輒止坐余牀頭褰帷相對自兩家鎖屑之事以及郡邑之政京邸之報文章之正變氣運之安危談之幾徧半日而別猶謂胸中所欲吐者

終覺耿耿未盡越一日再過之則氣息奄奄矣猶執余手而叮嚀曰吾一生心事惟子知之亦惟子能言之不吝如椽爲我作狀當令兒子捧之以乞銘於黃先生余時忍淚嗚咽不能對也念昔歸熙甫嘗爲其故人吳中英李憲卿作狀先生位祿雖不能及李學行實非吳所敢望而余無震川之筆豈能不負茲託顧其相與之情則一也寥寥天下知余者莫如先生知先生者亦莫如余先生非余狀而誰狀余不狀先生而狀誰耶追理前言泫然執筆語雖不文立言君子當信其不誣也康熙丁卯中秋日同門弟鄭梁頓首謹狀

同范筆山祭陳怡庭先生文　丁卯

人生所難莫難知己不堪聚散况隔生死嗚呼先生百尺樓比外示和同中嚴臧否所以當意世間無幾朔吾兩人尤世所鄙迂拙衰窮廢等糠粃先生偕之乃獨如古兩人亦然不解所以數十年來鼎足而峙忽折其一二仆碣起猶憶光陽識荆戊子妙齡遊庠髮清齒美望若神仙交從此始然相愛慕文字已耳同躓名場水落見涘窮經學道相資相砥久而益親淪肌浹髓偕爲鄉書翻同泮水真契之深不獨義理

心曲隱微家常瑣委無不相告忘此與彼迫苦饑驅居遊殊軌偶賦歸來劇談歡喜相期百年過從爾爾豈意今春一別遂止至如梁者生原異里聞聲相思定交乙巳時崇策論今古莫稽我頗縱橫先生曰是因同受業姚江之汜論道談文不古是恥我奉如師斋我如弟我上公車先生鞭捶勗之以詩塵襟如洗先生颸浙我以文哆同心之言不顧譽毀自此升沉懸若茶薺叔牙知我不嫌運否我詩我文舉世所嗤謂爲可傳不同凡猥辛酉以還同正文體高談劇辨雅鄭朱紫兩不可無輔車相倚一病五年未知所底遽索我狀我猶忍涕云胡隔宿果然已矣嗚呼先生間氣積累風俗瀾狂文章波靡天宜培之爲世模楷如何一生清苦而已名高翰苑其實貧士又嗇其壽五十四祀彼蒼者天孰云可恃陽令吳還崇肴載醴以奠先生屬梁作誄兩人依然先生何在輪存車亡將安用此恐自今後黯黯沒齒悲來填膺劫火難燬惟先生神不隨形圮存無所作沒有足紀嗣子更賢夫復何瘉應念兩人行咧思啓

節孝黃母鄭氏傳 丁卯

為婦而以節孝稱難矣然余嘗謂節難孝尤難崔門淑女或深相悅之情巨室名媛或明從一之訓殉身立孤古今時有舅姑邈然與姓生平未嘗謀面一旦離母傅之手而承巾奉帚於其傍獨非人情能不格格而况良人捐背已喪所天尚復何心修茲婦職故雖有比節栢舟之人其不以孤苦之故而忘井臼之義者少矣乃吾嘗讀新安黃母之行畧而竊有感焉黃母歙鄭氏鶴慶通判良用之女孫幼嫺女訓言笑不苟年十六歸同邑處士黃度卽能釁簪珥以佐菽水已生三子而寡抗志守節方處士之疾亟也延醫禱神嘗藥摩痛時時願以身代衣不解帶者旬餘而處士竟卒哀慟之至絕而復甦黽勉擘畫終其大事不食數日誓以身殉姑汪氏强起之曰吾兒不幸死耳新婦病盡其心喪竭其力爲婦之道畢矣相從地下獨不念藐孤三人耶于是勉從姑命以撫孤爲事然日夜哽咽遇歲時饋享或誕諱届期益長號不自禁處士故食貧歿後家益落母以女紅給俯仰寒暑

晝夜十指刺促不少休初三子一生數月其二尚在襁褓撫育教誨遂至成人然每當舉婚祝壽諸子拜舞稱觴輒潸然淚下諸子問故則於邑曰念汝父不見汝輩之成立不覺傷感耳蓋稱未亡人者三十餘年目未嘗一日乾手未嘗一日束也姑晚歲不良於臂指動止惟母是藉母日爲之櫛髮頮面凡有呼召吐哺握髮而聽命如是者二十載未嘗偶委娣姒母臥室最與姑近姑臨歿數載輾轉牀褥間需飲飲至需食食至雖昏夜曾不後期姑知其寢未嘗睡歎曰使吾病不如病喪子有子者賢婦也安得有賢孫婦如此以相報乎母曰婦道當然何敢望報姑年至九十乃終母斥賣衣飾以具殮葬悲號不異喪處士時蓋其孝又如此夫母於姑非屬毛離裏也特委身於處士耳處士歿則奉姑之事諉之娣姒不爲過卽不然望報於後人亦人情也而母孝如此何其天性之過人歟雖然姑何人處士之母也處士有母而不能事處士之心戚矣念處士而不念處士之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謂何而謂母能一日已於孝耶

然則母之孝玆乃母之所以爲節歟母三子作㮣作楠作桂俱遵母訓飭已好修客江漢間多從賢豪長者遊作㮣不幸先母卒作楠作桂共推其嫂繼母操家棟兄弟怡怡無少間言益信乎節孝之有報也會母享年六十三而卒郡邑守令皆以節孝之扁旌於廬而作楠兄弟復來求寒村子爲之傳嗚呼表揚於一時不朽於後世節孝果有負於人哉而人往往曰難何也寒村子曰吾家四明之鶴浦者幾四百年而不詳其所自出丁巳修譜聞取餘姚安陽里鄭氏譜

考之中載應城知縣華孟勤一序云龍山烏峯鶴浦皆其屬派而安陽里之鄭實始南陽公鄭楚楚生茂茂生七子長名自麟者其子孫徙歙自歙徙睦自睦徙安陽里如此則歙之鄭與吾鶴浦之鄭當非二鄭也三百年來吾鶴浦之節婦多不勝書其得論祭建坊列之明史者自吾五世祖母王氏孺人而外尚有三人可謂盛矣今黃母鄭氏之女復卓然以節孝名何吾鄭氏女婦之多賢也他日旌典之及其又足爲一姓增輝也決矣因喜而爲之論次云

魏朋三詩序　丁卯

丁卯春繁昌魏子朋三來浙武林緘寄五言二律見懷仲冬余客吳門朋三以其所刻浙游草相示則二詩已錄其中矣夫浙河東西十一郡豈少祿位名譽足以主盟藝林者而顧惓惓於海隅落魄之書生豈以余之詩有不同於世之所爲詩耶旣而曰吾尚有後浙游草子盍爲我序之嗚呼世無東坡子論詩雖有足採要是元祐初之魯直耳正恐文潛少游猶將以爲不然而又何一言之足以重君雖然君之詩所

謂布帛菽粟雅俗皆知其可寶者也予幸以一序附名其末世或以君爲東坡先生而因以余之論詩爲不謬乎是余序未足重君君詩實足重余也匆匆言別書此以覆暮雲春樹何時與君樽酒細論之

丁卯鄉墨序　丁卯

余於時文無師幼承祖父之訓知摹神於白文求理於吾心取材於經史大家而已持是説也以出跡尾紛然戰亦累北因念時文一道姑且讓天下人出一頭地噤不敢發聲者十年不止已從先生長者遊有志問學易屋之文視同應酬套語益置不論歲辛酉吾友陳介眉先生有歷科大題之選要余同事余茫然不識文如何選姑以幼所得於祖父者妄爲介眉言之蟲媒塵鼠之餘每拔一篇則撫掌曰善丹黄甲

乙之出每駁一句則首肯曰是私念先生一時時文之宗而不以余之持論爲謬意者時文一道此生亦得厠名其中乎用是酉戌子丑之科皆與先生同操選事先生一病五年藥鐺臥榻之側時時與余縱談闈論每見諸家選中有抄列大全條欵以爲祕經纂割坊本首尾以爲鴻寶者輒恨其礙聖賢之神理窒天下之心思便空疎不學之徑竇方謀所以潛移而默奪之而不幸先生卒矣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不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余獨何心能復談文哉卯闈榜發力辭坊間鄉墨之請姚江黄主一過余曰此介眉之志也奈何使之與日俱瞑於是榆舟至吳寓桃花塢之積慶菴盡取十五國之文閲之其地爲唐六如棲息之所池館已作丘墟城隅僻冷白日關門兩老樹倚天吟嘯一少年伐鼓弄月氣靜神閑旬月之間而選已告竣最其篇數四百而強其大旨則仍以幼所得於祖父者爲主其或不能盡合亦必推陳出新實有其不自菲薄之意而後得與於節取之科落亦猶行

吾友之志云爾嗚呼歐陽子之於知已也至欲待之於二千載之後而當世而與之同者亦有衡山廖氏宇宙遼濶耳聰目明不盡被兎園老生瞞殺安必無知我如介眉者復起而賞之乎序以俟之

千秋先生傳

丁卯

先生王氏諱某字君調千秋其別號也世家鄞西之假山生而孝友爲人恬退能甘淡泊耐勤苦與人交則易直子諒充然溢於肝膈眉宇之間然長身玉立言輒不苟識與不識望而敬爲長者父某補邑庠生早卒是時先生年才五歲即知哀慕如成人稍長父其母師其兄家庭之內雍雍肅肅崇禎己卯冬假山河北火起延燒將及時先生父柩殯所居之東園家人倉皇束裝而先生獨奔至殯所且哭且救幸而撲

滅鬚髮爲焦先生凡事皆從諸兄後無敢或先至是力營窀穸獨毅然自主不少遜辛卯丧母哀毀盡禮夢寐之中四鄰聞其號泣歲時享祀事必躬親既敬既戒諸兄諸子肅容拜跪而已先是兄弟析箸先生以居室讓其兩兄而自退處於東園草樹荒凉夫弟晏如及長兄之殁兄子之造將鬻田以殮而售主以遠爲辭先生即易己田之近者與之從兄某被畚而反爲畚誣鼎革危疑之際風波叵測先生奮不避禍挺身力辨事始得解居常撫教羣從一如己子有貧

不能舉喪者釀金以掩其暴露年三十有七始補博士弟子未五十輒謝去人咸謂先生場屋爭名之事有子可寄也然三十年來諸子或困公車或放鄉闈得失寵辱之驚曾無幾微見於顏面自其高曾祖三世通籍稱邑舊門而遺家清白不殊寒素先生父子俱以授徒餬口每歲館於奉川癸卯長子之坊舉於鄉始以年老不復出然布袍敝履往來衢道必徒步雖一童亦不使隨挨肩叠足者不知其爲孝廉之父也所居東園屋才三間堂寢廚溷皆在子媳孫曾紡

讀其中者趾相錯也先生曰方吾始來居夫婦兩人頗嫌寥寂今幸得此何啻廣厦之寬已傍東構一室方廣踰丈僅容榻几上雨旁風下足磊磊如履沙灘石徑先生草爲亭帷悠然臥起常語張子旦復曰讀書自是樂事余少居西樓夜分之後月傍西山推窗靜坐殊有得也今吾老矣獨臥東軒紙窗月透不知霜露之寒先生飲酒不亂陶然即止然每晚必手壺自斟下之不煩滋味嘗見室中穴一牖隙置魚脯一小盂長二寸餘者四尾耳佐卮兩日猶餘其三臨殁

數栽欠子之坪力能左右就養寒苦稍舒然推先生之意雖微菽水其爲歡固自若也家無長物縱橫案上者殘篇蠹簡禿筆瓦硯而已然晨興必洒掃整頓務使潔齊每旦提湯一盆先取茗杯酒盞滌之然後嗽齒盥面已復以之浣巾淨几嘗語余曰水火民所生活吾不忍以有用置之無用也先生少年時居伯仲中爲季及其壯且老也子姪林立然五服中稅糧徭役之事始終皆先生一人任之軍興之際措拄艱難苦心竭力門無怒呼壁懸一板暮取拭之一切衣

飲柴米交易差遣燕饗餽遺慶弔往還之事靡不細書其上詰朝依次而行無有失誤如是者日以爲常其疾革也兒女閒房委瑣件目皆了然明白然後去先生讀書務實用爲時文醇質有根柢不屑爲柔曼飢更媚悅之詞楷書遒逸晚歲猶能蠅頭小字而不欲以書名惟見古人佳言善行則手錄之以詒親友訓子孫平生無戲動親知故舊恭酒談笑亦未嘗出一戲言子弟有過直詞正色以此人多嚴憚之至其前者固不循循欽飭然性慈而和聞人之困則憂形

于色見人之不善則愍然爲之不安覺人之許則訥然不出諸其口受人之侮則夷然不以介於心任人之事則皇然惟恐其有所不及久而與之處者又未嘗不如坐春風之中而沐千頃之波也嘗謂人家無舊戚窮交在座者其興易替故雖田農山叟不惜與之殷勤款曲德齒達尊不以行輩自高雖子孫之友亦若引爲平交人亦忘其爲前輩也梁之得侍先生以先生爲梁曾大父中表兄弟梁祖梁父皆以長者事先生而先生顧不以卑幼視梁禮貌特過於常人

猶憶甲辰乙巳之間先生延余課其諸孫天寒乏被時時共寢人長幅窄轉側必相期約而後動更闌夢覺輒搖余足舉前言往行相質倉卒間稱謂未嘗不先生余也余性質不求人喜能喜余者世無幾人其在長者輩行則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卒在丁卯八月八日距生年八十有五張子且復狀之而之坪復來命梁爲傳蘇子瞻答孫志康云自惟無狀百無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梁豈其人哉然而故舊之感無益之愧則固賢愚同此

耿耿也

論曰如先生者按之史法當在隱逸獨行之科然而先生非無意於斯世者也居恒與余論列古人慼慨時事蓋枯然有民胞物與之思矣特以其性恬淡雖不過不形之詞色耳黃山谷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先生之成就卓卓如是豈必以過不過論哉雖然數冬必春恒夜必旦先生壽過大耋矣奈之何而猶不及見其盛也

海昌張比翁先生壽序 戊辰

康熙戊辰會試榜發一時獲雋者多淵源家學之士而其中年已强艾得稱具慶者吾兩浙中唯余與張子昆詒而已余父年七十有七母年七十有四而昆詒之尊甫比翁先生年亦七十有四其太夫人則適當七十以皤皤黃髮偕老一堂之中而幸見其子之出身人皆以爲可喜其後改進士爲庶吉士昆詒才望宜膺是選而竟不得與人又未免以爲可慽然余以爲人生天倫之樂非世間之得失所能與也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親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否則詹雖不離于其側其志不樂也嗚呼此以言其父母不可謂不曲中乎人情矣正恐人子愛日之心固未嘗不美乎彼而實有不能釋然于此者昆詒舉進士釋褐祿秩至比七品固已有所得以爲親榮而又得以需次給假及其親聰明强固之時依依膝下蓋又不離於側不至舍其朝夕之養矣是昆詒之一得一失祇見其可喜不見其可慽也已而昆詒謀所以壽其親者求詩

于同榜能詩之家而屬序於梁梁常從先生之孳從紲其戠侯諸君子遊聞先生爲諸生時有聲庠庠久之不遇初無所介于其心急難窘助家幾中落不少倦與太夫人飭紀敦倫家門之內動止皆足爲士女師海昌前輩風流萃於張氏一門書乘嗣劉兩先生而外先生又巍然爲鄉國祭酒如此此豈肯以區區館選之不與爲昆詒慽者昆詒行矣方舟車旋里之時正秋月天香之侯筵開樂奏冠蓋塡門昆詒發篋取同年所作諸詩張之壁間朗然爲先生誦之先生與太夫人輾然色喜爲昆詒多進一觴誰謂七十年不便是百四十耶人生樂事至此試回憶玉堂中有一友爲枵腹翻書强顏調舌徒使四千里外兩老人倚閭北望耿耿然念亂而憂貧昆詒又寧肯以彼而易此耶則是吾與昆詒雖同此具慶而昆詒之所以壽其親者余望之如天上矣因爲書其健羨之情如此若夫異時富貴壽考康寧之盛槩不侈陳爲非昆詒求文於余之初意也

寒村舉業自序

戊辰

凡人中一進士坊間必刻其平日所作之文而行之以射利名之曰稿例也余幼奉家大人命讀書不事舉業先王父俾應童子試始稍爲之然是時自道其所欲言而已乙未遊庠留心場屋隨俗揣摩者八載癸卯八股中廢丙午丁未之間受業黃門志在問學已酉雖舉於鄉其視時文不過應酬格套耳辛酉以來從事遊政縱觀先輩大家似有所得然以貧病未遑多作也今年春乔檄謁選將得宰邑而偶邀一第幸列庶常武林坊人遂來援例求文刻稿念余時文一道雖升沉甘苦其中者幾四十年而實非其志之所樂與一生心力之所盡何苦雷同衒鬻不自覆其短用是破例力辭顧余文素不自重狼籍人間自已刻而外其爲人所誤刻借刻者甚多兒坊萃古堂又起而編搜且從兒子性索其未刻之在家者得文百篇裒爲一集刻旣成乃始郵書求序嗚呼稿旣刻矣序亦何難但恐十五年序序二十載公車之人其所作未必如不遇子之藥可以致富也他日倘供覆瓿

之用愼勿歎天下事往往爲例所誤則余庶可以告無罪也夫

寒村舉業後序 戊辰

吳坊萃古堂刻余大題稿旣成復集余幼時所作小題刻之來求作序余謂序之云者古人特以志其緣起而今之人則假之以耀俗而求信於人者也假之以耀俗而求信於人則必乞言於當世之公卿否亦屬筆於一時之名士而顧欲余沾沾焉自炫其所長乎吾聞古人爲文多有悔其少作者何況朝榮暮落之時文更閱數十年豈復有一言一義之可存顧當是時童心未漓家庭授受初不知世間之有所爲得失固前序所云讀書不事舉業爲文祇自道其所欲言者也然則較之後來大題之文孰眞孰否何高何下必有世俗之所未及知者焉誠欲書其緣起洵莫如余之自序之爲質矣雖然以古人之所悔而猶爲余之所不忍棄其生平大槩尚可問乎書畢撫卷太息久之

重修南豐先生文集序 戊辰

南豐令衛公予族兄也康熙戊辰秋季以丁外艱服闋來京謁補因持其宰邑時重修南豐先生文集爲贈且命余序夫先生之文固史所稱原本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而爲歐陽修所重者也考亭愛其詞嚴而理正嘗曰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而景濂氏則謂其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葢古人之所以推崇之者盡矣末學小生何從更置一詞乎顧余于衛公重修之意不能無感也世皆伯魯人誰

說學爲吏者簿書錢穀之中苟焉自圖其考成而已學宮茂草經籍缺如曾不一過而問焉區區境內之先賢復何足以經其胸臆而衛公之於先生乃既贖田以祭更爲取其遺集而修之此豈今之俗吏之所能爲乎歸熙甫曰士大夫不可以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若衛公者可不謂之知文學古之徒歟而吾因以知豐之人所爲思其德而謳歌之者其皆非誣也已嗚呼文以

載道務使有裨於實用苟能與六經之旨相發明原不以時代限也自學者多稱秦漢先生之文不幸而出於宋幾爲所掩年來二李焰熄古文復昌先生之道稍振矣而不善讀之者僅其形似而不知其精神根柢之所在空疏以爲淡陳腐以爲朴支離纏擾以爲曲折白葦黃茅味同嚼蠟幾何而不又爲風雲月露之家所奪乎然則是集雖修吾方懼夫主張選體者且將以其譁世取寵之具傲先生以所不如而安必後之宰豐者皆能踵其事也哉乃爲書此以告來

者衛公名釴錢塘人康熙壬戌由鴻臚寺屬出宰南豐此集之修則乙丑歲云

琴友張氏詩稿序　　己巳

男女皆人也自先王制爲內外之別於是一切修身正心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皆以責之男子而於婦人無與焉一若人生不幸而爲女則凡人世之所可爲者皆不得爲此固天地間不平之甚者也聖人者知之故於古詩之刪若柏舟之靡他載馳之歸唁皆得列之三百篇中與周公召公所作競響千秋蓋人各有情情各可言固不得以其爲女子之故遂令其訥肭無心張口無聲也而况其情爲父子夫婦

之情其言爲忠孝貞節之言乎吾邑自唐宋以來風雅代起而以閨秀自見者實少其人山川鬱積忽鍾帷房當吾世而並峙者女子則有張氏琴友婦人則有開氏餘生二人者清才靈稟皆足擅秀一時而數奇運蹇困極人生固宜其不平之鳴易工而可傳也然餘生儁穎要歸禪悟而琴友質雅關係綱常則其中又未始無貞淫正變之別矣琴友爲遺民潔公先生之女友芳姚了之婦當承平時兩家俱極高明星移物換家破人亡流離顛沛至以筆耕糊口字其遺

孤有世之男子之所不能爲者顧嘗取其集而讀之痛夫悲父滄桑離黍之感流溢楮毫嚮令聖人復起自應諒其不得已之苦衷而豈肯以世俗腐儒之見輒舉先王內外之制以相繩乎初琴友與吾妻王氏同爲光祿劉行素先生外孫女幼有筆墨往來之好而其子與鄰今又從余遊於其請序義不得辭而爲書此凡以悲琴友之不幸而又嘉其能自立也嗚呼丈夫遭時不偶困窮抑鬱者何可勝數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不能自見於當世者多矣若琴友者洵亦

女子中之人傑也哉

南雷先生八句徵言小引　己巳

康熙己巳歲八月八日爲吾師南雷先生八十壽辰先是戊辰冬梁官京師先生令子主一屬梁徵文爲壽梁謂先生之壽而徵文以祝此所謂享海神以乾魚而脯鹿以餉山客也阻之而止今年夏四月歸寓郡城矣公直方復來過余仍申主一之請竊念梁受先生教誨二十餘年雖暴棄無所成就而其恩大矣弟子之願頌其師與人子之欲顯其親情復何異而顧視直方主一爲恝然乎顧先生以忠端之冢嗣而

爲蕺山之高弟以明室之遺老而爲昭代之徵君其問節全忠孝學貫天人當世莫不耳而目之實有無庸梁贅者惟是先生一生好學之心自少至老孜孜弗倦不啻貪夫之嗜財淫人之迷色者實足以留天下讀書之種子而天果存爲碩果以不墜斯文之緒此一段奇事眞堪千古竊願與斯世斯人共慶之葢自大舜問察以來聖賢一途止此好學二字雖禹湯文武以至周孔莫不皆然而此二字實未易言人苟非實有所得於其心則富貴貧賤夷險順逆無一不足以敗之而壽夭之出于天者尤甚故孔子嘗以此稱顏淵而不免今也則亡之歎後世文章稱韓柳歐蘇理學稱濂洛關閩其他名儒鉅公不媿好學者亦時有之而年躋耄耋者絶少葢三代以下宇宙氣運之薄使然深可爲世道悼惜者也先生身閱兩朝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而其於學也精神志氣八十年如一日非天不欲吾道之失傳故特鍾瑞一人以領袖後學而開一代文明之運乎儒生學士幸而生同其時得所依歸當無不願贊一詞爲先生進岡陵之祝者也直方主一其以梁言布告海內吾知祝橋化安之間登堂執爵者必不止及門弟子矣

郡守張紫峴壽序　　己巳

康熙己巳某月某日寧波郡守張公之母羅太夫人帨辰其治下鄞邑范鋒山從京師馳書於慈谿鄭梁求文祝之越明年某月某日則公之揆且也梁亦求文於筆山筆山復書謂百聞不如一見某雖耳公之政聲也甚悉然不如先生目覩者之尤親切也是文仍非先生不可念梁與筆山同學有年自爲諸生至今數十年矣未嘗以片詞貢諛於官府葢受吾父吾師之教知應酬不可以言文也今一而再可乎雖然

應酬云者昌黎所謂作俗下文字也若公之治郡則實有異乎今之俗吏之所爲者今大吏之俗豈必其殘虐饕餮而闒茸哉凡時風衆勢之所趨不能以其身砥柱而靡然從之徒承其弊則雖忠信廉潔而未始非同流合汚若是者均名曰俗今何時也　朝廷清明中外嚴肅吏苟自好亦誰不潔己愛民振飭風紀獨是潔己者分内事也可驕人乎愛民者於民無不愛也民有四誰居首乎振飭風紀者惡夫弱之肉强之食也毀妨貴少陵長小加大不又謂之逆乎世

多不讀書以爲學凡屬美名無非弊政而且一唱而百和焉非僞勦薄長此安窮識者葢業業乎有人心世道之慮矣公獨淡然出於爭名競巧之外謂吾承先世積累且季與登仕籍不愛錢不畏强禦匪吾所難也唯是王道本乎人情人情固即天理苟不曲體乎人情而徒欲快己之心以成己之名乾高坤厚疾風暴雨於物猶必有傷是故下車以來無察察之政而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而有冥冥之功其慤誠和厚有非世之潔己愛民振飭風紀者所敢望吾觀

三代以下吏治莫如西漢然孝宣綜核一變而爲哀平正不若文景之世禁網疏濶者之可爲久葢安靜之吏悃愊無華其功視苟求聲績者遠也杜子美讀春陵行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當使萬物吐氣余謂得如公者十數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寧不使夫國家之治萬年有道哉公之爲吏不俗卽余之言之亦非俗下文字因書其大旨以寄筆山筆山曰如先生言公之政足壽一世又奚有於一身乎其亟矣第之爲壽筵侑觴唯唯如命公

管春燈則夜舍觴展覩如不鄙其言爲

張蓴山集選詩序　己巳

甫上張蓴山工詞問善詠諧滑稽玩世一言笑率常傾其座人一旦集選句爲詩刻以行世或疑之者謂張子老於詩矣維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昌黎之言獨不聞乎余曰此張子之詠諧也風雅道喪應酬體興中無所主而欲談詩不得不以摹擬爲牆壁摛撦吞剝之餘人無完膚我亦無眞面目矣張子曰竊人之言而可以爲已言乎我言之而可使究竟爲人之言乎人已言之雖我終不言可也我所欲

言雖使人代言之可也此其所感深而所見遠矣雖然今世詞賦家奉選體爲聖書朝吟夕諷苦不能徧偶掠幾句便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輒思隸太常矣而張子左宜右有如取如攜此其才分不有過人者乎蓋古來滑稽玩世如柳下東方固非空疎弇鄙者之所能爲也適張子以余久故屬序其箭端遂書此以應

文學張君墓誌銘 己巳

君諱士培字天因張氏鄞邑諸生也其家世詳余所作君之考振寰張翁行狀中君少時與其弟士塤同爲博士弟子試輒居優等已而士塤成進士君一再試秋闈見罷遂絕意進取踽踽行市井中人莫測其誰氏也性不耐雜纍室西郊之外積書其中歲延名師友課子良晨佳節閒招其親知當風對月酬酢不倦閒人有舊帖名畫多方購之把玩摘索邀人賞鑒捐納例開温飽之家無不驟更冠服而君獨不屑意

雖亟望其子之成立然自揣摩應舉而外未嘗俾走捷徑蓋一郡之中以富室而猶爲秀才者唯君父子而已君爲人質而有至性嘗遭回祿祖柩在堂考振寰翁欲以身殉君大聲疾呼出重賞以募力士柩始得免考妣之喪飲泣至於嘔血五世祖味芹先生冢嗣之後僅存一人君爲之娶婦平居寡言笑儕人廣坐率常默然聞人言不合意欠申而去然是非賢否燎若粉墨偶發一語中人要害與人交外若泛愛而中實少可見輙歎然親愛無間者唯余與范筆山兩人要亦不解其何故也初君與其考振寰翁同起勤儉故雖饒於貲而治家纖嗇然性本寬直於財未嘗不疏橐中稍有餘貲輙袖之以貸人人或負之竟亦無可如何酷信堪輿見蔭之說登山涉水以求善地但覩形家言某地吉即捐重價或議其非旋即棄置如是者終其身不悔以此雖修廢舉而產不加增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壽五十有八配包氏先君幾年卒以某年月日合葬南郊外之草香園子一人錫珉郡學生女幾人壻某某孫男幾人先

是丁卯之秋余別君北上君時方病置酒相招出新得石田畫卷殷勤屬余題識意思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固疑其神氣聚衰然初不料其爲永訣也已巳南歸扁舟視墓錫珉以誌銘見屬憶余自甲辰識君才二紀耳已酉狀君之翁丙辰哭君之弟今又銘君之墓人孰無情安能執筆顧江河日下儇浮險躁之風有意計所不及者矣如君者又烏可以不銘

銘曰君嘗營葬所兮于彼而復于此高山與平地兮不一處而遂止豈知千秋而萬歲兮乃在草香之故

洄合兮知亟氣之洵美肇無窮之祁祉
[illegible]暨然則人生何必慮身後兮萬事之

錢稱庵五十壽序 己巳

世言貧交必稱管鮑然如太史公言鮑叔可謂不知人甚矣尚何言交夫士方其窮時然約爲友必期緩急相倚生死不相背負耳以鮑叔之善遇仲仲宜何如報也區區爲賈分財利便欺鮑叔而多自與而尚與之交交道固如是乎不知不如此不足以言管鮑之交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人生五倫之內但有先施之理而決不可有責報之心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太和之象也而以此交責則相怨一方卽大亂之道所由起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鮑旣知管則管與鮑朋友矣管欺鮑而鮑終善遇管越石父所謂士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貧交之至也否則我施爾報交易如市一里巷相慕悅者能之何稱管鮑哉余迂疎無似豈敢效諸葛君自比管仲而錢子稱庵之遇我視鮑叔過之無不及焉余二十年來所爲謀事而更窮受辱而不羞三仕三逐而三戰三走者其貧困不啻如仲而稱庵之下以爲愚不肖不以爲怯而無恥者則眞若鮑叔

之知故余嘗自敘一生交友上自公卿下至皁隸其爲愛我而敬我者不可謂無人而以云知我則固莫如我穉廉也穉廉爲人慷慨饒智力而中有至性滇閩之亂慕其才者檄之從軍富貴立致以母老力辭不行明史之修穉廉欲爲其父清溪先生立傳不憚數千里之遠觸熱抗塵走京師徧謁當局其於朋友急難助容不以顯晦存亡易節然剛直少容受其恩者或反怨之而惟於余則始終無閒言余雖受其施而不報穉廉不責余亦不愧蓋穉廉知我知穉廉者

亦莫如我也忽忽十餘年余齒日衰而穉廉年亦五十矣今歲六月十二日爲其初度之辰余自維無以報穉廉竊見古人之感德者多以壽相頌禱而余於文字頗有一長乃謀撰詞爲祝雖然吾聞錢氏爲彭祖之後而穉廉之生日又卽彭祖之忌日使輪迴之說果信祖孫一氣來去一時安知今之穉廉非卽昔之彭祖耶遙遙八百年來軫方適今之五十直嬰穉時耳所爲十年幼學二十弱冠者尚未屆期何況强而仕艾服官政耶而遽爲此耄耋期頤之祝毋乃太早計乎穉廉知我或不以大椿之年責此朝菌之見則吾兩人在宇宙間固管鮑後又一貧交也

南雷先生八旬壽序 己巳

祝壽之禮至於今而極盛矣公卿大夫之家每歲而一舉士庶人則每十年而一舉皆於其所生之辰集親知名宗黨傀遊燕饗而寵之以文屏障卷軸之煌煌不問誰氏皆然也然愚竊以爲今之祝壽不如古之祝壽者之誠蓋古者之於人誠愛之而欲其生不必待其生辰而後祝之如三百篇中遐不眉壽萬壽無疆等語皆以頌禱其將來而今之祝者則但稱其已然之福若以其得年爲幸雖極鋪張揚厲要非頌

禱之至意矣然其所以然者其人之在亡久近原與世道無關得失故即其生平所歷已爲盛事也吾師南雷先生今年八十令子主一先期命梁爲文梁意先生道德日高門牆日廣天下能文之士稱觴介壽者雲興波漏梁之不才何足與齒用是遲回未敢既又念天下之祝先生者皆謂先生學追濂洛文配韓歐而年齊申伏因誇爲三代以下之所希有而不知八十年之久在他人可言壽者在先生正未可言壽則所爲頌禱其將來者又非梁不能致其依戀之誠

矣古人謂人不學則老而衰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先生之好學至今不異强壯其視此八十年固同俄頃而况天生大儒必有所爲爲治世而生則必使其功名著於一時而後已爲覺民而生則必使其學術傳於萬世而後已運當文否書種幾亡而先生以不世出之姿囊括天人紹明絕學此豈闕下孤兒南國黨魁作乘桴之從者而稱爲人之堂長遂足以畢其一生之擔負者乎高卑未混道無終墜縱不得施於當世未有不傳之其人可知也

乃環顧交遊之內几杖之旁旅進旅退者雖不至如梁之暴棄無成然求其如房杜之於河汾游楊之於伊洛者正未易言而謂前此區區八十年天竟以此了先生之局耶太公望年八十而遇文王不八十固不遇遇而止於八十則殷無周周無齊矣故天卒以百有餘年界之而况乎八十而猶未遇者耶然則他人之壽以一身卜故已然者爲可幸先生之壽以世道卜則將來者正未有涯又不獨小子依戀之誠私致其頌禱之詞而已矣淺學空言藉之故紙雖視弁

障卷軸之煌煌不能無愧而信而可徵則必於是文
有取也同學諸君倘未信乎請再遲八十年以責其
驗

救災約序 己巳

水火民所生活而不能不爲害於人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然水之爲害易防而火之爲害常發於不及覺則救之之法爲難先王之世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則有刑罰然一禁之於前一刑之於後而當厄之救則未聞焉春秋傳載救火不一唯襄公九年宋災有徵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

大城繕守備表火道諸事最爲詳密後世王政廢弛一切生民衣食猶且莫爲之計何暇及火卽有一二良牧行之州縣要皆具文無實否亦旋舉旋廢葢同體之仁旣熄斯救災之義缺如矣吾郡僻處海隅火災爲少然亦時時見告康熙己巳七月十二夜奠高翁董君之鄰失火董君率衆救之於內袁子某率衆救之於外鄰賴以全已而董君與袁子謀曰凡火之得以害人者無救故也救需人人需器於是相約若干家爲一會平時各具器若干臨變各出人若干同

心力救毋或後時議既定屬余一言爲敘余雖救災之政有位者之責也萱君乃不以無位爲諉使之乘權藉勢其憂患同民當更何如人苟有不忍人之心者寧不樂與同事久而勿渝哉且由是而成爲風俗里黨之間相扶相恤氣運復古卽令人仍見先王之世不難也余旣樂爲之書矣抑更有說於此凡火之所以不易救者固患於無救之之人與救之之器而尤患於有乘火剽掠之徒亂救者之心而分救者之力子産授兵登陴景伯府庫愼守未必非皆此意而淺識之子視同拾遺置之不禁則里巷無賴幸災樂禍其風豈可長乎然此則非無位者所能爲也因牽連書之以告夫有救災之責者

怡庭傳稿序　己巳

吾友陳介眉先生旣卒之三載坊人裒其已刻之大小題文幷其未刻之藏於家者屬余定選命之曰怡庭傳稿而介其令子荸學來求作序余惟先生之於時文固所謂屈騏驥之足以耕田用獅象之力以搏兎者也方其數十年不遇也極甘苦疾徐之故而世莫之知及其一旦而逢識者也則家傳而戸習之幾徧黃童白叟今先生往矣而海內舉業之家猶皆視爲鴻寶奉爲玉律是稿之刻豈待余言爲重乎雖然先生之時文世皆知其可傳而其文之所以可傳者則惟余知之最深從來言爲心聲時文雖小道亦未有不稱其人之本領而出者先生少負異才於書無所不窺其於儒者天人性命之精微國家古今治亂之成跡文章正變升降之源流靡不洞析而志希聖賢銳意躬行彝倫日用事事務得乎天理人情之至故其發爲時文親切有味不與當世揣摩之篇同其朝榮夕落而世或不知徒影響於字句段落之間學之愈似去之愈遠矣向使余不爲之奮筆先生是稿

不幾如義山之詩徒供撏撦而時文之在天下又孰問其可傳之故安在哉雖然以先生之學之行使之早達其所設施必有可觀否則天永其年名山之業皆肯獨讓古人何至如今日區區以是稱傳乎然後知士君子生不逢時俗多皮相以孔子之至聖而太宰徒以多能稱以考亭之大儒而澹菴僅以詩人薦若此類者蓋亦多矣有志之士不自衒鬻而得以所長暴於當世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執筆書此掩卷三歎正不獨以其爲平生知已也

新訂金鏡錄定本序　己巳

天地能生人而不能使人不病聖人者起作爲醫藥之方以治之而人始免於夭札之患此岐黃之學與堯舜周孔之學同一仁心仁術也然古之人有病有不病病之症有犯有不犯則其所爲醫藥之方尚有所必需有所不必需降及後世而乃有必病之人病乃有必犯之症如所謂痘者是固天所生之以窮聖人之術而人實無可如何者也然而自有痘以來賢愚貴賤罕能倖免而後世之人林林總總不覩古之人加少則以人心之靈有是病卽有是醫藥之方以治之也治之之方有二一曰淸涼其說謂胎毒之發感於時氣不去其邪則閉不能出此祖仲陽而以治火爲亟者也一曰溫補其說謂痘疹之成賴乎氣血不扶其元則弱不能達此宗文中而以治虛爲主者也是二說者皆爲生人之所必需而固陋之子但知師說各專一家甚且私爲祕訣互相詆訶於是人之出痘者幸則與其術相值不幸則與其術不相值而生人之所必需者且有時而害天下矣余素不習醫

於痘尤甚然竊揆之於理以爲痘者人之一病耳治之之方雖與諸病異而治之之理要不能越乎聖人之所以治諸病者夫聖人之所以治諸病者豈有他哉視其平日之質禀審乎臨時之症候防患於未然救弊於已設如此而已矣是故清凉溫補專用之而可兼用之而可先後迭用之而無不可而無如世之習是業者無能博觀精審勒成一書常以爲恨耳目之前乃有汪子哲先者出其所訂金鏡錄定本求余作序閱之則痘書也問其旨則曰金鏡錄者翁仲仁

所著其言順逆之症最精然詳於救弊而尚少預圖之法余故益以費建中之書參以朱爾齋之註釋又續以諸家之祕論合成四卷命曰新訂定本庶幾臨症不悞而又可斡旋於幾先也嗚呼余有是意而哲先乃卽有是書人心之靈何其不謀而合若是歟雖然哲先業痘醫將以其術爲世所急耳此書一出夫人得而讀之天下皆名痘醫矣於哲先亦復何所利乎哲先笑曰此非余纂是書之意也夫業其術而不思專其利此所謂以仁心行仁術者也其書之成卽未必與岐黃同其不朽而其欲免天下之人於夭札之患者此心則已質之古聖人而不愧矣而況其書固爲生人之所必需乎余獨何心而不樂爲之序

貞孝先生傳　　己巳

先生姓董氏名道權字巽子别號丘堂鄞人父某母其伯父司農公某無子以先生爲之子司農故勝國名孝廉鼎革以來蔚然爲甬上遺民稱首先生承家學讀書敦行不以貧故少替其風流幼故穎異長益博覽經史之外旁通星卜方技而尤精於詩詩尤善於言窮方司農公之失職也好客破家幽憂成疾米鐺藥臼塵甑荒凉先生拮据朝夕霜淸雪凍破葛纏身及其喪也貧不能葬停柩幾二十載太夫人在堂

婦珥衣書典鬻殆盡先生奔走江湖丐貸無門吾四明固多貧士至先生爲已極而先生能一一見之於詩凄楚蘊結悲感行路識與不識皆以詩人目之古稱詩必窮而後工益甘苦親嘗血性迸露不似雷同勦說者郛廓可厭也故余嘗論甬上固多詩人其能成一家言者鄮山以才勝其氣雄杲堂以學勝其詞贍先生以情勝其致逸三人而已初先生好遊事干謁及太夫人卒始決意授徒人皆疑之爲博士弟子不攻舉業而目爲詩博學鴻儒之舉詩客多致青雲

一時挾藝者輻輳京師先生若出其所長放翁簡齋之遇誰爭予所而先生不自衒鬻足跡未嘗過揚子一步人又疑之余問問其故先生慨然曰吾之不授徒者親在不欲終一年淹也今則復何所戀乎吾之不攻舉業者吾始應試時吾父特以道權命名吾不欲失吾父初心也詩則自鳴其苦耳豈以養身譁世乎嗚呼吾始謂董巽子詩人耳豈意賢者不可測固如是哉先生性喜修潔布袍芒屨敝不使汚戎馬蹂躪之中掃一室筆墨硯田楚楚愛惜書卷讀數十年

如未觸手所至焚香拭几對客淸談絕無窶子酸人之態其爲人落拓飲酒不多而興最豪一壺二盞未嘗偶廢觴政徵古衡今談謔間作醉或起舞曼聲長歌他則頹然席間與人交和易可親或遇義所不可則戟手大罵若不能容久之亦卒無所介於其心平生强半旅食然語合意則留否則拂袖徑去好從方外遊叢林老宿徇之成名而初不信其教妖人朱二眉之來武林聲焰隆赫先生爲說闢之預卜其得禍其剛介明決又多類此康熙己巳先生年六十以膈

疾卒於寢友人仇石濤王文三從余問謚余私謚曰貞雅謂其固窮而善詩也旣又念易名當從其大者乃改曰貞孝焉先生在時屢索序詩其歿也其孤孫符孫簑求作謚議余皆諾之而未果冬仲客海昌寓樓雪夜念先生之卒甫上風流欲盡而是地爲其舊遊之所魂魄有知或應之此挑燈呵凍爲作小傳聊以慰先生父子愛余之意云其所著有左堂學詩缶堂學文炳燭集墨傭集旅窗隨筆共若干卷藏於家學史氏曰朱孫花翁遊江浙間公卿倒屣非山水風月不挂口后村誌墓稱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横遂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余嘗謂先生風致同之所不同者花翁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耳然翁高堂無白髮又當南渡盛時出入館穀於大人長者之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而得向使先生易地豈不其然哉戴剡源序張叔夏西遊云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三復其言流涕久之

永安令高君與侯小傳　己巳

君名咸臨字與侯高氏杭人祖汝梅嘉靖辛酉舉人知福寧州事以廉薦第一父時亮萬曆乙酉舉人君家世淸白爲人慷慨好義少補仁和學生　國朝丙戌以拔貢隨征福建署永安縣事時値草創邑無完城君設法繕葺撫民校士斬然條理丁亥二月總督張存仁返浙道出延平凡州縣吏迎謁者率舉永安高知縣相策勵於是疏題實授未幾鄰郡建寧失守君方預憂不測而五月大水邑城復壞君乃重修雉堞操練鄉勇申請大兵爲固守計方是時土賊皆假恢復之名富戶輸餉給劄貧丁執械從行其渠魁皆自稱王如鄖西新建石城順城寧陽宜春等號指不勝屈皆各破其縣執令尉殺之自建寧至永安將樂順昌尤溪大田沙縣五縣悉被屠戮而永安有林土陳泰梁欽者明季所撫土賊也至是復嘯聚剽掠八月初九日突至城下鼓譟君出諭之不聽入城閉門檄郡請援久之救兵不至食且盡君雖親率兵民防守而城中民與賊多姻婭日復間諜殺之猶不止九

月某日背城出戰斬賊百餘生擒賊將二人賊復造雲梯來攻十月某日出兵燒之陣斬賊首梁欽及其衆數百人擒獲頗夥賊愈恨合五縣之賊併力來攻十一月初三日城遂陷君與典史某教諭高宗顯同死之事聞詔與祭葬加級廕子當公之死也家屬皆被害子幼不在署唯馮以揚抑之者同難今年八十餘矣爲言其事如此且曰君丁亥春以杖殺密密教首欲古墓樟木造合彈鹿耳取怨貢川地方其後破城之新建王貢川人所擁也故必欲殺君然賊中有

何引祐者潤人客閩素知君清正有幹畧力勸收用賊意亦解而君抗節不屈罵不絕口遂遇害云

學史氏曰帝王之興也率曰天與人歸先儒爲善言天者必驗之人余竊謂人者非蚩蚩之氓之謂其必豪傑有才節足係興亡之數者也三代而下一姓崛起當其四海未一而巳有人焉爲之仗節死事則王業必成蓋比比然矣若君者豈非所謂人者乎顧以時方用武地偏職卑雖邀朝典之榮而士大夫鮮有能道之者日遠日忘漸就淪沒是誠可哀也吾友錢稚廉平生好稱述忠孝而與君之子某中表兄弟來求作傳以慰其孝思余感其意爲之敘次如此

三節祠記　己巳

三節祠者吾友丘子克承祀其家節母之祠也先是丘子之祖郡庠生祖述字天喉配陳孺人父邑庠生子鼎字鉉三配薛孺人當明崇禎壬午六七月間天喉公父子連喪而克承生才四歲陳孺人慮幼孤不可保乃更擇從子子旻字日文者爲嗣爲之娶婦陳孺人踰年生子克茂而日文又卒一門三孀共撫兩孤苦節能貞鄉閭莫不歎息顧國家旌典三十歲以前守節而年至五十者方得題請前陳薛兩孺人或後時而寡或先時而歿皆格於例不得旌惟後娶之陳孺人以二十三歲喪日文至康熙戊辰年六十有五矣巡撫金公題請得旨建坊旌表蓋節同而遇異天下事之有幸不幸類如此已而坊費不貲所給之銀才三十兩丘子慮無以昭大典也更坊爲屋以奉聖旨與時將祀旌婦於其中而倂祀兩孺人焉因名之曰三節祠先期來請余記余惟旌表一事特國家以之風勵天下而忠臣孝子節婦之心原未嘗計及當三孺人之苦節也卹卹乎惟恐孤不得立無顏見

夫子於地下耳豈以得旌不得旌爲榮辱哉然而爲其後者痛艱貞之遭思罔極之恩則惟幸其一邀旌典此亦人子不得已之極思也而國家又有例焉以格之爲其後者益亦苦矣今丘子乃能致其例之所應得而又及於例之所不應得其孝思可不謂曲而盡乎余先世累葉孀居毎聞人談守節事輒慘然不樂然竊恨先德未揚人有求余文者又未嘗不樂爲敘述也而况丘氏之三節出於一門又適與吾家不少異耶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顧吾家自曾王父以下四世單丁吾年踰艾尚未有孫而丘子齒少於余有丈夫子五諸孫又駸駸鵲起矣豈天之獨厚於丘氏耶抑余實不才無能顯揚世節如丘子故其後之盛亦不及耶祠成之後陳牲伐鼓於其下者常無忘三孺人之苦節丘氏子子孫孫其可量哉是爲記

劂臯懷詩稿序　巳巳

余家慈谿之鶴浦地臨氷篆江絶江而南爲鄞淛江而西爲餘姚扁舟夫來旦夕可達然或二三十里或七八十里非若邑城十數里之近一日可再往返也顧余平生好詩所與倡訓劘切者多在姚江甬水而谿上則絶無一人非余薄谿上人不與談詩谿上人實無有愛余詩者居嘗竊歎以爲吾邑自永興以來風雅代起九靈春草鶴年伯防之歌哭一時尤稱極盛降及有明聲承響接何至今日寥寥乃爾十年之

中忽得周子臯懷臯懷生縉紳之家而脫膏粱之習穎悟强記知埸屋之外大有學問顧獨愛余所作詩至見輙手抄藏之篋笥猶憶明弘正閒臯懷之先世黃門克敬公左遷粤藩先大夫勉齋公賦詩贈行吾族祖玉泉縣尹之歸素菴郡守之壽黃門皆作文以序其盛豈周鄭兩家文字因緣至今猶未絶耶甲子之冬臯懷與余並轡北上沿道聯吟乙丑長安唱和尤夥余以思親先返臯懷緘寄娛憂之集戊辰復會京邸則臯懷所作成帙矣數年之閒日新月異余之

愛臯懷益不啻臯懷之愛余也夫人情相愛以其同耳余詩朴直不諱空疎而臯懷博雅出語必有根據余詩隨口適意未免率易而臯懷苦吟千鍾百鍊余詩自鳴其憂樂如吾儕小人朝不謀夕而臯懷感時嫉俗覩鄉鄰若同室已溺已饑直欲攘臂而出其閒蓋亦可謂不同之甚矣夫不同而何以相愛若此之深耶臯懷曰子當爲我序之余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此非可以言傳也臯懷有友曰姜友棠者其愛臯懷亦猶臯懷之愛余也臯懷其轉而問之友棠伺耶

不同耶夫不同而相愛此其所以爲詩也此其所以爲谿上人之所不愛也雖然邑壤百里得臯懷焉又得友棠焉谿上風流亦不讓美姚江甬水矣一歌一和領袖羣英吾谿上山川秀美固才藪也豈無有聞風而起接踵古人者他日訪友談詩吾又舍此奚適哉巳巳南還臯懷館穀龍丘屢書督序歲晏將歸述此俟之

敬思堂記 庚午

江南之鄭皆徙自滎陽其後世遠而派分居越者浦江以義門名慈谿以節門著而居吳之郡城者則以假山稱假山之鄭世産名醫其人多自號曰山若三山先生其尤表表者也三山精於醫而不徒以醫重仁心懿行見於學士大夫之誌表生子二君昭君靜君昭無子以君靜之子兼山爲子兼山爲人慷慨尚義承三山家學好從賢豪長者遊尤爲當世所推重嘗葬三山公及王孺人顧孺人於長洲之歸元莊而

附葬其繼母嚴孺人於左本生父母青山翁顧孺人於右因念墓祭非古而情不容已風晨雨夕將事爲難謀於其旁立祠栖主以展春露秋霜之思未果而卒康熙庚午兼山之子學山卜葬兼山於墓北先期搆屋於東將奉三世之主而合祭焉名其堂曰敬思嗚呼顧名而思義學山之所以致敬而盡其孝思者可不謂之繼述之善者歟是年夏四月節門之鄭有名梁者以翰林院庶吉士假滿還朝道經吳會學山買艇攜樽邀往遊焉松楸蔚然佳氣迴合登眺之餘屬之書額而且求述其緣起如右

處安黃君墓誌銘　庚午

君姓黃氏諱晉良字朗伯處安其别號也閩人世居石鼓之蓮村生而穎敏讀書窮理務爲有用之學方其補博士弟子也年才十九與其伯父某師友家庭交與遊出三試秋闈不售逆知明室將亂講求經濟人望歸之閩賊之陷京城閩撫張公肯堂使將勤王之師君以親在讓其伯父而自留鄉里以備不虞唐邸建國遂授中書舍人尋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屢出督餉一時措斥條陳悉中肯綮本朝一統失職家貧

以親老不得已走東西粵就故人之招受其束修以供菽水然某某之難某某之獄人所不能白其冤者君皆力解之其客金陵張大將軍也海上入寇之師方遁所過州縣縉紳多爲怨家所持動輒罹網大將軍亦不免修睚眦之郄君直詞正色曉以大義所全甚多蓋君雖不遇於時不苟且以就功名而才氣過人所至必有以及物類如此君既抱用世之志鬱不得施則以其精神寄之於著述而又旁及於藝事生平手不釋卷精研儒釋之辨晚年尤愛石齋先生易學諸書嘗作庴詩剩義四十卷吟稿多至等身老居石井作井上述古詩八十二則起自周宣王終元世祖論其得失之大者以明己志書法得二王精蘊時寫孝經易米以養二親畫竹石亦别有生趣素嫻騎射嘗爲弟子員時督學集諸生較射君獨連矢破的有文武出羣之目慨自解組風息游道凌遲士之挾藝者四顧無可投足閩處南徼其聲氣尤與中原阻隔而君獨交遊徧海內居則守令造門出則公卿倒屣甲寅之亂僑寓虎丘耆舊過從名流饋餉觴遊歌

哭傳誦四方雖諸公高誼遠紹前輩風流要之君實有所長非無故而致此也生於明萬曆乙卯十一月某日卒今康熙己巳四月某日春秋七十有五九世祖某洪武時知潞遼有聲曾祖某教授益府祖某知建水州事父某母陳氏以君貴封承德郎安人君事之養志盡禮先娶林氏茶陵州守某之孫女有婦德封安人前君歿四十有三年生子三晨覺天植南平稟生繼娶林氏生子一典祖女二長適鄭善述次適劉之靓孫男八宗儀宗𩔰宗憲俱庠生宗香宗望宗

有宗振宗穎孫女六曾孫男四道輔道彝道平道焯女六當君寓虎丘時同郡少司寇鄭公方宰靖江見其詩而愛之迎之入署爲刻其庚辛壬三年所作相別十數年尺素往來君諄諄以所作詩文六十卷相託公報書謂賦歸之日當卜築石鼓幔亭同爲方外之遊而君竟卒矣某年月日將葬于某原其孤不遠數千里函狀乞銘於公公乃以屬之門下士鄭梁銘曰

身將隱矣焉用文遺書六十卷合焚寄語故人胡愍愍丈夫生不獲建勳退而著述意所勤不甘泯沒何獨君吾言鑱石表諸墳後有作者或得聞庶免散軼隨烟雲

浙江圖書館藏書

寒村安㡿集卷二

山陽戴　晟
鄞　張錫琨　較刻

崇祀鄉賢錄序

康熙庚午年某月日文安迂叟王公以鄉賢崇祀於學宮其子埏方爲戶部郎輯其邑士民所紀之行事及道府縣學之詳文督學撫軍之看語刻成一編名曰崇祀鄉賢錄以吾師宛平相國之命命余作序余觀公之所以得祀者孝友睦婣任卹其詳已載錄中無容余贅顧余於鄉賢一祀竊不能無所感也今夫士君子自命寧不當尚友古人爲天下善士區區尸祝一鄉云爾哉然而古之王者之取士必於其鄉者人生宇宙無往不可用假唯一鄉之中耳目甚親責備甚嚴苟於家庭族黨之間一言一動一取一予分毫不當於理未有肯心悅而誠服之者是故古今人品必以得之鄉評者爲最眞前明學宮之制特設鄉賢祠蓋以周禮之樂祖先師祀其鄉之賢者其鼓勵一鄉俾敦實行之意至深且遠河南劉文靖公嘗謂

浙江圖書館藏書

邑有二程夫子至不敢奉其親之主於祠則其重可知矣流及旣衰奬徒文具乃有事功氣節傳播寰區而孝謹衰於門內豪横及於里中者立名非眞寧甚師表然且於平生之磬利恃後起之彌縫居然俎豆前賢之列遂使識者玩之至謂生不鄉飲死不鄉賢觚之不觚此世道人心之所以日敝也有如公之崇祀報稱其德實符於名豈非聖天子在上百度具舉庶績咸熙之一徵乎吾聞公之先有孝子名原者幼不識父長徧求之卒賴神助得奉以歸至今三李之

傳採入明史蓋文安王氏一門德行世爲鄉望如此余文視本寧宏甫蕉巖三君子豈能爲役然懿德之好同此秉彝能於公之崇祀不喜而爲之一言乎公諱景祚順治丙戌進士官終鴻臚寺卿敭歷中外俱有殊績非可以一鄉之善士限之者埏也勉之孝子之後有公公之後是在埏巳

崇祀名宦編序　庚午

絳州李公某以明經起家歷官至江西布政其旣卒之幾年江西士民思之書其政績請之提督學政邵君崇祀名宦於是公之子世仁方爲刑部員外郎持其所刻崇祀編求吾師少司寇建安鄭公命余序之予按禮聖王之制祀典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要歸之有功烈於民且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然則後世名宦之祀固未有民不思其功

烈而得與者也亦未有無功烈於民而民思之者也今覩簡中所書政績夫孰非法施於民禦災捍患之類乎士民請之學使行之其所以崇德報功而風厲來者事良盛意良遠矣如余不文尚何贅語哉顧余於是實有所喜且欲爲世仁勉也從來天下有道在上之君聖聖相承在下之臣亦賢賢相繼故國祚之長莫如周家八百而其時之公卿子弟率皆王國之楨詩曰維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宇宙間氣運之厚然也世降風衰祚祉淺薄名卿賢大夫之家不一傳而

顛覆而國家亦因以少百年必世之澤漢朱仲卿嘗令桐鄉其後將卒至欲葬身於其邑謂子孫之祀之不如桐鄉之民之祀之也夫爲國良臣而身後之祀至舍其子孫而惟民之望其意亦孔悲矣今江西之民之德李公何啻桐鄉之民之德仲卿顧仲卿之卒也賴天子惜之賜其子黃金百斤奉祀而公之子能世其學慮囚淸獄已見一斑其自此而益昌其業益大其施益未可量寧僅如桐鄉之令區區以民之祀之爲足榮其家世也哉家稱濟美國倚世臣余益於是而慶重熙累洽之有徵也古人云爲名父之子尤難又云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世仁行且收矣試思自古及今固有功烈及於其民而民不思報之者乎亦豈有無功烈於民而民思報之者乎

怡庭遺集序　庚午

吾友陳怡庭先生一卒世遂有從而歎其無成者謂其晩而後遇天不假年旣無所設施見於當世而又平生不事著述無以傳後蓋平昔之艷而稱之者至此亦非而議之矣夫以先生之學之行而使其設施僅見於家庭倫紀之間固世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至其不事著述者豈其有所不能哉入乎其中而知其甘苦觀乎世之立言者而深有所恥耳曾子之思昔者吾友也曰有若無實若虛如先生者庶可謂之從事於斯矣彼議之者其人其學不知自居何等而顧挾其尸行肉走之勢以加於蓋棺論定之人余嘗聞而恨之己巳南歸因從先生令子華學索其遺稿意欲鋟梓行世以關議者之口而奇零散軼搜辨裒萃選勝扱尤僅得文若干卷都爲一集或者見其諸體未備恐不足以成家余謂文視其可傳否耳豈以多寡論哉古之人文生於情往往不得已而後言而其言之也一生精神皆於是乎在故雖更千百年之久而讀其文者猶可以論其世而想見其人此立

言一事所以垂不朽之一也今之爲文者其中原何所有而徒欲飾之以爲名高往往得已而不已或抑揚頓挫於章句之間以號大家或掇拾摛撦於經史之中以鳴實學而究於一已之精神無與則有此日之文而可用之於他日彼人之詩而可借之於此人者矣紙墨未乾已先腐朽盈箱累帙之多豈足以誇一時而欺後世乎先生是集雖少然試一讀之天性之篤摯學問之精微立心之忠厚制行之和平栩栩焉不啻對其人而與之語蓋惟其不輕於立言而所

言者皆出於情之不容已故能精神煥發一篇之中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如昔人所云也若必求其諸體俱備而後成家則屈之騷司馬之賦孔明令伯之表子卿元亮之詩其不克與今人鬭富也久矣由斯以言先生平生之不事著述者是乃其深於著述者也議者之口先生固所不恤余又豈必爲先生辨哉會余匆匆北上未遑一言爲序今年九月莘學屢書來促念鍾期之既逝流水之絃欲絶矣率略數語孫子荊之驢鳴耳先生有靈倘亦有鑒余情於意言之表者乎

竹牕近體序　辛未

余論詩不主聲調然宦京師數年所見名卿材大夫及四方之遊士往往以此擅譽一時蓋雖不復趨王步李而一種清和秀潤之音亦皆聲調也間有不主聲調者則必在羈窮牢落之人劉潛夫見郊島窮而元白顯遂謂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理或然歟辛未之春吾友丘子絡衣來自華川持其邑明經吳禪生所著竹牕近體詩求序余受讀之清和秀潤之音視京師之貴人名士過之無不及也余自戊辰入館

時時自顧所爲詩竊疑其非臺閣中人物今年散館果被黜落雖初不以詩故或亦未必非詩之驗也由此以推鏗金戛玉之詩未有不從容廊廟鼓吹休明者禪生顧何獨以明經老乎意者人生固有幸不幸天下事又非一理之所可槩乎絡衣爲余言禪生一生嗜學年踰七十猶日手一編不置華川固黃晉卿王子充之鄉也寥寥三百年雲横石棲之秀鬱久必發當此崇儒右文之世稽古春卿安知蒲輪束帛不且相望於道乎如此則又不必以詩重矣

程墨商序　辛未

康熙庚午家宣成試京闈不售將有天下程墨之選就余問名余問選之何旨宣成曰文者題之文也今天下文卒不顧題空疎者謬悠其詞鹵莽者支離其說名爲是題之文而其去題也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余將爲是選以罵之使作者知者俱有所警庶文統不至終墜耳余曰惡是何言也余猶憶戊辰之夏有選家來索余序余時牽於館課屬姚江黃主一代作主一請立言之旨余笑曰選文求序不過欲使其

選行世耳今世行世之選有何出人不過能罵耳此雖有所激實則戲言也不意主一誤聽之竟以此作序又不意天下之大更有誤聽之竟以此選文者莠言自口貽禍無窮余方悔之無及而宣成尚欲蹈此覆轍乎且夫罵亦不一道矣有無心之罵雖肆意狂叫未必有當而其得謗譽也猶各於其半有有心之罵雖深文刺譏亦時有中而其取怨怒也至奉詆其薄有巧於用罵者訾毀儒先以鼓煽乎庸愚而已朽之骨決不能相報以片言有拙於學罵者抗論公卿

以遮蓋其營競而如見之肝且不僅自買其實禍宣成爲是選而欲以罵爲事也其將何所適從耶由吾而論實未見其一可也宣成曰然則將以佞取悅耶余謂罵尚不可而况佞乎文章自有定價是非自在人心但能不存毀譽之私虛懷平氣以與天下相商人誰不敬而信之今夫醉人之詈於途狂夫之囈於市過者羣聚而聽焉然不旋踵而又去之矣彼固未嘗以爲至論也有道之士無爭心無競氣初不求異於人而法語而人從巽言而人悅惟其理之不可易

也今世行世之選是醉人之詈狂夫之囈也宣成愼無美乎過者之聚聽而卓然以有道之士自勉焉文統之不墜庶其不在彼而在此乎宣成曰然則吾爲是選也不與天下罵而與天下商可乎余曰善因請名其選曰程墨商而次第其言於簡首康熙辛未四月上浣

劉介菴文稿序 辛未

時文一道不在君子立言之列寧堪不朽然數百年來士舍此無由用世則罔聚天下讀書之種而從事焉矣歷歲旣多本領宏潤之儒亦復出其緒餘以垂永遠而作旣難知尤不易當其初出或駭驚之以爲可怪或忽視之以爲無奇久而論定然後朝華夕秀盡歸隕落而松柏青青柯葉不改即以本朝論四五十載之間家傳戶誦每科必有十數家霜降潦盡歸然獨存正自無幾間嘗與亡友陳介眉先生定十四

科之選介眉問余大家幾何余所屈指者丁亥則武進董武峯大䶵己丑則黃岡劉稚川子壯嘉興王遒人庭進賢熊鍾陵伯龍壬辰則泰州俞天木鐸江陰戚裕筬藩大典張爾成永祺江都張柳衙標戊戌則永新劉木生作樑辛丑則溧陽馬野臣世俊丁未則長洲趙明遠炳庚戌則臨川徐潛萬春滄五河錢紹文世熹癸丑則長洲韓元少菼己未則黃岡龍端峯尚傳壬戌則廣濟金蔚齋德嘉十有六家而已乙丑京歸介眉問是科眉目余爲介菴先生首屈一指介

眉深以爲然然是時實無知介菴者卽余之知之不過以其堅光秀致雋絶一時耳辛未暮春介菴盡出藏稿屬余評選余始知其深醇朴厚凡情至而文生氣充而詞達者皆由於讀書多析理細認題眞初不似俗下名家剽今掠古以圖欺世其視前此十六家信足並垂永遠者也剞劂將成介菴復來索序而一病忽亾痛悼之深爲之輟筆者累月已而其孤永清遵遺命求踐前諾念余遲暮一第所作者旣不足以鼓動流俗玉堂祓放縱使粗有知識何敢以傳書俗

吏强顏論文顧嘗聞之董子斐雲云介菴平時酒闌燭跋往往感一生知己惟韓（介菴乙卯北闈解元韓閣學所拔）與鄭則是知介菴之文者余知余之知文者介菴也昔張元伯陳平子之於范巨卿一曾爲友一未相見而夢中之呼臨殁之託巨卿皆有以慰之爲其能相知也余於巨卿恐難爲役知己之感夫獨非情而能衷兹末命乎泫然書此以復其孤所以慰介菴之靈亦欲使天下之從事時文者知心苦工艮其後亦自有定論而一時之驟驚而忽視固不足計也

祭徐翁瑞生文

壬申

凡人之情兮榮生而哀死苟其死之無關於世兮見之則哀而不見之則亦止維我翁之謝世兮無論見與不見而莫不思爲之誄蓋自大化之流行兮無始而不終之理雖聖人之好生兮不能使世有彭祖而無殤予彼岐黃之挺出兮實造物者之所矣肆昔人之矢願兮相與醫而一貺奈世久而失傳兮遂百工之一技甚至庸手之殺人兮不啻學書之費紙毖林林之在世兮無根幹之足倚維我翁之神解兮更皆

書其如盲從來好學而深思兮雖大道其得髓宜翁術之獨艮兮非俗師之可比蓋嘗觀翁之臨症兮喜人之所憂而亦憂人之所喜故其用藥如用兵兮或登高而或背水往往單方重劑而霍然兮生爲之回而死爲之起數十年之甬上兮名醫亦云其累累至問病者以公論兮皆曰唯翁庶乎其可恃是則翁一人之在亡兮其所關不止於一巳乃忽然而厭世兮誰不爲之心酸而頹泚矧某輩之數人兮締姻交而附梓里疾痛疴癢之賴翁兮非一朝一夕之可紀兮

離數千里之傳聞兮後恐終不可得而見矣蓋爲世而哭兮若彼爲身而哭兮若此又何待憑棺而臨穴兮然後歎山頹而驚梁圮否則翁平生之篤行兮其可傳者固不雖是吏令嗣之龍起兮才名不僅於趾美卽入洛巳如士衡兮翕然爲公卿之所倒屣亦何所不足於翁兮顧爲之悲傷而不能巳因長公之南返兮寄一詞於靈几與翁神之不死兮尚歆然其鑒只

馮孟勉詩存序　壬申

馮君孟勉自集其平生之吟咏題之曰詩存而序其首簡其大旨以爲存者皆存也皆存則有不必盡存者矣夫停獨不盡存且有不敢必其或存者矣嗚呼人存天地間極久不過百年耳德何嘗不偕形而化功何嘗不隨世而遷所千百載而長存者獨言耳詩固言之一也詩傳足存則其人存矣然必其人之神存乎詩而後詩可存卽作詩之人亦存顧世之爲詩者其中原無欲存之想剽竊覬慕徒以贊鼓一時巳耳沿襲成風恬不知怪儼然自以爲足存萬世而不知方其舐筆和墨時其人之神固未嘗有存於字句間者又安望易世而後尚有讀其詩而想見其人者乎孟勉自序其詩而汲汲乎其欲存又皇皇乎慮其不足存其志高其心下其去世之爲詩者必遠矣始余與孟勉不相識辛亥遇於金陵其言作詩夢以熟讀少陵爲究竟今年正月其子義成謁余京師求序遺集余覩集中師友之議論大約與孟勉昔日之言相似竊意孟勉之詩亦猶夫世之爲詩者也反覆卒

業淸思雋沛乃往往出沒於聲調體格之間余於是歎才稟於天雖待人而成不因人而壞徐庾之在六朝楊劉之爲崑體習氣何嘗不染其本色之不可得而掩者固在也乃爲刪其不必出於孟勉者存其非孟勉必不作者要使成其爲孟勉之詩而止而孟勉之詩果煥然足存於世然則使孟勉而早知其詩之足存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其皆存者寧不盡存乎世之爲詩者亦可以悟矣且不唯詩也

完岡山集序 壬申

吾曾祖姑之歸向氏者有孫曰文河與余年相若歲時往還肅揖而已初不識其能詩古文也歿後十數年其子時閭來京師出文河所作完岡山集求序念余高王父生吾曾祖兄弟男女共七人迄余之身凡五世矣合同異姓而計之余與時閭兄弟行僅四人耳若空谷者喜聽足音思故國者樂聞鄉語余亦人情能辭其請乎已而讀其詩天性之孝弟交情之敦篤宛然如在目前讀其文運筆措詞似亦規倣昌黎而立言有體自命不屑凡近向使天假之年多讀書厚養氣其所就寧止於是乎余用是喟然驚歎媿吾前此之不識文河爲恨事也嗚呼吾高王父醇德懿行大刀僅試於小邑幸得吾祖吾父又以生不逢時未遑展其所學文河美才後起庶幾宅相而顧享年不永坎壈以死何天之報施善人如此哉雖然世不乏巍科穹位之人一朝隕落曾無片言足存亦何異土偶之復於土而文河歿後其子抱其遺書猶令讀者想見其平生以此方彼孰得孰失則天之所以報

吾高王父者或出於常情俗例之外未可知也抑嘗聞之少而好學如日月之明老而好學如燈燭之光余年踰艾矣一官廢學燈燭黯然發揚先德之任懼不克勝而時闓英年美質正日月方明之候也讀父書而克其所欲至焉寧獨兄弟間與有榮施哉即余高王父之靈實式憑之矣因書此以爲文河慰且爲時闓勉焉文河名某其曾祖諱萼輝萬曆乙酉舉人積官至潯州知府所至以治行稱

篳圭集詩序　壬申

姑蘇金子某挾詩來京自名其集曰篳圭求余序之余叩其義何居則曰余斂小無似畢之無甚高論一帙之中長言短句不過篳門圭竇之語耳嗟乎詩學之亡也起於夸而不實家侈臺閣戸競廟堂至恥江湖而自諱鄙山林而不道而不知人生立言苟非出於境之所歷與情之所不容已雖復藻績其詞鏗鍧其韻觀者不能定爲誰氏之詩作者奈何欲自居之爲其詩乎從來作詩之體不一大約視其人所處之

時位而成三百篇中有風有雅有頌風之中有十五國雅之中有大有小有正有變頌之中有周有魯有商吾夫子刪定初未嘗以頌而廢雅以雅而廢風并未嘗以商周而廢魯以大而廢小以正而廢變以二南而廢列國則夫詩之爲詩其非臺閣廟堂之所得專也久矣李空同壇坫中原自負起衰究竟規摹剽掠之言先骨而朽而譜其家世不遺農圃瑣碎者其文反足千古夫亦夸與實之辨也篳圭名集其意不夸其言必實其於古人作詩之體不深有得乎雖然

金子英年妙質志方銳學方勤將來時位固未可以範圭限卽如集中西漢東林諸作隻眼孤張霹靂在手已非今日承明著作之廬所有者也諸葛孔明有王佐才自比管樂古人期許往往不過自夸大固如此乃三分鼎足之業要祗是草廬中數語又誰謂篳門圭竇非卽臺閣廟堂乎金子勉之豚文王則稱天祖豳七月則敍農桑固一人也

萬正符先生七十壽序 壬申

康熙辛未桂月日甬上萬正符先生年登七十先是年之三月余以入京道杭先生猶子授一稱其父充宗遺命求作壽文余時困於翻譯繼又累於簿書荏苒三年未遑措筆非敢忘之竊恐塵堆糞壤之氣涸之先生長者之前殊戾吾亡友相屬至意也秋來脾病乞假杜門月夜不寐平生故人歷歷心目因憶庚申歲晚充宗握余手風雪中爲言正符寒苦明年六十奐得子文爲壽破其寂寞情詞淒切動人忽忽一紀文未及成而先生年且踰七十矣充宗之言在耳授一之札頻來若再因循豈人情乎念余交公擇充宗季野久稔知先生孝友性成與人言吶吶不能出口有所不可則義形於色精研周易旁治毛詩春秋手錄唐宋元人經解窮年著述書宗北海詩有風人之致其在萬氏昆季中實非無以自見者顧不幸無子旣貧且病行年七十寄食女家人或惜之以爲無可稱說不知人生禍分何常唯視領受何如心同天地者雖萬物之得所皆吾生之樂事苟分爾我父子

窮通或不相及先生同氣敦睦痛癢相關生女猶男
有姪如子正恐當今富貴之家稱觴上壽子孫繞膝
賓客盈門者淸宵自問其樂未必如之否則區區余
文先生縱或僻愛要不過博其一笑耳充宗求之十
餘年之前授一求之十餘年之後人更兩世情猶一
日則其他可知矣古禮支子不繼固以大宗爲重亦
謂兄弟之子卽子先生而見及此乎太和元氣盎然
門庭耄耋期頤曾何足以量其天年哉晨輿滌硯書
寄授一俾於今年壽且補祝先生一牘因循之罪固

知先生寂寞不待余跛亦聊以慰吾亡友之靈云爾

勝遊詩草序

壬申

四明山北流之水爲姚江姚江之入海也繞慈谿而
東故慈邑之瀕江而居者無慮數百家然其間最著
者宅前之張楊徐之徐吾鵜浦之鄭三姓而已張氏
自式之明仲兩公祖孫迭起爲時名臣其好爲詩也
吟大山紅之句至爲言者所劾而不悔吾鄭氏自永
樂間世廷公以循吏工詩具載豐城邑誌其後濮州
長沙長史解元諸公風雅代興詩學爲盛徐氏自嘉
隆間鄭原先生起家名進士歷官郡守所遺漢陽詩

集至今人能誦之蓋相去二十里中詩人往往不絕
匪獨衣冠門第也春榮秋悴盛衰倚伏三姓子孫多
化爲樵夫牧豎而鄭原之孫子咸子猶兄弟猶各喜爲
詩子咸舉丁酉賢書公車困頓屈首廣文丙寅就職
索余序詩子猶備書餬口奔走四方集其詩草命曰
勝遊今歲抵京亦來求序嗚呼人所望於子孫者何
限徒喜爲詩正不知於承家奚益且獨不見夫今之
亢宗者乎一丁睹目寧知詩爲何物巧偷豪奪苟得
贏餘方且幸事例之開輸財運粟牛馬襟裾闒闒

閲頃刻變化子猶兄弟雖各喜爲詩顧以故家子姓潦倒儀寒先疇舊廬不能復問毋乃窮人之具貽誤不淺乎鄭原有知恐滋怨恫矣雖然人生一身性靈形體罔非祖父脉者不察徒以血肉之在亡爲斷續而不以種子之有無爲生死遂若宗門墜替全係富貴去來不知先人文采風流而後裔凡庸鄙俗形體虛留性靈銷滅縱復豪華翕赫震耀一時其視系絶祀斬固無異也反是以觀子猶兄弟各喜爲詩不以貧窶鄭原先生不且猶在人間乎余家世作詩於論詩頗嚴有求序者嘗恐轉喉觸諱毋多托故以辭顧獨於子猶兄弟若不能已蓋竊幸吾瀕江諸姓衣冠門第雖已不如盛時而作詩之人未絶風雅重典猶似可待也故前既序子威之集而玆於子猶之請亦不復拒云

秦節母苗太安人七旬壽序　壬申

嘗山之陰有節母焉曰苗太安人前明兵部尚書彬予秦公之孫婦也由名門來歸文學某生子某甫五歲而土寇破城某殞於難方是時節母年才二十妙齡矢志苦節撫孤人皆難之已而某學有成由邑學博士弟子入成均銓曹考授州同知尚書門戶巳墜復振而節母亦俶得封太安人人又羡之然而忽忽巳五十年節母春秋亦且七十矣康熙壬申臘月某日爲其設帨之辰邑之人相率稱觴上壽介李君某千里致書來屬余序余考尚書起家縣令乘時得勢不二十年官至大司馬其後變生不測家門幾覆節母霜凄月冷艱苦備嘗年來夜旦冬春陽明太和之象頓改舊觀盛衰倚伏如呼吸然天道之常從昔如此此亦何足爲節母頌又況節母五十年中所見秦氏一門初極高明中更荒落今則殷殷有起色白衣蒼狗之變平居追念必有愀然愁然不勝其感慨者矣壽筵之頃覼縷及之母乃反傷其意乎雖然人生富貴會有時盡故盛者必衰而衰而復盛者亦難保

其常盛而惟名節之立奕世不朽則固有盛之日無衰之年昔宋學士傳王御史之母謂居貴富家猶可自安而以煢煢弔影室如懸磬者爲難歸大僕壽顧文康之女謂寒女穿婦生長淡泊之中易於不亂而以紛華靡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者爲難若節母者曰嬪名家洊經憂患其於兩難可謂兼之矣使得如歸宋二公之文以傳之千秋百歲名姓猶香其視尚書富貴之盛不且甚久足恃乎愧余鞅掌簿書學落才盡不能及景濂熙甫之萬一而獨是稱述忠

孝節義之心耿耿一生至今未昧年殘燭燼遂不斷爲李君序此天下人心未絶余文不沒人間萬世之下有過棠陰而問人物者容或不爲尚書屈一指寧能不爲節母屈一指乎是則富貴之盛有時去來而名節之盛歷久彌新固足書之爲節母壽筵侑也他若古來名公巨儒往往有以孤子而承母教者唯在其也勉之無庸余祝矣

新城王公詩集序　癸酉

文章傳否不關名位故有魏科膴仕而湮沒無聞者亦有布衣下僚而昭垂不朽者然此特就一人言也曠觀宇宙千古斯文之運未有不因名位而昌非文章之必藉乎名位也一代之興天將聚才俊以鳴其盛則必篤生一二人焉以爲之領袖而此一二人者苟非有瑰瑋絶特之姿淵綜奥博之學固不足以勝其任即有其姿且有其學矣而名未知於天子則不足以致一時之信從位不列於公卿則不足以樹後

生之模表故天既畀之以斯文之任者必使之負大名居高位而後推挽後學成就人材風流弘長足以衣被一世而沾溉來茲漢以前無論已唐之興也人知有李杜有韓柳而不知蘇廷碩張道濟實闢其門宋之興也人知有歐梅有蘇黃而不知晏元獻錢文僖已導之路前明三百年人文代起然當其始也必學士之潛溪述其繼也必少師之西涯即其變也亦必尚書之元美此無異故人有文章而兼有名位則地望高游道廣風聲之所鼓動氣力之所牢籠非夫

困窮隱約之流從事立言以自傳其性情者所能與之較廣狹也本朝鼎建牧齋梅村同時競爽然特勝國之遺材耳應運而生則維我新城王公公生長舊家夙負異稟博覧强記發爲詩文脫口涉筆傳誦海內三十年以來聖眷日隆文譽日茂雖武夫健卒兒童婦女無不知阮亭先生爲當世之文宗而公猶以讀書好古爲性命即遇一才人亦如渴飲饑食斯誠一代斯文之運所由昌不獨其言足傳而已者也公所著前集若干卷續集若干卷行世已久康熙壬申

梁方爲戶部員外而公適自兵部來爲右侍郎庭謁之頃即以集序見屬越明年公之門人某將合刻其兩集公因手自删定存詩如干首諄諄命序嗚呼輕塵無以益嶽墜露不能添波豈以文章不關名位即末學下僚亦得厠身其間乎葢公推挽後學成就人材之意即此已見其風流弘長有非晚近所可及矣因爲述其關係文運者如此若夫詩學之工其可知者當世學士大夫序之已悉無庸梁贅而其所不易知者又非寡聞淺見之所能窺故不敢妄贊一詞且不欲以詩人盡公也

傳經堂記 癸酉

傳經堂在武林之塘西卓君亮菴所建以祀其曾祖入齋祖左車考澗川三先生者也卓氏爲明建文忠臣侍郎公後裔入齋先生從學敬菴許公訓詁六經傳歷數世而其學弗替迨亮菴君始建此堂用崇世德且徧求海內諸名公詩文以傳述之至於成集葢其世守家學之意可謂篤矣康熙壬申其子欠厚來京師攜集見示併屬余記余按三代以上並無六經之名今禮記所載經解則漢儒之說也南華天下篇

雖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之說而初未嘗謂之經其出自大聖人之口者特中庸之九經耳夫所謂經者常也言乎久而不可變也由今深思六經之旨其有出於九經之外者乎後之人而欲爲天下國家也其有能舍經以爲用者乎然吾嘗見夫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未有能舉其一者也即或舉其一未有不遺其全者也即或不遺其全未有不徇其名而失其實者也即或不失其實又未有不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者也（如知懷柔便不知子來知子來便不知敬體知敬體便不知尊親者皆是若修身則更難言之）然而家未嘗不昌且熾也國未嘗不富且强天下未嘗不廣且大也則是經也者亦非常也亦非久而不可變者也不寧唯是科目之設士占一經及其衰也訓詁支離承訛襲舛名爲通經者實則叛經而居然爲進士爲詞臣其流之極甚至不占一經之人不解六者何物而亦儼然民上馳騖功名之會矣嗟乎三代以下經之無用於世也若此卓氏居草野之中服先聖之訓硜硜抱殘守獨至累數傳而不易固宜其名

重一時而卒不見用其功不得及於天下也今欠厚之來將求一舉意必舍其舊而新是謀庶幾可以得志而汲汲於是堂之記一若傳經之榮甚於華袞其毋乃王好竽而子鼓瑟乎雖然仁義之心不亡者乎且之好惡也文武之道未墜者賢不賢之識其大小也自古及今宇宙太和之元氣聖賢大義之微言固有舉世銷亡而藉一人一家以留之者況乎天下之勢常者不能不變變者亦未有不復其常灰燼之後自有雄主之表章佛老之餘不乏大儒之檃正秦漢

以來其已事固彰彰可覩矣乾坤未混經學復昌吾知蒲輪束帛亮菴君猶且不免而況次厚風雅之英固挾經術以求用世者哉卓氏一家之傳其將自此而及天下未可知也曰余抱此意卽許爲次厚記之而以衰病之軀困於歙決閣筆經年癸酉之秋次厚試京闈又不利南還來別責踐前言因爲書此以壯其行然恐亮菴君世守家學之篤意不及此則余言陋矣傳經堂上未知肯列斯文否也

代建寧師壽沈仲臨先生七十序　癸酉

康熙甲戌春二月十七日秀水沈仲臨先生年登七十其子翰林院修撰廷文余與戊辰會試時所取士也先期來謁文爲祝余惟世俗之以文祝壽者祝其壽考富貴康寧也先生爲贛州郡守巽乾公之孫廣州郡守君房公之子名門英俊早歲蜚聲雖數奇未售而廷文巍然爲進士第一人當世咸推其品行長君以高才生充貢需次廣文下逮叔季孫曾莫非藝林倡目先生壽介古稀步履康强其及見後來之盛

斷不止封太史舉賓筵而已是極人世之壽考富貴康寧先生一身殆已兼之又何煩余文爲祝哉顧余於先生之壽貴不能無所感也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壽者人所難必而樂乃與之並稱其故何哉人生不樂者多不能壽卽不樂而壽其壽亦復何樂此非獨壽考富貴康寧制之自天不能無憾也平生於天倫至性之所在稍不竭力以致缺陷卽都將相之尊享王侯之奉隱微之地終身負疚而苟其出險亨屯俯仰無怍則誠可浩然於天地之間與清寧同其不

朽余年視先生相若然丁亥戊子之間賊陷建寧先贈公及太淑人殉節甚烈余以視弟妹於村舍不遑身代偷生至今五內時裂而先生當王師下粤之時年甫弱冠君房公隔於烽燧存亡未卜先生不憚險遠跋涉崎嶇哀求當事卒來以歸蓋余所不能得之於一城之隔者而先生乃能得之於七八千里之遙彼此互較今昔參觀先生之樂不有出於尋常壽考富貴康寧之外者乎古來稱壽莫有過於彭祖然閱歷商周之興替君臣之際殆難爲情恐不若先生處父子之間遇變而不失其常怏然無少遺憾也是則先生之壽也獨樂而先生之樂也其壽不益無疆哉廷文勉之翼乾君房兩公以忠世其家者先生以孝繼之先生以孝傳其家者廷文可不以忠顯之乎鞠躬盡瘁以副聖天子大用之心俾人歎檇里沈氏忠孝相承吾知世俗之所謂壽考富貴康寧者不足爲壽筵陳也因書此以爲先生祝且志余愧焉

白雲軒唱和詩序　甲戌

性喜言詩然與世之言詩者不合間有合者錢飲光輩行懸絕金介山舒義仲未嘗謀面查夏重德尹下第南還周弘濟史蕉飲讀禮家居姜友棠衣食奔走呂山劉遠公臨朐范國雯談震方各牽職業垙處西曹作而寡和雖在都城如棲空谷去年顧書宣圖河來自維揚投詩爲贄跫然之音不禁色喜今春分校禮闈西充趙兵垣惺居以所閱卷相質余一見即贊爲名作榜發則書宣也已而出余門者大興周郁叔道新錢塘陳相宜恂丹徒張天門逸少南江岳伯憲度江夏汪荇洲滏五人皆得選庶常與書宣同館皆有志爲詩蓋空谷之中於是乎可以不寂寞矣夫文學政事聖門難兼愁苦歡愉詞家殊轍以余離去玉堂浮沉郎署憂勞貧病之中豈能鏗金戛玉鼓吹休明與木天諸君子競爽然而詩期見志不事隨聲風雅淵源正在各標領會三百篇中北門搗羽諸什固未嘗不與卷阿天保同收也因約月爲一會分題次韻詩成集刻名之曰白雲軒唱和匪敢自詫能詩強

作朋頭以爲上禪國家文治也竹院逢僧偷閒半日一時聚集之樂人生難得不忍恝然云爾若夫白雲名軒者余官刑部又家有二親而勢不能歸養紀官且志思也甲戌夏六月序

遊仙詩序　甲戌

康熙甲戌十月望後雲間周荆山鼎持紅蘭集一本遊仙詩一帙過梁寓舍而爲之請序曰此當今勤郡王所著也紅蘭行世已久遊仙則近日與門下士唱和者欲得先生數言可乎梁受而讀之益深服其詩之工而因以歎我國家文運之昌誠三代以下所未有也前人之論詩者多謂窮而後工非眞詩之爲道專歸窮者也凡人性情不能自持往往隨境遇爲出沒窮者無晏安之躭溺無酬應之紛擾無紛華靡麗之誘奪學問得專心思獨出故其詩爲易工而不知此皆三代以下之論也三代而上詩莫盛於成周成周之詩莫工於東山七月公劉卷阿諸什然皆周公之所陳召公之所矢也曾見十五國風人之作有能與之爭奇而競爽者乎此無他故國運方隆文教復豫凡夫世祿之家天潢之派其稟之帝錫而傳爲家學者鳳毛麟角聰明固分首出之餘石室蘭臺聽覩更出諸儒之表故雖生長富貴之中衽席崇高之勢而其性情之獨至有非境遇之所得而移宜乎其詩

之工更越窮人而上也今天子天縱多能學高千古萬幾之暇時以藝文課督諸王而王以英妙之資讀書愛士述作斐然足以應昌期而副聖心則自開闢以來宇宙文明之運一盛於成周再盛於我淸無疑也而謂三代以下之論詩者尚得較長絜短於其間乎梁雖郎署浮沉學殖荒落顧性好言詩又嘗讀書中祕矣導揚風雅鼓吹休明其志亦其職也寒窗燈火因樂爲叙之如此若夫遊仙詞意掩前絕後而一時唱和之才亦復不數梁園鄴下者有目能知之何庸梁贅乎

題九人圖詩序　乙亥

乙亥高典之役便道過家性兒持九人圖爲其同學李寅伯諸子求題念余家貧親老衰病投荒方寸搖搖從何着筆獨憶吾黨十餘人自丁未戊申間從學黃門窮經論道聚集之樂一時稱盛乃曾不幾年而風流雲散恍如隔世慨成材之不易悵絕學之無傳長安官舍馬頭塵裏倏焉南望愴然久之今觀圖中諸子大半屬吾黨之後人樂羣敬業不墜家風沂水春光依稀未遠是吾輩之無成者將賴諸子成之而絕學之傳尚有日也能無一言贅其後乎竹林西園香山洛社人境不類不敢濫引聊題二絕以志喜且示所望焉其一曰論道窮經事杳然披圖如復見當年三三兩兩家風在好作明山佳話傳其二曰親老家貧別惘然此行歸計決三年肯容燈燭爛殘照猶與南雷火再傳是年九月十六日題於武林之覺苑僧舍

石人硯銘序　乙亥

康熙乙亥孟冬十有九日舟次十八灘之石人時余方拾灘中石子約與賓從鬬奇以遣釋其無聊之思而僕有得一石以獻者其材乃可為硯硯長三寸上廣而下狹前昂而後低廣二寸而贏狹二寸而縮昂五分而厚低三分而薄其形蓋類古之風字硯而倒其體闕其右角其質淺黑其文或黃或綠或濃或淡面上有龍蛇盤戲之象而背則人相格鬬其蛇左旋而色黃其額豐其吻銳其頭垂其雙睛炯炯若注視

龍色如之而間淡若綠渺渺茫茫若在水雲烟霧之中曲其項昂其首蜿蜒右旋與蛇相向人有四其色蠟其質卯其體纍纍墳起其左一人冠進賢冠高舉兩手若戟左手中執一鐧若將下擊中一人中一人閃其身若避反其左臂向後而奮其右拳若將乘鐧之隙其右一人倚石箕踞手持一筆若指揮者而下一人跪其前合掌若求免狀人之上或凹或凸如雲橫其色黃綠間錯如畫其最凸一雲可以題名嗚呼石如此亦奇矣顧是石之生於石人也吾不如其自何時而始也吾不如其時有龍耶蛇耶人耶未有龍耶蛇耶人耶抑與龍與蛇與人而並生耶誰為為之而一掌之大龍與蛇與人若此其爭奇耶豈造物者憐余之無聊而故為此以供其玩弄耶雖然余之無聊也以其不能歸侍二親而垂老遠行也而龍蛇之象格鬬之形初未嘗示余以息機焉豈人生世上固有不得不如是者耶抑不得不如是而皆當作一石觀耶摩挲反覆莫明其故姑志其奇而為之銘以俟世之有識者銘曰

一蛇一龍人鬬其中如掌大耳孰雌孰雄

因亭記　丙子

乙亥之歲寒村子出守得高忽自號曰因亭或問因之義何居曰近今所號爲能吏者素無愛民之實而往往以興利除弊爲事徒知博一時之虛名顧目前之小利而不思先王大經大法之所在其爲戾人情而傷國體也視貪墨也反倍故愚以爲不如其因之也或謂高凉爲先叛後服之區瘡痍未起禮教未興此非可以因陋就簡治也曰今使有子於此愛而病病而頑將撫養之以俟其愈乎將俟其愈以徐施其

教誨乎抑强以飲食而重以督責爲也且夫因之道固不易矣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故愚以爲不如其因之也適至郡之明年署之東軒圯因而修之一仍其舊遂顏之曰因亭嗚呼登斯亭也顧斯名也思斯義也其敢爲高凉之能吏乎哉

廉守董侯壽序　丙子

粵東於海內號最饒沃而高雷廉三郡僻處其西南陬荒遠其瘠陋亦居海內之最余出守得高妄意韓潮柳柳天下曾無不可治之郡及至則感民生之凋瘵苦文網之拘牽因循苟免僅同古之遷謫者而已廉視高又遠又僻而三韓董侯之守是也乃卓然獨以治行稱余初至高侯遣使致書詞旨溫醇想見風度既而從自廉來者詢其善政指不勝屈大略治盜息訟興利革弊崇學勸賢移風易俗爲粵海之所

最亟者余志之而未及行卽行之而未見效而侯則無所不行亦無所不效焉余蓋於是而又歎天下原無不可治之郡特余非昌黎子厚其人故望韓潮柳柳爲不可及也吾聞侯之大父泰寰公尊甫會微公一則以從龍之彥著績於西陲一則以卿貳之望流恩於三省劉辰翁謂家庭間聞見絕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固宜其奏功荒服非書生本領所能髣髴其萬一也獨是國家有道氣運昌隆勳舊之家篤生賢哲天固將使之羽儀廊廟以成重熙累洽之治寧

僅俾荒山窮海之民一被其澤而已哉方今守令才能之舉發自聖心將來出爲牧守入爲三公漢世故事行且復見吾恐瘠陋之區未必久沐賢侯之澤而屬在鄰封者亦且以失其儀刑爲可憾也會今年十月某日爲侯初度之辰廉之文武僚屬以及紳士耆庶咸思躋堂稱壽而侯則曰文非安庸不可因介余同鄉副戎王君來求一言余爲之敘述如此

高州府通判吳君仲和壽序　丁丑

康熙三十有六年歲在丁丑春三月十五日高州府通判吳君之誕辰届期先是月之一月君方攝理茂名縣事縣之士君民德君之所以治茂名者一無所擾於茂名相率求高屬之州縣及丞尉等同於其辰稱觴以祝之而來謁其詞於余當余之初至高也君以貢方物在京師然聞其爲人謙厚好安靜恂恂乎君子也已而君返一相見若故交抑然謙退入其署庭宇脩潔花藥整齊心知其非俗吏時時邀余坐培元堂笙歌觥豆笑語從容世間城府融然冰釋夫當今之所謂能吏者平日矯矯以立異臨時察察以見長索隱行怪遇事風生務使人不可測蓋莊周所云譶然如而孳然仁者世方羣稱之爲才以爲如此始可以辦事若如君者人必謂其居別駕之任最宜而不知從來天下之治未必不以無事而治從來民生之不安未必不以多事而不安也綱密文深風偷俗薄官雖久於其任民猶以旦暮視之往往如持其長短而不復如盡其情分君之所以治茂名者一如其

任別駕特耳然未五閱月也又新令且至矣而士若民願摰起而謳祝之亦可以見世之所謂才者非必才如君之不見其才乃眞可謂之才也已又誰得謂其宜於別駕而不宜于繁劇之任也耶方今天下太平正宜與民休息以培其元氣君知以培元名堂固應運而生以佐久安長治之盛者也區區茂名一縣別駕一官詎足以竟其事業哉余少不自揣讀書慕古人濶論高談未免喜事風霜披剝血氣就衰始知聖賢學問政復不然然而非時風衆勢之所尚也萬

里來高同心共事蓋深竊幸之而亟欲一言以風世也會是月之朔日奉檄赴省稱觴之列不得與矣不文之言其敢以臨行忽促爲辭乎

覺死寺重建宗覺堂募緣引　丁丑

天下人品何常生長一鄉而不爲一鄉之風氣所囿卽其人之天資近道固無論方內方外也余行天下遠矣所見僧人杭爲夥然要之不出二種其上爲者淨土宗風分門張熾守靜閉堂幾類登科入仕而其下爲者房頭副應飲食男女未嘗稍別於俗家乃其胸中擾擾皆此勢利二字情態炎凉萬塗一轍則是天下僧人亦惟杭爲劣也覺死寺適當杭城之中其先本祀宋忠臣某某不知何年變爲佛寺而余家之

應試於杭寓其宗覺堂而擭薦於鄉者幾三百年矣卽余之寓之亦且四十年蓋自丁酉始至庚子始識吾雲師其間少而壯壯而衰得失榮悴逆順悲歡之境徧歷備嘗而雲師之所以待余者如一日猶憶余初見雲師垂髫讀書容詞聰雋未幾落髮余字之曰大雲嘗是時亦謂雲師一杭僧也天資近道少若老成持戒茹蔬苦行半世然知書通大義而又絕不爲闢教叅禪之舉鼓炫耳目嗚呼杭僧風氣中何意竟得雲師一人乎今年閏月余歸自羊城舟次佛山三

水之間遊近驚喜歎之回高相持問故則曰吾兩番遇火師徒露處發願重興來求大文爲募緣之引念余少時國家鼎建瘡痍未瘳然嘗見琳宮梵宇戎馬之蹂躪不及荆榛瓦礫之場一僧卓錫忽焉金碧焜煌數十年以來天下太平昔之龍象蹴踏螺鈸喧闐者今反齋鼓粥魚闃焉寂寞矣蓋物力之有嬴詘人情之有欣倦風氣使然非智計之所能爲也余卽能文豈能與風氣爭此盛衰而況才學名位遠遜東坡師奈何相從嶺外思晝充饑之餅耶雖然師方以外者也生長於杭而不爲杭僧之風氣所囿豈吾輩方以內者天下之大竟無生長一時而不爲一時之風氣所囿者乎浙水因緣遠在南荒亦正未可知也姑書此以爲倡

茂名錢令壽序　丁丑

國家治民視縣若府然府尤視縣縣苟害民府不勝禁府雖欲利民縣不能奉行亦無益一與民近一去民遠其勢然也高之爲府幅員潤而生齒稀山海盤互民夷雜糅奸宄之叢生疾苦之百出耳目難周鞭長不及其倚辦於縣也視他府爲亟而又粵東新令府不得輒預縣事雖催科爲當今急務亦秪受督徵之參罰而已而會不許一過而問焉一切事神奉上飲酒讀法興賢課士賓旅工役凡爲政之所必需者各州縣勢處遼遠皆邈焉視爲府事動輒諉之首縣茂名故高之爲府其倚辦於茂名之一縣也視他縣尤亟縣苟得人則府尚可爲縣苟不得人則府竟不可爲亦其勢然也余出守得高幸遇王君令詒爲縣令詒故予同年進士老學宿儒不似世間俗吏不知宇宙原有循良之政其所設施往往思以文學緣飾吏治余方欲與之講求磨切俾化理一返之古乃不幸以罣誤去萬里孤蹤唱予和誰自分此府不復可爲矣而不意繼令眙而至者又幸遇吾錢君則行錢

君亦余同年進士其視令詒也齒較少志氣較銳規模較廣其敬上而愛民也加眞其輕利而重義也加篤其視余也余素性懶散而君勵志精勤余迂學糊塗而君遇事明察余委蛇隨俗槩從寬假而君果毅自持法在必伸酸鹹互調水火相濟不知垂老投荒之八何緣得此益深竊慶幸自以爲天未絕我府尚可爲亟欲一言以志喜也久矣會八月之六日爲君誕辰縣之僚屬士民皆來請文爲祝余思祝壽者愛之而欲其生也君爲政未及期月而僚屬士民已愛

之如此要亦可以見余之喜之非阿所好也已顧或謂錢君年才三十有六春秋方富非當祝壽之時而郡守縣令有上司下屬之分亦從無祝壽之例不知古人之祝人壽者但知愛之而欲其生耳固不遑計其時之早晚也詩三百篇祝壽之語頗多然諸侯祝天子天子亦祝諸侯甚至農夫祝公卿公卿亦祝農夫古人之愛之而欲其生者亦但知祝其壽焉已耳固不遑計其例之有無也且夫天下事亦何常之有君英年即成進士甫入官即值聖天子有隆重讀書

之論相國中丞固是君家舊物也而余也親老身衰無心經世倘許陳情即賦遂初矣目前之郡守固農夫也一時之縣令固公卿也又何莫非例也世風偷薄年誼凌夷高州茂名前任之已事皆例之一字誤之耳殷鑒不遠吾寧蹈其覆轍哉因即書此以見縣之得人以志府喜且又以見僚屬士民之愛之者亦非阿所好也

王素卿詩序　丁丑

種子落地不論久近逢時必發發必有收生意果存不可終遏也天之於人也亦然唯其無所賦之則已有所賦之則生機之所發必有所就特其發也時有早晚而要無不如其所賦之分量而止吾識王子素卿四十餘年矣其爲人性坦而與豪世俗委鎖齷齪之慮絕不掛其胸中與人交落拓和易愈久而愈可親余一見卽意其爲風雅中人而平生未嘗拈一韻爲詩心竊疑之今年七月自桂來高忽袖其所作數

紙示余曰此詩乎余驟讀之突然而來初不爲前人爭格調也率然而止初不向今人問好尚也果詩也而素卿方且欿然不足自以爲未嘗作詩欲從余問作詩之法余謂未嘗作詩此其所以爲詩也江河日下巧僞成風盜名趨利之徒不知詩爲適性怡情之具而以詩爲譁世取寵之資故或一章數首如兔罝欵揭之訴豪門或諸體連篇如攤舖雜貨之陳市肆甚至不解古近何體平仄何聲者居然箋古銜今欲踞騷壇一席以撼動朝野而不知恥余嘗謂若曹登

獨性情中本無風雅剖胸而視之莫尋其性情何在而可以言詩乎如吾素卿雖不作詩不礙其爲風雅中人也而況作詩乎作詩而又何必問作詩之法乎雖然素卿長余數歲余年來吟咏漸以老廢而素卿詩興方勃勃如少壯是固天之所以賦之者其生機不可得而終遏也杜子美七齡卽咏鳳凰高適夫年五十始學爲詩而俱以詩名千載者天之所賦人能就之固無論早晚也素卿其亦從此而滋溉焉培壅焉刪其害去其竊徑寸萌芽於以干霄而蔽日也何

難哉

林門世節紀略　戊寅

林門世節紀略者紀林節母盧氏潘氏之大略也盧孺人某縣舊家女年十七歲歸林某明年舉一子某未幾夫卒盧年才二十有二慟哭欲以身殉顧念上有舅姑下有孩孺一死不足以慰良人於地下於是忍死紡績朝夕拮据養老字孤十餘年不少懈已娶潘氏爲婦而某亦學幸有成方期進取不幸又以病卒當是時潘僅一子子僅十齡風霜之後重遭氷雪人謂林氏門戶殊難再立矣而潘克承姑志毅然苦

節食貧教子相與茹荼飲泣以綿詩禮之傳無何運逢鼎革山海交訌姑媳持槖束緼挈其孤望塵奔竄丙戌山居饑勞憂患之極一月之中相繼卽世盍姑年五十有七矣婦年才四十歲也後五十二年爲康熙丁丑余提調高凉歲試時訓導信宜儒學林彥邦者卽潘所撫十齡之子也十試秋闈老就教職鬚髯如雪猶好作詩一相見卽述其祖母及母之苦節而泫然以未得旌典爲悲余哀其志爲紀其大略如此按國家旌典凡婦人三十歲以前夫亡而守節過五十歲者例許旌然見有守至五十二歲而里黨公舉其節者吏或以五十一歲不舉駁不准行蓋國家之盛典往往爲胥吏之所舞弄如此吾南雷師修誌謂於婦女之節多不徇旌典而信之名公之誌傳良有以也雖然忠孝節義之事父不能傳之子弟不能得之師而盧潘閨閣乃能世其節爲一家之光自是天生血性同一種子夫豈語言文字之所得與乎吾聞彥邦之曾祖諱之鶴者曾以刲股救母蔡氏受旌而彥邦悲二母之苦節老而彌篤泣請余文再四不倦

是節孝一脈在林門固自足千秋不朽矣余之紀此不亦贅耶

鄒忠介送蔡見涯歸粵詩跋　戊寅

鱷浦蔡見涯司教吉水時鄒南皐先生方里居講學相善也已而見涯致仕歸粵先生賦詩贈別辭旨殷勤不以顯位盛名輕視寒氈博士兩公風流均堪想見其後蔡氏寶之傳閱四代忽燬於火曾孫叔度復謁嗣苍黃宗伯書之并爲跋語裝成一冊徧求海內名人題咏賢哉叔度其亦可謂知所寶矣嗚呼方忠介之攖于羣小也朝宁之上似一日不可容其身乃奕世而下片言隻字猶爲人所寶如此此何故哉叔

度今方訓導石城從此深思而得之凡所以爲人師與所以教諸弟子者寧不在是耶若徒寶之以爲重猶名也

吳伯謙六十壽序　戊寅

此中人無可與語越王佗之言於高凉尤信顧天荒久矣終無有能破之者乎余自下車試士於吳川得吳子天章天章以高才生充貢英年已考州貳秖以奉親不即赴選猶力期決科爲顯揚計初謁余恂恂一書生也近世師友道息苟無所利官不愛士士不親官余自分學與時違守高以來因循舊俗苟免深文一無所市惠於六城何況天章即天章亦絕不以私相干也而其親余特甚若水淡交三年一日以余

字禹梅也構室讀書至顏之曰景梅軒嗟乎天章吾不知其何所利而如是也去年臘月忽謁余文欲爲其尊甫伯謙翁祝壽問其年曰六十歲也問其期曰某年某月日也問其家世曰戶詩禮而代簪纓也問其學行曰文采蜚聲於庠序而孝友篤實於家庭也如天章言是父是子倒固應祝獨念家有雙親年將九十一官萬里未賦遄歸而爲天章之親祝壽慚愧不能措一詞今年正月天章復申前請余謂天章欲以余文爲重乎兵子逢時書生運厄區區科甲原無

與於斯文之數者也而余至以一進士之故見惡當途幾中計典天章而欲重其親夫亦何所利於余文也雖然高涼爲古越裳氏國在成周時重譯方通而今也宦典士之所以相親而相愛者乃不於利而於文未墜在人偏落南荒將文治之隆所普被耶抑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耶退之山陽永叔夷陵往往於來遊之士猶三致意焉而況生其地而居其鄉如天章父子者而能不爲之一言耶天運無不旋之理地氣無不發之時高涼而有可與語如天章天荒之破吾

知行有日矣然則伯謙翁自此而七十而八十以至於百年天章方將在八千八百餘里之外登金門而歷玉堂欲常如今日之團欒一室捧觴稱壽正未易得也與時天章其務奉親侍養因相隨覽宮闕之巍峩眺山川之壯濶弔古來戰爭興敗之跡賡一時聲名文物之隆以娛其志以永其天年慎毋如余之困頓粗官流落嶺塞徒陟屺岵而瞻白雲也其可乎

與在京各同年書　戊寅

弟以海濱竪儒乖老一第獲隨各位年長兄先生之後同仕京華過蒙不棄飲食教誨情逾骨肉當是時但知感刻不知其爲樂也一旦出守遠到越裳絕域蠻獠瘴霧菸無一人足與共語回憶昔年聚首如在天上如隔一世兼以地瘠民窮平生砥守小節不甘自墮三載馬牛依然故我雖欲一修尺素與諸君子通問寒暄而河山萬里跋涉維艱疎濶之罪眞莫可逭今以父母年將九袠請假歸養矣從此農夫沒世

毋論報德効勞無有後期即欲與各位年長兄先生把臂快談亦未可必茲因便使入京順附席儀八十兩特煩張李查徐四位年長兄代作主人一會同年以續舊遊弟雖身羈荒徼神魂已入春明所望諸君子不嫌輶褻歡聚崇朝亦如弟在席中則榮幸實多也臨楮依依不勝悵望

董母沈太夫人七十壽序　戊寅

韓昌黎謂歐陽詹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故其父母之心雖有離憂其志亦樂則是爲父母者無不以其子之祿仕爲榮也然俗傳鉛山費相國身躋台鼎子弟羣從俱綰篆符而其太夫人家居獨處每當悅旦稱觴輒覺愀然不樂一若以不得子孫侍養爲憾豈其性與人殊哉凡人之情不得乎彼則以得彼爲榮既得乎彼則又以兼得乎此爲樂也余家自濮州禹州兩公筮仕以後

代困場屋蓋望其子之祿仕也匪一世矣余泰祖父之訓幸叨一第以爲庶幾可以博親之歡乃吾父以勝國遺民跡疎官署吾母以先朝命婦意倦板輿而余以三世單丁終鮮兄弟八年北闕兩載南荒大耋之高堂其以不得晨昏之侍養爲憾也實甚蒿里瞻雲時時數人生兼得之樂其難如此戊寅二月決計陳情戒車赴省而董朁元智稱其尊甫湘雲君之命求祝其祖母沈太夫人七十壽辰余怱怱就道於太夫人內則之嫺家政之肅門第之高明雖織悉稔知而未追縷述也獨念太夫人舉丈夫子三湘雲山雲斐雲俱賢俱能文俱登仕版而湘雲青年掌教績最內陞特以親老不赴山雲知房縣有聲覃恩得封其親斐雲以明經需次邑宰一門之內或出而祿仕或入而侍養堦庭雍睦蘭玉芬芳凡人世之所不可必得者而太夫人獨兼而有之此其得天之厚實有出於尋常榮辱之外者因爲書此以致其健羡之私而其所以致此者要亦可得而想見焉吾聞太夫人壽辰在仲冬之二日余茲行得請計斯時已達鄉閭定

省二老之餘扁舟鄞郭挈女登堂偕吾湘雲昆季爲太夫人捧觴稱壽知吾兩家歲時伏臘盃盒往來以娛親志自此始矣夫寧可以歲月計哉

與范筆山書　戊寅

前歲有一札從漳鎮寄至漳浦煩莘學轉致去年夏間鄭世兄使至高涼有一札致令郎冬間有一札付貴屬經歷司寄上未知俱到否如未到乞爲弟一查坦君到高言論風采眞不媿乘龍私心健羨所媿荒陋之邦缺情失禮殊抱歉仄以一二日不可相離之友而有數千里之隔加以兩三年之久蠻烟瘴霧四顧無可與語其縈懷抱不言可知今得細詢坦君始知延平名郡終非越裳荒服可比窮愁面目爲之稍

開次公之變痛悼無有已時總亦不忍道及胸次慁邊不勝涕淚也弟已決意乞養以不善事上官之人而忽蒙撫軍獨知之鑑物色於牝牡驪黃之外堅意苦留至痛哭陳情始得感動而猶相與把手流涕終若不忍相捨數日內若得藩臺轉詳當可遂願然往返時日頗長恐須到七月間方得起程急不能符眞度日如年也外附銀四兩作次公奠儀又四兩付小女收用希檢發尊嫂而下閤署想俱萬福長公何時赴選弟苦萬里孤身其視二難之侍側眞若天上神

仙矣情難筆盡臨池悒怏

中憲大夫顯考泰川府君行狀 戊寅

康熙三十有六年歲在丁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先君泰川府君以疾卒于正寢越明年四月十有六日訃至高州先是不孝粢出守得高便道過家意圖迎養而先君以五十年不入城市之身堅不肯行粢不得已而之官兩年夢寐無念不在乞假養親今年二月赴省陳情哀籲得請返高候題欣然不知有暑雨跋涉之勞至署而有自四明來者傳言先君客臘有恙六七千里之遠不見家書徬徨半月憂危成病至是性兒報至驟聞驚仆嗚呼魂魄已喪尚復何言顧今世俗之欲顯其親者類於苫塊之次敘述行事以乞哀誄之詞罔極難酬未能免俗用是強顏和淚粗書梗槩先君鄭氏諱溱字平子號蘭皐丙戌以後別號泰川世家慈谿之鸛浦八世祖諱子翔力學敦行累徵不出七世祖諱孔明贈奉直大夫與其兄贈文林郎諱孔昭者同居友愛無間六世祖諱滿字守謙弘治壬子舉人歷知道濮二州與鄰邑陽明先生同年交好而論學不務苟同文章吏治推重一時所著勉

齋文集至今人能誦之五世祖諱淙太學生高祖諱栻早世高祖妣王氏以苦節膺旌典曾祖諱尚福號至川親老祿仕由太學生吏目禹州期年投劾篤行望於一鄉曾祖妣董氏祖諱之壁字完白十八歲患痘卽世祖妣顧氏孀居七十年而卒父諱啟字伯蕃號棨則孤童力學爲時名士崇禎庚午鄉試主司黃石齋先生定爲魁卷已而副考誤庋他所與入副榜先生叩所學慨然有此行如寶山空手之歎後以先君貴封按察副使妣施氏封恭人滇沅總兵官施二華公諱翰之次女也幼有至性長嫻內則爲兩姓女婦宗師先君生而穎慧外大父二華公名將儒風有人倫冰鑑之目垂髫時卽深加器重弱冠遊庠研窮六藉於諸史百家之書無不手披口誦抄纂等身副崇禎己卯鄉薦當是時莊烈愍帝心厭科目思於太學中儲養人材詔天下副榜之士盡貢成均分堂肄業每月朔望試以六曹諸務次日習射每季拔其尤者歲終彙薦先君應詔入雍累試冠其儕偶庚辰考成大司成擇十八卷上之先君與焉帝閱卷大悅

將以異等擢用會停行取考選忌者大諱臺臣至出疏相糾部議以知推用與進士一體行取先君以非應詔初意恐爲時局所中約同列之有志者拜疏乞歸金陵之役有官權要者折簡相招先君知其爲馬阮之私人扁舟出門稱疾亟返會稽之役有薦先君具文武才者起爲按察副使時嘗弁薙餉根括閭里騷然先君抗言禁止幾爲所害謝病入山俄而聞變先君慟哭投繯封公撫先君背曰汝祖母以十七歲孀婦遺腹生吾荼苦數十年唯汝一塊肉耳汝縱不

念吾獨不念祖母乎先君瞿然中止丙戌開科友人相邀赴試先君不欲行友人箴之得箕子之明夷先君笑曰陳箴佯狂各行其志可矣方是時浙東初定殷頑未化憑山阻海之徒攘臂功名爭欲致先君以爲重先君笑曰吾一生難進易退事已至此父母之身肯輕許人乎由是埋身耕讀兵荒播徙之餘授徒糊口空江寂寞朝夕不繼先君上侍雙親下課兩兒日坐書帶草堂論文談道晏如也平生故交有來爲郡邑者艤舟江岸踵門求見先君稱疾固辭督耕不

輟戊戌甲辰連丁內外艱哀痛之極登樓倚戶往往顧影無聊已酉秋粱忝鄉薦庚戌冬粱弟暴亡草堂獨坐彌悼淒凉然性喜飲酒三爵油油賦詩自娛一年之中四壁常滿又未嘗不夷然自得也戊辰以來粱官京師視公車往來時定省尤疎先君則與性孫唱和郡邑勝流有與性孫遊者時時造門先君不拘行輩拈題限韻與之談謔如平交粱官高州先君念之尤篤盈詩成帙名曰廣思錄丙子冬初見寄意精句鍊不類老人筆墨方謂期頤可決豈意僅隔一年

遽爾變生意外耶先君嘗感愍帝之知遇奮志經綸思雪書生夙恥禮樂兵農具有成畫而一跌不振幅巾布袍農樵爾汝泊然若一無所長隱居鄉里言坊行表與人交坦夷落拓無城府一時皆奉爲彥方而河山吊舊節序傷神溢之毫楮者荆軻遞酒方寸中五岳隱然故朝耆舊疊遇新恩 封庶常再封中憲閭黨誇爲殊榮縉紳傳爲盛事而居常怏怏如多欠缺或謂家傳清白未嘗享一日甘旨之奉世系單丁獨子遠宦未嘗受一日溫凊之歡故暮景不無遺憾

然先君素甘淡薄庭訓必以大義相誠勉初未可以世俗恒情測也方六旬初度南雷先生爲作壽序比之袁季源先君不懌七旬壽序又比之淵明然言先君終不得與皐羽韶父諸人比謂有不孝梁爲子也先君仍不懌夫先生一代儒宗千秋人物倏其論定而先君猶視爲不相知之言則先君之心夫豈世俗所可窺較者耶所著易象大旨詩經萃雅三墳衍義皆悔爲少作晚年有正統萃書明詩二選自謂關係綱常遺集則書帶草堂文稿若干卷書帶草堂詩稿

若干卷先君生于某年十月十八日卒時春秋八十有六矣偶患痰喘六日卒之夕猶飯盡二器遺命生不鄉飲死不鄉賢喪葬一遵家禮他無所囑娶吾母施氏封恭人明永從知縣廣莫公諱承芳之孫女也子男二長即不孝梁由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官戶刑二部出知高州府娶婦王氏累封恭人故惠州知府諱猷其曾祖梧州知府諱灝其祖兵部主事諱鼎相其父也次桌娶故遊擊王君諱友鋕之女王氏未閱月而卒女三長適故監察御史袁公諱弘

勳之長孫玉鉉次適故布政使馮公諱叔吉之元孫一泓次適故吏部尚書闞公諱淵之元孫肇介孫男一　性縣學廩生初聘五河知縣萬君言之女又聘同邑諸生葉君諱之明之女今娶仇氏鄞學諸生仇君曇蛟之女也女四長適戊辰進士延平知府范公光陽之次子之恒次適故己酉舉人鉅野知縣丘君諱克承之四子豐繹次適辛未進士陳留知縣周君廷梁之長子心易次適壬子拔貢國子監學正董君允雯之三子元智曾孫女一幼未許聘昔南雷師爲海

昌陳令升先生作傳云深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梁富貴何敢望陳氏然亦恐先君之心因梁而不白其能無望於當世之立言君子乎痛父悲深念母情切交代得人迫欲就道伏乞大人先生憐其愚悃早賜表微俾梁得匍匐捧歸陳之靈幕文章一道固先君之夙好也精英不散行且含笑矣草土餘生能忘銜結乎不孝孤子鄭梁泣血稽顙謹狀

藏書

寒村雜錄目次

寒村雜錄者寒村子平生所作多不存稿己卯中風以後偶有所憶與見諸他處者輙令王子正路錄之不次年月不拘體式名曰雜錄

卷一

御書御製詩卷跋
同人祭張振寰封翁文
范國雯仇滄柱等祭陳伯美先生文
家君壽虞蒼菴七十序

陳怡庭壽嚴翁人修八十序
鄭氏人物傳序
鄭氏人物傳
劉推菴先生壽序
橫山文集序
公奠張旦復先生文
重梓向懷葛先生詩義序
怡亭記跋
文學敏公方翁墓誌銘

張母羅太夫人壽序
鄞邑令黃君孔岡壽序
張弘遽稿序
王節母申太孺人壽序
徐潤友稿序
四洋賊黨刦傷事
與萬季野書
與陳子文書
與張天門書

與田龍潭書
與姜友棠書
宋挺生六十壽序
甲子鄉墨選序

卷二

竹中精舍記
希聖堂記
耐堂上人詩序
諸典史傳

寒村雜錄卷一

御書御製詩卷跋　代李鄴園先生

皇帝卽位之十有七年浙江織造金公以事入朝上手書七言絕句詩一首以賜詩云九重夜靜御爐香墳典披觀意味長爲念兆民微隱處孜孜不怠撫遐荒蓋　上所自製也點畫結搆之精心手揮灑之樂曠古未有公旣裝潢爲卷屬某某等敬跋數言以志盛事示不朽而復以次及於某某伏讀之餘但見榮光燭天卿雲覆地竊愧才庸學陋不能如歐陽修蘇軾作記低徊太息者久之已而細繹詩詞仰見皇上惓惓爲民之意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蓋昔君臣相得之盛賡歌拜手莫過虞廷然歌明良則及百工歌喜起則及庶事則是君臣之所以貴乎相得者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羸秦重吏以還世有帝王學問不同儒者之說於是視詩書一道不啻內色外禽若此者抑臣尊主勢澗情疎固不能周知民隱間有一二好文之主延攬學士形類泰交然其所急者又不在治天下而惟以肆力文詞留神翰墨爲事則梁陳

唐宋之季適足爲千秋鑒戒今　聖天子當夜靜爐香之際披覽墳典已爲漢唐以來僅事而孜孜念及者乃惟是遐荒兆民作爲詩歌書之卷軸用賜臣工意深且遠嗚呼何其與虞廷歌拜之風若出一轍也余奉命督浙日夕封疆無能爲　皇上宣德達情捧卷戰慄揄景難收而公實爲　聖天子親信大臣民社之事雖非專責然就所職守固有可以寬恤之處而出其才力又無難引余以所不逮同處殘黎夫寧能無意於斯民乎三復　王言願相與終身誦之毋私爲一家之寶徒以矜示榮寵夸耀將來可也

同人祭張振寰封翁文

嗚呼以翁素封之富則哭翁者宜在華屋甫田持粱刺肥之流以翁令子之貴則哭翁者宜在高車駟馬鮮衣豪僕之儔以翁輕財樂與右文禮士則故舊之感煦沫者宜爲之撫膺娟黨之望幨幪者宜爲之扼腕而一二躓屋時文之士居閒乞餘弄筆作活者宜皆歎其不可復得而恨其不能少留乃何以流然而長逝也直有以致某輩之愁焉而如抽豈其平時之義有以衣食人歟而某輩有所不苟得豈其異日之

勢有以噓吹人歟而某輩有所不妄求然則對靈床而一慟何以合十餘公而不興其悲愁蓋自人心既死於流俗大樹羣摵以蚍蜉某輩不自揣其騃稚相與從師學道於義言乖絕之世而鄉黨之鬼項儉陋者共起而嫉之如仇父以此戒其子兄以此戒其弟謂是不免於飢窮且招夫咒禍而不以爲訾則以爲羞惟翁安然不駭不惑而一任其子若孫之還往與從遊嗚呼使天下之爲父兄者而盡如翁又何師友之無所施其力而子弟之不能淑其修謂宜百年杖

履俯仰悠悠俾後人之道成文立而樂觀乎彬彬濟濟之休如何一疾身世浮漚雖翁之生也膴厚殁也褒榮固可以閧俗人之口而息其啁啾然而未覩其成遽返乎幽冥某輩之所不能忘懷而又何疑乎涕淚之難收是用情見乎詞令天下萬世之知有翁而特不知長號一奠翁其亦聽之否

范國雯仇洽柱等祭陳伯美先生文

凡人之死兮莫不有其可哀哀之而情見乎詞兮此誄之所由來自文統之中絕兮徒所見之齷齪不抒寫其悲傷兮反侈張乎鋪敍如我公之棄世兮人誰以爲不足獨某輩之不然兮終潸焉而痛哭蓋公之爲儒而未竟爲儒兮實則係乎其天故其孝友忠信之風與夫詩書禮樂之氣兮磅礴鬱積而發之於象賢謂令嗣之家修而廷獻兮擧致主與澤民而莫非其庭訓之所傳夫何歸省以圖色養兮乃一病而三年公固皇然其有待兮覩若龍蟠而蠖屈終發揮其家學兮但須之以期顧與大耋胡昊天之不弔兮大用有時而觀成無日雖達觀於元化兮恐中情之蘊結否則子名儒而登翰苑兮孫英俊而歌鹿鳴郎皆前之玉樹尚多俟賈於丘園兮然或家庭之積行或庠序之蜚聲況乎居鄕而飮蜡賓兮聖天子旣錫之以褒封而列之於簪纓方其覲光而至上國兮又爲名公卿之所倒屣而迎苟自世俗觀之兮固已極乎人世之顯榮何以公自視之欿然兮朝蹙頞而暮拊膺嗚呼山九仞而虧簣兮里九十而折轂壽雖躋於八袠兮誰謂道遂於寘瀆此在有識者莫不咨嗟而悼惜之兮矧其爲猶子之屬念某等之交令嗣兮始同學於師門而繼同登乎科日沐千頃之波也久兮坐春風之中也熟乃一朝其不可復得兮能不爲之摧心而楮目況各奔走於四方兮殯也不及憑棺而葬也不逞繞郴聊遣子弟以致哀兮物雖微而情則篤知靈鑒之式憑兮粲然於是文之不俗

家君壽虞澹菴七十序

余杜門四十年所與比屋往來者綸如紼如兩族兄而已兩兄少壯好事戶外之屨常滿家勢中落賓朋掃跡而虞君澹菴獨時時過其門或流連終日不忍去余初不識君何人獨以其肯與吾兩兄遊意澹菴必澹者也兩兄常爲余言其爲人坦夷落拓幼承長沙叅軍元洲翁家業以性不能問生產事輒至食貧貧又不能從富貴者遊獨好飲酒世居吾里江上蒔花種竹陳設書画古奇器終日觴咏其中遇好風佳

日徒步閭里間所至語合意輒留或經山水勝處坐對移時恍然不知有家之可歸也余由此益知澹菴眞澹者也事有不可知吾兩兄相繼淪喪而灌浦之濱亦遂無復有澹菴之足跡矣然頗聞其家益貧而令子人玉能讀書爲文章聲翕然起場屋間因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今日之澹菴或非昔日之澹菴未可知也今年四月忽袖其所輯吟嘯詩鏡過余草堂求序於吾兄因得窺其爲人坦夷落拓仍與吾兩兄遊時不少異余於是益歎澹如澹菴其果非世俗之所能移也天旋地轉趨榮騖利之習日濃而未有已使常得如澹菴者相與浮沉里黨之間稍留淳古之氣以與後生觀聽或亦未必非世運之幸歟會明年正月元旦爲其七十壽辰而某月某日又其孺人設帨之期里中之祝者來求余言余聞澹菴澹而孺人亦能安之固東坡所云妻子奴婢皆有蕭然自得之意者也紛華靡麗爲時幾何澹泊寧靜得年必永其壽豈待余祝獨念吾兩兄之澹竟以此終其身而澹菴後人之才方爲世之所急則不特不厭而已而其

爲濃者且未有極也歲晚風霜援筆序此其有所慕也夫其亦有所感也夫

陳怡庭壽巖翁人修八十序

吾友鄭子孔觀家於赭山之陽癸亥四月七日余以看牡丹過宿其草堂時積雨初晴春光未盡青山繞屋綠野際天閉門聽對脩然若脫塵世而遊太古也巳而拜其尊公蘭皐先生年巳七十有二矣不見十載康强如昔念村居寂靜栽花弄竹飲酒賦詩之外別無俗慮嬰其胸腑固宜得年無算因問先生里中所與遊處先生謂吾不入城市將四十年鄉隣宗族中一輩衣冠凋謝且盡遲衰俗薄悵悵無可與語歲

時伏臘花晨月夕偶一往還者巖翁人修一人而巳余問翁何如人先生曰翁家赭山東麓去吾草堂二里許先世業儒翁弱冠遊庠序有聲數奇不偶退而爲里中排解紛難里中人亦多從翁求曲直今年躋八十子孫遶膝上之遊學四方次亦各授之職翁則尋花壘石陶然杯斝耳自余早歲出遊每舟經赭山喜其江流環抱佳氣鬱葱固疑有逸民遺老隱樂其間聞先生言乃益歎赭山風氣之厚產先生復產巖翁絕不如吾城市中挨肩疊足但見熙熙攘攘也孔觀曰自余幼時隨祖父結社清果寺中見翁輩斂容寒默執弟子禮而翁輩亦得以尊行自處遇事輒得可否無敢與之抗年來後生小子詩書禮樂之氣既絕敦朴忠信之心亦亡凌長加大何所不至翁壽雖益高惟行雖日益尊杜門不敢置喙矣余謂天下之物厚者可久而薄者敗不踰時翁之年旣歷盛而衰安必其不復歷衰而盛吾知今之惕然以大者翁且得以期頤之年坐觀其澌然以盡也孔觀曰今年某月某日爲翁八十壽辰嘗介子求子一言今即書此

以爲翁壽可乎余笑曰詛人祝巳恐非翁意也無巳則姑書之

鄭氏人物傳序

家與國一也國有人焉則國成其國家無人焉則家非其家矣是以古者國之有史也本紀而下若世家若列傳凡王侯將相名臣碩士孝子烈婦以及德行文章技藝之流罔不記載然亦非獨謂一姓之典四海之大千百年之久無此聖賢豪傑者起而經營措拄於其間遂令上天下地之中寂寥無色也書其善者以爲法書其不善者以爲戒是非美惡之間所以爲後世訓者其意至深遠矣家與國一則家之有譜與國之有史亦一彭史以明王法而譜以敦宗誼明王法者有勸有懲褒貶並彰而敦宗誼者則不便於刺譏有爲親者諱之義焉然不諱其惡者非一本之情有善而使之湮沒不傳亦後死者之責况吾家自安仁府君而下三百年間或學希聖賢或功被民社或文名庠序或行高鄉黨合而計之固不可謂無其人乎予故倣史之列傳取一族之賢者敘其行事加之論贊名之曰人物傳而其間崢嶸一時者容有所不錄貧老無聞者或將得而與焉則以視親之譜而

寓賢賢貴貴之意褒貶勸懲又未始不與國之有史一矣嗚呼俗流世敗執人而責之以古聖賢豪傑曰爾胡不如彼固恬然不爲怪也舉其祖若父而示之曰若亦貴爾何賤若亦賢爾何不肖縱自暴棄其能頑然無動於中已乎

鄭氏人物傳

始祖諱毓字秀甫未許其所自出當宋元改革之時義不出仕隱居灌浦自號安仁居士訓誡子孫積德以待世運之清至今灌浦猶名安仁里云

梁去公十三世四百餘年恨無從識公逸事也然考元大德九年吾家以水鄉富戶補充沿海竈役至辦納鹽課一百餘丁公始占所稱素封者與及考洪武丙辰公之孫仲徵建承訓堂楣間壁上皆書祖訓以志不忘則公又不獨區區素封者流也

昔廬陵安德里以歐陽儀居之遂名儒林吾邑鳴鶴鄉亦以虞九阜之所居得名而公安仁之號至使後人以名其里然則流風餘韻雖百世下不猶可想見乎

天秩字與禮又字與善質性凝重勤於耕讀與其兄天敘友愛無間言生子三伯實仲徵叔厚

舊譜中不載公行事然相傳洪武十四年吾家始分爲七房則終公之世未嘗與其兄析產異炊也已而見正德四年玉泉公重修下泥菴序云吾祖

省二府君當元祚繹騷不嗜仕進構廬於灌江北際下泥之滸迎翠環碧林木岑鬱居之以避囂絕塵卒後葬於其滸北之隅而子姓遂以其廬爲祠則是今之雅宜菴實公之所創也然玉泉公延僧法亮住持本以祀公而正德七年素菴公又有重修下泥菴序則云吾宗建立下泥菴百有餘年矣落成之後不惟子孫得以世守而修行者實免遷行之辱是公祠之變爲佛宇實自始也二百年來世遠事荒無復有知爲公祠者而流俗傳訛至指

爲夏二故居余竊慨文獻之無徵故附識之於此以俟後之欲聞公隱德者庶有所考云

仲徵天秩第二子起家勤儉致田租三千餘石與從子子璋同建承訓堂嚴祀祖宗好賢禮士望重一鄉不幸以弟叔厚被誣事株連逮戍宜良所洪武庚午卒于雲南

子璋希聖長子坐不舉仲徵子子玫逃伍事謫戍貴州清平衛其赴清平也貽書戒子曰吾後裔一不諱汝四人毋狎私語毋縱荒逸毋學賭博毋好爭訟毋

以力加諸人毋以財驕諸已毋近小人毋遠君子毋悖禮義毋忽詩書毋墜厥宗之緒抑毋眹吾之語而生試心汝能遵之則吾雖死猶不死也

子翀字拱廷希吳次子工詩賦善草書永樂乙酉詔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公名應禮部試優等給冠帶觀政戊戌預修天下圖誌甲辰選知豐城縣事縣居南昌上游當交廣之衝地大政繁號稱難治公至潔已愛民興學禮賢士庶悅服胡公儼嘗以知政之務稱之九載秩滿當遷百姓詣闕乞留乃命食知州俸復任正統間以疾致仕邑人祀之名宦祠居家讀書談道教其甥趙腖龔澤皆成進士有名所著有半古文集若干卷

　明設名宦祠於學宮所以祀守令之賢者甚盛典也乃未幾而賢不肖雜焉又未幾而有志者且恥列焉牌纍纍而座比比識者歎其濫已極矣然余嘗考豐城縣誌三百年間爲令者多至七十有五人而祠名宦者林翀之後惟公公之後止六人耳蓋是非之公尚有存於一邑者孰謂宇宙間直道有時而泯哉

子玳仲徽第三子字君昂博學多才永樂乙酉與從兄子翀同舉賢良試禮部優等送入太學觀政凡差遣幹辦俱有功以偶失欽限降授江西王府典儀在任三十年告歸同邑陳公敬宗嘗題其像曰翹翹乎鄧林美材翛翛乎崑山奇璞驟馳矩矱之文研究聖賢之學仁義充乎丹府恩詔出乎紫宸昔爲江浙之名士今作藩府之藎臣

　陳公敬宗明室名臣也豈妄許可人者哉而其贊公者乃曰研究聖賢之學又曰仁義充乎丹府則公爲人從可知矣遭時明聖而區區以一王府之典儀終其身豈洪宣人材衆多固若此耶抑士之懷才抱德而不盡其用如公者固不可勝道耶天也命也吾於此尤信

子弼仲徽第四子醇恕簡默動必以禮子弟見者無不斂容里中有竊畚而過者公識其人畚悚懾伏地公諭之曰汝貧至此吾弗汝執第去後弗復爲也明日畚悉覺以厚賄賂公公麾卻弗發其奸畚竟知改

有族姪婦新孀意欲他適恐爲公所阻密以地來獻公郤之曰吾不能撫爾尚忍欺孤寡受爾地耶自是不敢復言其立心忠厚類若此永樂宣德間嘗三舉賢良方正不應

萬石君家以馴行孝謹壺遂以深中隱厚見稱於司馬遷至今人知慕之如公者豈非其流亞歟吾聞公六歲而父謫戍育於二嫂及長事二嫂如母又他事類麾金郤地者甚多而世遠言龐不得司馬之筆以拾之臨楮遐思不能不爲之憮然

子賓字子賓仲嶽第五子爲人清素澹薄好讀書優游田野不屑仕進常名其所居之室曰江郊漁牧同邑陳公敬宗高其行誼與之友善

余嘗讀陳澹然江郊漁牧記其言公之漁牧也曰春雨初霽夕陽在山江郊遠近之際牛羊散亂鵝鳧呼鳴而漁舟釣艇浮沉上下烟波雪浪之間於是時也子賓觴酌既終賓友初退乃遂葛巾藜杖散步於郊原之上逍遙於江水之濱聽漁歌之互答聆牧唱之相諧意適神怡陶然以樂蓋謂公如古之人託名寄跡以得其樂而不圖其利者也三復其文令人慨想者久之

德馨字似蘭子璋第四子宣德乙卯由庠生應制貢入太學正統甲子授廣東海北鹽課提舉司提舉六載考績卒於京邸

吾鄭氏之居灌浦也久故間見於諸名公文集中者皆曰灌浦鄭爲慈谿衣冠右族然滄桑兵火文獻無徵明以前實無可考自永樂間拱廷公兄弟以人才徵而公復應制貢太學彬彬始以文學顯矣當是時吾灌浦之鄭有名道同者永樂庚子歲貢爲教諭又有名旭者正統壬戌由庠生應制貢太學以直言忤時宰告病而歸皆與公爲兄弟行而道同之從兄曰敬良旭之父舉賢與弟舉觀一時竝有聲庠序以非吾安仁府君之後故不特爲列傳然而灌浦之鄭盛矣

孔文字德寶子玠之長子博學能詩爲邑大賓嘗慨譜失於火採從伯父拱廷公遺言葺成譜略仲子鍴補邑庠生有能文辭

孔昭字德潛號遁菴淳朴有至性與其弟孔明克敦孝弟雖年老每遇父母忌日輒相對流涕嗚咽不止子弼之長子也

孔明字德亮子弼次子淳篤孝弟行必矩步坐必端膝雖遇承平之世不樂仕進惟適情佳山好水而已公以狂疾没於江眞吾子孫所不忍道也及讀公之孫隱川詩序云曾祖而下咸有所作歷年既久盡皆湮没誠可傷也則公之言亦且不得傳於世矣何天之毒於公如是哉然世傳公爲西壩水神

至今士人祭祀必祝鄭老相公葢有德而嗇其福者其英爽多不没云

鍾字廷用德馨第三子以字行天順間舉人才禮部覆試以才德俱優授梧州府經歷潔己惠民聲譽大著適流賊犯府治相戒曰是來惟搜貪汚吏經歷清廉不可有犯一時郡邑吏及朝使之過梧者皆奔入公署得免事聞特旨陞知寧陽縣事丁內艱終制改知直隸獻縣事致仕民立生祠祀之

語云仁者必有後如公豈非仁者哉盜賊信之士民祀之此必非以聲音笑貌爲者然不數傳而不祀忽諸吾宗族中至莫知有公矣豈廉吏固可爲而不可爲乎將公之靈以爲子孫不如吾桐鄉之民乎世而有天吾不能爲之解也

鐵字至剛鍾之弟以才諝辟爲浙江都司從事成化丙戌從李襄城瑾征都掌山蠻有功欽授鎮撫

銜字仁卿希哲之曾孫舉成化乙酉浙江鄉試授上杭訓導德教大行陞寧德知縣縣有銀鑛額解銀數一定而所出時有盈歉爲令者盈則入已棄歉則令

百姓賠補以故領解者多致傾産爲邑大獘公涖任之年銀大發即爲儲所餘以備不足在任六年絶不染指百姓德之爲立生祠焉閩書名宦傳云公字貴之清謹仁明百度振舉崇重學校培養士氣

吾族之以科名顯實自公始聞其罷官也以拒權貴請託故位卑職小岩然良吏倘亦所謂不愧科名者歟宜乎詩書之澤治及數世也

鉉字廷器號玉泉孔昭第二子舉成化辛卯科浙江鄉試弘治庚戌揀選授壽寧知縣縣在萬山中俗信

鬼毁巫有祠廟當縣治前正門爲之不啓公至命闢門立棄其像如東劉一時士民駭服作崇正歌紀其事辛亥丁外艱服除補知豐城縣事勤於政事百廢具舉邑人繪圖頌之以忤上官朝覲時告老致仕何喬遠閩書稱公爲縣不尚刑威以安利生民爲本奸宄畏而善良悅士類翕與云

觀公所爲殆一強毅守正人也世徒以其宰豐城也民之愛之不如愛其族伯祖拱廷公之深故不免有優劣之論夫善政善教畏愛殊途久矣然而火烈水懦亦時則然也否則趙張卓魯何以並稱漢世哉西涯學士謂其綽有政聲夫豈誣歟

鏞字廷美改名滿字守謙號勉齋孔明第二子博學喜談經濟力闢浮屠老子之說以斯道爲己任爲詩文淳古淡泊得宋元作者遺意年二十七以儒士受知劉公大夏舉弘治壬子浙江鄉試與餘姚孫公燧王公守仁等齊名明年會試房考以公文爭元不得置副榜首名公念母老無以爲養就職臨清州學正教育生徒多所成就乙卯同考南京鄉試取王昶等二十六人號稱得士九載秩滿冢宰馬公文升考公第一陞知道州招流民興農利痛革兵隷胥徒詰捕需索之擾癸亥丁內艱服闋補知濮州時流賊劉六劉七剽掠山東所過殘破公繕垣募守躬冒矢石以禦之民賴全活正德辛未乞致仕公爲政務敦教化美風俗故其在道州也首復濂溪書院序刻其遺文其在濮州也條示文公家禮以爲四民式至立鄉學請教讀籍各寺觀田租供贍之俾訓鄉子弟之秀者所著有詩經講義勉齋詩稿文稿若干卷

梁伏讀公仕臨清時課士策問數十條及上巡撫論地方利病諸書所言者皆明體適用之學也公豈無意於世者哉使其遭時遇主勳名當不在成弘諸大臣下矣康陵即位僉壬亂政見幾勇退強年解組而天又奪其壽李公堂誌公之墓所爲以弗竟其遠且大者爲惜也

重字本弘號素菴亦號靜菴德馨長子鏞之子也成化戊子舉浙江鄉試第六名主考刻其文以程多士一時稱爲名家乙未中謝遷榜進士授知邳州用才

優調繁攺知通州九載擢南京刑部雲南司郎中預纂修成化實錄連丁內外艱服除補任尋陞長沙知府以剛直忤吉藩左遷高州知府致仕公性端重多問學知識深遠居官廉潔有惠政所至民立生祠祀之其歸老灌浦之濱也閉門拒嚣日與詩書爲侶與至景適則徐行朗吟同邑周克敬旋稱其安義順命無物足動其心享年九十而卒

仁者壽非獨以其靜也好生之德協於帝心故壽也及觀鍾郎中潛誌公之墓敘公訊狂直事毅然執法殊不類好生者而壽踰九十何哉仁者之勇其利溥也然吾族固多壽者雍九十圩九十七經九十四尚言亦九十七尚道亦九十邦九十八維義九十九其他年近九十者不可勝數豈必無一不仁者耶是又有不可得而知者

勝字本良德馨之孫由貴州清平衛歲貢授四川劍州訓導陞湖廣南漳教諭告老家於南漳

南凡公作鄭氏簪纓傳獨不載公然載一名玉字溫其者成化間以貢任南漳教諭考之舊譜實無其人豈即公耶然公仕南漳在正嘉間又非成化舊譜中有贈鄭公之蒲圻詩係吳學士惠羅御史縉所作計其時味其語意似贈公者豈公任南漳後又陞蒲圻知縣乎然譜明言公告老家於南漳則任蒲圻者又是一人嘉靖十一年公又重修宗譜序載在譜中此余十餘年前所見者近得一譜又書別支人名字於序後豈公竊他人文耶抑他人竊公文耶舊閩荒落遺獻無徵不獨吾一家一姓然也與言及此爲之太息

周鍾之長子成化丙申以譯文生授鴻臚寺序班庚子丁內艱服除絕意仕進徧遊天下名山不知其所終

孝子耶仙釋耶嗚呼異哉

深周之弟禮部儒士授中書舍人預修國史食翰林院俸弟濟滂皆勤學能文滂與濟之子文舉並有聲庠序

余嘗見邑前輩馮原孝忠松樵集有送鄭廷用南還詩末聯云南還且對雙雛鳳翻覺淵明未可儔

益捐公兄弟也原孝工詩文愼許可其言如此知
公必有以當其心矣不幸絕世逸事無傳可慨也
望字希道號松阜鋗之長子天性孝友有詩名子浩
然字養吾號義齋補邑庠生皆爲宗長嘉靖庚子家
譜其所修也
稜字本廉號友山鋗弟鉎之子性倜儻善談論初習
經史晚業軒岐嘉靖初年授太醫院吏目京師翕然
以名醫稱之
吾宗不遇之士多隱於醫公而外有可稱者子朝

公之五世孫熙仲徽公之六世孫球字文器吾至
川公之庶子之璠字季良皆能挾其術以全活人
然皆以不汲汲於利棲遲鄉里名亦不著而公獨
遊京師爲當世王公大人所急至能以其術用於
朝廷匪獨其技勝也語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伏處巖穴之士名湮沒而不彰者不可勝道獨
醫乎哉
雍字木和號慵菴別號赭江仲徽之五世孫爲人勤
儉誠篤善居積晚年以貲雄鄉里生子三長珠字文
華號肅溪長汀主簿次瑞字文慶歷官倉大使驛丞
季瑛字文彩福建倉大使皆有能名而肅溪操履尤
潔肅溪亦生三子長尚岐字宗文郡庠生次邦佐字
宗良丹陽驛丞季邦彥生某某生雲錦字心全忠厚
有木和風爲郡飲賓年八十有九而卒壽比木和縮
一歲
公生成化卒嘉靖當國運承平之會值家勢盛隆
之期故所得於天者其厚如此物盛而衰後嗣中
微而肅溪之後心全子孫獨多由其父子有以培

之也彼子孫食先世之德輒自謂材力所致而不
思有所積以傳後人者視此可以思矣
渭字本陽號隱川亦號古隱孔明子鑿之長子幼不
慧賴祖母余宜人育於叔父勉齋公官舍勉齋公教
以文公小學家禮輒能躬行之長通中庸語孟及太
極圖說西銘正蒙等書抗言排斥佛老以性簡亢不
能爲世俗屈躬耕養親絕意科舉種菊北簷栖遲玩
弄足不入城市者四十餘年然耒耜之暇橫經讀史
凡天文地利兵法古今政治得失成敗之故罔不悉

心講究爛熟融貫似非無志當世之務者治家以禮
冠婚喪祭皆遵古制所著有家傳家規舒情稿豳川
稿若干卷
吾宗三百年來以文學顯於時者多矣然求其稽
古力行爲詩文雅馴有法度如公者指未易數屈
也而反栖遲畎畝以布衣終翁按察素銘公墓石
謂蒲輪禮邈不試當路恭亦惜其生不遇時不獲
表見於斯世也雖然歐陽永叔詩曰梅窮獨我知
古貨今難賣又曰才大名高乃富貴豈比金紫包

愍痴公隱於詩者其亦聞之熟矣彼區區腐鼠又
何足爲鳳凰嚇哉
淑字木善孔昭之孫好讀書孝友溫良爲宗族所親
愛
淙字本宗號如江鏞之子德性溫雅行檢端方年十
九補郡庠生郡邑士大夫莫不嘖嘖稱爲佳公子尋
援例入太學期滿歸養有司檄赴京候選以母老不
仕已而疾卒
公生而溫恭恂恂若處女然乖髫能文而貌如玉

事其母又至孝一時識者無不敬慕李鄞江銘濮
州公墓石所稱遺孤淸有蘭茁其苗者是也遺家
多難强年早卒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悲夫
滋字文淵號友竹德馨之曾孫性豁達多謀畧補淸
平衛旗軍勦流賊有功以小旗陞總旗正德間又征
香爐寨有功陞本衛前所世襲百戶後以子貴封文
林郎加封至武畧將軍飛騎尉又封奉政大夫修正
庶尹所著有天然洞集朋吟集及濯江鄭族眞源若
干卷

吾宗多文學而公獨以武功顯然公好學能詩豈
眞武夫健卒哉吾聞其告老而歸也子南江公亦
致仕家居公性喜豪華營第宅剏池臺日命南江
公烹肥擊鮮置酒高會客偶不至則父子自爲賓
主伶歌優舞管絃絲竹之聲震動江村恭席先世
之德當天下承平故一時翕赫如此盈虛相嬗公
鬼忽餒迄今過其故居荒烟野草悽然心目乃知
樂不可極欲不可縱也悲夫
煦字文和希哲之五世孫少習舉業長辟從事正德

閒授贛榆縣簿晉馬解漆賑飢皆爲上官所褒奬以性耿介不能事謟媚告老歸所有產業悉分給諸弟弟文中文亨亦皆孝友不計生產文中號赤峯善丹青寫人物逼眞文亨字時泰補邑庠生累試高等爲郡邑名士嘗與養吾翁同修家譜

吾玉泉公之第六子名瀚字南川有天資高邁博學能詩遊京師爲名公卿所推重其奇文和以詩也有曰直道難容今古賢方知清白有家傳高風直許淵明伍矮屋寧遨張家隣則公之爲簿有非

世俗區區爲貧者比矣乃鄞邑聞石塘淵之贈公以文也頋鰓鰓焉慮其立異之過由此推之天下之累官顯要者共必有同流合汚之術哉

起莘字時重號赤山仲薇六世孫篤志舉業少有盛名補府庠生

梓字艮材淵之子資性明敏邁父訓讀書不求應舉爲文章古雅有大家風度家貧授徒餬口弟子有以文學名者所著有續家傳一卷及雜文若干篇尚存明白北地信陽以豪傑奮起爲古文詞天下不學之士從而效之規章模句剽剞割裂而大家之法亡矣嘉隆之世人知塲屋無復問學紛紛應酬之篇徒拱捧腹公居草澤無時名然所作淡而有質而不俚不爲惡習所漸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析楊皇荂中之大音也蓋吾勉齋公生成弘盛時讀書好古以文章之法傳之古隱古隱傳之公家學淵源如此彼後生小子曾無授受一旦倖取科第而遂欲以文名天下者視公不可愧哉

尚忠字宗夏重子煒之子補邑庠生隱川公所謂此

善人今難得者也

余不及見公行事然吾古隱公不妄許可人者也子賢且貴詩書之澤五世未斬厥有由矣

尚寧字宗德號馨之五世孫性孝友與人交慷慨特達爲文章學博而詞贍教授生徒多所成就

舊譜中惜公數奇不售於有司而以其少子字懷宇虛臺者得補諸生爲幸然虛臺有文無行貧老絶嗣而公子孫亦竟以是微蓋積之之難敗之之易固如此也可不愼哉

尚文字宗會德馨之五世孫嘉靖甲子由南漳廩生歲貢任汝寧遂平教諭

尚經字宗道號南江淡之子年十九舉雲貴鄉試第二名贍畧智謀高出人表初任益陽知縣祈雨輒盎蠲贖賑荒政聲大著世廟幸承天供億有方民以不困庚子欽取入京以出身非進士不得陞臺省外補澧州知州尋陞梧州府同知轉王府長史性至孝事其父友竹公甚謹當其致仕家居也年已六旬矣父或躁怒輒長跪請罪父或繼之以撻起敬起孝愈自引慝平生善吟咏父子兄弟相唱和所著有南江文集

公之舉雲貴鄉試也爲嘉靖乙酉是歲吾鄭氏有名潤者舉浙江鄉試有文名歷官至同知而卒潤之父曰岳弘治癸丑歲貢伯父曰岑字子高景泰庚午登鄉薦甲戌成進士仕至山東右叅政家勢之盛大畧與公相似今去其時一百五十三年矣公已不祀而潤之子孫亦僅有存者又何其衰之相似耶榮枯代謝天道固然余特恐其非安仁府君之後無人紀載遂至湮沒故附論之俾後之典者有考焉

一蘭字元芳號岐南稜子泰然之子幼孤奉母訓尺寸不敢踰長受業顔冲宇鯨言坊行表故人雲間唐本尭分巡守於寧紹台不以一私干其執義多此類萬曆乙酉由廩生歲貢任歸安縣學教諭

公顔冲宇之弟子而南凡公之師也至今人稱其有學行宜哉

鯨字龍仲又字宗化號海門仲徵七世孫弱冠補邑庠生累試高等奉母至孝終其身無過言過行

吾族南凡公以道學自任視世人無足當其意者獨至於公則嘖嘖稱之爲名教中人作文贊之要亦可以想見公之爲人矣

尚清字宗直仲徵之七世孫垂髫讀書即以敦倫砥行爲志廣陵李少師春芳重其學行延爲館師欵以上賓之禮公辭色不少假借事父孝財物之入皆公諸弟其子或有違言輙怫然曰我先有弟後有子于吾子也弟吾父子也吾豈以巳先父哉見族黨中有

嗜利蔑義者必面黜之終身不與爲禮

余生也晚不及見公古人之風然據南凡公孝義傳中敘述如此眞可以廉頑而立懦者也世運江河吾宗之澆漓極矣安得如公者起而砥柱之

州字宗伯仲徵之七世孫補鄞邑庠生學行醇謹稱一鄉善士

吾仲徵公之後爲諸生無過失者公與海門公二人爲最今不一二世而其子孫皆衆多無他支絕續衰微之狀孰謂積善必無餘慶乎

明佐字魁石渭弟治之孫隨父棐育於外祖家因以鄞籍袁姓中萬曆丙午鄉試

生與歿無嗣區區一舉不沾一命之榮公眞不幸哉

尚福字順伯號玉川宗子杖之子幼而恂恂長而魁梧奇偉由太學生任禹州吏目秩年恥以五斗折腰遂致職歸名其所居之室曰易安齋日與郡邑名士暨姻族之賢者飲酒奕香不問戶以外事閒人窮困則多方周卹之或以橫逆相加恬然不校初無幾微見於辭色蓋寬厚溫恭爲鄉族之冠云

公之生也以遺腹族人利公家財者羣來驗視歲莫天寒凍死復甦當是時勉齋公之祀不絕如綫矣幸公生而特達長益積善累仁而吾家賴以不墜迄今長老道公遺事未有不嘖嘖歎盛德者吾子孫可不思所以紹述之哉

維學字敏之號遜齋尚忠長子爲邑庠生學使者累試高等不第孝於親友於兄弟一言一動必以禮與人交惻怛誠懇雖陌路無不肝膽相披欲共同歸於

善外王父鍾郎中濟也仕南都時外大母以五百金私授公公辭不受其廉介類若此

南凡公著鄭氏孝義傳言公師棻左金先生獲聞陽明之學棻左金吾不知其何如人矣弟見世之爲陽明之學者自謂有得純任自然甚且行檢不修而尚云神感神應何公竟不然乎識者謂陽明之後不失其傳東廓念菴耳公雖不能及己意者亦其徒歟

卿字汝僑號乾山初名維寧字安之尚忠季子嘉靖

乙卯舉浙江鄉試第一越明年丙辰成進士觀政兵部以性亢直不能媚權貴忤同邑學士袁煒不得授職而歸未幾疾卒子雲鵬字復山邑庠生孫繼祖字楚亭貴州貢士崇禎間授羅山主簿陞雲南府經歷

有明三百年吾鄭氏以文章魁兩浙者三人故至今豁上有三解元坊云而公則吾安仁府君之裔也一名真字千之與其兄駒以古文詞名世洪武壬子舉鄉試授臨淮教諭賦菊綻西風露脂風葉詩稱旨陞廣信教授所著有四明文獻集傳集說

集論及穠著詩文六十卷一名維桓字公圭永樂間與其諸父讓同舉甲午鄉試同登乙未進士又同為監察御史以奉天殿災直言時政得失謫死文趾而公後起負氣節謂宜遠過於前之人乃竟以忤權貴鬱鬱不得志以歿此非公之不幸而吾宗之不幸也雖然夫豈獨吾宗之不幸哉

維中字用之燎子尚恩之子天性朴厚渾人我忘得喪弱冠補郡庠生家貧授徒餬口然從子輩不能婚者皆為之娶

南凡公有鄭氏醇德傳獨載海門公與公二人有以哉

光溺字右君號南凡鐵曾孫尚善之子友孝正直言動不苟潛心理學慨然以聖賢自期萬曆戊午由廩生歲貢授餘杭訓導尋陞安吉學正居官清介待士端嚴後陞廣西太平教授以道遠不赴居家著述足跡不至官府門弟子有仕顯要或來守郡邑者未嘗以私事相干如公者或相贈遺苟違於義一介不取所著有易繹詩會禮纂四書緒言慈湖大訓訂全書

抄易傳刪永孝編孔廟禮樂考解銰全帙等書凡若干卷學者皆稱為南凡先生其卒也祀之慈湖書院

公之學聞龍溪之風而起從慈湖遺書入手故所見空濶無際觀其言克已曰一眞湛如萬境俱徹可見矣然公窮經不遺餘力如修誌寧海郤金蓀夜等事又甚類曲謹者之所為陸子靜之徒踐履篤實固考亭所許也近世以時文講學者緊籍聖賢掇糟拾粕弊髓者從而附和之至紛然詆江西為告子辟浙建如竺乾非不自以為朱門學脈也

及考其行事則有公所不爲者矣騰口說而不務實修紫陽之藩籬毋乃反爲此輩所抉破乎波靡瀾倒吾竊惑公不生於斯世也

維城字五雲子玠之七世孫補邑庠生淳朴有古風

之玉字德如號南霍尚禰長子補郡庠生積學有文名於越之士皆來負笈從遊嘗開澄心堂授徒絃誦之聲聞數里公顧以能文自負視取科第如探囊物落然不解治生爲何事讀書之外樗蒱而已場屋困頓晚歲飢窮生養死葬至不能給平生喜學書常與

姜太阿應鳳太符應麟遊二人者皆有書名而公小楷精緻實過之

六藝之中書其一也吾族自拱廷公以草書名當世其後遁菴公之季子鑽精於楷子璋公之曾孫達字本亨者精於草至剛公之孫熟字文純者精於篆素菴公之六世孫承誥字綸如者精於八分雖所造各殊皆有法度可觀而公之楷則當與拱廷公之草並傳語曰技進乎道余謂不進乎道未有可以言技者也余嘗見素菴公遺筆未嘗以書名者也而妙處自有顏蘇遺意乃知雅俗之辨固不在筆也

雲揚字振乾維學次子慷慨喜任事雖艱危不避與其兄雲章俱補邑庠生

道隆字五磊尚清之孫補縣學廩生累試首選浙東西士大夫家爭延致爲師不幸早卒

允森字弘業孔貽七世孫歸安縣學生有文名早卒

啓字榮期號伯蕃祖尚禰父之璧以遺腹生孤童力學聲譽遠出及長長身修髯聲欬如洪鐘見者無不

敬畏爲人剛方易直與人交不設城府崇禎庚午以府庠生應浙江鄉試主考黃公道周取公卷塡第一十四名而謄榜時忽失之比覓得榜已發矣乃歎息罷副榜鼎革以後絕意科舉兵塵獄事賊氛旱災家日貧落然伯叔父母諸從弟及外家之喪猶竭力爲之營葬晚精地理家術留連山水以自娛用子貴封中順大夫贊治尹按察司副使

梁嘗讀公丁卯科鄉試落卷策中言及曹節仇士良有司輒黜不復閱方是時魏奄專政浙之主考

發題閩人佁姓以媚之而公直言如此使公立朝
其氣節豈在楊左諸君子下哉天命改革吾父意
在巢由公終不以寒餓炎涼欲奪其志課耕教讀
處困如亨莊定山示兒詩云分付諸頑須汝是萊
羹休顧老夫難公之心殆即定山之心乎宜黃先
生欸爲成就卓卓也

來寵字德言號九如雲揚長子邑庠生其爲人也言
規行矩不識人世有傾側濫詐之事

紹伊字于莘又字衡甫維中之孫邑庠生爲人坦率

剛直負意氣重然諾文筆雄健深嫉世之富人作萬
戶侯傳譏之晚年喪子得心疾忽忽狂走已而祝髮
爲僧詩篇偈語信口而成皆自鳴其所不平者

余生於崇禎丁丑十二月初五日巳亥寅時天黎
明公即來賀時寢門未闢公赤身手一油瓶從門
隙中厲聲曰東邊有個挈油瓶挈油瓶者俗以呼
隨母來嫁之子東邊者指小一房也祖母時時爲
梁道之及長家大人又嘗爲梁言公之學行而惜
其不遇且得狂疾以死天道無知卒斬其祀哀哉

承諾字綸如號省菴重之六世孫性坦易寬和好學
多技能草書八分篆刻印章皆有法度嘗從伯蕃公
受舉業補邑庠生與其弟廷諾字綍如者相友愛出
入居處必偕財產無爾我晚遭兵火妻亡子殀子婦
去幃依弟以嫠弟亦不以貧故有辭

梁生雖晚然猶及見吾兩伯父盛時也伯父家故
饒於財慷慨好施予貧而貸者未嘗責其必償日
潔庭宇陳書畫栽花種竹飲酒賦詩擊鼓吹簫以
爲樂民之情僞罔聞知也中更世變兇竊盜攘加

之回祿矮屋數椽風寒雨溼煢煢二老相依以居
子姓散之四方間或殀歿故交舊遊屏跡不至人
情等爾寧不改心易行而兩伯父言笑意氣如平
時今年皆七十餘矣顏貌克然絕無衰老之態意
古之所謂不改其樂者不過如此豈其亦有所不
得於中而然耶抑人之度量相越固遠也

來聘字可任號白原又號太衡年二十三舉萬曆辛
卯科浙江鄉試有文名希哲九世孫雲衢之子也

吾少時及見公孺人之喪貧無棺拆樓板以殮葢

吾宗遭丁其衰故公與魁石公皆無子皆不得仕以至於如此或者謂其行浮薄所致然吾宗族鄉黨中絕無一人指而怨之者使在今日猶然長厚君子也吾聞公嘗授徒於王司馬象乾家公之病亟也司馬方總制三邊萬里調醫命使候疾夫豈無以取重於人而然乎

劉推菴先生壽序代宛平師作

汾陽劉推菴先生以世家之名諸生薦乙酉鄉書歷官武定知州潞安同知平陽知府所至俱有政聲其在平陽也解州城郴德等倡白蓮邪教謀爲不軌事覺株連蔓延先生惻愍民之被惑力爲平反由是無辜得白免死者數千人政事之暇闢晉山書院集諸生講道論藝郡中英俊遠方遊學無慮數百人先生悉分俸給之其後出而有聞於世足爲國家用者往往多院中人也顧以性鯁直不善事上官投劾以歸下益得肆其力于古文詞杜門著述汲汲淑後前歲乙丑余公海觀成進士選庶常今年戊辰長公若千又成進士選庶常人皆以爲先生陰德之報教思之澤云方海觀之爲庶常也常乞文於今大司寇崑山徐公以壽先生若千將踵其事因來求余一言昔有宋蘇明允爲文博辨宏偉其二子皆舉進士在高等以文學名于時歐陽公稱之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蓋至和嘉祐之間天下太平文明之運充塞寰區而時萃於一家者其盛如此今先生之文吾誠不知其於老泉何如然其所謂大究六經百家之說者應必不異且老泉區區一主簿不得行其所學而先生之所設施則既卓卓在人耳目矣而若千兄弟遭際聖朝英年危舉讀書玉堂又復與東坡潁濱相似獨愧余忝一日之長雖類歐陽之於二蘇而年衰學落文筆無能爲役耳顧稱述一門之盛以發揚　聖化之隆者老臣事也乃爲敍次其說以遺先生使一時

登堂執爵之客知余之所以壽先生而期二子者在劉氏一門文章事業之大而不徒壽考富貴康寧之祝語先生壽筵之觴其有不因余言而多浮一大白者乎

橫山文集序

憶余束髮受書即有志爲古文辭顧世所稱讀書者唯學制舉業耳自庭訓外不聞師友間有談及此事葢舉世之習固然而吾邑僻處海隅更經喪亂其尤絕響無怪也然數十年來以此道鳴者長於余則有姚子翼方孫子介夫姜子西溟馮子元公而少於余則有裘子殷玉之數君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不爲時地所限者耶余始以困而不學不敢與諸君齒既得受教於先生長者欲出與諸君往復上下以爲一

邑文統計而姚孫早逝元公今又卒矣寥寥溪上所可與共談此事者唯西溟殷玉耳顧西溟遊學早游內知名久其爲文落筆便爲人所傳誦非余固陋所能稱羨殷玉雖負才不偶其聲尚不出於鄉閭然胸中富筆下贍利刃發硎朽腐難齒以此居雖鄉僻而未嘗敢以一言摩壘今年春三月假滿赴館道出武林而殷玉在焉過從之頃出其所作橫山文集屬序嗚呼古文詞一道豈眞吾人之所以安身而立命者乎即其所以差勝於舉業者不過爲其立言足傳耳

言之足傳斷然不從家數之中求了義而世之作文者却未有不從家數而入試觀今日文章巨手在朝如長洲在野如寧都有一不以家數雄當世者乎殷玉才高學廣於古無所不能爲詩則唐詞則宋曲則元而文則爲八大家間亦爲左史若以家數言固已不讓今之作者矣而又奚取於余之一言雖然殷玉之文之家數雖已不讓今之作者而其可以進於今之作者則余正喜其家數之中之尚有所未成蓋殷玉之文波瀾段落雖亦周規折矩而其深情之一往

浩氣之滂流未嘗不獨行而獨止此乃文章之神之不可沒者也殷玉乘其未成而讀書窮理厚積而薄發焉庸詎知夫言之足傳其不正在乎是耶庸詎知夫人之所以安身而立命者不亦可即是而得之耶夫輕塵無以益岳而泰山實不讓土壤墜露不能添波而河海未嘗擇細流余之一言固未必不爲殷玉所取矣匆匆言別未遑脫稿寶應舟中憶而書此殷玉倘以爲未盡乎其再與西溟商略之務俾溪上之文統振自横山一集則吾邑雖小固得以古文詞雄

於天下也豈非余之所厚幸也夫

公奠張旦復先生文

嗣處海隅實亦才藪昭代人文四方奔走其中最良姚江春帚顯晦或殊各有授受若語善人先生推首五紀克敦六經兼剖百行是端一心惟厚如斯之人謂宜組綬登朝致主師表九有否亦期頤里黨祭酒守先王道以待厥後奈何屢試心血徒嘔早孤晚貧又嗇其壽嗚呼吾黨無幾畏友杲堂鼓峯風雅自負二董才氣實出人右張錢諸君志意匪苟跛翁研精環村爬垢各於經學牆室闢牖怡庭超軼學行山斗既皆相繼覩世不久幸遺先生碩果未掊同儕後進恃爲樞紐有難得排有疑得叩云胡一夕悲感童叟猶憶先生姿雖蒲柳小心攝生銳意進取志率其氣晚猵赿赿覩彼磻溪猶如黃口一朝隕折行百半九得毋夜臺其心猶怮顧人生死不異牝牡海隅盛衰運更非偶先生明識當復誰咎況乎金紫多包愚醜不孫無述居然黃耇先生一生善行不朽詒之後人匣劍必吼以彼方此孰得孰否翩然往矣知無怩忸惟是吾黨如持失手一言一行安所法守栢對觀鎖

莫此薄酸先生有知應不我糾

重梓向懷葛先生詩義序

吾邑向懷葛先生生守溪荆川方山之後與昆湖同榜而能卓然以詩義自名一家天下之推之者至與東江並稱迄今向顧之目藉藉人口而獨恨其全稿不可復得余幼時嘗從曾伯祖南霍先生書簏中得先生後刻短篇其長篇之先刻者反不獲見既又見馮徵君次牧示以手抄先生長稿則又未刻者也就余所見已不下三百餘篇蓋先生一生詩義之富如此可謂勤矣頴川陳子有曰先生耽嗜經史幾成淫癖故其發爲文章縱横蕩恣夌轢豪舉海虞徐尚德曰先生制舉義每瀕而就於法之中而不能不一露其奇於法之外期於闡精抉祕無詭作者而已余每誦之以爲知言年來埸屋經義日就荒蕪靖江族弟宣成春杪過余欲刻先生全稿以惠後學走問徵君抄本已歸烏有惋悵而别長夏幽居忽有貽書求序先生詩義者則吾友向子人千也人千爲先生族孫與其兄功來同輯遺文梓以傳世分固應爾而余忝先生同里表揚先正後學之責義亦何辭嗚呼三百

年來吾慈谿之以詩義博科名者奚啻四五百人由今問其姓氏海内之知而能道之者十幾不得一二焉而先生之稿獨如千將埋土久而復出是雖其後人之賢要亦先生學問精神之所在自不可沒也夫爲人而僅以文傳末矣爲文而至僅以舉業傳抑又末矣然且非其學問精神之所在則不可倖得則夫士君子而欲自立以不朽於後世者其可悠悠焉忽忽焉俟其自至哉讀是稿者其亦可以慨然而思奮然而興矣否則沾沾焉徒取而記誦之剽竊之先生有靈豈能使其以舉業傳乎先生諱洪邁字景皐世爲慈谿望族由蘇學教授歷官江西左叅議所至有政聲以母老乞歸固不獨以時文重云

怡亭記跋

右記爲方編修潤仁所作其感兆俠兄弟之友愛因有慨於天下之言利而望風俗之摯愉於義也理正而嚴詞質而厚儼然有潛溪正學之風一日兆傑兆儀將壽之梓屬余跋尾以行余謂凡作序引後記者爲其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耳昔有以蘇明允木山記求黄山谷跋尾者山谷謂天地元氣不容復加刻畫藻繪因引荆公議作五代史序之語以辭之蓋自昔文人其知彼已分量如此余獨何人敢向編修饒舌哉雖然記中之所望於兆傑兄弟者修詩書興禮樂也而兆儀之請予文也勤勤懇懇至再至三不已於此有徵乎則卽書之以慰編修之望可也兆傑兄弟其尚益勉無怠以信余之言庶不俾余於編修有續貂之媿乎

文學敏公方翁墓誌銘

今世之知以文傳其親者罕矣余行天下見有祝親之壽則博徵詩文哀親之歿則遠求誌表至於鋟板成帙者往往新安人也豈徽國風流未泯尚知天地間有文章一事耶既而考其作者之姓名大約假時貴之官階以爲重耳其於文章固不問其能傳否也丁卯之秋余以過事旅泊金閶公車幾不能上而新安有方子兆儀者一見而卽以壽親之詩相屬是其求文之意似非新安之風氣使然矣已巳南還兆儀持其考敏公翁行狀偕弟兆任來求銘墓因循一載復經吳會而兆儀之請益堅初不以玉堂册冷而隨俗輕之如其意非徒假官階以爲重者乃於毘陵舟中援筆踐諾按狀翁姓方氏諱啓賢字惟學敏公其號也世爲歙之方村人其先漢時有趙國公紘者避新莽渡江始來歙之東鄉宋時徙寒山元末避亂徙西潭濱之上源代多聞人以姓名村方村之七世曰廷玉有聲庠序生德輝德輝生拱璧拱璧生汝桂汝桂業儒憤其從兄某負才不偶僅以副榜充貢乃棄

之服賈郎翁之考也翁生之夕母某孺人夢火光照舍已而貧性過人不幸流寇肆虐父喪其貲斧於河南未幾而病歿於京口翁時年方弱冠痛事父日短不忍一日離母側顧貧乏澇灕不得已勉從母命仍修廢舉之術往來吳楚間然每歲除必歸省與其配程孺人順意承顏以博親歡及母之歿兄弟協心殯殮喪祭盡誠中禮孝思所感凡跋履山河經歷險阻必夢其父導之趨避其後程孺人卒翁姑移家吳門吳爲商賈輻輳之區俗尚浮靡而翁性恬淡素履不易其與人也肺肝出示然諾不苟嘗拾遺金於岐路俟之終日必返其人而後安有不能婚葬者助之懷才而偃蹇失業而苦謀生者多方扶植之人急告貸有求必應而不責償感其意者亦終不負翁雖寄跡貿遷而雅嗜書史勵志不倦晚歲卒列吳庠弟子員其年臻杖國也郡邑兩舉鄉賓不赴臨卒之時弟某問遺命答云修短在天盛衰有命余復何言蕃誠彬彬乎有古士君子之風者歟翁生明萬曆乙卯某月日卒今康熙戊辰某月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某年月

日葬於某原元配程孺人繼配朱孺人側室陸氏沈氏子男八人兆俠兆傑兆儀兆位兆任兆佐兆仁兆信俠早卒儀國學生任候選州同知女三長適程勝思徐尚幼孫男六人濟洵澤泓治淑憶自兆儀見余傾倒已率其弟兆任執贄從遊竊意好文重士必有所本間從其親知訊翁平昔皆言翁性樂與學士大夫交致敬盡禮情文周至嗚呼民人社稷何必讀書學士大夫之見輕於世也久矣不謂市井闤闠之間猶留此一脈也豈徽國之風流果有未泯於其鄉者歟是固宜銘銘曰

昔震川之序新安人也有士而商商而士之說如翁之行庶幾哉克蹈乎其轍允有後人蘭芽玉茁知重文章而且較然於優劣我銘以傳之千秋萬歲其不滅

張母羅太夫人壽序

武遂張公治吾郡之明年六月十二日爲公母羅太夫人設帨之辰吾友范庶常筆山與公之弟大行雁湄同年友也又雅與公善先期自京師馳書致余謀共製辞以祝而一時闔郡紳士服公之政沐公之德者僉謂四明不覩循吏之政久矣不明儒術而修吏事雖或矯枉多患過正而公獨以詩書禮樂之氣薰陶一郡下車未及期月四明之宥守下者已如坐春風而遊太和吾儕是舉其容已乎於是相率屬余爲

文余謂古人立言貴信信則可久公余所知也太夫人之懿行余實未知其敢浮詞克賦乎顧公與余交雖淺然一見即相得甚歡杯酒談笑之間葢嘗披布胸懐無所不盡矣一日妄論治天下在敦大體方今立名之事往往於元氣有傷惟公和平醇雅治術最爲近古公徐曰吾受命來寧時便道省母母稍嬰微疾吾依依不忍別母責以大義使行且曰汝至寧波但使六縣之民無一人怨咨者即吾病霍然矣否則雖日在側無益也吾今亦奉吾母命惟謹耳由此以

言凡吾郡之人所以邀福於我公者固公之讀書窮理所致要亦未始太夫人之一言爲利溥也昔雋不疑尹京兆每行縣録囚徒還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而史又稱其爲文學時治春秋進退必以禮其後天子與大將軍皆謂公卿大臣當用經術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公與太夫人之事其近之矣孔子曰仁者壽太夫人一言之仁及於一郡而又適逢乎聖天子崇儒學飭吏治之時如公者功名視曼倩方且過之無不及又寧獨禁奸止邪

如廣漢輩自以爲不如哉異時耄耋期頤以坐觀學道愛人之成余雖年衰學落方將珥筆而紀其盛而况於今日其敢以不文辭乎因書此以答吾友且以塞郡人之請若夫公之所以愛余與余之所以願祝於太夫人者恐近於私不敢濫及也

鄞邑令黃君孔固壽序（代范筆山作）

古者名卿材大夫多出自高門貴冑而後世至目之為綺紈子弟古者絃歌雅化多成於學道愛人之儒而後世至謂儒者迂疎闊於治術不知為政而止於架漏支綫則得一武健嚴酷之人以趣辦為能足矣雖崛起草茆未嘗讀書固可勝任而愉快也若夫當太平有道之時而欲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苟非學問淵源實有承襲正恐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良未易言耳方今天下大一統矣聖天子加意斯民

留心吏治唐虞三代之盛不于斯而復覩哉顧郡縣之政猶時有以武健嚴酷為能者揆厥所由大抵皆單寒不學之子藉此以立名而初不知培國家之元氣養斯民之厚福者正不在此蓋余濫廁玉堂間與諸君子論治未嘗不相與太息而兒子輩昔自南來欲得文以為吾邑黃侯壽察其政則實培國家之元氣養斯民之厚福者也吾聞侯之大父宗伯公為萬曆間名臣其尊甫先生當崇禎丁丑復以名進士服官劉辰翁所云家庭間見絕與紙上傳習不同者侯

之謂歟而侯又績學能文以名孝廉司教某邑有聲其來宰吾邑也愛民禮士藹然春温令人想見承平循吏之風是其學問淵源所承襲者遠矣夫能培國家之元氣者其于一身之元氣何所不培能養斯民之厚福者其於一身之厚福何所不養侯之壽何容余祝獨是古者愛其人未有不願其人之壽考者余獨何心靳此一言乎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而先之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即繼之曰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蓋古昔盛時凡其臣之躋台輔而稱元

老者往往皆故家世族之裔敦詩書禮樂之教而有和平愷悌之風理所固然有不誣者然則余豈特為侯祝哉且為世運賀矣

附跋

按白沙作潮州三利溪記後作一詩以代跋云欲寫平生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余於是序亦和韻跋之其一曰此筆何曾有潤金欲焚又止費沉吟敢云信史堪傳後一片匡時望治心其二曰一片匡時望治

心借趙初不爲渠吟誰知頑鈍終難語惜墨徒懸
不似金

張弘蘧稿序

張子弘蘧外和而內介遇人恂恂謙退而其中耿耿視天下庸妄險詖之徒直不足當其一唾以此人多忌之顧獨與余親余初不識弘蘧戊辰春二月偶相遇於京師一見如故交已而同榜已而同館情好益密至遷其邸舍就余寓爲比鄰風晨月夕詩酒過從且約查子德尹王子令貽吳子震一程子松皐諸名士倡和甚樂也未幾余病張子亦病余以思親乞假東裝南還而張子病猶未愈褰帷別之則諄諄以序

其稿爲屬余謂張子之文世所共稱無待余序若以忌者之故欲得余之序以解之則予之爲人所忌尤甚是於忌之外更益一忌也毋乃欲自閟其文使不行於世乎張子曰悠悠天下得知已一人可以不恨何惜乎小人之忌而又何顧乎世俗之行與不行余謂張子而果存是心也其爲文必自得之文而非骫耎媚悅之文其爲人亦必自立之人而非脂韋營競之人矣忌者之口會有時息而其行於世也又何疑乎請之而别行至吳門乃爲書此以付坊間使刻之

王節母申太孺人壽序

吳中王節母申太孺人文定公之曾孫女文恪公之六世孫婦也年十七歲來歸文學昌中先生甫二十四歲而寡至五十七歲而巡撫趙公爲之請旌旨允建坊矣明年康熙己巳太孺人年躋六十其子東發與余定交於京邸不以其不文先期來命爲祝報之詞且曰自吾母之歸吾先君也先王父已即世惟先祖妣在堂吾母佐先君色養事事得其歡心及其歿也先君已即世吾母以一孀婦治喪慎終追遠致敬盡禮可謂孝矣其於先君子也勤儉以佐讀書不使問家人生產不幸而罹變也誓以身殉以先祖妣之命乃始忍死字孤可謂節矣其事吾外祖父母也如吾祖妣其待宗族姉娌也內外無閒言其撫銓及姉也劬勞備至姉適吳江沈氏亦遂以苦節聞可謂內則之無不盡者矣然非得吾子之文恐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也余謂祝者祝其後來耳此則太孺人已事何庸余贅蓋吾嘗聞之源深者流必遠本大者實必繁昔文恪公與余七世伯祖素菴公同爲成化乙未進士素菴公僅以一部郎出守長沙而文恪位列三公名垂青史其得天之厚所謂源深而本大者也吾六世祖母王孺人以遺腹生吾高祖吾曾祖母顧孺人以遺腹生吾祖雖皆壽躋耄耋節光志乘吾高祖吾祖亦皆以文行稱於時而未嘗得邀旌典太孺人則當其身已受朝廷之異數矣而東發之文采風流又遠非余及余以廿載公車僅列館選而東發遊學辟雍即須修一統志之役蓋兩家得天之厚薄其相去有懸殊者古來魁人傑士往往出於孤子流遠而實繁吾誠未能量東發之所至又豈能量太孺人之福之所至乎海內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文恪故居之聯或又爲後來之讖未可知也東發而不鄙余言其即以是侑太孺人一觴太孺人亦寧不以余言爲可信乎

徐潤友稿序

言爲心聲觀其文未有不可知其人者也顧古之文皆自道其所欲言而今之所云時文者獨竊取古聖賢之意而代言之若優伶之演劇衣冠顰笑大率主於肖人故世嘗謂時文一道其不足以覘人品也久矣雖然吾觀明季一輩名流若嘉魚太倉雲間金沙嘉定以及江右諸公莫不赫然各以其文鳴當世風霜搖落貞脆頓殊而究之二三君子其爲文必皆自得之言否則剽竊秦漢規倣先民者耳事後論定時

文一道固亦未始不可以觀人也高安徐君潤友當其鄉文氣委靡之會而卓然思自成一家丁卯元墨出余讀之固已心異其爲人今年會試中式與余同出海昌陳廣陵先生之門已又同選入館因得與之定交察其人果質直好義無世俗脂韋之習適與其文稱者也既而刻其平日所作屬余序以行世余細閱之曲折而瘦硬類皆憑臆結撰絕不蹈時文一字一句雖較之其鄉大士或亦尚有淺深廣狹之辨而要不可謂非皆言之自得者也鳴呼時風衆勢之難抗也一言一動人誰自主而况時文一道固所以諱世而取寵者乎若徐君者雖欲不謂之特立獨行之君子其可得歟雖然徐君之文不屑與人同者也而試於鄉而長州陸潛成先生者知之矣試於春官而吾師又知之矣卽寡昧若余亦若能隨兩先生之後焉是不屑與人同者而同之者且至三人矣夫可以三人者卽可以什百人可以什百人者卽可以億萬人安知是稿之出天下之人之衆不且家誦而戶說之乎然則讀是稿者其亦可各思所以自立矣而爲

徐君者其亦終勿自易其志庶使世之人皆謂時文果亦足以觀人也豈不善哉

四詳賊黨刦傷事　丁丑

覆看得黎亞二等一案既傷人又得財七人之數不少鐵頭之器甚兇眞正強盜罪犯不赦之條者也乃未經具題憲臺旣改擬于前已經部駁憲臺又屢欲改擬于後是誠憲臺如天之仁爲羣盜從萬死中求一活路一念好生神人感動承審下吏自應仰體祇以破格施恩者君父之權而執法定罪者臣子之職卑府自揣么魔小吏砥守前擬未敢擅改正待恩出自上也不謂因此拂憲臺之意謂卑府拘執已見不

遵部例詳揭撫憲至欲與化州分別題請卑府捧讀一定擬之檄悚惶無地敢不凛遵但憲臺之改擬于前者正憲臺所謂律有可引之條也而卑府之初擬則正律也卑府之不敢改擬于後者奉現在之部駁現在奉旨依議之部文也而憲臺之終欲改擬者則邸報中江南陸二之案未嘗通行之例也卑府細繹部駁中有木棍竹竿俱作強盜完結其鐵頭扁挑卽係兇器等語是部文畫一具題一語乃欲憲臺俯從未議謂之畫一非欲卑府勉順憲命謂之畫一也況

本案情罪較之陸二一案原亦不符五人七人是數之多少不符也撑船之篙櫓私鹽拒捕之鐵頭扁挑是器之兇否不符也卑府雖欲仰體憲慈改比陸二一案其何敢乎除陳明挑一犯在州病故毋庸議外黎亞二等相應仍照前擬伏候憲臺賜轉庶朝廷之法以伸而地方之害得除矣

與萬季埜書　戊寅

三年之別萬里之遙彼此相思不待言喻小力京回直至去年除夕抵高知近祉安善差慰遠懷吾輩從師問學原無幾人近且彫落殆盡亥秋南雷之變痛心殊甚幾無一人可與之言其幸而存者正當共相砥礪無負師門而聚散無常趨向漸殊非先生毅然歸里力為主持斯文安得有宗主乎弟今已決意乞養矣高涼之政不興一利亦不滋一弊自謂名利都忘頗稱無罪獨是五馬歸來仍然寒酸故我菽水之供如未祿仕爲可愧耳便使入都謹附新詩十二奉正神與俱馳伏唯照亮餘再悉不一一

與陳子文書

三年之別兩辱惠書不忘故人具徵古道奈蠻荒下吏想望徒深末由報答雖道遠使然匪敢自外而濶略之罪多矣未審神交心照肯原之格外否湯寅翁氣誼如實不意忽中計典殊爲驚惋所諭奇藍端石高凉不見蹤影即問之廣肇亦絕不可得鑒賞家兩眼如鏡不便以濫惡充賦故尚稽報命改志一事撫軍臨行始囑胡都閫寄言不知弟一到任即行改止矣其改刻者已付王令詒年兄附達未知曾登記室否近造書院祀從來名宦正在博採輿論借光俎豆表章桑梓之先達固是後學分內事也便使入都尚札附候不腆伴函勿罪輶褻爲感陳情終養已請當事從此符壤分途未知何日得遂把臂之願臨池悵望不一一

與張天門書

客冬除夕小力京回抵高得接台翰知尊大人老師暨年兄諸凡照拂備極眞切感銘五内獨憾年兄不得留館駭爲怪事然古人若劉東山不願館選迄代若倣太夫子王宗伯公亦曾散館功名遠大全不係此以年兄之門第才華何愁與區區高京一守同其牢落乎萬勿介意遵例赴選二月應得掣籤抑或別有所俟耶念之懸懸伏望示知爲慰生草野落拓本非富貴中人强顏作守又落蠻荒三年勞辱頓然衰

老二親年將九袠尚困滌仕情理俱逆今春已決計請假揀照舊時菽水不復以兩袖清風滿船明月爲慮矣從此村農沒世望年兄一輩如在天上與時長安聚首之樂杳無後期爲之悒怏未知年兄亦同此心否也尊大人老師前不敢輕候乘間叱名致謝爲囑便使附復伏唯寶重不腆伴函統囑相宜轉致餘容再悉不一

與田龍潭書　戊寅

計別五載想念殊殷小力京回得接手教遠愼爲慰縣令親民之官古人喜得之以抒所學且有行取一途三年臺省又得直言天下事原自極榮生以館選一席浮沉郎署固歎漫無事事出守蠻荒又以文網拘牽事權至不得與州縣比方且以從前之不得縣令爲誤年兄何所見而必欲避之耶功名遠大不拘一途今亦不必更悔但長安珠桂清署尤艱相念殊切愛莫能助如何如何便使入京順附復言不腆伴

函統寄陳相宜年兄處諒必轉達也今年得遂乞養之請從此農圃終身不復得與年兄一輩聚首談心矣天假之緣要未可必臨池神遡可勝悒怏

與姜友棠書

弟以屺岵之思文網之懼三載營荒竟成俗吏春來决計陳情摻供菽水正不以清風兩袖爲慮從此蟾山篆水之間尚思作老蠹魚以沒世兩辱惠教未由申答爲歉寥寥天下得知己一二人可以無憾然無如同時同地而仍不得朝夕晤對也新詩朕覽近古直如彈丸脫手自是進境然可謂得詩人之樂趣矣弟猶欲老長兄再得詩人之苦趣未審然否左公意亦甚好而以高京不成局面再四請益僅得一月之

數弟亦分俸十金共四十金已寄小兒轉致尊嫂處收用矣陳留光景若何經久不得一信能於政事之餘不廢嘯咏否吾輩相期正自別有所在也臨穎神馳不盡欲言

宋挺生六十壽序

天旋地轉自予所見衣冠舊族大半化爲阜隸即如吾里僻處村野號稱無恙然詩書禮樂之家繩其祖父者亦鮮矣宋氏在吾里爲最朴自其先世居赭山江滸不與戶外事者垂數百年而三四十載以來田廬子姓日加於舊姻戚賓遊絃誦敘集比承平時過之無不及蓋消息盈虛天道固然然非其子孫之才有以自立則亦莫能致是也余家距宋氏二里許歲時伏臘初不相往來其相往來則自挺生始挺生世

業痘醫鄉鄰兒女往往依之以生然爲人尚氣任事里中公務及他不平輒奮身爭執以此人頗少之昔朱彥修傳羅知悌之學治療神中至今醫家奉以爲宗而其居鄉不肯出人下右族有司搖手相戒莫敢輕犯近日浙西有以醫生而自附於講學者規模形似以售其術一時爲之傾動輒曰某先生之議云然則哄然尊之蓋不競亦陵古之人常有慮之者世不以此少其人即奈何以此爲挺生少也假令挺生因仍先世拘抱咫尺於含精茹華則得矣亦安能使其

家煥然改觀如今日哉而後歎朱氏之宗之盛其精挺生一人之力居多也余自垂髫立先大父傍已識挺生忽忽幾十年挺生年已六十矣而與余家往來尚不改異時明年正月九日爲其初度之辰其子與婿將相率奉觴爲壽來求一言以祝余於世俗頌禱之文槩不應酬而挺生與余居同里兒女之痘挺生勤勤診視有疾病相扶持之義是情不容辭者也乃爲敘挺生之所以自立者如此以志消息盈虛之感而宋氏之後之盛又可因是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已

甲子鄉墨選序

甲子鄉墨選成合而觀之賞心者十之三節取者十之七然皆卓然爍然不與庸俗伍者也怡庭曰子盍一言以序其端余謂言無好醜惟其人之重輕今天下之爲時文以求科第者不過志於一得耳其信未得之者之言決不如其信既得之者之言也以吾子登高而呼自足以鼓天下之衆而從之矣五黜春官之人悠悠者方笑其荒疎剌謬而猶欲抗顏談文毋乃不自量乎無已則請言子之所未言者今夫千古文章之運成之在下而開之自上此古之人所以致歎於作者難知者尤不易也吾子慨然於風氣之不振責在士子其言誠浚中學者之病然以天下之大十萬人之衆豈無有讀書自好足以克舉頴而光盛典者乎主司同考循資按序不論何人可以操文章之柄謬種流傳宜其風氣之不古也蓋嘗縱觀是科之文同文之世當無不同也然或以文物之邦而膚庸特甚矣或以僻陋之區而卓犖可觀矣即一榜之中亦或以出於某某之房而規矩猶存矣或以出於

某某之房而乖謬不堪矣始知天下未嘗無才特患所以求才之人未得昔穆柳歐尹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日有宋文章因此而盛然其時未能以一道而同風也自朝廷屢命歐陽子知貢舉歐陽子慨然以斯文爲已任蘇曾之輩多出其門而後天下之士翻然一變無不以通經學古相尚然則是選之成也吾子於天下士有厚望余則於主司同考有厚望焉仕優則學莫謂作吏便廢倘能虛心下意毋徒以既得驕其未得者文章之盛庶有日乎

宋伊平文稿序

得魚者可以忘筌得兔者可以忘蹄時文其取魚之筌獲兔之蹄乎科第既得則時文無復可用先輩至比之敲門之石門啓而石可拋其言良非無謂也雖然先輩之爲此言者不居淺求乎性命之原博習乎經濟之術而以其餘者溢之爲時文及其服官也時文無用而其所以爲時文者故在故可棄之而不顧後人決科既有捷徑無論六經諸史不之究心卽性理通鑑等書亦未曾過而問焉其所有者獨時文耳

若併此而棄之其又何所挾以爲服官之具耶且以生平之所用功所得力者猶不惜一旦棄之其他則又何論官方之壞風俗之偷未必非先輩之一言誤之也盧江宋子伊平以戊午名解元登今乙丑科上第是固時文可棄之一會也一日過余京師寓中握手論文欷然不足之懷形於意言容色之間旣又持其閨中之卷窗下之稿殷勤命余評論夫人之於物苟非其心力之所經營則必不甚珍愛卽其心力之所經營而苟非其用情之厚時過境遷亦往往等之

秋風之團扇伊平之於時文若此余固已知其文之工而又以卜其人之情之厚矣已而讀其文理粹而詞醇格莊而氣厚旣足以振嚮時之庸陋而復有以靜近日之浮囂古所謂文如其人驗之伊平果有不誣者宮方之壞風俗之偷不將自伊平一人轉之乎昔宋氏有子京者兄弟皆以科名文學震耀一時當明高皇之右文也景濂實爲翰林學士而其文章稱一代宗師今伊平昆季科名幾埒子京其所作時文雖與景濂體分今古而其醇深渾厚之象實有與之

相似者讀書中秘步武前修則此時文者在伊平與日或亦未必不如先輩之説一旦而棄之也余旣編次其稿因爲書其簡端如此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書

寒村雜錄卷二

竹中精舍記

竹中精舍在郡城之中高樓一前後平屋各數間周環植花果竹樹有井有砌有女牆曲徑石欄瓦盆楚楚地從横不能數畝而寧波城故臨江無山林溪壑之勝加以師旅畱處故家園池亭榭圮毁無存者此雖不足當名園一隙地而幽僻清閟門巷宛然亦足樂也丁未夏六月張子梅先會同志於其所講程子定性書朱子中和說旣畢於時桐陰滿地蟬韻鏗如

諸友各起散步竹邊悠然動春風沂水之興獨鄭子孟遊周覽庭除俯仰久之喟然歎息諸友曰何歎也孟遊曰是室五易主矣當天啓時都督施公實創建此順治戊子施氏被籍歸余家余家借復齋秦先生寓而先生私鬻他姓甲辰秋梅先先大夫濬柳公歸自京師始購得之蓋四十年間耳而桑田滄海變幻倏忽然後歎盛衰興廢之靡常而外物之果不足恃也猶憶余爲兒童時常隨祖母歸寧都督公公甚愛余每花晨月夕引余登清風閣上啖以果餌其時賓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書

客侍從之盛詩文棊酒之娛余少不能記憶而挑遊所至光景依稀今日回首當年覺草木花竹之類有者無疎者密穉者老且死矣嗟乎昔人傷今弔古之思雖故宮廢址不必有姻戚相關之誼過焉必爲之躊躇而悽愴況公實余祖母所自出者當時著績滇黔旣爲忌者所抑而沒後又遭亂籍沒如此感今懷昔其能無慨於中矣乎此余所以歎也諸友曰從古園亭多矣天地乘除之運固然故李贊皇平泉一記識者嗤焉而午橋獨樂雖以晉溫二公之德業今亦

不知其安在子何所見之不廣耶孟遊曰事有理同而情異者爲人祖父則不敢必子孫之長享爲人子孫則又不可墮祖父之成勞吾嘗讀書至肯堂肯搆之說未嘗不歎天子之守國士庶之守家一也施氏之禍雖出不幸然人亦咎其子孫蕩覆吾祖母諄諄欲以此室祠公而竟以貧賤不克自守每念及此淚用痛恨而謂能已於歎耶諸友曰然則自今以後梅先亦必永守而後無負於淡柳公乎孟遊曰是則誠然然使梅先爲一區區保產業之子千百世而下亦

孰知此舍爲淡柳公有故梅先誠不忘其先人亦惟與諸君勉修厥德以圖不朽使後之人視此如鵞湖鹿洞則吾儕今日之會不虛而竹中精舍不且長爲張氏物哉若夫盛衰興廢之數自不可知又安保今人之歎昔人者後人不又歎今人耶亦聽之而可已是時同會者陳葵獻范國雯董在中陳非園萬克宗陳小同董侯眞陳介眉萬季野萬貞一王文三錢漢臣十餘人皆曰然於是梅先欲書以爲記孟遊愴然揮毫悲感交集不自知其言之不文也

希聖堂記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古也後世學校自成均而外唯設於郡縣而鄉里無聞焉此書院所由興也書院盛於宋元之際至明季而大壞蓋天下之無教也久矣嘉興之有養賢堂書院類也兵火之餘瓦礫茂草蕓間袁公治郡之明年將爲郡中士聘名儒講聖學乃與鄉薦紳某某等謀建堂於故址而命郡學訓導范光燮董其事既竣工更名之曰希聖堂以光燮與余有舊好俾來求文爲記余考養賢之說始

於大易之頤卦而未嘗明言其所以養竊嘗疑聖人養賢必非徒祿糈餼廩之末頤之爲象下動而上止有範圍曲成優柔漸漬之意殆即孟子所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之養周禮之六德六行六藝固即其養之之具也由此言之先王之養賢也無非教天下以爲聖人而後之人不察以爲養終與教異於是學校之中徒優之以廩祿而誘之以富貴擢一切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御書數古之人所以學爲聖人者漠然不問而其弊也士惟知有科

名仕宦不復以聖人爲人所當爲即幸而得功名氣節之士亦往往非三代以上之人物嗚呼士不希聖而可以爲賢乎則是不明於養之一言誤之也公搆堂以養賢而必更其名曰希聖其所以教禾之多士者遠且大矣雖然史稱酇侯餽餉於漢有萬世功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其後桑大夫以鹽鐵均輸爲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搖動而不復安是賢之不可不養也又如此今天下用兵五六年矣供億煩調度瀾主計之臣苟免乏

興凡朝廷所以優禮士大夫者一切奏罷收民者但知奉急務幾事不土芥書生則已更何暇爲國家培植人林嘉興當江浙之衝王師征閩謀孔道應酬日不暇給而公顧於錢穀兵刑之隙留心教化復修承平時書院故事就使養之而止其意亦與蕭酇侯之意合而可以愧當世之爲桑大夫者矣又況諄諄以聖人相期而欲躋多士於三代以上乎吾聞之劉辰翁曰凡干戈潰亂之由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處而天體霽然不待明日光復其舊必歸於禮樂性

情道德風俗方今 聖天子右文禮士而身蜀滇黔之冠漸以稍乎吾知四海之內文治蒸蒸起矣他日復黨庠術序之制以教天下尋源遡本其必日自嘉興之希聖堂始是誠可書也堂建於己未之七月五日成於某月某日郡丞季公某知嘉善沈公某知海鹽張公某及縉紳士某某等凡若干人實相與助之因併記焉以俟有聖人者起尚其不忘所自

耐堂上人詩序

余嘗謂詩家論詩必當以詩言志一句爲主東坡評參寥詩喜其無蔬筍氣此是一時興到之語後之人傳爲定論於是規模古調剽竊浮聲不復自言其志而詩之道幾亡矣夫身既爲僧而必欲其詩無蔬筍氣將使其詩有酒肉氣而後稱其爲僧詩耶此不待明者而知其非也耐堂詩雖未盡詩之致然如集中所載白牯倚崖淡睡起牧童負笠送青來小屋未苦迎破月惟松常倚識眞香等句淸苦寒瘦極有瓢笠之氣使其年加境變正是無本一流人物獨恨余非退之不能俾之反俗耳裴說贈貫休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耐堂肯從此求之乎鑄銅念佛不患世無李洞也

諸典史傳

甲寅閩變吾浙河以東之死事者兩人紹興則諸文水寧波則陳吉人也兩人皆縣寮屬官小責輕而能爲舉世之所不爲方吉人之未爲丞也余授徒鄞郊之假山嘗持其所作詩一再過余惜其死事本末不詳未及爲之作傳文水居越余不識其生平何如人庚申客三衢吾友徐子野公其同里也爲敘其殉難事甚悉衙齋長晝閒取而節錄之文水者江西新昌縣典史也其爲人慷慨負志氣讀書不就不忍自泯沒乃去爲吏以考滿得新昌典史新昌於瑞郡號稱簡僻而典史秩界更不得可否事文水居久之無所表見會閩叛袁之萍鄉有朱統吾揭玉卿者乘亂嘯聚統吾伏誅其弟永盛復聯蕭鳴會嘉印等別爲一部奉撫州無賴子李甲爲軍師假筵卜以大言惑衆勢遂猖獗甲寅九月新昌之隣邑萬載破文水念典史職捕盜賊乃團結鄉勇爲戰守計一日出方塘簡閱而土寇蔡川盧景佾者忽合朱揭二賊來攻城當是時知縣出走文水猝聞城陷率衆急攻力竭被執

遂不屈而死賊退督撫以其事上聞詔贈寧國宣城主簿予祭如例初文水被執賊無害文水意文水瞋曰我典史也義不汝降幸殺我毋殺百姓賊有義之者命左右具冠帶進謟以美官文水不受輒大罵賊怒囚之獄鐐楚交下并逮其妻女至前曰不降且盡殺文水不爲動家人勸詭降緩禍文水叱曰死吾分也雖家有老母既服官不遑顧矣矧妻拏又奚爲者賊知終不可奪縛獻其魁其魁復慰諭至再文水引頸大呼曰殺即殺耳何多言於是遇害文水名士英本漢武侯之後覆姓諸葛世俗省文呼爲諸文水其字也父李祖元綬萬曆中貢生昌平判官曾祖大輿高祖法祖某科進士其先世有之奉者居汴宋時以花石綱之役謫越遂占籍會稽妻傅氏子應圻當文水遇害時年四十九矣而應圻生甫旬日傅氏抱其孤伏尸哭竟三晝夜不絕聲賊去始得具殮比棺歸入門之母一慟而絕其慘若此然而文水絕命之詩則曰捐軀報國恩畱名不負親夫名果於親何與哉殁後之聲稱豈敵當前之荼毒又況區區主簿其爲

顯親亦復無幾而輕以一典史之恩忘身及親乎今天下健兒貲郎無論一二讀書之子利害明成敗熟類能援親在之義陰陽反覆不幸則僅全其身幸則取富貴功名如寄蓋極知蓋棺之論無如我何也而文水固硜硜然榮名是寶豈出身吏員究竟坐不讀書耶雖然既已爲典史有詰捕盜賊之責可以死乎可以無死乎千秋萬世後有聖人者起必有所以論定之者其於親負不負當自明也陳吉人名楨世家鄞由監生爲上饒丞其死也贈按察司僉事賜祭准廕襯文水卹典頗優然而鄞人又無有知傳其事如野公者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謬矣哉寒村子曰司馬遷述賈子言烈士殉名至與貪夫嗜利夸者死權並提而論甚矣哉名之爲人累也千乘之讓孟子亦嘗譏其非眞然至於死則亦可以免於責備矣而世之善非君子者乃輒以好名二字槩抑之嗚呼今天下亦誰爲好名者乎然使其處文水吉人地吾不知其何如也

錢際盛字在德說

吾友錢子稺廉有子曰中盛字又起矣康熙丁卯八月某日又舉一子其舅陳同亮呼以小字曰亶聰欲其誠實而聰明也未數日而猶子渭恭鄉舉之報至稺廉因名之曰際盛而屬余爲之表德予謂古者男子既冠而字襁褓之中何遽待之以成人之禮顧際盛之義實有不可不發明者蓋夫盛之際也難矣有前此所以致其盛者而後盛始際有後此所以處其盛者而後盛之際也可常苟第視爲乘除倚伏之數則凡人世盛衰皆此生適然之遭而不復有人事之當盡豈古人命名立教之本意乎錢氏爲鄞望族者三百年星移物換稍殊疇昔貞下起元草芽蟄動人見之者皆謂此自然之運而不知清溪公之文學政事吾稺廉之孝友忠直其所以醞釀而滋培之者厚矣昔夫子歎周才之盛而推本於文王之德家國一理名際盛者寧不可字以在德乎他日由小學以入大學時時顧名思義以慰其舅氏誠實聰明之望錢氏之盛當不僅如前此而已今此何足云耶

樂知齋詩集序

鄞故風雅國也自賀季眞以詩名倡於唐宋樓宣獻元袁文淸繼之至有明而號爲極盛余乙巳丙午間遊鄞所識朋友中最喜談詩者周茂三錢聖月而已兩人以詩名家或不能竟如三百年來作者然極其才力所至自足以鼓吹前上而茂三以世情廢學聖月以禪偈分心未成而卒余嘗惜之壬戌之冬歸自武林有金子在容者以其所作樂知齋詩集求序考其平生詩友則茂三聖月也風雅失傳世俗不知詩本性情率以應酬贈賀之詞充賦雖茂三聖月亦復賢者不免而金子集中乃止思親憶友感時言志之作凡爲古近體共二百九首未嘗有一篇濫及顯者名氏此其品格去剽塵竊食之徒藉詩以爲羔鴈者遠矣古稱詩多窮而後工以金子之才而老於授徒餬口風纏波薄歲磨月鍊茂三聖月之所未成者吾不於金子望而誰望耶與時吾友杲堂嘗選前上者舊詩蒐輯至數百餘家山人詞客遺佚不傳之句往往與名公鉅卿爭新競爽年來杲堂云亡金堂續主

詩盟一時士大夫唱和不異嘉隆盛時吾未知金子之詩亦得如昔之山人詞客列坐其中與否然使後世有杲堂者起豈有詩如金子不與茂三聖月同備四明風雅之一耶甲子正月元日晴窗無事攷其集而觀之不覺終卷因爲懸記如此亦以爲金子勉也

秋水堂文稿序

吾友萬貞一號稱知人嘗爲余言若耶溪上有秋水堂堂之上有一奇男子曰徐子野公余平平無奇一應舉求升斗之子耳幸從先生長者遊病懶無所成就迂愚庸儒世莫與匹然心慕讀書有用之學每遇山林遺老江湖逸客及一切嶔嶔跌宕跅弛之士亦復相與歌哭酣嬉淋灕顛倒而不厭以此聞貞一言輒思一見野公庚申夏四月余過三衢野公在焉揖談之頃忽出所作秋水堂稿求序嗚呼古人謂文必相及也而後能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序之難其人如此無已則如今之人求一二位祿容貌之足以動人者爲重余何人斯而野公一若注意之久急不能待斯已奇矣吾聞野公爲陳天若先生子壻先生劉門弟子野公漸染風聲少年即棄科舉然性喜讀書日手一編不輟經史外雖稗官野乘無不涉獵貫穿所著水箋一書其於河渠要害修濟良法身至而筆載之鑿鑿可見施行實非無意於世者嗟乎使野公生遇時出所有爲天下用場屋時文之得志

者吾知退三舍避矣彼徤兒貴郎又何足與野公較短長哉野公既匿其才不試亦時以其磊砢不平之氣發諸談笑每酒後花前抵掌拍案詼諧嘲弄海立山飛一時見者咸笑以爲狂而不知其胸中蜿蜒洶湧之奇生不逢時無所發洩而然也野公與余處半月劇談往復胸懷披布余心奇其人時念貞一之言不謬因爲反覆其所作大抵抒寫性靈脫落畦徑亦多與其人類夫今天下號能文者甚衆然皆剽竊古人聲音笑貌赫然爲之一閧而野公顧不事彩飾唯書其中之所欲言質而典婉而多風是亦野公之一奇矣余性好奇於文章特甚盍至是而益歎吾友之知人不能不爲吾野公一傾吐也或謂野公信奇男子然生平極慕謝翺翺宋末奇士野公纂註遺文往來墓下必祭固以其所遭同也然翺所至輒慟哭而野公好音律填詞至七八種聞人道梨園演劇輒色動神怡又何其相反若是余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久矣邏舟適過今昔同驚即余之敘此亦正如松鄉之傳皐羽噫嗚慨慷倩傳詞表耳苟以牝牡驪黃相

馬宇宙間安得有神駿哉

王母胡孺人五十壽序

王郎山先生之曾祖姑爲余高祖之所自出故先生與吾祖實中表兄弟行而余自幼得隨祖父往來先生之門先生長余八歲余猶及見先生娶胡孺人時也已而偕先生試督學先生先余二載入郡庠已而偕先生試浙闈先生先余六載登賢書已而偕先生試南宮公車四上追憶初見先生娶胡孺人時忽忽不覺三十餘年矣風頹俗敗一父之子尚有視若途人者何況婚姻之家一再世豈復相識先生之於余

家今且六七世情好之密無間新故人知之者往往驚歎以爲奇事蓋先生家自侍御州守二公以來匪獨祖父孫曾世世以忠厚相傳即其閨中婦德亦皆代著賢聲故能敦睦婣戚久而益親如此而胡孺人實能守之弗墜當甲辰乙巳間孺人之子聖兆正中輩多從余受舉子業余主其家先生故食貧中饋艱難孺人上事其舅姑中待先生之弟昴及其娣姒下撫其諸子外供賓客勤苦和平井然次第終歲之中從無疾言遽色私心竊歎以爲世運江河天下無和

瞻之家久矣追原禍始者每多歸咎婦人若如孺人者世豈得以婦人少之耶然則先生門內所以孝友翕合爲昔日中所未嘗見者雖其舉家令德使然要不可謂孺人不與有力焉也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孺人年登五十凡與聖兆正中遊者皆來謁文爲祝余觀古今世運盛極則衰衰極則盛而當其衰極未盛之時天所降生以開風氣之先者其人之得年多永則夫孺人者天必使之耄耋期頤以爲後來者模範無疑也況得先生以爲之君子而五丈夫子又皆森

然成立孺人摩弄諸孫富貴其所自有又奚待余之祝爲乎獨是余與先生兩家所以往來之久爲世俗所罕者實耿耿不能忘因爲原其敦睦之故亦復半由婦德而一時來賀之人讀余文其亦可以慨然而想見孺人之賢也已

萬濟菴先生七旬壽序

古文以明聖賢之道時文以代聖賢之言此如一父之子同原共本者也世乃別有一種科舉之學專習爲柔曼骫骳婾悅之詞以逢世而於古今儒者學術精微之旨與夫王侯將相興亡治亂得失之由燦然載於十三經廿一史及雜見諸家之集者率皆無所用之即用之反足爲累而當世之號爲古文之家者亦遂視時文一道果然別有授受苟欲發科登第不能不有所輕重先後於其間人情溺於榮利孰不求

爲速化於是時文失其本意而古文遂幾乎熄此雖子弟之率不謹哉要亦父兄之教不先也吾友萬子貞一爲古文則見許於南雷夫子爲時文則受知於崑山徐公一時之交貞一者咸驚其天才超絕而余獨知其所以然之故則皆得之尊甫濟菴先生先生本定遠從龍之裔世襲勳爵自其考悔菴公以名孝廉起家藏書好古先生承其庭訓鉤經研史於書無所不窺長學時文於忠介錢公之門忠介之文固以代聖賢之言而不務爲逢世者也先生以此學亦以

此教故其授徒及訓廸子弟諸孫也必先使之熟於五經史漢性理諸書而後許其爲文卽爲文亦必使之根極理要如蠶者忠介之所授而不許其爲世俗之所爲當是移物換之時先生章皇山澤間家道喪失典籍飄零然日課貞一讀書不輟今老矣猶日手一編箋疏音釋不以寒暑間也蓋先生雖生綺紈富貴之家而性甘澹泊不以失職之故驟望子孫之速化故其所以傳爲家學者超出尋常萬萬如此今歲六月廿五日先生生七旬矣貞一牽於史職不得歸捧壽觴而其季敬一舟過寒村屬梁爲祝嘏之詞念梁自交貞一卽獲炙先生丰采眞朴誠信好賢卹親故尤汲汲於獎引後進固已歎其必壽中歲以脾病精導引之術顏貌克然至今不衰耄耋期頤何煩梁祝貞一居史館兼修一統志所交同列皆當世知名立言之士先生以古稀之歲受恩封之典自有鴻章鉅製爲之揚厲如梁草野豈能述其萬一然而先生言行之懋壽考福祿之盛文章家類能道之而其持身淑後不欲以世俗科舉之學致墜千古斯文之統

者實爲先生意中之所欲言而他人或未之測也非梁知之之淡言之之切先生壽筵之頌其又誰能博其一解乎乃不辭而序之

萬克宗上張鄞令求望雲圖書

戊申某月某日甬東布衣萬斯大謹再拜上書使君閣下有物於此質之於市則必內計物力之盈虛假之於隣則必外視人情之厚薄卽近而索之於親戚朋友兄弟間亦或有得有不得也若乃仰之嚴父之子而望之慈母之懷未有不所需而獲所欲而遂何者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則所以體其情也必悉體其情也悉則所以慰其懷也自無求而不應閣下固民之父母也南山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而傳大學者釋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爲上者必好其所好而惡其所惡則凡可以解其憂而慊其願者閣下當無不樂聞之而力圖之矣閣下之於民也如父母則民之於閣下也亦宜如子有所不樂焉可以告有所欲得焉可以告雖一切輿馬田宅耕犁書卷家室隱微瑣屑委曲之事無不可躋公堂而言其情者如使以小人之腹度其上而傲然不屑以明高曰彼豈能應我之求也者而我何用多言爲則是爲不肖之子而其爲有負於父母多矣此斯大今日所

爲不能不向閣下而有求者也閣下之涖吾鄞有年斯大之被閣下教育亦有年閣下興恬抑躁六載以來陽嶠之風漸次以微而大也垂髫讀書卽慨然有慕於子羽之爲人閣下不可謂非虛懷下士者也然試觀閣下之進亦曾有大之跡否乎則是閣下固不應人之妄求而斯大亦非敢妄有求於閣下者也惟是有在斯大不忍不求而在閣下亦必不忍不應在閣下應斯大之求則所爲甚易而在斯大得閣下之應則所全甚鉅者竊敢冒昧爲閣下陳之斯大前丙

子鄉進士萬某第六子也先君子在日嘗與大兄弟論四明画手以王廷直謂爲最因歎曰廷直曾爲汝高王父作望雲圖一軸衡山文公篆其卷首吾弱冠時猶及見今失已久居常念此戚然他日小子遇之愼勿忘大自聞此言時時向人家圖画中寓目也丁未七月偶過陸生祚輿書室忽見之於壁閱歷年踰百歟識宛如不禁躍然自喜以爲昔之所失今於是乎得也問所從來則曰此邑侯張公屬余爲裝潢者乃始憮然懼曰大執贄寒士非於張公夙昔交好而

又空疎不學無有文章才技足以結一日之知已矣
其不可復得矣已又慾然痛念吾高王父鹿園公征
倭督漕功炳史册一時理學名儒如龍谿念菴荆川
心齋東廓緒山避處東橋諸先生相與論道往還楮
墨如林曾不四五傳而家藏零落漂散人間爲子孫
者何以自解况此圖又先君子諄諄致屬者在耳之
言悠然上心大其恐不求乎意遂欲上書閣下請得
而歸之當是時有爲大危者曰子以治下一庶人而
妄意邑侯室中之藏必重獲戾有爲大慮者曰子往

求而公置若罔聞否則或云歸里或云贈人可奈何
又有爲大計者曰昔東坡與王晉叔有石卷交易故
事如公許子而欲得一物以相易吾恐子家徒四壁
卒無以應大頗疑惑於其說躊躇一載未敢冒干今
則天牖愚衷忽然開悟曰張公非今俗吏比也文采
風流照映鄞山甬水間者家歌戶絃此圖即非大家
故物而大以一布衣輒敢揚揚然袖一紙入廳事前
希冀非望愚知公亦必慨然相擲以成此一段奇事
爲千秋佳話矧實係先人世珍而大以悽愴惻怛之

忠誠心往懇公其恐不應予之求乎諸紛紛前說皆
其不知公而無足信者也於是遂敢上書閣下閣下
不嘗觀韓昌黎所記乎昌黎彈棊而得百金不願易
之画因感趙侍御之往來於懷舉以贈之又不嘗觀
蘇和仲寶繪堂記乎和仲少時好画後雖爲人取去
亦不復惜以爲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
於物也閣下斯文宗主近世昌黎而延直之画又非
必百金不易者加以閣下靈臺泰宇淵海空天其視
大蘇亦復何異而謂區區留意於一圖乎故竊有以

知閣下應斯大之求爲甚易也雖然閣下而聞此言
得無謂大也以韓蘇責我而不以韓蘇自待乎厚於
期人而薄於期已必爲君子所不取矣然此圖在閣
下不過案頭之骨董而在斯大則實先世之遺澤也
大嘗讀宋文憲復古軒記及宋無逸喜柯氏復舊物
詩竊謂與今日事頗相類臨川饒孟持者其五世祖
嗜琴有復古玉髓二張歷世寶之元季兵亂白晝爲
人持去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舉以奉孟持
孟持悲喜交集乃封羊豕列豆籩燕享三族合方木

爲櫝尊閣堂中而以復古題其楣天台柯叔靜以童時喪其先公九思所遺圖書等物爀無以考世德凡輿親故語未嘗不流涕山陰唐彥常於柯氏舊物之失常得之以重直一旦見叔靜而憫其孝悉以歸柯氏不斷當時士大夫作詩文兩美之此二事自流俗觀之必笑爲迂濶而文憲之記謂春秋之義大復古無適之序至以孝稱叔靜以義贊彥常若是者何也蓋人思祖宗而不得見見祖宗之物則如見祖宗焉仁人孝子之情固如此也大雖不才其情則固與人

不遠閣下倘憐斯大之情而賜之乎則高王父百餘載之澤以存先君子數十年之思以慰而大之始見而喜繼而懼且念終釋其疑而忽然以悟者自此快然足於心矣故曰在斯大得閣下之應則所全甚鉅者此也大以不恐不求之物遇不恐不應之人且應其求爲甚易而得其應者又所全甚鉅如此而閣下猶有他辭焉大有以信閣下之必不然矣然竊有慮焉恐閣下左右之人謂鄭邑四百餘里其居民何啻百萬家若有求必應將日不暇給不如閣下爲一邑主其以義求者閣下固不能御若非義妄求者閣下固得以義拒之也又恐謂長物轉徙盛衰之常卽大家所有其遷流他姓者亦復何限而奚必嘵嘵於一硯則又非此之謂也人於先人遺物不遇則已遇則覩物思人之念不知其何以不能自忘而謂有道君子必吝而不與乎嗚呼父母之於子也雖千金之珍猶不惜而況其所值之無多者耶雖園池車服飲會嬉遊之費猶將給之而況其將以奉祀祭供筆札者耶伏願閣下以父母之心念大非妄求之子體其情

而慰其懷且以鴻文記其端如昌黎遺事則大亦將求能文如二宋者詠歌而誇美之他日登之宋乘載之郡志雖不足以爲閣下治鄭重而亦以見閣下爲民父母之一也冒瀆威嚴俯伏待命

上黃先生書

梁㓜承祖父之訓知人生天地間當以豪傑自命每覽觀古今聖賢遺事往往慨然興思以爲大丈夫應如是視彼世俗猥屑凡近之爲真不啻如蜣螂之轉丸而烏鳶之嚇鼠也當是時雖有老生長者爲梁語世故道屈曲隨俗事亦復何從可入十餘年來顛頓蝸蠅之域沉淪狐鼠之場貧窮得以困其志憂患得以亂其心一切聲色貨利毀譽榮辱之來交攻叢毒于是向之所聞於祖父者澌然消滅殆盡而回視已

之所以自命者殊悔其迂腐怪誕而不可通矣然亦時時從五更清夢中竊歎此生作何結果去年五月十三日獲見先生於鄞郊先生手授以子劉子學言聖學宗要諸書梁伏而讀之始翻焉知聖賢之必可爲而學之不可以不汲汲也今年三月先生復來鄞四月梁又拜先生於祝橋梁不揣愚陋間有所敘次論列先生亟爲許可至以司馬歐陽見期以相誘引而梁於諄諄提命之外復從諸同學者得熟聆先生緒言于是向之所聞於祖父者油然復萌於中而回

視已之所以自悔者又恨其迷謬悖逆而不可復贖矣私心自幸以爲非有祖父之訓于前則雖聞先生之言而痼于流俗者必盲於義理非聞先生之教於後則雖有祖父之訓而習於世味者必失其初心此古之豪傑之士所以爲難而世之沉溺而不能自拔者所以多也而梁也所遇若此其亦何幸如之顧遇之幸不幸存乎天而學之力不力存乎人以梁之稟弱質愚加之習氣淺重使學稍不力則前之既背祖父之訓而後之又將違先生之教將人所可不必得

之遇而梁竟當前失之矣故受業以來夙夜祇懼惟恐有負吾先生及祖父也雖然梁力雖不足而志願自好即今學問不能遽充也然亦思所以漸廣其見聞性命不能遽了也然亦思所以漸懲其忿慾如是日積月累或者可以稍有所就則梁之所以報先生及家君者庶幾有日也而獨憾先祖逝矣生見梁之庸庸殁而梁即以卓卓者報之在孝子慈孫之情猶且以不使一見爲無益而可恨而況斯道精微望之邈邈而難即乎梁所爲從旅館寂寞之中每值夙晨

月夕雨暮霜天聞鳥噂蟲啾見草榮木落忽一念至輒黯焉魂銷悽焉腸斷更四五寒暑如一日也孔子之言孝曰立身行道顯親揚名而生平未嘗一述其先世之美豈非以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誠能如是而使人推其所本曰夫人之德祖父之傳則固不待稱述其美而所爲顯揚者愈大哉然梁嘗讀書至康誥無逸諸篇讀詩至大雅文王周頌清廟等什雖以武周成康之聖而于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之德未嘗不艷稱而樂道之

則知先世有德而以語言文字傳之亦情所不容已也夫以語言文字傳其先世者爲情之所不容已則夫已不能言而托於人之言以爲重如漢魏以來銘墓一事固亦子孫所不容已之情而無妨於大義者也特患其文不足以傳其人或文足以傳其人矣而爲文之人或不足以取信於天下則未能爲親榮而適足爲親辱故曾子固曰非畜道德而工文章者無以爲也方希哲曰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得可傳之人家君狀先祖行事有年矣日夜思所以表揚其懿美而貧不能旁求四方之賢者環顧交遊中又無一人足當意故遲之又久未嘗敢出以示人今者梁幸獲事先生先生之畜道德眞所謂可傳之人先生之工文章則又眞所謂可傳之文也斯固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所難逢之一會而使梁不以誌銘求之先生則既不能曲體家君之孝思而梁平日所爲魂銷腸斷於先祖之逝者其謂之何乎伏稽古之大人先生有爲弟子而銘其先代之碑者如歐陽文忠之于曾致堯是也有爲其孫而狀其祖

之行者如方文正之于王懷璞是也先生固今日之文忠文正也梁辱在門牆既非仲縉同學之比而空疎謭陋又望子固之後塵而不可得何敢妄引前人爲例第念輩行學問相去或甚懸殊而孫之於祖師之於弟子其情必無或異者也故敢以望之先生而不懼矧先祖平生踐履不遜懷璞而其功業不如致堯者特以不遇故乎今已載狀中者不復道他如隣家子病祟得先祖同宿則愈遇遺金於賭途拾而還之其人族有爲其僕所訟者主貧而僕富僕賄邑紳

囑縣令縣令將直之先祖直入廷中面叱縣令責以大義縣令卒改容而謝壯年棄科舉不應鼎革後益安貧肥遁此數事皆偉然有烈丈夫之風而苟不得有道而能文者爲之序述其事則恐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伏念先生講道著書凡當世賢人君子皆極力表章至於隱逸潛遁之士尤流連感慨於其際焉寧以小子之祖而反遺之乎梁嘗竊先生文稿凡梁同學如董蔣諸子皆已爲其先世作誌銘矣寧獨於梁而靳之乎故梁竊有以知先生之不我拒也先生誠

惠然而賜之銘使先祖之潛德以彰家君之孝思以慰而梁之所欲報先祖者亦賴先生而少伸則梁之於先生更宜如何報也乃梁更有請益者子劉子人譜之教下學也以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爲工夫入手處梁非敢謂能讀書也然亦嘗試讀書矣讀書之時甚覺義理有合於吾心掩卷而出門則不知義理何在卽記憶一二而施之行事又多不慊於予心聖賢自得逢原之學固如是乎梁非敢謂能靜坐也然近又嘗試靜坐矣靜坐之中非獨求靜而愈動也卽此凝然中處之時而以心照心耳有所不聞目有所不見固已頑空無用矣夫待靜而始存者未有不遇動而放聖賢應物成務之學固如是乎二者不效意欲主隨處體認之說然體認有所不及每每墮坑落塹而不自知卽及矣而窮理不精亦不知所以應之之道嗚呼聖賢之門堂室奧亦復何窮幸得遇先生以指示迷途而猶且窺其籓籬而不得此其下愚之極正恐終有負吾先生及祖父也伏惟憐其愚而教之俾得與於立身行道之列則幸甚幸甚

送萬貞一遊萬載序

四明從學黃先生者余輩十數子而其中學性命兼學文章者萬貞一錢漢臣兩人然先生嘗語充宗曰使漢臣從余遊五年其問學當大有成而貞一之文則先生賦之以詩有曰規模震川之古淡加以剡源之色澤嗚呼可以知其文也已戊申春正月貞一謁先生歸便道過我謂先生見余文甚喜臨別猶立江滸望舟中大呼曰貞一爲我寄語鄭禹梅讀書自愛他日不患不爲浙東一作者也余驟聞之自愧已而自奮念文章雖小道而從古要無不能文之聖賢幸今年讀書郡郊與貞一居相近方將探索殘經鈎稽列史與貞一砥礪切磨以不負先生惓惓屬望之意而貞一凍迫饑驅將遊萬載去矣豈天不欲使吾兩人者有所成就耶何其幸聚而忽散也戴表元序劉仲寬詩謂其人之未遊者不如已遊者之暢游之狹者不如遊之廣者之肆余頗不然其言以爲天下之遊者千億輩而能文者或數十年或二三百年始一見人之能文與否係於學不學不係於遊不遊也然

觀司馬遷足跡半天下而其文沉鬱排宕多奇氣李太白乘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地終年不移而其逸才横發風吹霞卷月吐花舒至有謫仙之目則古人之文章得力於遊者時或有之今貞一所至萬載爲江右下邑使因此登匡廬遊鵞湖鹿洞訪象山晦菴之遺跡而想見其爲人泛舟鄱陽防康郎山弔當年死事諸臣感今懷昔慨忼悲歌復徧尋永叔文山草廬部菴故址徘徊俯仰以寄其遐思而發之於文章其視余之兀坐村樓日對六七童子伊唔者所得果孰多耶雖然貞一舍余輩十數子而去去又授徒萬載官舍官舍例不得出入與其地賢者遊則固子夏所爲離羣而索居者也而且所見者無非敲扑攖取之事所聞者無非逢迎營競之謀所日濡而月染者無非輿馬冠蓋傀遺剌閙之類則又子夏所爲出見紛華靡麗而易悅者也夫離羣索居則觀摩夾持之益少紛華靡麗之日接於其前則志意易汩沒而頹惰委弛之患作自非心常凛凛鮮有卓然能自全其性命者是則貞一之所處又未必不難於予矣宜乎貞

一之臨行而索余言爲贈也顧余何知弟閏四月三日先生會講證人書院貞一以三月二十九日行計兩晝夜可到山陰倘停舟蕺山麓下一叩先生余知先生必有裨於貞一之性命也貞一行矣明年秋試歸來散且復聚斯時余雖無成尚能與漢臣賢裴胠篋刮目而觀所爲文章以考貞一之於性命何如而其爲不負先生與否因得而見之

秦殿公稿序

吾慈復齋秦先生家大人已卯鄉試同門友也先生爲文好深湛之思嘗其靈奇飄忽眞有本色人讀十過方解者然遭時變故坎壈以終雖文章之名滿天下而其仕進之志要亦未可謂之遂也先生旣歿令子子卣有能文聲康熙辛酉子若登賢書今年甲子鄉試先生之長孫殿公又獲薦余於是歎先生之志之未遂者今而後庶幾其無不遂矣已而殿公刻其平日之文以余忝世誼來求作序客有在坐者讀殿

公之文而問余曰昔者吾嘗見復齋先生之文矣其搆思落想務使人莫測其所之而殿公守傳註按脈理合於先輩開門見山之掄其涉筆措詞亦復人棄我取人取我棄而殿公理明氣沛文從字順期自道其意之所欲言而止一家之言何其相反若是余曰此正先生之志之所以必遂也古人謂觀人言語可以驗人遁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誦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蓋艱澀危苦之思有羈窮牢落之象而

和平正大之音得富貴顯榮之報理或然也朱柯氏抱甕翁爲詩奇古刻澀有高名而不霑寸祿其子豈文淩趨乎夷劉后村跋之至謂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旣哀抱甕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然則吾於殷公蓋亦欲云云也客曰如子言則殷公之文固天下揣摩場屋者之所必宗也曷不卽書之爲序乎余唯唯遂次第其語於篇端

源流考

木有本水有源人未有能忘其始祖者也然始祖亦必有所自出追遠之情又爲人後者之所不容已吾灌浦鄭氏以明二安仁府君爲始祖非必明二府君始來居灌浦也永樂元年三月二日不幸失火以致舊譜灰燼先世之源流莫考故道州勉齋公譜序曰祖宗自明字行以下能悉知之而忘其始祖之行諱與其所自來自養吾時泰惑秉忠之說因以其所稱森字廣茂者爲明二府君之考而吾族之源流始亂

吾宗直公起而闢之謂豐城拱廷公提舉似蘭公仕宣正間去永樂未遠尚以源流未明不妄作譜至正德丙寅吾道州公作譜亦祗知有所謂明二府君者彼秉忠生長正嘉之際亦何所考而忽云有廣茂哉於是取其譜釐正之更名曰稽實譜而吾族之源流復淸然而明二府君以前其源流終莫有考也吾思子孫之於祖宗闕一代焉知其爲吾始祖所自出則喜更闕一代焉知其爲吾始祖之祖所自出則更喜此豈有所利而勉爲者哉一本之情動於不識不知

之天而莫可禁遏也今使明二府君以前而無所聞焉則已矣使有所聞焉而槩置之曰是皆不足信然則吾明二府君其果生於空桑者哉予見聞寡渺恨無徵信然凡學士之文章故老之傳說與夫名宗舊族之譜牒苟有涉灌浦之鄭者槩不敢見而忽之也錄諸譜中附之以辨名曰源流考庶乎後之有學者續吾志而成之數百載不明之源流或一日而得焉未可知也

族類辨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況同姓乎然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儒者理一分殊之旨自與異學愛無差等之說不同故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類族辨物者正其所以同人也今夫祖宗之與子孫一氣相承也一體相禪也故一族之人如同木之枝如其源之水若使不屬於毛不離於裏者皆得雜亂於其間莒莠並拔紫朱相奪匪獨謂他人昆而不可也非類之饗吾祖宗其不吐之乎吾灌浦皆鄭氏然不一族古隱翁曰今居灌浦者凡七族蓋自正嘉間而已然矣歷時既久種類益多甚且貴賤相陵眞贋相欺及今不爲之辨復更數世譜其尚可定乎易曰同人於宗吝言門可同郊可同而宗必不可與人同也作族類辨

居葬志

人未有生而無所居死而無所葬者也故居葬志焉乃或謂天地尚一蘧廬也陵谷滄桑何所不有世固有過新居一覽者矣有念故書數易者矣有歎古墓犁爲田松栢摧爲薪者矣是以桓司馬爲石槨君子譏之而李贊皇平泉之記後世皆嗤其不達不知天地罔無長久之物而孝子慈孫之於祖父其情實有所不能已吾師梨洲先生記張氏復芹堂云鄞洲之孟亭任城之酒樓賢者過化之地後人猶指而名之況於其所居乎過柴桑者必訪淵明之宅遊浣花者必問草堂之址道路且然況於其子孫乎吾鄭氏世崇質儉室廬不爭廣大墳墓不事華侈非有可以誇示將來而三百年間賢士大夫之家往往能世守而不失不可謂非先人德澤之長所致也夫一椽一瓦莫非祖宗拮据之所貽一壠一丘莫非祖宗魂魄之所附而可聽其日遠日忘不使爲子孫者知之而守之乎今縱不能悉記姑舉其大而有名者志之庶乎後之人雖歷年久遠而不患於無所考云爾

山川記

吾半浦當紫霄山之陽水繞江三面圍之東西兩大浦夾流中復環以二河江西山北萬峯屏擁東南金峨太白諸山隱隱雲際而灌浦之水則南自壘湖而至從石塘山下抵江紆迴九里有若神龍蜿蜒而下飲於洪流地雖蕞爾固慈谿縣治南一勝絶處也或曰山川信美於子之修譜也何與而記之乎余應之曰山者吾族之墳墓在焉是祖宗體魄之所藏也川者吾族之田產資焉是本支衣食之所出也而況天地秀靈偉傑之氣往往磅礴鬱積於山川而時發之於人故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吾鄭氏世家灌浦雖富貴勳名遠不逮乎通都大邑而詩書禮樂之英實比肩接踵於三百年間固吾先人世德之長要亦未謂非山川之助也吾今記之於人物之後使後世子孫知祖功宗德其生不偶而思所以慰山靈之寂寞表泱泱之大風其於吾修譜之意安必無所裨益也哉昔者斯干之詩言兄弟之相好祖妣之似續男子之宜君王女子之無遺罹於父母後世作譜者其義

豈能過此而詩之首章乃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然
則維山及川古記之矣而予又何獨不然乎作山川
記

遺事畧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朱子謂道者文
武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夫謨訓
功烈禮樂文章皆大者也安得別有所爲小者而識
之愚意所謂小者必文武之擧止嚬笑酬酢應對雖
非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而實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
所係故後之人亦不得而忽忘之吾之譜吾宗也凡
先世言行之大俱已列之傳中矣然亦有事在瑣屑

又不得事屬之一人者非別爲一編以記之則數百
年之久數千人之衆其有可以垂子孫之模範而資
來學之見聞者後之人雖欲考證本末其孰從而徵
之余故採摭故聞另集遺事俾後之好事者有所援
引卽小以推大由得以鏡失庶觀感之意於是而興
不獨助閒居之談笑作傳聞之證據已也所恨兵火
之餘舊章遺獻多就湮沒吾生也晚耳目之所及有
限亦第可名之爲畧耳後有同吾志者續而廣之則
實余之所望也

軍竈述

天下之人皆民也而明制有軍民竈匠之別不幸而不得爲民則受累往往不可言此眞三代以後之厲政也吾宗元時故竈戸至明而復加以軍艱難困苦有先人受之後人不恐聞之者矣然而憂患之中吾先人亨屯幹蠱三百年間遂能以詩禮簪纓爲四明望族自彭鳳儀理鹽以來免差賺蕩竈戸之困漸蘇本朝罷衛所軍政勾補清査之令既停逆裝聽繼之累遂免以今較昔不可謂不幸然而數十年來農不勤耕士不樂讀孝弟忠信之風禮樂詩書之澤幾於子虛烏有豈非生於憂患者死於安樂哉昔者瓜瓞公劉之詩皆言其先世遷邠遷岐流離鎖尾之狀以見其創業之艱俾後人思所以守然則吾宗軍竈之苦吾又何能已於記載乎作軍竈述

半浦鄭氏內傳序

坤道無成婦人安得獨以事傳乎然女德之美內助之賢詩書所載由來尚矣此歷代史傳所不能已也漢書於哲婦暨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同類並稱而後人不容專任一操於才行之高秀桀置不道於是婦人之不幸者得傳而其幸者雖有德無足稱矣豈所以教安常而處順者乎吾宗三百年來人才輩出而婦行寥寥豈不以偏崇貞婦反致湮沒多人哉吾故考縣誌得楊氏二張氏考南凡公所作貞婦傳得嚴氏王氏裘氏李氏而復益以施氏恭人合爲內傳誠以常變皆有足稱不獨孀居守節已也今而後爲人婦者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內則之修亦大有事而不專以不幸見長其於齊家也庶乎易乎

半浦鄭氏外傳序

康熙丁巳冬十有二月譜吾半浦鄭氏之宗旣成恨無以考吾始祖所自出也間嘗盡取四明之鄭而參稽之凡其爲名宗有故譜者往往敘及半浦或曰某與半浦同祖或曰某支分居半浦或曰某祖來自半浦是四明之鄭皆半浦之鄭也第鄭之居半浦者實不一族而諸譜所云半浦多在北宋南渡時與吾始祖相去尚百餘年中間昭穆茫然無考則不得遽認其所云半浦者果爲吾祖所自出苟槩取而列之譜

中寧能免援高附麗之譏乎以故雖德高位顯名光志乘者亦皆置而不錄旣又念襄陽耆舊東陽文獻古人於桑梓之賢尚不忍其湮沒而况繫之以姓而弗別者乎夫吾宗之譜固以失火而莫考則彼散處四明者其爲吾一本誠未可知其必非吾一本亦未可知未可知則凡譜中敘及半浦者自當存疑决不能臆斷其非是矣又况千百年來代不乏賢綴其前言往行類足興起後人而顧恐其日就散軼乎於是不揣固陋取德位之可紀者敘次之爲半浦鄭氏外傳其曰外者明其非吾半浦始祖之後也然猶必繫之半浦以其譜皆敘及吾半浦也否則雖故宗大族吾其敢妄附也哉

歷科詩義序

元人謂科舉廢而古書稍出然則天下讀書種絕其始於舉業之盛乎雖然天下大矣一官半職莫不各有所挾以自進而爲舉業者尚欲以聖賢之糟粕徒手而與之抗是亦不可不謂之豪傑也然則茲茲宇宙多不識丁不執舉業之士而與之言讀書又誰與言讀書耶吾友陳子介眉惄焉憂之與余取近年十四科之文丹黃甲乙集成一書已又選辛酉鄉墨已又選壬戌房書凡世之選文者未有不名一家而余

與介眉所選濃淡平奇兼收並錄蓋文無定法要在崇雅黜浮引人於讀書之路而止耳人心同然氣運必至海內之廣間亦有起而是之者余因笑謂介眉書義則然已其如經義之荒何介眉曰爾詩我易胡不分任而互訂焉念余窮愁俗冗病多學落於四始六義之微無所窺見何敢自謝通經顧自束髮時受詩於吾祖吾父家庭講習於時文一道頗知原委身既不偶不能使祖父之學顯於當世空言可見又終秘之使天下卒不得聞實亦難恐於是取幼時所讀

有明一代之文重加刪定又廣搜本朝十五科以來坊本嚴汰精選與介眉分別古今定爲二集集各得文三百篇蓋自空疎庸腐浮華纖俗之調槩置不錄而外凡先民之矩度大家之學識古文之氣局才人秀士之心思藻采文不一家選不一法大要亦崇雅黜浮引人於讀書之路而止雖然天下是非何常之有不在者以在國之人爲在而在國之人又以不在之人爲在今天下謬種流傳有目皆瞽人非豪傑罔不得失動心又況區區經義鬪中多置不觀誰復破

心參究夫詭遇之途甚多馳驅之法良苦而吾兩人顧嘵嘵然諮之曰宜讀書宜讀書滔滔斯世有志其誰有不棄是編而相戒勿觀者乎介眉曰子亦無過輕天下士也乃付坊人刻之而序其首簡

附選意十則

六經聖人之書弘深奧渺非後世一人之說所能定誰謂四始六義盡之集註然今科場取士非此不錄則時文一道斷須奉之爲聖書予嘗笑世之坐井者往往向時文中播弄唇舌便自命爲講學窮經故是選專從集註者專論時文也此外尚有微言大義不敢妄及

千古文章皆自道其所欲言而時文獨如今之所謂代筆代則必求其肖代而肖者古莫如詩四牡東山采薇杕杜當其情與境切腸斷魂飛今欲以

詩文代之不肯而可謂工乎然肯有幾祠氣爲上理解次之才學又次之格局句調又次之

文章好醜其辨原止雅俗三百篇皆商周間語又經大聖人删定其性情詞氣三代以下豈易彷彿而今欲以盧舍血肉之胸兒童市井之口代之其能肖乎顧文必以雅爲宗而所謂雅者實亦難辨有似俗而實雅有似雅而實俗作者得之於天而澤之以詩書之氣則雅矣能辨俗之作者亦必如之非乎指口説所能盡也

詩文一也有韻無韻耳自宋之嚴羽岐而二之而後世言詩者食其説遂謂義理議論於詩無涉果爾則文王烝民諸詩孔子何以不詆之爲格外乎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黃陳皆於詩中窮奇極變識者謂其力量品格實出空梁春草之上則詩之爲詩可知而時文之爲詩義者愈可知矣王唐瞿薛向顧陶汪之可傳原不在描摹唇吻此大士人中所以崛起而爲先輩之功臣也

詩有正變之分其實盡詩之情極詩之致變者尤勝蓋正變以時論非以詩論也家世業詩所藏先輩名文往往變風變雅居多今以坊間急於行世姑先梓其正者玉光劍氣尚多埋没於蠹爍塵鼠之餘誠屬恨事

立言但覩其可傳與否不必論其遇與不遇古今文章詘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者十居其九郎舉業何獨不然唐以詩取士而太白子美不得與進士之科則夫世之以名篇傑作其非場屋之所能盡也久矣三百年來詩義可傳如顧仲恭楊子常周勒卣顧麟士者指不勝屈祇因選係歷科不及登載尚圖別成一集非敢謂不遇之文便遜遇者也

國家以五經取士士之習毛詩者數百年來豈可以億萬計即其文已刻而傳於世者亦不啻萬餘人乃裒而擇之不滿數百人而數百人中又止十數人者進篇累牘不勝收採非以其爲先輩爲名家隨聲而附和之也文章天地之清氣其得與於斯者原無幾人若其生具俗骨胸無書本者雖復嘔坮一時嘶然與其人俱盡矣間亦念其爲一世之雄欲姑存之而不可得有志者可不思所自奮哉

或謂可傳之文如此其難同邑先世之文何以十居一二曰慈谿圖邑誦詩先世無不以詩起家而余之所見者又於此獨多多則美惡雜採之中其精良者亦衆外此則一人之耳目有及有不及遺失亦所不免固不敢阿私所好亦豈敢竊比於存商存魯之遺意哉

嘉隆以前時文號爲極盛然未嘗有坊刻流行自萬曆癸未馮具區爲房考刻書一房得十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於是王房仲閱藝蹈錄出而選家漸盛則是房書行書之名古未嘗有也今因辨作者之爲甲爲乙遂將洪武以來之文槩以房書行書議之用後人之名名前人之作得無爲識者之所笑乎

是選分爲二集別時代也而其久則無有別前之文千變而萬化故所選者多先輩法度之章今之文百口而一聲故所選者多名公才學之筆然法度之章似乎淡也而實濃厚才學之筆似縱橫也而實清淳蓋文章妙處原無死法大化遷流一隨時轉而其爲稟經酌雅不作杜撰不襲油腔則如祖孫父子一氣相承決無他種子參和得入也於此道中有志讀書作一巨子者自能細心辨之

徐子咸詩序

康熙丙寅之春吾邑徐君子咸除嘉興郡學教授於其行也義當贈言而子咸適出其所作詩命序余受而讀之典雅清眞而無緣飾雕繢之陋和平恬適而無怨誹懟怒之傷雖今之鋟板成部號爲詩家以行世者或無以過也念余與子咸相識垂三十年子咸未嘗與余一言及詩何工至此蓋夫詩之淺深學問性情之發而非剽竊摹擬之所能到古之聖賢豪傑固有一生不以詩名與會之至浩歌長吟而遂足不

朽者正不在乎積年累月聳肩捉鼻而後工子咸自其幼時讀其先大父鄭原先生遺書見聞已富又其爲人坦易無城府困頓公車世之所謂羈窮愁苦之狀嘗之殆遍而子咸初不以之介懷其學問性情如此宜其發爲詩歌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也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又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詩之係於敎也重矣嘉興在兩浙稱文學之邦志於詩學者較吾邑爲尤衆子咸秉鐸其地出是編以風之俾不事於剽竊摹擬而務窮乎作詩之本廣其問學養其性情以發焉將見官始而詩安則人材盛人材盛則敎化成敎化成則報績最方且絃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次亦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蔿以發揚太平製作之美寧獨區區以是編名世而已哉是在子咸不變其初益充之可耳

陳怡庭壽范儕巖偕陳孺人七十序

鄞邑好古藏書之家豐氏而後推范氏然人知司馬東明公之所藏特富而不知鴻臚訥菴公爲其猶子其所藏不至如南北阮也百餘年以來故家皂隸華屋山丘司馬天一閣之書名天下然至論其簽題裝褫奕世如新則鴻臚手澤倪諸司馬正如石崇之於王愷矣余友范子筆山嘗爲余言鴻臚曾孫儕巖翁之爲人孝於親友於兄慈於其諸子厚於其宗族鄉黨姻戚雖負才數奇老於庠序而偕其配陳孺人積

善累行中外雍睦有古隱君子之風其寶藏先世遺澤也終歲杜門摩挲玩弄非賞鑒家過而相問則必不肯輕出蓋好古之性酷類其祖故能使積之之厚者垂之之久如此今年春夏之交余與慈谿鄭寒村讀書西皋去翁新樂堂爲近寒村故與翁同母族屢約過訪盡窺其所藏而不果而十月廿一日爲翁誕辰十一月廿四日又陳孺人誕辰也年皆七十其姻若友稱觴爲壽而屬余以文余惟國家文運方隆凡天下郡邑之間必得一二文獻之家然後後生學者有所聞見而興起如翁者靈光碩果天意其有在矣萬石家風春卿學利豈必古人獨絕乎

雍八處士像贊 有序

雍八處士諱雲龍字繼槐天性孝友方垂髫時伯父維勲愛之謂處士父維烈曰吾無子得此爲子則死瞑目矣已而出繼事其父母與伯父母生養死葬俱從厚弟雲從若貧分所得繼產貧之無吝色處士故業農四時勤動民之情僞閭閻知也天下未平豺虎橫縱役賦苛繁鄉黨巧利者倚之以侵侮處士威脅計嫌不一而足處士率順受之雖事平後處士終弗校也蓋自處士而上八世即吾鄭氏之四世祖徵君

子弼公自徵君生贈文林郎孔昭孔昭生鉦鉦生進進生應鳳應鵬應鵬以應鳳之次子尚誠爲子尚誠生維勲維烈家世力耕不與戶外事故處士守其舊德終身謹厚如此處士卒康熙丁未十一月初九日距生萬曆戊午春秋五十配宣氏生萬曆庚申正月初十日亦以康熙丁未十月十八日卒其後十二年爲康熙戊午處士之子元宰述其行事命子標持其象來求梁一言爲贊梁觀元宰所述往往於處士受侮處似懷不平然余謂元宰父子今日所以能述其行事爲處士發揚潛德者正由於此而處士之所以可贊者亦正以此也贊曰

塞之極者其理必通守而不變可以無窮天下之拙孰有如翁然而尸居所由見龍否則察察不久瞽聾安得子孫有明有聰嗚呼人世非智所能受其燕詒勿嫌愿侗益昌翁緒此始此終

張公安七十壽序

寧波府建鄞江下流之西臨水而城故江以東猶郭外也居民商賈走集爲盛然從城西而至江東其道有陸無水故負戴往來者率以爲不便則往往乘舟於城下之壕河由西而南而東乃登岸焉而踰浮橋以至其地二三十年以來水利不講濠河瀕江之塘里甲視爲故事遇雨輒潰以致郡西一鄉之水屢洩於江爲農民患補苴目前者畏難就易於是棄塘不不修而築堰南城之下然水幸不洩而濠河中斷舟

楫不通是亦所謂懲噎而廢食也丁未戊申之間江之東有張君公安者建議毀堰爲碶力請於有司而後得行自是以後水漲則塞之以備塘決水緩則開之以通舟楫農民商旅無不稱便當是時余方讀書郡郊之西而君之子光甫實從余受業余暇時過訪其家舟道濠河指點新碶歎其爲功不小及抵其居門臨廛市湫隘塵囂有人所不堪者而君安之若無外慕雞黍酒茗質而楚楚余於是益歎君爲不可及也風衰世降人各自私視民生之利害休戚負若膜外儼然居民之上者富厚權藉力能及物而決不肯一事爲民倘或爲之亦必其職分之所不容辭也否則又以其實有利於己之一身也張君一貧老諸生耳河之通不通塘之決不決於君何利且不爲之必無以此責君者而君獨毅然爲之推是心也使其得位遇時豈肯淡然無所建豎爲一無益於人世之人而已哉蓋余未嘗不以之自愧且欲以此愧天下之人之不事其事者也會今年五月一日爲君之七十誕辰其壻王君石南來求余文以祝石南之曾祖姑

余高祖之所自出也而又自幼與余爲時文之友義不可以不文辭者也因憶光甫從余問業時君年方六十耳忽忽十年不覺又稱古稀矣而飲食步履康强如昔則自此而八十而九十以至於無窮皆君所應得無足道者而余獨喜其置碶一事之有益於人爲尤足久於人世故樂爲序之如此若石南所以重君之門楣與光甫所以大君之堂搆者世俗類能言之諒非石南求文於余之本意也故不敢以云

裴爾純六十壽序

語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然則移於習俗猶得謂之賢者也而况其不移於習俗者乎自余生世間四十有七年所閱盛衰升降之故多矣卽以而上士風而論前此韋布今有不綺紈者乎前此藜藿今有不粱肉者乎干謁賄賂公行不顧無復向時揣摩之勤廉恥之節而且讀書未窺律例擅傳挾持官府矣行卷僅蔵之無抗顔壇坫儒林矣囊橐之中稍有餘羨便援例輸財得一銜半劄乘車張蓋飲酒呼盧居然自

號曰吾縉紳故態如此矣世衰道微積漸使然雖在自好之家亦往往蹈此而不知居嘗竊歎以爲時風衆勢浸淫陷溺莫難拔出頭地而吾友裴子爾純獨屹然立於溷狂草偃之中紛華靡麗一無所悅方余初遊而上時裴子雖非素封乎然其家固不貧也而裴子寒約清苦儼如窶子忽忽三十年俗日益奢人日益僞裴子家又日益豐食倉食黄頭面易改而裴子之爲裴子者如故吾嘗見裴子讀書訓子確然自守其一家之言不爲浮詞詭說所惑雖時文一道世之所爲工鞶妍笑佻倖苟合之技裴子亦不屑漫隨風氣爲轉移又况其於服食之細行蔵之大其肯易其素履乎宜其少而壯壯而老而蕭然仍一博士弟子未嘗或改其處子之耿介也夫聖人之論賢者好執之以繩人天下見裴子之所爲未有不議其固者而豈知其入水而不濡涉泥而不染其不移於習俗也正唯賢者所難乎歲在壬戌裴子年六十矣某月某日爲其初度之辰其子身裕以余薄遊在外不及爲文以壽今年正月來求補祝余惟雲霞之變幻

卉木之芳菲蟲鳥之鳴呼當其因時而化非不可喜可驚運過境遷則轉頭寂寞而寒巖之石幽壑之松春不能榮秋不能悴者無他自立者定則其道可久也裴子不移於習俗則凡所爲蹷痿之機寒熱之媒伐性之斧腐腸之藥舉不足以傷之而有不久視於人世者乎吾觀古今質文奢儉之運亦如物價貴賤上下迭徵當此澆靡已極裴子之道且將久而益昌則又不獨澹泊寧靜有得壽之理而已也乃爲書其說如右亦以告夫世之賢者幸勿執聖人之論以議

裘子甬上士風其亦庶乎有救乎

乙卯行卷文徵序

三百年間以時文選手名於天下者莫如艾東鄉東鄉竊柳州之說謂文必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又揣蘇明允之意謂遷裂取六經傳記尚未能盡潔之一言其論激切有得要非游談無根者所能道嘗觀其序金正希之文曰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為時文不能以古文為時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誇大而剽獵浮華以為古其弊亦歸於庸腐由此言之浮華庸腐皆非潔也三四十年來選事盛行無不俎豆東鄉然空疎不學之子扣槃捫籥幾不識潔為何物名尊而實叛之其所濃圈密贊要不出浮華庸腐之兩途甬上仇滄柱思起而振之每科文出必有文徵之選盡排衆議獨肆譏評雖當世名公鉅卿之作不敢苟為附會雷同豈盛心也然違背傳註者不錄因仍坊刻者不錄可謂黜浮華矣空腔滑調者有譏合掌重出者有譏可謂革庸腐矣而旨必守先儒之說不容自出心思格必循前輩之局不容自具手眼至使天下之人信者半而疑者亦半如此則潔之一言史遷尚

未之盡者滄柱將毋同耶去年乙卯滄柱忽攺其平日所持與吾友范國斐陳夔獻陳介眉萬貞一王文三數君子同爲雄濬變化之文潘籬一撤堂奥昭然而闈中竟以中式今歲北歸復有乙卯行卷之選其殆自得其所爲潔者而欲與天下共之耶已而書來屬余爲序余未見滄柱所選也然竊念吾黨論文余與滄柱最爲不同滄柱居恒嘗就余論文余以方正學之言古文爲主正學曰發前人之所未發謂之新非常人思慮之所及謂之奇滄柱蓋領之而未之許也今乃一旦欲余序其所選其必有與余之所言新奇者合矣且夫新奇者固非鑿空翻案牛鬼蛇神之謂也韓昌黎惟陳言之務去陸士衡怵他人之我先千古之文之潔者固未有不出於新奇者也世運江河真濫僞熾其禍旁及於文章榜中捷口之徒規模段落趨步波瀾自謂潔過歐曾而按之實無所有醉言夢語適自形其爲浮華庸腐而止滄柱而能宗正學之說乎今日古文一道行將絕而復續而何況區區時文亦何愁不挽天下而歸之正吾知三四十年

來東鄉俎豆其轉而屬之滄柱也無疑矣雖然東鄉以著述之才妄意舉業爲可久之物白首矻矻乃在定待二書余嘗竊笑其不廣而滄柱能於選事之餘從師取友一若塲屋時文之外尚大有事者此其所見者遠矣一艾東鄉恐未足以限滄柱也

子丑詩義辨路序

癸亥歲余嘗有歷科詩義之選謬爲海内知文者所賞去年秋乙丑房書辨路刻成坊間因以子丑詩義請方是時陳仇二選屬余叅定未遑游筆也春來拒戶江村風晨雨夜發都中所徵稿本及鄉會墨選之一千餘首之中得文二百而竊定爲一集亦名辨路嗚呼詩義一道至於今而榛蕪極矣風雅之義不分比興之體莫別移彼文於此題不知其背戾抄一篇爲百卷罔恥其雷同因之反正不相蒙開合不相應

村婆叨咀病子囈譫甚且魯頌而稱商王豳風而引周事士子能作有司能取選家亦復能收丈草門凝山蹊茆塞有志者即欲問津其亦何途之從而出茲選圖一科之風氣砥矢蕩平談何容易然而斤斤持擇之餘所謂南北東西高下廣狹固不至貿貿然莫辨也渡水者必由舟航行陸者不廢車馬由此而之焉自可以無所不至耳倘天下而有樂梁公超之霧卄挌毋兵之喪者乎則余固不敢以是編強聒之已

牟浦考

牟浦俗稱灌浦謂取灌漑之義陳敬宗江郊漁牧記中亦稱灌浦其散見於諸詩家者皆然然何水不可灌漑獨是浦以是名耶考張時徹寧波郡志則云鶴浦然田有鶴埏而是浦不知所在亦屬無據泰和曾彥送鄭本弘序曰維鄭之先蜀人也徙居慈谿之官浦一時流俗有官浦宦江之稱李東陽送鄭廷器序曰君爲慈谿貫浦之望族則又江南江北兩浦相貫之說矣今江南有浦而江北則無如謂江北爲後人

所塞則塞不知其始於何人何時惟隱川先生地里考據云牟浦慈谿南十三里十二都四圖五圖西嶼鄉安仁里安仁村之境臨大江東八十里到海自寧波府城西來至此始有山滙爲幻江而北西北夾江皆山北坐豬山南望石塘山浦在江南經九里接石塘溪亦名九里浦曰灌浦當取灌漑之義或曰牟浦者以東爲鄞西爲慈谿兩縣相牟之界也浦在江南名地以浦豈以此浦係此地之形勝耶浦口有橋太學如江公之孺人楊氏所築楊氏鄞邑楊布政守隅

孫女也居此地者鄭姓凡七族今按此地有鄭熙沒官田鄭通沒官田凡千餘畝王冊仍舊竟不審沒在何時今爲誰家祖云又南凡先生十二都江山記云慈之西與鄉安仁里曰半浦又曰半江曰半浦者江以南有浦紆迂九里而抵石塘硤引桃源白鶴諸山水而注於江其浦東隸鄞西隸慈分有其半故曰半浦由浦而東四十里抵郡北郭江以南隸鄞北隸慈以江心爲界故亦曰半江按此兩記則浦在江南也決矣而乃以名江北之地者地因渡而名渡因浦而名也半浦之稱當屬無疑

中憲大夫素菴公傳

明成化十有三年置西厰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直年少便黠有戶韋瑛附之天下側目重足賴商公輅項公忠發其罪惡乃革罷已而御史戴縉上書言直所行皆公茂陵復命坐厰由此內督團營外專征討一時薰天之勢至人知有西厰而不知有朝廷十有八年冬御史徐公鏞奏直欺罔弄權擅開邊釁茂陵始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當是時素菴公爲刑部郎中與讞獄而同官者皆以直上所任難其罪公獨抗言直宦者在近習不遠逐之其勢必復爲國家患於是如其議奏上茂陵允焉擯斥其党殆盡中外稱快同官者乃皆相與歎服余嘗考鍾郎中潛所作墓誌至此未嘗不按卷太息也韓魏公出空頭敕郎時安置任守忠先儒以爲能權而有明二正之禍實由振瑾一則太后便殿之御楊胡諸大臣反爲跪請得解一則韓李二公之謀當時柄國者猶誅不能用後遂爲彼所噬當斷不斷異世相望猶爲遺恨公區區一部郎耳顧當機明決如此使爲二正大臣

其處之更當何如而歿世闇闇不得與忠獻並傳天壤嗟乎人之有幸不幸也豈固若是歟公諱重字本弘號素菴祖德馨以明經任廣東鹽課司提舉父鑨以府君貴封奉直大夫公少聰敏長從叔父獻縣尹鍾受毛詩補縣學增廣生成化戊子舉鄉試第六乙未中謝遷榜進士授知邳州劉頫刊壷奸豪斂跡用調繁改知直隸通州九載銓曹考最擢刑部雲南司員外郎中進丁內外艱服闋起復原官又二載陞知長沙府事以剛直忤吉籓左遷知高州尋乞致仕嘉

靖巳丑九月十七日卒於家距生正統庚申九月二十三日春秋九十配張氏封宜人子三煒炳燿初公祖居界隘宦歸後長子煒別營新宅府君惡之終身不徙其老於鶴江之濱也閉戶拒囂自號靜菴雖親朋家亦少其足跡惟日與簡編爲伍左披右抽而已梁嘗考舊譜中稱公詩最多以失火爲恨所散見者甚少不足傳已又從鄞邑范君唐輝所得公自書所作咏竹詩筆法遒緊有骨奕奕然稱其爲廉正不阿者也既而讀其詩云南窗有竹未爲貧如此溪山便可人花落花開春事盡眼中惟見一枝新嗚呼讀其詩不可以知其人乎公之七世孫儀字內侯有文行族中號長者憂公之久而失傳也屬余爲之敘述如右云

兵部觀政進士乾山公傳

梁年十有五歲始出從祖父賀族中人元旦節因得過素菴公新宅所謂仁壽門者登其堂見一像貌淸而神毅悚然異之讀其所自贊有學雖寡而志不安於流俗貌雖衰而心雅慕夫經綸等語爲之肅容致禮低徊不忍遽去時族中祖父輩行咸指謂梁曰此乾山公像也且言公素負氣節亢直不能作婀阿態力登進士時例當授職而同邑袁文榮煒爲相有權勢故事新進士謁閣臣値其他出則向其位四拜退

與其僕長揖致款曲乃敢去公隨同年往獨不拜而文榮僕某故公佃戶之子公又獨岸然不屑拱一手其僕由是大怒呼公名譖於文榮曰鄭卿來時獨不拜且云若拜是拜臬廟也蓋慈溪人呼巫祝爲拜臬廟而文榮之父嘗爲之文榮由是亦大怒遂語吏部不得授鄭卿職公竟以兵部觀政進士終其身蓋梁所聞於族中祖父輩行者如此旣而從內侯兄所得南凡先生所著鄭氏簪纓傳讀之又云是時嚴嵩枋國其子世蕃慕公才名有意招致門下公嶽嶽不肯

生因稱疾歸此兩說不知孰是而考之世宗實錄當嘉靖三十五年嚴嵩未敗袁煒未相則簪纓傳似爲可據然亦安知袁煒是時不已爲學士而公以同邑之故往見耶或公之不得授職袁與嚴二人皆與有力焉也是皆不足深辨而公爲人之氣節要亦可以見矣初府君生而穎異從叔南岡公致榮府長史歸有邑丞來訪公在座財五六歲丞舉腰閒帶命公占對曰角帶公遽捋其鬚曰牙鬚南岡公目曰何解公曰牙梳耳篦梳作鬚者公蓋故以土音調戲也公所

居名鶴浦舉鄉進士時謁同考官同考官問鶴作何聲公曰如風吹枯竹之聲同考官大加稱賞鄉會聯舉一時文聲盛天下至有元氣滂流才同河海之目而氣節復稜稜亢直如是乃竟以忤權貴鬱鬱不得志以歿是可歎也公名卿字汝僑別號乾山年二十七舉嘉靖乙卯浙江鄉試第一越明年丙辰成進士又三年而卒父尚忠祖煒皆庠生曾祖重成化乙未進士歷任高州知府卽所稱素菴公也

黃硯芝文稿序

乙丑二月余與仇子滄柱同寓京師之石芝巷方是時春闈試畢四方士多持其卷從滄柱問得失余從旁竊窺之鮮有當意者最後得一卷則溧陽黃子硯芝所作也滄柱精於論文然好持一成之法以繩天下余頗不然其說因舉硯芝卷謂滄柱此如三吳公子裘馬翩翩子寧當以淺衣濶步律之耶言未訖而硯芝至一見問姓名即索余文出視歡然相得如故交余歎賞其文則抑乎其有所不足時江南北知名

之士相聚訂交硯芝挌余入社余以病不果往而硯芝殷勤問疾一日不見則必命駕過談哀病旅人每見之輙如春回寒谷也未幾榜發余被薦復黜而硯芝登第且以一甲第三名入翰林爲編修虎鼠之懸硯芝一若不知也者而往還過從要復不異昔時旣又出其平日所爲文命余評而序之余爲編次論定歎其美不勝述而一言以蔽之曰新六合廣大眼不盡盲寶山之入必無空手而回者奚庸余序雖然士習時文博科第本無所挾足以出人而一旦得志者往往視故交舊學如無有稍涉淸華雖是講陋規治俗習便自以爲委質從王之大事嗚呼此天下之治之所以不古也硯芝年少有儁才承其家學當世老師宿儒恐亦無以難之何况荒棄如余者眞不啻大小巫之相視而猶不鄙夷之若此則其所成就又寧得以一卷時文量之耶夫不讓土壤者泰山之所以成其高也不擇細流者河海之所以成其深也余恐天下徒知其文而不知其人乃爲序其與余交者而其文之美之足以感動性情維持風氣要亦可得而

槩見之也

戎心源文稿序

丁未戊申之間予與同學十數子受業於姚江黃先生之門因爲窮經之會於甬上聞講先生至止則倣先儒故事聚衆講學當是時闔郡驚疑能信者不過數人而戎子含大獨介高子旦中來執贄焉十年以還同學者多出而有聞於世於是來會之人漸衆而予以往來南北反不得時時過從間問同學者以後來之秀則皆曰近左子紀雲率其徒心源來吾輩恐當放出一頭地云心源者含大之令子也含大宰萊

蕪有政聲而心源舉甲子賢書北上予始見之京師方其得進士也不見其喜及其失館選也不見其慍以終賈之年而超然塵壒之外雖以予之潦倒不以其不才而辱與之交蓋戎氏兩世志學其不同流俗如此已而刻其平日之文屬予爲序夫文之待序將以重其文也予性質不善諛人年來筆墨匍口亦且屈曲從俗然以元白相推而觸其怒者有之矣以景文兄弟相期而被其擯者有之矣始求終棄比比皆然而心源顧獨信之之深豈區區一序亦不欲與流俗同耶言者心之聲文未有不如其人者文又未有不如其人而可以言工者吾觀心源之文破滅畦徑獨往獨來甚合於景濂所云有意而言意盡而止之旨蓋誠文如其人者也其爲工也奚待予言雖然當此浮夸相尚之世析楊皇荂颺煽而起其又何有於太音之聲使予不爲之奮筆不幾與其人同爲流俗之所咤耶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心源之文楚也世苟有志於刈薪而棄之左矣

張葦仙文稿序

王右軍在會稽時與王述書頗有塵氣東坡渡海之後文思更進其精神有聚不聚也數十年來時文一道熊劉王各自成家皆足單行宇宙自四明之派行而天下靡然一唱百和幾令兎毛與黃鍾並響向令無三吳起而振之則其衰將不知所止然四明之衣鉢本宣城三吳之骨血自嘉魚其源流雖有淺深厚薄之不同而要皆一生精神之所聚故皆能一出而以其文易天下後生不學之子不能深知其所以

爲三吳之所以勝四明者在其格局句調於是人趨而摹之單詞隻句搯擠割裂偶得形似便譁然自命爲金陳復出至欲舉弘正以來先民之法度而盡廢之如此則風靡瀾倒幾何而不爲四明之續乎然其所以然者士習江河不思閉門讀書聚精會神以求其工而徒欲藉標榜結納之名弋取科第彼亦知先正之文深微綿邈非伺候於王公大人之門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者所能學也妄意金陳之才情魄力可以旦夕襲取而得因思藉其聲勢以與先輩抗而不知金之明於性命陳之切於事情其本領各有所在原非楞中捷口可以髣髴則三吳之文之盛其即爲三吳之文之衰也無疑矣吾友張子葦仙亦三吳士也其爲人也獨無三吳之習焉讀其文靜而寄質而腴婉而多風淵然蒼然亦若無三吳之習焉蓋余所謂精神聚於此者也今夫高甍巨室非不雄麗也然王侯富貴家自有之耳僮奴乞丐徒倚其門安得誇爲己物耕讀之家倉廩書藉井井楚楚雖復茅舍竹籬要是充然有餘足以自立由此觀之世之讀葦

仙稿者可以知其文之工且亦可以思其文之所以工矣

族叔祖弘業遺詩䟦

阻風錢塘石尤風起暗黃沙古渡斜陽獨倚槎海內傷心誰似我天涯極目總無家飄零書劍隨霜葉磊落行藏付浪花回首吳山方吊古牧兒歸去動悲笳

旅館友至破屋欹床斷簡書依然孺子作籧廬三村句讀徒生活一肚經綸未展舒角弓閒挂秋風勁燈火孤明夜雨疎猶喜素心來問訊時攜新詠慰離居

湖州雜興斬斷酸根只學狂朝吳夕越一奚囊彎弓落鳥呼清酒下馬揮毫賦短章倦倚紅裙花月隊怒看白眼利名場春風正好吳興路木戲誰家値杜郎

右弘業叔祖遺詩戊申九月十有七日風氣初寒客齋無侶意忽忽不樂讀書整理敝篋得此三首於廢紙中欣幸者久之因憶乙巳初冬君歸自檇李示余至是盖三易寒暄矣墳草再黃九原不作反復行吟平生落魄無聊悲憤激昂之狀儼然在目嗚呼余兒童時君隨父兄從蛟川來年財八九已能占對屬文白面紅衫余甚慕之然方是時宗族猶盛家誦戶絃吾祖父同輩行衣冠無慮數十人君即穎異亦復何

人物色未及二十年風霜推落老成凋謝且盡同余學者十數子惟君才氣彼籥前人獨喜與余同鶵而上天忌才曾不軌忽以[illegible]使余隻輪孤翼無所依今日諷咏遺詩才士命薄之悲宗門運衰之感故人情厚之思能無戚然交併於心乎昔杜子美稱薛華長句至謂與山東李白並好而今無一語留於人間歐陽永叔序蘓舜欽之文謂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而其集亦不復行世識者往往爲之三歎君江湖貧病流落散亡而此三首者乃巋然得存其視古人可謂幸矣然安知數世而後其不氷澌霧散不視古人更甚乎予向銘君墓欲附載詩文於其中而求不可得今幸見此謹錄而藏焉以俟世有好事而採風者當出而授之亦足明君負才以沒而使余痛悼不已者固不僅科舉場屋之業云爾非敢曰予小子君之子美承叔也

寒村雜錄補目次

寒村雜錄補

徐母王太夫人七十壽序

康熙三十有一年冬十月十有七日錢塘徐母王太夫人七十壽辰於是太夫人之冢君浩軒先生方爲左副都御史凡及門之士之仕于京師者謀所以壽其師之母以先生爲沈詹事繹堂所取士而詹事又爲吾師宛平相國所取士因求相國命余序余惟太夫人既有浩軒先生爲之冢子又有某邑大尹某以爲之次子中書科中書舍人趙君某以爲之子壻加封至三品淑人年屆古稀孫曾遶膝蓋極人世壽考福祿之盛太夫人既已身備之復何庸祝乎顧世之祝太夫人者羨太夫人目前之福爲極盛而余之祝太夫人者知太夫人將來之福爲無疆此非無所徵信泛爲諛語也天道無常春常夏之候人生無不喜不樂之時故無望之福得之者爲不祥而憂勤惕厲之中發爲愉怡暢適之致者往往可大而可久方太夫人之埽我封翁也來自名門不憚織紝以佐膏火封翁十試秋闈不售而卒豈太夫人意中事乎既而

課子學成先生鄉會聯捷入詞垣庶幾稍慰始願矣肰而太夫人之所以勸誡先生者惟是讀書報國四字先生祇承母訓獲膺聖眷會有薦之者而太夫人不色喜亦隨有忌之者而太夫人不色懼惟時時語先生曰汝第盡汝職而已人言不足慮并毋以吾老爲念也蓋自太夫人于歸徐氏以來五六十年中雖無大拂逆其爲寒暄寂可喜可愕之境亦不一矣而太夫人之所以處之者憂勤惕厲終始一心則是先生今日之一歲屢遷位躋副憲而適與太夫人七袠之期會者特太夫人之所應得其未極夫愉怡暢適之致可知也今夫春萌夏華之物秋實冬收已足滿其分量而崇山深谷喬松大椿雨露不加榮雪霜不加悴者不歷千百年以至于霄蔽日不止方今聖天子加意大僚慎簡昆弼先生以公輔之望久受主知其自此而大用正未有艾肰則太夫人之壽更十年又二十年其爲愉怡暢適寧止如今日而已乎天道無不春不夏之候人生有必喜必樂之時吾故有以知其將來之福爲無疆也古來頌禱之詞莫備

于詩肰其所徵信者多本于德故其言視後世之訣諦爲不誣吾于太夫人亦復云云而已若夫濫引顏門柳氏之禮法侈陳麻姑王母之詭奇逞華鬬靡以衒瞻悅聽者余學文久矣語知從質不能爲此態也

姜工部七十壽序

子路曰不可直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然竊怪孔子之于人自以爲有所舉者必有所試而論列諸邦卿大夫若管敬仲之仁仲叔圉之文陳須無之清鬬穀於菟之忠生平皆未嘗謀面而乃鑿鑿信之稱道不置至如左丘明傳春秋其于人之是非賢不肖又往往不以已意斷而時引仲尼之一言以爲證若是者何歟豈非樂道人善者君子好德之情然耶又豈非說之出于有道先生者其人尤可信而可

傳耶余幼承庭訓扃戸讀書而觀今天下之人嘗竊歎以爲無復行古人之道者故兩走會稽四絕錢塘從不與當世豪貴人通聞問居乎單詞隻韻未嘗入郡邑顯者之室乙巳丙午間授徒鄞郊從友人案頭讀子劉子遺書急視其序而刻之者爲餘姚黃門姜公心竊異之丁未夏受學梨洲黃先生先生講論之暇偶道及黃門近事謂黃門故與同邑施忠介事子劉子忠介殉國其夫人窮老零仃寄食無所黃門爲割田十畝給之余由是益異黃門非世俗人也今世

俗一行作吏筆墨盡捐間有浮慕聲譽者刻俳優文若干首便曰吾名士矣刻應酬詩若干章便曰吾才子矣刻直日疏若干篇便曰吾能臣且直臣矣不知先儒道德性命之言爲何語誰復有過而問焉者風教偷薄勢利溺人車笠途分雞壇盟絕又況異代孤臣藐玆遺孳非有如結客之厚報可期非有如佞佛之福田可望其不恃威燄而吞噬之者僅耳然則子劉子遺書之鼠齧施忠介夫人之瑣尾黃門即置之弗聞必無爲黃門過者而黃門所爲若此嗚呼此豈

非所爲行古人之道者耶後又讀先生壽工部七十序云工部爲徐忠襄所推奉課奉公有才未盡以詿誤下獄忠襄申理出之又云工部寄賞詩酒坐有談客苟懷一善必接盡禮自艱難以來單門寒士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聞工部之風爲之一變余于是知黃門所以能行古人之道者其得于工部公之家學者素也昔念卷年十四時欲從陽明講學父母不聽至終身不得一見周玉巖常對客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故儒亨得爲莊渠高第弟子

當戊寅巳卯之際黃門年才二十餘耳世方科舉場屋之不進而黃門乃得從予劉子于證人講求聖學則不可謂非工部公之能行古道也戊寅歲旦爲工部七十誕辰黃門徧求海內詩文爲壽乃屬先生命余序念予未嘗登工部堂其富貴榮寵獻酬燕會之盛非草野士所宜道至其世德則先生又已詳述之惟是一二大節所關于先生而可信可傳者固好德之情所不能置庶合于孔子有試之說而不至蹈予路未可之譏故敢序之如此先生之序曰今天下推

許爲古文者玉山歸莊玄恭顧炎武迎人吳門徐枋昭法江右黃雲師雷岸宛陵沈壽民眉生當繼此有作乃孺子何知亦得厠名其後然則余文豈能壽工部公哉工部公且壽余文矣

陳爾游先生六十壽序

巳酉八月八日爲鄞邑陳爾游先生六十誕辰梁友介眉以省試故豫于正月奉觴爲壽同學諸子既修書謁黃先生文祝之而介眉復命梁一言梁自揣不文非獨黃先生後弗敢贅也即諸子之書所以頌先生之孝友醇謹與夫伉爽豁達者亦已詳盡矣而何容更言乎雖然先生固儒者也而諸子謂先生業儒而未竟爲儒故治生而不屑爲生試醫而不屑爲醫是說也吾猶欲言之葢今世俗之所謂業儒而竟其

爲儒者果何如哉四書一經不必其皆成誦也記講義數百段抄行卷數十篇掇拾敷演幸邀一第則以爲爲儒之業竟矣于是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朘剝其人民鮮衣豪僕華屋甫田洋洋自喻得意而一輩鬼瑣解果之徒從而慕之不得遂乃匍匐府縣之庭傴僂薦紳之第交歡輿隸受業商賈幸而剽竊小民之所有以溫飽其妻兒則囂然曰儒固不我負也此其胸中寧識所謂儒者何物哉父生師訓幼學壯行秖此治生兩字耳而究其蠅營狗苟且有古治生家

之所不屑爲逢時多故間有覺其非儒而棄之者單力不能與飢凍抗則又往往逃而託之乎醫醫非不可爲也而惡其冒儒之名以陰行治生之術臟腑若語邑將如土猶且號于人曰吾儒醫也以賺世取貲黄先生所云鈎侍僮灶婦之情文司天在泉之論者今日固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嗟乎通天地人曰儒而固如是乎由吾以言先生早喪父煢煢茹荼飲泣寡母幼弟相依爲命者儒也人或以横逆相加不校不難一守先人遺訓者儒也性慷慨急人如急已與

人言無隱情亦不藏人暧昧于胸中者儒也即運徙事遷以來兢兢克守先疇而終不屑齷齪治生產爲人作方多奇驗而以此迹之輒謝勿應者正先生之所爲儒也如以棄去舉子之故而謂先生未竟爲儒將必如世俗之僥倖富貴者而後爲儒哉或曰儒之業固不易竟也天地人心無時或息則亦無時可竟故衛武公九十而矇誦史箴之弗衰也文王百年而志事之繼述教化之大行猶有待于武王周公也諸子之謂先生未竟者意固如此然而先生年方六十貌清神旺倘不倦勤而進德自此而九十而百年數十載中天下事亦復何所不可竟介眉又講道明經砭然爲俗學砥柱行將窮修乎獨善之身而達行其兼善之志就令先生有所未竟介眉亦必有以竟之矣又孰能量先生之業儒而未竟爲儒哉區區治生與試醫固宜其爲先生之所不屑也介眉而然予言其即書此以繼黄先生之後而同學諸子當亦以予言爲不誣乎

陳母某太夫人六十壽序

士而突梯鬼蹐伺人容動色理氣意以求悅于一時此誠不可與入道者也然則將恣睢排界不顧拂人之性以自逞其所欲爲乎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言衆人之好惡我者不足憑而我之所以致衆人之好惡者不容不察也故自修而必驗諸人則質直好義者必曰察言而觀色驗諸人而後爲自修之實則如見如承而不欲勿施者必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言絕義乖人何所不容其僞同流合汚

之賊既自託于忠信廉潔之似以取媚鄉人而一輩豪傑之士稍知振拔者又以行不掩言而自託于嘐嘐之志類不能克而自託于踽踽之行其流極敝則頹墮荒弛者莫不假之以自便故余嘗論由孟子而前則孔子鄉愿亂德之說不可不辨由孟子而後則孔子三疾或亡之說不可不明蓋人知中行之僞爲鄉愿而不知狂狷之僞未始不與鄉愿同歸甚至不及鄉愿則益爲鄉愿助之瀾而德乃愈亂而不可救吾友陳子葵獻志行高遠學悟淵微乃猶與同志輩

從師求道窮經不毀其非恣睢排界不顧拂人之性以自逞其所欲爲者明矣顧有高世之志者必負遺俗之累往往出一言而信之者不勝其疑之者行一事而是之者不勝其非之者自非賢智之士其誰復略迹而論心嗟乎余稟姿患弱常恨爲世俗拘牽雖年來承師友之訓知陪奉世情之爲病然利害足以動其心毀譽足以搖其守究竟不能出頭于窠臼之中而葵獻一生乃能信心而行獨往獨來不少爲浮議沮屈以語聖門任道之器其不在余而在葵獻也

寧庸問乎雖然人非聖人安能無過葵獻之所以致疑于衆人者其果無過焉否耶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衆人之所以責望于葵獻者其果無弋獲焉否耶夫朋友有切磋之義貴水火之相濟不貴琴瑟之專一昔朱仲晦性方峻與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方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莊孔暘謂陳直夫曰嚴霜烈日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乎龍蛇熊虎果如鳳凰麒麟之可愛乎而李賓之詩亦曰鸞凰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將安作煩君次第裁故余與葵獻乎居

責善亦願葵獻察已之所以致衆人之好惡者而時用其察言觀色之功則異日邦家無怨境當有更進于是者蓋未至于狂狷則恐其墮落于鄉愿而既成其狂狷則又宜勉進于中行有志于入道者其不已固當如是也或曰葵獻事繼母某太夫人盡子道與異母弟寅仲友愛無間言而令子子政化之一門之內雍雍驩睦其大本如此彼外人目論何足有無余謂事親之義大矣孔子云孝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近溪釋之至謂堯舜之猶病猶未滿孝之分量孔子

之老安少懷亦秖盡其全生全歸之事而止然其要不過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而已今葵獻一門之內如此其自此而一鄉自此而一邑自此而天下四方道不即在是乎而其爲事親不更大乎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某太夫人六十誕辰葵獻既求文于吾師吾友以爲壽已而次及于粱粱即書此以復蓋以葵獻如余淺不敢泛爲膚詞諛語也雖然余豈欲葵獻突梯兔鄙伺人容動色理意氣以求悅于一時以壽其親也哉

壽睿昭向翁七十序

慈溪向子人千余族妹壻又嘗與余訂婚姻之好而不果戊午之冬以試春官同舟北上余見其從一椎魯僕偕賈客共臥一小艙衣被飲食蕭然窶子至京師訪所親踽踽抗塵而行雖一二十里未嘗偶貰驢馬叩其寓則寄食一同姓者敞牀隘室讀書琅然心竊異之今世科舉子起家凍餒一旦掛名鄉書輒泡蓋裘馬輿僕赫然震耀一時蓋習俗之相沿爲然雖在賢者亦復不免余識人千有年知人千家頗不貧

爲此較他人差易而人千顧儉質若此其毋乃非人情已而問之其師劉子仲昭曰人千固奉其父睿昭翁敎也睿昭翁遊天下盛時南蹤北武幾徧海內所見紛華靡麗視近世人正復不亞其歸而種花弄月也貲幾雄鄉里生養衆庶其兩親力能從厚兄歿奉其嫂至今無幾微憾此豈世之所爲寒苦者然而睿昭翁布衣疏食六七十年如一日延師課子睦姻敦族之外未嘗一妄費也人千幼奉庭訓習與性成雖欲不如此儉質惡乎能哉嗚呼世運江河奢儉失節

穹官膴祿之家競錐刀如鶩而閭閻小民之一衣履一宴會往往費中人之產蓋唐魏之遺風久矣夫在上而不在下矣昔者孔子之論管仲也曰賢大夫也而難乎爲上其論晏子也曰賢大夫也而難乎爲下以人于身厠賢書行且服官蒞政宜其不可爲晏子之所爲也然而國奢示儉古哲訓之當此波靡瀾倒之時而睿昭翁起自民間獨屹然砥柱末俗以儉淑身并以儉穀子天下而皆睿昭翁也民生其有不富而國家猶日憂貧乎適明年五月日爲翁七十誕辰

人千來乞一言爲祝念余居鄉里志逃前輩風流用挽頹習如翁者方將拾其行事以昭古道而敢不次第之爲壽筵張乎吾觀人于之仲人百有聲庠序爲場屋家所宗而叔季人長人則亦皆各有其文武以人丁之久抑不伸一旦率其昆季奮連而起焉鬱極而發質極則文吾知所以奉睿昭翁者應必有踰于今日當是時也國儉示禮吾又將于睿昭翁拭目俟之矣

陳翁某七十壽序

數百年來甬上之以文章事業爲時名臣者多矣而求其以清苦著稱者則惟陳氏之起宗先生爲最先生登成化辛丑進士歷官至布政使其致仕而歸也家貧不能具饘粥晚歲奇窮人世罕有自時俗觀之鮮有不嗤其迂且拙者矣叔敖子被褐負薪優孟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固千古之所共慨也然當先生時其爲豪華翁赫者何限今皆不知所在而先生之後人往往以醇德懿行名里閈間若吾某翁其一也

翁性孝友早年喪父偕其兄事祖母及母敬養備至晚而析箸曾不較量贏縮與人交和易謹厚無躁心競氣雖棄舉子業治生卒未嘗屑屑錐刀倘亦先生之遺澤所漸與而翁家業日裕幾幾以貲雄郡西閭巷之窘乏者時受其沾潤蓋天下之貪而鄙者未必即富而廉而慷慨者亦未必盡貧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議者謂陳氏有先生之清節以樹于前復有翁之厚德以嗣于後天之報施宜何如哉而翁之子友三不幸不竟所學茫茫造化似亦無知然翁壯歲失耦

誓不再娶老遊西河之戚始議續婚而踰年舉子不殊少壯則天之于陳氏又未可謂無意也松柏之久于山也人誇其映日干霄而不知其始也霜摧雪折之下幾不能與春草爭高今翁年七十矣逍遥于西成橋畔艮田廣厦望山俯流其視先生昔日之林下已勝歲寒之姿歷久彌茂更後十年又二十年不有覥翁今日尤勝者哉會十一月某日爲翁懸弧之夕凡翁戚友無不登堂以祝而余友某與翁家有姻婭之好來求余文爲序余既喜翁之壽又以信廉吏之後必昌而且欲爲世之炫富而慊貧者告也于是乎書

張濟寰六十壽序

吾友陳編修介眉之子曰華學濟寰張翁之女壻也翁年六十編修爲文祝之已而翁子彤聲偕華學來謁余言余謂祝壽之所貴乎文者特將以道其品行之美述其門第之盛願其福祉之隆耳非必能文者之爲之也翁性孝友事其兄振寰翁如父遇病嘗願以身代撫兄之子如子爲人亢直無所廻避肰慈而好施見鬻妻賣子輒爲焚劵其品行可謂美矣翁之先味芹先生以名孝廉講學汀州爲鄞望族諸子心友起家進士有文名令子彤聲又將趾美而諸孫輩皆鄞名士其門第可謂盛矣三四十年來舊家零落往往改其故觀而翁家特盛于興時姻戚賓朋往來過從日加一日入其戶者幾不知當今爲瘠貧之天下其福祉可謂隆矣若此之文昔人所謂横目二足之徒皆可爲者也今乃以編修之學行又重之以編修之名位登堂稱祝其文自足以信今而傳後又何愛乎潦倒荒落之書生顧欲其伸紙揮毫喃喃焉爲續貂之舉哉雖肰今天下文章之勢積輕矣求

人一言爲重者大抵止問其人之富貴若何而形聲之意若有不肰者豈其家庭聞見之間別有授受不同世俗庸衆之見識耶東吳陸恳軒六十求嚴學士敏卿之文爲壽而震川又從而序之意謂學士之文雖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而所聞異辭不若震川之言足道其實也余于震川無能爲役而編修若述之乎非當時學士應酬之文可比豈可援此爲例乎特念翁家父子重文之意實有不能已于言者夫物莫不聚于所好千金買骨則良馬自來他日文運蔚興作家輩出吾知翁自此而七十八十以至大齊必有名公鉅筆羣起而爲之頌揚而余特繼編修而導之先路耳于是乎書

丁卯小題行卷序

鄉墨選竣坊間所徵四方行稿煩當間取閱之小題文居十之三四夫自童子之備員學宮不諳覗文章之好醜爲得失也當世之人無復有作小題文者矣今乃得此意其中必有佳者因命兒子輩再四蒐獵得文一百八十餘首選而評之彙爲一集有過而見之者謂是集也廓清從前庸陋可謂不遺餘力肰清華雋巧之文少而朴實堅厚之文多得無戾于風氣不入俗眼乎余謂風氣何常之有人心轉于造化日新月異凡天下之不約而同不期肰而肰者卽風氣也不據文章以覘風氣而欲執風氣以取文章是服絺綌以禦凄風而擁紅爐以避酷暑也其可謂善知風氣者乎從來朴實堅厚之文根柢于經史大家以實詮乎題之神理其爲清華雋巧有過于世俗之所云者矣是固三年前所望之而不可得者而幸而得之吾方喜風氣之日上而子何過慮爲夫不知晦朔者朝菌也不知春秋者蟪蛄也人心之靈海宇同肰是集之行當有讀之而知風氣之所趨者讀書好古

反朴還淳三年之後風氣將由此而復古矣余方拭目而觀焉

卯辰鄉會墨辨路序

國朝會榜素稱得人肰求其蒐羅宿艾振拔淹滯使海內才學之士皆得吐氣者已丑壬辰庚戌而後莫如今戊辰宜乎全場墨卷令人讀之如入五都市肆不覺目炫心迷也小子無知乃得厠名其中亦云幸矣尚何敢取一百四十九人之文而辨其孰高孰下乎勉徇坊人之請從嚴從簡選此一百四十餘篇不得已也已并取客冬所選鄉墨删之間增其未見者共得文四百有奇定爲卯辰鄉會合刻客有過而讀之者謂子選名辨路以辨爲事也今鄉墨之辨似詳會墨之辨似略豈應酬而有所不暇耶抑顧忌而有所不盡耶余曰肰肰余選之所以名辨路者固欲人自辨之也路非一人之所能辨亦非必一人爲之辨人不能辨則余辨之夫苟已辨之矣又何庸余辨乎且使余終不辨天下之大寧遂無辨之者乎于是卽書其語爲序以俟天下之能辨者

時文存雅序

論人與論文皆先論品品一俗則其餘俱無足道寒村子曰時文亦文也予是取乙卯之鄉墨行卷丙辰之會墨房書合而論之拔其尤者而題之曰存雅存雅者去俗也或曰其謂之存也柰何曰天下雅者不可多得一科不過數人一人不過數篇一篇不過數句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蓋猶有未能免俗者在也或曰子之所謂雅者如之何曰淫哇悅耳正聲思臥久矣夫雅之難為人言也予但持是以奉世人使世人

展而讀之伺其首忽搖眉忽伸鼻孔中忽咿咿有聲者皆其未能免俗者也否則雅之所存在是矣

詩義辨路序

癸亥歲余嘗有歷科詩義之選謬為海內知文者所賞去年秋乙丑房書辨路刻成坊間因以子丑詩義請方是時陳仇二選屬余參定未遑涉筆也春來拒戶江郵風晨雨夜發都中所徵稿本及鄉會墨選之一千餘首之中得文二百而弱定為一集亦名辨路嗚呼詩義一道至于今而榛蕪極矣風雅之義不分比興之體莫別移彼文于此題不知其背戾抄一篇為百卷固恥其雷同因之反正不相蒙開合不相應

邶婆叨呾病予囈譫甚且魯頌而稱商王豳風而引周事士子能作有司能取選家亦復能收丈草門淡山蹊茀塞有志者即欲問津其亦何途之從而出茲選閱一科之風氣砥矢蕩平談何容易然而斤斤持擇之餘所謂南北東西高下廣狹固不至貿貿然莫辨也渡水者必由舟航行陸者不廢車馬由此而之焉自可以無所不至耳倘天下而有樂染公超之霧甘招步兵之哭者乎則余固不敢以是編強聒之已

題婢解續集

余已酉以前所選讀之闈墨名曰婢解錄以當世之衡文者其知識無能出婢上故非婢能解則不錄也庚戌以來風氣漸復于古乃因别爲一選或見之者謂是亦婢所能解乎余謂若徐春溶錢世熹輩非惟今之婢不能解卽今之學士大夫中其解之者寧復幾人雖然必如此纔足當白家婢之一解耳因仍題之曰婢解續集

與張有斯書

一别半載以不佞之念有斯知有斯之不忘不佞也賤性不能傍人勢窮理極寄人籬下始悟昌黎得晉公而依之猶自不樂古今同慨未易爲外人道也承委詩序已成特寄奉覽尊大人懿行儘多可叙此獨舉出處言之者適感時且自傷也然出處自是人生大節正不似其餘言行說來易涉雷同有斯吾黨後起之秀故敢道其爲文之法如此近來體常健否窗課不知作何等時文須見房書中唯韓選頗有新意此外皆太倉之粟食之欲嘔想王先生自有定論無待不佞之贅春秋會得范陳兩先生在里發揮開導必有可觀恨遠羈太末不得身厠其間讀書之緣難得可爲炯鑒紡授堂詩已點定本欲一抄而頭暈心煩不能握筆俟歸時當送還耳署中除應酬詩文柬牘之外别無他事柰內顧徬徨此身無處不病臥倦思睡日伴枕席而已不特無書可讀也柰何柰何不佞年亦未老不知何故血氣早衰覷世上功名富貴直如啖土嚼蠟卽今寄跡朱門眞是蓬戶一般鼻火

耳風消息殆盡念欲浮沉鄉里嘯咏終身而俯仰無資道負山積勢必不能遽歸似此滔滔世路又決無人知我正如落花飛絮飄蕩驚風駭浪之中不自知其棲泊何所言之憮然以吾有斯在及門中最相知愛不覺覼縷閱至此得毋笑先生平日安貧樂道之說竟何在耶質夫到家否屢言不悛甚是可恨然天下人材可惜吾黨如此等亦不多有尚望善道之勿過嚴峻此不佞一段愛才苦心亦通家關切至誼如此也晤時可即以此東示之令弟及諸友不另札統

祈致想念之私諸不一一

李武定先生記仙霞嶺重建天雨菴

閩于海內幅員爲小然往往易叛而難服者外瀕海而內負山以爲固征討之師必崎嶇嶺道以入也嶺之最要害者曰仙霞仙霞爲王師入閩孔道一夫守嶺則百萬之兵無從而過以故嶺得則閩服嶺不得則閩不服其重如此天雨菴者仙霞嶺中之一梵刹也建于宋盛于國初丁巳失火余實命僧正龍復之夫當瘡痍初定百墜未修而一菴重建似甚細事然方余之初至衢也賊已踰嶺是菴早爲賊有及血

戰數年而得之也七閩江右之殘喘遊魂猶復出沒其地余遣兵屯守多方勦撫然後漸次削平則是仙霞爲浙閩之要害而是菴者又仙霞之要害也氛祲瀰擾之後忽焉化爲灰塵天日清明以來煥然復成樓閣其廢其興有令人觀感于盛衰之故而悲喜交集者矣然則與日者菴時而興焉浙閩之福天下之幸也菴時而廢焉浙閩之禍天下之不幸也其所關係又寧淺鮮耶况夫峰巒之奇秀澗谷之縈紆與夫草木禽蟲雲霞風雪之變幻雖偶畏途實稱勝境而

以一菴收拾之既可以息往來行役飢渴委頓之勞復有以助王公貴顯騷人墨客登眺流連酣嬉嘯咏之興也哉承平故事吾見自茲菴之復始矣適正龍來求作記遂樂爲書之如此亦所以告後之治斯土者尚其留意于此以爲浙閩計否則一菴重建失書顛末豈果封疆之臣之責也耶

告索書畫者

余于書畫初無授受年十六七時偶覽古人所作爲之悠然心開輒妄效之此特童兒遊戲本色耳不意一時見者竟推余能書能畫久之閱古益多頗有悟入每慨當世俗筆之非思翻然一變其習亦遂自以爲能爲之不厭嗚呼文章爲不朽盛事古人尚以爲小道不足爲而顧劬躬苦志謀作鍾王顧陸之子孫其自命居何等乎數年來知其無益因荒廢不復留心而索者反衆鴛湖武林燕都白下遊笈所至雖不知書畫爲何物者亦來促逼能事如督逋負而且牙駔僕隷之流屬人代索余坐不知或至某翁某老以相尊奉夫書以媵録詩文就正師友畫以闡寫烟雲發舒吾胸中天地萬物之意猶曰此亦學人玩物適情之一耳而今直爲賠奉世情敗壞名節之具不幾喪我生平貽笑千古乎辛亥夏五月客金陵冶山之麓涵閣中夜猛省起書戒語于壁曰前愆莫贖後功可收聊適吾興不應人求爾時鍾山烟月若明若滅于窗楹間實聞此語也敬告明者幸勿再索

留別學者

諸君不憶與余初聚時乎窗風猶冷硯凍初消此時興致恍惚如昨日耳而今忽已歲莫且將散矣須知自此以前不可復得自此以後凉暄昏旦之催人總亦倏忽如是吾人爲學必能年異一年乃爲不負居諸諸君自計終歲之內其記誦古今幾何其聞余講論而開發者幾何其自得于體認者幾何試比之去年十二月時其爲同不同何如也夫人之一生幸得終年讀書之日蓋亦不多語云欲知山下路須問過

來人余自幼孱弱懶惰性成亦自以爲來日方多也及長而困頓始稍知悔而疢疾憂患飢寒憤懣之意亂其中比年日月則又大半爲諸君用矣中宵回首徒爾愴然諸君可不以余爲前車之鑒哉孔子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夫惟善學者始善誨余未能不厭焉能不倦然自惟一歲中其爲因循怠惰之失固多其爲諄切勸戒之意亦不少諸君倘聽之藐藐而無所動于其中得不爲余分過乎諸君承父母命而來父母之于諸君有事勿汝勞也曰彼讀書有憂勿汝告也曰彼讀書有往來之禮勿汝煩也曰彼讀書諸君果眞讀書無欺父母否乎即諸君朝而至暮而歸勤道路之耳目儼然讀書也煩僮僕之送迎儼然讀書也晉接于父兄師長之前儼然讀書也諸君果眞讀書不自欺否乎且諸君亦思終身將何爲也古之人且耕且讀吾知諸君有所不能矣將工乎工賤不甘爲將商乎商刻不可爲爲諸君計惟有讀書耳如其悠悠忽忽無所成就則與市井遊閑無賴之子何異縱使家貲饒裕溫飽一生而見放于有司取譏于

識者途人有知皆能指摘妻孥相詬亦復汗顏大丈夫負昂藏七尺軀華衣裳美冠履洋洋然言笑猶人飲食猶人交遊聚會猶人耿耿此心乃獨讓人一頭地耶叔世澆薄師弟子之誼闕焉不講方其聚也有贄而無規有情面而無實心及其散也則置之膜外等于路人原其心固不過爲束脩計耳余家貧餬口不敢謂無藉乎此然與諸君相與之情則誠不僅在乎此也故今余雖與諸君別而猶諄諄焉欲盡其忠告之益如此吾聞古人爲學三冬足用予以歲昏久

曠東裝西歸肰亦將以餘力從事也諸君別余後其何以自處耶其將盡課程如余在耶其將有更進于是者耶抑將幸余之歸而挾儕侶日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終此歲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諸君其尚念之念之

張佐之字說

余素不信符瑞之說雖見之經傳者亦一切詆爲附會一日張子錫璜以其父師之命就余問字余曰昔姜子牙釣于磻溪得璜水中其文曰姬受命呂佐之則是璜者天之所以錫佐命者也子名錫璜宜字佐之客有在旁者曰其事獨非附會歟余曰誠附會也肰在古惡其附會在今則惟恐其不肯附會耳世降風衰士患期許之不高往往覵古名臣將相如天帝如鬼神非復人間世所宜有于是每人必有附會之說以示其奇以明其不可及而及其自命則不過朱墨几案間事要以苟取富貴而止向使今之從事科舉者皆人自附會而思與古之佐命者頡頏則必力求其所以致主澤民者而後已豈非社稷蒼生之福歟吾觀佐之年少而有英氣早聞先生長者之論其自期頗不凡下他日顧名思義出爲國家之用而無愧乎聖朝之佐命則余之言較之水中之璜之文其爲實而有徵也多矣而又何附會之有客曰盍書之以爲張子勉乎余曰唯唯遂書之

房書辨路答問

珉問選名辨路一時有激之言豈定論乎曰肰肰文實有路自首迄尾正如由此至彼其間水浮陸馳繞道捷徑皆所不論要必求其歸宿而後已倘若胡行亂走北轍南轅或歧路徘徊或半塗輿盡此與夫正牆面而立者何以異

恒問題之路安在曰在題題原有路學庸之題多實其路深當以力赴之論語之題多虛其路遠當以神遊之兩孟之題多曲而盡其路險狹當以巧取之相

題行文坦坦肰四通八達否則依傍時文規摹先輩吞剝古調抄塡傳註皆衣絮行棘中也皆盲人瞎馬夜臨深池也

恒問文路在題路固若是其一乎曰路又不一約而言之不出雅俗兩途雅者如名山大都自肰佳勝俗者如市井闤闠湫隘塵囂不可以居文章天地之清氣一俗則不得與于斯文學者于此辨得分明其于作文論文思過半矣

珉問辨之之法如何曰在辨其所從來或從六經醞釀或從子史集沐浴或從傳註語錄研究或從先輩名家脫化則學有根柢縱淺深高下尚視乎其天而要其爲雅則一苟恃其捷口飾其楞中狂子倀倀于途若有所如明者視之不問而知其迷津失道

珉問文旣止有雅之一路選中所載何以錯出不一曰始吾不云雅之一路其所從來者不一乎文心變化原與造物同奇日星露雷飛潛動植繁肰殺雜而後成宇宙之大文今之選家往往以晉人戎車之利而欲使齊東其畝鼠穴之中豈容乘駟夫三代而後

以選文名者莫如昭明余猶惜其執一巳之見以裁量古今至黜蘭亭之記而不錄遂使雕琢駢偶之派流毒文體至今未熄時文雖小道敢踵其覆轍乎

恒問數十年來時文風氣乙未以後爲一路癸丑以後爲一路兩路判肰此是則彼非矣選中乃不主一路何也曰兩路各有所至其光芒俱不可掩可恥者貿貿之子守人籬落隨人脚跟耳不思卓肰自成一家而割裂傳抄彼亦一油腔也此亦一油腔也

珉問選家評語多疏題義是選隨輿所至或詳或略

何以開示學者曰題義自在白文明若大路又有傳註以爲之坊表何須執途之人而喃喃焉告之若其謬解承襲則不敢不爲指出孺子匍匐將入井自不忍坐視耳必如村學究套子絮聒陳言是賣菜傭專以求添爲事也

恒問選家多有改本此竟不改何也曰作文如人行路燕趙齊秦各有攸往以我之足代人之步是牛馬也强人之東就我之西是縶縛也余嘗與友人論選文決不可改友人曰文如尚書太史公猶且改之何況時文余曰尚書勝乎史記勝乎友人默然

瑅問諸家評語中多稱前輩名家爲先生此竟直書其字可乎曰爵如伊傅德如顏閔未嘗以某翁某先生稱之臨文之體然也士風不振但知諂媚俗下稱謂施之文字之中匪獨不以古人自待其視前輩名家不亦等之流俗乎人趨亦趨則吾豈敢

恒問風氣自庚戌一變至今已閱六科此選所載之文視昔之房牘何如曰丙辰之錄負巳未之韓選壬戌之陳選眼光心力實有過人之處是編遇之或退避三舍若其餘名選則恐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右答問十條家大人重九抵家適張子有斯范子稼軒過問此選而因記所答之詞也坊間刻書例求發凡家大人方與怡庭陳先生拒戶論文無暇撰著命性錄此以應覲者[illegible]之要亦可以得是選之大凡矣男性謹識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書

寒村半生亭集序

慈谿鄭寒村先生既中風疾右體竟廢因自號
作亭於臥榻之側曰半生而以名其近集一日見梓
所作壽文目爲甬上後起一人貽書李子東門命梓
作序梓溉然無以應也夫先生之文無藉梓言爲重
輕即梓於先生之文亦豈能以一言施其評騭然梓
讀先生集中大半牢騷拂抑自鳴其半生之不幸獨
不能無惑焉夫才者間氣之所鍾而名者造物之所
忌享其名者遠且大則中其祟也必深三閭自沉長

沙謫死左氏目盲史遷遭腐自古皆然如先生之病
廢身瘋尚與香山同一位置而感憤若此是欲與古
人享其才之名而不甘與古人受其才之祟矣假令
先生中風以死死而不避奈何避而左臂亦廢奈何
即左臂不廢而終身不復能書作畫又奈之何則先
生之半生爲猶幸乎爾且先生往來竹橋藍浦時奇
才輩出今且後先零落而先生如碩果之獨存即共
學同官出處一致莫如筆山先生先生病時筆山時
過慰問人謂筆山必哭先生而今且先生走哭筆山

則先生之半生爲幸耶爲不幸耶若祇以手足支離
語言蹇澁爲不得遂意則先生一生亦何得遂意之
有三十而登賢五十而釋褐其後此十年亦曾玉堂
粉署方面專城然半拘牽於功令半掣肘於當途其
所設施亦未可云得君行道之全也就使先生不中
風疾服闋入都半顛白髮萬里黃塵以先生視之況
味恐同嚼蠟其能左圖右史以全其誦讀之緣乎其
能筆精墨妙以全其揮灑之趣乎其能茗椀香爐以
全其游息之天詩筒酒斝以全其親故之好乎其能

北堂視膳廬墓致哀以全其養送之隆鴻案周旋鯉
庭倡和以全其聚順之樂乎則先生之生雖半而所
全者固已多矣而何不幸之有哉東門曰善哉斯言
然如吾子言達觀安分是天下大概之理也如先生
言呼痛號窮是一人獨切之情也先生平居論學嘗
謂唐虞言心孔孟言性後世之儒者言理而吾獨近
而言情意者亦言情之旨乎若是則情至文生先生
千古詩文之訣在是矣子其亟書爲以問先生先生
當必有說以處此梓唯唯遂書之丙戌清明日通家

子柴梓廷頓首拜譔

寒村半生亭集目錄

巳卯春寒村子中風復甦因右體之既廢自號半人丙戌六月風疾大劇收八年中所作詩文彙爲半人集以示一生絕筆或曰先生前此以安庸名集今且舉庸人而半焉毋乃愈邀而愈下乎寒村子曰道其實耳半而云全其誰信之且吾見夫天下不風之人其耳目手足心思有一爲我所得有者乎耳目手足心思之一不爲我有則其所爲人者固全而其所以爲人者實未有也今雖半固猶然人也人則庸庸則安吾其終安爲半人而已乎

半生亭詩集

寒村半人鄭　風聲稚喑吟

庚辰春初病起見落梅長枝有感

哀不成章病不思兩年菀結已忘詩興來天運初回口才盡人生欲暮時口待吟哦愁蹇澁手憑揮灑苦支離占春誰似盆梅早纔落紅英又綠枝

刻八方兩曜硯側硯形八角面背俱有眼故名庚辰二月病中取出玩之背後孤月圓明之下覺有二鳥高飛惜帶一箭又似銜蘆天空影淡竟莫定也隻手摩挲情見乎詞

倦鳥已無高舉志月明正自好歸棲如何一箭橫空落翼不能飛口不啼

安知不是銜蘆雁拋卻蘆時亦自鳴可惜月明長夜裏含哀抱恨寂無聲

題石叟居

雖然供奉同遺老其奈居停只半人千載一時真莫逆可能長作主和賓

書贈李子東門

意氣早知空一世風流不盡賴斯人慙余病廢無文

字題贈惟餘左臂伸 以上庚辰

半生亭自題

除死未曾今得半有生何者尚求全可憐書卷都無分賸喜花香不斷緣築就亭方二丈地栽來樹遍四時天晨昏定省慈親外長日寧唯似小年

閒居

都無意必與將迎一宿三餐外盡盲北闕南荒歸昨夢舊遊故里待來生偶伸左臂鑱書畫閒記半人新姓名猶恐相知如石叟笑渠伎倆未忘情

一生歎老復嗟貧到此悠然不染塵將盖棺寧愁耄耋巳捐館暇郵鄉隣懶從宦後矜如水實較童時免在陳年復一年蔓藥盡滿前花草日爭新

述感 自集天厎身詩云斷無書札答交親僕交親頗夥矣無勞答也約計數年來以書相問訊者唯范筆山輩數人而已感其不忘疇昔雖不能答系之以詩

口不能言手不書沿亭上下足趦趄雖存一念生人似未免相看死者如鄉里過從踪跡絕天涯想像信音疎虛容聽得跫然響德比君親底報渠

爲東門李子岡笑讀居圖戲題其上

事都合用著全身作畫如何屬半人笑讀居中笑讀者豈眞厭熟喜生新 以上辛巳

不寐有作

昨日都非是明朝總未然不知何以故猶自醒而眠吾生本若此一息便非人不作牛和馬安疑鬼與神

半生亭自歎

從前儒釋皆欺我到底凡庸不誤人見得及時吾巳半天傾地折竟誰嗔聖賢原只尋常事亦是中庸隔壁談我實親知無依

傍身風瘋音聲雅啞音有誰參

即事

望孫憐獨子拚死惜餘生蔓藥年來盡心思日漸淸人情廢往復天道忘陰晴但覺身無累何知世太平

仲冬初旬　母歿將百日矣忽然得句不勝嗚咽

如何天下大竟莫惜殘生移步誰防跌呼人孰勸行老母在床見我定省輒憂傾跌聞我有呼喚之聲輒勸婢僕使行 哀哉泣少血痛矣哭無聲自盡親喪事偏余老病丁

周而行爲余寫畏寒枯坐圖漫題

舊染癡疾新素服畏寒枯坐詩肩縮眼前一縷爐烟
清鼻頭一味瓶梅馥兒出門無孫可侍親故不來如
執獨此乃半人鄭風影時年壬午六十六畫者周子
題者誰其人在傍弄筆墨

馬和之画裝潢既成有感而題 画爲故僕余奎見物壬午余一諦之已而僕去画不知所在矣後二十餘年僕復來至甲子歸余今裝潢始就恰逢壬午蓋六十年來物在人亡身衰病廢而圖中把翫問天尋芊戲聚儼如初見時也爲之慨然

壬午年時一見憐中間消息兩茫然而今始得裝潢
好屈指重新六十年

事到重新六十年人生所遇豈能然髮膚身體猶非
故長物何須著意憐 以上壬午

范笙山王近思約過寒村歲底以冰雪不果新
年又復阻雨賦此述懷

病夫經歲踈人面不可與羣亦復佳共學同官言笑
好冬冰春雨分緣乖窮時輿會尋前夢從後風波理
舊併舍此寧無新有得老惟粘壁一枯蝸

上元前四日新晴范筆山王近思忽至

期不來人忽自來新年連雨曉天開情同歡喜營巢
鵲興發陽和吐夢梅自媿衰溫言似吃相逢拱揖禮
如孩幾多心事幾迴見酌酒伸拳且淚揩

迎鑾祝壽

瑞靄瀰天益九州南來一道紫光浮慕親寧止師虞
舜學易何須誦孔丘民拂春風真泮奐物遲化日自
優游微臣力疾無疆祝直爲蒼生萬世謀

和天岳上人歸來菴落成韻

若道歸來何處也一菴一塔管生涯看雲返岫舒還
卷悟水縈溪整忽斜大地自然家有在終天遮莫路
多叉高年種樹非生事桃熟思嘗渴煮茶

名山古刹本同鄉向往於今易幾霜笑我風塵爲客
久輸君瓢笠與年長餘生尚冀酬斯愿三宿胡能置
若忘此意無分方內外深春樹綠到秋黃

花開有感

一花未謝一花開辛苦多情似遞催不棄貧家無與
發肯容病子頓心灰春春夏夏隨時到雨雨風風的
准來死去定從花裏活生人百變實難猜

看花消日中有憂者非花之所能解也率成一
首

拚向花間擲此身那知花亦等浮塵尋紅數日都非
色較早量遲總未眞死後憂難憑老友眼前病可告
誰人欲留快活詩傳世賺得篇章久不新

咏身做白樂天即用前韻

憂患從知是有身天敎以漸䏙紅塵癡他手足生居
半慣御精神死即眞當代事推同輩者千秋業蔑後
來人賢愚一日都如此雙眼猶開大覺新

端午日范筆山王近思再過半生亭一宿即去
不盡所懷

淸明節候約重過端午扁舟始棹河雖負牡丹兼芍
藥好看茉莉及新荷三人樂事於今少一病愁懷比
昔多我吃看辭王醉矣欲言不盡意如何

謝東門 余一病五年舊友既希交遊屏絕東門李子惠詩贈藥時相過問今聞其齋頭徧掛余左手書畫嗟乎世無寒郁久矣李子意中乃獨有斗人在耶爲作謝東門一首

人生俗字渾身是君少帶來自不同與比涼風吹海
立詩如初日焰蘘紅探奇每造神仙府結契偏尋老

病翁左筆圖書眞戲耳裝潢標榜作名公

題西松祝陳母趙孺人壽 亡友陳令裔之配

本是詞場一惰民况今手屈不能伸只因亡友情難
恝特寫貞松壽孺人

旱久新霖霽餘獨步檢點亭中花草姑即眼前
漫成五絕時八月初旬也

旱久新霖花忽吐西河柳外更薔薇何如月月紅常
見共剪秋羅映落暉

紫薇開倦翠紅白丹桂新爭赤白黃木木樨眞微細
草一般茉莉鬬淸香

牽牛染得天邊碧石竹分來日出紅別有艮薑蝴蝶
樣同他龍爪費天工

鳳仙五色兼千葉雞冠青黃有短長爭似宜男多遠
韻海棠秋草獨飄香

馬蘭花比菊英細鴨腳青過翠羽鮮荳架瓜棚紛滿
目總輸杭稻晚芳妍

風起覺寒有感交集

鹿鹿塵寰病不然怨尤依舊及人天望孫祠恨兒生

早痛婿翻嫌女德賢家世文章空自得本來而目與誰傳秋風終夕轟轟動四壁新凉又一年

口占

凉風幾陣響亭上新月半規亮樹頭丹桂漸香眠不得元來節候近中秋

中秋後二日東范筆山看桂

許我秋凉再見過三霧三伏奈君何只今新雨炎方退尚覺西風冷未多月正明來堪醉詠桂當香極抵笙歌若須金菊芙蓉放村舍霜嚴氣不和（時筆山有重九始來）

之語

八月廿日筆山見過別後和韻且訂後期因次前韻答之

問疾唯公肯數過雖生猶死奈吾何世情已覺榮枯盡身事還愁痛癢多聊借清談延短景敢因慟哭作長歌不嫌氷雪終須報稍待明春風日和

自贈（余幼時自號日香君壯而悔之久不道及矣今而知其老病頗相似也率成長句）

此生回首總由天舊號香君似夙緣半體不全瘋白傳（余與香山同病）六旬又七鬼坡仙（香山年止六十六余今年六十七矣）聰明富貴何能尒憂患風情卻有然老病自嗟還自信一時千載望誰憐

九日張志呂李寅伯張德符丘宜槐同性兒登草堂南樓限杜陵崔氏藍田莊韻

眼界南樓覺稍寬脚風無力强爲歡諸君來上都能賦老子同登儘不冠三面江環風後濶四圍山遠霽初寒元龍百尺休誇絕直作凌雲氣象看

九日拈來韻脚寬吟壇似博老翁歡病逢勝會聊隨屣識集良朋敢作冠前輩風流猶在望（謂李杲堂先生）故人骨肉未曾寒（謂丘艾軒張雪汀兩故友）學詩就是趨庭者一旦登

高刮目看

再答筆山先生叠和仍用前韻

病裏思人日見過非公不可意云何豈因看桂賡酬少莫爲占蘭感慨多（余尚無孫）同載一官中及外（余與筆山戊辰同榜後自館選以及散館入部凡主事員外郎中與外轉郡守無不同日受命）分途六載流殊歌（余自戊寅間計守制己卯中風已成廢疾去年八月又遭內艱而筆山則辛巳挂冠求田問舍諸孫繞膝飲啖如常相去殆天淵云）讀詩珍重冬寒囑（來詩末聯云喜君眠食皆安好更囑冬寒養太和）安得心平自氣和

補八月廿日筆山見過仍用前韻

見我詩來卽我過相憐不啻少時何木樨花放娛賓少佛手柑香酢主多喜極樽前翻似夢思淡身後不如歌劇談若也來王子醞醞鹽梅味更和時近思不至

題二女同行圖

此余十七歲所書　老母藏之數十年一朝中風書手折出示舊跡依然感　母愛篤情所鍾裝潢什襲敢棄捐而今畫在　母安在欲毀不毀意流連人生何事得長久此情磨滅自終天

聞筆山痔發五叠前韻奉寄

待君氷雪裏重過爭奈傳聞痔發何一歲合并如此少百年歡會幾時多無邊世事都能忘有件心憂未敢歌衰病同憐惟爾我相期努力俟春和

初度日有懷袁稽亭奉寄

與君初到人間日而我從無交一人異姓同庚有此友如兄若弟更誰親半生僕僕風塵客兩個勞勞犬馬臣零落新知均失恃參商依舊是何因

病中無力詩前侶怭裏何緣憶舊人兩下負慙非別故百年淚痛在慈親宦遊一息終開服吟社重聯莫主臣倘我遄歸君復出思追少壯跡無因

張有斯五十詩以祝之

自汝相從歷有年誰能相信復相憐窮通衰壯更番換四十春秋一日然

不道君今五十年光陰迅駛實堪憐後來半百知咨易吾所私祈不但然以上癸未

新正病中苦雨

新蔬味類含情女時卉香同得第人這樣年華堪把

玩等閑病體只吟呻看燈爐落晴還未苦被潮生雪有因匪爲陽和能活我望天一笑物皆春

春盡書感

一春苦雨不成天臨去才晴亦未全乍暖乍寒當久病有花有鳥總無緣愁多自覺閑情忘事少空矜俗念捐如此光陰如此度餘生其實愧流年

劉廢翁以八十一翁惓惓問余之疾率筆致謝且求其畫以當面晤

鄉里誰知賸半人乃煩八十廢翁詢徒名授受而當

者白首還輪傾葢新

我病君衰十里中相期日久不相逢臥遊倘許知音共幸寫溪山景一通

穴半生亭北牆爲不獨園即事漫賦

半生亭北穴牆圍病羽新遷樹一枝門不設來容日涉帷無下處儘時窺先蔬後果迎天氣東竹西花恰地宜濕國當年名獨樂太欺艸木未能知

屋裏園方二丈強四圍花藥遍依牆於中石板堪行住也可菲簷葢雨暘野外山間何所别眼前身後不須量小春翼鼓鱗翻處紅葉蜂顛蛺蝶狂

楊遴哉年七旬索賤十五年前和韻之諾不知寒村變作半人已隔一世矣年幼未能且訂後期只恐爾時百歲華筵未肯認李孔目爲老道友耳一笑

此日半人纔六歲前生詩債豈能償稍遲三十餘年後拐李華筵唱幾章

晚風亭負暄

晚風亭上小春晴負日欣然跰躚行闕筆經年因手硬束書半載亦神清雖多疊石栽花事自穿迎賓送友情歸去無妨嚚也好敢辭扶病過殘生

甲申生朝前一日即事書懷

初度無詩七載過（自丁丑也至今凡七載矣）今冬風日藹春和興從梅桂齊開發（亭前蠟梅月桂齊開）愁向銀錢新缺多（年來復覺苦貧）友病已看猶若此（半月前曾看筆山之病至今未痊）母棺將出奈之何（十八日擬舉母棺合葬）衰年自分縈懷少不覺仍前一浩歎

生朝疊韻

老病冬來儘足過今朝不似昨朝和只看天道陰晴

換底怪人情冷暖多設饌空因親友故遷墳敢問吉凶何明是泣灑聽雲路（聽雲山莊名）未忍仙家蹋蹋歌（明日將送先嚴柩於黃墓）

了元將歸構李便道過訪適有一小端石因囑其爲硯遂銘之以詩

愛硯平生癖瑕瑜不厭多衰年雖病廢留與後人磨

以上甲申

宿面牆草堂（乙酉正月十八日入郡弔范筆山因過李東門面牆草堂留宿仝傳公孝柴上林蔣閬遠張有斯志呂德猗兄弟即事限韻）

七年病廢半身風咫尺鄞城跡已空舊侶歸天來郭
北新知愛客過門東面牆儘好安花石刻燭爭詩叶
徵宮髩鬆謎人前一輩獨憨老臉醉餘紅

郡司馬靳雁堂見過（正月廿七雁堂以丁艱回籍便道見過屬寫已巳年所贈舊詩二首且以詩稟求序留連終日仝劉仁規萬允誠黃主一戎長生李寅伯萬鬪遠諸子限韻）

宦跡聞聲思獨切病軀會面禮難全千秋無限師門
話（雁堂與余同受業黃門）一顧如完宿世緣（從未一面）舊句索書當
日事新詩屬序別時天從遊都感殷勤意摯紀春江

駐節年

張有斯乞題宣和御筆

不辨宣和贗與眞但看筆墨外精神當年若也逢欽
賜拜舞盈朝萬國民

贈種花劉順之

別具一丘兼一壑料應能圃亦能詩世間俗相難消
遣花裏逢君似故知

快事不知何日有
烏鬢（鄞縣小僕之通名）頑梗沒頭了（寧俗呼婢爲了頭）誰管肩傾與

脚斜半吐半吞終蹇澁三霧三伏枉推挐黃楊重種
年偏厄紅藕多開路忽叉（謂西圃改路）快事不知何日有
轉思少壯未呼爺

題沒骨青峰紅葉圖

寸毫未必圖完樹尺幅那能寫盡山紅葉青峰相掩
映依稀正在有無間

又題

此詩合是此圖詩儘許名家作意爲雙臂風翁能事
淺敢因到處占便宜

九月六日口拈

久無心氣吟詩句一旦吟詩句忽成左筆圖書酬應
懶半亭魚鳥覩閒清安花排石生新意憶友思親動
故情頗奈前車兒不鑒年齡四十尚求名

冬日負暄思謝絕文債

自中風來號半人七年於世了無因祗緣文字長多
欠未免心胸似患貧天下事當無可奈人間死合譬
如眞一冬和暖春光爛日著黃棉勝飲醇

初度書懷

一自生來有我身天分家儋各爲人吉凶同患雖儱
統痛癢相關未切頁丁丑終戍週甲夢余生丁丑戊寅始
覺隔皮親戊寅聞訃今年六十分多九何日還虛了夙因
七年都在病魔中昨夜還添右耳風親串漸衰容婁
起孫行難得慰初逢臘梅月桂芳馨並画軸香爐擺
設工偏是我懷人未到閩遊新返粵之東閩遊謂寅伯粵指有
斯

哀天岳上人

今古南雷號大儒死無人問況其徒敬師愛弟終非

佛憐病急貪謬及吾一紙揮毫鳴繾綣兩番扶杖誌
勤勿就敎初意求銘墖　天子曾煩手賜書
本來只是情無盡不論儒家與釋家我到病如粘壁
物君當老似插瓶花名山會合知何日兩地思量未
有涯從此天童圖誌裏晚雲無復半人車　以上乙酉

壽丘翁八十

八十年來一布衣詩云予曰寮吾飢愚癡金紫專包
裹誰信書堂燗是非
爛醉春風八十廻幾廻花落幾廻開自憐生與兒童

伴歲歲鄉隣續續來

寒食後三日李寅伯張德符柴上林見過用王
右丞山居卽事韻

八年久掩屏新霽忽存聯舊疾嫌今劇餘齡慨古稀
友朋猶問字文學豈傳衣多謝名山約愁余早賦歸　約遊天童雪竇

丙戌四月四日過李東門面牆書屋信宿同張
夢山諸公用王右丞鄭果州相過韻

一病過三春來如拜歲新梧桐正覆屋芍藥甚宜人

閩郡趨名士將詩問老身更逢同學舊傷往不傷貧

同漁溪東門貓山漁山過夢山舟居飲次限舟
居二韻

名場宦海昔同舟先後年來各倦遊病我半身常裏
足羨君有客好登樓一朝叩戶眞疑夢兩字題門欲
問由不識乘風將萬里或于湖曲竟淹留
小試牛刀一制餘歸來五柳息征車未忘湖海身爲
客猶向園亭貌學漁日月島洲皆屬我魚龍風浪不
關渠若嫌矮矮三間窄儘勝融舟岸上居

蓴山屬作舟居柱聯率筆賦贈

舟居名屋意悠然屬我風翁作柱聯莫道此船岸在彼有時一日里還千

開閣看花同張蓴山漁溪韞山李東門柴漁山即用集西壩書屋韻

看花及殿春紫白各爭新殘豔酣醒衆嬌紅雜美人二難多韻事謂咸修德介昆季一飯欵閒身即此其家樂何論富與貧

閑閑閣限韻

桑間十畝盡閑閑此意幽人尚欲刪坐對青天與白日臥看流水及高山除非俗客不來上能使忙人亦倦還當日遺山曾侍遊未知領略到其間

三宿學樊堂即事用王右丞輞川別業韻

相約過從已一年到來蛙亂水盈田堂開稼圃村莊若山繞東南雉堞然觴咏連朝風日美扶攜竟夕主賓賢能辭雙臂難書画琹縮明窗淨几前

屈指吾生七十年可憐一病負歸田清和幾度能如此詩酒無時總寂然舊友到今今友勝舊友謂寅伯志呂德符今友謂上林故人去後後人賢故人謂艾軒東廬後人謂接槐禮槐宜槐在德百年偷得殘生在忍忘閑閑小閣前

丘孺人壽七十為其子郃萬里補祝

芝源避亂到寒家孀姊同行節可嘉倏忽卅年昆季謝峥嶸七袠里鄰呀一貧猶類支更雁有子貞耕反哺殤為語能文郃萬里酷如其舅未堪誇

壽丘接槐五十

先公於我昔隨肩不道君生五十年觴祝謾依儕俗例壽詞敢布腹心篇嘗時學易思宜聖此日知非有大賢若謂公言還欠切終身孺慕北堂前

和瀛洲姪來韻即送之大理

相看京邸正髫年誰料南歸絕可憐媿我老身荒舊學惟君新句發陳編風流儕野來宗懿儒雅襃門得惠連早晚隨親滇萬里明春院試待言還

為張志呂画扇漫題

筆墨如君無敵手兕吾臂折老堪哀塗鴉滿帋非忘醜意在拋磚引玉來

閑居志感

老逢風久無醫問閑到吕炎少客過回憶七旬於世
短轉嫌四大此生多螟蛉負果家依雪翡翠倚魚隱
在莎眼見所爲成底事天竅試聽解如何

自課

獨坐當風何所事呼童澆水是工夫閑消筆墨唯詩
好病少精神一句無集序尚思求藥石東門詩才最高以集求序
意欲進以藥石之言至今未果塔銘終慮負珊瑚天岳臨終出所藏珊瑚樹貽余屬作
塔銘應酬偏有難辭處亂寫鴉塗似畫圖

晚風亭即景

前列池荷後抹麗右安閩蕙左珠蘭滿亭都屬花香
繞四面還多樹蔭攢樫椰翠薇爭軟美芭蕉夜合競
紛繁東洋綠白毬誰寄經月紅藍又一般

暑日自歎

晚多拂願於時背病則隨人不自持兩者主張均莫
得一身受用竟奚爲炎天每作淸風想酷日還將皓
月期翹首未來生債了庭花解笑草蟲知已上丙戌

石叟居記　庚辰

已卯三月十三日寒村子死二十日而甦越百有餘
日而僅能起牀語言蹇澀手足支離見者以爲非復
寒村子也于是海內交遊不相聞問鄉里親故無復
過從荒江寂寞子焉寡偶不得已乃就粤歸時舟次
所買路傍之一石而定交焉以其形似一老人也輒
呼之曰叟且通易安丈七爲一使居其庭之中而左
筆書其扁曰石叟居嗚呼當叟之生於山也不知其
幾億萬年矣及其委棄於路隅也又不知其幾千百

年矣卽寒村子載之而歸亦未之奇也今乃以病之
故而一旦居之叟之不可謂非叟之幸卽寒村子之
病也能言者不屑與之問答矣能書者不屑與之往
還矣能行者不屑與之追隨矣以宇宙一無可用之
物而叟乃默然危坐跬步不離相與旦夕焉不可謂
非寒村子之幸顧天下之交豈無久於此者乎交以
功名者終身爲期交以道德者千古爲期卽同術業
而矜意氣者亦以數年數十年爲期今寒村子之與
石叟交也以病病且老矣老且半生而半死矣風前

燈燭奄忽無常將見寒村子旦夕捐館而叟遂托身無所零落於荒烟野草棲遲於過馬幽蟲一逮逝而一長存念之且不勝其悲而亦何幸之有雖然相得於兩無所利者一日猶畢生也相與於一無相與者頃刻猶終古也彼未來之聚散哀樂叟固不之知而寒村子行且歸於無知矣遑計其幸不幸哉因終日種樹看花焚香繙籍以爲樂云隔明年之三月廿五日始克爲之記

題劉燮公遺詩後　庚辰

辰翁有言死而可悲者未有若無成之士而士之可悲者又未若記問之爲誤也葢人竭一生之聰明材力以從事於舉業而卒爲諸生以老斯固堪憫而兄因勞而成病因病而竟不能應世者乎此燮公先生臨歿之詩所爲賦夜月而泣清風不能忘情於來生之贖也吾友長卿捧而讀之人子至情誠有終天所不能雪其恨者矣雖然先生在時固嘗愛余余生六十有四年中間亦曾玉堂粉署方面專城以先生視余决不謂一無所就然去年中風以死平生履歷猶然何處天幸偶甦居恒誦讀夙昔交遊恍惚無從記憶以余視先生究竟與先生之授徒餬口同歸無有由此以推即使德齊舜禹功並伊周此時此際政復爾爾九原有靈應悔生前之作而爲其後者又何所容其恨乎且夫天下事何常之有時局日新世網日濶進身之途何所不可而乃斤斤從事於舉業至抱疾以終身垂死而猶懷憾毋乃狃於故而不達其變哉要而論之先生固腐儒以來不失矩矱之士非世

俗所號爲斫跐𦑨鴐者比也人盡先生士風猶古長卿其尚念之

文學靜嵐李君暨室程氏墓表　辛巳

德州城東曹村之原靜嵐李君墓在焉韓閣學實誌之其後八年室程孺人卒亦從葬焉高宮詹實誌之夫以一書生與一婦人之行事而至煩名公鉅筆屬辭而記載之此必有其不容泯沒者矣而君之兄浙江都轉運使李公濤也猶慮銘藏於幽室不若碑表施於墓上者爲共見寄書於梁屬爲墓表梁自惟一病幾死兩年半人幾不解文章作何語顧表者表其人之大畧可以傳世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皆然有例可循勉爲力疾君諱潤字靜嵐山東德州衛人廣西僉憲諱允禎之第三子補州庠弟子員子二元琮元瓚生于順治某年月日卒于康熙某年月日年才三十有七孺人工部員外諱先貞女年十四歸君生于順治某年月日卒于康熙某年月日年止四十有三君平生可稱述者頗多大畧孝於親友於兄寡於世味誠於制行尤力于讀書而不幸不得伸其志孺人生而溫惠大畧善於事姑已得重疾十餘年一切內則不廢而竟勤苦以致

是皆生而無可媿殁而有足哀者也嗚呼人生至死壽夭俱盡苟無可媿雖短折其何傷正以世上當爲之事億萬年所不得了也而生者見死者之短折徬徨哀顲至徧求筆墨以傳之情有所不能已耳公於君既求兩名公誌之矣而復求合葬之表其友愛之情何無已耶吾南雷師記萬里尋兄謂爲人子而求父求母者簡策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則如公之以兄而愛弟者豈多耶如公之以兄而愛弟者絕少則知君平昔之以弟而敬兄者更不知何如也塤吹篪應琴瑟靜好令人想見君與孺人在時如遊太和宇宙焉梁固欲表而出之以爲世之有兄弟者法惜乎口不能言手不能書後世且不知陳亮之爲何人爲足慮也康熙辛巳暮春慈谿鄭梁頓首拜譔

寒村江山定名記

寒村之西北有赭山或曰丹山其前與左右一江環之或曰鶴江或曰瀍江或曰半江或曰幻江四方之出入寧波與往海外者率由於此其地較之諸村落爲勝然其名不雅馴多不見於著述家所稱道豈自古迄今從無一賢人君子居焉與抑亦無一賢人君子遊焉故卒無定名與要不可謂非居是地者之恥也然先王父封中憲公世所稱棨期先生者晚年好堪輿嘗謂赭山之形狹而長其色紫其鱗甲擁腫望之若蟾然頭飲於江而兩足夾爲淸果寺直向邑城故嘗呼赭山爲紫蟾山載之鈐書可考也又元人曹漢炎登赭山詩有江流曲似陽冰篆山色丹如勾漏砂之句膾炙人口先君子因之其贈錢發公及綸如族伯父詩有曰漏砂山下行吟客冰篆江頭憔悴翁則是冰篆名江曲折如畫正不必分西爲幻東爲半中爲鶴爲瀍也總之山水之名無定有因乎人者有因乎事者時移勢易多不可問而繩象形徵色則千載如新蓋凡人所得而共見亘千萬世而不改覩者

也而况其名又甚雅且馴乎然則世有問寒村何所者亦曰冰篆江環其前紫蟾山擁其後而已他日載之邑乘庚後有賢人君子與焉不患於無所考云

重修九里浦橋募緣引 癸未

九里浦自石塘北流入於江爲鄞慈之界浦口無橋則兩縣往來之人咸由以濟當嘉靖間吾六世祖母楊氏孺人易木以石既大且堅幼時猶及見其兩板三洞穹然壯觀也近地虛水及二百年而傾頹之狀已見粵歸入郡過此惕然方擬重修忽中風疾荏苒五年竟成虛願今秋橋西菴僧有志修橋募余首倡念龍門八節退傅病風猶不惜揮金開鑿而忍於是役有吝乎勉措十金用勸同志嗟乎同此橋也吾楊孺人雖爲廣西布政公之孫濮州太守公之媳然煢煢一孀婦耳猶以獨力伐石而成乎何人也乃僅以十金修乎是豈獨前人遠過後人哉用是益慨然於今時之大不古若矣將伯助乎共成勝事正無俟多引佛言爲傳邪相逐西方之說也康熙癸未歲中秋前一日寒村半人題

李母項太夫人八十壽序　癸未

今使有人焉遇革代之時而身爲遺老則其家之父母妻子俱不樂又使有人焉履全盛之世而身爲名士則其家之父母妻子亦俱不樂夫非不[illegible]其爲遺老爲名士也其人而爲遺老爲名士必大[illegible]爲世俗之所爲人情不便大抵皆然而其在爲妻爲母者尤甚何則巾幗之見與鬚眉異也然而鬚眉往往爲巾幗所移則爲遺老而始終不變其節爲名士而久甄不易其操者葢亦鮮矣吾於此殆瀸服李母項太夫

人之坤德焉今夫吾郡之有李杲堂先生非一代之遺老乎高尚不事讀書談道窮年著述以終其身其令嗣之有寅伯非一時之名士乎結納賢豪歷覽名勝飲酒賦詩以自得其樂向使太夫人有幾微之憾稍芥蔕於其間吾知先生松栢之性卽不以蔦蘿之繫貶損其孤高而寅伯於此能無以母故而有所顧忌乎能無尹唔朝夕以圖應舉乎能無錙銖計算以謀治生乎能無阿尊事貴曲爲應酬以希苟得貪倖進乎若是者未能免俗吾滋爲寅伯懼矣而寅伯顧洋洋焉灑灑焉行乎其所欲行止乎其所欲止日與二三朋儔東遊西眺裹糧攜笈以搜奇踪覓佳句而絕無一切埃塧溷汨之慮介於中葢太夫人惟明乎坤之爲言順也順則從焉而已矣故方其始也人知鄞城之有項副使公而不知副使公之有女其繼也人知李禮部公之子有杲堂而不知杲堂之有婦及至於今人知杲堂之子有寅伯而不知寅伯之有母葢不從則知而從則不知古云婦有三從其眞太夫人之謂乎會今年十月二十八日爲太夫人八十壽

辰寅伯來求一言爲祝余惟先君子與杲堂實有同志客秋先慈背棄痛悼之餘回思五六十年來海內遺老殆盡而先朝之命婦亦盡矣乃孰謂耳目前尚有太夫人在也不辭拭淚强伸左腕亦將使天下後世知太夫人爲遺老之婦名士之母而無愧者巾幗鬚眉惟此順從之一法爲坤道所固然而正不必以何才何德見也坤之象曰乃順承天而卽繼之曰坤厚載物言乎順承之所載者多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余老矣尚欲扶病爲太夫人觀厥成焉

娛老圖記上　甲申

雙親歿矣病不能復出事君以終鮮兄弟之人而妻老旣不相敬愛兒單又無暇定省隻臂孤雁吞聲喪氣人老至此更何可娛五六載以來亦思乘此閒暇於石叟居中半生亭上探陳編友昔人撰新義俟來者適情古今書畫金石奇器臥遊名山大澤廣野奥區觀晦明寒暑之推遷頲雲霞月雪之佳趣察花巢之變蕃玩禽魚之上下悟跂行喙息之飛鳴鼓動以銷歲月以樂天年而終若不能釋然於中因思人之

本來與物等耳其所以異者只此同類相與之情纏綿而未有已故夫五倫之外盡天地間無非人與人交接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相歡相樂而外物之可歡可樂者不過點染於其間今吾死而重生生而半廢於人世功名勢利之人決無干涉顧自念身非木石豈能鳥獸同羣一息尚存則貴而賓客人情所不免也而今則或死矣或老矣或澂然忘之或相戒勿重過矣賤而僮奴妾婢人情所時有也而今則或叛而去矣或化爲異物矣或無所倚而他之矣或貧而斥賣且殆盡矣卽近而孫曾尤人情所不容無也而今則門無襁褓矣室鮮乳哺矣兒年四十而蘭夢不形熊占未卜矣是高天厚地之中僅留此渺然半人者獨支獨撐於其際言之莫聽唱乎和誰與人不類是鬼無儔雖欲娛其孰從而娛之甲申之夏一旦遇朱子紹先而恍然如有得焉曰君手能畫是皆可取而有也於是一寫賓客得人十一寫婢妾得人十有六一寫童僕得人十有七一寫孫曾得人二十有四隨筆所之總得六十七人嗚呼此六十七人者吾所爲

詘於勢窘於財限於命數而無能爲者而一旦於畫而得之豈不足以娛老矣乎因名之曰娛老圖云

書資教寺萬年簿　乙酉

資教寺與予家南北相對也江山雖隔不過五六里之遥然僧俗遊淵自予十有八歲時嘗隨家君過訪族叔慈意上人在蒔庚戌始獲再至丙寅冬杪因緣避祝信宿賦詩内一絕云自從甲午來遊後庚戌重來今又來紀歲中間嘗十七此生還擬到三回友人陳怡庭見之笑謂隔年十七生到三回何白歲翁善頌善禱也余即席呀然自驚其貪癡過甚二十年來北燕南粤宦海淼茫兩喪一病鬼區出沒十有七年之約杳然不踐何論三回安計百歲耶眞所謂吾儕小人朝不謀夕者矣而上人顧於乙酉之夏遣徒文學投予以萬年簿屬書其端夫萬年簿者上人積一生之辛苦所置田產屋宇器皿等物皆一一筆之於書所以防法嗣之隳壞杜後人之侵陵也嗚呼將爲萬年必周之計而乃謀諸朝夕不保之人其可乎顧自一人之身言之則朝夕自短於萬年萬年自長於朝夕也自天地之久大觀之則朝夕自可至萬年萬年亦不過如朝夕也況朝夕不保者世間適然固有

之遭而萬年必周者實人生同然必至之情苟舍同然必至之情而必概之以適然固有之遭其外若甚樂而其中必有所不甘吾與上人雖儒佛異趣恐亦不必過違其本來之面目而各爲其教諱也然則上人有是情而存之後之人體是情而安之萬年一日其不可以預必乎雖然天地終無盡時人情靡有足日朝復一朝焉夕復一夕焉忽然而至於三十六億之朝夕焉所决有耳電光一閃白駒已過萬年之後上人其將奈何乎即如予也十有七年之約雖已不踐而朝病一朝焉夕病一夕焉倘不期而至於一萬八百之朝夕其病如故焉三回之到已滿百歲之筵將開吾其奈吾何上人其亦將奈吾何乎作是想也萬年也一朝一夕也其亦可以嗒然而若喪夷然而各得矣

馮翁子植八十壽序　乙酉

康熙三十有四年九月六日慈谿馮翁子植年登七十其子天來在京師將歸爲乃翁祝壽也乞文於予余時有高凉之命踉蹡出都便道抵家過翁稱祝翁面以予言爲請予辭以觴書是旦必不得已須遲之歲月待翁八十方得如命轉頭十年壽期忽屆荒江病中來責前諾始翁與余相識在秦長史家予時年十三四翁年亦二十四五耳長身玉立言動不苟儼然一縉紳家之篤實君子也當是時吾谿上故衣冠數澤勝國之遺老猶在舊家之子弟如林或狷狂於詩酒或狠藉於科名富厚氣勢較翁爲盛翁居其間敦龐儉朴凡事親交友以及和鄉睦族一惟景貞公之遺教是訓是行若如世俗之見眞有願爲彼不願爲此者然風流雲散曾不數十年一輩衣冠彫謝且盡雖欲從遊處之所問其姓氏而不可得而翁則食先疇居故宇淸約寒素不失爲儒紳門第積年古稀至耄指之爲靈光碩果豈非天地之道惟恒則久而翁之所以致壽者固自有道耶且夫天道十年固一

小變之候也自予宦遊所經及歸來病後所聞十年之間多有不堪追述者矣即如文章一道或有我求於人而人不及應或有人求於我而我不及應彼此一失空爲抱腕不必十年之久也而翁則人事依然此身猶昨其辭愛予文也七十時如是八十時亦復如是是何其久而不變耶夫久而不變得壽之理則夫自七十以至八十爲然自八十以至九十自九十以至百年何獨不然耶初十年中翁中風余亦中風予年少於翁而病廢者七載而不愈翁則不踰時而脫體今且飲啖步履如故焉豈翁善養而予不善養耶抑翁性豪於酒予素不能飲故藥有效有不效耶要亦徵翁之得於天者獨厚而其壽爲無窮期也予言固質老病之言尤質故所言止此若夫事久則變蓄極而通又天地自然之運請遲十年更遲二十年壽考富貴康寧之言當必有進於是者矣昔景貞公以乙酉名解元起家進士爲吾邑先賢今稱觴之日適値發解之期知天運循環夫豈無兆云

張蘭佩詩稿序 乙酉

人不能詩其人不遠故古之大聖賢人未有不能詩者也其有大聖賢人而初不以詩見者特能之而不暇為與為之而世偶失傳耳非必其人之果不能為也其非必大聖賢人而亦往往以詩見者亦必其有志之士負豪傑博雅之才抱清新俊逸之質多幽憂感慨之思可以入於大聖賢人之路者也蓋詩之為道所以言志人有志則必有言有言則必有聲此天籟所發不可矯强者也否則人有志而不能有言吾

不知其所志何志直謂之無志可也人有言而不能有聲吾不知其所言何言直謂之不能言可也若是而猶號於衆曰吾亦人也雖其人亦不一等而統而名之曰俗俗則庸庸則近安見所謂風致品格之遠焉者乎自余執持此論衡量古今遠求之史籍之中十不失一二焉近求之朝野之間亦十不失一二焉即就寧波一郡之人物而論之六十年來所產較之從前為少然所稱為能詩家者尚有錢發公周茂三等四十餘人錢聖月李杲堂錢退山高旦中高道濟姜西銘張蓉幽王善孝王白民獻二茺朱君賞邵谷文孫明仲葉天樂范國雯張又陶周屺公陳介眉董巽子舒懺仲馮孟勉萬允誠丘紹衣錢稺廉徐璽三向功來萬貞一張梅先裘殷玉謝孝定張亢友陳莘學姜友棠周弘濟胡鹿亭謝孝德嚴鈐侯毛焕文宦遊歸里病中又從性兒交遊一輩得李寅伯范質夫一十餘人范稼軒張志呂董周池張德符柴上林陳山學陳摩蒼萬開遠謝漢倬為之喜不自勝以為此五十餘人者雖其年有修短遇有窮通資有敏鈍學有淺深識有廣狹器有大小而要皆有志之士所為遠於庸俗者流也乃未幾而又得吾張子蘭佩蘭佩本慈谿師橋沈氏少年美質而久以詩鳴於武林所著廻文及古今諸體杭陸

宿老皆稱道之不容口豈非言足以明志聲足以永言可以入於大聖賢人之路者乎一日以其詩稿屬性兒求序予未識蘭佩一面也然沈氏有陣師孝廉者與大父同受知於黃石齋先生之門癸中先生又與先君同年相好予與孝廉霏圃屢次公車而其子庶常元禮者又余及門周編修郁叔所取士也念師橋與寒邨相去百里而累世之交若此豈沈與鄭固有夙緣耶因喜而為之書且以寧波一郡又得一人焉為可賀也康熙乙酉九月

詩稿屬性兒求序予未識蘭佩一面也然沈氏有陣師孝廉者與大父同受知於黃石齋先生之門癸中先生又與先君同年相好予與孝廉霏圃屢次公車而其子庶常元禮者又余及門周編修郁叔所取士也念師橋與寏邨相去百里而累世之交若此豈沈與鄭固有夙緣耶因喜而爲之書且以寧波一郡又得一人焉爲可賀也康熙乙酉九月

鍾節母丘孺人七十壽序 乙酉

鄒邑東六峯之下鍾氏聚族而居有節母爲丘氏之女也年十八而嬪二十二而寡乙酉十月廿四日年躋七十矣諸親友與其子斌遊者咸謀慶賀介丘子宜槐屬予爲祝嘏之詞予因不識節母也問問宜槐而得其詳則知節母之壽誠不可無一言之述以爲世勸者蓋夫人之一生有幸有不幸或夫婦偕老或中途別去固其常也後世王教不明風俗日薄一有不幸視守節爲非常之事往往倚寡而驕有挾而求或傲慢同輩或蔑視鄰隣甚至有要其舅姑不可言盡者名雖云節而攷其行事問其設心恐雖失節之人反有所不能爲此無他平生於一己之所欲爲積爲鬱結發爲憤懣而致然而議者不察動卬以此垂芳烈而著茂名設再不幸則云天道無知報施之理何其謬也嗟乎亦未返思而得其故矣節母生稟幽閒貞靜之德長女於禮義廉恥之鄉其於所天之早見背也視從一爲分內之事其於所生之僅週歲也視立孤爲天性之常其於所得之田疇廬舍也視身

姑叔伯爲一家之人爲至公無私之舉惟是以勤儉治其家以義方訓其子孀居孤苦初無幾微見於言面也卒之產業日以增堂構日以隆諸孫林立而其子且欲以功名見於庠序以好行其德施於鄉里也日積月累誠中形外至使郡守孔有壺範母儀之獎廵道楊有柏操松齡之褒萬口一詞莫不信然今者古稀之壽賓客盈門兒孫遶膝捧觴具盒拜舞歡呼致足樂也夫天下事安其常則其禍不期而自至世之稱節婦者欲爲世之失節之婦告吾之爲節母述

者倂欲爲世之稱節婦者告也是亦烏得以無言乎雖然草澤之微言朝廷之大典所採而錄焉者也先是三十年前節母之母家有陳孺人焉守節至五十歲矣以同年艾軒之命屬予爲之未幾而建坊表宅之典貢於丘隘之門今三十年後節母年登七十又以其子宜槐之爲來求予言安知建坊表宅之典不又未幾而貢於鍾家山下乎孺人固丘婦節母實亦丘女也而節母之女孫又即孺人之孫婦異時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六峯之下遠近相望兩家子孫往來其間者羣指余言爲嚆矢則千秋佳話予實與有榮施矣因書以爲序

寒村生壙賦 有序　乙酉

歲次乙酉時屬三冬余年六十有九行將滿矣思古稀之忽屆痛宿疾之未瘳就使不材得全三十載亦如名駒過隙假令將傾易墜旦暮間奚啻殘燭經風死無葬地固識者之所傷徒不出鄉實老人之至願遂於寒村境內選得陸家橋頭易田一畝有奇封塋三丈而弱率筆預賦待石文銘愁裏閑賡病中快事也賦曰抱子之西大隱之東有寒村焉曰四明外而實四明中紫蟾右聳兮勾漏砂紅幻江左折兮暘氷

篆工浦鳴鶴兮潭畜白龍前峰萬叠可遍達乎九州兮後流千曲有扶桑浴日之可通寒村子姓鄭名風而號半人兮于此始亦于此終嗟弱質之多病兮塗萬轍而慟一窮雙親老而鮮兄弟兮致一技一藝之未暇專攻處既不追精微乎學問兮出又不追廣大夫事功徒三十年兮党庠社塾之憧憧再三十年兮北燕南粵之匆匆兮則一病而七年兮至手口不能以自供尚不知其眼光何日瞑兮雖耄耋期頤焉其又奚榮嗟乎哉生則已矣死亦無肩吾將老焉蒐裘速營陸橋西南且樹且封本無八卦何有九宮吉凶修短悉聽蒼穹其斯謂生前之壙永即爲歿後之塋

亂曰百歲光陰兮迅若飄風文心不死兮月皎江空日歸何處兮舍此安從千秋猶見兮隻臂風翁

息尙編叙

寒村先生自已卯抱疴以來半生之集既行于世矣亥秋冬又題其集爲息尙編嘗語余曰余自去夏病劇遂欲焚棄筆硯自分必死矣荏苒中秋未遑緣絶諸子惠然來臨唱和連日不覺見獵心喜既和煮荳之吟復作江亭之記自茲以還又積詩文得若干首不敢自附於立言第以志一息之尙存耳予盍爲我叙余惟千古詩文之傳莫不有氣存乎其間氣之所存凛凛欲生氣之不存奄奄欲絶六經以上無論已

左國遷固而降逦至唐宋元明諸大家皆此一氣自爲通復可攷而知也故人身以呼吸往來爲一息而詩文以今古流傳爲一息左國呼吸之于前而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從而助之遷固呼吸之于前而漢魏六朝諸作者從而助之韓柳歐蘇諸大家呼吸之于前而姚虞宋方歸唐諸子復從而助之百年以來南雷先生出而集其成可謂呼吸之一振矣先生爲入室弟子獨受斯文之屬而弘奬人材掐徠後學非從而助之者乎假令其迴翔仕路老而未退勞神于簿書分材于政事天意玉成使先生一病而不復出是天固特以先生之病留此詩文之一息則此一息也非先生一身之息而千古詩文之息也存此一息而幽者可以使之顯死者可以使之生暫者可以使之久凡天下變化流峙飛潛動植之類一經其吹嘘鼓動即刻劃而呈露則是先生之一息非天下之所當共寶乎且夫形之將敗精力先衰氣之將盡心思必薄今先生自去秋爲先溪之遊憑眺江山留連溪閣今年春暮渡錢塘泛西湖歸覽禹陵吼山之勝秋杪

復遊太白一年之中蹤跡及于數百里之內所至輙有肯作率皆半生集中所未有此固足以驗其精力之不衰而其所作之詩文又皆瑩徹堅光綿密周到絶無遊移滲漏之筆是先生半身之病適足以爲延年益算之一助而一息之尙存者且百年而未艾也行見遲之又久且更讀先生大椿之集矣丁亥小春朔日通家子張錫璁頓首拜叙

寒村息侚編目錄 丙戌八月廿六日起

半人鄭風

寒村息侚編 丙戌八月廿六日起

李寅伯張德符柴上林坐半生亭待煮荳熟賦詩見示次韻奉答

積雨連朝氣乍收朋來問疾近何由黃魚和栗投難報新荳逢樨客可留味正好如秋仲月烹偏遲似月斷秋杯盤草草形骸忘夜夜高吟傍小樓

沙港卅行示寅伯大音庵

自從沙港見清波一路秋光傍晚多烏桕青楓兩岸樹白毛紅掌數聲鵝已將舟進玻璃窟陡覺身遊水雲窟魚貫橋頭明月上大音風景更如何

屯山堰謁遺德廟限用杜少陵遺意二韻同胡鹿亭李寅伯張德符謝漢倬柴上林諸公

治水唐虞亟今來勢積輕公當臨縣日官只為民生廟古留松柏村荒儉橘橙（地產橘橙）許家橋餅脆猶自負虛名

四十三春日（不至此者四十三年矣）中天忽已斜龍眠仍舊石水注不廻沙公固當時杜人眞秋後花何如貢土偶新樣與年賒（居人多貢土偶）

七十初度

六十三時心已灰無端七度壽筵開客行昭代相逢禮身仗家常小僕擡俗駕知緣村舍烕新篇多自故人來梨園演出千金畢膀下齊王安在哉

十年謏語不相欺忽得詞家用意爲今古文章驚薄海風流吏治隱當時半生花石眞無賴左手圖書豈好奇極感張皇屏障裡獨憐一事少人知

七旬漫道古稀年風漢經來得未然一病早愁無事做三冬更恠少詩傳逃他不出膚窠臼因我生疑昔

聖賢其實從心何矩問梅花爛熳雪霜前

從前已恁非和是此後寧圖去與留病到吾身無主宰老於斯世得沉浮今宵家室看歌舞明日親朋待唱酬人事由來生不了未知更歷幾春秋

王念劬爲予寫照至再至三竟成三教圖戲題其上

一人扮作分三教其實原來只一人剖一爲三固是假合三爲一亦非眞

慘淡經營三副臉依稀髣髴半邊人廬山中外身何在自辨廬山面目眞

自題畫與謝漢倬

人用濕墨染我用乾筆擦雖然色蒼老終遜膩且滑左手實便宜我自行我法聽渠能妙家痛罵且笑煞

巳上丙戌

寅伯德符至大椿堂秉燭看梅限五歌韻

尋遊七日探梅多恁卻西園沼上坡有客尋芳殘愈急肯來秉燭夜相過飄零細雨斜風也冷落幽香瘦影何衰病主人同慨息可能對此不賡歌

寅伯德符與姪兒遊伏龍金仙歸復過大椿堂仍用五歌韻

無力從遊奈別何豈期梅在客重過兒將一卷詩相示我嘗名山志不磨李子登臨會意遠張生唱和入情多强年佳境如啖蔗荒落殘生敢放歌

或問近詩惟作七言律絕時有出韻者賦答

調聲穩貼唐詩好屬對艱難絕句便老朽欲吟隨興至何知漢魏六朝先

四字五言多至七騃龐長短恰天然短愁意思難舒

轉長恐聲音忒蔓延
痛啼癢笑本由天歇後齊音耳聽便但叶五方風土
話四聲沈約自何年

三月十四日同李寅伯范寛夫舟發半浦

折做寒村老朽松天光日影不關儂昨宵忽發西湖
興與子旋移半浦蹤獨櫓雙肩行頗壯三江九堰路
何重從茲吳越多名勝肯使溪山笑爾慵

禹陵口占

綠樹青山一廟紅重新恰也似王宮當今若不巡遊
及滿目斜陽照晚風
決排疏瀹是何功到底一坏黃土中窆石寧關明德
遠徒供笑語逐春風
阿夏聆隨大父遊重來甲子巳將週梅龍風雨僧繇
筆名字容從畫併求余乳名夏兒弟三人蓋取夏殷周之義又名梁字爲梅亦取禹廟傍梁之義欲其變化如龍也
九州八載分勤劬玉帛塗山會便徂幸我生無胼胝
事自然祠病在偏枯

南鎮喬松

屈曲山行三數里巍然豁眼有喬松翅張曬日天垂
鳳爪利拏雲地出龍輾轉東西南北坐松不一處不能遍閱僕擾坐椅轉騃四向思量風雨晦明從僧人不解留連意笑指門
前盡好峯

蘭亭口占

越王勾踐種蘭馨霸業烟銷孰與聽一自永和修禊
後至今人說有蘭亭
蘭亭蹤跡久無聞不出當年感慨云豈料偷墳溫賊
子賺人摹寫又紛紛
曲水流觴布置勤山池亭館更紛紜盛衰未卜今和
昔終恐千秋屬右軍
少長羣賢愧不如時光尙逼暮春初遊歌病裏成佳
話兩友肩隨子導輿兩友指寛夫寅伯

觀魚玉泉寺同范寛夫李寅伯王正路僧念如

及予元姪兒予性分韻

山門令賜號淸漣舊日羣呼寺玉泉水積一庭淸見
底魚推千尾濶無邊病遊儘足消沉痼老至方知定
夙緣扶病至此余年七十有一矣活潑空明何境似玻璃世界水

晶天

三月廿三日遊西湖靈隱三天竺夜宿旅亭上人淸逸軒中用壁頭畾師韻

遊湖似爲聽行在歷寺誰知聆梵音走六橋人朝市習坐三生石水雲心白衣殿後森奇樹淸逸軒前藹密陰故友相期曾未到可憐病廢話更深錢東盧張仲張曾訂予遊此而未果

廿四日龍井

六百年無淮海記尋常僧少辨才禪搏人魍魎危奇石逸地琴箏咽冷泉井在龍亡千載寺茶香笋嫩春春天病夫不鼓山南輿幾使名賢事索然

小食法相寺

肩輿出入要人扶小食叢林覺甚劬倚竹看松雖領畧升堂即席實枝梧先君姓氏僧雨記名士圖書俗筆汙壁有李長蘅書爲俗筆所汙昨日何堪今日憶定光眞相亦空呼

石屋志憾

飛來峯本似飛來却被楊璉鑿得呆初謂西湖緣熟

闕不知南嶽共塵埃無人題句空多壁盡佛鐫成疊作藍天下名山僧占半未能爲福只爲災

題虎跑泉

自到杭來想虎跑年衰力疾入山坳椀嘗泉水原無異碑借詩篇更可嘲碑上刻詩係東坡珍珠泉句名士始知標榜盛佳文只在品題消悠悠耳食都如此病駕回時謹繫匏時聞品題獻賦之士

王丹麓以賦得人生七十古來稀爲題索其詩言賦此塞意

人生七十古來希若我先生委是稀少壯錢多官不買衰貧酒少客仍歸情憐典籍爲身命生任田園有瘠肥自是武林仙禀異髟鬢雪白走如飛

人生七十古來希若我先生竟未稀卅載交遊疎世路一時唱和記天機三十年前曾爲丹麓題墻東草堂丹麓猶記不忘徵詩不醜半人病索米如克終日餓如此精神應久視年齊申伏定心違

丙戌冬季王念劬作三教圖爲照丁亥初夏武林工人又以世俗衣冠爲予捏像賦此見意

早歲儒冠誤此身隨更世俗未醫貧無生到底非全福不老先拋一半人泥揑紙描都屬影眼空手硬孰傳神古稀年有眞吾在弄鳥看花四季春

適有索題畫者漫書

作畫但貴有生氣氣在筆墨有無間風人左腕染不得楮墨滴毫留雲烟黃山頂上多竒勝奇莫奇於雲海天神龍見首不見尾恍如身立層崖巔古人作畫不留名今人作畫還作詩此紙縱有千年力天地長久無窮時風人圖說嫌重出況當雙臂何能支强所不能吾不佳佳否請君一讀之

新秋即事

曾無詩句歎天晴長夏幽居少不平一自風聲將雨氣遂令蛙吹雜蛩鳴人情傷老況多病世態欺貧愈厭生頗奈在邊單隻手偶拈筆又是非明

連日爲人作墓誌有感

一夏昏昏睡夢然秋來文債肯容眠半身久分離魂魄隻手還思畫地天僧俗總歸花放謝死生孰是賓中邊孰知陳亮何人也此意憑誰達九泉

午睡醒言

午前一夢醒亭東斗覺秋光逈不同各種紫薇開四面一株紅藕照當中輕風鶺鴒翱翔遠細雨蜩螗奏沸空竟忘此身曾老病讀書放學正兒童

甲申歲陳子政六旬補祝

亦有名公賢子弟頓從父執喚先生杖鄉尙守通家禮恭則精神壽老彭

我長於君幾八歲十年以長僅如兄君家羣紀交情在杖履相期百歲程

陳秉齋年踰六旬來索補祝畫松應之

吾年七十君畫竹君年六十吾畫松君竹已入湘南室吾松未隨行甫踪兩人聞名四十年相摯竟不覿音容一朝投贈俱片紙古人稱號俱以龍但願從此四十年雙龍無恙常相從

丁亥仲秋裘殷玉之配胡孺人年登六十屬書其軸

嫁得才郎又產麟年週花甲未全貧今朝碩果逢秋實明歲天香帶月新

太白雜咏用梨洲先生山居雜咏韻同李寅伯張德符柴上林及性兒

一由小白入太白中途微雨

肩輿扶病嶺邊過擬賦深秋太白歌隊入牧童樵叟矣心驚暮色雨聲何沉沉谷口疑籠幔磊磊峯頭似覆鍋猶喜玲瓏巖漸邇清關流響茂松多

二訪偉載上人留宿太鑑堂

禪無儒有不相勝老去都忘愛與憎我歲虞人羞號殺君期渭叟恥名庽車塵馬跡長安米（偉載曾同長安索米）頭

雪身風古刹鐙大鑑堂空同一覺無須七級上層眉

三登新建藏閣

登梯不離兩人車僮僕扶携婦女家放眼全窺諸嶺竹憑闌時啜半甌茶經聲響徹楓將赤香氣濃和蕙欲花何必盡翻三藏了巍然傑閣已羣誇

四歸來庵懷寒泉

懶將詩偈當耕耘東谷歸來絕見聞底事老人懷古蹟（東谷爲晉義興禪師古蹟谷名小天童）遂令新築擁荒墳晚雲夜出松篁鎖玉案秋生錦繡紋偏是寒泉翁不作空教社友讀銘文

五南山塔院有感

空山華屋與茆茨方外因緣在得時五十萬金應有道三千百衆不關詩（密雲創天童寺費五十萬其僧徒至三千衆）國將亡聽神相叻政已荒眞世莫持試取當年遺筆撥一村和尚未能辭（一作若遇聖朝談物力支殘架漏苦難辭）

六再宿晚雲樓即事

豈爲人多地莫容重來似戀耦耕農生時圖畫言終踐歿後文章氣可通酌茗相看雙半老挑燈欲賦隻

寒翁（粤東數人爲隻半我半人寒泉寒村予兩人別號也）流連不盡因知已能忘東門介紹功

題畫留東谷歸來庵

寒村曾許寒泉畫歿後三年始贈之或謂劍來人不見延陵季子亦何癡

阿育王寺用梨洲先生東林寺韻

天童擡得雙肩困阿育撑來獨櫓眠千載香燈猶續譜一時芋栗尚開筵碑文漫滮如頑石僧語酸辛似冷泉最恠山門松一樹放光舍利記前賢

或問天童勝處戲答

小白經過有太白愚僧妄說是天童地無缺處天偏窄山只廻時水莫容絕少登臨供墨客惟堪樵採伴耕農名茶香雪今安在凰下秋蘭味正濃

題石叟居

此石眞遺老諸花盡少年無窮山可樂別是一方天

寄壽仇學士七十

未信神僊術（涂杜信修煉予頗不然其說）古稀漸可明（涂杜今年七十予長一歲）不然吾病癈君正仕途亨

立冬前四日喜東門龍山漁山冒雨過石叟居用杜工部雨過蘇端韻

衰年病癈人勢無一點好不死固不能待死苦不早獨居一室中空煩僮僕掃微雨客叩門衣裳急顚倒李狂推詩豪久已鋟梨棗張柴更風流蘊藉見懷抱三人與吾兒論詩匪潦草茲續太白遊知必娛吾老雨微終須晴良會有天保夜來紅葉添明日文山道

雨坐大椿堂用壁間介愚韻

文山紅葉隔江橫咫尺胡為看不成秋老霜遲觀未改曉來雨急路如生無端禁足新添座相向愁眉久困城稍喜僧題留滿壁難安韻腳逼人清

環碧橋訪菊同諸子用梨洲先生郊外觀菊韻

十里爭芳興自濃寳山南畔碧橋東堪憐夏早秋霖後偏發疏籬矮屋中老眼可無分甲乙好花元不辨黃紅主人愛客能詩衆誇道今年我獨豐

同東門先歸適漁翁至用杜工部客至韻

勿聽廬山寺裏去衣從灌浦渡頭來不期而會聲眞訝相遇之踈抱更開主病追陪煩舊客齋清斟酌竟

餘醅兒還載得花三四賞待朋齊另舉杯

文山吊古隱先處士墓用少陵重題鄭氏東亭韻

先賢後式微一墓映斜暉世盡哆寒食人誰念布衣黃花翠竹隱朝粥韲鹽歸為誦生前句雙眉色自飛（古隱嘗題隱川居云東閒小戶先廬側北敞幽齋祖墓前一帶山橫如列障三條水滙恰成川疎栽翠竹窺田畝高種黃花映簡編天與太平民隱處朝韲暮粥自年年其安貧肥遯主今猶可想見）

又一首

文山何幸以文揚豈為文人魄所藏盛世名家賢子

弟古時隱士善農桑空懷正始追風雅未勝黃卷壓
析楊當日鶴鳴曾有和古隱子名梓字艮村善屬文亦不仕一坏今已
乏烝嘗

西江送秋用杜工部白沙渡韻

去從文山過墓古狀防岸來向晚橋回潮落鋒瀉漢
幻江一何邇來去日僅半詰朝冬欲立秋歸不容喚
葉落樹無紅風急雲白湧恭冷客衣薄無酒人情散
巉橋兩浦大浦横浦流唯許漁舟亂徒步各健歸肩輿獨
自欵

左手命指疼痛

病來左臂偏勞極故痛中間命指頭上帝公平仁且
愛七旬辛苦也應休

臘月朔日李寅伯招予入郡率筆賦答

左臂還添中指屈七旬又覺一年多老知世事原無
分亂駭吾生未易過欲往山林先益穴將之城郭倘
兵戈不如晴日荒江裏糊壁煨爐且嘯歌

生朝卽事二首

冬晴驟變雨世治忽防危天氣花遲放人情客漸衰
右肱折不用左指屈誰支夜雪紛紛下薰爐使僕持
可惜樓千總輕生亦將材奮身前赴去墮馬上聞來
諱盜如人疾愴醫實國災吾年七十止所見未堪哀

指痛行

折其右肱終不用猶將左手把筆弄詩文書謊偶一
爲或者無關輕與重詎知天譴不可逭左手命指忽
疼痛牽連衆指綑綑然幾與右肱同不動上天於我
太酷毒不死偏將死相恐飲食人生極容易無手不
會飧且褻衣服人生極便宜無手不救煖且凍卽如

今者盜賊與斗胆敢與官兵鬭持梃無具走不得亢
然七尺將誰從無可奈何只一死一死竟與賢愚共
何臂何指何左右眼耳鼻舌身意空蝸牛有角任觸
蠻終朝束袖醢雞甕我自不能人自能休息疾苦焉
脫輊上天之怒正乖僻全無憑準春來夢

江亭唱和記

丙戌六月二十日寒村子風疾大劇自分半生今且垂死倏忽中秋未遠緣絕二十五日秋雨新晴忽有叩門而呼者則東門李子韞山張子漁山柴子也黃然栗子問疾殊殷乃命兒子性廷之半生亭時庭桂盛開園蔬初熟倉猝之頃諸子不辭夜坐以待且戲拈一詩見示寒村子不覺次韻曰積雨連朝氣乍收朋來問疾近何由黃魚和栗投難報新韭逢梅客可留味正好如秋仲月烹偏遲似月虧秋盃盤草草形骸忘夜夜高吟傍小樓已而明日天大雨連日夜不休諸子與性兒約有廬山之遊不果欲歸又一步不可行於是環走壽寧書帶草二堂追維先世遺容手澤且登誥勅樓南望相與慨然太息者久之團欒度曲飲酒繙書或歎雨或吟桂或憐花厄或作禽言或寄懷同志篝燈累夜至九月朔天稍霽始各賦歸計所作詩共幾十幾首名之曰江亭唱和蓋夜夜高吟傷小樓甚愜余願誠一樂也獨惜余病足又新病眼筋力既不克追隨心思復不能酬和雖見獵心喜不

過如伏漉土室中揚旗鼓噪耳顧以嚴裝垂去之客而忽得此良朋盛餞之會其爲希有誠吾生所不容不記者矣雖然樂有由致莫可忘也當今官府有闆荒貿米之累草野有逃發破城之譁而慈谿之蠹吏奸胥設計重徵至不可解吾儕果何所恃而不恐猶且優悠數日爲此怡堂之燕雀哉遭逢盛世衆正盈朝是非清而法紀肅所不良也是用并記之以示每飯不忘之意

宗長在田叔祖八旬壽序

蓋自宗子之法廢而世家大族往往推宗長爲重此長幼尊卑所由叙不忘始祖之意也世俗以勢利相高不復以名分爲準於是富者恃其財貧者肆其刁宗長遂有有名無實之嘆而爲宗長者亦多自不愛重縱其所爲以取子孫姍笑自梁所見吾宗之長尚字行四人謙字行六人雖其閒賢愚不等而要之遭時多故或貧窘無聊或昏耄無知或受困於亂離或武斷於鄉曲湮微衰颯在身已不堪道遑問其後蓋

吾宗之運丁其衰卽吾宗之長從此俱式微矣天道貞元應時而興則唯在田翁爲最著焉翁吾徵君公之七世孫也世次本雍字行年七十餘有叔尚在寓處不歸或推爲宗長族論翕然歸之方其幼也惟知有父兄而已及其壯也力田務本之外漠然如無有也迨至老而長吾族也不敢以長凌幼不敢以尊壓卑居平言論所及口口以時和年豐爲樂以國泰民安爲幸以解忿息爭睦婣任卹爲慰議者或疑其無所建竪而不知翁特仰體 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意欲與一族之人共享太平無事之福其視一本之親猶耳目手足之同體而不可有藏怒宿怨之爲豈非深有得乎爲宗長之道者乎會明年正月初二日翁行年八十族中子弟將舉觴爲壽屬梁一言梁念翁步履康强視聽聰明兒得其婦女宜其壻有孫五人耕讀各稱其職田廬日增其舊曾玄日卽於新就今所歷已爲近世所罕何待余祝顧予宦歸遘疾翁不以老故屢問疾之禮時時過訪予創祠堂祀先用古禮翁勉行之無倦容予今年七十翁率族人爲壽

尊長之情如此卑幼何敢孑然乎吾聞翁晚年好堪輿日者之術星相巫卜往往多從之遊蓋無希榮競利之心也要不過憂盛危明之意耳翁與梁今俱老矣俱無能爲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皆俟兒孫輩聰明材力自能有之翁與梁但願從此二十年或三十年相與龎眉皓首含哺鼓腹以徐觀一族之盛或愚不自用或賤不自專或富而好禮或貴而愈謙長幼尊卑秩然油然如遊太和宇宙焉始祖有靈諒必許我也

閑閑閣詩稿序

鄞東門李寅伯爲人豪爽不羈遇事警敏有機畧其才本可以濟世乃年逾四十猶放浪山水間朝吟夕咏之餘時與其徒圍棋鬬牌而已至自題其閣曰閑閑余嘗歎而惜之然余所見鄞之士夥矣上者高語夫聖賢其次亦潛心於場屋方其志圖進取也惟日孜孜不知何事及其衰且歿也無論得者與不得者均之墮落於匆匆戚戚之中而無所自得乃寅伯自幼及壯獨能僻好作詩一日不可無終身以自樂至

自題其詩曰閑閑閣稿余未嘗不愛而重之一旦持稿問序且曰吾詩何如古人其有一二語可傳後世否嗟乎人之欲追古人而傳後世者何限區區七尺不生於天地之間則已生則自立德立功立言以至一技一蓺無不欲擅其長而成其名然多至一無所就者其中必有不能閑之處在也寅伯襟懷曠達舉凡天下早晚之所經營瘠衆之所謀慮皆不足以拄其心胸而一惟尋幽討勝訪道求賢以資其助而傳其趣宜乎就其詩讀之其有如古人處者甚多其有可傳於後世者亦不少其有不盡如古人而不必傳於後世者要自成其爲寅伯之詩不至若近時之不能閑者徒撫脊拾馥以取媚當途也雖然閑則閑矣慕古人即有一古人焉爲之矩則計後世即有一後世焉爲之顧忌摹倣之心存於内揣度之形見於外以云閑閑閑閑則未也吾今爲寅伯計莫若并古人後世而盡忘之譬若生於未有文字之前又若更無一人焉生於文字既有之後讀書取友平氣養神明悟而時發之務適吾情之曲折而止不必求同於古

人亦不必求異於古人幸而傳詩之幸也即不幸而不傳亦詩之不幸也於吾何與哉如是則極閑閑之致雖一若無意爲詩而詩家斷推爲鼻祖如陶元亮者不是過也嗟乎人生百年時過則已縱使名垂千載究竟與其人何益然即其名之所成要自其人成之斷不乞靈於前後之人固非獨詩學爲然也寅伯有濟世之才一旦風利而帆駛焉其可舍是閑閑爲把柁之地乎半人此語亦得恃爲長年三老也康熙丁亥元宵前五日寒邨半人鄭凧叙

雙雲堂集序

雙雲堂集吾友范筆山先生所作先生雅不欲以詩文擅長故所作不多即作亦不過應酬不得已故旋作旋棄間有發以已意感慨古今不平事者亦因年久遺忘守南劍時先生年已七十矣追錄所存僅得詩文如千首顏曰雙雲堂集將壽之梓而以從政不果歸里五年蹉跎未暇一旦辭世遲之三載而其子廷謨廷彥始承先志屬余較刻其孫從律好學知文深恐先生之言多所放失約吾兒性同事搜羅且以

充安堂近作附焉集既完共計詩文一十有二卷來求余序嗚呼先生固雅不欲以詩文擅長者也然古人謂觀人言語可以知其人之淺深故凡其外多狂怪怒張之習者其中必少質實典重之學其中有忠厚悱惻之意者其外必無怨尤澆慝之辭就先生而論其德行宜居賢良方正之科其聞見宜膺博學宏詞之選而乃遭時不偶僅僅以科舉時文顯斯固已極千古賢人不幸之遇矣即以科舉時文言之其蚤登朝宁而榮列華膴者所在都有先生則壯而旅食晚始得第然且玉堂一席之不容浮沉郎署困頓粗官功令所拘未嘗少攄其蘊一至今知與不知皆僅僅指為名會元而已斯又不幸中之不幸可爲喟然而長太息者也先生所作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而辭氣委婉怨而不怒所言皆典則有據不事鑿空駕誕蓋誠得乎南豐頴濱之神髓而別標溫厚和平之風致者是雖不欲以詩文擅長而生平所養之深所蘊蓄之匪淺實因詩文而見後之人而欲見先生者不得見先生之德業不可就言語而想見之乎其

爲可傳於世無疑也始南雷師講學甬上屈指可與斯文者五人先生與杲堂恰庭管村及余而已昊天不弔陳李云亡余中風半死而管村隨亦同病先生歸自延平巍然碩果也其和余半生亭詩有且學堯夫因不出任他眠食過年年之句蓋願其病未即死而余則日死後憂惟憑老友眼前病可告誰人是明明以終身之託屬之先生也豈意先生竟挾管村而先去乎未死半人斯文誰荷今日撿論遺編誠有泫然不能執筆者顧余與先生交垂四十餘年性情相

似遺際復同余集旣不得先生序矣先生集非余序之誰其序之乎因爲力疾言之不嫌質直如此其曰雙雲堂集者先生祖墓有紅雲白雲二山嘗取名堂今以名集者亦先生不忘其祖之意也康熙丁亥夏五月半人鄭風序

天童寺天嶽禪師塔銘

吾儒至陽明而一變釋氏至密雲而一變卽聖卽佛不得如何若何所謂變而彌上也奈之何狃於習聞者旣皆聾聵而不之信而輕信其說者其流之弊遂至人人言聖復生處處如來再出空疎轉爲機械鄙俚化爲險惡勢不盡爲無忌憚之小人不止毋乃變而彌下乎哉山謂陽明之後不失其傳者東廓念菴耳則是吾儒之變固有人焉以善變者消移默換於其際而後變者不失其正密雲之變其授受人莫之知然亦未始無牢籠之意故其時如龍溪心齋者固多如汝珮宗賢者不少求其如東廓念菴之於陽明蓋戞戞乎其難之不意再傳而後得一天嶽禪師師諱本晝字天嶽別號寒泉子楚黃蘄春人也俗姓蕭年十三隨父避亂匡廬山中從大林寺慧公落髮卽慨然有志於遠公永明二老之爲人嘗是時棒喝盛行承接源流者欲撫中下之資同歸於道不得不言教外別傳無關文字師顧有志讀書尤喜吟咏方其未得也參之開先寺雪嶠參之布水臺木陳已又參

之報恩寺玉林命根未斬張弓便打再參雪嶠於雲門參箬菴於夾山又參玉林於大雄而終參木陳於天台以得所皈依數十年間出沒詩禪之際箭瘢如粟或典書記或任綱維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而終不解何者是詩何者是禪及其既得也始而結茅光黃纔而終身牧石終焉而首住龍門再住白雲三住佛日四住龍泉五住平陽六住清流再住平陽終住天童數十年間守靜爲人遊戲盤礴於詩禪之際其道彌清其境彌雋而今而後乃知卽禪卽詩

而亦何詩之非禪卽詩卽禪而亦何禪之非詩　本朝自直木堂集一出藝苑不得不推爲詩僧之第一叢林亦寧得屈居於禪僧之第二乎謝康樂謂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甯師謂師從悟後發爲文詞涓拂塵蒙霑餘光假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奬則是密雲示寂以來於棒拳笑喝之餘又多一風流蘊藉之派決不至牛頭馬脯以搏源流矣師爲人高明渾厚與人交平易而跌蕩不問賢愚貴賤皆可與遊而獨於賢士大夫尤親厚　今上南巡慕師道行兩次俱有書儀之錫師賦詩一律仰答　聖恩而已七座道場惟平陽天童爲最久二寺爲其祖山故興造不避艱難然時懷退居之念睡香歸來所由設也生平勤于親師取友晚年尤樂於嘉與後進故法嗣爲多偉載鐵夫借山石庭青菴介愚諸子皆以能詩名然師嘗語人曰吾詩不足觀還是語錄差堪咀嚼耳是師之得手在詩不肯密雲諸老籬下又欲後之人各顯神通不寄師之籬下也其爲法門盛衰計者至深且遠矣余向無方外之交己卯病癈以來師兩次來

謁余瘋患口吃相視一笑而師輒脉詩見寄間嘗與李寅伯言先生號寒村而余號寒泉余嘗號半吾而先生今號半人豈兩人有夙緣耶抑何志同而道合耶還山以後日夕望余過從余以桑榆得此空谷跫音屢欲圖報而未果乃師竟以乙酉十一月廿六日索紙筆書辭世偈而去距生前辛酉三月十三日春秋八十有五塔全身於天童寺之東谷某月某日也丙戌之夏青菴介愚述師遺命來求銘塔余病未暇作也閱一年始克爲之銘銘曰

歸來之巷晚雲之樓孰爲師左麾而揮毫兮有寒村之半留師藏其處何短何修或以爲皎靈之遺蛻兮或以爲寒拾之故丘添花切玉之說徒紛紛兮一聽之百世與千秋丁亥七夕慈谿半人鄭楓撰

國子監學正覲山董君墓誌銘

嗚呼死生亦大矣人未有知之而預期之者佛氏之生前死後其有者固皆幻妄其無者亦屬將迎故大聖人於此止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說他若玉魚之下白塔宮之成騎都尉誥之授長白山主之命旌旗鶴雁之自空來導類多誣誕不可信乃有大聖人之所未能知而其人竟自以爲知之者六合實大可以與知之事固非大聖人所能盡知也夫可以與知之事而至爲聖人之所不知則夫聖人之有所不知其猶

得謂之及其至也乎將死生亦非大乎若甬上董君覲山者其灼然於死則斯亦奇矣君諱允雯字湘雲別號覲山漢微君孝子董諱黯之後也祖諱應遵好禮行德父諱德巍庠生封儒林郎又封文林郎母沈氏封孺人生四子君其長也君生於順治辛卯十二月十一日年十八即補郡學生二十一而拔貢二十六而除授上虞縣儒學訓導三十二而有國子監學正之陞以親在不赴家居者凡二十餘年中間嘗致書於其弟房縣令秀冀其速歸以爲終養老母計曰

吾不久人世恐不復相見也其送姪元祭之房有縱
然五五真難度且喜明年尚不妨之句已作短章寄
其弟曰駐顏無藥西歸好梅子黃時佛即心至康熙
乙酉歲年五十五矣五月初一日梅黃時節竟以疾
卒於正寢方是時君年未週甲一旦棄世太夫人在
堂悲痛殊甚舉家惶懼不知所爲有記其詩者舉以
相証始知死生有定君已預爲之期也太夫人亦爲
之節哀夫君初非有疾痛之症也又非有夢魂之兆
與術數之奇中也而先見之明至知聖人之所未知

豈其有所自來亦有所自去耶吾誠不解其何故矣
君素爲富家子弟而性好質朴惡浮華樂於恬靜不
耐煩苦於凡榮利聲名泊如也故交遊應酬爲少外
艱之丁居喪盡禮昆季姊妹之分析推讓居多睦婣
任卹惟恐不至家計漸至貧乏惟以飯蔬飲水訓其
子若婦而已娶費氏淄川知縣費諱褘祉之女生子
三元聰益庠生元智女一壻仇某庠生繼娶徐氏鄒
邑庠生徐錫鍈之女旋卒庶出女三俱幼丙戌三月
十四日葬於邵東豐樂鄉力社之原丁亥夏其孤元

智余女壻也捧元聰所爲行狀來請銘念余生四女
自惟無狀百無益於其家東坡云惟文字庶幾不與
草木同腐故於范筆山之雙雲堂集丘文軒之芝源
適意草周邁園之皐懷內外集決意序之不辭固陋
今因君之詩而得讀所爲觀山書院草也向疑其不
作詩者今而後知其留心風雅之林已非一日而顧
肯吝此一言乎況如君者固古所稱寡過之士實應
銘法者乎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人壽百年或贏或縮等之一死有何不足君實先知

不從所欲太母聞之於焉止哭生盡其歡徵君爲殤
死釋其悲君亦瞑目千古孝子實維董族康熙丁亥
秋七月望前慈谿年人鄭風譔

文學王君忝堂墓誌銘

康熙四十有六年歲次丁亥六月十一日王君忝堂以疾卒於家其孤錫仁奉其柩權厝西園預爲行狀將以其年月日卜葬臨期納銘於壙中慮鄭風老且病急來屬筆風惟君之高祖實風高祖之外祖余年長於君三歲口口聲聲未嘗敢不以叔祖事君而君却不以尊行自處飲酒論文迭爲賓主如平交盡自髫齡迄今六十年如一日也平居期許相同臨事議論脗合舉凡人情世態之炎凉交遊聲氣之誠僞辨

受報施之是否料之而中斟酌之而寧厚者亦六十年如一日也風雖半廢銘之莫風爲宜按狀君姓王氏諱之坪字易庵又字近思晚年更號忝堂世居鄞西之假山六世祖珝成化辛丑進士由御史出守長沙高祖金嘉靖戊子舉人雲南劍川州守即風高祖之外祖也曾祖大濩高淳縣尉祖國模邑庠生父鴻業邑庠生封文林郎事詳風所爲千秋先生傳中母陳氏贈孺人生子三長之坊泰安知縣季之圻國學生君其仲也君生而穎異年十五便爲塾師十八補

邑諸生方是時君諸伯父俱在俱以文學稱長者諸兄若我龍令使雉魏文客上席左春石南俱以名士爲庠序中眉目而君以年少踵塵而起新發於硎一時彬彬濟濟視拾科第猶探囊取也事有不可知塲屋蹭蹬三年倏忽諸老成相繼淪亡惟左春孝廉石南明經而君竟以諸生老矣身經得失家歷盛衰苟非木石能無動念乎而君則曰是烏庸戚戚爲也塲屋之外尚大有事進既不能爲朝廷天下用矣退復不能爲家庭宗黨有乎於是決意授徒爲終身餬口

之計近之鄉里遠之省會又遠之而語溪淮上西至秦雍北至燕趙所至人文丕變士林翕服弟子不下數百餘人所積修脯倍常所入俯仰之餘漸被三黨母病參藥父老旨甘時常佐兄所不逮弟苦鰥居合爨以食先世之遠不及祭享者羣從之貧不能婚葬者親戚姻黨之困苦不謀朝夕者率皆准情以推量力而給立法以垂可久則是舉當今富家之所不欲爲賢士大夫之所欲爲而力不能爲者一教書先生沛然爲之而無不足以視夫宦成貲積口日言貧者

相去何啻萬萬哉嗚呼以君之志與其才使誠進爲
朝廷天下用其所設施當必更有可觀而僅抱此區
區者以歿是深可爲世道悼惜者也初南雷黄先生
講學甬上甬之上有陽尊而陰背者有始信而終攜
者要皆不知學爲何事特借尊信以博名高耳君以
誠服在門墻其時不過旅進旅退之一輩也然及先
生之歿向之朽木青黄者今則田何糞土矣而君則
尊信力行而不倦於其子孫尚有愛屋及烏之感擬
諸聖門殆西河之流亞歟然則君之篤行雖其天資

誠實乎不可謂非學問之力所成就也君生於崇禎
庚辰四月二十二日迄今卒時春秋六十有八矣娶
祝氏庠生祝天游女有婦德子四錫仁監生錫義錫
忠先君四年卒錫信女二林某戴某其婿也孫男五
女二君爲人節儉慈良與人交善體人情量時勢人
莫不愛之然持論正出言太直又性頗善飲酒後有
不平事輒指斥中人要害以此人又莫不畏之一時
議者未免以君爲過刻而不知有愛有畏正篤行君
子是非過明所爲異於鄉愿者流也萬公擇評王文

三性命精微之學少躬行實踐之事多其正身以率
學者吾黨所當師法也萬季野曰文三在黄門文釆
爲少問學亦不多然一種嚴氣正性起人敬畏陳介
眉嘗語余曰朋友中有使人樂於爲善者有使人嚴
憚不敢爲非者吾於西郊得二人焉張旦復如春風
冬日王文三如夏電秋霜兩者似異而實同范國雯
歸自延平往往太息謂自葵獻云亡故交零落隣近
左右無開口處所幸者畏友文三無恙言行如前差
强人意耳其爲朋友所推重如此文三者君幼時名

之增先君嘗字之爲文三云銘曰
君子哉有三樂仰不愧俯不怍其二者天籠絡君實
脩靡缺畧王天下談笑卻魂魄安山靈若千萬年永
如昨康熙丁亥中元下浣寒村半人鄭風謹撰

丘母陳太夫人七十壽序

往艾軒先生當避亂時挈家來寒村余嘗見其夫婦相愛亦復相敬如賓竊笑俗諺所謂柴米夫妻之說殊不其然因慨然慕艾軒雖未遇在人倫內得此一樂自是士林僅事方是時固已欽仰太夫人之淑德不淺已而艾軒屢困公車小試義烏鉅野諸邑所歷賔癸隆殺婚嫁有無之處甚夥而太夫人曾無間色與言一以奉命唯謹爲事不幸艾軒棄世躃踊哭泣之外懸一像於牀側朝香暮燭有事必告雖飯一盂

若一盂亦必先奉而後敢嘗歲時伏臘囑其子婦供養如另在時蓋歷十年有餘而終如一日也嗟乎天下之夫容其婦者多矣寧有婦 夫如太夫人者哉夫內德何德要不過以無違夫子爲德一不敬而其餘俱不足觀一敬而舉凡所爲三從四德與夫事上接下承先啓後諸事無往不得其宜可知矣且夫人相與之情暫則敬久則不敬親之於子也見其少而不見其老子之於親也知其老而不知其少故慈孝尙多若夫婦之際年相若也情相狎也相若則厭數生相狎則嫌怨起倡隨之雅蓋難言之而太夫人顧乃始終一敬如此謂非明於坤順之道貞於恒德之義者而能然哉蓋吾於是而愈嘆艾軒當日之齊家誠不知操何道而臻此也丙戌丁亥之際余扶病兩至其家竭誠請謁而太夫人俱以老疾辭因念甲寅之歲舟往梅湖便道經過艾軒歡然出迎太夫人營酒肴相飲食呼兒女相拜跪留宿經宵猶如昨日今幾何年耳九原之靈不知何在而太夫人與余亦復以病不能相見爲之喟然太息者久之其子豊緯

進曰今年十一月吾母年已七十矣無以爲壽請賜一言可乎余謂坤之道順應地無疆恒之義久天下化成太夫人之德卽卜太夫人之壽可也諸公子俯亦順以承天而久於其道焉丘氏之盛卽艾軒先生復起亦指日事矣太夫人顧而樂之孫曾遶膝長至稱觴其能以老疾辭乎丁亥十月序

耕石老人詩序

老子曰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盖言道非祖孫父子兄弟之所得與也詩之爲道何獨不然然而詩實有種苟有其種則五穀在土逢時必發苟非其種則執根莠而責之曰爾何不五穀爲彼必不受故有同一王公大人者儒宿學而絕無感時咏物之情同一布衣韋帶征夫怨婦而饒有吟風弄月之致其種固異也種之異者人生祖孫父子兄弟一氣相嬗形此氣性亦此氣是故有其種者善耕耘而收斂之則苗者可秀秀者可實而即以廣衍其種於無窮若鄞戒庵翁之詩是已翁姓李名文純字戒庵別號耕石老人跡其一生固惟知有詩者也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其言里中世家之詩種甚詳首推楊氏次推張氏而其次即及李氏盖言長清櫟軒棟塘而後三百年子孫詩種相傳不絕也然得志若六峯茂嶼諸先生類皆遭時明盛唱和實多而不得志若子敏子年諸君亦復才名藉

世酬應不少故其種花繁實茂獨翁生也晚又值詩道晦冥之時宜乎種絕顧當日不揣寒餓生死韻語唱予和誰題目都無八十載積篇至萬苟非性情中實有此種而能然乎卒後數十年其孫滄久修仁二協俱能詩懷其祖德思刻而傳之因杲堂之子寅伯同予學詩介之求序予按翁之書其瓢貯稿也曰數十年慘淡經營妄希一二可傳至若三都紙貴是所望於玄晏是求序固翁意求序於非玄晏之人非翁意也予何人斯也乎且天下事人知之不若自知之爲深人言之不如自言之爲切翁之序耕石近業也一則曰古木蔓草定當知我客集青蠅猶嫌其鬧二則曰衰年貧病人莫我交亦不交人集中往還投贈百無一二三則曰寧刻毋膚寧織毋庸星血濡縷浮躍紙上固當左拍郊肩右把島袖四則曰景物無窮惟當取適於妙安能以我心神贈人怡悅五則曰家貧資乏麤糲老體具鮮濟勝故家山戸牖望同五嶽市壓村陌安所發其性情耶六則曰性不喜作七言亦不善作集中只五言律若干首孤仄峭削或有微

瑜此其知深言切縱使玄晏復生恐不能易矣予言又何爲者哉無已則爲序其詩種之相傳三百年以至國仁而未絶其爲李氏一門之文采風流不獨弁冕甬上而已也方今世當右文詩學遍輿宇內澹久已矣寅伯與修仁兄弟應運而生其爲詩之勤甲於一郡行見詩種之熟歷年三百自翁及杲堂而大有年者至寅伯與修仁兄弟而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矣是豈不足廣衍於其種於無窮爲翁稱慶也乎彼百世小人胸中只有血肉絶無風雅之

一種一旦得志輒欲借古人以談詩是猶執糠粃而求其生植奚特稂莠哉吾見其非祖孫父子兄弟之所得與翁與老子且將同譏而共笑之也康熙丁亥長至前七日

藏書 書族

寒村息尚編卷二目錄

息尚編卷二

民族村藏書

正月十三日立春

昨晩陰雲疑朔雪今晨晴日㶞南風一枝蘭蕊先含馥數朶梅花欲放紅正喜春華從此發那堪衰病刷其中戒嚴城市元宵䏻閉戸家家似廢翁

二月初七日自郡還家

避亂還家家若何亂歸烏有病逢魔不妨腔子魂猶延爭奈骸存鬼佔多匝月春光將過眼滿園花信漸飄柯怔呼新到青衣者扶著巡簷脚屢蹉

題僧帽雪所藏八大山人雪个画册

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學画不于画決非画工倫何物雪个晩覷破帽雪見之寶如珍兩雪交映一片雪長空萬里無纖塵嗚呼隔世相知有若此技絶何膂不入神

書李寅伯寄軒題後

吾本不能書斯軒名曰寄諸凡無不可須識主人意

連宿寄軒同寅伯孝山有斯志呂德待鹿亭行

若上林限韻

右手廢及左㔫敢曰半生歸期日以促別友難爲情東門春秋富努力好經營顧乃太早計寄軒屬草行吾晩得此友意氣常相傾軒成五閱月招余出柴荆集客洋毬裏蜜荳香百莖三張暨一柴嘯呼欣同聲張胡酬詩宿行若亦豪英走觀䏻華劇笑宜斷葷腥世上五相食本無究可鳴人生直寄耳大地沉巳乎

寄軒索聯任採二句

一場春夢隨無有於我浮雲任去來颪動旛揺誰註定雪泥鴻爪亦謎猜

暑日花間坐𥆧

紅白爭榮千葉槿盆池紛出各栽荷自嗟瘋後行吟少不覺稀年坐𥆧多今古巳忘傷弔處壯衰無復悔尤何紫薇正爛芭蕉暗晴雨風雷聽著他

非關少壯情堪忘正是衰頽景乍𨳝快意故如春做夢傷心亦只味經喉一生兒女都行路千載詩文實贅肬轉念雙親山下過可憐無計得賡詶

寫画偶題

右手瘓來左漸癱廢人筆墨已無干閒將兩指供兒

戲山邑從教合遠觀

山須墨染我乾擦雲自天橫我地發半人兩指無如何學得一般偷懶法

題僧旅亭小影上

白衣殿後森奇樹清逸軒前靄密陰不見主人將二載披圖猶似話更深

聖湖坐久三生石龍井魂銷一片雲東道若還茶筍缺病夫只好耳邊聞

立冬日李寅伯柴上林過問足疾且訂石林雪竇之期依韻奉答

冬來脚氣苦熏蒸下榻還將欲上陵無藥醫眞薪盡火有朋來似暑逢冰石林路僻須人到雪竇峰高待我登發願此生今已矣跏趺一室抵爲僧

同東門漁山過赭山清果寺次東門原韻

兩日冬今三日秋一般紅葉燦明眸出門姑轉西江嘴入寺還從王井頭僧舊有緣齋後供坪高無力望中收（寺勝在坪病不能上）與君話到生初事（是日爲東門生朝）五十年前此唱酬（戊戌歲袁節之陳玉文馮天一王正中馮武水及同族弘業欽甫諸君結社寺中）

半生亭夜酌同李寅伯柴上林限韻

廢人天所棄是客來都可而况能詩友風流肩各荷東門盛僕從出遊候糧裹載與漁山俱太少峰雙朶秋冬紅葉爛江流縱遠柁念此村居寂朅來半生坐唱和不值兒追陪尚餘我四十八年前弧設東門左个頭一轉耳相邀到清果乘時固自佳偷閑計亦頗歸來室人謫酒饌少停妥余謂但適情如物隨風墮三人共觴酌一嗽而兩跛忘病遂移時笑談跋燭火

張德符偕兒有斯過訪用半生亭夜酌韻見示即次原韻奉答

通家賢子弟於我常多可維張氏德符人文深足荷其識若秤稱其量若包裹從容發微言名花舒另朶柴李覇吟壇篇幅眞得柁立冬後一日半生缺一坐三人庶見众克數濫及我臂我有癡人弄筆窘用左閱七月始來不及悵焉果云我與我兄叶韻關奇頗排奡硬語盤橫空自貼妥筆勢雲飛揚字落雨點墮晨起亟賦歸不顧主病跛出門望後塵柏葉紅於火

書亦請上人扇

吾慚非昌黎何幸見無本老來有奇逢不愁日將晩

舟發南關至北渡與李東門會

雪山幾載約分路各從舟僧咏常依日吾眠且縮頭
南關背郭走北渡順潮流薄暮須朋至狂風黑乍收

墜石陸行至溪口

石墜乘舟淺霜濃上艑安長橋不杯酌大埠少盤餐
柏白人登樹溪乾豕臥灘連阡蘆菔嫩到寓買偏難

宿溪口雪竇下院

寺泼尚廿里別院若招邀客到休雙足僧過挂一瓢

水春能自急村市不妨嚮登涉明朝興衝寒宿此宵

資聖寺訪密林和尚

千盤萬屈幾周遭只爲精藍寶乳勞青瑣亭開雙水
合含珠林小四山高和公播弄唯聞怪石老神通在
藪逃（謂發雲法幢退安諸公）爲詰住僧天近處登時欲問首容
搔

登妙高峰　葫蘆格

老人病廢已空空一上臺時若御風山盡培塿堆腳
下雲如湖海滃胸中怪他異事傳馴虎笑卻名僧認
差龍（知和在此伏虎石奇於此造塔）豈似狂飈吹我至抵登泰華最
高峰

是日留宿峰上

山行山宿病艱難獨妙高峰睡頗安妙處幾忘千嶂
險高時差覺一身寒不分僧俗均能賦（時僧亦諧李東門及姓兒俱留宿峯上徹夜吟詩）就是輿臺也樂觀大地平沉終有日夜
來魂夢總欣歡

千丈巖觀瀑布限韻

妙高恣遠眺曾未臨深谷側聞千丈巖窅如星裏屋

登崖一望之異書初借讀幽沉不見底峭削眞或獨
對峙固堂堂零觀更蔽蔽雅鷹下翱翔羊牛上觳觫
大雪寒不嚴空中風自族戲投石拋枝飛騰驚童僕
不知此故奇奇觀尤在瀑或似石流涎否亦山瀉腹
當其直下時晶瑩悶攸伏迫至礙石激噴散時羸縮
珍珠灑驪頷霰雪降滕六最下垂天紳無路得追逐
五彩日陸離雷聲耳爛熟余足本濟勝幼時不善蓄
老廢尚貪遊眞行尸走肉但逢觀止矣豈暇論寒燠
雪竇此爲奇寄語凡有目人生須暢觀何事苦辟穀

上雪竇奉慈寺

昨夜妙高曾眺嶺今朝千丈又臨流原來名勝多如此下竇還錚上竇遊

一重山過一重來嶺竹溪田看幾回直到上方高盡處鎖雲亭寂水邊開

禪家亦自重源流師父生朝飲未休我到適逢羹飯熟餕餘飽享幾時酬

鋤地耕田不出門春時花果若桃源憐余手脚都無用百里扛來嬰裏魂

十一間夜宿

天開圖畫閣今荒十一間推最上方野蔌山肴隨客帶朝遊暮咏任兒忙眠時漆室吽鼯鼠寤後冰罏怨虎倀休道欢生渾未了鐘聲撞破滿林霜

寺中獨坐書懷仍限韻

人生有在亡世界變陵谷吾學問無頭散錢盈一屋適意不乘時徒終身誦讀垂老一中風可哀甚煢獨茲來資聖遊廿山肴野蔌藿霍宰猪羊豈不忍觳觫方內外自殊吾今合一族昨日千丈巖肩輿扶伎僕捨身一暢觀老眼豁于瀑已爲奉慈行午餐飽一腹不知徑仄險旁有玉龍伏昔洞今有亭中峰筆伸縮密林謂茲遊十未得其六因憶三隱潭兒輩競相逐僧孱石偏巉李跛路空熟蛇蟲迹已遁豺虎威方蓄故當念聲氣豈不顧骨肉三行而一止勞逸殊凉燠翹首香爐峰不見薦雙目但從此愼旃即教爾式穀

雪瓢

此寺中興日師通先結茆名因地號雪規創屋成瓢天下衣冠衆人間涕淚消不圖週甲子寂寂遂寥寥

鎖雲亭聯句

鎖雲雲不住止水水偏流密林直到巖千丈雲封水轉頭半人

遊上隱潭用寅伯諸子下隱潭韻

三人晚歸笑且憾云未領略上中潭凌晨幞被出山去余謂山遊胡止南不如肩輿從北走一路高低多烟嵐暫留半日到上隱取次中隱恣幽探急呼僕夫足西向誘以酒飲飲且酬須臾上隱高岡陟輿不能下因坐參山豁大口含萬仞中懸一鼻飲似貪龍與

雷怒大地動聲瀑不見中懷慚孝子怯坐牲兒下遠
竆中隳及亦諳禍地故應入地穴望吾天上吾亦甘

觀瀑有感

裂石穿雲淸自幽人難見處儘堪留不知何苦辭山
去流到江河變濁流
幾路離山百計求危時險處不回頭始知大地無淸
物底怪人間盡下流
山石彎環欵曲留有時一放不能收世間欲認長生
訣此水還應得上流

三隱爭奇在石頭險時怒起易時柔人生萬事都如
此此去隨波合順流

東阿谷用壁上立菴韻

東阿谷口裏倚竹敞禪扉題曰藏眞處盈山盡翠微

憶中下二隱潭仍用上隱潭韻

一手足思遊三隱臨去鼓與抵上潭中隱里許不能
往何況下隱隔山南天生一人隨所之胡不我許親
雲嵐言念欲半生亦半借與人力好竆探石巉徑仄
扛不得如酒不飲飲不酣上隱既到潭上坐山開水
響當前叅一身未曾入地去仰視飛瀑姑勿貪下隱
極勝中稍遜老廢半途澂足憇同遊三人兩身歷其
一十六年前請蓬萊風颿引之去我實無緣胡不甘

出資聖寺

吾儒偶爾遊禪寺一了宗成不了宗兩寶未能窺半
乳三潭無暇覓雙龍略觀大意眞褒景忘署微名自
病蹤莫悔寶山空手去千秋人各善形容

御書亭偶題

御書隨處有不識是何宗考古知仁理名山萬世蹤

歸舟發大阜口拈

明州福地稱奇勝佳境多如雪竇稀恰好冬晴三四
日福舟仍載半人歸
同來四子同歸去此意同乎或異乎千丈妙高攜得
否三潭兩竇帶來無

舟次鄞郊寅伯先歸

遊與憑君發歸心先我忙身親候禁鑰僕代束嚴裝
得意僧寧別同心友不妨應緣雪竇句韻脚敢彷徨

長至日雨

雪竇歸來一十天冬晴細雨忽綿綿偷閒日短方長至伴寂僧清又妙年初綻盆梅黃似蠟新抽庭桂白如鈿園蔬畦麥靑靑轉春月春風在眼前

連朝陰雨

日過一日此餘生陰雨連朝若夜行作詩左肱逃曲直觀書老眼失聰明喧傳郵報愁還喜競起訛言懼且驚憂國憂民兼自為風吹雲散及時晴

康熙戊子六月五日吾婦王氏宮蘭年七十矣天暑辭祝八月中秋姜友棠忽賦詩投贈數月以來陳同亮謝恕齋裘橫山李東門李東蘺張鹽山謝北濵董南田柴漁山陳南皋萬西郭陳西阜錢近村范希薛李孟兼諸子介悬㮣從二上人遂先後次韻至十二月五日余生朝也燕集奉酬仍依原韻

言德容功昔未見窮愁勞苦或相欽何煩老友通家誼爲寫承姑撫媳心鳳誥龍章遲暮得賜春白雪感恢深此恩閫閣無由報僧俗流傳後視今手腳風來無處可衾裯借老欲何之封胡及女原當

事須婦先夫又一時病鬼祝猶齊壽考廢人活似再生兒水仙正茁寒梅放歲與諸公滿泛卮

筆墨應酬圖自題

五十清書學不能六旬漢字折其肱只今左臂留雙指紙背人誇透幾層

十二畫自發公師北派南宗遍學之到底規摹終局促懸蛙撒手半風時

不記商周三百篇宋唐晉漢定誰先老來祇發隨時興譬若生當邃古前

吾文人道有師傳其實家書店簿然一死雖來無鬼點字字隻手也成篇

題梅花書屋圖為范子某

筆山門下茂修君年少英才善屬文不見於今逾一世梅花書屋長奇芬

作詩偶占

莾蒼老老松三樹隱隱逃逃霧一天左臂若非雙指活幾乎坐失此山川　已上戊子

與篆印張玠巷

此事吾儕妄弄刀未能識字悔虛勞廿年前過將疑
闕一藝中推拔見高道學詩文人肉莽商周秦漢孰
褒譏如者精博真堪玩寄托何妨有所逃

夏至懷東門

自春徂夏龍惰查至日纔吟差不差老病無心思結
果文章如意懶成家窘當儘盡聊嘗肉寂到賓稀只
看花安得匡廬行脚者歸來有句向人誇

夏至夜不寐

夏至寢無寐居然嫌夜長雞新啼未響僕舊睡偏忙
反側因風碍憂愁值雨忘（時農方望雨）生涯只如此底事
費思量

種瓜不獨園即事

半生亭上日看花不獨園中近種瓜晝畏天炎長抱
領晴嫌草竊晚梳爬就中便了終朝案餘外寧求萬
古誇懶惰奴才偏解事却憐病作（音佐）老當家

半生亭夜合花開口拈四絕

傀樣陰陰柳樣柔宵花細巧揷盆頭最憐夜合長開
處翠袖迎風故逞姿

少日評花香作主老來定品艷為奇亦香亦艷偏多
致風起初高欲息時
捷於飛燕凌風舞痴比楊妃醉酒歌不道老人遭病
廢亭東長日侍嬌娥
歸天枝細西河柳映地花開紅白荷各種紫薇兼夜
合半生樂事此為多

久無客至六月初旬石林介愚見過翌日五磊
公綬至又翌日育王秋遠復至

客斷窮郵非為暑併過連日未曾清天行物化何嘗
昧毫末丘山似或明露辨建蘭紅藕氣風分夜合紫
薇聲豈如紗帳藤牀裏因病高眠度此生

瓜棚獨坐月下感懷

半入學圃愛陰涼結得棚成等帳房帶荳紫先扁荳
紫絲瓜黃勝飯瓜黃一闌富貴今如昨百歲榮華似
可常此月圓來更幾缺那能是處不風霜

老來

老來百慮應收拾事迫千愁正合并無可奈何身半
死未嘗得已眼雙明看花久慣開和謝玩月多忘缺

與盈朔復一朝夕復夕萬年億載孰虧成

未了

一旦身風百不成看花聊爾度餘生四時受用香和艷千載流傳逸更清此亦人前門面語非眞屋裏切膚情從來堯舜其猶病底怪人間未了名

病夜自述

不曉今從何處去須尋昔自箇中來去來本是非常所今昔安能一定猜病到乾坤南北混身無骨肉鬼神哀兕誰忽得推敲何綠木紅蓮照舊開

六月十六日雨

夏至以來愁不雨雨來憂喜一塒幷雷霆迅爲天睛劇瘟疫多因夜冷生盆盎蕙蘭衝潲壞池塘菡萏受風傾老年餓死何曾畏內外諸孫餽得成

病閒

本病如常客病衰暫閑猶得暫吟詩心知纏權朝槃候身學宵槐夜合時憚暑忌涼衣屢換嗔饑畏飽飯無期登輿欲去從何去長恨童奴不刻隨

東門歸自匡廬和夏至日原韻見示仍用原韻

示意

君往匡廬仔細查我眠鵝浦一無差壯遊耳目應經遠老病神情合在家行住何分江上艇閑忙總屬鏡中花不然作何人能此寧待歸來始得誇

李東門萬西郭同性兒賦得大椿堂夜坐紅蓮池上余以病不得與和韻

大椿池上不相從一味紅香爲客供香以更深眞到底紅因秋近欲登峰廬山詩與應重發蛟海朋情恰再逢病我無緣偏早臥隔墻談笑意徒濃

半人左筆集古二章章四句

折其右肱半塗而廢左之左之吾弗能已

終不可用功必倍之宛然左辟無不宜之

柴門晚眺

柴門久矣草連空秋熱驅人趁晚風鷺返江村千點白鴉翻夕照一天紅眼前光景還如昨頭上鬚眉已是翁滿野歸農無舊識悵然回去只雙僮

寫字與索書者口拈四絕

人都要我書我邨塗幾字鼓瑟上齊門老少時不値

筆敗壘似泥粉硏左隻手姿媚華亭福吾老甘拙醜作畫與作字大都以人重吾今非其人彼此總何用畫原雅俗分字豈無工拙其實雪鴻然爪跡隨雪滅

論詩示意

落想須從第一流今今古古尚多儔集成鬬草孩誇富別出拈花釋咲休感物神明居象外觸機語句露源頭若知隻字不生案風雅何妨浪漫遊

九月初五日病中周邁園見訪

黃木樨兼白木樨候風終歲自廳西如何九月晴光裏供客天香竟莫題

聖朝歸去一刑垣自入門來懶出門不是故人將物化肯輕乘轎下江邨

瓣香久許在寒邨出仕歸來別立門畢竟我消君似長定窺風雅失根源邁園近不作詩

同學同官豈少儔風流雲散老俱休只今死別相憐者出有胡君處有周問疾者仕途中邁園鹿亭而已

九月十六夜東窗對月有作

病中生病除非死半月忘餐活轉來一手不堪三指直雙聽時有百花開猶思李子蘭方茂李寅伯約看秋蘭因病不果因念閒翁菊枉栽閒德介約看菊時方臥病在床蠟火鄞西今夜開東窗對月獨徘徊

颶風吹倒窗前橡四十多時手所栽樹蔭相依傷易盡月光有路覺弘開栖遲兩世興亡淚東窗爲先祖父讀書處困頓孤踪病廢才未肯廣寒曾鑒否能教辛外不心灰姪兒年近五旬意忽進取辛外下科鄉舉期也

連宵復病

一驚孫醉醒何日二駭僕傷破受風兒子行兇惶急態老人坐鎭矯情翁豈知關膈中多碍遂使眠餐氣未適究竟孫醒僕破好連宵復病笑成空

十月朔日答張德符問疾原韻

問疾人多似探春重來君獨句清新先教病痊應生死後按醫方認贋真去亦何難悲痛楚留今且住賢精神宜尼豈不斯文愛七十三年也歿身宣尼年止七十有三余遂當是年

出門書見

木樨杜若落東隐兩月醫來倦吹厖小愈出門舒眼

雙軿輿代步命童雙青青萊映紅紅樹疊疊山環白
白江生意滿前無可别獨憐僧老乏鐘撞

己丑臘月初五日即事時年七十有三

不問年與聖人參此後存亾盡且晄况是病危新脫
昔雁他孫喜曾稱甘旬周足慶見添子（十月八日恩孫生）相
宅堪期背有男學（十一月八日周慈學之子展佐進學）只惜同生今日者
假然巨室獨先貪（袁壽亭甲子與余同物今先十日病故儼然巨室莊子答惠子語也）
蘸綻蟠梅鶯藥落香開月桂識花新條開條謝十年
樹頻死頻生半個身不自主張空有我是誰幇襯竟

無人悠然覺與乾坤息那壠乾坤億萬春
書畫詩文求漸廣精神筋力病誰知猶將爐硯重新
整畧把山池更創爲（西園改路簃池）臘月氣和如改節（臘月天寒）
（是日獨陰而和）貴人駕過似逢時（慈令孫公奉令彭公俱以祝壽見過）春生世
事渾衣狗物化天行悉聽之

與介愚上人說話

佛嫌手眼生千隻我苦乾坤割半邊或少或多都恨
事如君原自極完全
如君原自極完全可恨西方教頗偏試看女男和食
飲人生何等便天然
人生何等便天然似與拘儒有碍爲其實齊宜好色
貨孟非遊說教非權
孟非遊說教非權自是人生本體然堪笑釋儒秘齊
藏或尋太極或生前（以上己丑）

題半人兩指圖册後

已卯暮春右體既𤺥延至亥冬左指復痛筆墨之緣自然絶斷戊子長夏閑無尒何秃筆泥墨遇紙便揮半人兩指自知露醜乃有故人直上先生督學四明道經半浦七夕後日旋庵忽臨黃昏杯酒醟譚不勝談心之暇問及繪事兩指所運斗𦙍以呈先生喜曰不可不題半人額之勉塗數字後有鑒者此圖緣起幸唯彭氏存千萬䄎

王蓳峰先生八十壽序

天下之福天下之才與德愛之肰而愛之以才不若愛之以德德者無心之逸獲才者有意之營求也就今之士大夫家而論乎求之計孰若循分者之安樂求足之知孰若貪位者之憂勞理有固肰無足怪者今年十一月四日爲前上蓳峰王先生八十誕辰里中戚友謀所以祝其福者無取乎世俗之公言屬梁爲文梁惟先生固一時所稱盛德君子也其宅心也寛厚其應物也和平舉凡同異之見黑白之分坦肰不以介于其懷謂宜羽儀朝宁爲當世返朴還淳之一助矣乃天顧久困之以鄉舉終且遠厄之以縣令而止似乎有是德者未必有是福也雖肰天之福人何限顧受之者何如耳人不能受則無在而非殃人而能知所以受則隨在而可以爲福先生自爲諸生以來讀書應舉不事干謁甲辰會試之後屢得屢失無心覬覦跡絶門資三十年公事之苦來往翩肰出宰桼安惟知愛民盡職行取卑異耳若無聞年踰古稀致政而歸此其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先生之德固

卽先生之福也今者買田築室差足餬口棲身而清風明月之致猶可想見當年也乎居洒埽庭內歲時伏臘往還親故聰明無恙步履如常日惟杯酒談笑以博歡娛嘗試回首八十年中同時並進與後起諸賢其稱人才者何可勝數乃機智日巧營謀日拙李而得當亦復轉頭榮辱彈指在亡由今追昔幾于子虛烏有而先生靈光巋然不改故我使鄉黨父老子弟見之者以爲承平時宦歸風味何意當今復覩因相詫謂讀書應舉人何長久乃爾且旋喜謂盛德君子畢竟得天最厚不若熙熙攘攘者之促也其關繫人心世道者正復不淺是則先生之所爲福正卽先生之所爲德也余少不自揣晚號安庸澁高之日書其門曰西點糊塗培國脉學些懵懂養天和然而見獵之喜時時萌動聞訃奔歸一病半死福之有媿于先生乎德之有媿于先生也欣羡之下感慨係之以是爲祝或者其異于世俗之公言乎或曰先生之福誠大矣人生得福莫大于父母而先生之封君千秋翁以有道著又莫大于昆季而先生之昆季文三羽

京或以績學聞或以篤行聞其次又莫大于子孫而先生之子孫衆矣其將以何才何德著聞乎余謂枝葉茂者其結果必碩禾麥盛者其岐出必多先生有子幾人孫幾人曾孫幾人繼此繩繩莫可涯量詩曰緜緜瓜瓞言瓞小而瓜大瓞先而瓜後也先生故善飮醉鄉之天歲月難紀淩假而薦一瓜爲曰吾以侑吾酒淩假而又薦一瓜爲曰吾以佐吾觴瓜緜緜酒亦與之爲緜緜吾知百十歲中其爲一爵二爵三爵以至于無筭爵者屢矣不知爲福邉問其何才何德哉因併書之以爲祝康熙戊子十月

雪竇倡和記

四明來自天台雪竇最勝友人約遊者五十餘年康熙戊子秋九月李寅伯柴上林來請如約脚病不果賦詩示意有石林路僻須人到雪竇峯高待我登癸願此生今巳矣跏趺一室抵爲僧之句盖蔵龜鏡池之側宴坐聽泉之間自此决無半人踪跡矣十月中旬性兒歸自杭城攜僧亦諳來寒村亦諳住西湖年少能詩名山之興勃然寅伯約其遊四明太白諸勝先往雪竇余時病少間因訂鄞之張德符柴上林錢在德慈谿之周邁園姜友棠裘横山同往而皆牽於事或阻於病遂與寅伯亦諳及性兒四人偕是月二十一日離寒村宿寅伯寄軒二十二日阻風二十三日始登舟寅伯從東關余三人從南關同至北渡連夜乘潮二十四日舟次壁石水淺陞行至溪口下院宿二十五日入山先尋資聖寺訪住僧寄林彖謁之頭陀問妙高何處遂攜被至峯上宿二十六日遊千丈巖觀瀑布巳到上實奉慈寺寺遠在十里外山路崎嶇聞見尋常從者悔之回宿資聖二十七日謀爲

三隱之遊余以病不能而性兒急欲一往因與亦諳同行寅伯亦逡巡就之余則獨坐天開圖書閣流連雪瓢吟咏終日迨晩遊者始歸各云下隱極勝獨憾未歴上中隱也二十八日幞被出山余謂下隱既遊矣上中二隱何獨見遺因命輿人轉足西向須臾亟歸復往東谷午餐既飽日猶未西遂仍至下院宿明日抵郡又明日始歸是遊也往來十日計在雪竇者四日而一時倡和多至八十餘首可謂勤矣性兒曰有詩以爲情景不可無記以別時日用是都爲一集求爲雪竇倡和記余謂倡和者非詩雅頌之音寔即十五國風所以供王人之采者也今觀集中諸作登山臨水之興多憂民爲國之意少其風果可采與雪竇自胡乘龍焚毀石奇中興嶽雲法幢退安諸公歎哭其間一時號稱極盛其後馮王龔胡相繼倡亂行者指爲畏途然幸漸次削平數十年來日就寧謐去年小醜伏誅之後農桑安堵雖過客遊人猶得以恣意登臨流連詩酒太平之盛伊誰之賜歟豈治極防亂之計外寧内憂之說草野可無隱慮歟抑朝與野

固漠不相關歟將耕田鑿非帝力何有帝者之民固相忘乃爾歟若此者吾老不暇論獨是五十餘年之久峰高待我此願不虛人生行止非可前定姑爲述此以俟來者石林者僧介愚所居於伏龍爲近伏龍爲海上大觀目空境闊比雪竇尤勝石林映帶其間相傳奇石繞居人立如林介愚今病余且病不一病未知此生行止何如因紀其後

題近谿詩鈔

杭僧栖霞新有能詩聲顧年少質清弱宛然一書生風味世或以從事浮屠惜之一日集其所作曰近谿詩鈔屬橫山裴子序其端橫山愛其才願其逃釋歸儒至援賈島爲例其言可謂正而其意亦孔厚矣雖然今日之儒與今日之釋同一衣且食也譬如農工商賈幼異其業見異而遷失業則困矣且夫天生一人必有了其一人之局原無論富貴貧賤也人卽欲以所長暴于當世亦必視其所長者何在從而勉之庶幾可以有成此秋之奕宜僚之丸養由基之射所爲終身以之自然下古也若必棄其所能強其所不能以僥倖于不可知之天則是孟夫子舍其仁義而從事于縱橫遊說勢必爲蘇張輩所笑矣匆匆一生爲日幾何一不得當後悔何及乎今栖霞之所能者詩也其所不能知者科舉之得失也念春秋之方富思日月之易遷決意爲詩努力邁征卽皎然靈徹不卓然自立于宇宙乎就如賈島假使不遇昌黎不還俗不中進士出身其詩名寧出他人下哉

漢川縣尉陳翁石菴八十壽序

科目至於今而衰極矣出身進士非逰十餘年不得一官即得一官亦不得可否民事惟上司之言是聽家在故鄉守令視與齊民等且加督焉一經罷職如同罪廢鄉黨利害噤不敢發一聲買買然目不識丁之徒朝牛馬而暮襟裾有司偏引與爲伍乘輿張蓋飲酒呼盧其視科目中人若無有也耳濡目染何必讀書其始有由其終何極乎始予少壯時退觀往代常見誤國誤民多由科目輒發憤欲一切罷之其時

陳怡庭嘗謂予曰科目取士猶多自好之士不科目取士將放僻邪侈無所不至矣予竊以爲不然乃今而知科目不可廢即科目不可使衰極至此也鄞縣石菴陳翁世當科目之衰身不爲科目之業乎央之役以都掾考滿隨征湖廣楚撫張中丞始終憐才得受漢川縣尉淸丈築堤事事皆有成績可紀顧念自高祖夔石公以進士起家世世皆名著泮宮一經授受而翁獨以異途進取平居時時自及未嘗不怏怏也是其心豈嘗須臾忘科目哉夫科目爲舉世所輕而一人獨憾不與一人之所自表見者不必科目而平生所不自滿者惟此科目之不與爲憾此其意念深矣闕文借乘今亡矣夫桑乾之渡并州故鄉其爲世道人心慨者寧止一身一家已卯會今年三月五日翁行年且八十矣其子獻可求予文爲壽予謂翁居家孝友處世謙和壯事功名老歸休息此福履之常何足稱祝惟是平居之所爲怏怏者一旦釋之庶可快心獻可勉乎哉獻可向從王翁忝堂遊學有淵源蜚聲庠序其於科目一途固可拾芥取也而又肆

應多才明習吏治其爲科目一途增光加重無疑也天道循環賤下徵貴方今　聖天子加意作人變化鼓舞之術日新月異科目之衰安知不轉衰而盛自獻可一人始乎如此則翁前此八十年所爲怏怏者後此八十年吾知其暢然自足而無憾矣獻可勉之康熙巳丑上巳前一日

馮君幼安七十雙壽序

先大夫勉齋公致濮州政歸携得牛黃左華玉樓春數種植之百順堂中其後牛黃被竊左華贈與族人惟玉樓春最盛經百數十年至吾祖時發花二百朶吾父又從族人乞得左華一本滋培灌溉七八年間亦發花百餘每當穀雨大放親朋駢集飲酒賦詩傳爲盛事說者以爲牡丹之盛衰久近家之隆替卜焉不知此特吾祖吾父之精神所及而致然也運衰民促谿上之花事絕響十年以來頗聞完節坊間有馮

君幼安者亦以善養牡丹著稱倘亦其精神所及有以致其盛而然耶夫人情所好無有不同特其精神之聚有及有不及故或遠慕於功名或栖心於文墨或役志於聲色貨利或寄懷於花木山川清濁一分人境俱絕耳吾祖吾父息機名利甘卧林泉牡丹之盛固其宜也今馮君以中丞某公猶子與其兄敬之同爲名諸生遊學長安公卿折節英彥景從歸侍太夫人生養死葬畢盡其誠歲晚不出勤儉治生息訟解紛急難窘助年垂古稀人求必應其精神所及亦孔多矣而頗能於暇暑餘功旁溢牡丹雖雨暘寒燠高下向背調之無不得宜使賞玩其間者從容領畧覩一門富貴之象瞻斯世太平之徵是其精神豈復有及有不及者乎適今年六月八日爲其配楊孺人七十生辰而八月十四日又卽君七十生辰也同年偕老先期來請文爲祝予謂精神福澤相爲表裏者也精神之所及者少其福澤必隘精神之所及者多其福澤必弘以君之精神若此而謂田盧子姓科名利祿之類足以滿其分量也哉卽年齒之在天者亦

何容涯涘矣予性愛花越裳之歸思搆亭一間周圍種牡丹以紹祖父之盛而朽幹竊枝凋零殆盡聞君有同好亟欲走訪又蹣跚不能行天未喪余請與君約明歲花開努力肩輿一過酒旣無分詩又荒疎當携壽寧堂私製龍潭翠白岩香汲顧家園井泉烹之對飲清談以當壽觴庶幾不負名花吾兩人從此往來雖經三四十年猶爲未足吾知孺人熟之必笑曰是客也不飲酒只看花不作詩只喫茶直與吾家牡丹相終始可矣康熙己丑端陽前三日

鄭翁彦仁八十壽序

前明啟禎間而上鄭太翁某以搏名問其家世則曰自鶴浦來十幾傳矣按鶴浦舊譜惟永樂時有東房鄭道全以明經貢於鄞卒爲鄞人顧年遠中微世次莫得而考吾曾叔祖季良翁亦善搏太翁竟以叔呼之吾祖遂爲兄弟太翁之子二人彦仁翁其季也彦仁翁與吾父同行輩最敦宗誼其待吾也猶一家然故自予髫齔遊鄭郎至其家知翁生平最悉初翁少孤食貧然性頗介介稍長毅然知自立不爲世上非

僻所干口無阿諛之言足跡未嘗一躋官府之廷一生薄藝如同市隱碩翁惟不欺隣里隣里亦莫敢以欺欺之日積月累馴致豐盈其娶金孺人也內助居多德言容功中外稱之無異詞始僦市屋繼徙仁里終且堂搆煥然儼如承平時故家門戸矣翁有肖子三人各授之職娶婦以來家庭雍睦諸孫男女林立寂不聞聲今其秀者已補上舍聯商門而翁以年老就閑與金孺人安居一室共享太平無事之福詎非盛世之逸民熙朝之人瑞不可也憶自髫齔遊鄭六七十年間所見而上故家或前盛者中衰或始愿者今僨或父兄賢而子孫不肖至有兄弟不相能而故舊不過其門者往往付之歎息而翁竟如舟行順水如味嘗甘蔗如草木之開花結子苗而秀秀而實月異而歲不同吾知其得天者全矣浦江鄭氏累世同居食指數千簪纓奕葉天子至親書孝義第一典禮規條燦然三代翁家文采或不能及然其父子夫婦兄弟姑媳娣姒間一種太和氣象要不可謂非其質也世衰道降正所謂禮失而求之野由質而文會有

其時獨恐世無虞搊黃柳宋方諸公未能爲義門生色耳康熙己丑翁年八十金孺人年七十有幾其子良楠將先期捧觴爲壽耑舟鶴浦來請予文遂不辭而爲之序是歲端陽後八日

四明四友詩序

今天下孰敢昌言爲詩哉自吾所見鄉黨間前一輩上焉者隱居放言藏之名山而已次之變爲遊客又次之變爲幕賓紛紛應酬見塲屋之士如青樓遇大家處女不能應聲何敢出手後一輩上焉者高談性命薄經史爲緒餘何論風雅下焉者留心比偶覛訓詁爲枕秘安識性情間有一二度外之士流連比興要不過於餘功暇晷别出一頭路已耳未嘗以能詩獨鳴當世也自鴻博之途一開邀榮競利之徒始有

誇其聲律以取妍當事當事者亦間從而與之於是最後一輩又翕然知詩之可爲矣然而行卷以百韻見長赴考以完篇爲要飣餖湊泊唯求得當究竟於爲詩一事未嘗昌言及之也蓋自余有生來六七十年間所歷之變如此此無他故認詩之道不真視爲詩之學爲無益也天啟其機寥寥四明忽有四友者出焉一曰李暾字寅伯居鄞城之事故號東門一曰萬承勳字開遠居鄞城之西故號西郭一曰鄭性字義門居慈谿之南故號南谿一曰謝緒章字漢倬居鎭海之北故號北溟之四友者不告於父兄不謀於師長各霸一方昌言爲詩方其索句也窮日夜廢寢餐而不惜及其互相讐訂也甚至怒而唾罵喜而拜跪必伸其說而後已如是者數年爲之亦似有得意將刻以問世而求余序之余惟詩之難言也舊矣詩以道性情顧何人無性情何人能識性情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顧何人不曰詩無邪何人能識邪之所在乎蓋人之性情本一而時位之錯出萬殊則性情亦遂從而别此雅鄭所以兼收正變所以

雜陳小弁凱風怨與不怨所爲無妨於人子也今必欲以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之性情律之宜其鑿枘之扞不求已而自已者也和平正大之音忠孝節烈之語夫人而知爲無邪矣儒者講究於此内之格致誠正外之修齊治平謂非無邪之極致乎然言相則皋伊周言將則犂方召言吏治則稱龔黄言交遊則稱管鮑言詩文則動曰馬班李杜諸如感時遇物觸事懷人之何無不逐影隨聲各有傅會是直未之思也追論其有邪無邪乎庸詎知夫邪之所由伏正在此

思之無何有乎名言莊語盈箱纍篋皆非我有終歸何益矣今由四友之集觀之樂者自樂苦者自苦眞者自眞朴者自朴初不務爲苟同而要皆有自得之趣是其認詩之道爲最眞視爲詩之學實非無益毋惑乎昌言爲詩而不諱也永嘉四靈相約爲詩不可謂非先得四友之心然意主唐風一時號爲清圓而後之摹倣者遂來凡近卑促之譏豈能如四友之各言爾志不名一家乎空天潤海任鳶飛魚躍而莫之拘工拙無論其大小相去誠有間矣夫天下快心之

舉最能移風易俗人而見是集也其有不願昌言爲詩者乎吾知鄉黨詩宿（如周過園胡鹿亭謝恕齋張鄂山紆儀仲）必且攘臂而起思捧珠盤而執牛耳同志諸子（如裘横山范質夫陳莘學姜友棠萬按一李修仁董周池柴上林張志呂德符文齊陳山學摩蕃卜年）行將堅壁固壘一戰以決勝負卽如後來之秀（如鄭瀛洲范希聲錢在德李孟兼輩）不更投石超距踴躍而隨其後乎吾老矣無能爲矣尚欲揚旗擊鼓從土室中爲三軍助一噪也康熙己丑七夕題

胡侍御五十壽序

康熙己丑冬十月廿七日侍御胡先生銷假還朝先是月之廿二日適逢其五十誕辰諸同人咸相與賦詩稱祝而以序屬於風風惟胡先生固言官也其所當言與所不當言先生早已籌之熟矣殘喘餘生何敢侈談天下事爲足裨先生之萬一哉雖然爲天下之公言之則出位而謀古今事從何說起爲一人之私言之則乎情而論出處間均屬咸宜念余賦性迂拙雖知朋友文章爲性命病廢以來故交零落音問

潤疏所幸里中英才輩起往來倡和銷除寂寥其在仕途中則先生其一也先生儀觀偉然而篤行醇謹詩篇書法不學而工己未壬戌乙丑與余同上公車同不第戊辰以後余叨館選先生亦補中翰甲戌會試之役與余同入春闈分校收掌各司其事而朝夕相對如飲醇酒而坐春風也蓋六七年間散館就部考選臺諫升沉顯晦之際微有間矣而淡水之交久而益篤則先生固不以勢位爲輕重者矣余外轉高州俄丁外艱先生內陞伊邇旋丁內艱同以毀傷致

病而余則中風而廢先生則元氣漸復於是即其所
居之西偏搆野意園以自娛所爲雲壑涉趣飛鶯樊
虬峽含綠延月寶墨齋天香書屋青芙蓉書舫悠
然閣率皆種樹叠石小而有致毎遇風日佳時則具
酒肴召諸同人拈韻飛觴嘯歌終日余間過之先生
扶病出迎久而不倦暇則搜尋名勝光溪之遊聖湖
之興大率與余同之人皆以爲香山洛社之復見於
今也事有不可知一旦登山臨水忽變而爲車塵馬
跡使我輩同人悵然無依不耿耿於中乎顧天下事

須當平情而論也人之一生出則忘其身處則忘其
君百年幾何亦求其兩無忘耳禮五十曰艾服官政
先生正値艾服官政之時從此而爵命爲大夫從此
而方伯連帥可知也六十曰耆指使是先生六卿分
職三公坐論之期也七十曰老而傳又曰七十致事
是先生功成陳予告老致政之候也天生百年拚此
二十年爲國家用何業不就恰此三十年爲先生用
何樂不遂此之謂出處咸宜也乎夫古者夫婦離別
之時有相約以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者或者以爲太

遠而不知以爲遠則甚遠以爲近則甚近也電光石
火轉盼而合者離轉盼而離者復合於此之時諸同
人亦俱老矣或皓首歸田或龐眉在室相與郊迎慰
勞悲歎聚散以爲笑樂而余得以張丈殿兄偕坐野
意之園雖歐陽學士之會老堂司馬相公之真率會
不是過矣胡考之寧邦家之光不亦休哉初先生甚
愛余文野意之搆曾以園記相屬而余以病辭先生
復屬以寶墨齋記蓋先生嘗三受　御書其所藏處
也夫在畎畝而不忘其君豈在廊廟而竟忘其身乎

天下近情之人得年必永而享福必多余雖未暇作
記而牽連書此聊以備觀云是歲仲秋月既望後七
日

方翁帝區八十壽序

國家當需材之日則賢智之士每一旦而驟膺富貴之榮世運値休養之期則善良之人每百年而長享福壽之庥古今受福者未有不以時爲帝也顧覘福者僅覘於其時而不論於其人則其福多不可必卽論其人矣而不觀其人所繼起之人則其福仍不可要之於久且大以時無數十年不變之時卽家無數十年不變之家也吾四明當國家初建有一家焉驟敗卽有一家焉驟興其時不覺其衰落也三四十年

來俗日苦貧每見貴家甓額巨室愁眉雖是休息之餘田野之間漸見殷寔方翁帝區嘣然興起號稱素封可謂適當其時矣然其人實善良人也狀貌魁梧襟期磊落輕財好施釋淦焚券種種善事不可言述固宜其百年而長享祿壽之庥矣令子公千好學能文有聲庠序幾幾乎賢智之士苟遇需材之日不可一旦而驟膺富貴之榮乎是其人足受福而其人所繼起之人又足以受福於無窮也會今年八十有三公千介吾弟吾山請予一言爲壽予病人也居雖相近素不識翁安能爲翁祝顧翁所居在髻脰湖濱卽楊沂中兀朮高橋大戰處也當時豈無兵燹之慘而數百年來人文日盛如章元進兄弟華仁鄉諸公指不勝屈盖科名之顯仕宦之榮一時稱爲衣冠藪澤矣今門革以後兵馬孔道數苦蹂躪議者憂其衰不復盛而不知天道貞元剝往復來公千乘此衣食之足非興禮義萃華諸先輩風流豈人間所不復有乎抑且過之有古人不及今人之嘆乎是則時無數十年不變之時家無數十年不變之家而他人憂其將

變者高橋方氏獨以變而愈見其盛也庸非翁之所以致福者實久且大乎因書此以爲祝康熙巳丑冬至後二日

寒村息尚編卷三目錄

古今體詩共九十七首

藏書

息尚編卷三

庚寅正月六日立春即景漫賦

三秋苦病一冬寒盼立春如饑待餐正月偏遲五六日東風忽變百千端青黃麥轉晴鴉鬧紅白梅舒暖雀歡媿我空添年紀大陽和照體亦心寬

天行時若年將熟聖駕南巡信未眞廢疾孤臣當此際老懷私願得千春遠瞻雪嶺光横玉環視風江色照銀大地容人無惡處便更萬死不嫌頻

相依石叟終孤另自慰風人本細微四季中唯春到好五年前已古來希民間物貴銀應賤宇內官癯私不肥此意東君吾欲問乘除倘別有天機

老矣誰爲天下士病哉已忘世間身心思欲息寧懷古筋骨知時尚識春喫飯著衣寒暖節看花玩月逸勞勻或來迫促稱能事十載應憐隻臂人

立夏日漁谿東門龍山漁山過訪浙狀率筆示意

一春契闊負時光入夏何緣聚此堂別後死生眞頃刻寒食掃墓江行大風舟幾覆閑來寢食只尋常文因舉筆思還

藏書

懶詩爲看花事忒忙兩者漸歸烏有去破天荒在返
天荒

將往伏龍看新巖仍用前韻

病裏居諸閃電光不甘春色去堂堂郵居花徑新猶
故海市蛟宮變豈常雋快諸賢能賈勇衰頹一老獲
幫忙與同老衲巖初闢直上龍山俯大荒老衲指僧唯堂也唯
堂年五十有八傾貲兼家祝髮伏龍曾於去夏手闢
新巖以爲游息之所穴山俯海奇險頗勝云

夜宿石林

爲愛名僧訪石林到來清切耳泉音夢魂一夜知何

處引起題詩作賦心

書石林雅事冊頁

人情都向眼前望不知蓬萊在腳下介公得之無意
中祖龍欲達不得者余昔題名曰石林羨其石多如
林也若石人石城石洞石門之類園中所蓄更多不可名狀清和挈伴伏龍遊
頭風雖患意不捨入門泉聲石孔間雨後湯湯終夜
寫夢魂依依竹樹森直欲養痾消一夏所憾金銀宮
闕無幾乎蓋頭茅一把然而可以人力爲何者是眞
何者假天生主人神仙侶諸君豈吝一椽瓦水不弱

殄天無風善信亟宜來入社一時興會千載傳蓬萊
端的石林雅

朱紹先爲余寫照因索余畫山水題詩其上與
之

意在抛磚引玉投無師不學豈知羞傳神終是粗豪
氣莫向從來畫譜求

萬九沙從京師見寄一聯云直覺胸中無一字
長看簷外轉雙丸乃黃主一生時所贈也哀
感之餘率賦二絕

我本生來不識字識來何字芥胸中怪君奇比楊雄
富垂老燕遊莫救窮

雙丸於我元無與那得將心去看他是短是長終有
盡悠悠忽忽末如何

題畫與鄞令

禿毫泥墨左伸腕那記營丘與北苑興來即畫興盡
休裝潢覆瓿總莫管

平生作文每愛潔唯恐多言或多過作畫煙雲瘴霧
天豈因左手筆懶惰

壽潛口汪母某太夫人

黃山名勝古今傳夢想徒勞七十年有薦早知賢母到天都卒斷半人緣

世俗流傳亦有常名山母德亘無疆一時三鳳齊飛日黃海娘如泰岱娘

暑日自述

痛當居易相同處年到朱熹不敢望筆墨老因廉恥喪詩文化爲古今忘焚香掃地眞多事對月看花亦太忙只有本來新面目此時纔認暇荒唐

新秋偶作

一生萬事已心灰憂旱籌荒敢曰才病不人知須已受老非我知自天來花容各辦開和落蟲語仍分樂與哀到底一齊忙亂過聞聞見見悉風埃

九月廿六日東門李寅伯年五十未敢稱祝先期預爲詩紀事

生方五十君稱壽無日無時不慶之是地堪遊壺檻挐凡花足玩几筵移遝鋒禪子羣呈偈成隊詞家各賦詩如此年年過一百雖呼萬歲蔑加茲

事在人爲便足傳生朝大例轉悠然百年自視無多日此日應須展一年頌禱致詞能破俗凶荒殺禮不由天郎求行樂尋常褢勝讀南華內外篇

午睡醒後行作

年深不必論衰健身廢何勞問死生儒釋教忘人始活帝王道息世方平從多學問橫今古坐使乾坤失勝明夢覺豈如常磕睡任他黑白亂棊枰

爲求文者示意

中風十二載於今暇問生涯病淺深喫飯穿衣猶藉力揮毫伸紙自灰心祝年本少添花錦諛墓寧耍潤筆金歲月延挨何日了玉樓成召命先臨

獨坐半生亭唯索書者遠近甚夥賦此示意

天斯西圃行吟杳月滿東亭坐對孤一屋往來猶絶少三餐粥飯漸如無煎僾服藥精神懶爬癢摩疼肉骨枯唯寫山川生意盛亦乘興會沒工夫

偶書

得半人爲足求全勢不能學成多苦楚心放覺瞢騰晴雨明朝定榮枯他日憑終歸乘化盡何事亦何曾

惠鴿行　謝胡君禹倘

憶昔歲庚寅際亂避城邑未學無朋儕日與鄰童立
維時余偕君肩隨適相及一見便歡然不復施拱揖
但見鵓鴿飛神魂逐熠熠日夕奔走間忘食幾絕粒
君實有同好青蠅嗜肉汁放心譏街叟失業嘆父執
正逢得意時已而干戈戢散歸鄉里中理舊課自給
從此各參商計年過六十茲歲値庚寅龍山偶燕集
君聞惠然來如水流就濕問何娛老計從一數至什
嘆息幼同好不啻兄弟翕一鴿共始終何須盟車笠
吾笑鄉里中一時成惡習或輕身兩榜或嫌品四級
或畏貧累人或醜病呼吸總之老棄遺於流不復入
幸君恢網羅廢棄同收拾自有卓哉見更多情嗚咽
四鴿贈半人發蒙等啟蟄麒麟花色佳串眼不性急
乞食狀依依孳生兒緝緝朝翔看翩翩夜宿聽滃滃
一自中風來降蹇及結澀覩此生生機墻屋忽如葺
前此貽洋茶抱甕不停汲繼又牽犬來白鼻充然歉
大惠叠來投勝盈車滿笈感此不忘初且喜還且泣
爲作惠鴿行願君藏什襲

甘露寺　八月廿五日便舟自禾樂至甘露詩興忽發得絕句八首

徃返風塵七十年扁舟過此決留連今秋陡發看山
興甘露當來似上天　途中秋露甚濃登高俯看江山如畫
遙矚五馬迹三女近俯雞籠得木魚舉日江天都快
境龍山古蹟記難如　謂梆道傳貫所作
自隨同學拜梨洲居近相期兩寺遊荏苒於今成隔
世一江悵望淚空流　丁未受業黃門同學相訂遊寺而未果至今昔已物故
詩種吾家自濮州伯安王子舊同遊寺中唱和曾留
句真覺崔題在上頭　先濮州與陽明同年寺中曾有唱和之句
勝國文山舊額存無能爲役敢題門從今蟲鼠塵煤
物照耀天光爛四村　僧準巷求余題門檢點舊物得前明慈令汪長源所書甘露禪林四大字余謂當脩整重懸無非另書蓋長源寔勝國之文山也
吾友相依一乃兄讀書禾樂事爭名當時早識勝傍
寺我爾庭歌不上京　姜友棠依兄大樹上人讀書禾樂時余以病疼赴館不果相訪
秋日晴明煖過春筍芽蘆菔白於銀樹頭更取香櫞
供想見清芬妙主人　寺中香櫞最盛
見月跳波一鯉魚憑兒題句屈朋儕半身辟浴姚城
遠脫帽除衣早喚輿　寺僧以所藏魚圖求題兒謂性兒朋謂李寅伯

夜泊姚江

便柂載去向姚城舟子踈慵昏黑撐舊識廣文無事訪新臨太守不須迎胥兒先到都亭飲朋友同來別就閒只剩風癱牛病老孤眠江上聽潮聲

歸舟口占二絕

無腳不能遊何如歸去好忠端祠未拜徒添一懊惱

扁舟到蜀渡風雨驀然來可是南雷近相留一話哉

画石壽東門筆與所至適類偷桃叟因題其上

東門年五十無以祝其壽俯仰天地間唯石差可久筆墨吾能爲不惜左邉手意與適然至形類偷桃叟因思東方生快活真無有吾輩苟如之何論朽不朽

重九後二日徐芷水見過芷水以性兒之変見過遡其家世則令祖古坊公舉前壬午孝廉與先君有舊尊甫即中文學與余作來益同爲倣山王氏之戚也風塵奔走親故凋蹤不相聞問者幾四十餘年矣荒村遠過如見故人欣慨兼之

年老故應無父執身殘寧復有同行一朝剝啄新知好三世交遊舊話長是物病中堪抵藥謂芷水所惠鷄糕及水老鼠金盆撈月等物少花節後不成觴半生亭徧植花卉獨不種菊芷水因重陽問及故云匆匆便向慈城去相見歡然未可忘

夜雨病中有懷山遊諸子

秋光九月少良辰夜雨凄其動浹旬百歲千憂生脫俗三遺一飯症臨身扁舟健羡行遊子古寺逢僯醉咏人不趁強年趨逐隊拘攣七十可哀民

和韻

蕭子同遊慶降辰半翁未與悵經旬饑饒彭澤歸來興差讓籃輿自在身四壁山川時卧榻一亭風雨夜懷人漫貪逐隊鄒邪樂作話猶傳嶺外民　張錫璜

懶愧凡儕祝降辰先生不見又經旬每當勝地尋僻候定憶江郵病傳身檻外長春花作伴壁頭絕妙語驚人如斯猶作山遊想直是天仙憶下民　李敢

每侍籃輿出勝辰留連風月輒踰旬梵宮仙觀群留蹤絕巘幽巒競聳身有興忽辜高卧叟無聞竊愧浪遊人一編姓氏連孤竹欲倩先生譜逸民　張錫聰

山遊競欲及良辰雨屐風船也半旬諸子吟成詩裏畫先生夢過病中身林間秋老猶慳色檻外春長鄧尉人聚散陰晴誠一視天同懷葛豈殊民　謝緒章

撫躬猶幸我生辰漫逐朋遊近一旬最鹵幾周桑梓地遷窮敢忌瘵癱身雨風不出家無子林壑相壽國少人歸讀新詩知愛篤滿腔忠恕僊客民　男牲

右五章

爲嵋雪上人題仇十洲所書禪師伏虎圖

方今天子神且聖守令晏然無苛政猛虎山中偏作橫白晝咬人人跡屏綿連三載惡愈盛豈天生殺固

有命人爲獸食命非正抑或除殘太無柄力不能救
叟柄怲此圖禪師伏虎勁騎如驢馬供使令頓使咆
哮失其性何竟不可舉德行從此山中風草凈不用
別求施檻穽兆氏賴之一人慶果爾吾儒亦起敬媚
雲争誇佛法競或贊實父筆頭硬否則類狗爲虎病
安能至令人題咏兩者終莫参究竟姑存其說半人
鄭

永明寺藏殿柱聯

莫爲迷津輕寶筏　且因岐路認南車

佛不在語言然觀此地慈湖無非淵源陸學
禪豈關文字試按當年東發卻是準的朱門

大雪後四日雨雪卽景書事

十載冬間無大雪昨宵忽若應時來新飛烏相紅猶
對簷金柑綠倚陪交映白光叢葉亮獨標淸氣遠
峯開病中耳目皆塵土到此乾坤不染埃
時値年荒諸物貴何緣瑞雪肯輕來豈因明歲禾將
熟故遣衰翁抱頂開節候連陰占雨足風光不冷近
陽回常餐日飲鮮牛乳又進甜藤腦一杯

儒先俱有樂地唯余獨無感而作此

釋月光風周茂叔靑天白日邵堯夫偏余親在饑寒
廹垂老人間疾病無終歲拘攣終歲活半身手足半
身扶他時還得生初景一陣罡飈吹散吾

十一月初三日長至磬口蠟梅新放有感而作

九英還巳去磬口種初栽妍醜居然別芳華一樣開
閏年至日早新月暗香來有客驚多葉（蠟梅開時無葉今年獨未落）
無詩道及梅（梅花名品最多無人道及蠟梅）頭垂嬌欲語瓣歛靜
含胎安得人如此微陽應節回

荒村窮僻李寅伯忽饋食物四種詩以紀惠

老病所需唯食物知君遠饋最關情蛋靑和麪供茶
啜鰕子煎魚配酒淸幾匣羊酥眞富貴一瓶菊醬美
聲名荒村窮僻何當此手似能持足似行

陳莘學補西曹書來柬寄

長安邸舍一分頭閩粵殊蹤判去留昨日信來敦舊
好今秋官有益新愁政繁不厭圖書夥（書中謝書併索詩文續集）
曹冷還將老病周（惠蘋果蘑菇）十六年中京札少（同學舊遊不寄一札）
因思家學擅風流

病中得句

病而不學卻能思思到人間所不知千古讀書書未
讀程朱直是訓蒙師

病不能遊卻想遊夜來一夢遍滄洲地天易位山川
倒為問遊人見也否

生辰雜咏

梅花似蠟水中仙冷落幽香歲暮天病到十分將一
紀數過大聖與先賢（孔夫子朱文公年皆七十有三）人人須報終無
報事事求全卒未全此際留難去不得憑他傾缺自

悠然

去年病後日頹唐瘦減腰圍氣力尪訪友入城推四
日尋僧歷寺偏諸方（謂溪隱雁來石林三菴伏龍香山雲溪廿露永樂五寺）從
無負欠文心懶稍散逢迎壽筆狂一事雙眉皺不展
老逢物貴值凶荒

頭雪身風衰憊魂敢無德爵特年尊稱翁呼伯猶然
友嫁壻延師總為孫（嫁倩姐與謝壻為慰孫延聞師皆今年事）一子才能
周萬事大君恩足及婁門（部免錢糧波及婁門）雙親恨不期頤
壽樂語明年震四郁（先君明年百歲）

生逢昌華壽清時誰料承平事出奇風俗不勞論賤
貴官方安用讀書詩治當此日無何有（天下太平）化到人
間不可知（租稅屢捐）神聖後來居最上悔言堯舜是君師

五年徙號古希人事事思量要出塵一悟空能忘再
世九京無策起雙親玉堂粉署伶優面珠海羊城僕
隸身脫去歸來瘋了腳難同擊壤太平民

兀然靜坐一無能雙眼徒開折股肱春近蘭芽爭欲
茁臘深梅蕊十分增無從告訴孀居鴿甚覺英雄攖
物應多少紛華哀怒事老懷於此總如冰

一冬苦雨歎奇窮甚覺乾坤日月空朝夕眠餐昏夜
褻親朋來往夢魂中正如吾忠瘋癱久絕少人施藥
石功天道循環終不謬晴和畢竟待春風

虎狼方肆山中惡盜賊偏傳海外驚不論春秋冬夏
候動煩督撫鎮提行聖神時發安民怒老病寧忘報
主情只計生年踰七十優游卒歲是昇平

貪財好色為宗旨偽認仙家內外丹猶幸聖人難謊
說幾令邪術騙高官貧窮到底無聊賴淫巧何嘗不
宴安鴆毒（宴安）昨日北來音信與在亡總作一般歎

一生辛苦爲官忙到底無成歲月荒遼宦幾將萬里弱（高州去京師九千九百八十餘里）弃喪纔及二年強（乙亥十二月初六日到高州戊寅四月十五日聞計）矯情千譽吾何敢隨俗營私實未嘗以此君親成兩負竟忘荔美樹蘭香（已上庚寅）

辛卯正月四日寄壽馮聞祖年兄七十

同舉同鄉只二人轉頭四十有三春科名君早如先達仕路吾慚偶效顰齊魯文章誰比盛（曾典試山東）滇雲風氣一番新（今正督學雲南）古稀莫道成功退百里奚方去相秦

題畫與翠山寺僧慈竺

緒寺雖於翠寺遠上人意與半人親三年拜謁無由答一幅江天共此春

淮安戴西洮書來責余以南雷先師墓表不成公擇先友集序不出惶然有愧先寄示意

病返誰人肯寄書十年不倦問典居要知性命非關切能免河山有闊踈師友情深君自若文章道在我難如雖緣精力瘋來減待上層樓習見除

王鄞尉生日以扇求書書此爲祝

聞說當年栴子眞至今猶是四明人風流官職能相似千載長生不足論

春漸去

春到思遊奈鄉何況兼晴少雨滂沱應酬卻爲消閑有負欠仍因放懶多天許吾生還幾日病催人去亦無他花開花落更番換又覺清明半月過

春來無詩以病不能作也然亦寔無可作韓退之云物不得其平則鳴余可謂平之至矣春去作此平乎否乎

詩是詩非原有爲春來春去竟何聲經多世事奚庸慨話盡人情木川驚欲止欲行終欲罷無聞無見漸無生只餘一息存天地花信闌珊尚不平

早起偶書

夜來懸想千般有早起思抄半句無自是精神衰恍惚亦緣筆墨久荒蕪滿園花卉時能放繞屋禽虫候到呼若也詩文非我事從今不復強鴉塗

雨後夢覺夜長如冬思起寓目

鳴條昨夜極猖狂破塊今朝莫禁當夢短已爲人一

世吏長似苦壽無疆禽花度日眞虛擲書畫消閑亦
太康稍喜新秋千頃綠不妨傴僂去循墻

曉出柴門

久鋼聰明花徑裏出門忽到畫圖中無邊野綠深深
淺是處雲紅淡淡濃遮了幾聲蟬報熟果然一腹枪
乘風相送祇覺生人樂那管存亡有病翁

五月廿二日過雲湖雲岫菴哭達遲上人楊梅

即事

爲甞楊梅金世界（法幢來任雲岫有金世界之夢）曾不辭觸熱謁君

歡如鴉烏勝紫紅白（楊梅有紫紅白三種而黑者最佳土人目之爲老鴉烏）過
蕨甜由辣苦酸（味類甘蕨而風致勝之由其經年始熟冬辣春苦夏酸也）六十年
從無此飽（前辛卯避亂邑城秦氏曾飽啖老鴉烏如知爲金家園所産迄今已六十年矣）百
千顆捴未論盤或云肺疾宜加節（余時正患肺疾）老矣（余謂）自
明晨小啓殘（楊梅小者則生亟明晨正具日也恐其兩相失耳）

留別達師

老者經遊不幾間雲湖雲岫獨因梅（雲湖春時有十里梅花之勝夏日滿山楊梅與白沙齊名）愛嘗佳果還宵住思看名花隔歲來囑
付千峯常擁護（千峯雲擁余所手書）留存一柱自崔嵬（菴依石柱爲主峯）休嫌三宿成迷戀日白天青豈厭開

買筆無資磨墨無童收筆渴墨左手戲寫往往
爲人所珍不圖予見禺紀二章

借手（俗呼右手爲正手左手爲借手）不擇筆用久自開花墨既不能
磨白日蒙黃沙譬如女妍媸隱帳能輕紗因之悟書
理不畫卻愈佳
不盡有盡理要在取其神古人有眞畫愈眞愈非眞
依稀得其影山川等活人不見化工妙物生無新陳

周衡侯盛稱余氣色之佳然余病寔甚物化似

可計日俟也不解何故爲述近狀

去春頃刻分生死（庚寅二月廿八日江行有覆舟之恐）今夏須臾定在
亡（辛卯五月十七夜家童失火幾被燒死）水火於人猶足慮病衰由我
亦何傷意中楊果僧爭饋（金仙寺本仁飯佛菴廣仁雲岫菴達遲各以楊梅相饋）望外蘭花客自將（久不見周衡侯六月十九日忽以閩蘭見貽）畫相群
誇新氣色（姚貸氏亦如此說二人皆工畫自言善看氣色）老翁只怕百年長

大風雨後嶰雲介愚過訪

吹倒梧桐壓折松主翁猶在客相從一天風雨尋常
事陵谷人間不勝述

七月三日入郡道中口拈

久不暑天出令來趂早行山川明若媚草木茂而清閒淚炊烟起買舟風汎平高橋方在眼瞬息又西成

酷熱困人不得一過諸友

滿擬秋涼會新詩一快談豈知干帝讒至使困人悗拜揖瘋原廢衣冠老不堪相離城內外地北與天南

張有斯志呂德符李寅伯柴上林陳摩蒼諸友來會款留再三

汪任公至以全虎膏見贈馮文子十六年不

會新任鄞教亦來投謁俱不別而歸

不圖諸友至觸熱令人驚形迹忘來往寒溫罷送迎投名新教禮餽藥舊徒情亟返江村卧空爲此一行

新秋苦熱半生亭獨坐

今年思暑退七月不知秋士子窮無費科舉路費上司裁革農家潦未收庭薇種盡發紫薇西種一時並開此前極盛盆蕙筍重抽建蘭開過又開積歲瘋癱者何時可出頭

早起夜深嘛只餘一似秋南風晴忽雨新穀晒頻收神氣昏如醉筋骸痛若抽兒遊無剝啄時方省試竟日好埀頭

重陽前一日裴橫山約來登高即事漫賦

時日未拘天放我牌籤已出鬼拿人久將手脚施刑具還用鞭箠遍肉身待月尋花空典致吟詩作壽少精神明朝客有登高約懶把茱萸看得頻

九日遲橫山不至李寅伯同范宗垣歸自雲間

停舟見過性兒拉登門外雙墩用前韻門外雙墩柱山公爲濮州公作上樑文曾有文武雙墩之目至今形勝猶存

衰門無復登高會舊侶難邀落帽人打槪忽來千里客撒花至送半邊身相憐文命原誰主謂性兒試事因嘆

交遊信有神年友沈恪庭風雅相同門外雙墩好應節殘軀到此不能頻

和周邁園黃門高秋感事原韻

應酬服則問詩筒人自西行我自東兒輩辭官表就矣舉業人作詩昔人謂之辭官表不愁主副腦冬烘安用今居更古稽清空百折竟無蹊四聲八脚原同父悟到神來活現題謂性兒試卷三十年來三試殘甲子至今凡十科矣尚何得喪駐心肝先生感慨多時事似爲兒辛九轉丹

胸中雪亮朓無塵浙水東西見隻身先生謂性見法必作解頭
眼燈傳應不爽小門生竟屬誰人辛卯浙榜皆先生小門生也

和高秋感事韻後邁園又以四絕句見示次韻

不肯吟詩命意新邁園近不肯作詩有建白無欵一心自知托之諷刺更非宜之句
吟便似滾紅塵可知性本憐才亟若在朝端决上陳
見於事例本無才科目終當棄草萊未免有情誰遣
此老當益壯莫相猜
毯毯常情慫數奇自然帶葉更拖枝謂橫山和韻詩儂家老
病閑消遣紅柿香櫞正及時

卽此晴秋氣象新山橫金碧水拖銀人間富貴時常
有白日青天總屬塵

另寄邁園二絕

此榜何須迸力攻不公多在不明中秋高自有空凉
趣妄意著黃雜紫紅
我處塵中不見塵先生亦是早休人從他百反兼千
覆只作高秋自在身

九月十八燈下題畫

匝月傷風萬事灰划船蜡火僕空催寧波人八月十五競渡謂之看
謂之看划船九月望前後數日迎神賽禱謂之看焟火通國若狂僕催余去看也高秋和韻指周韻忽燈下渴墨枯毫又醮來

瀛洲丁艱歸里

雲南別去青生小今日燕歸進士來萬里兩年如偶
出三場一戰不容回天生科第非常種人望勳名自
異才况有慈幃須珍重莫因失怙過傷哀

十月二日寫畫漫題

腰像弓彎脚斷跟無能站立豈成人雙僮扶著才安
坐隻手空時又亂伸禿管塗來形影具積烟擦去淡

濃勻張張隨意無家數檻外風光正小春

偶憇不獨園書見

寂寞繁華靡有定惟人看得自惺惺結成紅子攔天
竺殘落黃花滿地星月桂碧珠才吐蕊水仙綠玉又
抽簪不須揣度陽和轉只小春天艶滿亭

十年裏外幾何時

十年裏外幾何時病症詩篇互嬗之病若有名終未
病詩無所得不云詩楓紅相紫霜安在楓相過霜皆落橘酢
柑甜雪始知余常惡柑酸愛橘甜今從小雪後摘取而知其不然方畧金城圖

上好九京何事預爲期

趙姚適菴預計歸程卷時張蓴山方料理後事而去時人皆服其有見然其意則一也

預計歸程好眞成達者懷禮情由古朴奢儉與時乖慮有千年算規稱百世楷不如吾服墮一聽暴和埋

臘五紀事呈周邁園黃門并東李寅伯徐芷水范宗垣及新仕清果介愚和尚家瀛洲中翰諸子

同人弗棄東門子徐范從來遠自鄣初到瀛洲眞族

寶新持清果釋家珍風風雨雨逢晴日喜喜歡歡聚至親偏我適當衰憊劇無詩酒亦不霑脣

黃門消息逼晨夕十里乖暌隔鬼人詩到相逢無半句話如初會尚新親因同感慨原應黙共有心期不待申歎息兩翁終已矣太平風日可長春

東聰籬下

病間東聰萬慮空窺籬因得見天公翠翎側想撑魚亮白首寒偷刺虎紅一歲生成都已盡來春長養正無窮玉蘭似雪洋茶艷亦與盆梅在眼中

立春前一日苦寒自遣十二月廿七日

貂貅空煖酒空醇老病除非不做人連日果分寒大小明朝定別氣冬春七旬六又忙忙到百歲三寧慢慢臻人生百歲三分之則七十七共一也且忍觀梅憑雀噪年年過去一凡民已上辛卯

澗中稿序

寧海方正學先生曰天地間山川有時而敗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名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可不知務乎道哉文所以載道也今之修辭者吾惑爲徒泥三不朽之說遂妄弄筆墨栩然自矜曰吾能古作也彼見者不察亦曰某某是善於古作者及閱其言恣意塡砌何與身心縱筆空翻詎關名教弟引古語以慰解謂傳來世莫若言如昌黎公云者文章經世大業如曹子桓云者眼前富貴身後文章如蘇眉山

云者凡此不過推穆叔之遺言以文覆瓿之固陋欲與天地並存能乎余丁憂歸里病廢之中思得世之爲古文詞者共抒至理之言而卒未嘗數數見也一日袁甥學至過半生亭問疾持隱者孫氷維澗中稿來受而讀之味其性情意知之解春王正月之案無極太極之駁正多讀書而求甚解殊非苟作者比因嘆慈谿百里不謂碌碌茌任中忽見此古豔洗心甚異之已而致其業師袁心翼之言曰氷維盆山老儒嘗今彭學院曾以儒逸題贈生平嗜古力學年今七十有九猶手不釋卷向工舉業不售去遊燕薹已抵劒閣久之里居間有述作歉然不欲示人或勸之梓以行世則曰集例有序非遇蓄道德而工文章者施序言於卷端將志意何以明聲價何以定乎吾老矣悠悠斯世誰復知音吾其抱是稿以終身焉可矣某竊思先生斯文領袖序而傳之先生責也余念氷維托志考槃潛心邁軸以優游樂道之天趣發性情自得之文章雖人之耳目不同而心之嗜好則一寧俟予言爲重哉而況有方厓彭先生之月旦乎昔吾慈

宋隱士杜先生文行兼優慶曆時屢徵不赴淸修高潔之風炳乎史策至今嘖嘖未泯方今崇儒重道之日黜浮詞尙至理文治之隆遠駕唐宋豈無招隱特詔如慶曆間之於杜先生乎山實有蘭無人自芳吾知氷維行將一日千秋矣老疾空踈何敢自負知言哉雖然石公讀氷月之集激揚發越茂之得白雲之詩涕淚交迸今古憐才實同是念一時聲氣應求幾人用是忘其荒落强伸左臂而爲之序亦聊以誌鄉里間之尙有人也庚寅夏至半人鄭鳳序

黃山紀遊跋

余一生以親在不暇遊已外之後又以病廢不能遊友朋中李寅伯故好遊每談及四明太白會稽聖湖天台雁蕩黃山武夷匡廬諸勝歷歷如畫心甚慽之已而鹿亭胡子歸自新安出黃山紀遊相示其詳贍不啻寅伯心又竊喜之然慽非慽寅伯之遊而慽半人之不能遊也喜非喜鹿亭之能遊而喜鹿亭之有暇得遊使半人可以終不遊也何則鹿亭侍御也侍御職言天下事其所可否者多矣其爲利害也豈少哉　今天子聖明臣民多福雖居要路而得以告假涉水登山紀載明備使手瘓足跛之老皆如親歷其間自非太平無事而能然哉令而後半人喜甚謂扶杖擊壤問果眾生可以終不遊矣尙復何慽之有

康熙庚寅夏五半人風跋

石林雅事歌 有序

石林者僧介愚所居淨室也在達蓬山北麓山爲秦始皇駐蹕之所相傳當日望海外蓬萊意欲從此達之故以達蓬名介愚爲余言山中無他勝唯石最多予常大書石林二字贈之庚寅四月十一日余同張志尙李寅伯張德符柴上林釋栖霞及姪兒爲伏龍之遊因得造其處石頭佳勝果如所言雨後泉聲竟夜不息令人神思悄然如遊邃古因慨人於境界苟有所得即到處蓬萊而神仙家徒登高望遠以求之不思反身內顧宜其望洋而嘆終無所得也寅伯曰到處蓬萊信哉斯言然某竊聞之蓬萊山黃金銀爲宮闕而石林荒山草創幾乎把茅蓋頭雖我輩因緣至止亦復信宿難容以此方彼得無如貧家之想富室其有無不可勝計乎余謂泉聲石影此係乎天者也琳宮精舍此係乎人者也天則一定而人則無不可爲以吾介愚之道力其所就殆不可量今日之把茅蓋頭異日之金銀宮闕直轉盼事耳介愚曰是奚庸哉一簑一笠吾方視之如高堂大廈一椽一瓦吾

方視之如瓊樓玉宇但使三間兩厦足以待客容衆諸公至此亦得領畧山川嘯歌連夕是即蓬壺閬苑五城十二樓矣於是同遊諸友僉謀醵金題其冊曰石林雅事而屬余一言嗚呼蓬萊自始皇帝至今二千年矣若有若無在虛空飄渺之鄉石林雅事一出而後蓬萊始有落地豈非古今一大快事乎爰系之歌以示同心歌曰人情都向眼前望不知蓬萊在脚下介公得之無意中祖龍欲逢不得者余昔題名曰石林羨其石多如林也（若石人石城石洞石門之類園中所蓄更多不可名狀）

清和挈伴伏龍遊頭風雖患意不捨入門泉聲石孔間雨後湯湯終夜寫夢魂依依竹樹森直欲餐病消一夏所憾金銀宮闕無幾乎蓋頭茅一把然而可以人力爲何者是眞何者假天生主人神仙侶諸君豈客一椽尾水不弱兮天無風善信亟宜來入社一時輿會千載傳蓬萊端的石林雅

蒓園古今體詩序

武林吳子蒓園天下士也其才本非一詩之所可蓋然名聞四海聲達九重而猶偃蹇諸生困頓場屋宜其感慨歌吟思託於詩以自鳴也戊子之春忽集其古今體詩屬余爲序余初以性兒久故諾之繼而讀其詩古體則發源於陶謝而濫觴於昌黎長古今體則植根於王杜而蔓延於文房子厚氣骨才華無不力追古人雖世所稱新城詩派者未必過此世有真玉具眼自知何須衒以求售乎以此閣筆者久之已

丑庚寅屢來責諾竟以病未及爲孟冬僕歸慇懃寄書惓惓以曲木可繩於直爲詞何其不自滿假一詩尙爾乎竊思從繩則直爲曲木言也木原直矣何假於繩且不問繩之有無乎余自有知識以來於授徒絕無講章於場屋絕無讀本於理學文章詩書絕無宗旨家數派頭但知信胸直書問其來歷則茫然張口也曲直姑置繩之則無云如之何無已則盡請歌詩筆墨應酬圖之第三章曰忘記商周三百篇宋唐晉魏定誰先老來只發隨時興譬若生當邃古前今

年病中則又云病當居易相同日年到朱熹不敢望筆墨老因廉耻喪詩文化爲古今忿盖不師古不拘今獨絃哀歌自道其情而已當其意得雖使周公孫墨召伯揮毫要亦不以易吾一字也葯圃而以爲繩乎杭之介山寓昭山劉不可作矣郴門馮子諒可共牽也庚寅仲冬望前一日

翠山禪寺志畧叙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孔孟家法所爲無入而不自得也然自此義一明而儒者狃於其說遂至貧賤驕人於是穎水箕山得與勳華爭烈後來一種呰窳之輩託言道學妻孥不保視天下若無與吾事豈知善本一也而獨與兼異兼之爲達豈獨之爲窮所得同日語乎佛氏與吾儒異業然生斯世也爲斯人也其道未嘗不同就百年中閧見所及者而論雪嶠之風致高騫密雲之教化廣大問之兩人其優劣有不自知者乎然雪嶠一瓢一笠生則寡徒殁則叢林不能舉其姓氏而受密雲之杖拂者人人自命善知識上者喜動天顏而次亦交歡公侯士大夫數傳之後猶得藉其餘響分立門戶競號名山由斯以觀有功佛教謂在彼而不在此不可也翠山寺在寧波爲一百七十寺中之一寺基建於唐之咸通名錫於明之洪武歷千有餘年興廢亦不一矣年來佛教中微宗風衰息雖天童雪竇五磊猶且善信乏傾心之戴僧徒有菜色之虞而翠山寺自慈竺上人壬申受

請以來戊寅乙酉七八年間歲有興造凡殿宇樓閣門庭廊廡齋帑湢溷無不一一重新煥然改觀之下印先覺於是乎慰藉來學於是乎鼓舞矣寧不得謂之有功於佛教乎夫天下所最難得者財所最不易回者時耳當此官貧民困之時無拮据之狀募化之迹而一寺中興恍若異代其功豈復世間之所有乎吾聞上人剃度於山曉得法於正聞正聞得之費隱費隱得之密雲其淵源所自諒有契於聲色臭味之表者恐非門外漢所能窺測其藩籬矣已丑之春上

人持其翠山志畧過余求序志畧爲延福于石所撰簡絜有體予序何足增重特念上人之功不可磨滅且又悔余少壯志高窮思獨善二十年以來方知兼善之爲難而一病無能爲矣故遲之數年終不吝爲上人覼縷述此蓋實有感而云非敢甲論以徇俗也

康熙五十年歲次辛卯二月望日脫稿

董母俞太夫人八十壽序

董氏自司農公失職以後屆奪於兵家世貧苦歷子及孫凡六七十年矣如人病尫未有起色已丑歲間孫胡駿歸自吳門始謀贖屋以居庚寅冬日遷焉余喜其駸駸乎有恢復舊業之機也寄題一聯於庭曰春風背長忘憂草秋旭除開並蒂花舉一切人世之所宜有而不易有者犖犖不道而獨慰其母之壽且深望其子之兄弟三人克自樹立以庶幾娛親於既耄也於境爲最切於情爲最真竊以爲善頌善禱會

明年三月廿五日爲其母俞太夫人八十生辰同學諸子皆謀謀詩以祝而胡駿屬余一言爲序余病在呼吸安能勉強措詞雖然請即前說申之可乎蓋夫人之一生受其苦者享其甘而天之常運旦必夜者冬必春太夫人爲侍御應公甥女其自俞氏名宗而曰嬪於司農家也不可謂非生長富貴者也乃不幸而司農公辟世高蹈太夫人奉其舅姑者二十年巽子先生負米乞粟太夫人相其夫子者又二十年孫符兄弟少貧失學太夫人飲食教誨其兒曹者又二

十年極六十年中之艱難困阨殆有不可勝言者受其苦矣寧不亨其甘乎俗變風移前上之長夜已非一日故家子弟降爲皂隸者勿論其或藉其遺貲逞其私智往往求爲速化朝牛馬而暮襟裾其祀讀書積行若無有也董氏兄弟獨斤斤焉以詩文相標榜以舉業圖進取以傳經授徒爲日用是天固留此一家以待三春之候到者也　聖天子深仁厚澤垂五十年正當久道化成之日而又年逢辛夘歲當大比太夫人壽筵之開適遇春華孫符兄弟不且連翩而舉收其秋實乎金門玉堂從此發軔其爲八十年之否極泰來無疑也或曰此世俗所以祝壽也豈所望於能文者哉念友朋中惟太夫人與余家相似余與巽子同學先君子與司農公實同汉社而余一病潦倒单丁之懼惕然一旦序述董氏之母子兄弟不禁其欣然而羡愀然而妬也其爲世俗與非世俗豈邉計哉康熙辛夘三月望日錄出

循墻圖贊有序

余本面白無鬚清瘦而長中年雖稍加肥然不失爲骨立之人也已夘中風自號半人病與年進日僂日傴今年七十有五幾幾乎俯不能行矣因寫循墻圖以誌貧病衰老之狀非必借正考父之銘相爲摹擬也嗟乎今天下之行樂多矣不論何人動貌聖賢豪傑媿耻孰甚豈知吾亦人也必古人之相似其自非薄爲何如哉用仍銘韻作爲贊詞贊曰

六三而僂七十而傴有五而俯循墻而走饘粥餬口邉計余侮

天授貧病圖贊 有序

余既爲循墻圖贊六月二日因屬姚子餐民繪圖面目宛然而身未傴僂乃更別作一卷欲得其全也不意筆之所之身則似矣而面目反遜余謂畫之難工如此天下事得半而足但存其意焉可矣或見之者謂是寒邨中人之像也不得其全而徒存其意豈吾亦人也不必古人相似之旨乎余謂子以爲是宜正考父之像乎孟僖子之言正考父也言其恭且儉也余則但據目前貧病衰老之狀已耳未嘗有是德豈

敢貌是形哉且也孟僖子之言固有其不足信者矣天下恭儉者未必有後後之人昌大未必皆恭儉者之子孫即恭儉之人有後未必達如孔子爲開闢之第一人正考父之像何足摹擬乎因改爲天授貧病圖以釋之贊曰

傴僂循墻饘粥餬口非恭非儉貧病天授德不當世達者其後僖子所言然然否否恐正考父有奇無偶

題庚寅唱和詩首簡

庚寅九月廿六日東門李寅伯年方五十預與同人約凡稱祝者不以日而以年不於家而於遊不惟他物而惟詩蓋一歲之中舉山川之佳勝時序之遷流友朋之好合文章之備美月要歲會耆窮欲極有不勝其指屈而枚數人生樂事至此爲極矣余時以未敢稱祝先期預爲詩紀事不過紀其寔也已而東門念同人之佳句不忍埋沒爲先舉其大者刻而傳之於慈谿則有雲湖之集有龍山之集於山陰則有柯

山之集於鄞則集於張氏之墨莊於鎮海則集於謝氏之見山書屋總而名之曰庚寅唱和詩屬余題其首簡念余不文而病是五集也曾未得與老癈駑馬何敢與驊騮騄駬同其槽櫪辭以病免者久之辛卯之秋李子將有雲間之遊臨行諄囑以必得一言爲慰竊思五集中合方內外之英兼古庾鮑之長流連唱歎擅絕一時誠無庸贅獨是東門五十一番盛事不可不傳也無已則爲書其先期預爲詩紀事以塞其請其一章曰生方五十君稱壽無日無時不慶之

是地堪遊壺榼挈几花足玩几筵移還鋒禪子群呈偈成隊詞家競賦詩如此年年過一百雖呼萬歲茂加玆其二章曰事在人爲便足傳生朝大例轉悠然百年自視無多日此日應須展一年頌禱致詞能破俗凶荒殺禮不由天（是年四明大歉）即求行樂尋常事勝讀南華内外篇嗚呼是詩也言言寔際本地風光不即可以題其首簡爲世俗富貴神仙之祝之所不及者乎辛卯七月晦日題

題族叔芷庵翁撚鬚按卷圖

莞爾頂雪爾鬚不農不工不商動曰儒尙欲撚髭而凝目按卷而忖書知不爲布衣救貧之術所惑諒必爲丹溪立齋之説所悮豈曉天能行而物未化乃一人晝夜之乘除苟虞淵之將入雖秉燭其何如呵呵談笑莫更嗟吁

題錢選所畫西園雅集圖

器甌湖陸秉安有所藏西園雅集圖係元時錢選所作介余族弟吾山來求題識曰願賜一言以辨眞僞也余謂天下之眞僞奚容辨哉今夫物亦視其好醜何如耳物而好則今人之僞者皆可貴物而醜則古人之眞者未必不可賤若止就一人之所作辨之彼賞鑒家所爲按年月論支派察絹素審筆墨考衣冠器皿問收藏來歷其說甚詳且悉而不知此皆可以僞爲也天下聰明日出機巧無窮人謂古人畢竟遠

過今人而吾謂今人眞覺大勝古人紫可奪朱鄭可亂雅有若之似聖人子貢之賢仲尼子夏之疑夫子有辨之不勝辨者矣故曰與其辨眞僞不若問好醜之爲得也方今世運尙文人知好古始而華亭則家有華亭矣繼而吳興則戶有吳興矣是豈董趙如此之多哉非董趙則傳名弋利俱不可得故僞爲董趙者不少也若舜舉者技雖源於舅氏名僅著於元時所爲西園雅集圖者亦不過藴黃之流詩筒酒盞耳無關得失榮辱之故誰寔爲之心摹而手倣哉而尤筆墨之老其朴茂迥非時流所尙其爲眞蹟斷然無疑也秉安旣知所寶而又求題識以共寶之且曰吾終不爲利名所動也可謂眞知好古者矣千金買骨則良馬自來吾於是圖也殆拭目俟之辛卯八月三日題

姜友棠詩序

自余丁卯戊辰間得從京邸讀周弘濟姜友棠唱和詩喜其無時俗脂膏習氣遠有古作者遺音自是每過海內詞家必舉周姜爲鵠衣食奔走各以事散然嘗書問往來友棠必取其近作寄示評定余又喜其進而不止戊寅余在高涼曾作一札與友棠曰新詩腴質近古眞如彈丸脫手可謂得詩人之樂趣矣愚尙欲友棠得詩人之苦趣夫所謂樂者非吟風弄月之謂撰一句而古人實獲我心哉一字而載籍如出

其口是也所謂苦者非嗟貧嘆老之謂撰一句而惟陳言之務去哉一字而休他人之我先是也盖苦樂不兼則在己之性情不出其於詩家正如行百里而半於九十也余既病廢友棠亦倦遊而歸里居數年貧至輟吟間有所作幾幾乎尋其苦趣而未竟也辛卯九月持其詩稿屬余作序且曰吾今候選北行矣願子終有以益我也嗚呼子不見夫二人射乎其一百發百中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

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日射則射中之苦樂俱盡也日爲詩則詩中之苦樂亦俱盡也雖然友棠行矣方且政事之不遑而遑日爲詩乎不知詩也者所以治其性情也政事不可一日而或荒性情亦不可一日而不治性情不可一日而不治則詩寧可一日而不爲方今天下之爲令者徒有急功謀利之心絕少禮樂詩書之氣性情之不治也久矣誠人得詩焉以陶寫之則優游自得之下和平寬大所由養亦即精明强固所由出也

然則吾何以益我友棠哉風雅道與絃歌化茂政事修舉而毋頹乎俗吏之所爲將見吾輩循良自有以治民而獲上豈非深有裨於今日太平之雅化歟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周弘濟陳留之政固可問也倘弘濟不以爲然則非半人所敢與知也已

題周衡侯自繪壽像

其行已也依稀乎青天白日其與人也方物乎光風霽月雖其拙而未遇乎時故雖窮而志猶未屈人皆以爲學力所成吾則以爲美在乎質不然而何以一生之多材多藝偏易爲世人之所慕悅種花蒔藥而調禽兮品管撫絃而按節人苟擅其一長兮往往立致千金之易必方今仕路其弘開兮何難草野而登天閽夫何僕僕於里巷兮年踰艾而中懷徒熱忽顧影而自憐兮知千載音容之未滅俗工知寫面而不寫心兮不如自繪形神之無失兀然端坐而整衿兮儼若鵬舉先生之再出前輩名賢之有後兮何美乎田疇阡陌而榜分甲乙

題黃山遊草後

余生平不善遊頗用自愧然觀今之遊者足之所至目未見焉目之所見口未言焉即口能言而非心焉好之則在已之精神不聚何由而得山水之精神使之長在天地間乎以故遊紀頗多余雖愧不甚觀也慈谿大令羅君貞菴聞其有好遊之名余謂即此已足破俗吏之荒未嘗不心儀其爲人顧一病杜門依棲其宇下者幾十年而不一見一日以事至止問聆其述余詩句頗與世俗稱道之語不類余雖病瘖未暇上下其議論然竊怪晚年何幸得此一友自念年老病篤無力上交從此已矣爲之悵然辛卯仲冬兒自邑歸携黃山紀遊草相示則貞菴丁艱後所作也爲之卒業眞所謂足之所至而目能見目之所見而口能言總之心焉好之即烏紗皂隸中郞嫌其橫俗不亦古今一轍哉嗚呼若羅君者其善遊乎余眞愧之不勝愧矣聊書數語以志同時不得爲友之故

永明寺創建藏樓募緣引

永明舊有藏毁焚燬之餘巋然獨存住僧嵋雪和尚修而飭之復欲於其後剏爲藏樓遷貯其中所以久是藏并以便閱是藏者之得所安也先期來請爲募緣之引余謂嵋雪是舉所以仰體　聖天子翻經譯史設館纂修之意而爲一代助成文明之治謂非釋氏之功臣不可也顧或者疑之以爲嵋雪剏樓則可因剏樓而募緣則不可何則方今天下當官窮民困之時值吝財嗇寶之會而又人不說學讀書種絶於

則從政之人不讀書以言仕今且科舉之子并不讀書以言學矣風聲所煽儒釋同歸緣則募矣其孰從而信之雖然釋氏所爲募緣者未有不借果報之說相爲鼓動而果報之說則莫有深切著明如藏經一事蓋佛猶是人也佛之情猶是人之情也人情於虛惠則不知感於實惠則知感矣於實惠而有以及其身則感而思報於實惠而有以及其身并有以及其心則益感而不知何以報矣今夫人之奉佛者徒尊之如天奉之爲帝修齋誦經罔敢隕越此虛惠也其有力者則金碧其體旃檀其供珠玉寶貝以爲飾宮室田園以爲資此實惠也然僅有以及其身而止矣一靈既滅萬感俱灰而謂千百世以上之佛菩薩能享千百世以下之大供養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唯是藏經爲諸佛所立之言卽諸佛之形氣所留也并爲諸佛所垂之教卽諸佛之精神所存也於此而能爲扶持而表章之是諸佛之身與心皆有以惠及之矣佛果有靈其爲感而思報者去人情豈遠乎則是募緣一事惟此最爲深切著明也嗟乎藏經雖爲佛

氏一家之言然歷三千餘年其間諸老尊宿不知凡幾夫豈無豁然獨悟悠然各得者自立於天高地下之中而牛頭馬脯高自標置者動以語言文字少之宜乎不讀書之習浸淫及於諸儒而枵然徒存一空疎之天地也假令人盡嵋雪方今儒釋同歸之風不將自此而一變乎余旣喜有是舉而又深望其有成故樂爲書此且更願斯樓早就使七八十老得見慈邑西偏之勝而遊人詞客登高賦咏亦不患無所雲溪拄笏庶不寂寞乎康熙辛卯除夕

寒村息尚編卷四目錄

寒村息尚編卷四

病不能看梅漫寄雲岫諸上人二絕

我來定約在梅開豈料梅開我不來一段花緣慳若此病如無病淚相猜者謂病如無病今年梅信杏園猜節近春分尚懶開豈有花神憐客病明年復盛我重來

清明前三日從達退上人求楊梅種

七十六歲翁猶求楊梅種此生豈結果寧留子孫供吾輿之所之不了作了用請問達和尚是癡還是痴

答裘槙山題左手所畫調寄青玉案并次原韻

圖書千古休論價未有字先維畫病手瘋來成虛話覩衆怖境看州雲變一筆於何下　左邊強把肱來借墨渴毫枯只偏霸嗜僻瘏痂翻道雅這曹王匹那倪黃亞豈果文心化

病不得過雲岫啖楊梅寄達退和尚一笑

自別雲湖可一年春時梅放病無緣夏來猛擬嘗佳果豈爲衝炎挫不前

前詩原說待明年忘記楊梅小暑天詩識由來多不

爽重過花盛定如前

半生亭五月中花品

珠蘭未落建蘭開茉莉新枝陸續來況有紅蓮兼白藕更多河柳及宮槐洛陽石竹紛華質鐵線洋毬淡雅胎蜜色萱花還可咲梔榴要是一村才

昨日立秋今宵七夕感而賦此

天道如環轉吾生獨未圜便淋何日止手借幾時還節換凉風動斯佳片月彎一年過又半老病底成頑

聞寅伯歸自京師志喜

晚年幸遇此心同觸暑燕遊忘越東數月歸來仍故我三秋疾漸幾無翁廢吟直卸風人擔擱筆如還大化空但得相逢何所囑好看盆蕙醉江楓

九月十一日夜胡侍御病痊赴補道過寒村話別隣友張有斯志呂德符携樽餞之李寅伯柴上林范燕貽俱來因次德符韻即事

吟侶今宵大不同一將北去一留東慕君猶未忘風漢送客群然作主翁天下公私言莫盡世間得失事還空所祈神聖無疆壽朝野均榮滿路楓

張孺人七十一壽序

張孺人以尚書公之曾孫女來嬪於王通州公之曾孫人孩固生長富貴不習里巷間諸勤苦事也世變家落幼仁先生薄宦黔南吳逆之亂兵戈阻隔人孩爲里尋親孺人隻身處室當是時男孤女幼饑饉薦臻炊烟不舉者屢矣孺人故善女紅因爲隣里任針黹事受其直以供或一日所入不當於出則繼之以夜燈前榻上俯首積勞幾至肩高於頂其後黔南宦歸爲子者不知所往人皆以爲駭而孺人則日望其還勤勞拮据蓋至於身殁身老男婚女嫁甥孫濟濟浸復舊家而日以爲常未曾少變康熙辛卯年七十矣猶望南海普陀想慕慈悲不憚風濤親往禱之明年仲春其子敬來過寒邨一似重有求者固問之則曰敬母去年七十因緣渡海未暇稱觴今將以三月初二補祝欲求一言爲壽適見予痛呻吟未敢輕請念余一病漸篤荒落無文顧幼仁先生與先君同年交好出處分途始終如一而敬於吾猶執通家之禮勿衰義無可辭者也無已則爲敘述其事而作歌慰

之歌曰孝子尋親歸無時其存其亡不可知久杳消息終足疑孺人盼望傷離別朝朝日昳今夕日出至今年已七十一天下事亦何有常古有世上千年長洞中七日詎能量孝子偶被人留住數十年來只旦暮一朝思家認舊路入門恰遇壽筵開舉家不識看之呆唯有孺人喜歸來頃刻之間改顏色曲項立伸頭倏黑依然嫁時容與德於戲兩人俱是古稀人何期古稀重合爲婚姻子子孫孫宜振振富貴康寧不足論一時傳爲奇事云

洛靈宋寶記

麟鳳龜龍古之所謂四靈也不知何年始以龜爲諱至於今而薄海內外群知羞道之茲硯亦文房之寶而制器尚象者乃取乎洛龜得非元明以前不以爲諱而爲之歟大易言河出圖洛出書未嘗有龍馬與龜之說卽先儒之言龍馬與龜者祗言其背負者有九與十之數而未嘗明言其有一書焉可以背負而出如世俗所謂兵書寶劍也得非宋之儒者未暇深考而附會之者與吾師南雷先生作象數論不信龍馬與龜之事而言河圖卽今之輿圖洛書卽今之黃冊盡排讖緯之妖妄而務在以經解經所謂一言被千古之疑則龜亦未始有其事也雖然茲硯自始造以至於今流傳將五百年矣其質溫潤而發墨不滲又兒洛水之波瀾洶湧有聲龜形之顧盼神情欲活其製作之精不可謂非文房之奇寶也康熙壬辰二月廿七日掃墓福泉暇過僧廳取豢代鏹易之以歸因名之曰洛靈宋寶而爲之記後之人愼勿以龜爲諱而輕棄之也

陳君堯山墓誌銘

丁未戊申間南雷黃先生講學甬上甬之士從而遊者多英偉高明之彥而次亦循循雅飭總之非時俗齷齪者可比一時號稱極盛頃昊天不弔漸次云亡三四十年來幾嘆風流欲盡陳君堯山留如碩果而又不幸嬰疾以歿此真鄉黨氣運之衰可爲甬上流涕而太息者也雖微其子憲洪卿哀捧狀猶思一言誌之按狀君諱自舜字同亮別號堯山本橫涇陳氏有諱子順者卜居郡城曾祖言石城知縣祖天錫封亞中大夫父朝輔明萬曆丙辰進士歷任監察御史陞太僕寺少卿母周氏封恭人生母沈氏君生爲公子而無膏粱綺紈之習恂恂焉謹厚謙和不屑與人角逐勝負其對人言也常吶吶如不能出諸口而唯是積行讀書從師取友以庶幾於古先儒者呂黎所云不爲喻喻熱亦不爲鑱刻嶄絕之行者君殆不學而能然故雖世運不常屢經變故而賓客無驟衰之感門庭有如舊之觀甬上縉紳故家更歷六七十年能如此無恙者所未有也初君生於杭母不之知迄

五歲而知之亟遣人迎歸愛之甚於所生生母不知憶之而病病不逾時而卒斯時君尚幼無知也二人旣逝君痛念旅殯扶櫬歸寧葬之千丈爲之稅服三年嘗恭人之未歿與太僕之猶在林下也承歡養志無心不盡及其即世也罔報罔極計惟顯親而以順親爲信友之方者即以信友爲顯親之具故始爲秋水社則有史及遊袁向若洪暉吉胡道南諸公而族叔韓山實左右之繼爲濟園社則有沈斯說徐道勇左紀雲湘南董在中吳仲諸公而族兄子遜非園介君實鼓吹之其間捧盤執耳皆極一時之選而當世之耳而目之者多指雲在樓之公子爲不可少蓋至是而人知太僕之有子矣雲在樓者太僕所建以爲遊息之所也所蓄圖書玩好頗富手口之澤亦多君一一珍藏每遇名流鑒賞輒求題識令人想見前輩風流如此决非浮議所能汨沒所遺詩詞欲刻行世雖以余之荒落浮沉京邸猶且不遠數千里寄書命序斯其力誠盡而其爲情亦良苦矣其母幼妹事長兄當如父而君親愛之篤爲之擇壻必得名賢之後如錢廉者方許之其於先

人名節所關未嘗一事不再三留意也若旣累試不偶念舉業非學者究竟與介眘倡講經之會於甬上一時英賢畢集析疑辨難議論蠭起而君雍容揖遜徐出一語因遂有解紛息爭之目六經之中加意春秋所著有春秋經傳集解幷爲列國地圖名勝而於字學尤精字彙正字通古今韻畧諸書皆細爲較正見有一字未經梅誕生張爾公蒐入者悉爲補輯久而成正字通補一書平生不好吟咏遇有所作輒集唐宋句爲之命意措詞工穩如出己手葢君一生行

事無一不古道照人而學問亦復周詳如此余交君五十年每一過從見君周旋親故欵待交遊賑䘏孤煢獎掖後進充然無不足之色比歲以來各以貧病事阻間一會合因相與慨同門之凋謝嘆絶學之無傳俯仰桑榆殊增悒怏曾幾何時而憲洪以遺命諄諄來屬銘墓可哀也已君卒於康熙辛卯六月廿一日距生前明甲戌七月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由鄞邑庠生援例入監授儒林郎娶葛氏有賢聲先君幾年卒子一人即憲洪國學生女二長適范延謂次適謝德間孫一維梢維模皆國學生曾孫三煌綸煌經煌紱俱幼其葬也將以壬辰四月某日卜於某山之原銘曰

黃門提孔　狂猖攸分　萬公擇充宗季野貞一陳夔獻介石董在中吳仲范國史非狂孰六學成與否盡散烟雲君居其列猖者同群翩翩公子風和日曛張復旦寬王三文峻鼎足三軍謂宜靈光歸然獨存後有知者不見或聞吾道衰矣畢竟荒墳哀哉吾也有日胥淪千秋不滅庶賴斯文

四書會註徵韻序

四書會註徵韻者馮子天樹之所作也天樹夙負俊才於舉業尤工年少補諸生旋卽由廩歲貢壬午浙闈被薦不售乙酉戊子以五經試京闈又兩次被薦不售當是時急於功利者多從此改志易業上之援例捐貲不日可躋大僚而享膴祿次之習刑名錢穀等術以希入幕而攬事權卽富厚可立致下之圖再舉者癖行卷刻詞賦浪遊京師投謁貴人門下奔走以當誦讀凡此徒以舉業之困苦人爲無已也而士

習人心至不可問矣天樹曰吾之不售有司之過或者亦吾之舉業未精所致與且夫舉業者士之本分也舍其本分而唯利之圖不祥孰甚焉古人云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又曰三折肱乃爲良醫吾其師結網之故智法折肱之巳事乎倘得公天下而傳後世卽困苦一生勿卹也於是先取四書恪遵功令墨守朱註演爲韻語每章一詩每詩一律而名其書曰四書會註徵韻務使讀者易曉記者難忘誠哉幼學之津梁老儒之歌訣也推是意也舉業一道向也繁難則人嫌困苦今也簡易則人知鼓舞非惟說約正蒙辨志體註等書可以不作卽棠引存疑淺說達說俱可付之一炬蓋其立志堅定所謂習而安焉不見異而遷焉故其所造若是而其人亦從可知矣辛卯之冬天樹過余求序且述其父顯生翁之遺命曰吾年踰九十不得見汝之售猶得見汝之書然是書淺陋非得蓄道德而工文章者爲之先聲恐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余謂翁之所謂淺陋者爲聖學言之也余之所謂簡易者爲舉業言之也道德文章藩籬未涉

區區舉業不敢謂管未能窺也世有朱子卽孔子可以不生倘使世無馮子卽朱子何以常活乎因書之以爲序

題遊天台圖後

前庚寅歲栖霞上人有南海補陀之遊從余問序余謂遊補陀者必能解潮音之桎梏免苦海之風波俾大士超然於無何有之鄉始稱救苦救難否則無益以故諾之而未及爲今壬辰歲又將遊天台道經寒村持紙索圖余念遊天台者晨擘遇妖歸終凡俗寒拾機鋒而今安在栖霞縱事事不讓古人究竟於四大毫無所益栖霞曰吾於補陀天台要不過縱耳目之觀極吾心之所樂已耳豈必較量古人論其無益有益哉曰如此則遊固可圖亦無不可獨是余素不識天台栖霞亦欲遊之而未果將無作有夢耶幻耶顧天下事有無亦何常之有余今老矣栖霞以方壯之年一旦挾詩以遊焉赤城之下瀑布石梁之間過有欵曲相迎而歡然道故者安知其非即余耶姑書爲識

復陳古愚書

往戊辰歲娥江以東成進士者唯年兄范筆山暨弟三人而已范與弟同館選而究以不善清書止於困頓粗官年兄以[illegible]少簽仕平江鎮南兩舉卓異簡留特用人稱吉安名司馬今且內陞不日大用可期所稱後來者居上也歆羨歆羨弟自有知識以來講道論文思得一二可與言者同志千秋而環顧天下多不稱心已卯中風益與人世潤絕老病半人自謂覓死無路不復作人間想矣準菴來舍得讀台函驚訝之至如人逃空虛聞足音跫然不覺色喜旋讀滸山文集識高筆老不顧笑罵軼唐駕宋自成一家從來經濟文章本非有兩識者謂辰榜得人最爲極盛洵不誣也所歎者吾二人相與之久相契之晚飛沉不接無緣細論耳然寥寥天下得知己一人可以不恨弟今年七十有六日已沉西遭逢快事感謝之私非言可罄矣茲因準菴北行之便附復數行少抒悃愫拙書一紙墨濁毫枯强借左手非敢云書只以見老病無聊之態又半人集一本息尚編一本皆弟風後

所作忘其醜拙就正有道倘以爲可教嚴施橫筆郵寄鄉還亦足見文章家相好至意也準菴大師在當今佛教中頗有緣法又得年兄爲之檀越茲行定不寂寞所有護法諸事統祈心照與時甘露功成俾弟得以扶杖往觀一步道傳伯安兩先生之後塵其爲功德寧有量哉南北相去數千餘里倘有惠我好音可向臺中陳莘學一問便可通消息也臨楮瞻切不盡欲言

范筆山先生墓誌銘

筆山先生旣卒其子廷謨作爲行狀欲求當世之大人先生以銘其墓而因循未果也越九年爲康熙癸巳始卜地於湯家嶢以正月二十五日爲葬期葬旣畢其子廷彥志念墓例有銘銘難其人竟於明日走寒村屬筆於予人鄭風風惟先生與風同一人交也生同里幼同業長同師晚同遇性情好尚學問源流遭際窮通靡弗同者天幸半身未死敢不爲先生一吐其隱乎竊思先生一生固所稱得意人也孝友根

於天性信義著於鄉評才華品望傾倒於名卿賢大夫公車五上一魁天下傳臚選館會課表賦諸詩皆居第一敭歷中外期於盡職舉凡理財治兵宜德達情一惟處之以安靜運之以淳厚識者謂其盎然盡詩書禮樂之氣眞不愧黄門高第歸休故園優游觀化允士林之全人展宦途之完福也顧先生於此實有不得意者存乎其中居平嘗爲余言吾家素食貧早孤賴先祖與先母飲食教誨以迄成人年皆八十餘先祖捐館吾以旅食不得侍湯藥視含殮先母之

卒亦然終天穴事此慽難銷言訖潸然淚下雖掄元之日賀客如林終以不使一見爲慽南劍之歸過余問疾余亟爲先生稱賀先生愀然曰吾向與君同洒掃黄門獲開戢山緒論聖賢自期揚揚殊意得也一行作吏動須循例學古入官我行我法旣所不敢煦煦之仁察察之明矯矯之行趨時干譽尤所不屑徇天理近人情苟免寡過而已後有知我名臣乎循吏乎位置何所祇增愧恧耳追遡生平相與咨嗟歎息是先生之得意正先生之所爲不得意也然而先生

自此遠矣按狀先生姓范氏諱光陽字國雯别號箏山范氏世爲鄞望族而玉疊公諱大捷者獨以忠厚傳家弱冠卽補博士弟子文行皆足爲師生三子長茂英邑庠生贈徵仕郞娶李氏贈孺人次汝樸贈中憲大夫次汝崧邑增生汝樸無子以茂英之次子爲後卽先生先生乙卯舉人戊辰會元翰林院庶吉士歷任戸兵二部出守福建延平　府吏部以督徵未完擬降調卒於康熙四十四年正月初四日距生前庚午二月廿三日春秋七十有六娶章氏封恭人後

一月卒子男三長廷謨歲貢生候選知縣次之恆錢塘縣學生先先生九年卒次廷彥鄞縣學生女二長許配周廷箎未字卒次適寧波府學生謝爲雯先生性平易與人無忤望而知爲有道長者樂道人善無他嗜好圖籍之外晚年唯以杯酌爲樂所著有雙雲堂集若干卷詩文一如其爲人嗚呼以先生之學行而功名止此使其遭時早達其所造寧出古大儒下哉吾爲斯人惜不能不爲世道惜也乃爲之銘曰先生行事表表耳目先生懷抱耿耿心曲君親師友

未遂其欲所期者大所慰者促時耶命耶誰爲嬴縮人生世上何時得足利鈍盛衰或相倚伏楊嶼之原高墳矗矗留遺子孫共享其福康熙癸巳二月初十日年門姻弟鄭鳳拜撰

寒村集三十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鄭梁撰梁字禹梅慈谿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

高州府知府是編詩分十一集一曰見黃稿詩刪

五卷二曰五丁詩稿五卷三曰安庸集一卷四曰

玉堂集一卷五曰歸省偶錄一卷六曰還朝詩存

一卷七曰玉堂後集一卷八曰寶善堂集一卷九

曰白雲軒集一卷十曰南行雜錄一卷十一曰高

州詩集二卷文分四集一曰見黃稿二卷二曰五

丁集二卷三曰安庸集二卷四曰寒村雜錄二卷

補一卷又半生亭集一卷息尚編四卷則詩文合

刻也梁受學於黃宗羲嘗謁陳師道年三十一見

黃魯直畫荻其稿而學焉梁見宗羲時亦三十一

故詩文皆以見黃稿爲冠其文得之宗羲者爲多

而根柢較宗羲少薄詩則旁門别徑殆所謂有韻

之語錄其書定山詩抄句云明朝詩學崔公甫若

語仙才拜定山可以得其宗旨之所在矣

雙雲堂文稿六卷詩稿六卷
行述一卷

〔清〕范光陽撰　行述　范廷謌　范
廷彥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鄭風
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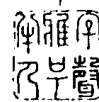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雙雲堂文
稿六卷詩稿六卷》提要

序

雙雲堂集吾友范筆山先生所作先生雅不欲以詩
文擅長故所作不多即作亦不過應酬不得已故旋
作旋棄間有發以已意感慨古今不平事者亦因年
久遺忘守南劍時先生年已七十矣追錄所存僅得
詩文如干首顏曰雙雲堂集將壽之梓而以從政不
果歸里五年蹤跡未暇一旦辭世遲之三載而其子
廷謌廷彥始承先志屬余較刻其孫從律好學知文
深恐先生之言多所放失約吾兒性同事搜羅且以

充安堂近作附焉集既完共計詩文一十有二卷來
求余序嗚呼先生固雅不欲以詩文擅長者也然古
人謂觀人言語可以知其人之淺深故凡其外多狂
怪忿張之習者其中必少質實典重之學其中有忠
厚悱惻之意者其外必無怨尤譏懟之辭就先生而
論其德行宜居賢良方正之科其聞見宜膺博學宏
詞之選而乃遭時不偶僅僅以科舉時文顯斯固已
極千古賢人不幸之遇矣即以科舉時文言之其蚤
登朝宁而榮列華膴者所在都有先生則壯而旅食

晚始得第然且玉堂一席之不容浮沉郎署困頓粗官功令所拘未嘗少攄其萬一至今知與不知皆僅僅指爲名會元而已斯又不幸中之不幸可爲喟然而長太息者也先生所作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而辭氣委婉怨而不怒所言皆典則有據不事鑿空駕誕蓋誠得乎南豐潁濱之神髓而別標溫厚和平之風致者是雖不欲以詩文擅長而生平所發之深所蘊蓄之匪淺實因詩文而見後之人而欲見先生者不得見先生之德業不可就言語而想見之乎其

爲可傳於世無疑也始南雷師講學甬上稱指可與斯文者五人先生與杲堂怡庭管村及余而已昊天不弔陳李云亡余中風半死而管村隨亦同病先生歸自延平巍然碩果也其和余半生亭詩有且學堯夫四不出任他眼食過年年之句蓋願其病未即死而余則曰死後憂惟憑老友眼前病可告誰人是明明以終身之託屬之先生也豈意先生竟挾管村而先去乎未死半人斯文誰荷今日捧誦遺編誠有泣然不能執筆者顧余與先生交垂四十餘年性情相似遭際復同余集既不得先生序矣先生集非余序之誰其序之乎因爲力疾言之不嫌質直如此其曰雙雲堂集者先生祖墓有紅雲白雲二山嘗取名堂今以名集者亦先生不忘其祖之意也康熙丁亥夏五月半人鄭風序

序

韓退之有云物不得其平則鳴余謂不盡然也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薦取其聲之和是故金石絃匏所以暢其情也卽候蟲時鳥二氣鼓動自然翕張豈必有湮鬱于其中而後宣哉乃至以盛世君臣僚友賡歌警戒而總歸之不平之鳴何也夫羇人思婦之離愁公子王孫之托諷悲凉激壯固亦有之而以槩古今立言之塗則過矣當日東野阨于卑位其所作多淒清寒苦退之亦齗齗於皇甫鑄李逢吉之

誹毀故爲奡兀以抒其憤懣結轖之氣故其自道云爾未可謂篤論也我友范筆山先生起自四明稟其秀淑資地絕人鉤貫六經囊括百氏發皇其學一出名世又其師友淵源究極天人之際而體驗之日用動履之間其于人世菀枯得喪升沉顯晦一切可驚可喜之事視爲寒暑晝夜之相代于前而不以易其慮故其文章自肺肝流出靜穆深遠優柔厭飫乍披讀之如望見其德容道貌徐而辨之記敘簡潔而嚴重議論朗暢而精微兼綜廬陵南豐二氏出之詩清

麗閑遠儲氏陶韋參之錢郎元白以博其趣游之石湖道園遺山以暢其支如風水相遭波瀾詭譎滴瀲橫生皆自然成文如夔韶夏濩金戛玉和諧而不失之嘽緩駿發而不病于噍殺令人渣滓消融而邪穢蕩滌嗚呼此非偏才畸勝之文而儒者有道之文也可以觀其所養已公之文歌舞戰鬬光怪惶惑不可偪視而卒要之舂容和雅者何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辭也者文也氣也者所以爲文者也光怪惶惑者辭也公之文也舂容和雅者氣也公之所以

爲文者也或者謂公生當盛時得遇知己占巍科官侍從而出牧一郡而太守古諸侯也得位行道故與坎壈失職者殊等是又未足以知公者也名位外物也公固有湛然足于內者矣豈以是爲加損乎哉如以遭逢論不用其英華果銳之氣而待之服官歷仕之年不留之廣廈細旃之地而置之蠻烟瘴雨之鄉它人處此未必不歎老嗟卑形諸楮墨公文如元氣流行春秋溫肅有興候月星明晦有改觀而元氣固自如也余戊辰試禮部叨同榜又經房同出月川梅

先生之門余攖世網瑣尾流離將窮頓顛之狀時時有所發洩見者頭髮上衝目眥盡裂詞氣不平誠有如昔人所云者視公器識學養相懸萬萬矣文之工不工又無論也康熙丁丑陽月訪公延平官舍以敘見屬輒爲引其端因以自從爲門年弟練水趙俞謹序

雙雲堂文稿目次

卷一

卷五

卷六

雙雲堂文稿卷一

甬上筆山范光陽著　埒謝爲雯閱
慈水寒村鄭梁選　孫從律較

恭賀平鄂羅斯表 倣課

臣伏聞七月某日已平定鄂羅斯遠人歸命悉受約束退處泥布潮地方以興安嶺及厄而古呐必拉爲界我闢地至雅克薩盡二千餘里者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臣思蚩尤作亂尚煩涿鹿之征苗民不庭僅見舞干之格況乎鬼方南伐至于三年白狼西歸空勞八駿稽諸往昔莫盛於今恭惟

皇帝陛下睿算精明神威震疊如天之量固無微而弗容王者之師實有征而不戰念鄂羅斯者居黑龍江之北爲從古所未臣近思鼠腹之飽乃爲螳臂之張誅之則不足齊我齊斧服之則自可縶以長纓爰命元臣相機平定日月所照廟謨預布於先時雷霆之威

皇風已暢於俄頃我師隻輪不毀匹馬不汗遂乃震恐讋服歸欵投誠毀其城堡撤其樊籬願圖遠竄以假餘息譬彼有祟之降曾開因壘若擬先零之服何

事屯田彼疆日慼我國日闢此非斷自 聖衷何能
有玆顯績者也從此洗兵瀚海臥鼓天山上林沙死
長看苜蓿之肥雪窖冰天歲入騊駼之貢臣謹表賀
以聞

擬
上諭誠大小臣工務除積習實心任事恪勤奉職以副咸
與維新至意羣臣
謝表 康熙二十七年
伏以
乾德當陽明兩爲繼離之照
泰交啟運駆三成顯比之公
聖度如天進賀爲明聽之儔而施命臣心似水念股肱耳
目之力以矢誠欲抒子諒于

斧扆宜飭寅恭於寮寀千官澡雪百辟承風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紀綱振興之故在官方釐
飭之間六相同心始奏贊襄之策九官分命遂成喜
起之歌乃禹戒臯謨猶驚讒說而堯競舜業必斥象
恭故當鳳凰巢閣之年適紀屈軼生廷之瑞舉八元
而及八凱則有善必登明四目而達四聰斯無幽不
燭益十二牧之亮工和于朝始和于野而三千臣之
疏附一其德在一其心洎及後時實多炯鑑蕭曹繼
相民傳畫一之謠平勃交歡士有調和之效魏丙輔

政則天子慮已以臨房杜合謀乃多士彙征而進追於逶迤仕路伴食貽譏跼蹐朝堂拂鬚含笑八關羣小俛紆紆而翩翩三旨相公遂泄泄而沓沓甚至太阿獨竊爝火猶然仗馬之斥鶯心閟鳳之鳴絕耳一唱百和竟成唯諾之風我是人非孰作敢言之氣不顧國家之利害祇思門戶之興同從未有解澤流膏化有我而爲無我興風中命漁小羣以成大羣如今日者也茲恭伏遇

皇帝陛下

泰三無私

建五有極

克明克類操刑威慶賞之權能剛能柔妙正直平康之用乃於

孝思諒闇之餘忽有

董正治官之美拔茅脫距不動聲色而進退適得其宜解網開籠無傷元氣而保全尤見其大固已毀譽還

三代之直而好惡成王路之平矣乃猶

念大小臣工雖後效可收而宿習未祛瞻徇情面詩有姻婭之訊顧愛身家傳著首尾之畏豈思事關謀國富弼之于晏殊不惜婦翁亦念道在舉賢祁奚之于子午非私門第毋優游以卒歲惟夙夜而在公大臣法而小臣廉目張必由乎綱舉教其事而後其食公爾尤貴于私忘爰傳

諭誠咸與維新拜手公朝喜見

聖容日霽撫心私室驚聞

天語霜清臣等志切朋亡事慚尸素猷未噐久有賴于甄陶駑鈍下材實難堪其驅策欲收桑榆之末照不爲蒲柳之先秋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畏影而却步豈所願乎敢不思士有雅懷挺孤操于松栢官無夫德恥同噐于薰蕕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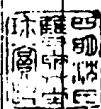
益啓禹門

大開湯網

濟寬濟猛得敷政之優優

議貴議功見施仁之蕩蕩親賢去佞別流品于始進之時觀過知仁養人才于歷試之後則衣有道而長垂袞無闕而奚補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瑞禾賦館課 有序 以產于偃師一莖三穗為韻

康熙二十七年秋九月河南撫臣以嘉禾產于偃師一莖三穗上　聞謹按瑞應圖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是以炎帝靈苗神堯孳畝迄于三代夏則異本同秀商則同本異穟周則三苗貫葉往牒昭然厥應不爽今
皇帝道合蒼穹化周垓埏蠲租發粟歲不絕書至于　聖孝純篤明天察地將以昭　廟饗之嘉祥備粢盛之潔焉瑞禾呈異應時而生實非偶然小臣覩茲靈貺謹抽思騁詞拜手稽首而為之賦曰

惟上帝之錫祉彙珍奇於物產挺神芝之森蕤煥朱草之華莞蓂莢榮乎土階兮識歲序之節限屈軼長於彤庭兮指佞人而色赧蓮萌則搖扇於舜庖華乎乃垂形乎漢簡然雖表異而矜奇終不可以舂榆而為儷若乃穀稱仁草徧植九區含英毓秀敷穎垂珠惘農人之艱食祝豐年之多稌沛曆宙之灝氣下中田之野廬于邦則萬井皆倅衆趾而千夫共趨使熙熙而攘攘咸徐徐而于于顧火旱而木毀遂轉徙而

儀驅慨再歲之不登致一飽之難需望餘糧之栖畝悵遺秉之轍塗此皆涼德之末造未足以感召乎貞符也至于德盛化神風行草偃和氣蒸濡休光赫烜家無出鄉人皆務本鑿井耕田渾渾沌沌雀銜朱禾於穀關烏挾黃黎於剧死彼合壠而異穟至盈車而輸菑治及後時甫田載黎命彼農夫是穮是蓘纖埃起於焦邦微風生乎輕飈莫不漁陽化成中牟政遷南頓錫光武之名由參有禾興之辯蓋天人之感應歷古今而不遠況乎　聖主御宇德比伊祁以仁義

爲耕耨以賢哲爲耘耔其于農事也千畝告藉三推始施望遐阡分若繡視邇陌分如砥潔粢盛於先嗇勤播殖于農師方輕徭而薄賦又發粟而賑饑是宜

皇澤滲漉元化潛滋天不愛道而貽靈既地不愛寶而發珍奇爾乃王城下都緱山石室固商周之故居而神仙之奧窟鍾靈發祥承休襲吉芃芃者苗纍纍其實披拂乎溝滄延緣乎徑術蓋本同而末殊殆函三而爲一始戢戢以競秀終欒欒以爲質非越畝以交枝實同根而如椭晃垂露于清秋鼎圓景於朧日若珠樹之參差而星弁之比密南海九熟未足相方維揚稱生秬能爲芝陋漢史之兩岐掩周祖之穎栗斯固化鈞之巧持而神功之難詰當斯時也太常考禮　廟祏將行方且進清齊調和羹饔人致粢觀史祭牲汲醴泉于玉井灑瑞露于金莖萃九州之職貢侈萬寶之告成　天子齋居而滌穆臻公觴立而所營而嘉禾之瑞適于是乎生夫禎祥之來可以理測昭格之報難以數參今　聖朝至治咸五登三朴者安于田畝秀者習於雅南詠歌洋溢和樂且湛矧

夫　大孝之純篤媲虞舜而無慚宜其翠穎外秀璦粒中函一枝孤挺三穟並銑登神禽而有似昭稼穡之作甘于是簪裾雜遝以來游士女斌頒而麇至摘裳並趨躡踵共蹟將以挹垂穎之餘馨覩連枝之吐穗忭舞乎康衢謳吟乎聖治豈知國家以賢才爲寶以豐年爲瑞彼嘉禾之蕃碩可潔觸而爲儲若夫珍禽異獸奇木玩器諸不在可寶之類者方將明告四方却諸外吏以示不貴遠物之意云爾

玄廬賦有序

大父負趙臺卿陶元亮之逵致自卜壽藏於太白山陽堂鄉相傳爲鬼谷子講堂云按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常受學焉四明郡志稱鬼谷子隱太白山南洽鼎之水簾洞幽深闃寂人跡罕到其祠宇存陽堂鄉則玆山爲游歷之地無疑矣山蛇行而上可二里許有水一泓名洗研池距池而上三十步卽爲壽藏形家以爲丙來巽受巳坐亥臨龍虎有抱伏之奇泉脉多潆洄之致蓋吉兆也光陽雖不解形家言而受命董役朝夕於此樂其山水之勝枕乎高巒雲封茶逕積於中阜月印硯池兼之耳目所周都成佳趣白雲夜梵傳妙響于法王遠市晨炊織空青于闤闠玉女峯之晴雲奪目謝婆嶺之暮色傷心若夫忠獻荒墳王孫秋草孝皇御墨淋漓直淸之亭學士鴻詞埋沒贔屓之石並皆挾册可尋披蘚得覩而玆山咸得遠羅而近網焉至於玄鶴白猿琪花朱草則又神仙之窟宅所固有也光陽不敏敬綴而賦之因

大父自題兆石曰玄廬遂以名篇

自於越之大國著甬句之僻壤石雪巑岏而南峙金峨巀嶭而東望錢湖渺其如帶福泉障其若屛極形區之廣狹準都邑之陰陽若夫長庚之精下射其光仰瞻華蓋側列寶幢太白因而名山眞人起而搆堂眞入伊誰鬼谷之艮丁未遊於姬周爰受業於蘇張數游言而不諧竟遺憾於縱橫入雲氣而采藥遂周覽乎八荒瞻蓬萊之金闕觀日出于扶桑于是駐雲軿振荷裳左挈黃公右提劉綱羡丹山之鬱鬱頫赤水之湯湯將終老于東海因卜廬于南洽傳講學之別墅有偃息之丹房榱棟兮赤柱軒楄兮沙棠白雲兮作幕雌霓兮爲梁上淸玄眞之册九還七返之章皭吐日月洗濯肺腸斯終身而辟穀孰千里而裹粮已而玉棺降青鳥翔眞人乘雲於何地村叟伏臘於此鄉雞犬雜乎啼鴃笙鶴間乎寒螿渺遺風而難卽徒山高而水長後千百年孰嗣其芳乃有高平之逵人兮覩茲丘而樂之慕高風於蕙帳抒曠懷於玄廬慨淵阿之廞宅幸林莽之有祠爰椒漿而長跽心愉

悅而自私索蔓茅於大易問詹尹之神龜卜筮協吉眞人弗違庶幾五岳之志近在一坏之居魯公輸之儕匪巧郭景純之徒陳詞潛若驪龍之睡來如威鳳之飛鑒十形而皆肖審七曜而無欺渺予小子稽首拜辭形家之言我不敢知客謂小子女則弗疑山川之靈吉人是歸乃遂排雲而驅霧選石而環堤象岡巒之體勢紆徑路之參差水來衿而遶霄山端笏而拱岸萃賓朋以遊覽笑祖龍之何愚彼驪山之金漆縱美觀兮奚爲齊彭殤於一致不如茲土之爲宜然而羣其劍割之梗槩未悉乎耳目之悅怡也若翠微兮蔥蒨紫霧兮空濛窺鳥道之如線非猱升其孰通摘槍旗之盈匊恍桑苧之老翁煮三峽之玉露生兩腋之淸風至於牧人驅犢而將返樵子束薪而告終於斯時也日在高舂何墨池之黯黯倏金波之溶溶萬山兮映白千川兮垂虹蘋藻披溺於沙際游魚瀺灂於鏡中更有山市晨炊之氣闍黎夜半之鐘迷離闤闠響徹梵宮咸縱情而適性皆抉背而盪胸被玉女之朝彩如佳人含笑而冶容若謝婆之落景象嫠

婦獨處而愁偎悲莫悲兮南宋之公子寂莫寂兮落日之荒叢石獸淒凉而剝蝕修竹欹側而龍鍾豐碑半侵於苔蘚御墨驚走乎蛇龍信應挾之靡暇將圖繪之難工聚稱觀於一壑恣遠取而近逢亂曰白蘋兮黃熊翔鸞兮冥鴻叢桂兮丹楓紫芝兮赤松眞人來兮開珠宮日月爛兮春融融眞人去兮朝空同巖窔冥兮路蒙蒙有達人兮能相從剖玄虛兮步芳蹤億萬年兮永無窮

翰林箴

昔在成周左右有史記動記言罔非端士翰苑之名權輿於此自唐而後其職始榮瀛洲道山上承玉清花磚晝靜蓮炬夜明厥職伊何較讐圖籍援古論今典墳丘索苟非博雅何能有獲講筵戢闕執綸而陳從容啓沃委珮垂紳書稱說命豈伊異人雙日鎖院隻日降麻詞頭爛熳煜若春霞行之必遠言之弗夸入則論思出則侍從顧問觀承亦規而須翼翼小心任大責重惟此館閣國之英賢密勿是資綸誥是宣

敬箴在位尚其慎旃

上某公書

某再拜謹白某常慕昌黎韓退之之爲人而竊歎當時知退之者鮮也退之旣以通六經百家擢進士其於學無所不窺其才可以無所不成立乃以衣食供給之艱僕僕光範門三上宰相書夫退之豈貪以貧困動其心哉嘗恐以衣食供給之艱奔走不暇給則無以益邃其學而愈廓其才之所至是以望當世成就之者爲甚殷也且退之一新進書生耳至以衣食供給之艱不難上瀆宰相光範門雖甚尊直披瀝肝

膽而陳之又何其人之磊磊而落落乎使當時宰相知之不終至於奔走不暇給則退之固可丞自樹立何待一辟於董晉再辟於張建封而後天下稍稍知退之哉獨所惜者執政如趙憬賈耽盧邁三四公皆不能盡知退之而退之之欲以周公吐握之事望之三四公宜其三上書而三不應也若某於今日則不然今門下之位雖未至於宰相而好賢之心卽古周公何以過之况某固門下之舊契家也教誨培養已非一日及某成進士門下則又歡欣鼓舞出於天性欣

之以醇醪中之以欬語若惘其質乏而思有以周卹之者果無退之之才而門下之所以成就果者將過於當日之寄但不如使退之處此其感恩當何如其益遂其學而愈勵其才之所至又當何如古今人所遇之不同未可一槩論也雖然門下朝夕課誡國事不得少息恐有其意而不及始終成就之故果敢以書尚果向者入都嘗履沙在渡滄河見轎人木者矣未潤而不前邪許之聲不絕於道而終不能爲棟梁之用假令一日者天降之以雨澤水迅而木浮卽可以衛尼達於都下但天之雨澤不斷而終不測其時之所至以重爲大木憂若果者正門下宜降以雨澤之日也不揣冒昧惟門下少留意焉

答王文三書

五月二十九日果再拜文三兄長閣家仰日得兄初十日手札省誦再三知工夫愈切實而言詞愈謙抑蓋非泛然爲此求道之言以欺飾於筆墨之際私心不覺爲之欽服弟思近日學人之弊大約言道理則貫穿經傳析及毫釐覺先儒可以不讓而至於在身行已多冥然悍然不復檢點此言也非弟懲創之後不知其弊之至此極也今兄之近日頗作那怨之檢點而視聽言動忽不知其多方用體而莫之救則兄非徒言之實行之矣但此言一出必有謂兄用工只治其流而不治其源如所謂有養是主人檢點是奴僕之說弟竊以爲不然我輩於流俗陷溺根深蒂固之餘相與從師講學以求爲聖賢之徒如是者將三年矣而錮蔽之深尚有如弟者求其毅然欲爲古人者再悔與兄而已然則我輩其果上根人耶抑鈍根人耶例枯株而求生意撥寒灰以噓宿火非有一番眞切下手之功恐泯泯無有涯岸若復徒爲涵養之說非不高人數等弟以爲將虛意見效古人格套語

直不濟事耳兄工夫只求不間斷若間斷時卽涵養亦非若不間斷時卽檢點何莫非涵養今之惡檢點之說者謂一言檢點必有不檢點之處是言誠然也弟爲之辨曰涵養如明鏡止水檢點如以火燭物二者之相去固遠矣但鏡非不磨而自明水非不澄而能止今以憧憧往來之念入擾擾事爲之中求一提醒兢惕者而不可得而卽欲以明鏡止水自居恐言之未免太易耳故今日用工但當知檢點之弊不必諱言檢點也至邢和叔者言而謂其未嘗檢點耳附

奸人而傾師友豈檢點者固如是乎然則和叔之弊又在不檢點非在檢點也明矣雖然弟言如此豈眞能用工者哉蓋不過歎服兄之深而思以堅兄之志故所言卽不合於人而不敢不聞之于兄也弟大約六月二十左右可圖相晤有不合處便當面悉不必往復矣某再拜

與鄭禹梅書

吾黨之所望於兄者直欲兄爲振古之豪傑非僅在語言文字間也交口一詞嘖嘖不置雖間之者疑信相半然無使譽者有溢美而爲所譽者反有難副之實可也兄平日動驗諸事靜觀諸心工夫較弟輩十分縝密曾有詩云兩年學道翻成倣一夕觀心欲砭輕非兄親自勘過不能作如此語也昨弟與兄晤對半日微察兄之氣象不無急遽浮動之意而少平日舒徐沉密之容意者兩月馳逐以來不自覺其氣之

放逸乎聞熱場中最易汩沒豪傑方其始入之時亦自知其紛華靡麗若將浼焉入而久之并不自異矣譬如人入浴堂熱氣如蒸安身不得及浴之旣久愈熱愈快不知其耗損元氣者甚多今兄以有主之衷入擾擾事爲之內諒決不至於放倒然兄試靜觀之得無少有動於中乎人非有十分內重而外輕之意其根株必不能剗除得盡弟自秋闈被放以後宗族交游多有爲弟歎惜者弟一時亦爲之動念及猛地一思使我以固有之物而忽然失之其爲歎惜宜也

令我原無所失又何以歎惜爲哉以弟之不中科爲無所失則兄之中科亦無所得弟與兄其皆不可有動於中也明矣兄今日所處是第一關直須全力攻打打破此關後日尚有萬分難處之地若此關輕易放過後日直無處做起矣文三之言意兄有一二逗漏處令其覷破乎鵜水之行其酬酢禮節固不必過於矯俗至北上道里之費不無有望於彼此亦萬不得已之事且置而不論至平日清白家風書生門戶萬萬不可少改無作近時鄉宦習態昨見兄所隨者

已有三四僕不亦多乎此輩豈知枯槁淡薄之爲樂乎一味以張大其士人爲事雖爲士人如兄者萬非此輩所能動搖然人之一身耳目手足皆易趍於便安自有此輩指使必不肯勞其耳目手足而往往寄之此輩近見鄉宦之窮者無輿則不敢拜客無僕則不敢出門緣其始亦落於格套及乎力之不繼則竟至於一步不可行耳此極至粗至淺之事疑不足爲兄道者荊川之規龍溪也以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爲言夫聲色貨利豈足以動成湯哉然仲虺之於

君固忠矣則弟以至粗至淺之事而瀆塵於兄不亦可乎此等言語與世俗之人言則以爲無米而惡人之飽無衣而惡人之暖直不足當其一笑與兄言亦不過以輕塵而加諸喬岳之上但土壤之不讓兄之量大矣弟敢自愛其輕塵乎惟兄諒察

鹿鸉傳

鹿鸉潁州人父剛鎮撫命人生五子皆雄健多力鸉居第三尤軼羣軀幹修偉一目斜視肩頗欹左手最捷與人撲多以左勝能運使兩刀重六十觔當其怒激氣發筋露髮豎骨節有聲兩刀盤繞風旋電掣常有懸於帝都司夜投其門之石獅子於井鞏以數十人取之不能起鸉以繩雙手引出鞏厚享之與千戶劉鳳為友鳳謹厚韜晦不以力加人二人闘蓺於衛行人却步不敢過鸉常毆人鳳拉其肘以歸次日視其肘五指深入皆青色正德七年流賊劉六自汴將至潁兵備副使李天衢遣鸉迎戰遇李龍於太和縣紅山廟李龍者在六帳中為十兄弟最驍勇與楊虎齊名鸉與戰數合無勝負龍怒奮刀一下鸉側身避過刀入鞍傷及馬脊猝不能拔二人棄馬相撲倒地龍拔佩刀將刺之鸉以手撮其命物番身騰上抉破雙目生縛之龍知是鸉乃嘆曰真吾敵手也恨不早通姓名易敵安得不敗乎龍死賊痛哭解散總制彭澤平賊上其功朝議授錦衣衛百戶世襲命未下鸉以縱獵蹋死村嫗匿六安山中吏捕之急其家恐禍族也醉而縛之溺其索遂死及命下時爰書未定尚可承襲鸉無子家亦莫敢請事遂寢後數顯靈山中土人祀之稱鹿將軍廟

大理寺卿吳定傳

吳定字子靜河南安陽人萬曆二年進士知南樂縣遴授江西道御史出按甘肅十二年冬疏請停止內操言褻至尊干戈矛甲冑之場皆戰伐于禁近清嚴之地信之則不祥玩之則不震假使操練有成亦無關于帝王之盛節而况練未必成且有隱憂之足慮乎帝責奪俸五月再按山東武德道僉事吳之彥者前爲御史與趙用賢交惡面詆婚者也至是定糾其貪狀遂至削籍時論快之太僕少卿李植素以言事

與政府不合御史蔡系周孫愈賢望風擊之植黨羊可立等不平交章相訐定乃劾系周而攻植由是爲郎中馬應圖所詆出按順天未幾改督學校陞大理寺丞轉少卿十七年以僉都御史出撫雲南故事雲南歲進金二千兩至是命加三千兩用內閣言減一千兩定疏言金不產于滇遠方易買有江湖盜賊之危入火煎銷有損折賠補之苦金戶業已逃亡正額尚憂不足若復加派民何以堪帝怒令歲輸五千兩如前旨定以平緬功加副都御史入爲大理寺卿引疾歸二十六年起原官時有奸人假爲中使抽稅于近畿者太常傅好禮言之降級謫外定抗疏論救并論邊方臺諫疏爭遂削定籍屢薦不用卒于家天啓初贈官予祭葬

陳清橋先生傳

清橋先生姓陳氏諱言字伯實邑之東南里人幼穎異通五經善屬文家貧授徒資束脯以養母隆慶初以鄉貢授遵化縣訓導再遷大城縣教諭爲教先行後文召諸生講學行禮月必三集陳說經史大義及濂洛關閩之旨一時多所興起有以執贄償者卻不受其在大城學舍圯兩廡土皆散失有司春秋釋奠浸不加省先生捐俸補葺一如其舊諸生貧無以葬與不能具親迎禮者皆資助之陞江西石城縣知縣

下車集父老于庭曰我若受石城一錢卽不願生還凡贓遺贖鍰例可入者亦槩卻之補註鄉約六言雙板縣中家置一冊時江陵相柄國嚴緝盜爲沉命法吏多坐免石城有大猾交通亡命爲之囊橐先生捕治之盜賊屏息異於他縣贛撫蒙公第上考會廵按御史某性貪黷有所求屬先生鄉人藩司徐見吾郡丞朱漸堂諭意先生曰吾惟飲石城勺水安所得賂爲且吾視去墨綬如敝屣耳肯以昏夜求媚耶遂挂冠歸邑人思而祀之初先生爲與母兄所侮析產爲三兄取其二先生得其一其後兄盡亡其貲先生以授徒所得償之復撫其子如己出爲之婚娶人皆稱長者自石城歸益樂善不倦設義塾以教學者煮粥以賑饑民邑東有浮梁跨大江雨潦爲設草茵如帶以便重趼者如是數十年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四書獨解清橋詩稿

范子曰余聞先生幼時讀書橫涇過其族祖吉安知府木深故宅必祝曰使吾異日有牧民之責當如公蓋吉安公在郡十九年爲猾吏沒而祀於吉安先生

亦祀於石城固同一豫章地也然宣德時行久任法用人尚不拘資格及其季世甲榜勢重士以科貢起家者多處以僻郡小邑尼之使不得遷直指按部雖能如虞詡廉如劉寵非甲榜弗論薦也士安得以功名自見今觀先生石城去官事爲之慨嘆君子於此知世變矣

祭酒戴洵傳

戴洵字汝誠浙江奉化人嘉靖四十四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歷國子司業春坊諭德陞南京祭酒萬曆九年京察洵自陳乞罷不允爲御史郭惟賢等所糾調外任不赴洵器識宏遠學問該博立朝無所附麗家居十餘年不通朝貴音問惟以文籍自娛士論重之所著有愚齋集

太常少卿王世懋傳

王世懋字敬美尚書世貞弟也登嘉靖三十七年進士以父忤被刑家居者幾十年始授南禮部主事屢遷尚寶丞出爲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引疾歸起督浙江學校不赴再起福建仍督學校遷參政入爲太常少卿復引疾歸世懋生而穎異博涉今古有文名極爲李攀龍所稱世貞亦自以爲不如然時人弗許也居家雍睦歷官克盡其職年五十三而卒有文集行世

李栩傳

李栩字遽遽戶部尚書精白子潁州人也以明經貢入太學會父喪家居崇禎八年闖賊李自成將寇潁栩預畫戰守計與當事者相左栩歎曰潁不可保矣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誰主先人祀者一日逸去人不知也已而賊屠潁皆謂李公子死矣忽挾數騎從山東來菻韋踏汪緒束精嚴人見之驚喜諸避賊遠竄者皆歸倚栩團結栩散家財募壯士三百人親教之無不一當百監司討督元至始奇其才是

年九月賊東奔至茨河鋪栩率兵截殺之賊夜遁去又至焦陂集栩偵其出沒處設伏待之擒賊首白虎神闖塌天等䉤元倚爲左右手於是奏記撫按薦其才於朝命便宜用之督臣朱大典署栩潁營都司栩謁上官抗言曰前賊屠潁時吾父柩燬於火吾妻子皆伏節死吾誓不與賊俱生慷慨激烈聞者壯之十年八月賊左衿王等突至潁東門栩城門不閉出謂賊曰識我否汝輩來當與我決一死活賊渠帥伏短墻下駭視不敢逼栩選健兒乘夜四面砍賊營賊不測其所至比曉遂渡河走栩提全軍縱擊生擒跳澗虎油葫蘆草上飛皇天受等溺死二千餘賊奪回男婦七百口驢牛千餘頭潁城獲全捷聞授參將當是時栩威名大震賊搖手相戒不敢犯潁逃賊叛將附栩無虛日栩自以其才當提勁旅爲天子往來殺賊保全鄉里特藉以發端耳然上官請事須牒而後報聞否則阻不行故栩不得盡其所爲十五年九月栩已招降賊首袁時中會汴梁陷時中思跳去而狡賊李登恨栩前殺其黨過多勸時中叛栩因邀入營議

事遂害之於王老人集潁人聞者無不流涕當事亦遂失所倚爲之氣短栩平生喜讀書交天下名士賓客視如歸每晨具數百人食延客分韻賦詩聲伎滿前酣飲達旦遇有警即介而馳有古豪傑風栩雖功不成然數年間河洛陸沉兩淮晏如栩之力也

雙雲堂文稿卷二

甬上筆山范光陽著　　塔謝為雯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孫　從律校

光祿寺丞王學曾傳

王學曾號省軒廣東南海人登萬曆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以才調繁崇陽擢南京湖廣道御史慈寧宮成諸怪工內侍俱縻錦衣學曾論其太濫且言工尚書楊兆題敘之疏中官止宜列名不宜概加贊語如署考者跡涉諂諛兆惶恐引罪部不問光山縣牛產

一犢鱗甲森然衆以為麟也帝諭內閣河南產麟撫按胡不奏遽傳禮部取進尚書沈鯉諫止之不聽學曾抗言麟托生于牛腹次日即斃旋產旋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撫按敢以上聞哉撫按未嘗奏聞皇上深居九重何自而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恠蠱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稺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聞之乎北敵驕橫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聞之乎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苦涕洟之態陛下聞之乎如此之類左右不以聞而獨以斃麟聞誠

非忠于陛下者也願收回成命速行停止凡內臣之語有益于身心者聽之稍涉於邪妄者斥之一切傳奉詔旨倍加謹禦臣不勝幸甚上責其要名沽直降興國州判官歷南京刑部主事光祿寺丞三王並封議起衆朝譁然學曾與同官涂杰合疏爭之忤旨削籍而事亦中止後數年冢宰蔡國珍疏請起廢稱學曾人品正大心事光明急宜起用竟格不下卒于家天啓初錄先朝建言國本功贈學曾光祿少卿杰新建人登隆慶五年進士知龍游縣考選監察御史至

光祿丞熹宗即位並贈少卿

孟忠毅公傳

公諱喬芳字心亭姓孟氏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洪武間隨燕王靖難以後論功世襲永平衛指揮同知遂爲永平人父國用歷官寧夏總兵公少倜儻任俠不受羈靮縛束夜盜父廐馬渡河遂之京師走馬挾彈出入金臺碣石間諸勳貴爭邀致之後歸永平習孫吳兵法與少年射獵城南一矢墮雲中二鴈歲庚午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杖策從焉擢爲刑部承政屢從 太宗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等

處皆著戰功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義師至燕都李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長驅至秦所過秋毫無犯六月關中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迎衆數萬圍西安公遣諸將陳德任珍往來擊賊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二年擒斬妖賊胡守龍劉天亮時張獻忠尚據蜀遣總兵范藴等入蜀青川以反間計殺賊帥況益鄧士龍追至白水更爲疑

兵誘擒劉心虎等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甘肅戕殺巡撫僉事未平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諸將任珍劉芳名陳德分布勦殺獲白天壽李汝桂蔣朝山徐昌平王元焦浴等誅之固原西北平十月督兵出漢中勦賀珍劉二虎等大戰破之胡向宸據壽麥山四年正月追至板橋斬之五月遣任珍斬孫守法于藥筒寨八月密諭副將馬寧襲斬馬德於河兒平九月遣遊擊張勇祖澤原追賀弘器於跌角城生擒弘器以歸復遣張勇攻李明義絕其水道賊黨糾

明義以獻十一月擒米國軫於漫營山興安環慶皆平五年四月河西狪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遂薄鞏昌關輔大震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合趙光瑞軍救鞏昌大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之圍於是定計分大軍三路以進剋期合軍蘭州馬寧由上路攻馬塢內官營張勇由中路取臨洮趙光瑞由下路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

敗賊於栘川擒丁光射斬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臨洮岷洮河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壁於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壁遁走土番土目馬你完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分遣張三耀追米喇印於古城穴斬之傳首軍前遂乘勝復涼州八月至甘州賊嬰城固守公料賊必夜出刼營令將士設伏而已燃炬坐帳中召幕僚置酒高會彈琵琶痛飲不休帳前矢落如雨左右皆錯愕公談咲自

若不爲動頃之聲鼓震天伏兵四起賊皆就擒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喀蟾及張勇馬寧趙光瑞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勇寧光瑞賈勇先登遂拔甘州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以守時出掠武威張掖酒泉間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賊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留馬寧張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斬首五千級殺土倫太丁國棟及其黨黑二吟只等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至潼關賊拒河以待公佯置巨艦於
上流示欲渡河而夜放舟下流疾率師登岸賊兵迎敵遣固山大根太及趙光瑞奮力齊攻遂復蒲州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白璋擒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昭宣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
世祖皇帝嘉其功進兵部尚書仍總督如故八年六月遣

馬寧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擒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擒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獲之諸賊既殄乃爲善後之計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陝西自明季寇變以來深山大谷實爲盜藪未易輕議撤兵但荒田既多正賦不給惟有屯田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強兵弭盜安民皆在於此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

糙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畧曰秦省七鎭及督撫各標兵官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眞兵毎歲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秦賦熟糧及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叛亂者以次削平各鎭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與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設兵他如延綏寧夏固原臨洮四鎭標下各留兵三千分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鎭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

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鎭餘兵撥防陽平關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人駐在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人亦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鎭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可二千餘人約共裁去兵一萬二千有奇歲省餉銀約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條奏蜀地戰守之宜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人民死徙大兵深入恒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撻伐未克底績目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宜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州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且轉運旣便兵食可資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羌寧陽平之間凡諸要害賊得與

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眞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詔從馳道出以寵異之賜內廐御馬二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　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還京而已薨於位矣訃聞　上震悼加贈太保諡忠毅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公雖不嘗讀書然料事動合機宜毎偃卧匡床令記室誦文書於

其側齁鼾如雷偶錯一字必驚寤曰誤矣人訝以爲神狀貌豐碩腰腹十圍諸將憚其威嚴而性坦易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即笑而與之其餘寶刀良鎧之類諸將目屬輒以分賜有功者獎拔不拘資格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劉文元沈應時趙良棟多拔自偏裨至大將故皆以功名顯於世

鄞縣重修學記

鄞故有學宮久弗葺門廡講堂傾圮殆盡垣復於土荆榛荒穢槎枒古栢皆數百年物摧爲枯薪其巋然獨存者　先師廟而已然下蒸上濕風雨弗蔽廣陵張侯始至鄞謀所以興復之鉤稽公帑費無從出諸生戚曰邑進士張士塤之父遐勲常願出其私財以貧營築第費鉅恐不勝也學有山在灌頂山廣而歛滯若復其役而核其稅則民不煩而事舉再不足則請鄉先生暨弟子員咸輸助以佐厥成張侯因以山

租請之督撫兩臺而以張君遐勲意上之郡咸報曰可經始於康熙三年迄四載而告成殿庭肅穆翼以兩廡儀門軒豁論堂崇閎啟聖有祠旣安旣享凡仕於斯與生於斯者功德昭然肹蠁不廢而又以其餘力甃泮池繚周垣焉嗚呼可謂功弘而力勞矣余聞宋王荆公安石爲令時請會稽杜先生醇主教事鄞士以與同一令耳古人得以巳意延致師儒而今人至不能獨任興復之事其故何也昔之爲吏者意常行於法之外而後之爲吏者每拘牽於文法非事之

難成益其勢不同也佛老之宮金碧晃耀而泉刀竹石不脛而集其徒以福田利益之說誘惑愚民而吾夫子之道不計其利不謀其功故人之崇飾佛老也甚於庠序然則今日之興復豈非無所利而爲之者哉夫無所利而爲之之心不特可以集事而實正學之所由興也余故樂爲記之其諸生之勤勞最著者若某某皆例得並書以勸來者焉

修吉堂記

翰林院歷事役其西偏有堂曰修吉蓋取濂溪周子太極圖說所謂君子修之吉者也翰林官禁近爲文學侍從之臣其修德厲行誠宜有亟於人者此所以名堂之意乎雖然修亦難言之矣人之生也稟天地五行之秀氣爲萬物之靈宜其自一念之微推而準之以至於君親上下感應酬酢之際動無不合使人見之若天之有景星慶雲地之有泰山喬嶽君樂得之以爲臣父樂得之以爲子兄弟朋友樂得之以相

親相睦四海九州熏其德化慕其姓氏者樂得見之以爲盛事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豈不然哉自人之氣稟不能如聖人之清明純粹則欲動情勝而外物乘之凡有色者皆得以悅其目有聲者皆得以悅其耳有機巧變詐者皆得以悅其心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咲之頃爲之在閫閾之內而或播之千里之遠才極乎良藝極乎精周旋進退極乎可觀而不修其本焉則人皆訾議之并其身之所自有與其平日專意竭力之所爲者而亦棄之譬如

叢葬之家其服食器具皆其所自有乃旅處于外久而不歸以至于遺忘散失不可收拾不亦重可歎乎君子知其然爲希聖以立人極而不思所以修之猶鑑之昏猶弓之枉猶絲之紊不瑩而拭之檠而正之循而理之則終不適于用修之如何曰修其仁無使其不仁修其義無使其不義修其中且正無使其不中不正而其要在於主靜主靜之功在於居敬朱子謂修之持之不外敬肆之間者是也但恐學者不察謂修之而吉則計功謀利之念起而害道也益甚夫吉者非求其利於己也無端而富貴利達無益其爲小人修道而貧賤困抑無損其爲君子人固有百年如旦暮而一日可千秋者君子之所爲吉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登此堂想此名也其必有惕然以興者矣

明禮科給事中遣戍宣城衛如農姜公墓記

僕嘗讀公至宣城詩有莫向此生嗟白髮好爲吾骨買青山之句而嘆公之志貞生死不忘其君者也人臣之義不以君之喜怒爲欣戚自不以國之存亡爲去留故鄭君歸漢不名項王欒布使還奏事頭下彼一時之臣至猶然而况公之九死孤忠志殉君父者哉昔莊烈愍帝之世公抗論時宰以清政本不意觸邪指佞之心未回天聽而禍幾不測頓一二大臣爲之力爭於是銀鐺北寺頭搶魂搖狼藉禁門血飛肉死公一無悔心焉其後命戍宣州甫出國門而甲申之難作公以道梗不赴匿影埋身呼天欲絕後三十年始至宣州撫膺痛哭曰此某始赴遣戍之命罪宜萬死嗚呼天下聞其言有不哀其志者哉即公開寓吳門亦必署其所居曰敬亭志不忘也及公卒而以遺命舁葬其山麓是眞以宛陵爲并州而以敬亭爲首丘矣獨所惜者莊烈愍帝不能用公一日之言而公必酬君命於三十年之後宿草孤墳今巋然道左彼權奸之墓髑骨已朽樵童牧豎過而唾之徒足貽

山川之勝而已宣城爲桓簡侯殉節之地文信國作
牧之邪公以奇忠苦節上配二公丁卯仲春余遊敬
亭山瞻謁之餘徘徊不忍去故爲記之如此

封吏部尚書澤州陳太公蠲逋惠民記 代

封吏部尚書澤州陳太公者侍御道莊公之弟今大
司寇說巖爲冢宰時所貤封者也先文貞公與侍御
公相交好而司寇初至詞館余忝爲館師及余入直
綸扉司寇又日在　禁廳相見最數故知太公之德
爲獨詳蓋與晉人之口碑無異焉太公廉介自持雖
未嘗操觚爲封殖計而能守其先世遺業然好施
予周人之急如恐不及其天性也明季兵荒洊臻毀
家紓難事載郡誌甚悉其後州屢無年盡發藏粟以

貸民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及歲大稔州人競思償負
以償夙逋太公一日召其衆于庭謂之曰汝慮吾責
逋乎吾不望報也悉焚券以慰遣之計捐金錢數十
萬州人咸額手頌德奔告于有司有司上其事于巡
撫巡撫上之禮部以表厥宅里太公亟貽書司寇止
之州人不得已立石衢陌以誌不朽余觀太史公所
載如羅裒之徒訾累鉅萬貽貸郡國人莫敢負固不
足道矣卽馮驩爲孟嘗君收責焚券其事甚高而曰
吾爲君市義夫義可市乎則猶然挾奇贏之行也今

太公有其德而不居若惟恐人知者豈不出于尋常萬萬哉方今
天子惠養元元蠲田賦免漕糧歲不絕書近者關中告饑既發帑賑濟又轉襄陽之粟給資流民俾輓運以返故土其湛恩汪濊至委曲如此使秦隴之間有能如太公者賙恤其鄉里亦足以佐百姓之急而何郡邑來告者未之聞耶余故慕太公之高義樂爲記之將以風天下焉

陳懋曾文學畫像記

余讀歸熙甫思子亭記及其壙誌謂美好淸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叢俱而驚盭者乃富貴而長世耶其言甚悲今於年友陳勿齋哀其子邕世有餘恫焉乃知熙甫非過情也邕世字懋曾翁夫人所出方其童時勿齋與余同舉於安陽許公之門許公爲海昌令余歲一至焉因時過其家荷衣出拜風儀秀發儼然如成人余見之驚喜謂勿齋有子矣後數年懋曾稟承家學日新月異而勿齋顧令余兒之恒爲其舉業師懋曾每一藝成文采爛然若干將出冶不可逼視學使者楚中楊公鍭爲博士弟子員甲子賓興科試優等益自奮厲與余兒讀書邑之西寺鍵戶息影思與浙河作者角藝廣場會勿齋一病幾殆懋曾手治湯藥日夜扶侍不少休勿齋病方愈而懋曾病病遂不起人皆以爲勞瘁所致後檢其書簏得籲神身代語乃益哀之嗚呼可謂孝矣懋曾爲人尤無紈袴習氣其先世自高曾以來皆爲顯官勿齋以名進士需次於家伯叔兄弟多敭歷中外所居槃戟行馬

門第相望懋曾又以才子弟蔚然有聲人望之如謝庭玉樹渺不可及而懋曾入事大父父母恪恭有禮出接宗族師友懇懇欵欵愈有以自下其居心長厚無谿刻之行乃天奪之年果何以處棠棣而鶺鴒者耶所謂天道將安憑乎懋曾生康熙丁未六月初三日以甲子五月廿九日卒年僅十八今歲丁卯余公車北上勿齋為臨邑令枉道過之剪燭話舊匆念懋曾不置因出讀像命余記其生平余父子俱有世契為執筆潸然者良久嗚呼西河之痛余不能如曾子之言而若助之悲者其亦有媿於朋友之義也夫

華嚴閣記

某上人者涪川人也向經喪亂斷去雙腕今徒步數千里至京師募金建閣以藏華嚴經而屬余為之記余謂上人之志誠勤矣然在昔如來以衣鉢傳付迦葉拈花微笑教外別傳達摩憫學佛者纏蔽竹帛失教外之旨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今諸經典雖皆諸佛菩薩所著得無後世讀之者猶滯於語言文字間乎法達誦法華經三千部六祖有言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蓋不能破微塵以出經卷而反見三車于門外于諸佛菩薩著經之意亦大逃背矣況乎傑閣綺窗金碧晃耀以藏之乎雖然上人為此閣其志誠勤矣而意未嘗不有在也華嚴者學佛之指南證道之寶筏譬之適萬里者至家則舍車涉大川者登岸則就陸而逃筌實藉正于指南狂波必振柁於寶筏故有無何異空色何分視乎其人之覺悟何如耳倘直以蹄筌視之置而不問猶吾儒之糟粕其浩博至謂秦火勝于魯壁安石之廢爛春秋賢于啖趙諸人也有是理哉溫國司馬文正公曰今釋子老氏[illegible]

敬其書可以吾儒友不如乎余故感上人之意遂不
辭而爲之記

誠者聖人之本

天下之仰聖人者以其盛德大業彪炳乎天壤垂法於千古而不知其有所本也天下事不得其本而圖之譬猶無源之水而欲其放乎四海千尋之木而其本既撥尚欲凌層霄而聳丘壑也必不能矣匹夫之行信於州里猶不可以僞爲而況其爲聖人乎故誠者根乎性命而聖人之所恃也周子通書有曰誠者聖人之本請申之夫誠者天之道也天以鴻濛之氣運於上而日月之所經行星辰之所次舍春夏秋冬不爽其候雨暘寒燠各有其時於以化生萬物亘古今而不易者誠爲之也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信乎天道一誠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故自繼善以來純一不雜人之誠無異於天之誠也然則盡人有誠而獨以爲聖人之本何也蓋常人既有氣稟之拘又有物欲之累其開通錮蔽克去情好者不知所以用功是以旦晝之所爲皆不可以告人而夫天日遠也聖人氣稟清明義理昭著其於天之命我者保之不敢失而及其後也人

見其惠愛萬方則以爲聖人之仁裁成萬物則以爲聖人之義制作精微則以爲聖人之禮燭照幽隱則以爲聖人之智而不知其一本于誠也誠則無妄私不得雜誠則不貳物莫能間是以推之一身而貌言視聽皆誠也施之一家而孝友慈愛皆誠也行之天下而政教號令慶賞刑威皆誠也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極聖人功化之盛而總不出於一誠故曰本也抑周子嘗曰誠無爲幾善惡則欲立誠者其在審幾乎夫幾亦無不誠也五峯胡氏以一幾而分有善有

惡則眞妄錯雜既失其立言之旨朱子正其謬謂幾無不善而特其轉念之間私意以起於是善者忽易而有惡其言純正明白而幾之與誠始無二義此作聖之功乎推而言之橫渠之變化氣質明道之識仁伊川之主敬涑水之從不妄語始朱子之居敬窮理雖立言不一而要皆求誠以爲希聖之學後之學者不可以不探其本也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 孝順帝

前此帝爲太子時太后既殺其母矣中常侍樊豐等入譖殺其乳母帝思戀不已豐與太后兄顯又共譖而廢之是太后於帝眞少恩哉又安帝崩太后所立之北鄉侯亦薨中常侍孫程等奉帝即位誅顯而遷太后于離宮此陳禪之言所自來也然太后雖與鄭莊公秦始皇之母屬毛離裏者不同而按體先皇爲帝嫡母子無讐母之理周舉導李郃密表請朝帝即從之亦可謂克存厚道不失子職者矣

魏除貢士限年法 黃初三年

圖治必在任賢程後效必在嚴始進不易之理也左雄爲限年課試之法史稱其察選清平多得其人而古今議論其法者多有不同如范曄則謂漢自中興以後榮路既廣竊名僞服浸以浮競權門貴士請謁繁興自左雄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而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天下不敢謬舉則其法未常不善也袁宏則謂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其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爲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不亦偏乎則以爲年之不可限矣不知限年之法特因浮競者多故立格以限之以止其干進之念至于茂才異等自不拘以年齒雄固已言之矣是以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而坐謬舉者胡廣輩爾不可以輕議其非也特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似未盡孝廉之實耳課以文者又必求其實可也

吳主皓

前此吳主皓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廣詭以吉對謂庚子歲青蓋入洛之祥令臨平湖開吳人遂妄稱瑞應而不知鐵鎖朝沉降帆夕至銜璧之耻距此僅四年耳吳謠平湖開而吳滅陳臨平湖開而陳滅安在其爲瑞應耶又况歷陽石印係出僞爲君臣上下狂悖驕矜不自知其滅亡史稱皓積惡已極不復堪命信哉

羊祜平吳

平吳之役皆成其討者杜預張華終成其功者王濬而規畫悉出于祜觀其知彼知己運籌決勝蓋目中久無吳人矣其後分道伐吳一如祜計何其預算之周也至于謀之雖多决之欲獨不特逆知賈充荀勖輩多異同之議而實千古成事者之要道晉武帝以獨斷而平吳唐憲宗以獨斷而平蔡綱目書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美其斷于任人也雖然祜不云乎吳平之後當煩聖慮與山濤外寧必有內憂之言正相脗合深識遠慮又豈他人所能及哉

杜預救水災

此救水災之策始則收目前之利以贍饑民繼則爲善後之圖以饒國課時稱預爲武庫良不誣也但按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是大水者非常之水也又京房易傳曰巳水則地生虫此螟之所由來也皆陰氣所致今咸寧二三四年間無歲不大水史謂賈充等用事尚恣而正人疏外者多陰氣之盛至于如此惜預僅陳救災之策而不言致災之原使晉王不知警戒耳

雙雲堂文稿卷三

邗上筆山范光暘著　壻謝爲雯閲

慈水寒村鄭　梁選　孫　賢較

淳安方氏族譜序

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族譜者收族之一端也淳安方錫公旣修其譜成來問序於余余思孝子不忘其親琴瑟杯棬先人手口之澤存焉况自吾之身推而上之爲大宗爲小宗綿綿延延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雖支分派遠皆吾一體也譜成而一開卷

間孝友敦睦之念油油然以生故族不可無譜也余所怪者今世士大夫之爲譜往往略近而紀遠誇其族望自得姓以來前代有官閥者輒連牽書之至問其時地世系多參差不合徒以輝煌簡牒已耳非作譜意也太史公博覽載籍作三代本紀尚多缺誤稷契於高辛爲子而湯乃與王季同世自湯至紂則十六世自王季至文王則一世可知周之先代其不可考者已多何論後世士大夫家物換星移陵遷谷改而能不失其譜牒者幾希矣歐陽永叔謂圖譜之例斷自吾所可知之世爲始是也方氏之譜其可知者自唐靜樂先生以至於今世次井然爲族譜後集近而可據也自漢長史紘至唐睦州刺史亮爲前集自神農八世孫雷而望在河南爲外集存之以彷彿其所由來也錫公又爲二不可祧二可疑之說而曰吾宗譜法自長史紘而上宜略而不宜詳自靜樂而下宜詳而不宜略嗚呼何其愼也愼則知尊祖敬宗收族之道矣凡爲譜者多倣歐蘇兩家之法若方氏之譜其亦可以爲法乎錫公與余乙卯同舉於鄉成壬

戌進士行將大其先緒蓋不可量云

潛石杯瓢餘詩稿序

與時中原皆苦兵革而吾鄞僻在海隅偷安無事士大夫狃於承平之故習詩筒酒社無虛日里中好爲詩者有三人焉沈山人明遠族伯父木公中翰其一則石杯君也與余居相去皆數十武山人玉蟾巾山屩衣行步皆中規矩中翰錦衣紗帽所居華堂複室客至杯盤雜沓絲石竹肉之音相間而發君在衆中年最少鬚眉如畫風度洒然余時爲童子常一見之然不知其所爲詩何如也不十年而山人老死中翰

客金陵不歸東江初建君官國子博士余始爲詩求一時詩人之作或散佚不存存者不能登古人之堂奧此時不知君所爲詩又何如也喪亂以來君有別業五石瓢在所居之南竟廢爲賈區於是始挾其詩以遊依其所親於臨汀官舍一日拂衣而去甲辰之夏余自燕山歸忽遇之於魯仲連射書處其詩則悲思感愴而有不敢盡吐者回視昔日社中往復諸詩以懽愉之音寫承平之樂蓋以一變今轉入江右有故人爲令者館之椷其詩寄余以序相屬余閱其詩悲思感愴不異於前而獨怪其詩名之爲瓢餘似一日不忘所謂五石瓢者又何說焉夫以數十年詩筒酒社中人既獨有君在而況君又咸淳遺士也其遊而所遇者日治簿書錢穀未必能讀君之詩君以一出處異調之人厠身其間予知君雖日哦詩不能敵其追呼敲朴拍案狂叫之氣人以君遊爲樂余獨以君遊爲戚也此君之所以懷舊山與昔南宋之後吾四明詩法稱任松鄉而同時有戴剡源者亦以詩名松鄉以布衣受辟爲山長剡源竟以前進士改仕於

元予不如君之詩其有合於二人者否而君之遊殆不可與二人者同語也然不知於謝皐羽諸公又何如也君宜歸而杜門著詩不使晞髮諸集得獨傳於後則君之詩不特與山人中翰相頡頏而亦無失其名瓢餘之意矣

鄭禹梅制藝序

自科舉之制行而上之所知於士與士之皇皇焉求見知於上者舉業文字而已宋景濂曰貢舉法行學者止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今去景濂時已三百餘年士習之敝若江河之日下吾不知景濂見之又當何如耶古之人則不然以立身行道爲事於語言文字之間直以爲枝葉而不敢致工焉然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又未嘗不相合也後世之工舉業者每一藝成必曰如是可以當主司之意不如是不可以當主司之意彼其患得患失之心於工舉業時根纏枝蔓入於肺腑而牢不可去安望服官之後不以黜陟榮辱動其心哉此無他取士者止憑其所可知之文字而其所不可知者不之問也若有志之士得舉以可行其道爲幸不得舉亦泊然一無所失是豈憂樂之心與人殊哉君子之所爲得失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吾友鄭子禹梅舉於鄉坊人刻其平日舉業之文以行世

此固常人皆能爲之者何足爲禹梅異然予於禹梅之文正不能無言禹梅師事姚江黃先生獲聞蕺山劉子之學服時則作爲古文詞能盡洗摹倣字句之陋亦以舉業爲人師常謂余曰今塾師研友相告語舉業之法必以揣摩爲的士誦法孔孟鄙縱橫家不道獨於舉業進身之資以蘇秦所爲揣摩者爲宗竊爲世道人心慮矣余聞其言而偉之故其文滔發性靈自成機杼與揣摩家絕不類蓋其心毫無得失之慮豈意榜發之日裒然前列乎雖今之知禹梅者僅

得之於可知之文字使因其不屑揣摩之心以求禹梅於平日其爲古文詞必不如黃茅白葦之同而於道德仁義之旨亦決非墨守先儒之說將膠融凍釋無疑也禹梅公車北上道經齊魯燕趙之墟平岡灌莽狐走兎躍此皆昔人經營立功之處今已蕩然澌滅而不可復恃何況區區一舉與其朝爲暮棄之文字欲不朽於世其可得哉其可得哉余願當世無以可知者盡禹梅而禹梅不以不可知者自怠則余序禹梅之文之意也夫

徐子文入燕草序

往時吾甬上同人之學葢凡數變其始爲時文之會各欲成一家言以鳴於世則猶坊社聞習氣也繼爲詩古文之會筆墨旣罷飛觴飲滿劇論古今達旦不休其所常聚集之地城南則陳同亮雲在樓西郊則鄮山書院橋之南有張氏别業皆有花竹池館之勝其後稟學於姚江黃先生得聞蕺山之緒論於是取濂洛關閩之書各相證悟最後則爲五經之會家少司馬東明公有天一閣藏書旣富而經學抄本尤夥

得借而讀之月凡二會每發一議辨難蠭起而卒歸於一定時徐子子文爲吾亡友陳介眉編修高第弟子同在講席已有朱雲折角之稱如是者數年而諸君子或仕於京師或散之四方或竟化爲異物良會不常風流將息而子文與其同學之士續舉經會如是者又數年子文後館於鹽州有評定歷科大易文遠則皆其窮經之緒餘也今來京師其所刻紀行諸詩當在劉文房錢仲文之間業已膾炙人口而子文爲名諸生尚未得舉於場屋以故尤留心舉業所居與余相近老屋三間閉戶下帷時拈一題以自課觀其意匠經營左操疏箋右綳科律遠繼先輩近掩時髦皆原本經術與贍高華陳同甫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吾於子文之舉業見之其平日文稿存於笥中者甚多今止刻其入燕草以問世蓋將以質其所新得也余觀子文之文自當飈舉電發不復困守牖下而余折肱之餘倖獲一第倣裴氏馬鹿鹿京塵欲如昔日與諸君子留意經學辨論異同何可復得余故於序子文之文而追述其舊事如此亦使讀其文

者知其原原本本歷有年所與剽竊摹儗之學自不同也

刻江北六郡試牘序 代

山川清淑之氣毓爲人文宜其風氣齊同無有差別而星土所燭剛柔不同非獨閩蜀與材吳楚殊轍也江南一區亦且各異余自去歲初冬從潑江返句曲秖奉 簡書不遑寧處當較士姑孰於是過采石窺牛渚大江蕩潏魚龍軒舞慨然思古人經營立功之處今已化爲陳迹而勝槩猶存及過宜州山水清曠青蓮所謂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宛然在目已而陟翬嶺望黃山如萬馬從空而下時逼歲除雨雪載

道懸崖凍瀑使人神悚獻歲至池陽遙挹九華靈出天表吾家夢得謂終南太華以外無奇女几荆山以外無秀及見九華不覺前言之失信然不誣今渡大江抵皖口扼南北之咽喉屹然爲江介巨鎮蓋山水之奥區至此盡矣余每覽其人文莫不與其山川相爲脗合其奇峭幽折者危峯鳥道之所致也其奔放閎肆者雲濤雪浪之所成也回視三吳之文駘宕瀞遠結撰迥異始知文人之心無有不一而有不一者風土限之耳雖然球琳琅玕皆稱至寶楩楠杞梓悉屬名材其爲席上之珍棟梁之用則一也多士勉乎哉柳子厚曰欲思報國惟有文章夫報國不盡於文章而極文章之所遇則報國之事基之矣多士其無負 聖天子作人之化與學使者兢兢慎選之意可乎於是刻太平寧國徽州池州安慶六郡文而以和陽廣德二州附焉使覽者讀其文亦可以知其山川風土矣

郡守李侯德政詩序

詩三百篇上自郊廟朝廷之事下及士大夫感諷贈答與里巷委瑣之作無所不載而以國人頌其長上之政者僅見於甘棠大車之詩召伯之化至使人愛其樹不忍剪伐而毳衣如菼民有畏心焉君子於此觀世變矣子產孔子一聖一賢其爲政也猶且始謗而終譽蓋民心之不易得如此後世所傳循吏代不乏人至如叔度來暮之歌亦不多見豈當時民風淳朴食德而不知如焉而不能發爲詩歌以頌揚雅化

耶抑輶軒之使失於採錄作史者遂無從記載耶何其宜有而不盡有也郡侯李公來守吾邢甫及一年頌聲大作於是士大夫彙其詩若干首登之剞劂問序於余余謂侯之實政其見之於詩者連篇屢牘不可殫述余亦何容復贅而獨怪吾民亟於譽侯如此何哉蓋吾郡自三四年來山海交訌無日不用兵餽糧扉屨艅艎帆檣之屬盡取辦於民又轉餉他郡奔命恐後其望慈父母不啻如農夫之望歲今郷氛既靖民稍得休息如阨羸之人元氣初復而侯實噢咻濡沫之民卽欲不形爲歌頌其可得乎夫一民也澆淳異俗詛祝異情民之好惡上實有以啓之近者吾邑之民亦常罷市持牘遍走兩臺以訟其縣令矣使盡能如侯之爲政惬於民心則且有祝而無詛行將革澆漓之習返淳厚之俗矣余故樂爲之序蓋以見民心之難得者至侯獨易而吾郡之民其報侯之情纒綿篤摯則猶風俗之一徵也

邑侯海陵張公還望雲亭卷序

凡物之輕重權乎其義義之所輕雖千金之璧君子棄之而弗顧義之所重即一物之微可以存乎澤明孝思者君子必兢兢守之而不失尚書所載亂之舞衣垂之竹矢至與文武之大訓世傳勿替豈僅愛其物哉推而論之平泉之一草一石其爲祖父者不必以此遺之子孫而爲子孫者封植而固守之亦其宜也況一物之小其先世忠孝大節於是存焉者乎吾鄉萬鹿園先生明之世臣也平生建立卓犖千古而

一時賢人君子若張文定王龍谿羅念菴唐荊川俱信之不疑即下至負一技之長者爭欲呈能於先生以自附不朽王廷直謂有望雲亭卷謝樗仙時臣有廬墓圖雖先生之孝思非圖繪所能彷彿其萬一而數世以後一披對間則先生之不忘其親與先世所謂四忠三節者俱若呈露於楮素筆墨之上豈烘染烟雲草樹者所可同日而語不意望雲亭卷流傳散失爲邑侯海陵張公所得吾友萬子充宗先生五世孫也聞之惻然朝上書求之不日昃而公已題詩卷末還一黑衣馳還充宗矣嗚呼百餘年故物忽復得之充宗之始而感泣繼而歎舞俱不待論而公之賢於人者豈徒與好事家縱崔剝薛伐林破塚以求必得者較論優劣哉即謂公曠懷高致不以一物之得失繫於胸中要亦未爲定論蓋此卷在公不過與晉唐以來名人墨妙概置之几案之間而在充宗則雖顧陸吳王之筆不以彼易此也公能權於物之所輕充宗能權於物之所重余以爲合於義則一也雖然天下無不敝之物趙明誠之金石錄周公謹之雲烟

過眼錄其中所載者存於人世亦復有幾即如此卷已更數手而復歸於充宗則數百年後又安能保其不敝惟先生之孝思煜然當與天地爭爲長久而充宗之求此卷與公之還此卷遂成吾郡一盛事然則士大夫之所貴於天下者其不以物爲輕重也又可知矣

楊氏移居新宅序

余常讀左氏傳見辛廖之占畢萬也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齊懿氏卜妻敬仲有五世其昌八世莫京之詞蓋其祖宗以來蘊積深厚故子孫雖仕在異國而天實相之非獨于公閭門王氏三槐傳爲盛事也余於六吉楊君益信其不爽焉四明右族首推鏡川之楊其以仕顯而爲尚書列卿臺諫藩臬以至爲郡邑長吏者不可勝述盛矣而不知宗伯文懿公與冢宰碧川公兄弟俱以正學啓沃人主爲一代端人文

懿之從弟司空康簡公以攻妖僧奸璫百折不挫朝野倚賴之文懿之冢子少司寇麟洲公彈劾戚畹忤中宮意幾蹈不測天子憐其忠得以保全今　國家纂修明史孰有如楊氏一門父子兄弟大書特書登諸史冊者乎六吉爲少司寇之後通守公之曾孫祖父俱以文學著名其少時家有賜書常發篋誦讀思光大其先緒已而失所怙恃爲余同宗月臣翁之贅壻翁奇愛之蓋故家子弟熏染陶鎔與單寒崛起者自與有子二人文采煥發蜚聲庠序開宗伯司寇之賢距今二百年輪囷結轖必將發爲英華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在二子矣六吉以贅居既久食指又繁其內弟敬嗣君已登仕版軒蓋往來庭除間迮無間曠於是別購一居於百餘武之南望衡對宇燈火熒熒然相照也董子章甫與六吉爲窗埒執其尊公遂齋先生之命命余一言以祝之計吾鄞三四十年前陵谷改移滄桑更易其門列行馬施棨戟者俱已變爲戎壘馬廐即文懿之故廬亦不能復完而六吉起自特生克有樹立美輪奐而聚國族其自文

懿以下實式憑之非祖宗之積累厚而賢子孫之纘承遠曷能有此哉遂齋吾友也知余言爲信其以此當左氏之繇詞矣

送徐戢齋之順德序

同邑徐戢齋余之執友也往者順治戊戌開爲心聲之會時董在中孝廉兄弟陳介眉編修與今廷尉陳非園及邑中知名之士十餘人月必一集集必論文酬飲以爲樂至癸卯歲復增損其人爲大觀之會而戢齋與包子衆羅闇園張心友同登鄉榜者四人一時傳爲盛事其明年甲辰戢齋心友成進士余與在中以潦倒諸生遊於京師是夏復與戢齋心友同舟南歸蓋不以升沉得失易其平生歡也其後十年戢

齋爲三原令時滇閩交訌秦中悍將據兵以叛戢齋爲城守計甚備又大兵往來資糧扉屨之具供應不絕皆一切裁以法不肯多費民間一錢民甚德之叛將報最矣念太夫人春秋高道路艱阻不得迎養遂援近例以中翰歸修板輿輕軒近周家園之樂京朝一官非其本懷也計終制及家食者又十年復至京師仍就補縣令余與非園在金水橋觀戢齋掣籤得廣州之順德人皆以爲喜余笑問曰人之喜之者其將謂戢齋處脂膏以自潤耶抑將與餘潤於戢齋耶

夫使在三原時不因太夫人而歸必入爲臺垣其蚤登九列無疑矣不以此時爲樂進計顧沾沾於一地之美惡乎昔蘭谿章文懿公以不得作縣令爲憾葉容劉忠宣公初爲進士即志在治民不赴館選古人立念如此以戢齋之才理繁治劇猶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余知順德之人其頌神君戴慈父不異於三原也何必僕僕京塵株守一官爲哉今戢齋行矣爲敘余之舊好并申戢齋之志以破庸人之論終之以贈言之義則有與處默故事在貪泉可酌沉香

可投而清操必不可改於以救嶺南之弊當自順德始矣

送姚華僧年兄乞假南歸序

國家定制自康熙甲辰以來試於南宮者始以百五十人爲一榜此百五十人者皆四方才俊之士各以齒相先後如兄弟然可謂親矣　天子既臨軒親策之第其高下又推擇其尤者三十餘人爲翰林院庶吉士而以文學有重望之臣教習之此三十餘人者日以詩文相鏃礪間或飲酒歡樂諧笑喧雜如是者三年可謂尤親矣其中又必有合志同方莫逆於心者一二人相與共謀千秋不朽則如余與桐城華曾

姚君是也君學問淵深詩詞卓鍊久以名著東南戊辰榜發余名在第一君名在第六其成進士亦皆高等館中課必皆前列爲人外和而內介抑然自下無世家子弟習氣蓋其尊大人夔溯先生以名進士仕爲郡丞然其名德當如東漢三君之列不在碩俊間其從伯父大司寇端恪公爲當代名臣其女姑夫今宮詹宗伯張敦復先生侍　今上講幄及輔導　東宮愼重謹密門無私謁君故入奉庭訓出有師承漸染陶鎔成就如此以視起單寒而寡聞見者相去爲何如耶余常與君劇談深論至人世禍福倚伏之故以爲寧處後毋爭先寧用拙毋任巧未嘗不慨然有當於余心也今歲二月庶常上散館君留爲編修余改授戶部主事余以君留爲幸君不以余被放爲劣兩人心期固不在去留得失間耳方今詞館淹積拾級而上有十餘年不得調者　天子一旦思變通其法會京堂官缺人遂以詹翰諸臣推補此亦遷轉之一機矣而君獨念尊大人春秋高乞假歸省誠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之意此非處後用拙之實徵乎

余義不敢留君獨惜君歸者以君歸後例一年再來而余不二年將出補外吏則自此以往南北聚散俱不可定求如此三歲中茗碗鑪香時相過從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故於君行也竊比古人贈言之義以誌不忘云爾

送徐總戎序

國家先定西北而東南最後服故疆圉之寄莫重於東南浙控其上粵居其下閩則界處浙粵之間山行則連岡複嶺箐篁蒙翳人不得成列陸行則泥塗斥鹵騎擊無所用其長水行則舂天浴日驚雷撼雪艘樓船而泛艨艟莫不惴惴焉洞心駴目故非其人不以任也何也山川之勢異攻守之法殊緩急之情別必得智勇兼全者始克勝任而奏功則總戎徐公其選矣公始由山左擢任蛟川移駐越中其一時同列

多桂吏議而公獨以功名顯蓋其御兵一以紀律尤能撫恤小民故人咸頌之其後晉提督全省中營將領移鎮四明益修軍政威惠並施士不譁而民愈悅其更異者四明故瀕海爲逋逃藪久矣一日者公單身入壘招降其渠帥無寸兵尺檄之費非膽畧百倍者不能暇時則又與士大夫彈棋賦詩一洗兜鍪習氣庶幾古者輕裘緩帶之致此足見公之克自整暇而亦以見　聖天子威靈遐暢山海寧謐誠歌咏太平之日也今者擢任嶺南行將以治浙者治粵正如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御公固審於山川明於攻守諳於緩急其成算具在推而行之易易耳夫天下當有事之日則以戰勝攻取爲長而及其無事則必爲久遠之謀昔漢趙營平措置先零圖上方畧至於修治亭障墾田積穀爲數十年之計誠老成持重甚深遠也公得無意乎麟閣勒名某將拭目以俟謹序

送畢公權還淄川序

淄川畢公權文章妙天下其人沉毅有大志蓋用世才也與余相聚于江南督學署中凡六閱月余以頽隳放棄之餘不得已旅食于此幸有朋友如公權者相與縱談天下事激昂意氣如假者之欲伸蹵者之思起今將葬其伯祖母太恭人遂別而去余何能不黯然哉公權行矣余請發其狂言可乎數十年前士皆守其家塾平進以取科名過不過聽之而已今天下士稍通制舉業者無不擔簦負笈以遊京師遇一二巨子有名位者轍執弟子禮隅坐唯諾惟謹原其意不過欲其汲引以爲進取之計一不得售幾不欲生必百計求得之而後已若此者宜公權以鼠肝蟲臂視之不足當其一吷也又有一輩通四聲之學雜出漢魏三唐人語其文則摹擬古人句法自謂千秋不朽兩目瞠然上視笑舉世無復有人正不知古今四部汗牛束笥何可易盡而侈然自足若此者余知公權之學足以勝之而公權之志則不屑爲之也又其甚者毅然以儒宗自命壘守程朱之言橫詆陸王

之學曰此儒而禪者也儒而禪者孰如張橫浦然橫浦之忠孝在世有幾而況其未必禪者乎浙人之病狂者曰象山以狂禪陷宋陽明以良知禍明夫陷宋者韓賈之流未聞韓賈衣鉢象山也禍明者崔魏之徒未聞崔魏紹述陽明也象山之爲荆門軍陽明之平蠻亂擒叛宗雖儒者分內事不足爲二公重假令先儒處此亦未必有過之者今必坐以莫須有之獄是後人之斷陸王更酷于檜卨之殺武穆也若此者余知公權雖不爲騎牆之見亦必不如陳同甫所謂縶縻放船而置世事於不問也大學之道明體達用而已孔門教人各因其質之所近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皆聖人之徒學之可爲世用者也今公權行矣歸而窮理實踐不爲口耳無用之學充其志與力豈可量哉余明年五月亦將返舍荒江寂寞之濱與同志者考求而商確焉不二年再相晤于京師余必有以質公權公權亦必有以復我矣

贈張邑侯序

天下親民之吏無過于守令而守之與令其勞逸繁簡則又不同守總屬邑之成其所治持大體而已若一邑之令其事纖悉委瑣必用意周浹始無廢職且上自督撫以迄監守皆以次責成于令無可旁諉幸而時際承平地居腹裏無兵革倥偬之變猶得安坐而理否則勢處邊陲訌釁交警非得英敏特達之材欲以應緩急而周事變蓋甚難矣吾浙自前歲以來閩寇騷動而四明接壤溫台無日不以用兵為事我

皇上天威震赫推轂 親王統集大兵隨方進勦于是妙選材諝備之行間而吾邑侯張君始來蒞吾鄞蓋特簡也侯為人果毅明決在古朝歌廣陵之間其意以為守令之職莫先愛民而今之愛民則戢兵靖寇其大事也鄞為四明附郭之邑主客官兵風馳雲集異時資糧屝屨之具不以時應輒囂然而譁侯調度有方皆各得其意以去其有驕悍恣肆者侯必按之以法無不帖服至于邑之四履東漸于海百里而近寇之艅艎出沒于島嶼之間飄忽無定侯為慎固封守

嚴其偵訊其西南隮崖疊嶂瘴霧濃嵐恆為盜藪侯躍馬揮戈率其丁壯芟刈殆盡其勳伐可紀如此其他善蹟未暇殫述余特筆其大者蓋以見今之為吏宜察時勢之所急而不僅此區區文法間也侯既長于吏治而尤慎于文事值學使者一歲兩按試吾郡侯所鑒拔皆卓卓知名之士茲者屬侯覽揆之辰多士欲得余一言以效岡陵之頌余思政績播在民間其為四郊之祝者無限亦何俟余言抑以為侯之為吏如此其所祝者又將不止吾鄞民已也昔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此自外而內之法也宋建隆初以朝臣為縣令此自內而外之法也皆所以明增重激勸之意今侯以特簡治吾邑其法若建隆而不日者 聖天子登進循良以鋒車追召入處臺垣則又參用晉法余知侯所設施必有大于治鄞者其所祝寧止一方而已哉余故攬筆書此以應多士之請亦使觀風者有所採焉

明濮州知州勉齋鄭公遺集序

文之欲以行世而傳後豈不難哉姚思廉爲陳書積數十年而後成歷唐五代無傳之者宋興百年而始行於世曾鞏之文當時未嘗無知之者矣得歐陽永叔而後盛傳夫以彼一代之史宜其不爲世所廢而文如曾鞏又當不待異時之表揚顧沉埋抑塞始顯於數百年之後况近世學士大夫之文乎世之爲文者或成矣而不必傳或可傳矣而適其人之力得以自致通都否則門生故吏校讎而刊行之舍是則平生鉥心劌腎以極致其工之作皆納之笥中而待子孫之賢者此作者之志也然余見故家子弟其先世良田美宅骨董玩器之類爭之不遺餘力至其祖父所遺之詩文則束而弗覩甚至竈丁老婢竊以覆瓿而尚不知爲誰氏之書也嗚亦奚望其行世而傳後乎余友慈水鄭禹梅手錄其先世濮州守勉齋公所爲文三十七篇詩賦四十五篇以示余而謂之曰子其爲我序之余溯公之生在成化改元及今蓋二百有四年矣公位不過州守階始列爲大夫所居値荒

江寂寞之濱而生于有明全盛之日得以直道仕於世其所爲詩文亦深淳雅正不爲鏤刻詭異之語惜當日無傳之者禹梅總角時卽遭逢鼎革兵荒盜賊流離播遷之後其家已無長物回視近世之登膴仕而厚遺其子孫者竟與禹梅同處貧阨而禹梅讀書講道岸然不爲流俗所移方輯公之遺集而欲傳於世公可謂有後矣其得傳也又奚待異世之歐陽哉顧天下之爲公者不少而爲禹梅者亦閒有其人獨二十年來世嘗多故山林自放之士不欲求知於人遇有所作或埋瘞於長松老檜之下或束置於頹梁朽棟之間遂湮沒而不復知則甚矣傳之難也余旣爲公之得傳者喜而又爲不得傳者慨矣康熙戊申七月十日古鄞范光陽序

陳蜀阜先生暨配羅太君榮膺恩命序

今上御極之三十有六年七月丁酉大駕親征噶爾且渠悶既殄邊塞永清于是振旅凱旋布告中外凡大小文武臣工令以現在官品追崇其前人南平令陳君兆聲得贈其考蜀阜先生爲文林郎如其子官妣羅太君爲孺人邑之人士咸曰此吾大父母也蹐堂稱慶者肩摩踵躡而丐余一言以誌盛典余知先生爲越東望族遙遙華胄溯源虞思其冠簪纓衣靑紫者代不乏人先生幼而穎異迨長力學勵行蔚爲

儒宗凡九赴鎖院而數奇不售遂賫志以終時令君年方八歲依倚于太君膝下銜荼茹蓼以訓其子每左列紡䌷右環書麗語令君曰此汝父未成之志汝其勉之太君既年逾七袠以壽終然未嘗一日不以此望其子也令君遂能奮自孤童卓有成立起家爲懷慶叅軍以才猷敏練爲上臺所倚任常護協餉數十萬由黔陽以抵滇池水陸舟車歩慎有加其他政蹟可載者尤多擢陞南平令南平爲延郡首邑當八閩之孔道其西抵邵武卽達豫章凡楚蜀兩粤之有事于榕城者必經焉其東走仙霞以通江浙延城尤爲往來京師者出入之要道陸行則層巒路曲嵜箐雲迷水行則怪石鋒攢胁湍電激往往易藏姦宄爲干掫譏察之所不及且士瘠民貧梯田鱗叠勢若建瓴必待雨而畊一遇旱乾卽無所用其力攘奪之患雜然並起又其俗鬬狠好勝訟牒盈庭顚倒是非詭譸萬狀務使聽者眩其耳目自令君下車以來輪蹄有卽次之安桴鼓息夜鳴之警賑恤儀荒平亭訟獄俱各得其緩急輕重而應之悉合人情宜邑之人士

由令君而追念其考若妣以龍章寵錫爲慶也語曰子孫者心之影也以先生之文行不得一施于世其輪囷結轖之氣必將發舒于後人況太君合貞體粹克教其子又以慈母而兼嚴父者哉異日令君應鋒車之名洊歷華膴余知聖朝錫類之恩將有不止如今日者故爲撰次數言以慰邑人士之望咸曰其言信而可徵遂書之以爲序

夏求玉六十壽序

余家與求玉君世相交好者殆百年矣君之大父禹疇翁與先祖始締交垂于夙日佳時集里中耆舊流連觴咏彌日不倦余時爲童子常見之修髯玉立不言而飲人以和盎盎盛德君子也其仲子寶卿先生爲博士弟子員有盛名與先贈公稱世契余叔父與伯兄皆受業焉爲人以古道自持性伉直不肯媕婀隨俗治家亦嚴整有法築室西郭輪奐聿新年登九十有四洪範五福無一不全余以通家子平生行事先

生皆悉其委曲誠知己也君乃先生之仲子能守其家學幼有文譽人望其扶搖直上而饒于黌序者有年行即需次以貢于大廷顧君之志不衰尚思賈勇名場昔漢公孫弘行年六十射策第一終以丞相封侯君正其時矣況其賢嗣蔾友爲士林紫電接武而起殆未可量哉至君之處己涉世中通外和不用巧以爭先不炫奇以釣譽讀書稽古之餘與二三同志彈棊命酌油然自適蓋能抗塵壒而忘形骸者也先世所遺之業有所益而無損若作室者君堂構而丹雘之若治田者君菑畬而收穫之余因之重有感矣請無遠引即以吾鄉論或少年博取科第而弱冠不勝繁霜或垂老得知通顯而崦嵫已迫暮景或傑構連雲而身未嘗安一日之居或良田繡錯而子不能守尺寸之土以視君之更歷四世源遠流長克承先澤者豈可多得哉周元公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余知有道者觀之決不以彼易此也故于君六十揆辰而爲述其世德之綿遠使知天爵之與人爵不能以並致而內外輕重之辨不可以不明爾于是

諸君子登堂奉觴者咸曰是言誠然哉請書之以爲壽讌序

張有斯五十壽序

蕺山劉忠正公之學自吾師姚江黃梨洲先生始傳於甬上其時郡中同志之士十餘人皆起而宗之以為學不講則不明於是有證人之會月必再集初講聖學宗要卽蕺山所輯先儒粹言也同志之士得攜其門人子弟相與質疑問難其後為五經講會亦如之張子有斯受業於鄭寒村王忝堂兩先生俱學有根柢又不嫌余固陋復從學於西郊鄮山書屋卽有斯先子天因君所搆之別業川原迂迴竹木森列讀

書其中洵足以屏塵囂而怡神志也於是有斯在講席幾有朱雲折角之稱且其為學自制舉業外毎留心於經濟如農田水利賦役荒政之類無不講求其利弊頃旅進旅退於糊名易書中不得以自見近歲郡邑當事議以丁口之賦加於田畝不知有積貲鉅萬而無田者科率不及其毫毛有家止數人而田多者則丁糧頓加於百倍既實稅其田又虛增其口徒欲以惠貧民而竟失先王戶役之遺意非法之良也有斯毅然起而言之其議得寢他如郡中水利亦嘗縷縷陳之惜乎不之省也平生孝於親厚於宗黨與朋友交然諾不欺居嘗刻越中名醫張景岳新方八陣以為泥古方而醫新病者更進一解又念梨洲先生所著書已抄送史館不無流落人間然莊註竟移於郭象化書見竊於齊丘於是刻先生所選明文授讀一編所謂別裁偽體以存其眞也憶余初與其尊公天因及其叔父心友兩君同硯席時有斯年止七齡耳歲月如馳兩君俱召賦玉樓不可復見而余垂老一第南北宦遊解組亟歸則有斯亦年躋五十矣

余謂如左雄限年之法已多十年若如公孫弘行年六十射策第一位至丞相封侯則尚少十年此皆未可意量然欲有斯如平津之曲學阿世余知其斷不為也有才子三人能世其家學復與余孫輩同堂相切磨文譽蔚然知張氏之必復有後矣雖然若有斯之生平豈得以科舉為軒輊哉此余知之深故其言也信因其攬揆之辰遂援筆以為壽讌序

甬上肇山范光陽著　壻謝爲霎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孫　賢校

贈郡丞殷侯序

四明爲古於越東偏之地並海者六百餘里民有魚鹽之利俗稱繁富每登高遥望島嶼出没于烟波間凡估客風檣不瞬息而已達于城下自入　國朝以來鯨鯢未靖閩蛟闘清海壖如是者十餘載近歳始令居民得沿海採捕蕃稍食其利矣然余稽諸往牒

非波臣梗化則內地之民闌出爲患如明嘉靖間事乃其甚者其始不過一才能之吏稽察禁詰之而已其後遂至徵兵餉動逾歳年則未常不嘆司土者之貴得其人也楚中殷公以治行擢佐吾郡其所職者莫重于海防而公亦以此爲先務常謂安攘之法在固根本夫根本者規畫于無事之先而非補救于有事之日于是慎固封守編立保甲嚴稽闌出而五邑之民始無有以身試法者然公性寬慈間有以訟至庭下不假桁楊以立威惟以理曉譬之暇時則與博士弟子員論文講藝蒸彬彬然古循吏之風矣余思天下無難治之郡邑惟尚緣飾以博一時之譽其究也治終不進于古始公起家爲禾郡别駕禾爲浙沃壤所最難覈者無如田賦公爲正其疆界清其隱漏豪强始無兼并之弊而貧弱者得以漸甦凡督撫藩臬諸大吏咸以爲能此公實心任事之一徵也公一攝旣郡旣瀕海與四明無異以治四明者治旣正如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御不恢恢乎有餘力哉今　聖天子惠養元元崇尚吏治行將邀不

次之擢如漢地節五鳳間故事公其首選焉孟秋中浣值公覽揆之辰諸生某等屬在門下受知最深謁余文爲壽夫能以仁壽之道治其民使戶皆樂業俗躋淳厖則公之德雖千百世不能忘也余知吾郡之民其所以祝公者多矣又奚待余言乎是爲序

大司馬杜公六十壽讌序

大司馬肇餘杜公以康熙癸酉十月丙申爲六十揆
辰壽筵長啓稱兕觥而歌南山者趾相錯也於是在
公屬下者請爲壽讌之詞余向在史館爲後進曾受
公知公不言余亦不知也余辱接班行稍稍聞于同
列知已之感余亦何能知公然知公者宜莫余若也
何敢以不文辭余惟皤皤黃髮布列在位此國家之
盛節而士君子處乎世事　聖主從容廊廟不自覺
其年齒之日增豈非臣子之厚幸乎然余于公尤不
能無欣慶焉夫人之遭遇不常或始通而後窒或初
困而晩亨或寵榮叠至天下皆跂踵艷慕而平陂倚
伏之機有不能自必者欲如公之少壯登朝至于耆
年爲　王上所信任爲僚友所敬愛無幾微不順適
者豈可多得哉葢公年二十五卽成進士高等受知
于
世祖章皇帝選讀中秘書及留詞館英聲懋實籍籍于玉
堂金馬間
今上御極不數年擢佐成均六館之士奉公指授以爲模

楷其後游歷講讀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時　天子
稽古右文留意經史公朝夕勤斂悉心敬沃遂躋閣
學値經筵宿儒重望葢駸駸乎大用矣其爲卿貳則
由少宗伯以歷少宰復由少司寇再歷少宰其爲上
卿則由大司空大司寇今晉大司馬仍値經筵如故
雖敭歷五部機務繁賾而其愼守成憲不好刻覈不
爲紛更以成惇厚和平之政則前後如一轍也余聞
公纂修律例明習法比剖斷情理而濟之以寬大則
其他事可類知矣今其屬吏之頌公者皆曰公愼重
精詳才猷練達而氣度雍容詞旨醞藉一言而平亭
是非片時而解釋轇結使人無不折服則固不徒有
其才實有其德也公常典試中州總裁武闈皆簡拔
名儁網羅材武有伯樂空羣之目其爲大司空時奉
命巡視閩廣沿海防守事宜公相度形勢諮訪輿論
星羅碁布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且宣布　德意瀛
壖島嶼之民咸得安居樂業人慶更生事竣奏聞
天子是其議又祭告女媧成湯二陵恪愼將事禮儀
卒度至於奉使咏懷中途遊覽之作能使山川陳迹

歷歷如畫可作詩史則又其餘事也退食之暇門無私謁惟詩簡唱酬頃刻立就好臨摹古法書屢紙不倦年雖六十而精神如少壯人昔司馬溫公判西京御史臺在洛時洛中有耆英會如文潞公富鄭公諸人皆年八九十歲而溫公特以德望之重年方六十亦在會中由此言之以公視少年新進之士則爲老成典型而以較之期頤耄耋者則猶未老也行將陟端揆而叅密勿以輔成 聖治使太和元氣洋溢宇宙天下頌化日之舒長則公之壽豈僅以一身計哉諸君咸曰然遂揭之以爲壽讌序

封太史沈仲臨先生七十壽讌序

國家運際時雍和氣翔洽則必有深醇端慤之士應期而與用以儲館閣之用豈偶然哉然其人不生於單門寒畯而得之世家右族者爲多蓋天之降才與家之毓德其數適相符也余戊辰同年鴛湖沈子原衡文行卓越爲士林紫電入對大廷 天子親擢爲第一士大夫額手相賀稱今封太史仲臨先生孝行不絕口以爲天之報施不爽如此蓋先生之大父翼乾公以名進士兩任劇郡不營私不植黨優游仕宦者三十餘載退居林下者又十載耆年長德享太平之樂身世兩全此一時也至先生之尊甫君房公登天啓丁卯副榜貢入禮部筮仕得粵之三水令期年之內閭井春融胥史霜凜治行甲於東南遂擢爲廣州郡守當此之時新亭悽惻慨晉室之既東嶺海流離如宋社之必屋蓋時事固不可支矣迨夫 王師下粵民物一新欲爲疊山之賣卜有身莫逃思如則堂之改館無地可適憔悴南冠自分不免先生年甫弱齡奮然以求得其親爲事雖干戈搶攘道路阻艱

愛先生者百方尼之勿恤也襆被芒鞋崎嶇跋踄自七閩以至五羊哀懇於當事始義而釋之是役也歷春徂秋往返者一萬四千餘里卒奉其親以歸人皆嗟嘆以爲不可及假使君房公肯稍渝其節決不至拘留如此而非先生之至誠感動於人亦不能遂其黃冠故鄉之願一門忠孝可以垂丹青而炳日月矣今先生年躋七十膺封典舉賓筵有子四人長君以明經需次廣文次卽原衡叔季皆爲藝壇領袖孫曾亦蔚然有文譽天下壽考福澤如先生者能有幾人

然聞先生年十五卽蜚聲庠序屢踏省門而輪菌結轖厚集其慶於子孫使當世艷稱之以爲忠孝之家其後必大於以矜式鄉邦敦勵風俗則先生之壽豈僅以年歲計哉因揭之以爲壽讌序

鄭蘭皐先生七十壽序

邑東十里而遥有地曰灌浦鄭氏世居之赭山峙其右大江環其前江之外鄞西南諸山峰攢巘疊拱揖於几席之間入其里喬木鬱然簪纓相望蓋數百年來世澤遠矣勉齋先生在弘治間以鄉進士仕終濮州守文章政事爲世所推濮州之從兄廷器公出宰壽寧從子素菴公稷高州郡事歸老於家稱七十翁其門第之盛出處之宜鄉黨以爲佳事蘭皐先生濮州七世孫也登崇禎己卯副榜是時莊烈愍帝銳意

人才多方以羅格外之士凡貢入京師者親試之朝堂先生年甚少學殖甚富凌厲踔發橫絕古今試居首等天子將以翰銓科道處之無如兩榜之勢積重而不可返朝論譁然於是吏部擬以知推用先生以非上意與同列拜疏竟歸而甲申之難作浙河草創士大夫多推轂先生先生亦欲一試其奇又以議論不合移疾歸里然時事已不可爲矣荒江寂寞之濱息影閉戸寧與山樵野農相爾汝足跡未嘗一入城市著書賦詩以自娛歲月而已夫士君子處乎世易

處衰世難當其遯際休隆朝野寧謐出則爲賢公卿以功名顯於世處則咏歌太平得自遂其丘壑之懷此一時也若宮隣金虎荆棘銅駝訌嬰之勢至於不可收拾而欲以一日之知遇立百世之綱常遂使義熈以後道在柴桑咸淳以來名留汐社可謂翛然不污其志矣否則跡巍科登膴仕者獨非人哉始結情於采薇繼藉口於玉馬誠以處辟可淦而苦節難貞也即如先生之所自處者回視先世濮州諸公值重熈累洽之時雍容進退身世兩全已如夢游華胥渺

不可接而先生獨屹立於滄桑變易之時爲一代完人蓋濮州諸公適當其易先生能處其難耳先生之子粱有學行所爲詩古文卓然可傳於世與光陽有姻亞之好値先生七十生辰請爲壽讌之詞余未能縷述其羣行而爲言大節如此孔子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則先生之所以自壽與世之所以壽先生者不越乎此矣遂書之以爲序

戴叔平六十序 代奉化令作

守令之職非徒簿書譴筦鑰已也其所治封域之內必考其先代之文獻以表章之至于僻壤與區故家遺族有善蓋于一鄉行超乎流俗者歲時殷勤致問使善者有所勸惡者有所愧蓋風厲之道宜如是耳顧今之爲吏者多偃坐堂皇不肯下士而脅肩累足拱手屈膝于長吏之庭又昔賢所謂陽嬌者也是二者爲風俗計皆失之自予丞乏奉川考其誌牒于宋元之際得一人焉曰戴帥初先生先生爲宋末進

士得接見大儒故老其文章皆有師法天下爭傳誦之後爲信州教授非其志也及余讀遜國記有戴公名德彝者以進士第三人建文朝拜左拾遺殉壬午之難其事甚烈或曰公常受業於正學方先生蓋淵源有自云余當春秋祀學入鄉賢祠見兩先生姓氏私念文章節義萃于戴氏之門可謂盛矣而不意其後嗣有叔平君者能不媿其先世焉君端方誠慤內行修謹家有餘資積而能散非奉化之隱君子與夫族之大者必其有聞望者爲之開先不數傳而賢子

憸孫閒厥宗辟則人且為其先世惋惕矣今戴氏自宋迄今歷五六百年而君能不墜其先人之緒者余所以心儀乎叔平也昔者成周之制閭族有師漢時亦鄉有三老以宣教化敦風俗今其制雖格不行然含君其誰與君為善之志當老而益篤以訓其子孫以化導其鄉里使後世有所述焉此余所望于君之志也今歲某月日君年六十矣余為序而遺之如此

壽張濟寰五十序

余常往來南北閒見天下之風俗固不一矣大江以北地多曠土其人薄于自奉無浮夸之習大江以南饒水陸之産凡四方之所需者畢具其人好以侈奢相尚雖其力能致之然俗亦少儆矣余因念吾四明風俗在東南為絶少蓋其故家舊族詩書禮樂之澤未泯不見異物而遷故敦龎淳厚之氣常甲于他郡余與張子心友交日往來其家不無感焉心友之尊人振寰翁與弟濟寰君内行修謹兄弟相友愛翁為

人寛厚能含弘併織有長者風君性伉直是非黑白無所回屈覩世之婾阿翕訿者若將浼焉心友成進士巳十年其門戸既大而堂上所侍者獨君為叔父一人君愈抑然自下其出入也未嘗以蒼頭自隨即君所起業幾埒于程卓而終不改其素此太史公傳計然而下數十人若羅裒刁閒之儔或賂遺曲陽陵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或連車騎交守相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而其要以為傷風敗俗皆由乎此故曰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于是在上者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若君者其所係于風俗爲何如耶且天下有餘不足之數亦何常之有惟智者爲能黙燭其理而操之以可久之道故無有餘亦無不足者其勢常平若欹器然今君處盛而不矜履滿而若詘意者明乎平陂往復之故而與之可久乎養生家常吐故納新收視返聽以使其神明不衰若君之生平不特可以厚風俗即以是爲延年之術何不可乎于是姻友咸曰今君年五十矣不可無祈酌之詞請即書之以爲序

任相德七十壽序

邑之東南鄉自宋景德以來多衣冠仕宦之族元豐茹菴撰茅山志凡山之前後左右其名勝人物無不網羅殆盡山北十里曰蓉江傳爲唐令王公元暐與禪師懸磁築堰宅山石皆浮水而來故又名翻石渡雖其說不可信然浦漵瀠洄原田沃衍固一勝地也疑必有魁奇磊落之士出于其間而瀕江數里聚族而居者任爲著姓相德先生則又任氏之祭酒也方先生年少時其尊人某翁以名德見推于一時每延勝流與先生相師友以故文彩蔚然爲黌序冠旣而時當鼎革山海交訌凡居于鄉者無不被其擾騷又且賦役繁興胥史緣以爲奸利惟先生素以經濟自負探其囊中之智左右指拄不惟無風雨飄搖之虞而田園廬井視昔倍增此其才固有大過于人者也世多以遇不遇軒輊人而不知經先生指授者其從弟輩取科第如反掌先生以數奇不偶余獨惜其才不得大用于世爲憾事耳嘗觀西漢孝武之世其時用人不拘常格故或使絶域或刺郡國或鹽鐵緡錢

名顯名於當世今先生之才豈遽在張趙桑孔之後哉特限于常格遂不得一試其奇雖近者 國家亦常破格用人以收卓犖之士而先生年又耄矣於是優游里閈間修孝友婣睦之政凡貧乏者振恤之有患難者佽助之又其言詞妙天下恒匿畫娖事平亭搆鬭敝一語解紛彥方之里朱冲之村皆德素所熏人無不敬而愛之暇則東阡南陌與老農較晴雨課耕穫客至圍棋茗椀相對終日而已今行年七十姻族舉觴稱祝而命余爲介壽之詞余從妹爲先生子

婦故知先生最深使異日者得倣襄陽耆舊浦江人物例勒成一書則先生固吾郡邑之耆目也豈特若茹菴所撰述止一方而已哉遂不辭而爲之序

誥封宜人顏母朱太夫人壽讌序

唐李肇國史補稱近世婦人之賢無如苗夫人者蓋其父與夫皆位至宰相而其壻則韋忠武也三衢徐雲林談薈載餘姚孫文恪公繼室楊夫人四子皆九卿楊所出者二年躋百歲撫軍以下過江上壽以爲盛世僅事苗夫人生處順境而文恪之 忠烈公殉宸濠之難天故報其後人鍾祥集慶延及閨門然未有如今 誥封宜人顏母朱太夫人大節凜然而及其身備膺五福者也太夫人生于前代宗潢之家歸

于復聖之裔兩姓世德皆神明之後莫與京矣爲河間守賡明公冢婦贈奉政大夫士瑩公之配長君濬園由翰林院編修出守安順次君樂圃仕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最幼學山今官翰林院檢討悉太夫人所出其次亮甫從甫禹思咸凌厲踔發文譽蔚然揚於邦國爲貳室張孺人所出太夫人撫之如已出者也男孫十有八女孫十有六曾孫男女亦纍纍在抱而太夫人春秋七十有六髮未白飲食步履如壯時天下吉祥善事如此者能有幾乎而太夫人回視五十

年前兵戈搶攘不求生而得更生豈意其復有今日乎昔歲在壬午太夫人與封公同在兖州圍城中太夫人謂封公曰孤城勢不能守稚兒弱女君自將意有不虞我預偷生而隕節乎翌日城破婦女被驅成羣太夫人義不行獨中衢立驅者弗見行百步反顧乃見復持刃還有僕趣之曰曷速逃太夫人曰求生乎則不可得不求生則此地可又焉逃遂立以俟驅者果至掣袖袖絶擊左臂臂折血朱殷重袖間罵不絶口乃獨以右手捲衣領抗頸待刃驅者怒奮力砍

之傷而不殊蓋以擊臂時髮散垂領間得護也委頓頹垣中逾四日矣封公陷軍中出求得之息尚存遂間道竊歸曲阜而賡明公河間殉節之訃亦至封公負痛北行且求得季弟今壽州佐季玉君以歸太夫人病創亦求得其父母始終成禮焉倪文正公曰忠臣孝子節婦萃于顏氏一門蓋實錄也當此之時白日晝寘人鬼錯互倉皇以求苟免者何限乃覩刃待盡而卒得全生若陰有神明護持之者豈偶然哉天地間菀枯榮落之機平陂往復之理雖不能一一脗合然未有烈節如太夫人而天不厚報之者蓋兩間之正氣以一弱女子持之其所稟者固不同耳余聞太夫人于亂後與封公偕隱龍灣村有鹿門遯世之意姑姊妹無依者悉收養之久而不衰今膺封典被象服貴矣猶布衣蔬食如平時諸子宦遊時致珍味必以薦有美衣悉收貯之曰我為婦未嘗奉翁姑今獨身受之其安乎歲時伏臘潔饌以祭必及其父母蓋傷其後不振也其孝謹又如此茲者伐鼓考鐘壽筵已啓謂宜進以懽愉之詞要眇之說而余復舉太

夫人抗節之事以祝純嘏蓋以見太夫人壽考福澤有所自來與世之碌碌長年者不可同日語也雖然太夫人好誦佛經精心內典則回思昔事猶前塵昨夢固不自以為多也遂揭之以為壽讌序

陳母謝太君六十壽序

自丁酉戊戌之間予始與陳子葵獻爲文字交人皆言葵獻事其繼母太君甚謹撫母所生之弟妹最有恩予謂孝弟之性人皆有之况葵獻讀書稽古修其門內之行此何足以爲異者庚子歲予始館於張子心友家心友者太君之女夫也予時時偕過葵獻必盡名其所交之士晨至則及昏而散夕至則迨曉而罷援論今古風發泉湧而未嘗有倦色茹淪茗具餐張酒行炙太君覘此數子者至必供給之以爲常故得助其發抒軒豁之氣而數子者亦安之而不辭曰太君不厭苦也又數歲而葵獻志益篤學日以進與其數子者慨大道之不明遺經之不講於是謁梨洲黃先生於姚江之上而從學焉先生亦時過四明數子僅遍延先生至家一饋食而已朝夕必舍於葵獻戶外之履常滿供給之費十倍於平時太君方且樂之命其子和仲侍於末坐受教惟謹予於是知葵獻不爲與所與者在太君耳夫世之爲子弟者耳不聞道德之言口不習仁義之說所與交者必一時富貴

翁赫之徒車騎甚都宴享必厚則人以爲才子弟此豈獨子弟之過哉父兄有導之者矣况於相以內能別其子弟之所交孰爲賢不肖乎陶公之有湛母古今所以嘆寥寥也今葵獻乃能得之於太君何與茲天下之爲君子爲小人其氣類不同若冰炭白黑之異即聲音笑貌之間可以別之此固人人得而知者惟有所不便於已故在國則必芟除其善類而在家則亦禁遏其子弟使不得與先生長者遊所以愉臣帑子交遊接蹠於天下太君獨能捐其所有以使其子日與君子爲徒所謂好德之心不爲利回也今歲庚戌十一月二十日太君六十帨辰葵獻遺書京師謂余曰必爲文以壽吾母余方以貧授徒四千里之外家有老母定省疏曠忽發來書余滋媿矣顧余於數子中交葵獻最蚤知太君甚悉又安能不一言以闡賢母之德而答良友之意乎葵獻勉之哉道成德立則所以壽太君者不僅以順期計也幸以余言質之吾師并數子者以爲何如耶

黃師母葉夫人六十壽序

往天啓閒逆璫亂政諸君子不惜出死力以擊之擊之不勝遂以身殉之其時魏忠節公黃忠端公吾浙產也忠端公家姚江去四明百里而近諸君子之後訟寃闕下最激烈者無如忠端公之冢子顧光陽幼而失學足跡不出閭里又無先輩爲之援引即百里內有大人君子未常一登堂瞻見顏色則天下之大可知已歲甲辰與萬斯同兄弟游每論古今事輙曰吾師姚江黃夫子言如此光陽詰曰此非袖長錐錐

許顥純者乎因相與極論先生之學并及訟寃時事夫人盡出篋中資爲先生束裝忠端公寃白先生以恩入太學往來南北兩都夫人起居太夫人撫先生兩弟皆如先生先生接蕺山之絕學以上溯濂洛洙泗之傳登堂問道者無虛日夫人脫簪珥具酒食以給往來者光陽又肅然起曰有是哉先生之遇也以忠端公爲之父以子劉子爲之師以晦木澤望兩先生爲之弟而以夫人爲之配夫古之君子其於五倫之內未常不盡其道然而有全有不全者固不可必也先生今世之大儒也其始遭家難露行草宿以思椹嘗人之胸至于鼎革之際游經兵燹蹣足荒山其不至如趙江漢先生者幸爾跡其所歷艱苦有古大儒不一有者而五倫之內即古大儒未盡如是之彰彰可述者豈非所歷愈艱而所全益著乎去歲丁未正月始與同學執贄于先生之門先生亦率正誼主一兩君時往來於鄞講子劉子之學復命主一來與小子輩同研席夫人亦劬其愛子之念凡觸炎熱蒙霜露俱不爲主一惜思以成就小子輩者成就主一

其加惠後學何如哉今主一將歸稱夫人六十觴同門之士謀所以壽夫人者或曰莫如文章光陽曰文章惟立言者能之光陽不敏何能文雖然以文祝壽蓋始于元而盛于明自宋以前文章稱大儒如二程朱陸門下士最多使遇有致慶之事皆作爲文章以頌揚師門之盛節傳之後世豈不甚善而惜乎未之有也光陽幸得厠及門之後雖不文又奚敢辭於是撰次其意歸之主一而敬爲夫人祝曰有正誼主一而先生又有子矣敢以爲夫人壽

馬太君七十壽序

出西郭不十里舊有湖曰磬䏒宋樓試可守鄉郡時始廢爲田其後大姓多錯處焉余友馬章五與其弟爾上克柔耕讀其中淸渠綠樹麥壠稻畦望之若圖畫門以内庭除修整圖史燦陳琅然誦讀聲與農歌相應信乎非城市中塵囂可比也章五有母王太君行年七十而神王色腴無忝壽母之稱蓋太君爲雲齊翁之配翁于兄弟六人中最少而獨綜家政有大度鄉黨稱爲長者太君與之齊德逮事舅姑能得其歡心教其子種學績文有聲庠序可以知太君矣二月朔日媚友來徵祈酌之文余不能爲諛詞請以今日之可徵者言之乎夫士出則顯親揚名以大其施處則修身絜己以事其親其義一也然畏心九折不敢以叱馭爲忠誠念乎王事鞅掌常不如朝夕圍圍聚首一堂之爲樂故詩人陟岵瞻望父母而狄梁公登大行顧白雲亦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此其中有大不得已者使太君異日披象服就板輿以享諸子之奉豈不甚善第就今日而論章五兄弟有耕蕘弋釣之資可以奉其體有詩書禮樂之事可以悅其心而太君坐堂上環顧其子若孫皆能承顏順志吾知太君之樂亦不以彼易此也蓋異日之事直讀書待時以聽之可耳章五向與余同庠而爾上克柔又日在余家塾中余故取其近而可徵者如此他何贅焉

周生母姚孺人六十壽序

余舊時讀書黃過草堂從余游者多力學之士而周子仁百尤以年少擅能文之目暇則歸省其母姚孺人頗姚其數既而知仁百之勤學其母之苦節有以感之也仁百家先生蚤謝世時姚孺人年纔二十有五以遺腹生仁百仁百生而英異丱角時出語已驚座客然以天禀稍弱衣裳藥餌朝夕調護之者靡所不至迨自成童至有室未嘗令其一日遠出也歲在丙子余出知南劍遂延仁百與俱褰裳惜別洒淚沾

襟仁百跪進其母曰延平雖相距二千里然兒所赴約者卽吾母昔時命兒負糧負笈出西郭張氏受業范夫子也母亦用是爲慰曰兒出爲人師而仍得親師家有汝兄在吾尚何憂哉夫不以子之遠出爲念而以得親良師友爲欣余聞之益歎其爲賢母已卯夏歸省學使者按寧錄科仁百巍然居第一母亦欣然樂之愈以得從事舊游爲幸棘闈戰罷旋命偕余兒至署余閱其友人贈別諸詩有稱觴月中秋念母或及友之句詢之知爲孺人六十仁百遂乞余一言

以爲壽余惟昔之稱賢母者止恐其子之不修身砥行而仕宦功名則視爲末節然如古人府檄娛親板輿迎養既已勞心顧復則食報者往往不爽今仁百飛黃騰達雖尚有待而先人所遺田廬器物足供其母廩于二十人之中者七年于茲其所入稍克甘脆所交游又多賢人君子亦如劉真長之母能一一第其高下必令其子爲第一流人物是正余之所望于仁百而亦仁百之所能自致于母者第延津冷署屈仁百者久之陟屺之念未免有情昔陽亢宗爲國子

司業至令久不省親者還養而仁百歸期每閱三載以余之故不得常侍起居然則余愧司業多矣

陳同亮七十祝壽紀言

凡覽揆之辰裝潢屏幛作爲文章以祝壽者非古也漢唐以前無論矣宋之文章大家如歐曾蘇王以及元之柳城道園石田圭齋明初之景濂希直其集中有一壽序否乎弇州太函雲杜諸集介壽之文聯篇累牘不勝紀載卽荆川遵巖震川與近代之牧齋亦復不少不過諸公皆以文章名天下得其一言足以爲重耳習俗相沿何至誤文者必取貴官達人之名以登諸卷軸而文之假手於人則置之勿論乎今歲

在癸未七月十有一日爲吾友陳同亮先生七十生辰余與諸姻友將公製一屏乞能文者以效岡陵之頌而先生固辭不允且曰感諸君意厚但何與於世俗之祝年者乎余思姻友之舉既不容却而先生之言實足以破世俗之見因曰往歲同人有五經之會月必再集自詁疏以及先儒所著述辨質異同必求一是議論鑑起先生則徐出一言有朱雲折角之稱是時玉峰刻通志堂經解凡箋釋十三經而世無刊本者毎求諸藏書之家其春秋一經得之先生雲在樓藏本爲多書既成吾師今宫詹學士果亭先生因寄春秋經解一種其諸經未之及也先生時以爲念忽忽三十餘年同學多爲古人卽有存者或宦遊潦倒或疾病纏綿如余與萬管村鄭寒村是也先生精神完固鬚髮黰黑勝於少壯之人惟窮年矻矻以較讐經史爲事蓋近今一人也余與羅闇園左我菴二公相商曰何不購經解全書以成先生老而好學之意卽以此作祈酌之詞可乎諸姻友亦咸曰有是哉毋論與世俗之屏幛較久暫且將傳之他日以爲佳

話是亦挽囘習俗之一端也余不文遂爲敘其梗槩如此

王石南七十壽序

康熙甲申二月廿又八日爲余友鄉貢進士石南王先生七袠初度諸姻友徵余言爲壽余居同里長同學及先生需次在家而余解組歸田每花晨月夕與平昔老友數人銜杯賦詩其風致不減香山洛社余差長五年而覧揆之辰亦先五日是知先生者莫余若也其敢以不文辭蓋余因是而慨然于後世科舉之法不足以盡天下士也漢取士之法茂才既分爲三科而明經又自分爲三科辟召又自分爲四科宋

則天聖四科復增至十科其法可謂詳矣及考高似孫載唐登科錄自志烈秋霜以至軍謀宏遠材任邊將其取士之格六十有三文行兼收德藝並進人才無不網羅自後世科舉之法專用詞章上則糊名易書以杜主司之弊下則勦說雷同以倖一日之知雖其中不無異材高等而庸人粗曉章句者亦往往得以弋取功名其得者未必無弊而失者未必非才也即以先生言之其尊公稱恭太翁爲名諸生常著壁經諸解爲後進指南先生幼承家學指授有法與余輩會課每一藝成衆皆斂手閣筆小試輙冠其同儕以先生之文寧不當登櫐榜而標雁塔乎其內行修謹有兄弟六人家固素封伯兄爲冦所扳累毀家營救遂稱中落故太翁易簀時深以身後事爲念先生泣對曰兒當自爲經營大人弗慮也厥後喪葬諸大事皆獨任之季弟早世撫其遺孩使完全節當事特旌其門與朋友交性伉直不肯面諛至於患難疾病多方拯恤其嘖嘖人口者非一言可盡制行如此寧不足以應孝秀賢良之舉乎年逾五十即以貢次貢

入大廷角藝北闈尚可收澠池之效而竟不欲一試其奇古有丘園高蹈不求聞達之科先生寧不足以當之乎吾故曰後世科舉之法不足以盡天下士也雖然先生之所全於天者亦侈矣與元配張孺人齊德偕老相敬如賓有鹿門廡下之風嗣君凌厲踔發能詩古文頃刻千言可就雕龍倚馬稱其家兒諸孫八人如芝蘭玉樹森列庭階此天倫樂事也至所居背郭而川景物清曠傍構數椽蒔花種竹日嘯詠其中興至則與余輩駕小航臨流觴咏漁歌牧笛響答

於平疇翠浪中見者皆以爲天際眞人雖王侯之貴何足羡哉于是諸姻友曰是皆紀其實也可以當長筵之祝矣遂書之以爲序

京東水田說

京東水田之說剏于元郭守敬其後順帝時虞集言之于朝行之未久値國亂而罷明成化時丘濬著大學衍義補極言其利時不能用後萬曆時徐貞明撰潞水客談備陳十四利已還朝官尚寶丞具疏奏之神宗嘉納命貞明兼監察御史尚領其事行之期年水田大興時畿輔膏腴地率爲宦官勳戚所占貞明法行諸人失利會貞明欲開滹沱河引流灌溉諸人遂競言擾民不便所以阻撓者百方神宗固已惑之先是貞明疏中言水田若興可減東南漕額畿輔仕宦者大譁謂貞明欲以東南漕運均之畿輔御史王之棟遂上疏極陳其害事卽中止後汪應蛟廵撫天津行之河間諸縣大獲其利萬曆末左光斗爲屯田御史行之近京諸郡亦獲其利天啟中董應舉以太僕卿領帑金尚司其事乃賣民田十餘萬畝召募南人耕之踰二年事方有緒而爲御史所劾遂罷不行要之水田必可開開之必獲大利無如北人皆窳不能耕而豪貴人又懼侵其利必肆沮撓此所以作興作廢也

三餘說

魏大司農董遇字季直因從學者苦於無日遇言學者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此言隨時勉學以補其所不及也夫古人之於學綦勤矣記曰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是古人無時不學也傳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是古人無一刻敢自暇逸也又何取於三餘乎不知人之一身世故旣乘酬應紛冗以一日計之事與學常相半積而至於一歲則所學僅二時也況以憧憧往來之心入擾擾事爲之內昏氣乘之怠心縱之日復一日所學幾何幷其二時者而亦無之矣斯誠所謂苦於無日也觀季直初時采梠負販而常挾經書隨時習讀則三餘之說非季直親歷言之安能知其如是乎塞向墐戶布席攤書於學爲最親明鐙一室萬籟寂如於學爲最靜風雨淒其輪蹄俱息於學爲最宜舍此不學是自棄其可學之時終身無閒豈不惜哉昔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鬢髮及覺復讀崔慰祖謂之書淫魏收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銳減如此好學又豈僅在三餘者乎晏子曰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故難及也有志於學者宜三復焉

懷葊堂文稿卷四

張錫璐字說

張子錫璐余友雪汀之冢子而近思王君之門士也一日請字于余余曰楚辭九章云被明月兮珮寶璐夫璐美玉也古之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蓋于玉比德焉故有德佩有事佩紛帨刀礪之屬事佩也玉德佩也語其所用玉之在身或不如紛帨刀礪足以應一時之需然而君子必貴玉者何也天下之士具有一長非不可以有濟於事若從容廟堂之上涵洪併纖不動聲色而百官以治萬事以理則必推盛德之大

人昔在聖門由求之果藝可以從政而語王佐之才獨有子淵他如後世李文靖之淡然無欲王沂公之儼然不動使其爲錙銖纖悉之事則筦庫之吏皆得以傲之矣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余願張子植其根毋沃其華務其大不務其細則所以命名之意也因字之以德佩而爲之說張子勉乎哉

10539

雙雲堂文稿卷五

甬上鎮山范光陽著　壻謝爲雯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孫　從諫較

祭唐故奉化令宋侯文 侯名嗣宗文貞公璟之孫郡志有傳

有唐開元治稱太平顯顯相業實惟文貞令緒不墜奕葉是承篤生曾孫來侯茲土剡溪之原山川修阻侯始下車問民疾苦民肯捨地惟侯生我遠方水錯階爲民禍滅頂深淵繭足道左侯乃抗疏俾民少息洋洋聖謨不貴遠物匊此小鮮而煩民力乾符以來

國紀既弛漁獵黔首以博官資侯不奉詔民歌且嬉我侯遊止相其原泉導江入渠溉此石田既耕既穫歲大有年天不佑唐二十一帝碭山匹夫盜竊神器我侯大節矯矯百世義貔戟張誓不二姓世爲唐臣以共厥命乃遯於野民莫不敬吁嗟我侯惠此邑民始則循吏繼爲忠臣億萬千年祀事孔殷侯其歸來庭宇翼翼工祝背行導侯先入栢漿桂醑炮羔胹鱉侯其至止靈旗肅肅乃觀堂下鐘鼓斯作陽阿激楚歌舞雜沓侯其既醉明星煌煌蘭膏夜熒華燈列張

照耀洞達流光閨房於爍我侯降格不遐螟螣無害
禾黍以時惟此小民我侯是依

戊辰同館公奠柏鄉魏太夫子文

恒嶽北來滹沱東注至於鄗南精靈所聚篤生我公扶輿間氣學有根原不屑章句明體達用出以應世我
朝定鼎八紘甫開公乃奮起脫跡草萊制義一出為世所推積厚始流著極而恢讀書中祕人莫比才諫垣洊歷遂長西臺凡公平生多在言路
世祖御極剛明仁恕十八年間威惠並著公所敷陳動必中慮酌復舊章釐飭夙弊褒忠顯幽弛網去穢偶批逆鱗或遭吏議終必見俞天回日霽遝事
今上晉陟冢卿旋參密勿逆杜亂萌公謂政府事異舌爭協恭和衷道在合并默回元化世莫指名寃以直道為時所憎公乃見幾解組歸耕歸十四年講學明道著書等身抉擇精要人倫楷模士林則傚方期東山鋒車再召奈何一疾昊天不弔箕尾上升寒芒下照某等小子私淑是資雖未識面敬陳誄詞憶在庚戌公為主司初復八股蹐駁支離公具法眼剔刮爬梳僞體既刪大文始摘真儒輩出獨駕一時迄今戊辰文運再振棘闈闥深矣公且慎海無遺珠市皆遻駿桼

公指授曰有明訓衣鉢可承淵源所潤贍望幾南牆
高數仞音容寂然兩楹在殯卜葬有期情遑執紼械
章告奠九京是問

公奠王夫子文

勞山之西膠河所注地稱奧區人文是聚篤生我公
應運而興溟海鯤化高岡鳳鳴當其壯歲筮仕登朝
皇華龍節鼓棹洪濤惟彼中山侏儒異域却金謝餽
罔不讋服再遷戶曹錢穀所司鉤稽出納鉅細莫遺
帝曰汝能俾居諫職夕郎啓事竭盡悃愊繼而豸
冠或默或語非慾仗馬實知大體迨乎晚歲乃長戶
垣分別流品抗疏陳言言雖未行舉朝動色亦以此
故遂辭瑣闥外臺建節浙水之東軺車湔止琴鶴清
風纊挾小民鷹擊豪右義憤氣盈不徇親舊跡其所
爲雅不近名始終一意久乃益徵憶在卯秋較藝吳
越焚香祝天願得儒碩豈期下士亦厠龍門殷勤拔
引其色愈溫凡余小子獲陪杖屨疎數不同悉剖情
素及公之來人謂二天揆以道義獨不其然煌煌秉
憲凜若清霜豈肯屈法私及門牆惟小子輩諒公之
意恥飾苹牘非公不至嗚呼我公老而益壯孰知一
疾遂爾隕喪古亦有言生三事一知己之感敢異存
歿

公奠葉正叔文

君之先世有文莊公堯節碩望一世所宗玉峯峩峩清門奕奕代有象賢克承先烈惟文敏公應運而興倡明正學原本六經　國朝儒臣公其稱首家學所遺箕裘是守君之初生鳳雛丹穴又如名駒千里一日方未弱冠名噪藝壇風簷席舍文彩斑斕主司驚顧謂必佳士豈知淵源文敏之子帖括而外無藝不精新詞麗句鼓吹休明筆陣旣工龍蛇在握方駕鍾王人藏簡牘況其意氣本自干霄酒酣擊鉢奴隸命

騷如君之才宜置館閣東觀西清虛左述作　天子南狩至於闕里盛典所傳自成一史君於其間含毫濡墨杏壇增輝楷亭生色君之難兄先登玉堂命駕來視翩翩雁行某輩過從笑語移晷方謂君才世無其比何天不弔玉樓召亟酒壚故人夜臺新客曾不四十昔人所歎君猶未壯誰不涕潸薊北江南遙遙丹旐一杯送君風流遂杳

公奠宋象六文 代其門徒作

古之儒者學必有師孔孟仁義模範步趨漢世經學專門是資各有授受疊矩重規濂洛而後金谿武夷崇其正嫡斐其別支自昔所尊人師經師近代科舉從事文詞亦有指授始得合宜於維先生古道自持學充而博辭贍而腴某等問業解惑釋疑決擇涇渭辨別淄澠時文一道知者亦稀經史傳注目不一窺王唐塵飯歸胡土苴嫫毋爲妍鄭旦反媸沿波逐流莫測其涯於維先生始而好奇繼則斂氣剖析精微

人皆推擇世之羽儀屢躓場屋不展厥施末學小子妄窺樊籬褎然科第乘堅策肥大師宿儒學成命奇坐視駑馬昂首先馳竽瑟異好道與時違賫志以沒胡能不悲所望後人振其丕基庶幾天道挹彼注茲於維先生音容莫追陳詞奠斝以寫我私尚尊所聞使世有知

祭抑菴族姪文

嗚呼抑菴爲襄陽公之孫自幼無貴公子氣習種學績文歷寒暑不輟襄陽公亾未數年而抑菴嗣登賢書用能振其家聲然兢兢守庭訓未嘗干謁當途出見宗族尊長必致敬盡禮內撫諸弟備極恩義蓋吾宗素有家法而抑菴尚接見先輩風範無末俗浮澆之態自以樸者爲迂拙以巧者爲才能而風俗人心幾一變矣抑菴固終身自若也十七年而成進士又八年而始筮仕得萬載終以不善事上官拂衣而歸歸則斷酒肉讀佛書不一問戶外事甁粟釜薪都置之度外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虞少府屐詘黑斜銳以抑菴視之正不讓古人耳嗚呼抑菴自少而壯壯而老其世故之升降一身之閱歷旣飽經熟識而後知寧訥毋辨寧後毋先歲時伏臘有抑菴在競者息爭強者戢志則抑菴實吾族之典型也奈何竟捐賓客去耶數歲以來兖州旣終于家參蕭又卒于位而銓部復棄人間世今抑菴又繼之嗚呼生存華屋處零落歸丘山在抑菴當不以此介意而凡我族人賢達之痛何能已已清酒束帛奠之几筵抑菴有知其庶幾翩然而來格乎

祭族伯中翰木公文

生而無間盛年何益死而可思百歲奚極嗚呼我公昊天難測謂天夢夢來也云特謂天明明逝也孔亟既哭既哀憶公始末憶其兒時如劍始鋀劃然電掣匣之愈光截蛟斬豹銛不可當是時皇祖旬宣四方顧公而喜謂公非常斷續忝知後其克昌憶方年少爲住公子所好伊何二十一史手短曹牆目劇賈豔詞客雜沓奉公進止酒酣耳熱興復不已一歌百篇一揮于紙憶其壯歲驅馬京師鳳池染翰螭陛陳詞

夜爇椽燭酒進燕姬亦或弔古山川繫思荆卿市上和歌漸離公也作賦氣凌一時憶其奉使道出秦中蕭關月落華嶽雲空不憚夙夜簡書在躬漠漠沙塞獵獵朔風軍儲既至乃告元戎元戎色喜士飽而豐憶在南都金維已缺時有知者謂公奇傑特疏留公公顧歸越張翰尊鱸陶潛松菊昔則通顯今爲遺逸人爲其名公得其實憶歸里門乖二十年歲時伏臘鬚眉儼然尋從子弟奉公周旋客或問奇載酒赴焉公亦不讓腹笥便便高風雅度惟公可傳憶其去歲乃爲粤遊庾嶺返斾維揚駐舟瑞花僧寺一疾始瘳迫公來歸爲公解憂奈何陽春忽若凛秋公浴而病公竟彌留哭公憶公公猶如昨憶公哭公公不可作玉樓有人騷壇寂寞矧我同族老成零落誰爲楚些招公魂魄九原有知庶幾來格

祭畢母王恭人文

淄水之原畢爲右族桓桓司徒持籌經畫關中轉漕塞下貫粟於爍中丞接武科目有如天衢並翔鸑鷟遂水發疆建牙設纛屹矣金城隱然豹谷惟太夫人生而令淑紫海懷珠藍田蘊玉德容言功無一不足來相中丞委蛇象服雞鳴夙興相內穆穆大虔遊豆小毖楡沐荐融宗姻霜清婢僕乃俾中丞立功絕域無憂內顧亂其心曲漢營星隕騎箕何速哀我未亡銜茶茹蓼歲月無幾滄桑反覆華堂厩馬名園塲鹿惟太夫人門庭如昨洒掃中唐潔蠲兩塾家有遺編以教嗣續左列紡甎右環書麗人謂鉅儒不櫛而讀人謂嚴父胡乃戴幗子既克家孫也允特微省花濃鳳池草綠以光前型以啓芳躅篤生曾孫渥洼汗血閶待駟車胞占鼓角經明行修才敏學殖公輔之器不祭可卜惟太夫人備膺五福以報中丞九京無怍事藏彤史名記仙籙宛妗瑤池魏媼南嶽共驅兩螭旋乎寥廓今者仲冬將歸窀穸惟令曾孫來游南國義不可留孝思誠篤僕以道遠情違執紼擬香寄哀母儀誰作

祭戴太君文

嗚呼家之有貞婦猶國之有忠臣也忠臣所難者不在乎納肝斷舌以慷慨于一時而在乎崎嶇患難百試其身而卒獲有濟若衛侖之救主晉嬰之存孤斯其節愈苦而其功尤顯以今觀于太君眞可謂不媿古人矣方太君之于歸也琴瑟旣和鴛鴦無害當此之時上而事其高堂下而教其令子此皆夫子之事太君不過贊理家政已耳易戒攸遂詩戒非儀太君豈不知之而亦豈不能之無何而黃鵠致傷乎隻影柏舟發嘆于中流推太君之志使捐生以報所天亦何難事而堂上之耄姑膝前之弱子此非未亡人之責而誰責哉尤其難者履豐與處嗇者有殊居安與集枯者自別而太君之捋茶拮据以處此脩羽嘵音有萬非人之易能者晝糜楡屑猶斂袵而乳姑夕進熊丸方碎鹽而訓子于是其姑視之曰此吾不櫛之孝子也其子視之曰此吾戴幗之嚴父也今而後太君亦可藉是以報夫子矣夫稱婦道者不以才此可以語常不可以語變也至于不得已而濟之以才而

卒藉才以成其道此豈尋常兒女子所多得乎則太君之貞節孝可以難老可以裕後可以維風可以訓世此固理之所必然者故太君享有大年而子若婦之事太君者如太君之事其姑且諸孫卓犖蔚爲國華天道之不爽于此可信矣譬彼草木並生于天地之間而蒲柳之質望秋先隕至于嚴霜摧霧饕風虐雪凡卉旣謝而松柏後凋然則天之所以試太君者乃所以全太君也靈輀不遠其庶幾翩然而一聽之乎

祭某母文代作

古人論交必拜其母誼若兄弟不僅朋友昔某先嚴卜居同室突烟燈火晨夕相接時維先兄年方束髮與母三子聯翩出入若母吾母視之如一知母平生克相夫子夫子長者德莫與比儀則食人賙而罔水老友故交登堂以俟俟其歸來分共甘苦母無吝言色溫而喜凡母之德亦罔不穀春融姻黨纖挾滅稜相其令儀宜受百福母之愛子不異已育子之事母就養承歡篤長君孺慕饋食殷勤醉舞婆娑以悅其親太君迎養愉色婉容凡母所欲力無不從季則惆察視膳問安與其伯仲不相後先喪喪諸孫朝夕定省盈堦繞膝履錯肩並人之有年固不可齊六十週甲七十古稀孰知我母幾及期頤宛妗瑤池魏母南嶽記牒所傳荒唐寂寞意古仙媛遜此芳躅陽月之初寶婺失輝銘題丹旐室張素帷人謂無憾緊我獨悲憶自垂髫相依晨夕曁乎移居閭閻不絕歷數十年有如一日母今已矣音容永隔爰率猶子陳其夙昔醴酒在酸庶羞在列靈輀不遙颯然來卽

祭鄭蘭皐先生文

嗚呼先生故咸淳遺老也處荒江寂寞之濱足蹟不入城市者數十年雖世故桑海而不易其操人情凉燠而不移其素歸然今日之魯靈光也而奈何竟棄人間世耶光陽憶自甲辰歲始從京師歸獲晤令嗣長君於郡城西郭王氏之家塾一見如平生驩遂以行誼相切劘詩文相鏃礪毅然欲自興於流俗及丁未歲與郡中董萬王陳諸子謁梨洲黃先生于姚江而顓學焉歸謁先生于書帶艸堂先生殷勤援引喜溢眉宇時諸子以得謁二老爲平生盛事復承先生不棄寒舫以長孫女許字于仲兒之恒此誠所謂奕世通好者也已酉長君始登賢書乙卯光陽亦與濳試兩人轣轆公車者俱十餘年而戊辰始同舉于南宮同館選爲庶常又同散館爲大司徒之屬玉堂接席粉署聯鑣相過從者無虛日及長君改官比部光陽亦量移樞曹計同在京師者八載雖不得瞻望先生顏色然先生之食息起居固纖毫無不知也乙亥同出守外郡長君得粵之高凉光陽得閩之南劍俱

在山陬海澨之區蓋兩人之宦學事師蹤歷中外其無不同者如此而其間有大不同者光陽弱冠即背棄先大夫雖家慈年登八十有三辭世又以乙丑公車不得躬親含殮爲終身之恨惟長君高堂偕老祿逮其親同學中人人爲不可及而不知兩人之所遭又有不堪道者去歲六月光陽之仲兒以病沒於郡署喪明之戚幾欲棄官而歸時令長孫女爲未亡人先生聞之謣傷厥心至除夕而先生又捐館舍矣高凉遠在數千里之外音問疎濶長君以終養泣請于撫軍蕭公蕭公亦爲之握手霣涕特允所請而孰知不逾時而哀計猝至傷哉光陽之喪子與長君之喪父雖尊卑懸絕然其爲天性不可解之痛則固一也嗚呼梨洲先生既考終于前先生又怛化于後自此而海內之遺老將盡是不但以交情戚誼爲吾黨惜又實爲天下之老成耆舊惜也嗚呼

祭鄭母施恭人文

昔魯頌閟宮之詩人美其君能復周公之宇推本於姜嫄而終之以令妻壽母葢閨門之盛節家國所由興也若我太母則令壽之稱直以一身兼之而無歉焉方其毓質名門來歸右族敬奉尊章恩周姻黨是時老年伯觀察公馳譽浙闈觀光京國天子親策以高等公卿竝指爲軼材而紡燈佐讀雜佩贈賓皆曰內助之力於是仰君宗者稱女伯此一時也迨夫世運將更行朝初建夫子有同澤之誼中閨忘恤緯之

私及物換星移而息影於江村絕跡於城市則又爲廡下之齊眉鹿門之偕隱此更一時也其不謂之令妻可乎典朝制世士氣騰輝長君遂以文章名天下奮跡甲科敭歷中外堂上之二老年躋耄耋適奉覃恩得膺封典人以爲榮而含貞守素不改其常葢世情之涼燠家道之菀枯一不以攖其念其不謂之壽母可乎然則以觀察公爲之夫而以寒村年兄爲之子以義門文學爲之孫德莫劭焉年莫高焉今者脩然怛化稱考終命焉又何必向大備堂潸潸泣薤露哉獨是賜與長君爲貧賤交登堂拜母誼同猶子又大兒執經絳帳仲兒預選東牀及戊辰同榜後玉堂粉署粤海閩山宦跡又無一不同惟長君還里承歡膝下而賜背棄先慈將二十年仲兒亦溘先朝露者六載矣此今日瞻拜靈輀不能不爲長君痛又因以自悲也嗚呼尚饗

先祖府君行畧

先祖諱大捷字子謙邑庠生性至孝能曲體親意値世父無嗣以先祖爲後而所後母張孺人性嚴生母唐孺人又恐以啇毛離裏之愛重傷妯娌意先祖兩事之俱得其歡心生父寰明公卒歲當賓輿學使者已錄取應試先祖泣曰禮爲人後者降服期吾不敢遽制若遂以赴舉吾有所不忍禮爲其師心喪三年況身所自出今期而服除其敢忘吾親乎時人謂無有善喪如先祖者平生周人之急惟恐不及故交老友解衣分粟無幾微吝色遇才士之有文譽者尤加意愛惜之自幼時已旁通百家而于醫爲更長常遊維揚一富商子患痘已落痂獨足上一痂未脫先祖見之曰此兒百日必死死當以腹痛商恚甚謂吾兒已無恙一日其子與商同食遽呼腹痛卽死逆數之正百日也揚州莊經歷者其妻有微疾覩粧求治先祖切其脈曰土衰木絕是謂臟死形其能久乎不及夏矣已而果然後遂以醫名噪郡中遇歲多病日不能徧及常五鼓起先往鄰族及貧乏之家而後應舟車之迎者性不喜責人報里中有貧婦將娩忽患痘甚危先祖自攜藥一日六七往曰此婦若死是隕二命也後果母子俱全其急於救人如此餘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其治病也必發明陰陽寒熱臟腑經絡氣血表裏標本先後虛實緩急而以藥應之常曰素問內經不言方而爲諸方之本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各以其意治病而要不離乎黄帝岐伯之旨然學者當細審病源不可徒泥一家之言如近世王宇泰薛立齋繆仲淳張景岳諸家俱當以意叅酌之若徒執古方或病在于陽而藥犯其陰是陽病而陰亦病矣病在于陰而藥犯其陽是陰病而陽亦病矣況偏補偏瀉刻舟膠柱之見乎故病于病者可以藥起之病于藥者將益其病而人不知也所著書甚多藏于家居常訓子弟以修德行善謂不可有所覬而爲之譬若農夫寧以水旱而廢耕耨人以爲名言晚歲慕趙臺卿陶元亮之達致自卜壽藏蒔花種竹於其傍怡然自適年八十有六以壽終

進士心友張君行狀

君諱士塤字心友姓張氏雪汀其自號也系出朱文節公知白其後有諱顓者徙居於鄞顓孫用明遷雲龍磎明永樂間用明之後永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永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豊縣知縣改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人稱爲味芹先生味芹之少子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勳字振寰君其仲子也自味芹至振寰凡五世遺澤既泯無以自立於是爲廢著之業遂以貲雄於鄉里然性

介介不肯下人常嚴督其子與成名以光復先人之舊君幼頴異讀書作文能屈其同舍生翁以此譽其兒人竊以爲笑而君亦不妄交人故無知之者其後與郡中名流論文角藝一時聲望大著年二十四舉於鄉其明年成進士高等時　今上未親政大臣用事者喜吏員便給鋭意欲參用之君闈中策對謂用才宜廣流品貴淸主司擊節歎賞例授推官奉裁改知縣未選給假歸省其親人始謂翁善教其子於是顏其所居之室曰味芹堂葢君所僦居即味芹故業

也當是時銓途壅滯君又連丁父母艱需次於家者十餘載君閲歴世事練習掌故才猷敏達同輩皆以爲不及又手鈔漢唐及元明古文大家數十種朝夕術覧其所作詩能自出新意不爲剽襲摹儗之學甲寅乙卯間滇閩交訌大兵四出國用既繁遂援例候補中行評博將授官卒于京邸嗚呼君學雖未成而文采絢爛若冶金硎刃使假以年殆未可量其才可以大用而竟不及一試賫志以殁可哀也已君性孝友振寰翁凡有所需輒手持以俟其侍疾也衣不解

帶者累月與兄士培相友愛無間言生于故明崇禎庚辰某月某日卒于康熙丙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配陳氏子二長錫瓚縣學生娶同榜今候補内閣中書徐君諱勍女次錫璁國子生聘候選知縣胡君諱文晷女君將入京謁選時預營葬地於吳家斗又使善畫者作圖而乞友人題詩其右余引趙邠卿陶元亮故事有君年尚未幾四十較之二公無太遽之語豈知竟成先兆乎今惑于形家言又不克葬故誌銘尚有待而余之狀君亦遲之至今憶余在君家塾者

四載君登賢書功令新改論策余復與君同入京君舉進士需次既久余尚潦倒名場及乙卯余預計偕館于君之寓樓下第將旋君中夜浩嘆余反慰之稍止其篤于朋友如此及疾革遺言寄訊謂此中滋味僅僅勸余無再向春明余復儀驅南北今狀君能無愧悔也耶康熙庚申七月同學范某謹狀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達天陳公墓誌銘

翰林院庶吉士陳綷與余爲同年進士同出於南城梅先生之門又同選讀中秘書蓋於百五十人之中爲尤親一日衰絰踵門再拜而告曰吾將葬吾父之喪墓上之銘敢以屬子余誼不可辭按狀公諱基命字達天其先自陳州徙猗氏居縣之上莊村曾祖復禮祖國泰爲諸生輕財好施而治田所入甲於邑南三分巳產以畀其兩弟之子人以此賢之父毓秀克承先志値歲歉藉以舉火者數百家以歲貢爲平遠訓導捐俸以代完學租平遠人稱之爲佛德先生蓋陳氏之有世德如此及公生家巳中落又値鼎革之際賦役方殷有司橫征有倍於正賦者計公一人苛斂至銀五百餘兩公徒步應追比煩苦不堪而祖父以來助婚喪濟急難之事勉力繼之未嘗少懈與文學趙弘璧聯姻其父死十餘年猶未葬不能納幣憂鬱成疾公卽治奩具送婚復爲之營葬焉塾師王某已謝歸十載歲時問遺不絕一日疾革告公曰吾無棺卽貸金治棺具幷葬之鄉人張仲玉賈汝玉被誣

陷大獄公挺身營救獄乃得解且天性孝謹居祖母及父母之喪歷九年不飲酒食肉方訓導公臨終顧其幼子知命不置公泣告曰大人勿慮後爲之完室家督課讀歷十七年而後止蓋自其祖父以迄於公積善三世矣譬植木者既培其根又加灌溉焉宜其本崇而葉繁也而公又勤於訓子當公之苦於賦役也必延師教其子弟至六七易不倦及紵冠童子試邑令楊君曰此生寒苦極矣尚能供子讀書乎學博王含光荆之茂應曰此生雖寒苦課子弟益力紵其

次子若長君綸亦大器也壬子綸舉於鄉丁卯紵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授今職鄉人以公訓子有成效而弁追念其世德不置曰天道固不爽也時綸已爲代州學正公於是從雁門夏屋歷觀山川阨塞以至京師一覽宮闕巍峩人物繁廡之盛適值

覃恩封公如其次子官公益誡紵宜讀書稽古以儲用回車過代州復勉綸以職事抵家三月餘而遂以疾終年六十有四子五人長綸次紵又次編紹繹俱庠生女三皆適士族元配尚夫人出孫男四用

用誠用謙用謐嗚呼士不幸而不得用於世乃能行善以化導其鄉人又使其子力學勵行爲世聞人是可銘也矣銘曰

惟祖若父植其根公乃培之枝葉繁三世以來大厥門身膺紫誥被服尊益勉忠孝貽後昆鄉國之野有高原千載可徵斯銘存

歲貢士盧尚志先生墓誌銘

宋景濂曰貢舉法行學者止以摘經擬題爲事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而歸熙甫亦云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遂用以取士故學校科舉之格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由是言之二公之意謂讀書種子固不盡於科舉也而盟父盧先生之教人則曰聖道源流經宋儒發明已備

今須諸學宮舍此安從又曰經術文章可以一貫者其惟制義乎五經四子道學之權輿也集註或問諸儒之折衷也上以此教下以此應行義之正路也故其教以遵制爲途以明經窮理爲務而要在絕去揣摩使人自得其是謂揣摩出於策士詭遇以求合乃學者之蟊賊也至於經史子集坊刻繁雜惟擇其善者從之若徒誇腹笥爲玩物喪志矣蓋簡而可守故登其門者皆中程度一望而知爲盧先生之弟子自康熙乙卯以至庚午舉於鄉者八人而次子錫晉經

先生指授遂成戊辰進士嗚呼及門何其盛也然先生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再試卽廩於學宮其於書自經史傳註以及星曆醫卜稗官野乘悉皆通曉所著尚志館古文有兩漢風今文一日可盡十餘題奇奧令人目瞠舌撟以此不入世好數躓於棘闈順治己亥膺歲薦卽絕意仕進是先生教人特使其不爲泛濫之學非謂科舉外遂可束書不觀也先生諱鏞字鼎臣改字象九別號大冶學者稱爲尚志先生世居江西南昌縣之塔田村祖諱學儒父諱賢朋同二弟

徙居於山東之單縣廢著爲業娶余氏生先生繼娶李氏生鍾又繼娶劉氏生銳最後又繼娶陳氏先生教授諸生率一歲三四十人所得修脯以養其親凡繼母所欲施於兩弟者皆曲意順從無難色銳買錦州不歸撫育其女及笄嫁之奩具不異於己出其內行醇謹如此子三崇晉元配謝氏出次卽錫晉又次開晉今賈氏出女五皆適士族孫男五善治善世善言善擇崇晉出善先錫晉出曾孫男二鴻緒鴻嗣先生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康熙

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錫晉成進士歸在是月之朔日距先生捐館舍僅四日耳其何能不益悲乎今葬先生於某原錫晉與余爲同年來京師謁銘余何敢辭銘曰

起自孤生卽爲大師先民是程叠矩重規其自爲文則又好奇雖躓於前有子繼之不爽者天徵此銘詞

進士吳君萬子墓誌銘

余讀宋史至陳同甫傳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以經濟自負數抗論天下事遭讒負謗百折不挫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及晚得一第將赴官一夕卒竟不及設施君子惜之今觀吳君萬子何相似也君諱世杰萬子其字登康熙乙丑進士幼磊落不羣博通經史有大志家世住泰鄉爲南北孔道輪蹄往來不絕甲寅以後三逆旣平官軍凱旋婦女被俘過者甚衆君方束裝入都所攜

資斧三百餘金盡出以贖之不足則又徧告諸薦紳富商諸難婦得復完聚者數百人又其州治西當湖水之衝東南海口沙淤故道水不得洩君愍然憂之庚申水大至南北闤闠俱決城中水深數尺老幼淪溺君與鄉先生率諸壯者身立水中壞所置房若干舍爲堙塞具全活數萬人乙丑水復大至暴風雨三日夜平地湧起數丈村落漂沒浮胔蔽波民或登樹杪騎屋脊以避稍久卽漂去君倉卒間多賃小舟徧赴拯救水勢稍止卽瘞流屍無算因上書大中丞請

縣大中丞亟馳疏入告置廠飼之其有就食揚州舍於河干廊廡土門上蒸下濕癘疫交作君復製藥餌市米麥以給之不能歸者還大舟送還故土其始終周切如此既而州民甚貧苦役重有公正排年等名皆弊叢也去之可歲省費鉅萬計時雎州湯公爲巡撫君上書以請湯公悉從之州民賴焉他若恤冤囚旌烈婦力可爲者不勝枚舉蒸君初舉孝廉即誓於神曰其有桑梓弗恤而干謁以爲封殖計者神其殛之故人皆信君無他也嗚呼世之士大夫遇鄉邦有急難不一引手救曰此非吾責若而人者使當其責亦未必有濟今視君爲何如耶君不意於康熙戊辰七月十七日卒年僅四十有八未試一官怫鬱以終天何生才之難而得展其才之尤難乎君曾祖某祖某父某封翰林院庶吉士世有隱德有弟三人世熹操家政世烈拔貢生世燾翰林院編修元配夏氏子二遇登遇泰皆側室某氏出君事父母孝教二弟爲文章有盛名所著詩文援論古今關切時務皆爲有用之言余嘗讀其論董仲舒一篇謂後世戡亂定太

平類皆奇才傑士無一儒者與其間而所謂儒者不過高談性命辨學術異同苟當國家危難嫌疑惟知潔身合道詭必不肯權宜以救當世之急而除後日之患極推有明王新建爲諸儒中傑然者又何其與陳同甫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趣不能以開物成務其議論相彷彿也君將葬編修以狀來請銘銘曰

天吳九首蕩甓湖孤城欲沉君奮呼捍堤操舟拯萬夫有才不得一發攄賁志怫鬱歸冥途或者身挾蛟龍翹俯視桑鄉奠厥居君其庶幾歸來乎

文學林直哉先生墓誌銘

余讀元史見至治間余里中程敬叔端禮著讀書從以訓子弟自洒掃應對外必令先讀論孟五經次儀禮周官考工爾雅以及秦漢唐宋大家紫陽綱目涑水通鑑日限數百字漸次增益十年便可卒業蓋敬叔爲朱子四傳門人與弟時叔修明聖學其教人循循善誘日改月化故四明人文一時稱盛自科舉法行士於四子書及所占專經外視他經若贅疣余與同志欲起而捄之倡講五經之會而無識者且目爲迂疎卽質之四方亦多牴牾不合經學之亡不獨在吾里矣丁卯公車北上時候官林子文英以鄉試五經受知　天子余意其爲窮經士也急走訪之文英爲推本王父直哉公家訓讀書必先五經并生平他懿行甚悉余誌之不敢忘明年戊辰文英與余同舉進士入館相得甚讙後余回翔郎署以乙亥八月出守延平距公里居甚近因得益詳公始末其明年四月公之嗣子嘉賓等將祔葬公暨元配張孺人於王父墓側以狀丐銘余簿書鞅掌何足言文但公積學砥行余私心向往十年於兹而區區窮經苦心竟以不得見質於公爲憾銘奚敢辭按公諱憲字孟采別號直哉先世自連江遷浙復由浙返候官家太平橋爲閩中著姓父德壽母曾氏德壽公自太平橋徙居黃巷田園廬舍皆其創始也公生而穎異五歲居祖少津公喪俯伏拜跪如成人六歲受書一覽成誦龍江望族張公大節見而奇之字以愛女卽張孺人也弱冠入郡庠試輒高等與里中韓先生廷錫築室烏石山榕菴晨起盥洗畢限讀五經三百字覆誦不差盡析疑義乃止恀功徬治諸書如此者二十年浸淫積郁發爲文章不名一家而是時閩中古學大盛石齋元子旣以高位領袖廟堂弗人元仲又振起布衣間公與韓先生同時並起方謂可以大行吾志而數奇不遇韓先生竟賫志以沒旋丁喪亂戊子城門晝閉家無宿糧三子二女嗷嗷膝下公日負米關外孺人親冒風露種菜數十畦合餈爲粥以活子女及風鶴稍定公壯心已息遂引分自安謝絕進取二十年窮經之念秖望之子若孫矣可慨也晚歲築亭舍傍

顏曰讓竹亭聲譽溢闤位置楚楚閒與里中好友陳兆游讌泊二三方外詩酒盤桓迭爲酬唱亭前植竹數百竿每當清風襲人挐杖逍遙不忍舍去督課諸孫必令以次讀諸經歿前一夕幼孫讀禮記偶誤音切公猶從牀第中呼正之嗚呼公之窮經豈有須臾忘耶公生于萬曆乙巳十月二十八日卒于康熙辛酉六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七著讓竹亭詩編藏在省誌孺人生於萬曆甲辰十月初八日卒於康熙己未九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六佐公內治白首如賓眞賢

配也公墓在西郊祭酒山之陽坐戌向辰子三人長賓嘉甲午副榜次賓穆後公四年卒次敷郡庠生勑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同年生文英父也女三一適廩監生趙爾棻一許鄭平一適廩生鄭浟孫七賓嘉出者曰錐英士英賓穆出者曰鍔英漢英敷出者曰奇英增監生文英翰林院庶吉士延英郡庠生曾孫十人裔光邑庠生緒光邑庠生葆光紹光砥光枚光務光緝光和光含光孫女五人曾孫女八人嗟夫經學榛蕪江河日下詩之齊魯毛韓尚書之今

古文且有茫然不解者而文英乃以祖訓獲售厮五十年未有之遇窮經果何負於人乎閩人士從此翕然興起篤志力古一稟公之教以追蹤石齋諸君子不難矣豈特公子若孫食其報已哉乃爲之銘曰

維古大儒不專口耳充踐服行死而後已源遠流分買櫝還珠人師經師較然異趣又其甚者呵斥儒先舌如簧翁腹若磬懸紆青衣紫或偶得之石火電光奄忽如馳猗歟我公工夫有序學先通經行術規矩韞於中矣未獲一施永叔有言不得其時亦行文孫

克終其畝稽古之榮何殊身受我敬其人我懷其德無與論心銘此幽石

謝鶴聞墓誌銘

余出守南劍之明年歲在丙子子壻謝爲雯條其先
府君之行畧跽而泣曰雯不幸先子蚤棄藐孤弗獲
備聞庭訓今所省憶者纔什之一二使泯泯無傳不
重負先子地下耶念外舅與先子交最深敢以銘幽
之石請余先是與陳怡庭先生舉講經之會月凡再
集里中後進背執卷問難而謝君爲怡庭高第弟子
辨論鋒起一時有折角之稱余心重之嗣聯婚媾知
君更詳遂因爲雯之請次之如左君諱于天字鶴聞

別號銘軒曾祖諱九皋祖諱一爵以仲子三賓貴封
御史考諱三台候選通判以長子于道貴封刑部主
事君爲人天性篤至少時與伯兄存義相師友癸丑
存義成進士官翰林玉堂冰冷親舍雲封其得殫心
王事而無悲屺岵者以君晨夕在左右也君事親晉
候伺顏色時其飢飽問衣燠寒房戶之內和氣盎如
比封公伏枕侍湯藥刻不離側冬月進溺器懼驚親
體以手盛遺矢涴牀廁牏不使人代封公亦曰吾非
二郎寢不安食不甘居喪哀毀骨立春秋窀穸一遵
考亭家禮太宜人老斷腥葷韮葅滫瀡之需靡不畢
具篝燈夜讀必預煮糜以待至雞鳴時進之坐牀側
欵語移時乃就卧居鄉釋紛排難遇族黨有恩䘏君
自束髮受書輒慨然有濟世之志早歲補博士弟子
蹭蹬棘闈不得一吐其氣比存義視學滇南欲與偕
往遺書再四敦廹君念與伯兄契濶經年遂束裝走
京師由三晉紆途入楚距滇省五日程以積勞寢疾
曲靖府霑益州白水站旅舍竟不起卒于康熙戊辰
歲四月朔日得年四十生于順治己丑歲八月二十

七日配李氏順治乙未進士漳州府推官日生公女
子三長爲翼早殤次爲雯郡庠生娶余女季爲嵩女
一許州司馬蛟川虞君嗣夏子廷仕爲嵩與女俱君
殁後殤某年某月某日爲雯卜地合葬於東鄉赤城
之原銘曰

古亦有言靡德不報約君生平以友以孝孰謂斯人
竟止于是不于其身必于其子

族兄石虹孝廉同配馮氏權厝誌

孝廉諱崗字石虹於余爲族兄余族派繁衍歲時伏臘外未嘗一過從也丙戌夏六月浙河師潰同避兵郡西南蔣山所居不隔一里因時時相問不絕山有古祠前臨溪水游魚澆濟覆以兩松各蔭數十尋酷熱時常有凉飈颯然而至余與孝廉坐其下賦詩論古不復念郊原之有戎馬也兵休事已各返故居遂同讀書舍傍別墅名之曰橫山書院盖志稱郭西五里有小阜橫當水口故以此名人皆迂而笑之余與

孝廉發所藏經史古文讀之常達旦不休人過而聽之者則又嘆詫以爲奇孝廉天資明敏於詩古文常捉筆立就然是時與余俱無師授自信其不可傳家故多晉唐法帖一見俱能摹寫奪真其最爲時人所嘖嘖者無如舉業文字當應有司試已發題猶劇談謔笑同舍生俱厭苦之日亭午方伸紙疾書頃刻數千言文采爛爛可誦邑令毘陵董公大剛亟賞之拔置第一言之督學盟津李公際期補博士弟子員辛卯舉於鄉預擬其文必入彀者亦即董令也孝廉向時家甚貧布衣糲飯未嘗肯幾微屈於人然其先故宦家子弟及登賢書親族之疎遠者僮僕之棄而逃者俱魚貫蠅集孝廉亦不自持習見其先世承平時故習衣服車馬飲讌之費不貲又其家人所爲頗縱舍弗問未數歲而王佳仁之難作王佳仁者奉化山民也受海上一官暴苦其鄉里大兵征海爲其鄉里所持浼孝廉使數健僕挾之入郡城乞降而孌奴華八與被害竺生者相毆竺生憤赴先大將軍謂孝廉匿賊即發兵捕之夜漏下二鼓孝廉尚與友人輩豪

飲而兵已突入縶孝廉及佳仁去矣時大將軍令嚴郡邑有司無敢白其事者余與孝廉相親愛者十餘人詣大將軍請從末減不聽竟下獄論死報有日矣遂不食卒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也余入獄中視含殮悲棺哭而出孝廉生天啓四年某月某日年三十三曾祖鏞贈鴻臚寺序班祖大濩福建將樂縣丞贈刑部員外郎父汝穀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母屠氏孫氏生母李氏孝廉故側出也配馮氏生一子未數月死以弟崙之子廷某爲後馮自孝廉死後即病

常夢呼之使去曰汝不去余恐汝父母奪汝志病一
年竟卒同厝張家汴祖塋之側未歸窀穸力不逮也
嗚呼不材之木生於濃嵐毒霧巉巖窮谷之中鴆烏
蝮蛇交結盤據雖有匠石未嘗過而問焉莊生所謂
得全其天年者此也亭亭嘉植足爲宮室之具疾雷
飄風一旦摧擊無遺則人莫不惜之以孝廉之才稍
稍露頭角矣使自愛惜能甘淡泊當不至此嗚呼可
悲也已余知孝廉最深其行事可稱者居家則事嫡
母甚謹余過其家少坐常數起入內手進甘旨含笑

欬語聲達戶外與人交氣誼甚篤一友以片紙至廚
中方乏米市得二斗卽分其半以去待王父以下俱
有恩能力持其門戶然禍發時有力者竟鳥獸竄不
肯名一錢余與十餘人皆貧士欲以口舌與大將軍
抗豈可得哉太史公傳貨殖千載而下有同慨已悲
夫

文學范懋修墓誌銘

君諱佩賢字懋修與余同族姓自宋建炎四年兀朮
屠明州其故家舊族逃亡殺掠殆盡今郡城衣冠家
多南渡後占籍者余范氏之先有僕射公諱宗尹尚
書公諱楷皆以扈蹕來家於鄞余爲僕射公後君先
世譜牒散佚未詳所出及君之大父懷素翁諱億與
余大父玉壘翁以名德並重於時始相叙爲兄弟而
兩家子姓亦世以雁行相先後君考贈文林郎諱洪
星爲名諸生値滄桑變易遂不復謀仕進而教其子

使應科舉君與其兄蒙城縣知縣佩成皆從學於余
故余之知君爲尤深君生而白皙眉目疎秀甫就外
傅卽能强記年十六遊於庠時輩皆嘆其英敏康熙
己酉浙闈鄉試君文已爲有司所賞識而不與薦額
及遺卷出君考文林公見之文采爛然可觀因謂余
曰吾旣中道棄諸生意者其在是子乎其明年春余
久困名場思一遊京師以抒其結轖之氣君欲留余
家塾不可得益自奮發讀書以圖再舉其志殆不可
量越再歲余自京師歸而君已病瘵矣康熙十一年

七月初三日竟卒距生順治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年僅二十有三嗚呼可哀也已君雖弱不勝衣而材力過人勃勃有奇氣憶與余同赴省試渡錢塘擔夫以裝重有難色君隻手舉之旋轉甚捷道上見者皆愕眙而竟不得永年豈人之壽夭固不在强弱間耶可異也娶董氏子二長章[illegible]年十六殤次章述由鄞庠爲國學生孫一用珪今將卜葬於東吳梅湖玉屏山之麓章述來速銘余向讀書城西張氏草堂夜夢君再拜乞銘其墓余覺而恠之晨起與諸生徐步前村不一里林木鬱然君所權厝處也意君精靈常往來於此乎爲潛然者良久其奚忍不銘銘曰

何才之敏而年之淺有子頎然先業用顯我作銘詞妖夢是踐

雙雲堂文稿卷六

甬上筆山范光陽著　壻謝爲雯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孫　從諫較

題春草齋集後

姚江黃先生常論四明文章宋元之際有剡源戴帥初元明之際有春草烏繼善春草得之夢堂曁公曁公得之金華胡修道其淵源如此余既借得剡源集抄讀之又從族子檢得春草齋集四卷然字多豕亥不辨詩則未嘗見也聞其家尚有藏板惜不能致庚戌十月余館於燕山一日遇又韓烏君以武科進士謁選來京問之先生後人也手遺一編爲詩五卷文亦五卷余展讀再四若宋景濂學士所謂如春江濤如明月珠者誠不虛也俗學廢失至有不能舉先生之名字者而余以數年訪求搜索之勤忽遇之於四千餘里羈棲傾蓋之際不可謂非有生奇幸而又韓君之去先生已三百年尚能携其祖集布之四方使天下猶得讀先生之文豈不賢於人萬萬哉但予家族譜再修於洪武四年有先生序一篇今集中不載

則先生之文遺失者尚多又韓君宜博求而增輯之可也余聞先生遊於王相山趙寶峰兩先生之門與聞慈湖之學葢不獨文字有淵源而學問之本末可以概見彼世之琢磨字句掊摭餖飣以為文皆見哂於先生者余益信儒者欲為文未有不學道者也因為題其集之末簡鄞西後學范某識

書孫徵君墓誌銘後

右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門人湯公斌撰其載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時請陛見一事首尾年月多未核實誌云天啓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左右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䕶供其槖饘其子弟僕從厰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為之寄頓左常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贓至二萬考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魏與周各坐贓五千嚴刑酷比先生咸倡義醵金以應之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孫公求援公即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將興晉陽之甲闔夜繞御床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余按天啓四年六月癸未朔楊公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疏上甲申忠賢辭東廠乞罷票擬爾聞言增惕不置一辨益見小心葢南樂筆也時楊疏尚留中福清請并發叅議乃下楊疏切責其借端沽直以時方多

事姑置不問己丑魏公大中請納藎臣之言按忠賢之罪以附會不問癸巳福淸言皇上誠念忠賢宜思所以保全之聽其且歸私第不聽七月辛酉福淸引去十月甲午會議陳九疇叅晉撫謝公應祥及魏公大中夏公嘉遇相訐事丁酉冢宰趙公南星乞休許之己亥總憲高公攀龍辛丑戒諭羣臣有元兇已放羣小未安之語己酉楊公漣左公光斗削籍十一月辛酉諭督師大學士孫公承宗留鎮關上可速還山海毋入朝賀十二月乙巳魏公大中回籍聽勘汪

文言逮治五年三月乙亥命逮楊公漣左公光斗袁公化中魏公大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同汪文言訊四月辛巳汪文言死於獄七月丁未朔楊左諸公下詔獄定罪追贓許顯純五日一比庚申楊卒於獄八月某日魏卒於獄甲申左卒於獄乙未袁卒於獄九月丁未周卒於獄壬戌顧卒於獄丙寅孫公承宗發兵襲耀州失利十月孫公罷其首尾如此是諭止毗見在楊左削籍之後而魏忠節尚在諫垣及明年三月始逮諸公則誌中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

馳闕門上書孫公求援一段當在四年十一月前而與逮入詔獄後無涉虞山錢宗伯撰孫公行狀云公以是月（九月公在寧遠）西巡薊昌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都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萬壽節面奏進兵機宜出與廷臣商榷可否事畢即由關門還寧遠廣微急告逆奄樞輔擁關兵數萬淸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等虀粉矣逆奄悖甚繞御床而哭上亦爲心動南郊回鑾內閣擬諭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

輔馬首即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書入分三道飛騎止公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鎖綁進來公以十一日抵通州次日平明接諭即刻東行又云逆奄之斥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也公曰上幼沖在奸人掌握疏入未必覽覽弗省也往在講幄每進講輒爲心開今得以奏對之間進其愚忠極論中外膠結奸邪蒙蔽之狀上萬一感悟老臣死不憾矣羣小詗得之流言與晉陽之甲族逆奄殺公逆奄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內後車惟鹿善繼從不攜

一甲士意遂少解然則文正之抵通以薊州昌平嚴公信地而其求入朝賀意中匠欲有所指陳此時璫焰既張正人斥逐固不待與汪文言之獄而已潰爛不可收拾矣疑徵君遣弟卽在此時而當時事秘無傳之者若移之於左魏諸君子逮入詔獄之後則前後錯謬何以徵信於後世徵君與鹿太公營救黨禍其義甚高惜誌銘未及詳考歲月余故爲正之如此

題竟陵趙公璐鬬雞敘後

鬬雞之俗古矣左氏紀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其後昭公謀去季氏郈孫以爲可而季氏之黨卒殺郈孫以逐昭公君子觀乾侯之事恨其以私憾勸其君逞於一擊而遂狼狽至此鬬雞之禍酷矣哉他若坊兒市儈博取金錢以求快意君子過之弗睨也公璐之序何爲乎或曰此寓言也夫寓言則紀消子盡之矣又何寓焉余計公璐作序時天下文恬武熙不事兵革而公璐一官安東無所見其長

胸中輪囷結轖若逆知數年後必有征伐戰鬬之事而以其蘊負畧見之於此序如王弇州戲作獅猫彈事其言譏切臺諫命意深遠公璐得無如是乎雖然古人臨機制敵老謀持重不肯輕發兵不可以易言也公璐尚其秘之

題倪鴻寶先生書

倪文正公不以書名而文章節義卓然爲一代偉人得其半紙殘縑皆足珍重此書在長安市上兒子廷誘以百錢得之因令裝潢懸諸寓齋上題辛巳仲春作蓋公甲申殉難之前三年也以今癸酉計之五十有三年矣少年新進之士或有不知公姓氏者元遺山云且道中州誰具眼聊翁詩掛酒家墻言之可發一慨康熙癸酉秋八月某識

陳象新先生七袠求壽序節畧

郡城西郭外陳氏散處者甚多居西成橋者爲最著自上虞徙于鄞再世而起宗公登成化辛丑進士仕終布政使所在有廉聲郡誌稱其清操絶俗至不能具饘粥其後代有聞人今隱君子象新翁尤爲鄉里所推重翁早歲喪父遠事其祖母時祖母善病翁朝夕進甘旨侍湯藥抑搔撫摩數十年無倦容母孺人以節孝稱翁凡可以得其歡心者靡不備至始通經生家言後棄而治生然不競錐刀之利家業益隆與

其弟析箸推羸取瘠無媿古人性謹厚不喜揚人之過至于平亭搆訟是是非非人無不愜意庶幾彥方之里朱冲之村有古道存焉所居第宅軒敞而當西郊僻處遠山如畫流水臨門饒有丘園之勝翁既謝絶家事逍遙自適時與其里中父老子弟述先民之格言感時俗之日偸人咸敬而愛之今六月二十四日爲翁七十揆且二子履昇履斌將謁鄮山周先生之文以爲翁壽世俗多假手于能文者而求貴官達人之名列之屏幛以夸耀鄉里其實貴官達人未必

皆能文而能文者可以取信于天下垂示于將來其爲親壽者無量世俗特不知也今二子所取在此不在彼亦可以覘翁庭訓矣余與翁二子交最久而稔翁平生蓋積德修行輪囷結轄不得自用于世必將在其子無疑也余爲述其梗槩使作者有所採焉康熙丙辰仲秋同里范某撰

鄭蘭皋先生八十乞言引

來年十月十八日慈谿鄭蘭皋先生壽登八十長君禹梅梁將歸侍稱觴以光陽學同門仕同館師友姻婭更歷三世知先生平生爲最詳先期屬余爲文余惟先生大節炳然非固陋所能增重而當代宗工閎之必無不樂爲揄揚輙敢粗述一二代之乞言先生名溱字平子蘭皋其別號也幼奉其先大夫榮期公庭訓弱冠卽沉酣六籍貫串百家晚益涵養純粹不言而飲人以和然性介介常有不可一世者數十年

來甘心寒餓棲跡市城當事慕先生名造門請謁避而不見雖其素所交遊者亦復不屑聞問戊辰覃恩以禹梅授庶常封如其官人皆爲先生喜而先生皂帽桐鞋不改韋布衡門十畝坐嘯行吟農樵爾汝初不識其爲封君也當明崇禎已卯莊烈愍帝嫌科目不足盡人材欲復洪武中積分法取士詔天下鄉試副榜盡貢成均每月朔望較射次日試經書兼時務策各一每季取上卷進御覽歲終考成得十八人先生與焉時將不次擢用特停進士行取考選以待之

而科目之勢積重而不可返科臣出疏相撓部覆以知推用照進士陞轉同列有欲挽回者先生曰我輩獨不能為進士耶且上欲求士於太學而營謀以進不可拜疏乞歸金陵建國有與當國契者移書敦迫先生念是時方修名士之隙不得已束裝至越托疾東還會稽之役用薦者起為按察副使監軍紹寧甫到任與叛將張某爭派餉不合移疾杜門自此侍養其祖母父母兩世先意承權二十年未嘗頃刻離左右蓋先生夙負經綸之志雖非鬼瑣自守者比而難

進易退天性固然故方其盛壯時指顧功名思欲有為於天下猶且守道自重卓卓不苟如此而況義熙以後咸淳以還乎柴桑汐社之風宜先生與之相望於寥寥千載間也世之為壽者多稱引神仙之事震川子曰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謂其事之迂誕而必無也然先生世居邑南鶴浦赭山峙其後幻江環其前四明東北諸峯爭奇競秀於遠近廬傍書帶草堂几杖琴書悉皆標致先生著書其中秘不示人發之詩者遠則淵明近則皐羽禹梅得之以今古文名天下聞孫性得之讀書秖行文心詩句鬱然維秀余嘗過之藥欄花畦沉水烟清閒登其南樓晨則山嵐江翠舒卷自如夕則倦鳥歸帆應接不暇從容與先生父子祖孫究論經史慨慷古今塵滓俗垢淶釋烟消但覺其清華不知其寒苦正恐神仙中亦無是也然則三山廣莫之區安知非人間世所固有乎三多九如之誤知不足以辱四皓五柳之聽其所望於立言君子者誠匪淺鮮矣

大悲菩薩贊疏

昔我如來雪山苦行餧虎飼鷹隨其所願如是說者身且不惜何有身後施土彩帛金碧旃檀香花供養使無毀壞諸佛菩薩皆作是心云何後人於大悲佛作千百手各各執持日月山河琉璃淨瓶刀兵劍槊無一不有此何以故我今諦思人身在世幻泡飛塵泡隨浪滅風起塵消況於我佛一切皆空雖拽土木乃指為佛佛豈即在雖如是說亦不盡然世解所爭非無即有以為有相固非了義以為無相亦墮空義

故無有相是即名無亦無無相不礙於有我今諦思於大悲身即一手中成百千手離千百手只一手觀既無有無即無增減佛身自如衆眼亦一以愛敬心發布施願佛相既成瞻仰讚歎皆大歡喜

重修延平府儒學募疏引

延郡之有儒學自宋天聖三年始在普通寺之側建炎間燬于是徙建于郡西龍津館近市湫溢而囂弗稱也復于舊所至明成化間遷普通寺以廣其基嘉靖時又徙西郊進賢坊至萬曆間而重歸普通寺若乃移梅山招提以崇祀先聖使展袍卓筆揚旗建鼓之峯羅拱以迓朝陽于形家為最勝則自天啓開始即今廟學是也閱歲既久易于攲側雖本朝順治巳亥及康熙巳酉兩經修葺而深殿重簷無垣墻以蔽

之則揩拄乏力又復見攲側矣朔望展謁廟庭用惕然于心于是合寮屬仝請于巡憲白公諭曰修葺使復還舊觀但鉤稽公帑費無從出不得不共捐月俸以為之倡而又令郡博士擇諸生之誠謹者使募資于七邑之士若乃名列辟雍與民間之俊秀未遊庠序者其于崇奉先聖之教則一也不吝捐資以襄盛事則固所願焉延郡為龜山豫章延平新安四先生過化之地其崇正學而急先務必有同心余因不揣而為之序

聖孝

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故孝者塞天地横古今統臣民及庶類使嘉祉翔洽以訖于無窮者也然作之者自上始應之者在下必上之人自盡其情而因使天下之大同歸于孝治之中皆得有以各致其情而孝之量始全此蓋風行草偃不速而成者也我

皇上躬行大孝奉養之至雖舜之孺慕文之三朝何以過此乃通者致哀致嚴曲盡其道無論大小臣工朝夕瞻仰咸感動激發以興起其移孝作忠之念卽海內

窮鄉僻壤含齒戴髮之民仰聞　聖孝有不竭力以事其親者乎是誠可謂愛敬之至矣夫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者孝之大綱也而極其不敢惡之心如同好惡以敦九族推腹心以待臣僚輕徭役以惠黎民置衣食以收鰥寡慎刑獄以重民命則愛之道通于天下矣極其不敢慢之心如謹郊祀以報生成崇廟祭以嚴對越躬釋菜以禮師儒隆體貌以接大臣命郡國以禮高年則敬之道通于天下矣凡此數者

皇上已無不留意而推行之則爲古今之孝治實古今之學統也　執事乃以孝經之言合之中庸性道敎之說以爲曾子子思之傳皆原于此愚以爲非獨二賢爲然也推之六經以及百氏之書凡言之不悖於道者舉皆孝也何也烹鮮擊肥摯拳曲跪以爲孝者庶民之事也若立身行道自士以上宜莫不皆然今天下蒸蒸然嚮風慕化日進於治愚以爲公卿大夫宜益修內行以風示天下而郡邑親民之吏尤宜潔已奉公以絶苞苴之行蓋無故而取民之財竭民之力

則民有不得養生而送死者矣至於父子誶語婦姑勃谿喪用浮屠之法葬惑靑烏之術習俗移人所在多有是宜倣朱子家禮及呂氏鄉約勒成一書頒示百姓使遵而行之又未始非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一助也若乃顔芝所傳孔鄭所疏其書具在愚何贅焉

保舉

慎簡大僚而用保舉之法此古今不易之典也乃行之而滋弊者其故何也豈舉之者不知其人而姑以是塞責於一時與抑所舉者始廉而忽化爲貪始勤而忽化爲惰與恐以爲皆非也夫人即甚不類未有初終懸殊若是其甚者且既不知其人則何難竟以不知謝之而乃隱忍焉以爲之者蓋明知其不得已而與倖於不敗也若是者有懸法以待人之弊有强人以就法之弊方其始也未計所用之何人而忽有

人焉起而應之所謂懸法以待人者此也其既也將欲用其人矣而無一二人焉以推舉之則其人亦未必用故不得不以保舉之任責之於人所謂强人以就法者此也是所舉之人與舉之之人其勢皆不能以自主而操縱變化以司其事者一借人與法而行之故其事可以與倖也昔者四岳常舉鯀矣堯不以是罪四岳者鯀固未嘗有求于四岳而四岳亦未嘗授意于他人也今用一人而參伍以成之其得也未嘗見功其失也遂牽連以敗而不可復振是罷一人

而所去者且三四人也豈不重可嘆哉愚以爲莫若核其實而用之如皐陶謨所言載采采者是也蓋人之可爲督撫藩臬者其歷任必久非州縣小吏之可比必有從前可見之績今但按其事以求其人使官稱其事則保舉可也不保舉亦可也至于朝廷擇長吏長吏擇其屬陸贄曾鞏之所言者亦可採也但長吏之與其屬於地方之得失民生之利害其事原相關切而無如長吏不得其人則是非倒置賢否混淆如是而委之使擇其屬是益濟其私也故長吏之擇

其屬又不若朝廷之擇長吏爲尤要耳至若塞奔競之門奬恬退之節廉能者愛不次之遷貪贓者無可原之法是在

皇上一鼓舞而轉移之又何患吏治之不古若而緦緦廑宵旰之慮哉

貢舉學校

昔者孔門諸弟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列爲四科若有華實體用各不相兼之意然得聖人爲之依歸故顏閔非不足以用世由賜諸人非不足于聞道也三代而後風氣淳澆既不能齊一而在上者又不如古人教法之備是以器識文藝判若兩途秋實春華未能合轍倘議者欲舍貢舉學校而專用鄉舉里選之法是猶復三代者言井田而議肉刑其說雖美而施之于用則失也夫舉之以實行試之以空文如東漢策

試孝廉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其法誠爲未得但使一節之行舉于州里而喬野朴儫無復文采倘一旦如石渠白虎故事稱制臨決考問五經同異及議起辟雍明堂而不能措一詞以對則舉秀才不知書之誚又不特如閔馬父之譏已也唐人進士科則條舉大義學究科則專主記誦尚以爲恥今十三經具在求其說誦者十不得一焉五經自馮道奏請鋟板以行其先俱傳寫講授今得之甚易而兼之者甚寡此元人袁桷深以爲嘆宋景濂亦曰士自四書一經之外餘則漫不加省與之談古本摘然不能下今去景濂又不知幾時其士之悅學與否又不知何如耶然則士惟窮經學史以求爲淹博之譽而實行不足稽與則又非也昔程子謂太學人才之地而使之競進以爭名於是欲黜月書季考之規罷科舉之法而朱子採其意作學校貢舉議益設德行科以齊其本而又立爲分年試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其言甚善我

皇上稽古右文度越千載而士僅守其一經以應有司之求其可乎愚以爲貢舉則宜用朱子之議而學校則

宜採蘇湖之教經義治事各專其業則士皆有實用矣抑愚又有說焉夫六經者學問之淵藪也自唐人爲義疏而漢人之書十亡其五六矣此鄭餘慶楊綰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不能也自淳佑之詔一行學官之書専尊一家之説矣此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諸人卓越之見又未可棄而不錄也今欲決科之學網羅放失籠罩百家當爲漢人宏博之規無爲唐人義疏之陋則古學其日盛矣敢以爲　執事獻

儒宗

自儒之宗旨各異而儒之辯遂紛然而未有已愚謂漢儒之興于唐唐儒之興于宋此其易辯者也至于宋明而一時講學之儒各執所見若枘鑿之不相入此其不易辯者也何以言之漢人拾遺經於灰燼之餘保殘守缺以爲專門教授之學雖其間雜以緯書不無踳駁而經賴以傳不可泯也寥寥千年中江都西蜀河汾昌黎思以仔肩大道然繁露之失于誣原道之昧於性太元擬易而語好艱深文中子擬論語

而義多淺近皆可得而知者故曰其易辯者也自五星聚奎眞儒輩出濂溪得不傳之秘於千載之下于是圖說通書其言可以配經翼傳明道伊川起而承之吟風弄月悠然以遠則濂溪之氣象可知矣横渠方駕於其間正蒙則言天人性命之理西銘則明萬物一體之學固亦卓然而無可議者康節之學近於象數而內聖外王之蘊包舉甚遠人固不得而測之獨無極之說金谿辯之不止夫辯之者以其淪於無也而濂溪之意正恐太極落於方體非形上之道故

曰無極而太極言太極本無極也所謂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者也自是而程氏之門其最著者楊謝游尹而龜山之傳獨遠豫章延平繼繼相承以開新安之統此所謂集大成者也時則南軒伯恭互相羽翼而不無異同者則金谿爲最觀其鵞湖一會此唱彼酬一以易簡久大爲言一以不信古今爲砭則兩家之論終未合和夫朱子固無可擬議矣象山先立乎其大固亦孟子之說特其信心太過遂有六經註脚之言而或者斥之爲狂禪其果然乎朱門高

弟首推勉齋而何王金許正嫡相傳考亭之學久而無弊則其所淵源者正也明之儒者河汾澠池餘干可謂醇矣白沙受業康齋而獨從悟入文成倡道姚江一時雲合嚮應較白沙爲尤盛其所言良知之旨羅吕辯之于前高顧闢之于後亦既不遺餘力矣然文成之學江右所傳終歸切實惟山陰泰州之後海門既揚其波山農又覆其轍議者因其流弊而追咎于無善無惡之旨則龍谿心齋夫豈能善會師說者哉聊付之儒未能纖析其同異焉　執事教之

律厤河渠

通乎天地人者曰儒則通天鑑地以察七政之運行察九州之形勝非儒者事哉請因　執事明問所及而復之夫古者土圭測影用以定日晷之出入觀氣候之早晚所謂影短則暑影長則寒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但其爲法用之於王畿之內而不可以作四方之準夫地勢有高下道里有遠近則影之所至亦遂有遲速先後之不同自里差之法立而四方節候各有其宜昔元時常於東西南北極遠之地立

表以測之非卽里差之法乎章蔀紀元者太元之數也太元與太初厤相表裏積章而爲蔀積蔀而爲紀積紀而爲元以之按一歲之數固無不合矣但厤法莫先置閏置閏之法變動而不居太元之數一定而不易於是別設二贊以爲閏法而天道之氣盈朔虛其可執以爲常乎是故歲差不立則春秋冬夏久將相易矣虞喜以爲五十年爲差一度何承天以爲百年劉焯以爲七十五年而要之當隨時以候之不可執也自堯迄今不及四千年而已差四十餘度則其

後又當何如耶占候分野其說見于左傳國語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告實沉爲祟晉侯宜殃其言固若可驗但并在北而諏訾則在南荊在南而鶉尾則在南此星土之相合者也其餘他州往往相反此又理之不可解者矣於是一行創爲山河地絡之兩戒雲漢中分之四維夾漈鄭氏謂其區畫分野如指諸掌而燕平仲謂其疏遠何與蓋星辰之次舍亘古今而不移郡邑之沿革隨時代而屢易以今日之郡邑而驗古初之星土宜其不足憑也宋元占天之家王朴郭

守敬其最著而守敬尤度越前代然以今西法較之則今尤精于昔矣此徐光啓李之藻諸人于其始至之日卽深信之而不疑也至若　國家定鼎燕山與黃帝涿鹿之區百里而遙環衛阨塞則恒山峙其西而井陘太行俱稱形勢渤海環其東而混同鴨綠且據上游北枕居庸以爲屛蔽南襟河濟以達漕渠非一大都會乎乃　執事猶以五岳四瀆之興同分合爲問夫虞帝四巡未聞嵩少漢武南駕霍岳稱雄其名之不一者可考也瀆之爲獨義取歸海自宋河決

開封而北流已絕其半自金再決渦口而大勢盡趨于淮今日黄淮合流而潰決日慮北則分合之大畧也要之律厯河渠之事儒者非不能言而施之于實用則疎者徒習其文而未得其要也是宜廣厲學官使多士專精其業又未始非經世之一助也

殿試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撫有天下也必法天時以養民命而後有以成萬方康阜之功必體天心以端化源而後有以進一世淳厚之俗何則君猶天也天能生人之命而恒以依養生息之道委之于大君天能賦人之性而每以教誨董正之權貴之于元后故務本敦行正德厚生以臻時雍風動之治者信乎君之事也然君代天以布化而以天之心為心其道從天而不違尤必臣代君以宣猷而以君之心為心其道從君

而不二是以唐虞之世明農訓稼必命后稷之官敷教正倫允重司徒之任誠以臣也者又承乎君以行教養之事者也夫烟火萬里比戶可封其力本者裕也民氣和樂孝秀有升其立教者深也善為治者曰夜淬礪其民使之衣食足而知廉恥倉廩實而興禮義是教養二者其事各有專司而其效未常不相為濟此聖王賢臣所以力行王道而成萬世無疆之休者此道得也與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縱
仁孝性成
接十六字之心傳就日瞻雲卓矣勲華比烈
定億萬世之師表翔鸞翥鳳煥然奎壁增光
崇孝養則順志承顏豈僅一日三朝禮跨前代
勵精誠而祈年步禱以至居廬勺水事邁百王
思懋育恩深不煩獻壽稱觴上千秋金鑑之錄
爲貽謀道遠時使出師入保綿萬年玉曆之祥賦不議
滅而議免窮簷蔀屋悉沾化雨而揹循正得其宜法

不從重而從輕解網開籠無傷元氣而保全尤見其
大囿已躋斯世于春臺而煦萬方以化日矣雖唐虞
三代之治何以加茲乃猶聖不自聖進臣等而
賜之清問臣章句小儒何足以贊
廟謨稗
國是然芻蕘有獻臣之心也敢不竭其所學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乎臣聞之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言人君者所以
子民而有父母之責者也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言人君者又所以導
民而兼君師之統者也然則務農力穡敎化正俗使
天下家給而人足同心而衢道非爲治之首務乎臣
伏讀
聖制有曰念小民之依惟農桑是重今猶野餘曠土俗鮮
蓋藏將無游惰逐末者尚衆而秉耒耜者或寡與興
言及此是
皇上之心卽堯舜愛民之心也夫古今之美利天生之地
成之日出而未有盡者農桑是也臣嘗讀豳風之詩

見其民于耜舉趾有終歲之勞而無一日之逸其婦
女則蠶月條桑有繰繭之勤而供獻裳之事其所以
爲養老敬長愛君奉上之道胥本于此以故民氣旣
實風俗益古蓋八百之丕基所由起也今我
皇上惠養斯民蠲租之詔屢下墾荒之令時舉宜皆力田
積穀以含哺鼓腹歌咏太平而或有不盡然者其故
何也臣又嘗讀詩而知之矣夫楚茨大田諸詩皆成
周盛時其公卿大夫有田祿者以時勸其民力耕以
奉祭祀則不特保介田畯有農事之責凡公卿大夫

旨勸農事也今
皇上殷殷以養民為事得無藩牧郡邑之吏奉行或未盡
心與夫有黃霸之勸民種植則民自不憂于衣食有
召信臣之開渠灌溉則民自致力于耔耘古人為一
事任一官必求其成功而後已世之為吏者視其官
如蘧廬傳舍又安肯為民任久遠之事哉今西北有
可墾之地而常患于人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常患
于力弱宜
明詔有司招集游民給以牛種使之久任以成其功其治
效已著者加以顯爵以風示天下則必有趨過其人
者出焉又何慮養道之不成耶臣伏讀
聖制有曰行莫重於孝守莫嚴於廉漢世孝廉之科猶為
近古今積習浮靡人鮮門內之行士昧一介之操今
欲使束修砥節何道而可臣以為
皇上大孝媲美有虞凡窮陬僻壤含齒戴髮之倫莫不感
激興起以自伸其愛敬之誠曾謂積習之不能化乎
至于懲貪與廉屢申
聖諭而士猶昧一介之操士之恥也夫古者孝弟力田合

為一科其時不見異物而遷是以其人莫不束修勵
行凡夫入為孝子出為忠臣隱為秀民仕為廉吏者
皆此人也今天下有抱樹長號如王祥者乎有捧檄
自喜如毛義者乎有布衣蔬食如毛玠之儉者乎有
滅燭省騶畏楊綰之清者乎誠使有其人焉不以春
華而忘秋實不以德行而先文詞則人思自勵矣昔
唐臣陸贄有言曰漢高多大度故其時多奇瑋不羈
之才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尚
吏治故其時有循良核實之能夫此三君者固非純
心之主猶能上率而下應若此況我
皇上孝則以身先之廉則以誠諭之而民行不興士習未
化者臣不信也乃聆
聖制而終飭之者曰教化之不興以凡為士者從事虛名
而未敦實學也矯偽相扇中于人心咸令惕然知返
著誠去偽抑何術之從也臣伏思之而知欲興教化
莫若正人心欲正人心莫若崇實學蓋名之與實勢
不能以並營欲競虛名則必疎實學其弊也互相標
榜各思競進始則敦盤相見如同縞紵之歡繼則水

火共爭競成門戶之興豈不人詡爲董賈家署爲機雲乎而要之實學則未也臣以爲莫如朱熹學校貢舉之議先舉之以德行而又爲分年試經史之法則士知虛名之可恥矣又莫如胡瑗蘇湖設敎之法以經義治事分爲兩齋則士咸知實學之可貴矣于是奔競者黜恬退者進浮華者擯誠慤者升使皆杜私情而尚公議凛國法而畏鄉評將見野有醇風

朝多端士咸五登三之治不是過矣此臣所謂法天時以養民命體天心以端化源爲

皇上陳之而又願大小臣工竭思贊之誠弘惠和之化則海內咸嚮風廻德而坐登盛治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10539

雙雲堂詩稿目次

卷二

七言古詩

卷三

七言絕句

卷四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卷五

七言律詩

泛東湖
將卜居綠野楙為避兵之計
宿大慈寺
史丞相墓
午後舟出水南門晚宿光溪大音菴
清音樓
光溪天王寺
小院
自作試卷口占

越寓
壽吳丹霞七十
砂澗道中
都門與陳祖瑞話舊
同鄭禹梅應完占向人千張亢友熈麟昭南還
舟發潞河有作
東昌舟中追和莊定山先生韻 三首
壽陳象新七十 二首
海寧紀興詩為許酉山夫子作

海昌客舍步黄主一見示原韻 二首
再疊前韻一首
查德尹寓樓招飲和韻
送仇滄柱先歸四明
同陳大年過其從兄叔嗣自得軒夜坐和韻
圓通菴和韻
重過鳳凰集玉山房和壁間黃冢宰韻
送查春谷任定海學博
贈何西園補任慈谿令

送詹學憲之江西
巳未出都志感 二首
次涿州城二首
句容送友人東歸 二首
再疊前韻 二首
賦得小疾深居不喚醫用放翁句
冬至夜雪和韻
再疊前韻
三疊前韻

卷六

雙雲堂詩稿卷一

甬上雞山范光陽著　年家子鄭性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男廷諤廷彥較

五言古詩

避兵山中後返故居有作

我年十六時值世方艱處三歲兩避兵奔走荒山陬
親戚不一顧薄暮還苦飢所居惡少年喪亂欺我孤
隱恐不復較且欲全微軀微軀幸已全還來歸故居

其二

故居别經年門庭積腐朽蔓草蒙短牆後圃僅衰柳
狐狸晝嗥蛇虺傍堦走驅除不遺力酸辛徹兩肘
回思棄置餘今復為我有人生苦播遷喪亂安可久

贈張爾超

張君身八尺鬚鬢脩然蒼志量不可測千頃何汪汪
文章驚流俗出入俱風霜上書不見收歸臥南山陽
司空爾遠祖博物推微茫斗間識寶氣豐城發幽光
延津白日暝化為雙龍翔爾何尚轗軻未識行與藏
塩車厄騏驥伏軾思王良一時承顧盼矯矯馳康莊

困貧豈有極愼勿多憂傷

贈潘介于

潘岳五十餘因爲閒居賦用拙理亦宜不足傷遲暮
而乃介于子潑心託玄素獻策擬賈生獨行不四顧
豈謂萬里空羈此天馬步寧靜斯致遠苦志涉煩務
嗟余駑鈍姿日夕獲依附易哉祖士雅庶幾道前路
安得如雙鴻淩風共飛去

別母

我家長江側岸繞楓樹林江潮日來去楓葉隨浮沉

今我遠行役辛苦高堂心朝餐誰視膳夕息誰加衾
感此百憂集欲去還逡巡別短知早歸常恐繁霜侵
臨風聽烏烏反哺多悲音

囑婦

步出城西門輕軺待我發子也淚縱橫默默不敢說
念我衣裳單驅馳霜露滑我思嬿婉親豈恐易離別
區區負米心生計苦瑣屑努力奉高堂契闊無嗟咄

懷子

老烏啄荒田得食歸故林殷勤哺其子風雨無違心
人生胡與此倏忽成商參嗟余三歲兒重爲疾病侵
余也事遠遊力疾牽余襟隔來十日餘紆鬱還相尋
纏綿魂夢中恍若聞兒音覺來欸乃聲身落吳江潯
感此長太息涕泗安能禁

再登虎丘道中

泛舟閶闔城紆徐探幽勝暮雨從東來彳亍循山徑
始登山公臺烟嵐忽掩映老僧閉柴關鳴鐘話入定
悵然回輕橈無以愜情性今茲風日清況復良朋并
山川亦霽顏與我共酬應信步歷回塘市遠塵囂靜

居人蒔花竹一一各相競入寺即見山繞崖列名姓
雲廚倚危石設者亦雅稱少焉躡平岡劍池澄如鏡
俯瞰勢欲顛駕壑飛橋並松濤雜哀湍激耳殊可聽
旋折越香樓塔影凌霄正俯覽下方小微風送清磬
吳宮杳難問昔日固全盛婁其響屧廊寂寞采香徑
陳迹已蕭條感慨寄此興

樓桑村

驅車涿州城停車步城外古言有樓桑童童若車蓋
我來問居人不見樓桑在英雄未遇時混跡因無怪

及其發長志折節與儕輩三顧隆中入寄託誠有賴
所以梁父吟知音不可再歎息生悲風蕭蕭起沙塞

古意

美人空谷中丰姿若冰雪盼睞生光輝芬芳藹綺席
裁成紈與素佩服將奚適豈無流俗人我視非儔匹
所適諒不苟知音託瑤瑟
海鶴巢扶桑飢渴飽沆瀣一朝凌長風振羽息泰岱
仰驕霄漢間俯覽八荒外層城隱西北傑構滿雕繢
嵯峨阿閣高曾聞鳳凰在豐羽衆所忌燕雀木非類

且歸啄青芝逍遙以自愛

此日不再得和楊龜山先生韻

此日不再得凌高騁扶桑但見激景徹倏已浮雲蒼
羲轡既西逝回月開清光乃知天地間一氣旋陰陽
慨焉感我思植德寧易方勿謂此心大守之極微茫
勿謂此心小用之罔弗臧所患須臾間即爲物欲戕
明明危微訓含此徒秕糠滋培寧易長掩覆寧易藏
正如鶗鴂鳴百草爲不芳念此長太息秉志須堅剛
攬衣起中夜中夜皆徬徨萬籟此俱寂旦氣方未長
寘心靜觀之方寸成康莊康莊不外求方寸爲典章
奈何好支離習貿如賈場忽當岐路側涕泣悲亡羊
我思大易訓讀之焉敢忘天行貴至健不息斯自強
驅車固輪轂握柁操舟航風波既難測險阻良不常
莫因一念非遂爾胥淪亡盛年苟蹉跎白首將悲傷
勉旃尚勉旃幾微分聖狂

二月四日雨後作

西村夜雨過田水鳴活活重陰滯前岡花苗冒廣陌
草堂急農務及茲督耕牧好風從東來豁然見林木
遙望太白(東山名)高宿雲漸亦脫陰晴忽異候天道固
不測余將何所之矯首松際月

猛虎行

神龍潛深淵猛虎伏巖谷胡爲失其性咆哮走大陸
我來東西村虎跡斷復續殷勤語村民爾行慎勿獨
一人前致詞欲語淚簌簌近來法令嚴官府催租促
日暮坐堂皇鞭笞盡里役負痛倉皇歸月黑途路曲
豈不念微軀甘心任荼毒所嗟皮骨存飼虎已無肉
妻子隔鄉縣風雨無完屋買牛思開荒富家貸錢穀

買犢待春耕飢時充蒸藿縣吏入村舍公然少羈束
脫衣換一醉猶無好顏色不如猛虎貪得食尚知足
語罷立須臾望天日西壁押手謝斯人生死在司牧

送鄭禹梅歸慈谿

與君終日親相念君是客歲晚歸心生始覺鄉縣隔
浩然起歎歌日月亦已迫踟躕歧路間握手胡能釋
同人舉清尊下車敘離別丈夫四海志何事傷偏側
余亦落魄人不解長太息萬物各有時榮生任所適
霜雪侵叢蘭幽姿忽復抑春風發馨香谿壑回顏色

乃知倚伏間此理寧有極行矣慎弗憂遲暮保貞德

門士管用三母孺人六十壽

管子從我遊居然廊廟器璠璵發光輝見者驚所自
乃考聖闇翁文行出儕類有志未盡施象賢望後嗣
卓哉管子母教誨嚴童稚晝荻與丸熊古事庶無媿
管子暨厥兄藝壇樹雙幟辛勤二十年此志乃得遂
吾聞古婦道處安在中饋當其明大節教子獨爲貴
譬彼朝委裘先業賴不墜壽讌羅嘉賓我歌記勞勩
南岳及瑤池非吾所敢致

鋤園

夜半聽始覺忽聞簷溜聲中庭有牡丹意恐枝葉傾
促晨立階除晴光照東楹雨浥升日晾於理寧久榮
呼童張小幔似爲花解酲盛衰各有時胡然復多情
紅顏變白髮誰能延其生不知古達士亦愛須臾名

其二

萱草未有花綠葉映春牖念此能忘憂灌溉苦不久
葵藜與蓬蒿依附如縈[illegible]蘿生萱草傍左右多掣肘
誰能細別擇不復辨妍醜晨起剪荒穢一掃跡何有

復恐快意處急疾易傷手此理等除惡緩急有樞紐

閨情

折得櫻桃花強自理膏沐綠鬟未解半對鏡雙蛾蹙
不如抱枕眠夢郎訴幽獨人言遼西遠妾夢遼西速

其二

嫁與長干估終歲三巴客五月南風輕寄言風獨逆
君無念妾心日夕波濤劇君有念妾心瞿塘如衽席

其三

黃姑與織女一年一相見如何爲君婦三歲隔君面

不愁妾面改但恐君心變欲寄一械書難信秋歸燕

其四

薊北雪如花江南花如雪君身正苦寒妾心正斷絕夜深理絮袍熨貼常令熱夢裏遙寄君曉起衣仍結

張子天因有別業在鄭山書院橋之南所謂西郊草堂是也余連歲讀書其中同人過從者衆惟鄭子禹梅論文話舊多再宿始去今余讀書城中而張子孑焉獨處感念疇昔不可復得乃作詩以遺張子

昔我居草堂朋舊各來晤鄭子最愛我不厭過從屢侵晨發高談連牽至日暮夜久境寂寥肝肺益復吐常良燭見跋頗恐童僕怒張子雅愛我與鄭亦無忤前溪覓魚蟹刈蔬及後圃有酒須公等俗客安敢顧感茲意眞率來往不知數今我去草堂側側無所訴西郊風清曠斯人竟獨𢈔同心者鄭子相過更幾度憶昔風雨夕一尊感世故亦或天日佳攜手縱遠步物聚理必散跡疎意轉慕歎息區區心乃爲飢寒誤城闉望草堂蒼茫隔雲霧明當呼朋徒振策理前路

秋夜述懷

疎雲漏微雨始覺秋夜凉蛩聲到我牖欲就孤檠光而我胡不寢攤書事丹黃手摩雙眼澀力疲猶自將豈不懷宴安常恐志日荒一思先人訓淚下沾衣裳自予遘大難倏焉二十秋民生不如死視息胡久偷登堂謁大父耿耿志未酬老母六十餘甘旨將安求頗懷捧檄願非因貧賤羞卓哉孫明復寧爲妻子謀

泊無錫縣

辭家涉二旬始至錫山縣艤舟北市津暝色尚可辨

遠水倚山脚獨塔插霄漢念此風景殊亦覺鄉音變旗亭出主人一一競相勸愼或防風濤蛟螭倏奇幻篙師輕波瀾繫纜及古岸夜半雷雨止疾風擊水面噴薄凌太虛勢若萬馬戰岸石列劍鋩失落爭一線平明望孥舟去來畢喜怨去或如驅山來者亟于箭始知行路難感慨發長歎莫使高堂知坐令心眷眷

贈京尹張詞臣 舊爲鄞令

先生宰鄞江江水淸且泚八載官廚中但飲鄞江水謂宜不次遷盛事傳靑史今來隸京兆宦勢如棋累

積漸使致高先生何心耳戢輔號難治寧靜滋化理
古人亦有言愼弗擾獄市公餘吟咏多拄笏山雲起

柬萬貞一

檻猿無定性樊鳥失好音笑予衙齋中晝掩雙扉深
三餐飽餺飥一春忘晴陰回思故山樂杖策恣登臨
西村諸老友晨夕時相尋亦或命小艇破浪江之潯
排闥呼鄭子傾甕出苦吟相與爲歡笑濁酒得共斟
年來不如意重爲饑寒侵盥官在海壖到此豈吾心
萬子獨何事驅馬來駸駸跫然響空谷使我喜不禁

奈何咫尺間隔絕如商參官程限出入世法拘浮沉
數日始一晤此意安所任我久不讀書今作書中蠹
君非行脚僧眠食歸簽林天公亦相妒一雨十日霪
寓庭人跡稀日夕方陰森我思攜酒過夜話牽重衾
與君商出處極論古與今歸計倘得遂歡然慶壺簪

客海昌偶述

頻年事遠遊頗識客中趣閉戶絕車轍澹然無一事
信手翻故書細讀發長唱老奴亦解事沽酒觸俗慮
獨酌便成醉醉卽擁衾睡覺來日已西朋從亦時至

有如在家時家人相會聚尊者諸父行卑者吾子弟
相與極歡笑頓忘鄉縣異問我何能然我亦本無意
此身如虛空去住兩不繫

憶大父用坡翁端午遊眞如韻

自我違大父于今四端午庚辛在京師憶遠心獨苦
今年與去年哀哉不堪數追懷五載前調飴進角黍
寧知對佳辰跽奠泣酸楚一思思飲食再思思笑語
生遺卽死別五內如焚煮傍有小諸孫未得見高祖
那知哭泣悲青紅插艾虎我生復何爲不必計齟齬

今年姪廷穆始生予于大父爲玄孫

渡灘水

我行渡灘水淺不及馬腹是時苦旱乾大川等溝瀆
淮陰昔囊沙廣走龍且戮古跡今何存蒼茫變陵谷
野人耕溪邊往往得遺鏃此功雖云奇此舉誠可惡
歲餘下趙城掉舌全齊服善戰豈在兵奈何較遲速
蒯通傾險士一言遂反覆吾獨哀酈生鼎烹亦何酷

晚雨獨坐寓齋有作時閏八月四日

疎簾映雜花秋熱得微雨憑几拭淚看彷彿飛烟霧

鵂人樂幽寂亦復何所慕焚香展素書如與古人語
乃知適意間戶外絕雙屨積昏滌濃者一息去百慮
醒來天乍暝已見微銘度萬物各自適行止隨所寓
非爲世網牽途窮悲晚悟吾愛靖節言此中有眞意

聽學子顧帝祉讀書因憶次兒之恒

昔歲在戊午涉江至臨州我師安陽公遣子來從遊
衙齋謝賓客几案俱清幽是時攜吾兒置之南窗頭（時一室中予坐北窗恒兒南窗）兒性頗強記亦能事冥搜毛詩習疏
箋爲書辨浮丘（詩中公受詩于浮丘伯是爲魯詩今豐氏坊僞作魯詩世學）禮經先
鄭註駁雜多瑕疵區區陳氏說未足當去留左氏有
事類一覽易考求此書在淳熙件繫煩章侯（名冲知台州軍州事）書疑魯齋撰但有今文收集言自草廬排古意亦
俾吾兒皆繕寫匝月朓未休殘編多誤字執卷時相
訊余衰早鼾睡燈火藏衣篝故書再三讀琅琅如銜
喉遂使安陽公對客常誇優吾謂志雖銳撼樹慚蚍
蜉但令粗涉獵亦勝朦雙眸自余兩歲來南北增離
憂及今來下邳相對惟朋儔顧生汗血駒斂氣多溫
柔亦肯事占畢丙夜焚膏油搘枕聽忘倦快讀聲啁

啁轉使憶吾兒道遠生百愁舊學莫荒落新聞懼沉
浮吾家蕭弱風立志追前修作客豈我好誓當還田
疇茅簷共脫粟一飽亦易酬聽汝讀經史富貴非所
謀

祓闈修禊二首

微雨滋遠郊流泉忽然至祓濯及茲辰驅車駕言邁
開房命壺觴深柳自晻曖雖無溱洧風庶幾濠濮意
大化無停機春風轉橐籥達人炳幾先於焉共行樂
昔時冰雪枝今見花灼灼衰榮各有時聊以命吾酌

總憲徐夫子招往祓闈修禊

西山峙崇京欲涉阻道遠出門多遊塵獨處復偃蹇
良辰命祓事冒雨徂修阪名園枕城闉積土日巉緬
其界爲清池泉流自洸洸疏柳葉已青高榆莢方展
我公集羣賢一一愼所選長筵列壺觴快論至晚晚
吾聞古達士適意貴自遣物我既可齊得失亦何辨
方茲行樂地勝懷寄酒觥毋將濠濮間攖情及軒冕（時有因下第感嘆者故爲廣其意云）

明山東學憲清溪錢公

椓人亂天紀前車鑒漢唐糜爛及明季毒焰流冠裳
烈皇御極初元兇膏斧斨陰霾忽開霽逆案刊刑章
神奸恣翻覆改面施新妝(謝陽維垣輩)寒灰欲嘘火伏莽
誠難量錢公甫釋褐抗疏披肝腸謂宜復書院講學
明綱常其言似迂濶其義凛秋霜東林既荒落首善
亦淒凉遂使太學側俎豆崇貂璫生祠與書院迭勝
爲存亡嗚呼此議出星日森寒芒南康下車後首登
李渤堂新安標學規大書列宮牆金谿辯義利四座
涕淋浪何爲絃誦地委作荆榛塲煥然復舊觀吾黨
當重光再造白雲署牢戶悲周防哀哉瘐死鬼徂暑
尤可傷齒骼蕪已朽魂魄朝猶彊惟公破成例一報
歸北邙皎日照嘉石和風拂銀鐺乃知仁人言利溥
眞無疆衡文鄒魯國頓網溺崇岡儲爲異代用此意
公所愴(凡所取士多爲今巨公)辨別珉與玉芟除粟有稂坐令
白璧姿忽點青蠅蒼冢宰(鄭公三俊)懸朗鑑舉動難具詳
是非必歸一莫使徒掩藏藉有子劉子清論揚芬芳
朝議始昭雪悲公下大荒余生既已晚不及隨翱翔
猶得見忠介(希聲先生)屬公猶子行英風眞爽颯義發如

戟張至今吊東里名家鬱相望斯人不可作仰視天
茫茫

宣城公館望敬亭山和韻

溪行雲半封徑轉花全鑰敬亭近如咫尚未著我脚
山靈頗嘲笑爾乃受羈縛豈如攖世網終宜置丘壑
公館閟幽清疏櫺日光薄鑿池不及泉胡爲架略彴(館中有池有橋而無泉)
聊思展平步庶幾恣寥廓老檜當空庭
晩風颯然作布席倚孤根賓主共酬酢還期從青蓮
看山命雙屩

再和前韻

一山掩一重回互如扃鑰雜花綴峰頭老樹蟠石脚
敬亭獨軒然了不受束縛孤高入青冥瑣屑藐衆壑
我來斗室中餓鸞困曲薄平生看山興有如斷略彴
緬想古豪士胸次何空廓佳句落梅花大雅安可作
欲持一杯酒與之共酬酢回首視壁間寂寥掛芒屩

建安范母苦節詩

秦皇築懷淸巴婦擅丹穴用財能自衛感慨史遷筆
吾宗有賢母荼苦豎大烈十九喪所天春融忽秋屑

上有孀姑悲下有孤兒泣撫孤淚縱橫兩世衹一脈
所不隨九原誰爲嬰杵節薄俗昧禮義君子保貞德
歸來依諸兄此志不可奪我思桃李花幸不逢霜雪
凜凜當歲寒惟見松與柏阿母摧心肝阿兒已成立
始知孤崖間巉巖植嘉木輶軒尚風教烏頭表雙闕
則山有高門過者宜肅肅

贈董靖之

與君先子交歲月爲最長心聲結同好鐵礪常相將
甲辰來京師並轡時翺翔僧廬及郊觀醉墨詩淋浪

最後同公車作賦呈明光卞璞雖不售意氣猶昂藏
坐此情愈篤不獨因渭陽（靖之先公爲吾宗宅相）揭來十餘載
存沒徒自傷我老得一第馬首塵埃黃歷歷皆舊遊
太息心傍徨君今負勁翮所志在四方學似杜武庫
才如晁智囊公卿盡倒屣折節稱雁行猶之百鳥中
得見孤鳳凰我交紀羣間兩世誼不忘去年遇京邸
如在先子傍醴泉源必遠芝草根必芳勉哉繼前烈
樹立當自強

溪行

溪行雖云險亦足發奇興平灘無激湍一望澄如鏡
及其與石觸石怒起相應喧若百竅呼勢如萬馬騁
水終投隙奔石固依然靜水石本無心觀者自生競
我心似虛舟來往任天命

挽和州王氏五烈（崇禎乙亥獻賊破和城事）

世運有險夷人事扶節義和陽王氏門孝友積十世
門閭朝士式模範父兄製生丁離亂日盜曳潢池幟
國家久承平兵單不能制坐視孤城危玉石無完計
晨興肅衣冠入廟呼婦孺微軀何足惜家聲貴勿替

先生罵賊舌千載常山契哀此蘭蕙姿姊妹及娣姒
爭先飲青鋒赴死恐不逮五女死一時光燄盪天地
行路共悲酸賊徒尚驚睇昔也孝德星茲也蒸烈氣
曹江水長流石雞山倏閉豈知巾幗人節與嵩嶽比
太息儒冠流平居慷慨志利害攖乃心歧路錯趨避
何如此五女九原不相離彤管佇旌揚摛詞附文驥

雙雲堂詩稿卷二

甬上筆山范光陽著　年家子鄭性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男廷謁廷彥較

七言古詩

詠史

獨眼龍

獨眼龍雙梟應手落弭弓掛鋮立鞭不虛發羣豪太息誰能同艮田坡石堤谷鴉兒軍來豕賊肉昇陽殿前血洗刀中和天子鑾輿復誰知碭山賊置酒伏兵上源驛坐使獨眼龍觿首屬尾歸河東晉陽之戰從此始唐家國祚從此終

三垂岡

三垂岡歌百年歌聲悽愴人皆憐晉王捋鬚獨大笑吾有奇兒在膝前後二十年當戰此雖老不用愁華顛翡翠盤鴻鵠厄天子亦自奇奇兒幸勿忘我恩兒有富貴時夾城之戰始擊賊重過岡前三太息凱旋告廟眞雄哉奇兒之奇今果識可憐兒奇在少年後來成敗何相懸三垂岡歌百年無顏見父歸重泉

劉山人

黃鬚山人善醫卜生女娉婷美如玉成安北塢掠得來夾寨夫人歎不足宮中天子提藥囊教兒破帽隨其傍自言山人來省女大笑絕倒歸椒房父知女貴女正恨父此田舍翁吾當笞汝嗚呼父子恩既絕夫妻亦可知阡陌絳霄殿下欲死時索飲與酪歡情別囊金去作太原尼半道有人同夜月

玉界尺

趙延吉既溫潤又方直何以比之玉界尺學士中丞名赫奕世亂去官計亦得胡爲乎身充金寶使手獻碭山賊甘與六臣俱失節玉界尺破方爲圜不足惜

入草物

入草物珍奇不從劍門出入草人蜀主面縛來稱臣咄哉一李嚴生謀破蜀死報蜀古來萬事皆翻覆汝不見郭相功高身亦戮

此吾子

父子天性愛莫比饑來食之甘如薺猶與人爭此吾子可惜吾子肉百文准一斤不如狗肉五百文世亂

父子不相憐養狗猶可多得錢此事豈獨天復年

禁月明

禁酤禁其具榷油禁松薪請幷禁月明萬戶俱昏昏當時已無天與日何況區區一明月

劫陵賊（李彥韜溫韜李紹冲一人三名）

昭陵土堅不易入埏道直下見宮闕石函鐵匣左右列人間遂有鍾王蹟沙陀滅梁報唐室胡爲縱此劫陵賊古來不獨韜也劇霸陵錢爲盜所掘薄葬重違文帝德我歌冬青更太息頭比月氏鬼應泣雕青天

子有高識紙衣瓦棺刻于石

長樂老

長樂老樂長何日了四姓十君如電掃更有契丹官閥好壽同孔子不爲少長樂老無才無德癡頑老老也覥顏數從逆我于其始窺端的初事劉守光再事張承業豈有平生愛名節甘爲刑餘作刀筆

蘿山吟送友人之諸暨

君往蘿山去聽我蘿山吟蘿山黛色長不改蘿山之水清且深昔有美人名西子雲鬟半整嬌無語持紗日日浣溪邊溪上芙蓉羞欲死越王句踐自吳回吳讎未雪心轉哀教以歌舞能傾國一朝進御姑蘇臺夫差對之心意懶白晝爲宵清夜短醉中不覺失姑蘇響屧廊空月徒滿吾聞文大夫范少伯六千犀甲耀白日戰罷歸來盡錦衣功成女子豈長策君今弔古荒山道道廟何人薦蘋藻土花蝕斷玉釵頭羅衣如灰化秋草已矣乎霸圖陳迹今有無越王宮殿棲老烏（諸暨苧蘿村舊志有少伯廟西子配食）

殷仲會元配范氏殉節詩

殷仲會妻范氏者故族伯父襄陽公之女孫太學成孫君之季女也順治己亥五月海寇掠東鄉能死于義友人楊凝仙作詩紀其事余嗣響焉

南風五月吹鼓聲鼓聲漸近侵江城江城蕩蕩不可上白日坐閉幽燕兵（時城中不發一兵）任使鯨鯢恣剽略殺人如草供歡噱急呼小艇避錢湖半爲饕風歸溟漠（時避賊錢湖者又爲風浪所溺）一朝轉掠殷家村村民鳥散飛驚魂殷生有婦行且誓義則死爾敢偷存三五健兒齊下

馬欲射不射聲咿啞多操闕音但言從我即得生否將汝血膏荒野婦言鼠輩豈不聞麒麟寧與狗彘羣我不從汝汝殺我死當殺汝清妖氛可憐捐生在頃刻賊亦顧之增太息烏鳶蠅蚋遠遁逃溽暑氷魂不改色賊退後收斂如生吁嗟乎我思當年賣國徒今爲大帥懸金符賊來不拒去不蹶慚愧紅顏非壯夫

題唐伯虎寫折枝花贈妓卷

南京解元唐伯虎圖章自署南京解元山水石田徵仲伍折枝花卉見未曾此卷攜來墨色古前有歲月弘治年京

闈試罷秋風天秦淮酒樓深且靚美人忽至如飛仙萬兩纏頭不足貴人生難買當筵醉却寫花枝贈美人纖濃淡冶眞相對如花艷質那復留美人黃土生暮愁百餘年來筆墨在拂紙尚恐花枝揉昔我曾過桃花塢唐生故居僅荒圃今來對卷重咨嗟儒雅風流尚可睹

長安少年行

長安少年狐白裘團花錦袍綠臂韝紫貂作帽綴紅玉往來射獵西山頭西山日落馬行疾直入娼家歌

舞樓樓前楊柳拂珠箔下視九陌號皇州樓中有女花相並二八輕盈字莫愁來與少年勸美酒一杯一曲彈箜篌曲終酒酣銀燭燼明璫背解還嬌羞低聲膩枕不知曉起向雕闌白日浮黃金却爲美人贈少年復憶西山遊人生行樂信須早君看老翁還少不

送沈辰令還海昌

二月正當二十九多少行人折楊柳我來送子倍黯然無錢爲買長安酒殷勤重數論交時十年落魄相知久子也去歲登公車余亦何爲事奔走貂裘欲敝

不足憂但憐此日難分手南風吹歸西北鴻短書仍寄相思否

將歸四明王趍之置酒敘別爲賦此詩

感君意氣不可得清夜傳杯爲促席明月乍向中天來寒氷錯落雕盤碧月色氷光相映清燕姬半醉彈銀箏客子欲別不忍別嚴城漏盡聞雞聲雞聲三號天始曉揮手別君歸去早他年重約渡桑乾爲余貰酒長安道

贈山曉和尚

山公野性氷雪姿來入太白身巖居拈花獨得教外意作詩千首如無詩我來踏嶺忽秋半鵉衣已受寒風吹出門歡然一相見前身惠遠豈吾師吾聞太白前數載不記主者今爲誰粥魚齋鼓幾飛響荒涼不復如當時寄公宗風待師續一鉢幻作千人食山腰別擬構茅屋使我攜酒來相追玲瓏巖前月落後與師坐對青松枝

都門送同宗月臣翁南歸 庚戌閏二月有黃河覆舟之難

二月朔日鄞江路連朝風雪天方霽別離感慨不勝

情同舟猶得欣逢故計程三日到杭州七日與閩感舊遊錫山聚艤近城北饕風夜半喧中流郭璞墓前雨初歇江豚跳浪吹白雪飛帆百里指儀眞邗關兩夜看明月花市歌聲暮劇哀迷樓廢址生青苔題詩共笑隋煬帝殿脚三千豈再來淮南風景那可道潮波連歲聞沉竈半死饑民盡穴居日輸官柳猶呼渠閏月之九清江壑淮弱河强勢莫當逆流未及桃源縣月露黑雲微有光北岸漕舟寄如櫛我舟南岸添牽力此時欲停不得停忽然一聲帆已裂耳聞覆船牖尚寒豈意是夕逢驚瀾與君父子水中立君亟告我宜心寬我有一奴君四僕水漸及頸泥沒足少者反升船底坐叩頭河伯聲轉促岸遠月微不計程乎原闃寂無人聲我時疾呼趣就岸放牖力與洪濤爭牽船三老泅水入挽我一時扶我出彳亍始可登中洲濕透重綿行不得父推子挽排狂波須臾亦得離回渦泥深過腰轉危殆盡力扶掖始無他暮野春陰風力勁寒侵項背赤雙脛四顧茲茲濁浪流倔死仍然入泥濘漕舟少婦方倚牕一帆遠見衝驚瀧如何

轉眼忽不見但聞人語多雜哤亟催小艇如箭發橫截波心前復卻盡攜主僕歸官艙始免河邊瘞白骨解衣衣我體復溫旋煮苦茗回驚魂三人相對識顏而今日百死方一存主人剪燭敘鄉曲三十年前曾抵足依稀猶憶舊時名急難相逢情更篤乃知萬事皆由天當年豈料拯重泉只今進退兩無據勸我飽食船中眠鄰舟聞難各來顧窩師數十競相赴誰能沒水取行囊得失相衡亦無數我有手割韓歐文彷彿開篋生風雲漢卿印章楊漢卿鄞人善摹印君房墨兩者把

玩俱清芬鮫人能女豈愛此奪我所好誠無比歎息
但使微軀完長物何須論成毀太白南池池水清始
買一舟向北行屑指束裝三閱月籠鞭側帽趁燕京
燕京塵土日撲面相望行人不相見與君同耶如同
舟閉戶高談益繾綣論交生死皆交傳如今患難豈
偶然感君意氣不可銜媿我旅食徒青瑣在前京華
九十日時維孟秋月初吉君歸我留倍悽愴滿堂坐
客俱蕭瑟我家祖父白髮翁老母倚閭望秋鴻問君
遊子何日至布帆定擬乘春風嗟乎男兒生不成名

亦已矣安能養親缺甘旨不如歸種南山田莫使再
逐黃河水

秋懷

涼風七月搖高樹芙蓉欲睡含清露輕羅受冷竹簟
寒耿耿銀河掛霜兎草根螢火如殘燈蟋蟀水喉叫
秋素易水城邊幾萬家家家擣練聲無數停砧坐聽
促織悲夫壻不來淚如注我已辭家隔兩秋馬蹄亦
未理歸路對此不覺思故鄉仰視賓鴻復南去人生
別離安可長蟋蟀無聲冰雪沍

先祖喜植花木園中蜀海棠蘤五六十年矣先
祖亾後花亦枯槁感賦此詩

老翁看花眼獨明白髮欹冠花底行手芟病葉除蛛
網何曾抱甕煩園丁滇門山茶大于盎杜鵑再入始
為賴薔薇更幻佛頭色紅杏重萼眞輕盈（閩有藍色薔薇重臺）
（杏花）就中移種誰最久西蜀海棠舊有名我年四十五
寒食此花歲歲臨東榮未開已傾酒十石欲落還思
把燭燦老翁自言吾已老遺汝此花非草草祁寒暑
雨花怨吝回斡元化非無道暑如道賜望壺漿寒若

窮邊思入堡小子再拜聞此言卞璞隋珠豈足寶一
自老翁歸白雲錦城嬌紅隨亦槁銅缾汲水手澤存
無復繁花插晴昊荒園百草待春回寂寞枯枝怨啼
鳥從此年年寒食天細雨微風泣清曉

史侍郎宅見月作

去年西湖見此月扣舷浩歌驚棲鶻前年驅馬到燕
南易水城中涼露滑今我問月臨前除底事與人照
離別久客歸來如不歸寄食城東江水㵎挾書歲歲
辭老親怕見清光對白髮南村但有二頃田把耒養

親可不乏此時待月擎酒杯斑衣起舞淸謳發

思丹山寄董吳仲

我所思兮在丹山蛟龍出沒愁潺湲高橋大船不得渡嶺石巀嵲車間關白日一聲山欲裂猛虎攫人如人立道傍行者失顔色嗚呼我所思兮在丹山安得天風吹汝還

張蒼洲生壙歌

蒼洲弱冠登高第一官十年尚需次渥洼汗血縶其足寶刀發硎匣中置國家用人須及鋒舉而不用猶

如棄坐此放懷山水間玄堂預營溪上地吾聞趙臺卿之達識陶元亮之高致或爲壽藏勅子孫或作生壙自爲誌彼皆坎壈憂患之餘生垂老疾病之年歲蒼洲尚未幾四十較之二公無太遽豈知英雄難破除惟此生與死兩字况今干戈紛滿眼怖死貪生盡一世長吏懷印伏草間冦退依然返其位大將縮朒如凍蠅斂兵嬰城無他計常山雎陽彼何人灞上棘門眞兒戲吾願蒼洲操不貪生之心守不怖死之志明目張膽出任天下事持戈殪懦帥彈章去孱吏盡化天下爲壯夫正如一鼓初作氣他年起塚象某山堂斧馬鬣安足貴

丁巳九日同梨洲先生登杭州玉皇山紀所見

聞時從遊者萬子授一

化安山下續鈔堂仰看山勢萬丈深野史張本舜放筆投杖直起凌穹蒼老懷崢嶸百無敵平生看山等蟻垤今年一舸來杭州登高適逢重九日西湖之山誰最高勢若萬艘乘洪濤玉皇一峯凸撲出靈鷲天竺俱兒曹我從先生展平步矛頭鋸齒等閒顧慈雲

嶺脚一線通下視平田八卦數汴州圜丘草一堆臨安郊壇亦劫灰崎嶇立國臣與姪白塔冬青鬼又哀先生對此太息罷復向青壁攀石罅須臾竹院鐘聲來道人出門已相迓廁袍窄袖風塵顔自言來自匡廬山南康城中十萬戶紅顔北去無一還旃車絡繹牽衣哭盡鑄銅山那得贖赤眉黄巾笑爾民汝不作賊罹荼毒我聞此言聲已呑排雲便欲撼九關肉重難飛不可到倩汝綠章啓天門先生仰首故軒軒蝸角蠻觸徒紛然伏劍原非我輩事且畢今日看山緣

贈靄隱澗西山房雪舟和尚

靄隱山水天下無彷彿一幅荆關圖冷泉亭下抱枕
臥山鳥格格來相呼就中澗西更幽絕日影不復知
朝晡（澗西山房之左有橋橫跨澗上四周俱古木修竹余向有詩云木聲但聞遠近日影不辨東西）
此是雪公飛錫處空堂皓月常跏趺作詩已除蔬筍
氣手持鐵筆時鐫刻秦章漢刻今何有千載直欲追
前模我詩邐迤不足盡好與山厨覆醬瓿

海寧三異詩

海潮回

鹽官城海之滸城下長堤堅築土赭山西峙龕山東
峽束潮奔激風雨天吳九首挾兩螭乘潮上下相爭
拒舊鬬堤決如放溜城中水高及庭礎　皇帝御宇
十四年一夕潮聲轟戰鼓波衝浪射勢欲沉我侯聞
之不遑處綠章再拜叩天公莫使民遭魚鼈苦委身
欲與陽侯爭吏民顛倒巫覡舞精誠倏回伍相車正
氣不藉錢王弩須臾潮退始安瀾沙漲城邊三十里
水有洲山有嶼從此煮海國課饒青烟白鹽遍斥鹵
試問我侯今爲誰路人共說安陽許

朱露降

祥雲藹藹堂中颺夜作零露春風凉非烟非霧何輕
揚忽來庭柏凝清光紅如絳蕊點花房明如白玉比
截肪香如寶鼎飄芬芳味如調飴壓蔗漿父老扶杖
來相望百年未見斯何祥是時拜表朝　君王忽逢
此瑞眞非常　國家愛民肅循良政通民洽化澤翔
五穀豐稔登倉箱機杼軋軋饒蠶桑舟有步兮車有
梁鯨鯢遠徙虎豹藏士服孔孟談匡勷卓哉冶行格
上蒼降此甘露何瀼瀼豈獨頴川歌鳳凰我侯再拜
不敢當臣心如水獻一觴　天子萬年壽無疆

白燕來

告天樓前日未出使君焚香叩閶闔上祝　皇極開
八紘恩被羣黎及庶物坐使遠方宣德音百里雷封
張化瑟精誠呼吸玄化通瑤光散精降爲鳦（春秋運斗樞日搖光星散爲燕）細看玉剪飛差池縞裳却與烏衣別頡頏空
有百千羣自媿凡鳥豈儔匹歌梁舞閣懶迴身楚館
吳宮難戢翼獨來花縣啄芳非忽過琴堂作寢室吾
聞月令祠高禖此典由來自簡狄玉筐覆卵叶禎祥

至今遺事懸弓韣又問宣城紀侍中此鳥初來表素質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瞻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既表素質宦途亦通不獨元嘉與太安記異傳聞煩史筆宋元嘉元年七月白燕集于郡呂光太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郡今茲瑞應非無因使君仁慈徹枯骨于公駟馬高閈門王氏三槐植先德投懷入夢化熊羆一為歌詩歌長發

同黃主一過東籬留飲長句

與君同作鹽州客客邸相逢更莫逆羈愁如海遣未能散步郊原度阡陌霜林葉稀遠岫明荒畦麥出平

疇碧老漁劈竹補魚罶稚子編茆盖鷄柵零星村落各為家燈火團圞永今夕讀書萬卷走風塵不及為農守疆埸吾家小茫居東籬巳隔城市稱幽僻入門脩竹路紆迴方池一鑑寒波白長鬚老奴解種樹芟除穢草去根藉梅根有蠹歲月久屈曲依枝作窩宅鐵絲穿穴勢難窮藥線火攻豈下策是日為梅花除蠹鐵絲穿不及者以火藥攻之主人見客始整冠便許開樽話疇昔須臾堆案俱異品不數尋常舊殽核鱘魚之腮如棘心漬以七日始解釋如皋蟶鼻二寸強差殺市中短且瘠青螺腊自新安溪但少筍芽治湯液青螺宜作湯主人以油煤之味減烏程酒法久有名來自南潯轉清冽細看杯盤更出奇宣成二窑充几席其餘贗者出近世亦能奪真貴別擇形容款識可描畫難假橘皮與寶色吾聞五侯七貴家聲勢翕赫手可炙黃金如土不足珍却愛窑器如圭璧定哥柴汝費搜求一雙雞缸價三百人多持獻博一官茲為寒士盛楽藿豈知賞鑒屬名流隋珠暗投等棄擲紛紛世事且莫論攘臂一飲盡一石黃子瞠眼看斜陽不醉空歸真可惜與我決勝爵大

斗誰其負者遺巾幗

趵突泉

濟南奥區多名泉七十有二古所傳平生紙背見靈異未經着眼生雲烟今朝走馬歷城下四山側出皆青蓮其中一泉自王屋溪流回繞城南前繚垣細石出高柳飛橋傑閣都延緣入門一池泉綆汲微作蟹眼同烹煎但少溪芽及廟芥坐使渴漢消饞涎一池堂北轉深碧萬花水底爭芳妍初疑漢皐逢解珮纂組錯落如連錢細覺老蚌吐夜月鮫人淚迸珠窩圓

最後曲流更奇絕三峯噴雪相洄漩蓬瀛咫尺若可即麻姑浪語成桑田得無支祈作神怪地軸暗透仇池連吾閩匡廬瀑布妙天下白龍飛出歸九淵黃華水簾亦壯觀詎有倒捲銀河天乃知此爲小星宿（星宿海水皆從地湧出）貞字變幻難言詮湯君（西崖）奇士發豪興探穴便擬衣裳來王子（孟穀）妙句稱二絕（與西崖俱有詩）欲與韓孟驅爭先詩篇倚壁累千百惡札未許煩刻鐫我思嗣響三閣筆塵土滿胃污山川他時揣卷重過此枕石十日溪邊眠

大慈仁寺看海棠醉後戲歌

慈仁寺裏蜀海棠春風五度來徜徉十九年前正年少（甲辰始至京師）花底痛飲歌且狂再過七年復過此（庚戌復館于京）撫花太息行花傍死如故人重會面感時恨別心茲茲自從頻年隨計吏三回作賦呈明光（丙辰己未壬戌蓋三度矣）禁苑芳非那得見曲江蒲柳徒相望重來寺裏看春色寂寥僧舍圍重牆人爲此花惜不遇花若含笑言何傷只今五侯與七貴愛花輦致歸華堂紫絲作障蔽白日銀燭高舉矜紅粧酒污肉膩恣狼藉婢僕

攀折誰禁當如何此花獨開靚優曇簷蔔同清香絕代佳人在空谷綠蘿翠竹生微凉成蹊久謝桃李伴無人亦發芝蘭芳花乎花乎善自藏託根失所徒摧戕婆娑醉舞不忍去仰視圓月天蒼蒼

偪側行

偪側何偪側山高高兮復多石下山車輪班班轉上山挽車若無力兩車相阻不得行道傍之人多太息我勸迴車且避之胡爲乎羊腸之坂嵯九折車殆馬煩不肯歇

偪側何偪側路旁不種花但種荆與棘荆棘刺人手刺深人痛絕採樵者誰礪斧斤斬刈荆棘無餘力吁嗟乎昔時夭夭隨春陽今何不及凋秋霜托根失所徒自傷

同湖州吳赤一夜坐呼酒不至戲作長句時在眞州官舍

烏程釀法傳先秦箬溪色勝松醪春君家生來住樂土陶然醉後稱酒人我家蓬萊在几席（四明志云蓬萊在几席之下）垂涎仙醞流齒斷延陵花露出會稽（吳姓者造其標號曰延陵）

其巾泥曰味甘花上露色白洞中泉近時葛家亦頗醇予郡中宦家凡送官者曰葛酒
黃雞豚粒肉初美紫蟹輸芯味正新園柑觸手氣郁
復山栗啓罅形輪囷野人劚地拾冬筍漁師網海呈
霜鱗與酬杯盤恣狼藉老饕餘吸無逡巡窮來百物
未能致閉門爨芋誇賜蹲瓦盆妻兒共一醉何須注
玉兼傾銀豈知與君忽來此覗穿筆禿常苦幸胸中
塊壘如五岳急呼美酒澆嶙峋嚴城二鼓燭花落一
勺不得沽吾唇廚丁喧闐奪餘瀝癡聲蠱恥安足嗔
我思青蚨買一斛蠟泥早已封重關衙齋苦束猿心

定世法難拘龍性馴科頭空羨十日飲低眉恒媿三
年貧爾我皆醒天獨醉綠章不用排高旻惟有拂衣
襆被且歸去白眼爛醉蹋地眠花茵

題戴道園乘風破浪圖小影

長風浩浩吹海立萬里驚濤雲氣濕雷轟電轉勢莫
當老樹蟠亞蒼崖裂是時壯夫色沮喪魚龍遁逃鮫
人泣丹青知君性好奇寫君振拖輕舟入蓬萊三山
縹緲閒黃金爲宮白玉闕揚飄瞬息思一登誰云可
望不可卽置君五城十二樓瑤草琪花隨意拾吁嗟
予丈夫壯志當如此祖生曾擊中流楫安能槁項黃
馘守鄉里掃除糞土僅一室

鵠湖詩爲少司馬張漢緒先生作

江陵城東有東湖野鳧江鷗聲相呼游魚潑潑供唼
喋前有鶩鵝後鵜鶘先生草堂傍水曲獨留海鶴相
爲徒十年依棲不能去湖邊踏遍青蘼蕪自從先生
入京國朝陽鳴鳳巢高梧山禽飄然亦遠適夕戲瑤
水朝方壺只今上書將歸去草堂依舊開城隅霜毛
玉羽復何在空林嘆月還有無我知先生出處繫天
下東山絲竹難久娛鵠兮鵠兮歸來乎凌風便欲翔
雲衢

送周路姪

爾之大父與我祖族誼交情共千古轉眼光陰二十
年兩世孫枝偕繼武我老一第留京華玉堂日影花
磚斜邇來粉署含雞舌他年襆被隨天涯爾今遠宦
滄海曲渺渺雙旌過鄉國存德堂前花正開覲朋共
勸春醅綠人生一官豈易逢須要名垂竹帛中相期
努力爲廉吏早晚鋒車下九重

莊農祥八十壽

憶昔心聲結好時四十餘年如電抹斐然作者十六人今存其四君居一(農祥與左我菴陳同亮及余四人而已)我自延津解韍歸與君握手談疇昔細看容顏似渥丹不改肝腸勝白雪間年甲子幾春秋去歲弧辰剛八袠申公安車正此時伏生授經待九十更有張蒼伏人乳百二十年傳史冊君言樂事吾自有著書等身千秋業江村城市頻往還步趍不用人扶掖膝前文若今已長鄉里共道文章伯不須待詔金馬門安用太息銅駝陌何況同學少年存不存一任風吹漚起滅(左紀雲作壽序及我菴詩皆有同學少年之感蓋有所指也故作此以解之)

僉言四首爲周陳侯題暮鳥投林圖速其久客還鄉

不如歸去寒食人家來省墓烏銜祭肉登高樹舊山丘壠今何處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初夏江村飛柳絮燕子營巢覓舊處他鄉雖好難長住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故鄉禾黍登場圃秋社醉歸人塞路一年好景君休誤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天涯氷雪寒方沍家園晴日風和煦親舊團圞相道故不如歸去

雙雲堂詩稿卷三

[illegible]筆山范光暘著　年家子鄭性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男廷諤廷彥較

七言絕句

西湖紀遊

錢唐門外水西涯不及當年景物佳岸上游人非故
客殷勤選間小吳娃

昭慶禪林傍水開行人日日踏歌來有錢便買輕舟
去看盡荷花十里回

將軍桂楫泛中流郡論戈船碧海浮兩岸健兒齊唱
曲竹枝歌調盡杭州

輕薄吳兒不計貧牙檣錦纜泛青春黃金散盡無歌
舞愁殺西湖蕩槳人

保叔峰頭山色昏春來花草濺啼痕都將萬里龍沙
骨留向西湖作斷魂

記得儂家舊姓蘇西陵橋畔恰當罏門前欲繫郎君
馬掃地垂楊今已無

六橋宛宛若垂虹聞說堤成積草空近日湖波多碍
槳風流誰得似蘇公

放鶴遺蹤不可聞梅花無復蔽寒雲可憐明聖湖邊
月獨照孤山處士墳

陸公勲業冠中唐遺廟猶存古道傍空有將軍約法
在不堪樵採日荒凉

岳王墳上草萋萋戍壘年來散馬啼留得幾枝南向
木夜深風雨吼山谿

秋風斜日半間堂堂圯猶聞響玉璫斷送南朝一湖
水至今遺恨說平章

傷心忠肅墓門空一片青山落日紅當代尚無麟閣
報况今誰憶救時功

題芙蓉水仙畫

江上秋來發拒霜宛如紅袖曉風凉淵明亦有閒情
賦只愛黃花耐晚香

水仙花發兩三枝翠篠相扶冰雪時絕勝漢皐逢解
珮和歌多是竹枝詞

西臯漫興

數椽別業枕西臯麥隴高低漲綠濤昨夜不知春雨

過門前新水泛漁舠

春草萋萋春日遲獨携斗酒聽黃鸝小橋南接仙姬廟野逕東連孝子祠

再渡錢唐

江樹青青江水流布帆斜日度中洲傷心莫問錢唐路依舊風塵滿敝裘

渡洋子江

洋子江中一舸來天空雲濶小如杯金山寺逈帆低度鐵甕城高潮打廻

旅次題壁

旅食天涯髩巳凉日驅羸馬對斜陽三更未了思鄉夢又逐清霜度石梁

夜聞鄰歌有感

月照空庭樹宿烏誰人一曲隔金鋪不知我是江南客越調聲聲唱鷓鴣

尋梅

薊門寒雪撲人飛郤見梅花點客衣不及江南春信早四千里外路途稀

望瀛臺

內苑春光入望來 先皇聞說御瀛臺當年侍從承明客誰是長楊作賦才

經太液池 池上有橋名金鰲玉蝀

二月和風太液晴萬條楊柳囀流鶯天垂玉蝀雲中迥人在金鰲背上行

送又陶梅先南歸

一身作客逐風塵又向天涯送故人愁見河橋千樹柳年年來往拂車輪

春風啼老禁城鶯此去歸途聽鵙鳴應念崇文門外水咽流如訴別離情

明日扁舟是故鄉輕風渺渺送帆檣不堪遊子京華久徒有離愁寄北堂

送王文三之杭州

鄮山橋畔茅堂裏幾夜同眠布被溫我聽子言眞樂石湖山何日更重論

晴日春風送客船半肩行李自蕭然好將一滴姚江水灑作西湖萬斛泉

兩年讀易人俱在忽漫春來賦別離莫爲索居懷舊侶此心原只是嚴師

憶西郊草堂率爾成句

鄧山書院石橋邊新築茅堂絕可憐我自別來剛數月不堪魂夢憶當年

去年此日往西村綠水漫堤記石痕爲念今春晴太劇桔槔轆轆到黃昏

從來抛卷出匡床興到呼童駕小航此樂草堂眞不少而今愁與病爭忙

坐倚南樓遠樹平牧童牛背唱歌聲夕陽更憶閒情好數點歸鴉看月生

鄭子王生蹤跡稀年來相見各依依幾番杯酒逢風雨獨駕輕舟向夜歸

菱荇菰蒲一望新釣磯苔滑不生塵鷓鴣鸂鶒眠慣熟不見當時把釣人

舊年種竹逢霜雪常恐寒侵未得長見說扶疎枝葉好攜壺欲趁綠陰凉

堂西三里仙姑廟村女插花幾度行笑指高樓臨綠水樓中舊有讀書聲

橫林夜泊

春雨春風送客船橫林莽靄伴愁眠篙師不管離人恨徹夜吳歌到枕邊

晏起

隣寺侵晨粥鼓鳴窗前乾鵲噪天晴先生睡美何曾覺昨夜繙書到四更

書所見

繞溪十樹是桃花只少青青酒旆斜忽有犬聲聲過就中茅屋兩三家

立夏

一夜春風別曉鐘啼鶯猶是怨殘紅梨花如夢荼蘼老芍藥眞成殿後功

梆絮飛殘綠更濃愁人怕是送春風昔年馬上逢今日撩亂鄉心驛路中

贈陳莘學入泮

少年經笥腹便便屈指通家爾最賢驤首青雲今發軔始知家學有眞傳

傳家科第尋常事不婀門風始足奇講席尚懸宗要
在莪山清苦是吾師余初與同人講于劉子聖學宗要

陳大年年兒招飲觀劇

料峭春寒勒梛條兒兼風雨徹中宵羈人正述思鄉
夢忽有平頭折簡招

主人解曲似周郎覆板銀箏手自將子夜烏啼齊按
拍可曾一字誤宮商謂其從兄禹謙工詞曲家有歌者

蠟炬紅妝逐隊回新翻樂府小蓬萊座中獨有金閶
客腸斷招郎歌者名數舉杯是日演小蓬萊新曲余同年談震方屬意歌者

衣冠優孟總非真我亦排場四十春多少人間悲喜
事一彈指頃悟前塵

將出都乞鄭寒村畫扇

我來冰雪山東路絕似荆關畫裏人今日布帆歸去
穩請君添寫綠楊津

出來出處皆關命莫詫河東賦已成爲作蕭疎山寺
景畫中先合着君平

十丈紅塵蒸馬頭我今歸去子方留秖憑紙上鄞江
路菱葉荷花共小舟

南京紙扇白于霜宜寫秋齋老樹黃若畫上林春色
好攜余清夢到家鄉

過清苑道中

清溪曉渡水潺湲高柳疎榆屋數間絕似江南好村
落不知驅馬對燕山

容城楊忠愍故里

野寺虀鹽嘆獨居緇瓶和手凍難舒辛勤一第尋常
事報國捐軀兩諫書公讀書僧寺曉起汲井手與瓶凍刊之始開

誰開馬市欲安邊秖見邊烽夜夜然一紙封章秋道
去坐教狨羯盡輸錢公諫馬市貶狄道尉上司遂不敢取狨羯

一月三遷恩數奇傷心孤驛有誰知咸寧已死分宜
在不憶牛衣泣對時公還自貶所在道三遷其官思所以報國夫人張止之曰今嚴相在公曰此即所以報國也

苑洛當時號大儒細論樂律世間無黃鍾忽作廣陵
散辜負精誠夢有虞公從苑洛韓公精求律呂一日欲自製器夜夢虞舜爲擊磬一聲曰此黃鍾也

浩氣丹心夜市寒于公一死未爲難可憐縛虎乾兒
計不救東樓一片肝有爲公求于相嵩者其乾兒鄢懋卿輩謀曰是放虎自遺害也

其後世蕃伏法王弇州兄弟購其肝一片爲祭其父中丞而泣食之

十年上谷過東城祠內碑文照眼明存郵院中八十老鈐山親見畫堂傾余辛亥過保定公祠堂歸然相嵩敗後寄食而死

送鄭玉書東歸

寒梅臘酒鄉心遠疊嶂廻溪客思遲今日看君歸興好不堪使我鬢成絲

新安江水碧于油一舸雙篙下急流忽過富春山下路萬家烟火是杭州

入門幾見換桃符玉書到家應在元日兒女青紅笑語扶我有

高堂添白髮一千里外憶屠蘇

年年作客逐風塵愁見街頭買曆新我送君歸剛歲暮君來送我又三春

題吳赤一釣魚小影

畫師老筆染苕溪蘆葉蘆花望眼迷香餌一鈎秋雨後好山都在夕陽西

短蓬來往任風湍老去生涯一釣竿此樂人間不多有詩君莫作畫圖看

鰍魚春水白于銀能解垂綸有幾人無數溪山歸釣艇笑他騎馬撲京塵

羊裘高致到嚴陵我過桐江每一登何必客星占太史釣臺今合在吳興

讀放翁詩有懷兩小孫

摇手孫兒小步行放翁詩句最關情何當便買扁舟去蘸粥團圞過此生

稚孫三歲性偏聰一飯相隨伴乃翁準擬秋歸抱贈汝紅衫竹馬畫堂中

題趙恒夫竹下蒲團趺坐小影

剡縣曾聞定亂民諫垣封事墨猶新如何袖却經綸手來作蒲團座上人

畫師老筆點琅玕趺坐看他十畝寬爲遣清風到門外吹將熱客返征鞍

戊辰臘月廿四日送史及遠南歸

燕山旅館歲將殘促膝圍爐話別難縱使江南春信早梅花猶及故園看

昔年曾憶在君家每爲論文對晚霞把酒澆花成讌語牡丹今已十回花余向在及遠齋頭賞牡丹有明年此日人何處痛飲須教醉百

杯之何是秋余登賢書而去不再見牡丹者蓋十年矣

寄壽冒辟疆先生

耆英落落似晨星天意還留一典刑從此麻姑長進酒揚塵何必問滄溟

每讀詩篇字字新未曾謀面已神親義熙甲子爲詩屢酬唱多應汐社人

俠氣崢嶸蓋九州風流儒雅亦無儔巋然獨有靈光在叢桂淮南記再秋是歲冒園桂花再發

南雷竹浦是吾師姚江黃梨洲先生八十年來進壽巵屈指先生僅一歲大江南北兩題詩

送許耒菴編脩病假南歸

古人進退本由天何事今人便不然此日都亭羣祖帳有誰折柳不稱賢

秋風拂拂送帆檣藥鼎茶鐺夾岸香坐擁青綾過夜半莫忘霜氣曉來涼

十丈京塵蓋馬頭馳驅郡得遂悠游何如廿四橋邊月一棹閒行對水鷗

玉堂且暫乞閒身七發歌成意氣新又恐西清催視草還　朝馳馬莫逡巡

小春

小春天氣日初晴殘墨餘香宿硯屏幽事已與塵鞅絕自臨南牖學黃庭

北部黃奴遠招飲荔枝酒漫賦四絕

絕品曾聞十八娘荔枝以十八娘紅爲上品玉肌輕掩絳羅裳君莫荔譜如花史未解新方作酒漿

一騎紅塵笑玉環尚愁色味半斑斕當時若使籍成酒那醉懵騰到晚間

博望經行西域中酒藏大宛富家翁荔枝釀法傳閩海壓倒葡萄萬斛紅大宛富人藏葡萄酒至萬餘石

京華十月小春天丈室爐香一穗烟小盞玻璃傾荔酒恰如仙掌露珠圓

壽周母係忠介公之冢婦

今日華堂拜禮宗人間設帨豈相同麻姑曾見滄桑變度索山桃幾度紅

傷心北寺有刋章忠憤曾飛六月霜巢覆尚留完卵在綢繆牖戶賴劬勤

當年夫子似梁鴻廡下依然舉案同後世誰修耆舊
傳不應徒羨鹿門風
宣文八十身猶健曾授生徒隔絳紗有子今爲天下
士寧論截髮是陶家
送鄭寒村年兄給假省親
江梅汀柳鄉心遠野店霜花客思開莫道家山四千
里計程一月是家山
二十餘年親串情何期蕊榜共題名玉堂並馬歸來
晚濁酒墻頭得屢傾（余二人邸舍最近）

喜倒高堂白髮親青紅兒女笑聲頻錦衣故里真偎
語若爲親歸自可人
寓庭雙樹聚花香祇鼓晨昏隔一墻子去我留誰主
客相期來歲促行裝
辛未十月十日雪後大風
風吹密雨因成雪雪散晴雲又作風最愛丁香在庭
際被風搖亂玉瓏璁
題凌滄侯小影
君今騎馬長安道碣石金臺日往還偏請一舟蘆荻
裏苕溪深處認家山
鷗隣漁社許相過知爾前身是志和我亦甬江江上
住一竿思欲釣滄波
壬申元夕懸紙燈數盞戲作四絕
長安五載踏星橋紫閣紅亭蠟炬飄我亦紙燈聊應
節伴人杯酒過元宵
笑問燈從何處來兒童買向市中回輪他火樹矜豪
舉銀燭終應化作灰
帝里風光異故鄉擠排燈市與毬場家園昔歲逢今

夕照影疎梅簇小堂
大兒棋子落楸枰表弟松醪倒藥觥老我旁觀惟袖
手咲他燈影戳空城
送周路姪南歸
望去桃符葦索新帝城景物正宜人奈君歸思隨流
水汀柳江梅一路春
同是長安作客身爐香茗椀過從頻歸時親舊如相
問徒有文園四壁貧
送陳允吉之泰安

西郊茅屋昔傳經夜雨孤燈一穗青二十餘年如電
抹惟君交誼總忘形
三年索米在長安喜有君來共晏眠不謂客中仍送
客秦雲隴樹倍凄然
汝今未別訂歸期屆指明年定幾時重過燕山秋色
老黃蘆霜雪雁寒枝
一官我亦任西東轉眼征車轆轆中此日與君同去
任不須鹿鹿嘆飄蓬

題畫

丹山赤水是家園日日思歸眼欲穿對此渾忘身作
客數間茅屋任孤村
襄陽筆法到房山每寫山容杳靄間一紙烟雲都酷
似諸家胸次要蕭閒

送黃主一南歸

黃金臺畔柳花香轣轆征車指故鄉一自玉峰人去
後平津客舍久荒涼
相逢客邸說歸耕去歲沉姚事可驚黃竹浦邊潮落
後春深依舊叱牛聲

太史天官執慣經先朝曆法議盈庭渾圓八線惟君
曉知有家傳野史亭
年來自信一官輕欲抱殘書過此生君向化安山下
去帶經他日共春耕

送彭上虎年兄南歸

潮風騎馬出都城道上行人感慨生試聽蘆溝橋下
水咽流亦訴不平情
臣心似水嘆知希隨例　皇恩共放歸尚有孤寒來
祖帳獨將清淚灑君衣

秦　　六十

轉眼論交三十年雞壇牛耳尚依然京塵娩我驅羸
馬遙憶江村啟壽筵
知君家學在趨庭淮海文章舊典刑射策公孫年六
十歲星莫認少微星

出右安門至豐臺看芍藥口占八絕

四月清和尚似春右安門外草成茵風蒲獵獵如驅
馬堤柳搖搖欲喚人
紫陌紅塵簇馬鞍八年常說看山難今朝出郭山光

好喜我閒身不屬官（乞郡延津尚未領憑）

一望蕪蒲雁鶩喧揚鞭先指目耕園欲知稼穡艱難意願祝豐年報　聖恩

城隅西畔石橋邊楊柳池塘別一天暫歇肩輿是何處祖家亭子看荷錢

高槐垂柳水之湄相國園亭結搆新贈芍正宜逢此日何時再得上平津（宛平夫子招賞芍藥適余將出守古人將離則贈之以芍藥）

菜畦麥隴間青黃荳架瓜棚任短長更向豐臺高處望香風十里殿春芳

晚日含山曉露初花容作態半將舒野人不識看花趣折賣都城載滿車

韋公祠畔杏花香報國禪林蜀海棠并與豐臺看芍藥他年魂夢故難忘

乞郡延津同人餞別廣寧門

故人送我出城闉一曲驪歌酒一巡他日相思定何處斗間劍氣是延津

宿長新店

閶闔開關盡　聖恩敢辭襆被出脩門昔年別淚傷心處野店蒼茫白日昏（庚午二月別東海師于長新店末句余所作輓詩也）

過新城縣

一川微雨灑郵亭野草無塵分外青惟有路傍雙土堠看余來往七回經（余甲辰庚戌丙辰遊京師至戊辰以公車至共計七回）

次涿州

玉堂推擇冠羣英（戊辰余為館元）農部樞曹鬢省清垂老文章尚無用朱幡又過涿州城（余一卷文章老未成已未出都詩也）

白溝河

西北高原苦旱多盈盈衣帶白溝河京東水利虞文靖誰肯開渠蓺稻禾

河間府

瀛海論文廿五年疎櫺斜日故依然當時太史今何在烏特親耕汝上田（斜日疎櫺紙半紅余在胡又弓先生讀書時所作今先生謫田汝陽）

觀野人刈麥

農家刈麥趁天晴打麥場開似鏡平老幼聚觀乘傳客宦途辛苦不如卿

過平原縣憶乙丑下第南歸值大風雨

人生得失何須計天道陰晴未可論十載青衫憔悴客塞驢風雨過平原

齊河大橋望遠山如畫層疊可愛

匆匆車馬出長安十日征途意已闌天爲勞人舒病眼展開圖畫與儂看

晚宿張夏黑雲滃然大有雨意忽被風吹散

居人望雨灌山田作客晴時行路便此日天公眞爲我忽令風伯掃雲烟

晚行泰安道中山色甚佳

平生性癖耽山水鹿鹿京塵八九年今日與山相道故曉風殘月更依然

石田筆法最蒼凉待詔林巒引興長安得畫師如二老徂徠幛子挂山堂

過棠陰追憶故友張雪汀

三十年前始入京相依研席有張衡荒林啼鳥依然是嘆息斯人不可生荒林有寒鳥嗷嗷更相呼余同雪汀過棠陰詩

宿草于今已廿年遺詩頗有子能傳慚余未得爲玄晏一度思君一泫然雪汀之子志吕刻其父詩索余作序余尚未應之

青駝寺道中見四山出沒烟嵐中

南北山川本不同畫家亦自各分宗曉來綠樹青駝寺如在元暉畫卷中

雨過前村草木新南行更喜路無塵放翁詩句眞堪誦平遠山如醞藉人

二月廿五日榕城道上口號

薄宦天涯感髩絲朝趍幕府夕監司去年紫禁朝天後僧寺看花正此時

山村

遠浦茅茨山下村炊烟一縷雨中昏泥深草徑無人到雨樹梨花半掩門

哭仲兒之恒

一官九載在長安每憶吾兒會面難乞郡延津携汝至艱難同過百重灘

我在延津不二年汝曾兩次理歸鞭算來一載相逢日又半藥牀藥椀邊余自乙亥八月到延見于十月回家丙子二月到署六月又歸鄉試至歲暮返署則病矣今六月五日去世相聚不過一年痛哉

吾衰望汝送楓根豈料吾翻送汝竟皋復一聲腸已

斷何時隨我到家園兒臨終時云當隨父親回家
汝兒汝弟子偏多大兒三兒俱有三子獨汝伶仃奈若何但使
此身長健在無兒伯道且由他
分明昔語夜燈青立後丁寧告祖庭父子定名剛
四日相呼一笑赴冥冥兒預擇長兒之第三子從階爲後于六月初二日告廟至
初五日下世剛四日耳臨終呼兒一笑而逝
從此親恩報不成布衣聊且蔽吾形兒云父親歛兒祖母以紬帛
僅可布衣時以溽暑余預製紬衣不能如吾兒之願慚余不及張東白時服曾
聞歛女生

吾兒亦是逵觀人華屋山丘等一塵何事預謀窀穸
計此情長欲什雙親兒以葬事爲言余云吾身後當與汝同在一處兒應日正是此
意
果然醫禱百端窮大兒遣人至廣信龍虎山祈醮玉樹眞埋土壤中
如此人曾不四十緣章吾欲叩天公晉王長史濛年三十九病篤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今兒年止三十有八
望仙樓作望兒臺一日吾來哭幾回更有慈親携汝
婦相持嗚咽倍人哀望仙樓署中別業也兒柩暫停于此
憶昔童時出語新五經腹笥誦如神余與同學有五經講會兒背誦

不差一字秋闈幾度錢塘路竟作孤魂及第人唐賜羅隱等孤魂及第
第兒于去歲鄉試始得疾
整頓遺書待汝兒丹黃手跡使人悲就中更有傷心
處一卷凄凉是近詩檢兒遺書得所作近詩一卷
噩夢無憑會面難愁來欹枕燭花殘可憐死者長已
矣生者何時得淚乾自兒亡後一月以來從未夢見
老淚無多眼易昏膝前恍惚問寒溫細看不見魂來
處除有相逢是九原
苦李勞薪世味并羊腸雞肋宦情輕何堪又下西河

淚那得忘情不喪明

小瀛洲寓樓口占

屈曲清溪傍岍流寓樓絕似吸江樓吸江樓在延郡署中據溪山之
勝天憐負弩風塵吏故使青山看不休
建溪日夜水東流我到瀛洲獨倚樓隔岍青山應笑
汝輪蹄何日得歸休
宦情已自付波流底事驅車到此樓爲念故園松菊
好勞勞亭且作休休勞勞亭古人送客往來之處

題施長六年兒歸田讀書圖

玉堂粉署共聯鑣劍浦相逢話寂寥君已歸田把書
卷慚余何日問漁樵

己卯二月生朝口號

人言此日古稀時我束嚴裝待所之陸放翁八十詩身似嚴裝欲發時
去日已多何足羨來時雖短不須悲

大父慈親各得天壽過八袠啟華筵先祖年八十有六先母年八十有三
傷心背棄先嚴日屈指于今五十年余二十歲喪先考贈庶常府君享年止四十有六
同懷兄弟是三人媿我偏留未死身先兄年止六十有一亡弟年止

三十有七此日衙齋一杯酒忍看荆樹發青春今年郡圃紫荆特盛

仲兒前歲赴泉臺旅櫬停留尚未回今日青紅看兒
女黯然只少一人來

三十年前京國遊黃河夜月覆孤舟庚戌二月赴京舟覆桃源縣大河時方二鼓
殘生幸免埋魚腹何意重添海屋籌

故交老友盡荒烟董在中陳夔猷萬公擇充宗陳非園怡庭張天因與余年皆相等無一存者
年少于余亦九泉蕭吳仲張心友儕先俱早亡鸘飲縱談成
往事那能此際不潸然

及門問業盡英才就裏三賢更可哀京師徐嘉樹同邑姚瀛洛并家

懋修俱有俊才而夭折老我癡頑到今日生前須盡手中杯

回首鄉關總繫情巋然三老是耆英里中賀卿夏翁年九十三師汝潘翁楚門周翁年皆九十
歸田便擬同遊處厖叟叢中作後生末句圖人曾與撰詩也

郡齋別業枕西城喜有諸孫誦讀聲文若膝前尤可
弄余有七孫今年四孫初就外傅六孫常抱置膝前眞人合再奏東行陳太丘過荀朗陵太史奏真人東行

文皇勳業冠初唐母難生朝倍感傷唐太宗以生朝為母難日不稱賀
况我書生舊門戶忍將歌舞作排場

題張漢良小影

倦拋書卷坐匡牀楊柳青青水一塘似向越溪溪上
望采蓮歌處晚風涼

君家卜築在柯亭展席攤書戶半扃自有中郎相賞
識莫因丘壑嘆沉冥

快雨初晴見樹上餘瀝如珠戲作

雨餘高樹盡懸珠日射風搖色更殊滴到堦除成底
樣始知空色一般無

題畫

放鶴亭前萬樹梅六橋携杖是誰來譜師擬似林和
靖為向鷲溪半幅裁

郡圃雜咏

雙樹桐花滿院香輕風徐透葛衣涼新蟬亦恐人岑
寂飛入濃陰聲愈長

五月庭榴結子成閩南草木故先榮詩人不到炎蒸
地只說榴花照眼明

輕雷隱隱在南山容裏金蛇一瞬間不覺廻風送飛
雨明朝溪畔聽潺湲

龍津播種半山顛縱有溪流不溉田辛苦老農瞪眼
望五風十雨是豐年

庚辰立秋

沉李浮瓜節物催井桐一葉報秋來年光亦似延津
水只管滔滔去不回

立秋後連日小雨喜有涼意

連朝小雨逐炎熇暑氣將殘總易消不比輕師追敗
敵惰歸猶恐勢難料

紀雪禨咏

縣出一路雪花稠玉灑千峰並馬頭二十四年猶在
眼平生奇絕是茲遊余同到木齋學憲自新安過黟縣萬山積雪可愛

羊裘絮帽過青齊雪滿溝渠路盡迷埋却疲驢出雙
耳前無村店欲安栖丁卯入京過青州滿雪深數尺驢陷不得行

翰苑由來是北扉花磚日影弄清暉相看最是柯亭
柏天矯虬枝雪未晞柯亭柏明狀元柯公潛手植為翰林院故事

夜雪長安一尺餘銅龍幾闕五更初司徒八十如年
少秉燭巍然坐直廬余在農曹五鼓入長安門大司徒人屠王公已在朝房矣相見必欣然慰勞

仙霞西去是延津七載山城附治人閒盡庭梅從未
雪吸江樓上看新春吸江樓在郡治堂後據溪山之勝

南北馳驅二十年而今頭白始歸田冬來欲試尋梅
杖雪滿西村路不前今年水雪奇寒與閩中大異

春日雜興

東風吹暖水西塘拄杖相扶恣徜徉却笑年年春一
度繞村花柳各爭忙

杏花村裏酒旗斜客客疏疏柳半遮沽得茅柴渾似
水不如僧院啜春茶

家家插柳遍庭陰知是清明節又臨門外遊春多蕩
槳小橋新漲一篙深
南山昨夜雨中雷催出芳菲次第開舍後海棠纔半
樹門前賣花人已來
村童晴日紙鳶飛學究先生歸不歸飛入半空風力
大索添姊妹線幾回
社前社後日方晴陌上遊人簇隊行不道春風偏作
幻一時和雨眼前生
庭中一樹碧桃開野蝶閒蜂日幾回雨打風吹花落

盡蜂愁蝶怨不重來
楊花撩亂任風輕吹向長江化作萍萍水相逢猶有
日莫嗔春去太無情
新築茅堂酒一尊微雲淡月正黃昏閒階人踏杏花
影隔水舟停柳樹根
桃花移向月湖栽二月城南爛熳開五十年前曾眼
見如今寂寞對蒼苔
翠微深處有人家曉摘旗槍到日斜若論茶經推上
品雨前不及火前芽 古人以寒食前採茶爲上雨前次之

差池紫燕傍簷飛細語喃喃帶雨歸便欲捲簾恐掠
入邦防泥落污春衣
樹樹啼殘滑滑泥高田放水水漫隄瓦橋魚上逢星
罷換酒歸來日影低
王泰堂以便面索書爲賦四截句
憶昔論交把臂新諸公意氣盡天眞而今零落歸秋
草老友如君尚幾人
郎山橋畔一茅堂菱荇菰蒲夾岸香我昔倚樓閒眺
望看君小艇過斜陽

繡虎雕龍各自工高談雄辨座生風惟君內行眞淳
篤秋實春華自不同
白首相看竟若何笑談猶足砥頹波兒曹杖屨追陪
日隨意杯盤不厭多

雙雲堂詩稿卷四

前上筆山范光暘著　年家子鄭性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男廷謂廷彥較

五言律詩

庚子元日 時海上用兵

淑氣占新曆機槍尚未移樓船供力役尺檄急軍資爆竹連刀斗銀旛雜羽旗銷兵更何日父老望班師

江城

寂寞江城裏春催鳥雀聲小桃荒井爛遲日故園明

野戰烽猶急人愁涕自并不堪垂白老追憶舊昇平

寄杭州友人

五入錢唐路如今復幾人交情貧更好別緒遠逾親海樹天邊斷湖山雨後新何時得相見重與話風塵

同家銓部潞公兄遊看經寺

出郭不十里珠林翠竹齊山公饒野性白傅合禪棲心遠何論地身輕未杖藜更寬蓮社約樽酒許相攜

遊羅菴

愛此草堂僻迻鞋躡嶺來澗雲窺戶入竹徑逐溪回虎跡過新雨蜂聲鬧晚雷幽懷殊不厭遮莫日徘徊

別有山川在桃源是與非竹分泉路細荷貼石田微靜聽樵歌發閒看野鶴歸慚余經過少此日悵斜暉

見太白山雲起須臾雨至

山雲忽作雨遠道餉孤城猶帶石林氣但無松澗聲愁心如一浣病骨若爲輕晚聽閒堦下凉催蟋蟀鳴

山寺

無限登臨意都歸佛閣中白雲千嶂曉黃葉一溪風鶴睡松枝靜僧來竹徑通得閒思往日空自歎飄蓬

聽雨

小閣三更雨梧桐葉上聲烏栖驚未定蟲語怨難明淅淅書牕亂涓涓石澗平溼雲侵曉去猶自滯高城

對月有懷

周色明于水開牕未忍看影搖叢竹亂聲切候蟲寒玉漏嚴城迥銀燈半榻殘遙思小兒女與汝倚闌干

雁

秋來白雁至天際自紛紛帶月過吳甸因風落楚雲羈遲愁見汝嘹嚦想離羣更有高樓婦緘書意正懃

咏菊

城南林氏藝菊百本其花多紅白異名友人章裴叔賦詩賞之因嗣響焉菊惟黃爲正色蘇文忠詩有願君爲風霜一掃紫與頳之句故末章亦寫此意

翻怪林和靖孤山獨種梅秋英先耐晚天意已重回葉爲枝霜密花多冒雨開主人能愛客一日幾銜杯

九畹滋寒菊寧芳發興新高臺延落日曲徑謝飛塵似少閒鶯語寧多見蝶親莫將衰晚恨相寄素心人

戎馬江城徧圍荒徑草斜柴桑藏别寵叢菊異他家露濯姿逾潔霜欺色更葩渾忘秋已盡寂寞對天涯

正色神裳並餘疑浪得名皓英猶秉素紫艷太多情楚澤殘難辨東籬采亦驚春風易流轉切莫厭淒清

蒙陰道中

作客蒙陰道千山一徑蕪清霜侵鬢冷落月照人孤曉汲憐村女安驅戒僕夫荒林有寒鳥噭噭更相呼

天壇晚步

向晚圜丘地鐘聲玉殿寒共迎今太乙猶是舊祠官香霧空霄落青松返照殘相傳長至日秉笏候金鑾

除夕

萬里燕山客終年此夕情雪隨寒臘盡柳向故園生漂泊思吾母團圞感弟兄明朝春色早獨上鳳凰城

登報國寺毘盧閣

高閣俯皇州憑闌勢盡收晴光三殿曉風雨四壇秋莫謂關河險須令戰伐休廿年興廢在感此更淹留

贈張又陶

陽也家東海交情天地間如何同閭里與子失追攀

握手皇城暮吟詩白日閒還欣大雅在高論一開顏

贈張梅先

短褐風塵裏論文始見君栖遲看晚歲感慨愧秋雲獨有雄文在無令壯志分長安居不易幾得共殷勤

舟次戴家灣守閘十日不得行

客行不可定十日阻關河歸計春先發鄉愁近轉多疎林方過雨淺瀨未生波安得乘流去舟人起櫂歌

一自辭京國思歸念獨勞風烟迷客路舟楫老吾曹石出魚梁淺沙乾鶴渚高好因今夜月起坐聽江濤

載家潛守問徐道勇由陸路先至聊城

不耐舟居久蕭蕭去馬鳴看雲到岱岳觸熱過聊城寂寞應憐我馳驅亦念卿魯連射書處日暮繞離情

柬鄭禹梅

向晚乘小艇邀君到草堂飯炊香稻白酒泛舊醅黃螢火因風遠蛩聲咽露凉莫忘今夕意山月照聯牀同是羈棲客相過與未闌話從昨夜久別更片時難水濶歸舟駛庭虛臥榻寒秋來眠食好爲我報平安

過舊齋柬張心友

仍是論文地雙扉小閣淸我來悲燕識客至待花迎聚散人情易浮沉歲月驚有懷延佇久斜照落西楹

晤禹梅

出郭無他事相尋鄭子眞哄堂佔畢亂堆案墨痕新屈指論知已低頭肯傍人如何天馬步蹀躞滯風塵

中秋風雨適次夕月食故末章及之

風雨逢今夕遙天月不明孤城傳畫角小閣對燈檠病覺秋瓜爽愁隨候雁生有懷成獨坐蟲語伴三更令節當秋半天心須細論北來聞地坼南去報江翻

風雨非無意歌聲未致喧莫因思皎月枯眼到黃昏海國常多雨蕭蕭恰此時杖藜雙屐濕糕燭一尊移老桂香猶細疎桐葉已吹重陽應不遠晴日任吾之今夕難逢月來宵月可憐飛天忽破鏡望日反如弦縱藉重雲掩誰修皓魄圓得無方奏鼓歌頌又紛然

某菴壁偶題

驛驛桑陰晚疎疎竹徑淸雙橋分澗水一閣貯松聲投老非初願逃禪亦爲名空堂懸敗衲未敢信平生

山舍即事

侵曉步平沙因過野老家半牆敧竹粉獨樹繞藤花門對青峯小船浮綠水斜兒童無一事三兩看蜂衙

柬鄭禹梅

坐我芸齋小思君燭影斜十年同夜雨一水隔天涯世亂詩書棄兵驕廝養譁山中又警急何處可移家近日無他事晴牕詩卷開自難祧李杜吾欲躋歐梅剩窮寧須學推排必藉才此言如可信與子叩龍堆

黃先生所居

同梨洲先生飯陳子棨家因出郭看花雜咏八

首

困雨春連夏稍晴便出門先生誰下榻好友爲開尊
拇陣常居後詩籌久未溫看花結伴去一杖指西村
落落推陳子之謝敬 相逢識面初衣冠遵好尚文字賴
驅除未學師承少狂言毀壁瑕時有識鄧牧齋文者如何一飯
去未得話徐徐
老步眞無敵江天映幘巾杖挑路約險屐逐濕泥新
掩戶憐今雨留花欵去春主人詢醉客不見往來頻數日前十一頁一醉過東籬

苦讀憐兒病今晨挈共行科名徒老大耕稼足平生
字爾非無意如吾未有成那能粢八百慚媿古人情兒名延或字稼軒

郭外成村落零星各護籬蠶寒愁葉貴牛臥覺秧遲
水手家家憶田花色色衰獨閒吾輩在游屐亦相宜
毎憶東籬好來因遣客懷市聲松吒去俗面鴉推排
此地眞堪老吾生豈有涯買山無過望廬小但如蝸
野色招人往家園念獨離龍鬚初斲筍虎眼籬豆名欲
夈絲蔬食思親飽單衣望婦遺爲農多樂事老幼各

相隨

花已沾泥半來并不爲花偶然隨杖屨此志在烟霞
松侭攤書好門橫展席斜又歸城市去眞羨宿林鴉

江行

斜日亂山橫江流向晩行遠帆疑不動獨樹似相迎
市僻惟鰕菜村安有稻秔秖憑天意在來往客途輕

端午

此日天中節空齋黯自傷爐香開半縷塔影過重牆
止酒非關病輕歌未易狂家鄉菰黍好欲共老親嘗
客裏過佳節窗花一丈紅流年看物態生計任天公
自悔依人偶誰矜涉世工餘生付綵縷藥椀覆兒童

過淮安飲宿俞蘗嘉公署

淮浦當時月看余又遠行暮年烈士志異地故人情
一醉鄉愁減孤眠客思淸明朝揮手去策馬趁雞鳴

峒峿驛

驢背笋輿輕匆匆度幾程前山屯雪意小驛凍雞聲
此際思鄉國同行仗友生僕夫解風信瞪眼祝天晴

竹軒書懷眞州後圃有堂曰竹軒

晚向竹軒遊空庭落葉稠天低雲乍起山遠日還留
物態終難定吾生未有休寥寥此時意燈火上西樓

（余居行署西樓）

忽憶辭家日寒梅發故園只今憑眺處衰柳遍前村
歲月人空老風塵眼半昏不成還作客歸夢繞柴門
漂泊歡腸少那堪對落霞隨陽嗟旅雁擇木羡昏鴉
萍水成朋舊琴書是室家何當出門去浩蕩一生涯
步屧將排悶淒然忽復思倚門無老母失學有癡兒
畫虎書頻誡祥琴聲自悲（先母大祥將近）一械吾欲寄急爲

訂歸期

老樹荒園裏經年未作花猶堪耐霜雪豈遂伴烟霞
搖落看蒲柳摩挲感歲華我來一慰汝匠石過咨嗟

正月十四日立春余不知也作詩一笑

至日曾頒曆新年尚未開忍窮過歲盡任嬾忘春來
有月幸當戶無朋獨舉杯忽聞童僕語昨看土牛回

送龍象周先生之榆林

聞說雲中地邊城絕塞間俏書承漢節鎖鑰壯秦關
雪盡褰帷媛烽消候騎閒　聖朝重西顧超擢般東

班

聞簫感賦和大司農王公韻

何處吹簫客披衣起聽勞風微聲乍咽月冷韻尤高
哢溺催魚鑰寒郊縮馬毛（莊子云馬蹄可以踐霜雪馬毛可以禦風寒）敝
裘趨粉署漂撇感吾曹（王褒洞簫賦吟氣遺響聯綿漂撇）

大司農人岳王公睡中忽得淵雲飄偃盋山雪
冷炊烟之句命續成一章漫賦

睡覺成佳句微吟度枕邊淵雲飄偃盋山雪冷炊烟
宦況清于水詩情淡似禪知公在廊廟胸次本悠然

送同宗韞生之漳州

五載京華裏親朋每過從不知身作客況復對吾宗
倏忽歸裝急淋漓別酒濃到家兒輩問爲我說衰慵
憶昔膠庠日同遊各少年飛騰推壯志遲暮感華顛
我守一官拙君輕萬里便漳南官舍裏懷想隔山川

送姚綏仲年兄乞假省覲三首

三載京華裏惟君誼最深玉堂同笑語粉署慰浮沉
陟岵瞻親舍驅車出禁林相留吾未敢忠孝此生心
近歲惟詞館言歸計未成臺臣曾抗疏　聖主可陳

情白髮承歡永斑衣學舞輕趨庭眞樂事身世總浮名

亦知非久別何事獨依依他日吾將去今朝子乍歸關河氷已合驛路雪兼飛莫負還朝約春花滿禁闈

舟發劍浦之榕城

欲向三山去沿洄劍浦東夕嵐縈水白野燒入雲紅故國家千里羈懷日萬重沙邊羨漁父沽酒醉春風

丁丑八月送季兒歸 時有仲兒之變

去歲汝先至今秋汝獨歸弟兄分去住生死竟睽違我念馬蹄倦兒憐雁影稀到家逢九日高處憶親闈

不寐

不寐披衣起孤燈喜尚明老妻方病肺稚子儘鼾聲霜瓦三間白風幃四壁淸宦遊今白首依舊擁書城

遣懷

歷歷平生事今成白髮翁此心猶太古身計任天公仕宦梨園戲功名蟻夢空不如一杯酒籬下醉春風

甲申元夕

元夕偏逢雨新春未似春江城燈已熄野廟故空頻難倒樽中月誰尋水曲人梅花窗外發對我白頭新

五言排律

綠竹亭席地酣飲書懷二十八韻

句曲稱仙署兹亭結構良遠山攢短堞孤塔隔重牆野曠來空翠風微得妙香粉敲千个籜樾蔭數株桑細草偏侵路幽花半繞房薄雲篩日色小雨釀朝凉頓覺趨炎候翻成避暑鄉共思河朔飲來就竹林狂葉落摧松掃苔陰布席長不須排几案無算列壺觴

鹽豉尊絲滑畦蔬菜甲芳枯腸蓋海錯煖胃及山薑散髮寧拘束披襟極徜徉蟻浮斟自滿鯨吸氣方張酩酊看今日漂流各任方呼盧揮五木爵爵約三章豈用投車轄還思典鷫鸘庭邀初夕月屏擁一簾光寒火宵行亂空林絡緯忙此時人境寂是處俗塵忘杯洗須頻勸壺乾更自將身名秖麴部生計在糟牀醉後情懷豁交深意氣揚 此下俱與畢公權姜仲端言者 微言入奧窔高議到巖廊東北災荒困西南寇盜戕誰能調玉燭何計掃欃槍出處悲同調艱難莫失常獨醒有至

理他日永相望

命秉嘉四十初度

家近湖山勝人推氷雪清弱齡敦古學壯志紬經生詩筆追康樂文章擬士衡擔簦馳遠道射策到神京璧水羣賢合金閨衆彦盈一時皆側屣無日不傳觥學士懸清鑒（徐公 正齋）尚書採令名（王公 敬哉）神交稱小友雅契托諸兄多藝菁英聚餘功研創精龍蛇形夭矯鸞鳳勢崢嶸 皇史書初就 天顏喜自并三公看墨妙翰苑媿顏頳曉殿宜鴛侶春池待鳳鳴一麾陪五馬別駕擁雙旌隋帝迷樓古秦郵驛社明竹西聽折柳花院惜移瓊不謂支祈逸因令澤國驚懷襄聞往牒蕩析憫輿情才子兼能吏仁言鼓罷氓殘堤方楗竹潰岸倏成城沉璧寧千尺捐金計一籯官移司馬貴秩進篠驂迎大吏俱推轂諸侯敢抗行嶧桐清韻逈黄石素書呈雉堞依山遠鯨波壓浪横爬梳常怵惕畚鍤日經營水激桃花緩歌傳郁子輕民安冬射雉地闢晩栽秔鷹剡今頻上鋒車自有程我來慚作客敢曰共齊盟一見情懷豁高談意氣傾書堆千玉

軸光借一燈榮子羽思鄰杜青蓮解識荆援辰歌壽祝長庚詞客爭揮翰歌場細按箏俚言聊一奏深負韻鏗鍧

恭紀 聖駕幸魯展謁闕里二十韻

鳳輦巡東國鸞旗指汶陽川原合洙泗日月護宮牆文德隆 今代儒宗仰素王 翠華來駐蹕玉珮各分行入室觀車器升堂肅酒漿禮行頻磬折樂合倍鏗鏘有卹神如在無言教豈忘宣尼應遜讓回賜儼趨蹌檜閱風霜古碑看歲月長橋門陳易服 膺藻發天章盛典傳宗子高風激遠方杏壇迴霽色芝益紀 恩光路自城陰轉林開水曲旁高原崇馬鬣密樹靜烏翔嘆息精靈聚摩挲翰墨香楷亭承雨露異木競芬芳輦道空傳宋名封亦陋唐方田廣兆域伐石表堂皇事與嬴汾別儀逾過魯詳作師弘教澤千載頌無疆

房師梅月川先生壽

當代推人傑吾師早著名石麟天表瑞珠樹露同清漢世宗傳遠西江族望榮文章歸大雅鄉國領羣英

賁北塵方軼河東賦有聲史材楚倚相經術鄭康成
儤直　天顏近宵歸月影明青坊宜晉秩黃閣待調
羹　北闕今承命南宮屬討評網羅收國士冠冕及
鯫生陽也慚糠粃諸公服鑑衡十年懷卞璞一日望
金莖茲値懸弧節寧忘顧榧情壽筵欣永日康爵祝
長庚

咏菊　偕韻

寂寞東籬下寒花忽燦然貞心如有待晚節自生妍
莫謂秋容淡寧隨衆卉鮮倚闌香冉冉照眼彩娟娟

夜蕊清含露風枝曉破烟開無蜂蝶繞靜少燕鶯翩
楚澤今何處柴桑別一天坤裳留正色相對在霜前

午門頒曆恭紀八韻

聖主當陽日明堂布朔時臺臣呈寶曆中使捧彤墀
預測星躔刻徐看歲序宜葭灰多按候蓂莢應先知
雲繞蒼龍闕風開翠鳳旗頒來軒后紀　恩及侍臣
私萬國晨光正三農協氣吹泰階瞻有道長此頌雍
熙

浙閩總制少司馬郭公勳德頌

自昔河西郡巍峩仰太行維茲萃靈秀端必毓貞良
夢說天垂象生申嶽降祥前猷追代國華冑溯汾陽
壁擅連城價鋒含射日鋩棟材推梗梓國瑞達珪璋
丞歲鴻聲著層霄鳳羽翔飛翁含道德吐氣協宮商
甲冑胸中富絲綸掌上香烏臺騁白簡書省挹清光
密勿叅　綸閣經營撫　帝鄉九衢安獄市三輔固
金湯正色驚羣辟忠謨動　聖皇春風煦臺雨夏日
凜寒霜豺虎中林靜狐狸白日藏惟仁斯有勇無慾
故能剛　宵旰勞憂顧東南藉保障元臣膺簡在遠

裔喜相慶浙水分吳越閩山半海王雄旗新壁壘樓
櫓壯艅艎扳雉奸豪戢投醪士卒彊化民先弊吏蒞
黍必鋤根冰鑑常懸照貪泉孰敢嘗三山蘇草木兩
地起痍瘡從此登熙皞于焉慶樂康山城當孔道劍
浦屬巖疆毋愧鉛刀澀深慚案牘忙承民同弱草飲
露類寒螿容物澄千頃憐才錄寸長遭逢欣有異感
激報難忘下吏施雖渥烝民望未央　黃扉虛左席
紫殿待承筐召德垂千載郇膏徧八方爵應傳帶
礪功自紀旂常獻頌非爲諛輶軒採樂章

雙雲堂詩稿卷五

甬上鄞山范光陽著　年家子鄭性閱

慈水寒村鄭梁選　男廷謌廷彥校

七言律詩

同張衡超似士晶姪齋中

尊酒相逢客自歎共懷往事忽悲歎十年始就張衡賦今日誰憐范叔寒劍拂飛霜孤膽在酒澆落魄故人殘不堪後夜思君處絕爲風塵行路難

來青閣荷花盛開士晶許攜酒共賞詩以速之

排闥青山別墅多芙蕖的皪近如何紅裙小艇誰家女白紵輕橈盡日歌已許簇漿承玉露未聞蜜勺瀉金波遲遲若待秋風起愁見寒塘斂翠蛾

已亥元日書懷

藍尾杯傳第七人(居蘇酒讓少者先飲余自大父而下逆數之正第七)相逢莫負此芳辰江梅送臘猶飄袂堤柳回春欲拂巾列炬五侯驕歲序獻椒一介識君親壯懷豈爲窮愁改不藉桃符護索新

元日過雨復咏

屐端雲物卜陰晴太史天官費討評萬竈曉烟迷曲道一川微雨入高城　朝廷盛典方祈穀寇盜荒陬莫弄兵護說書生疎國計憂民轉爲歲華驚

春日郊行

隔岸遙山映翠微況逢晴日弄清暉未舒岸柳牽行騎故遣江梅點客衣隨意杯盤且共樂多情鷗鳥自相依行行忽到疎籬外藉草朋眠又懶歸

庚子秋日書懷

春暉寸草念慈親更有高堂白髮人一望雲何日事廿年流水舊時貧膝前文若疑非我檄捧廬江媿此身同學少年多得意莫將蔬水怨高旻

二十餘年萬慮空從前自悔學雕蟲莫誇得句因乂手須信全軀在折肱心緒好同泥裏絮行蹤休指雪中鴻茅堂盡日跏趺坐愛聽鄰僧起暮鐘

往事驚心免較量閒來隨意閱縹緗少年賈傅空悲漢下第劉生不救唐北去烟波增易水南來風雨泣瀟湘何如高臥蝸居樂饒得書城與墨莊

秋風蓴菜憶張翰不是秋風意已殘裁得短函憑犬

寄莫將長鋏爲魚彈生涯自有書千卷身外無營竹
數竿銅柱難消薏苡謗總因嬰鑠試雕鞍

過羊流尋晉羊太傅墓

徂徠山北積黃雲下馬來尋太傅墳陰洞狐狸窺白
日古祠燈火接斜曛當年鈴閣須公等他日樓船渡
北軍誰料吳平遺恨在羊車宮巷暮紛紛

太傅輕裘緩帶儒將風流至今猶可想見平吳之
役贊之者張司空成之者王龍驤而規畫固悉出
于太傅及吳平而武帝躭于遊豫詔選良家女五

千入宮又選吳伎妾五千史稱掖庭殆將萬人良
不誣也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
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帝亦遂謂天下不足慮矣嗟
乎以乃祖父百計竊取之天下一旦付于癡兒健
婦之手洛陽丘墟銅駝荆棘回視鐵鎖朝沉降帆
夕至正堪伯仲耳外寧必有內憂惟山公此語實
爲諸賢所不及然太傅不云乎吳平之後當煩聖
慮則固已早計之矣余故憑弔太傅以爲遺恨在
此太傅有知當亦首肯癸卯臘月望日金臺寓中

再識

旅次見吳下女郎陳媚娟題詩壁上情詞悽惋
感而賦之

青閨不慣别離傷壁上題詩欲斷腸楊柳玉關愁路
遠梧桐金井恨秋凉文迴織錦情難盡調入箜篌意
愈長我亦薄遊歸未得可無其雨慫朝陽

感懷

衡門跧伏了平生底事驅車向　帝京三賦每思陳
杜甫四愁空自嘆張衡殘碑嶽廟留前代廟中多宋元明碑

截句旗亭記賤名余每日以詩題旅壁此去長安尚千里遙遙
霄漢聶金莖

大風晚宿平原

朔風獵獵捲塵沙匹馬籠鞭日影斜纔覺荒原歸野
犢轉多疎柳集寒鴉客懷乍喜趁城郭遠道還疑老
歲華燈火旗亭人臥後又添歸夢繞天涯

寄家書

一紙書隨朔雁飛南來消息兩相違高堂夢繞長安
月游子寒侵故國衣極目關山多不斷驚心烽火近

應稀開械若問刀環約爲報春歸人自歸

元日

去歲辭家向　帝闕又逢春色轉平蕪一尊自賞屠酥酒萬里同懸度索符夜半火城看電繞日高紫殿憶嵩呼獨憐底事徒爲客故國辛盤近有無

舟次臨清

扁舟獨熱下清源有夢先教到故園兩度書來兄臥病十年裘敝我消魂況逢旱甚停帆影未得潮平看漲痕兀坐蓬窗寥寂久濁醪何處問江村自出京至清源俱無

佳釀

客久有懷故園

別業蕭然近水旁高梧修竹讀書堂但思耕釣供親膳何事馳驅到　帝鄉荒徑尚餘人似菊倦遊猶喜鬢無霜從今賦就還山句歸臥茅簷看夕陽

過張秋觀黃河舊決處

路入張秋向晚過舟人猶指舊黃河當年曾溢荆隆口今日如傳瓠子歌總鋌未能歸御府金錢先自委狂波冀州禹服稱膏壤我欲滄瀛藝稻禾

積雨初晴繆聖簡攜尊邀同人遊虎丘

天爲遊人即放晴畫船簫鼓逐波輕四圍空翠尊中落一縷荒烟雨後明入寺有山當戶牖傍崖飛瀑逕皆楹重經舊日題詩處石上蒼苔與字平余去冬兩至虎丘有詩紀之

吳門七夕和林萬葉韻

閶闔城外繞吳江吹得江風半入窗瓜熟青門陳綺席酒分白墮照銀釭天邀日暮襄成七客裏交疎影獨雙遙想故園今夜月有人高閣盼歸艭

吳門寓中醉後解嘲

暮雨青燈客思遲散愁無計酒偏宜尚輸玄石千朝醉已過平原十日期車轄可投非俗物唾壺幾缺爲新詞不堪骯髒難消處頻拂吳鈎感鬢絲

訊張又陶病兼東其族姪梅先

送君五月都門道伏盡扁舟到故園定擬著書登水閣又陶與梅先有瀏樓讀書之約忽聞臥病滯山村長鑱且斸松苓去短札頻看鴻雁翻寄語城中小阮在新詩誰與論黃昏

憶長安舊遊三首

去歲長安二月時雪消楊柳發青枝攜錢且醉荆卿市騎馬還過太液池客久漸忘遊子恨詩成獨有故人知如今歸臥滄江晚南北關河總繫思

毘盧高閣出皇州十日騎驢每一遊松老欲隨風雨去鶴閒長爲主僧留顏公舊帖傳爭坐杜甫新詩未遣愁（又陶買得爭坐舊搨而余欲市杜集不果）一自蓴鱸歸興好不堪回首暮雲稠

玉河春煖水融融曾約同人步曉風歌發雙鬟皆塞北書憑一雁自江東天涯杯酒真須醉海內文章豈獨工自信升沉緣物理阮生何事歎途窮

郊行

午餉郊西舊草堂閒穿曲徑度迴塘麥苗雨過初添綠萊甲寒多未吐黃客醉尚邀比舍酒僧歸遙共野人航更逢鄰叟談疇昔相對青山送夕陽

同人集黃過草堂

背郭茅堂竹樹深地偏暑氣散青陰燕穿曉幙知人靜鶴避閒亭有客臨半簟涼風徐入夢一尊斜日尚論心棹迴須憶前村路菱熟荷香取次尋

同禹梅諸君過毛氏書館有述

二月已過三月來強同朋侶踏蒼苔借書初到南村去看竹還從西郭回壁上幾人詩格好鄰家何處酒杯開不如歸坐茅簷下發懸餘緬手自栽

王石南鄭禹梅過訪有作

古城斜照落郊墟獨倚高樓望小車知汝叩門驚野鶴呼童沽酒覓江魚論交今日唯公等作賦何人識子虛醉後好乘新月去柴門不閉竹陰疎

張梅仙病起家園留飲園即施總戎舊業

臥病園居絕屐痕喜君今始款柴門高梧礙日依荒井新竹迎風出短垣此地經過悲往昔故人相見少寒溫縱譚不覺壺觴盡落日林塘宿鳥喧

同鄭禹梅至黃過草堂

幾日思君得見君悶懷如撥嶺頭雲劇知會面無他語更覓何人好論文小巷兒童迎過客荒田烏鵲噪斜曛此行不覺茅堂近蘸燭銜杯到夜分

斜日

斜日閒庭推故人相看一笑夢中身倦游始覺因游悞避俗寧能與俗親共有高堂驚白髮絕憐秋野興青春散愁秪藉牀頭酒喚取兒童灑百巡

即事

近傳計吏出楓宸六月完租事轉新豈有陽城廿下考誰爲鄭俠訴流民江鄉半歲雙逢旱海國中宵尚有燐廿載東南兵燹後黍苗陰雨是何人

贈鄭禹梅

虛走人間四十年放翁此語爲余先如君今日科名

早要看平生道力堅花發江村方爛熳酒逢燕市易流連直須盡掃時人習突兀眞吾在眼前

相期學道已三年一舉寧論後與先入室姚江吾學淺傳燈濂洛爾心堅希顏便可爲伊尹讀孟方知異晉連出處不殊名實別還須細論一樽前

同陳葵獻暨學子陳允吉觀西郊諸墓

秋盡郊原刈草萊尚餘高塚鬱崔嵬古人骨與名俱朽今日君同我一來空有紙錢增鬼窟何曾杯酒到泉臺悲歌又恐傷懷抱急棹衝波去復回

余將有躬耕之意作詩簡萬充宗

微雨孤城打四更起爐竹火熱茶鐺倦遊心似寒灰死得意人如瞎鳥鳴朦朧躬鋤皆事業與書抄讀畢平生此情欲共西村萬負耒春深學耦耕

高閣

終年高閣冷如秋況復秋風拂檻流應節黃花宜冉冉避寒燕子自休休刪除綺語歸平淡謝絕名場事遠遊猶喜身無長物在一肩襆被一扁舟

留別王文三

去年送子猶昨日今歲別君若雪風時如燕雁行相避跡若參商心自同講席半分南北地書程先計路途中(余有書程一冊記逐日課程)定知別後工夫切一紙書來爲發蒙

雪中萬公擇充宗季野同其猶子貞一枉顧時余將北行頗道意梨洲先生

雪壓寒江兩岸明孤舟如畫坐來輕千年幸續山陰興萬里愁爲京國行蕺嶺擔書斯道重(余北行攜有子劉子遺書)龍堆入望夢魂驚(先生歷事聯用柳道傳隱現白龍堆之句)煩君報語黃

夫子絳帳春風倍悵惆

紀夢

對月孤舟憶故鄉夢成剛在老親旁衣添雪後商寒煥路盡江南問短長（夢中事）欸乃漁歌方入枕沈溺客淚忽霑衾計程尚有三千里夜夜思親夢未忘

北行暫留姑蘇追憶舊遊有作

當年觸熱出燕京七夕經過閶闔城曾爲歸舟題夜月何期驅馬聽春鶯寒山依舊鐘如昨笠澤而今水漸平莫道客遊真慣久百回來往亦關情

憶祖

老祖臨流送阿孫蕭蕭白髮郭西門此時轉面添清淚終歲關心在夢魂書寄平安如粟粒杖攜靈壽過江村八旬有五人間少温凊還須細講論

憶母

慚愧漂零客路身寸心何計慰慈親曾經舟楫方知險（時黃河覆舟）宵守田園未算貧六十八年宜健飯四千里外欲歸人相期已在春風際再拜庭前話苦辛

哭叔父岳長公

驚心書自故鄉來叔父曾聞厭酒杯五十始衰須藥餌一春將盡忽泉臺高堂白髮愁難盡遊子青天哭幾回南北遂成生死別黯然懷抱向誰開

京師遇武進士烏叉韓以春草先生集見貽

春草文章自亞公江濤明月譽無窮三年曾憶黃師語一日欣逢燕市中鄉里後生忘姓氏羈棲孤客嘆宗工吾家尚有存筒木欲爲先生較異同（余家抄本與刻本有異）

瀛海即事和韻

斜日疎櫺紙半紅又看庭樹晚搖風手拋倦筆留殘墨人倚孤燈數斷鐘過眼文章聊復爾論心朋侶得相逢廣川亦是河間地獨有天人策最工

午日書懷和劉士雅韻

歸期一紙話難憑（余向約午節後還家）異地蒲觴醉不勝別緒恨長絲縷短倦游懷冷積冰層衙齋拘束樊中鳥土炕踟蹰定後僧挾刺禰衡羞作客拂衣東海看雲升

寄鄭禹梅二首

素衣兩載涴京塵愁折垂楊送遠人別去總難要歲

月書來不獨惜沉淪㷊添土鋤看行卷雪壓僧廬怯
臥茵旅食辛勤緣底事成名聊且慰雙親
年來行脚分南北轉憶郊西舊草堂落日清江過小
艇殘燈高閣共匡牀未甘身與侏儒飽坐使人驚故
態狂此意明明猶在眼何時重話一更長

贈陳翁七十

千章夏木俯衡門野寺橋連水北村白髮龐眉古居
士青衫玉質好兒孫靜宜醉飲當深醉閒有枯棋可
共捫此日懸弧高會罷青山岸幘倚乾坤

和鄭禹梅雨中見懷韻

趺坐茅堂絕見聞竹聲松影任紛紛靜觀已覺原無
我遠別難忘獨有君肯寄詩篇因夜雨尚斬筆墨是
烟雲寒村鸛浦歸來早觸熱乘舟未得勤

同張心友過孫氏書齋看宋元墨蹟

學書曾說墨池渾未必書評定此論骨力我看蘇學
士風流人愛趙王孫崢嶸嶺海留詩筆零落天涯斷
墨痕（文敏公子仲穆好畫蘭張伯雨題曰一自國香零落後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遂絕筆不作）
好似詩篇人不少淵明一字亦須存

坐雨

春半都無十日晴夜聰淅瀝竹燈明鄰僧鐘罷門初
掩野戍烽寒柝屢驚筆墨總為兒女計行藏難慰老
親情封章且向天公問黃犢閒眠雨未耕

送鄭禹梅赴江南讀卷

年來南北幾飄零僮僕踐關亦慣聽正值烽烟遮客
路能無書劍滯郊垧誤人舉業從頭白絕世奇才待
眼青歲晚梅開吾望汝化安山下共傳經
耕田無力似游民岸却儒冠誤此身不為雙親方作

客如何七尺尚依人手開文塚埋時艷力挽銀河洗
瘴塵落落此懷又誰語與君只合斂跡輪

重過西村讀書樓

客途殘夢憶斯樓再過淒然百感投鳥自告人春欲
去山應見我暮生愁好書不復銷燈焰快論誰當覆
酒甌領取臨風數竿竹拂苔掃石似相留

感舊

陣雲如墨潑遙天雨腳斜飛曲檻前只恐山桃落千
片難禁堤柳困三眠提壺步屧知何日側帽偏鞭記

昔年破驛燎衣還自笑壁間詩句故悽然

與友人論詩

自古論詩無別傳須知意象在言先眼中不拾千家錦筆底從教萬斛泉王李眞成優孟假鍾譚亦是野狐禪肥纖濃淡俱邊見會得琴聲不隔絃

泛東湖

波添秋雨二十里村隱夕陽幾百家當事城居忘水利野人鮫菜作生涯盲除積葑爲高岸更插天桃映晚霞便與六橋相伯仲西湖雖好未須誇

將卜居綠野犇爲避兵之計

山牕四客一燈青世事于今歎未經太末兵戈連越嶠甌江烽火接東溟登樓大抵同王粲避地誰能似管寧商略負薪爲隱計厯鏃入谷聽丁丁

宿大慈寺

荒祠古冢澀高壟亂竹禪房向晚行斷續風吹鐘愈好淡濃雲過月還明里儒信口爲詩句野衲迎人亦世情惟有空山知我意故飛小雨助溪聲

史丞相墓

千秋公論遺編久數畝荒墳宰木存寃憤終難消濟邸禍機叵測爲新恩頭顱夜泣冬青樹（謂理宗）魂魄朝歸綠野村（綠野犇爲丞相別業郡志有載死後還家事）應念平生南叔在肯因宗衮一登門（從弟彌鞏字南叔眞西山稱其終身不登宗衮之門）

午後舟出水南門晚宿光溪大音菴

斜日輕舟出郭門晚同歸鳥入山村千林坐失春前色一水重添雨後痕壞壁有詩多漶滅老僧無語及寒溫我來蹤跡如行腳藉薦松牀倚石根

清音樓

清音樓上坐黃昏新月如鉤展一痕淡淡青山相對晤悠悠塵世復何論平生心膽思塡海近日行藏欲灌園楠樹千頭桑八百不須抵死要名存

光溪天王寺

看山忽到天王寺老桂迎秋殿閣凉日落游僧趁粥鼓門開饑虎入經堂試嘗茗事甌全綠小摘林間橘半黃寺外一溪聲似筑臥聽我欲下禪牀

小院

小院軒牕半面開爐香一縷意悠哉新詩嬾爲凡花

詠野性愁妨俗客來漠漠曉風飛燕子斑斑細雨濕莓苔明年此日人何處痛飲須教醮百杯

自作試卷口占

洗脂罷粉已多時偶爾逢場一戲之笙瑟難憑當日好蕭蘭終有寸心知慚如老妓歌桃葉笑比田丁唱竹枝若使天弢吾自解江風山月要徵奇

越嶲

巷古泥深絕往還羈棲無客共開顏三春彈指今端午半月牽情爲吼山逢世文章多軟熟困人風雨亦清閑故園淨洗新桐葉竹簟疎陰坐掩關

壽吳丹霞七十

先生鶴髮人中仙謫落黃塵七十年杖掛酒錢時一飲壁粘詩句可成編註來草木陶弘景煉就丹砂葛稚川已遣兒曹經世事短筇五岳探蒼烟

沙磡道中川正韻

馬毛蝟磔蒙寒雪竹轎雞棲畏朔風小食郵亭聊一宿久拋書卷空去聲三冬折腰道左慚官長曝背籬邊羨老農念我年來頗解事行藏猶未信天公尖漢書注小食也是日滕縣迎詔使

都門與陳祖瑞話舊

疲驢同策十年前京洛緇塵歎復然一卷文章矜獨得半膿燈火借僧眠頭顱秋草難辭老裘馬春風總任天共憶鄉關戎馬逈且圖身計泛歸船

同鄭禹梅應完占向人千張亢友應麟昭南還舟發潞河有作

一月長安馬撲塵匆匆襆被潞河濱冬烘怕有商山老丙辰主司語同考云莫取商山四皓春色還歸故國人小驛孤城知已別張心友陳介眉送予獨遠輕帆短棹僕僮親高談賸得諸公在縱飲千巡岸角巾

東昌舟中追和莊定山先生韻

半艇雙扉似客居曲渠引櫂故徐徐柳棉入水春將盡麥穗沿堤歲有餘轉漕宜思賈讓策憂時欲讀晉連書文章小技今無用歸臥江村且釣魚

一月輕舠稱穩居眼中歷歷望青徐帆飛綠樹千村外家隔青山一髮餘靜聽疎簾誰落子倦思高枕我堆書鄰舟好友能相約南酒新烹活水魚

京塵澒洞少寧居帆引輕風始覺徐不斷水聲疑雨
過轉添野色是春餘倦游自悔思求友多病猶將學
著書最是關心千里外白頭老母望雙魚
壽陳象新七十
故家喬木桄郊坰門對秋山萬叠青先世名登廉吏
傳百年身是老人星春牕細譜評花格水閣閒箋相
鶴經知是天公付清福不須真訣問黃庭
君隔先生一水間時來呼艇叩柴關趨庭有子雙相
待投轄留賓一不還少憶前朝風物古老知今日歲

華間我詩難比南山句試遣僮歌未必刪
海寧紀興詩爲許西山夫子作
澤國孤城俯大荒颶風忽欲變滄桑千層浪影粘天
濶萬里雷聲撼雪長坐覺精誠回海若不須民力創
隄防行人伍相祠前過沙白山青自渺茫
海昌客舍步黃主一見示原韻二首
出處年來已信天但妨饑火俗塵牽安貧羨子承家
學涉世如吾愧別傳避熱竈應宜更減慣寒袍亦不
須憐從今老屋江鄉裏苦雪饕風閉戶眠

旅館殘燈發浩歌雲天雁叫百班過年光似水無還
理鬢髮如霜奈老何舉世但知尊卜式一龕聊欲借
維摩輪蹄且莫論千古斂手推杯已較多
再叠前韻一首
僻巷居停別有天勝于岸上小舟牽久無車轍容吾
懶尚有詩篇待僕傳壯不如人今復爾貧原非病亦
何憐一條爉燭平生事啼徹窗雞未肯眠
查德尹寓樓招飲和韻
向晚僧廬早閉門一燈促膝酒盈尊坐無俗客成良

晤案有新詩得細論風急塔鈴常不斷雪驕爐火乍
難溫此時共起懷人意惜別匆匆感夢魂時同寓者多歸
送仇滄柱先歸四明
客邸相逢每說歸我留君去兩睽違孤城雪岸舟初
泊古寺燈牕佛共依作賦逐貧真計左大言匡世又
人微故山尚有茆堂在橡栗資生與世稀
同陳大年過其從兄叔嗣自得軒夜坐和韻
三間老屋啓書龕坐對殘燈得細談腰似沈侯常看
帶鬢如潘令不勝簪枯桐隔世誰相賞叔嗣出觀周益公琴著

李逢時亦自甘（時初食李）潦倒平生付杯酒且拚一枕壓
壑酣

圓通菴和韻

羇人日永臥空齋起向郊原一放懷春盡野花如霰
落雨多蠟屐半泥埋路從竹院過松院身在山厓復
水厓便擬結茅來住此長依佛火息塵骸

重過靈隱集玉山房和壁間黃冢宰韻

翠竹珠林晚尚開廿年曾此破蒼苔乍詢僧臘鶯存
沒未信禪心有去來得食饑鹿隨葉落避人野鳥逐
溪回慚余擾擾風塵客一宿松牕念已灰

送查春谷任定海學博

廿年風雨共雞壇醉倚華簪欲別難自昔漢庭推博
士至今　聖世重儒官雲開龍嶼橫青嶂湖落蛟門
捍紫瀾我亦乘秋思北發看花遲爾到長安

贈何西園補任慈谿令

黍雨棠陰夾道穠舊從畿輔識花封（舊令行唐）方期閶闔
徵黃霸又見鄉邦侯魯恭海澨連雲屯七校江田沐
雨念三農知君保障無他事齋閣論文許過從

送詹學憲之江西

金門柳色動春寒欲綰征輪別自難校士西江新建
節論文南國舊登壇（壬子江南主考）山迴鹿洞千峯矗水到
鷺湖萬頃寬李渤書堂今尚在好因攬勝一停鞍

已未出都志感

風簷明滅燭花殘土銼松烟硯半乾未必冬烘迷五
色那堪嬰鑠據雕鞍破琴行卷知誰賞墮甑儒冠不
復看珍重故人相慰藉別情遙夜遠長安

羊裘絮帽逦風行高致輸他魯兩生抱瑟依然修故
業棄繻今又問歸程母容偕隱無難事婦肯安貧不
爲名秖有奚童相耳語蹇驢辛苦出都城

大涿州城二首

又向春風別帝京征車轣轆涿州城十年楊柳今如
此（辛亥余以請卷宿此計十年矣）一卷文章老未成擬覓殘羹歸竹
浦（竹浦黃先生所居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誰思掌露出金莖依人襪
被江東去莫謂登樓感慨生

車驅涿鹿古城偏半壁青山落日圓鶯爲挾春啼縻
死燕思銜土掠荒田閉門種菜英雄老此日樓桑父

老傳與先主事懷古莫將興廢論晚風颯颯起寒烟

句容送友人東歸

羈懷悄別又匆匆千里鄉關此意同少竹難禁燈燼落臨岐莫放酒杯空預愁歸棹逢寒雨故欲留人是晚風堃眼春來堤柳畔只知送客過江東

隔歲氷霜喜乍逢溪山何處不歡悰共攜禿筆拈殘墨毎對孤燈話晚鐘驛路微風飛燕子春江夜雨舞魚龍此生吳會頻來往不厭莘堂數過從

再疊前韻

惻惻春寒歸思匆將行還喜一舟同圍爐醉酒人猶在孤館論文跡已空淑氣漸蒸寒食雨故人終勝石尤風長年三老頻回首旗脚鈴搖乍轉東

相攜何似不相逢未別先尋別後悰去住真如一彈指夢魂猶隔五更鐘人情自古驚談虎天下誰非好畫龍歸去應須各努力他時載酒莫辭從

賦得小疾深居不喚醫用放翁句

小疾深居不喚醫越羅新製裌衣宜花從霧眼看逾好茶潑濤聲味更奇有客且教歌七發拋書總莫闕三癡閒中清興無人會藥鼎風爐火自吹

冬至夜雪和韻 時在宛陵督學行署

縹室灰飛一片輕微陽散作雪花明遺臺老桂懸枝重署中有桂樹甚古着雪可愛畫壁疎燈照影清凍合山城驚歲晚夢回剡棹欲宵征余家去剡百里衙齋絕似袁安宅臥聽穿牕淅瀝聲

再疊前韻

玉龍酣舞六花輕萬里同雲夜轉明集霰樹從梁苑白旋風曲自郢歌清王子孟穀楚人靈臺昨日書長至絕徼

何時罷遠征欲繼東山賡雨雪媿無綵筆獻新聲

三疊前韻

飄零如雪一身輕鴻跡依稀也自明灑地玉花空爛熳伴人燈火故淒清曈曈曉日消寒溜冉冉孤雲欲上征院靜焚香讀義易蟄龍子夜轉雷聲

四疊前韻

入夜回風上下輕凌晨萬瓦積空明占來雲物人皆喜望去山川眼更清濁酒三杯澆落拓新詩七字困輸征窮途忽作豪華事竹火松濤煑玉聲

五叠前韻

迎雪衙寒布被輕去年騎馬過春明曾看北闕雙龍驍逝對西山萬壑清身落江湖逢短日書憑鴻雁怯長征高堂爲我添衣線應念重棉夜剪聲

賦得百年喜見雨中秋時客遊鹽官

百年喜見雨中秋不盡秋香老桂幽天有餘分成晚節人逢涼月浣離愁深杯重把他鄉酒長笛頻吹何處樓便欲乘槎忽歸去故園原在海東頭

是夕陳叔嗣門兒招飲樹滋堂再賦

百年喜見雨中秋曲宴華堂綠蟻浮月欲盡情今夕照桂應連發萬花稠歌來聽慣霓裳曲（是夕演劇）槎度看多碧海流（鹽州近海）高會延緣忘作客荻花鳧渚滯歸舟

邳州除夕

行滕千里不辭難羅刹江頭雪正寒（余來時錢塘大雪）客路飽經宜閉戶病懷如此尚征鞍叢殘書卷人俱老零亂鄉心歲又闌底事嶧陽齋閣裏一燈圍火話辛盤

辛酉元日同萬公擇遊邳州羊山寺

兩年薊北與江東今日徐邳又眼中斷續青山如去馬飄零故國有歸鴻留侯祠宇沉河伯尼父僧寮作寓公（河決邳城移宣聖神牌于羊山佛寺）我亦殘堤寄眠食與君一笑問春風

登邳州廢城（康熙七年河決花山壩淹爲巨浸）

落日幾升雉堞邊傾扶高處更淒然珠簾繡柱皆爲沼斷浦沉沙半是田鐘墮土埋蒙古字（城上鐵鐘是元時故物）碑殘雨洗孝陵年（州署戒石乃明洪武四年立）古人躍馬經營處只有雙鳧挾子眠

金陵懷古

秣陵山色苑中收燕尾湖波不復流（金陵官門築一燕尾湖而成）自陪京營北極尚留清禁壓南州（離騷愛南州之炎性謂泛言南方也）毅宗自失開藩計（李忠文欲請太子開藩金陵）福邸終成禍國謀（謂馬士英劉孔昭不知擇賢立福藩也）誰向鍾山澆麥飯白頭老監哭春秋

下邳返棹有懷勿齋門兄

論交四海孰爲眞爾我相期共一身傾蓋班荆成故事折腰齲齒看時人僧應別語音如昨吳苑緘書墨正新又向徐邳撥歸棹何時重與話風塵

贈周奕世

自昔雞壇意氣傾今看磨盾賦西征山川眼底千秋史羽檄胸中十萬兵眞覺雕蟲爲小技定知拊髀屬書生角弓風勁乘秋發肘後陰符夙已成

送張子千

豹韜嘗日奏神京賜出宮袍組練明推轂江淮宵鼓靜移營荊楚夕烽淸戈船直溯灘聲轉筆陣還看露布成別後思君近巫峽一杯誰與共論兵

尚說西南戰壘增蜀江門戶是夔陵廟謨推轂知無敵將畧摧鋒美獨能峽束黃牛宜晚渡關臨白虎試先登　聖朝他日思頗牧優詔看從幕府徵

韶光漸拂柳條黃獵獵牙旗戍遠方彩鷁晝飛雲夢澤鐵衣春染芷蘭香山來峽口千峯盡水下黃陵萬里長控制知君饒勝畧坐聽談笑靖巖疆

都門留別王有容

客裏相逢意轉親罏香茗椀過從頻天涯不用彈長鋏身世寧知剩角巾隴樹秦雲流寓客丹山赤水欲歸人明年預擬排雞黍爲待君來共結鄰

壬戌感懷

書奏承明不見收十年猶戀黑貂裘尚慚賈誼流雙涕（策對中欲危言而不果）巳共張衡賦四愁寒食飛花思故國曲江新柳別皇州蚤知繻棄仍須合底事柴車出遠遊

高堂白髮一笻扶北望長安眼欲枯綵服晝歸空想像紡燈夜讀負劬劬且寒苜蓿嘗甘肯（時將隨例考敎）旋製斑斕學舞趨從此　親闈長得侍絕勝饑飽較侏儒

玉峰當代號龍門國士眞慚未報恩屈指時流誰上下賞心行卷客評論疲驢難策千盤險老鶴猶期萬里騫更有吳門雙眼在（謂顧麟樸先生）鎖闈摸索到黃昏

朔風絮帽赴春官一第其如蜀道難小草出山誠忝玥好花逢雨亦摧殘金莖玉露無消息白石淸溪有考槃珍重故人來慰藉（許時菴余靖瀾諸君）敢言貢禹欲彈冠

秋至

井欄一葉下庭柯忽漫驚心歲月過暮景先從天外至秋風偏向客中多閒堦促織鳴涼露絕塞征鴻落遠坡我亦倦游歸未得故山松菊近何如

寄厂仲眘

昔時曾醉西湖月枕簟常懷舊草堂詩補南陔仲眘堂名
雙老在樽如北海百憂忘往來雖有山長緣爾我相
看鬓欲蒼寄語兩峰三竺道今年芝草幾莖長

雙雲堂詩稿卷六

甬上筆山范光陽著　年家子鄭性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男廷謗廷彥較

七言律詩

倚樓聽學子讀書

臥疾湘簾不上鈎貪看山色又凭樓白雲堆裏藏高
屋綠樹梢頭出小舟有客來過固自喜無人晏坐又
何求老夫已被雕蟲誤聒耳書聲未肯休

晚行

葛衫浴罷出門行高樹猶留落照明蹄犢村童隨草
便得魚溪鳥沒波輕芙蕖雨過紅偏膩䆉稏風微綠
自平正好廻塘試脚力隔城又送晚鐘聲

樓居書懷

秋來何事不關愁愁極難禁獨上樓病葉漸稀山色
見濕雲初散雨聲收人如倦鷸朝慵出吟比寒蛩夜
未休待得香銷燈燼後又敧孤枕聽漁謳

立夏

東風戀別曉鐘時不覺春光苒苒移庭樹陰濃花落

盡畫堂簾靜燕歸遲含桃村圃紅沾籠菽飯山廚滑
滿匙更憶昔年逢此日亂鶯驛路共題詩

出句容城

衍興泥濘出山城樹樹聽啼滑滑聲官柳未青猶禁
冷溪梅欲白尚須晴頻年旅食愁無賴二頃荒田計
可耕爲憶故鄉風物好畫船簫鼓過淸明

曉發溧水縣

人去孤城破曉烟東阡南陌各依然雨多翻喜溪膚
壯日出爭看樹杪懸衮衮便當隨世俗悠悠何必問
蒼天客途只易衰雙鬢輕擲春光又一年

自高淳至宣城晚有月色

漸覺雲山次第深一溪夾岍盡疎林麥苗雨後初添
色春鳥寒多不放音津吏但知迎過客窮途只合賦
閒吟多情忽有逝天月松徑泥融得細尋是夕無火藉月色而
行

宛溪道中書所見

放眼晴光照客衣欺輿風慢疾于飛天公爲我聊相
助山鳥呼人胡不歸深谷采蘭香滿徑野塘挑菜水

平磯此行非爲躭幽興悔別雙橋繞翠微

旌德道中

夾岍蒼崕百里重溪聲何處不淙淙梯田待雨秋方
熟水碓無人夜亦舂紙戶藤多工易就茶山土厚味
嫌濃齊雲黃海尤奇絕更挺靑鞋策短笻

海寧陳康侯初得衆雄之信率筆賦賀時康熙
丙寅袯日

鈐閣方傳袯事杯開椷歡動忽如雷石麟天上初啣
送珠樹人間向晚栽排日已過湯餅會歸期莫待晬
盤開從今海畔高陽里閙簇荀龍次第來

客邸

如此春光客邸中一身猶自守雕蟲偶淌殘墨霜毫
禿旋撥寒灰宿火紅江燕來歸初帶雨瓶花欲墮不
因風悠然此際無餘事茶淪閩溪喚小童

發旌德縣

兩月南樓望眼明又携襆被一身輕喃喃乳燕留人
任喔喔群雞喚我行驚斷夢回鄉國遠喜開天送客
途晴此來百事難如意只有靑山到處迎

青陽道中

十年草草客天涯此日情懷似轉佳霧歛好山皆半露風多遠樹忽全斜野童逐隊尋朝菌溪鳥無人啄落花便擬桃源應不異隔籬雞犬亦仙家

午睡

渴睡將書閣枕邊不知紈扇墮床前眼昏漸覺花難辨臂痛渾如梛欲穿啼徹午雞歸夢杳飛回雨燕客心懸家書半載何由到稚女癡兒倍黯然

寄誇兒濟南時余在淮安

淮南山左兩相望半載家書未得將春水雙魚元浩渺秋風旅雁自翱翔衰年無計惟思子中夜關心欲斷腸最是崇明僧寺裏片時分手意徬徨去歲余携兒至句容于崇明寺別去

昔年風雪青齊道老馬凌兢不耐寒賴有吾兒供咲語得逢地主具盤餐驚心上苑繁花落別恨秦雲隴樹攢又向歷山城下住何時燈火話團圞壬戌公車携兒訪故人長山令徐庭玉及下第後兒往隴右今又在濟南不勝離別之感

遊敬亭山是日郡邑長吏候學院遊山故余詩有末句

堆几文章初輟筆輕輿出郭便看山自慚遠客留難久始信孤雲去亦閒萬壑松聲吹昨夢一泓溪水洗塵顏風流內史今何在肯爲迎人翠巘間

微雨即事和韵

微雨巖城鼓角鳴嵩然捌陣似微兵花籌決勝人爭飲茗椀除酲手自烹老去敢矜麴部貴年來已喜秫田耕秖憑禮法容疎放自笑書生醉膽橫

發宣城一路風景甚佳

昭亭西去宛溪東一路山川似畫中霧欲歛時微露日水初波處正當風野橋人過多牽馬古寺僧歸自叩鐘我亦渾忘身是客軟輿領取莫匆匆

邸况

乍晴還雨是梅天客邸瀟瀟絕可憐衣潤香篝常貯火酒醒茶竈自添泉篋中家信時開看夢裏鄉關慣不前忽聽兒童談故土黃魚紫蛤不論錢

巢湖守風暫憩回龍菴

水驛南風送客舟巢湖誰識阻中流勞人少憩僧寮靜暑氣全銷竹影幽去住秖應問三老浮沉爭得做

夢鷗雞豚賽皷荒祠裹巫覡何能遣石尤

江行又阻北風

江介今番又北風如山濁浪扼艨艟天公意與行人左客子心先逝水東倦倚危檣邀落月愁看弱纜繫垂虹去來且莫生欣怨身世悠然任轉蓬

余以病自京口復返吳門宿鄭寒村寓樓數日漫成二首

雨中一宿桃花塢不謂京江復返舟老向春明增客夢病依僧寺慰離愁名山遊跡談何易光範陳書事可休此夕與君商出處青熒藜火照床頭（寒村床上忽發火光甚異）

兩人蹤跡頗相侔轣轆公車已白頭二十四年如電影（余于甲辰歲與寒村定交今廿四年矣）一千里外共僧樓殘碑有字驚前代廢塢無花感昔遊（寺有斷碑為寇萊公記此地桃花塢唐伯虎故居）明日別君仍北發浮生聚散一沙鷗

高郵舟次

三年五度泰郵路依舊人家蘆荻邊四面貼天都是水一船坐我儼如仙無官那得折腰米有酒還思縮項緺預遣兒童作晚飯朔風打浪放高眠

送宗弟敬嗣之棠城任

憶昔携書坐北樓傳經問字日優游觀光上國輕千里歷險中流共一舟（庚戌同入京舟覆黃河）老驥我猶銜朔雪飛鳧君已到南州他年魏闕徵循吏始信家聲莫與儔

送柯翰周年兄下第南歸

五度南宮不惜勤寒風蕭舍共論文（今歲南宮與翰周聯舍）韓看樺燭花初落曉厭更樓皷急聞特達珪璋君自愛鍛揚糠粃我徒云傷心分手都門地極目南鴻入暮雲

鬢老花殘又一春秋來匹馬別京塵奚囊尚貯凌雲賦襏襫真歸故國人失路士多思卜式逢時客自滿平津遲君三載長安道會看驊騮剪拂新

陳中菴先生崇祀鄉賢

先朝恭定是名儒受業曾聞謹步趨（公受業于馮少墟先生之門）抱樹休徵因後母（王祥字休徵）散租叔則為諸孤（裴楷字叔則）經笥已勒千秋久綸誥今看五色敷我亦通家稱

世好（長君與家兄甲辰同榜）詩成社祭當爽飲

孫孺英先生九十壽

珥貂榮戟世家傳餘不溪深種大年書有伏生藏壁
簡（伏生授書時年九十餘矣）詩傳衛武賦賓筵（武公九十賦賓筵抑戒諸詩）一
門閣玉犨英聚當代夔龍從子賢人瑞由來關氣運
珍從就問禮宜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以珍從）

雨後望禁中新柳（館課）

紫禁城西內苑邊萬條初柳雨餘天翠連太液池頭
草香引含元殿裏烟尚勒輕寒飛絮晚故留斜照舞

枝妍託根總藉鴻鈞力不用江潭悵昔年

田公世福者山西陽城人以明經爲楚宜城訓
導崇禎壬午寨冦陷宜城不屈而死其子七
善今爲吏部郎爲表其父死節事因作此詩

漢家博士下鄂城正值西寨冦盜横大義千秋懸日
月微官一死媿公卿當年誰賦招魂句異代空傳報
國名惟有陳情憐令子特書青史紀忠貞

送王廉一世兄之滇南

春郊遲日柳垂絲玉節南馳正此時萬里蒼山寧避

遠十年黄閣本無私金沙江上莽爲界鐵柱城邊漢
有碑佇看句宣應奏最檝書先慰鳳皇池

宋射陵雙壽詩

中原耆舊半凋零隱濆歸然尚典刑三徑清風人似
菊兩臺明月客爲星室中鴻案貞嘉耦堦下萊衣盡
寧馨欲獻一尊南望久射陂湖水接天青

寄壽李翁

壽溪溪畔草堂寬有客披裘戴鶡冠小艇釣來烟柳
綠矮窗吟就燭花殘名因自署羲皇上世亦同淵靖

節看驛日更知金骨換行來屏上響珊珊

送朱鹿原出守

朱旛讌軾擁行旌奕奕争看出上京剖竹彤庭新拜
詔含香粉署久知名鳳池兩世家聲遠鳥道千山宦
跡清　聖主由來重民牧鋒車早晚下承明

呈玉峰徐夫子

昌期五百際明良棣萼芝蘭世澤長一代共誇門第
盛九州争識姓名香歐陽筆力追班馬伊洛薪傳異
陸王　聖世儒宗推博雅試看　宸翰煥奎光

華蓋星辰逼禁林趨陪無暇解朝簪高文巨冊供摛
澡前席横經費討尋造席每陳天下計白頭今見老
臣心蒼生但識　皇恩渥黙有維持雨露深
中朝亞相歷諸司旋晉秋官掌獄詞曉日青蒲多駁
奏深宵丹筆轉遲疑高名自古遭謠詠直道何能共
詭隨獨有孤忠蒙　帝鑒溫公書局許相携
玉峰當代號龍門吐握真看意氣存水必歸墟無別
派山當拱岱獨稱尊六經蘊藉詞鋒峻一藝方星咲
語溫衣鉢獨慚傳兩地（中允夫子主乙卯鄉闈今大夫子爲戊辰總裁）可能

涓滴答深恩

壽陳年伯

名閥相傳共太丘久聞江介擅風流六朝舊事身披
索四部遺書手較讐鳳闕擕輪將汗漫鹿門筇杖且
優游定知綵服趨庭日携得金莖掌露浮

壽友仲兄

司馬園亭瑞靄來崇蘭轉蕙壽筵開書藏脉望神仙
字（天一閣藏書甲天下）酒進麻姑瀲灩杯門下傳經皆國士（禾岸
門士多取大魁）階前撰杖有奇才況逢花縣　馳封日五色

天章爛熳裁

贈少司寇建安鄭公以處士殉節敬賦

絕學新安到建安餘風尚足砥頹瀾公輕一死猶如
易義在千秋始覺難青史共傳真處士丹心不必爲
高官貽家忠孝今賢嗣雙闕烏頭仔細看

壽封太史沈仲臨年伯

鴛湖車馬忽駢闐簇入華堂啓壽筵共憶尋親趨粵
嶺只今投老在江天傳家忠孝推前烈起代文章有
後賢誰作禾中耆舊傳如公端合冠青編

中朝啓沃重詞臣令子臚傳第一人顏訓已知家學
久聿經今對　御筵陳金莖賜出三危露　紫誥須
來五色綸況復堦前紛玉樹應門行酒襯花茵

康熙辛未二月以滿書散館得部曹自述

臨軒推擇入西清特詔同文課有程莊舄越吟元自
便郢書燕說更難明生平性癖耽柔翰老去才疎媿
管城袞袞玉堂留館客別傳戈法在諸聲（凡學滿書必先通滿）
話
三年索米故應還自信升沉屬等閒敢謂才人出郎

署木無仙骨在蓬山搟腸文字今何用义手詩篇盡
可删從此戴星親案牘草堂猿鶴咲人頑
莫謂前人意氣豪一官落拓亦蕭騷步兵任達謀杯
酒白傳因貧乞戸曹隨分銓司流內外敢辭王事我
賢勞黃塵馬首長安道只有山林得自高
欲望鄉關賦遂初士龍老屋枕郊墟舟居牽處都無
水家具移來少似車（孟東野移居詩家具少于車） 祿不逮親長已
矣貧原非病復何如秖虞一報 君恩後南畝携經
且自鋤

張年伯母蔣太君七十時令子昆詒方成進士
旋里
昔年屢過鹽官道曾向華堂拜禮宗梁案自供三爵
又潘輿徐度百花穠南宮近得泥金報北闕行須
紫誥封此日斑衣成綵服駢羅絲竹自春容
呈宛平王夫子
昌期五百際昇平元老功高燮理成獨藉鹽梅和鼎
實盡收桃李入冰衙程材首與南宮選給札叨分東
觀榮一自部曹親案牘含香猶媿舊知名

魚須笏在家傳久兎目枚高世澤存累葉三公今見
數 先皇一德昔沾恩坐叅密勿階 當宸時奉褒
嘉賜上尊幾下黃扉遊綠野別開東閣咲言溫
高郵吳年伯壽
十年三度過秦郵通德門前繫客舟為說散金收楚
奏（登樓賦鍾儀幽而楚奏先生與長公萬子于兵後贖被俘難民） 如開銜石抵陽侯
（高郵水災先生極力拯救借川精衛填海事） 梁鴻有婦稱齊德緒淑諸郎
盡勝流此日玉堂遙介壽賜來仙掌露華浮
輓房師少司馬西山許公

韓陵洹水鍾名賢學有淵源是達天封事西臺留白
簡談經內殿撤金蓮人生百歲皆須盡論定千秋自
可傳最是傷心門下士較讐何日布遺編
辛未十月十二日 啟奏後得小疾漫賦
憶在西清靜往還自來粉署併朝 天四更街鼓初
櫛沐十里霜鞍敢晏眠感世亦知從仕樂病懷只合
在家便鑑湖賀監歸曾乞先語兒曹作釣船
劉筠屋民部六十壽
雞舌含香粉署清侵晨奏對向承明飛觴自壯軍儲

色治萊兼閒內史名獻歲椒花初作頌盛時燈火夜
例觥一星南極闕天象掌露新頒下玉京

送黃硯芝太史歸省

薊門柳色艷清渠才子乘春出帝居製就斑衣宮錦
樣携來花誥紫泥書驚因送客啼今雨燕喜迎人返
舊廬只爲西清催視草還　朝驅馬莫躊躇

輓閎菴趙侍御

當年慷慨捍孤城坐覺烽銷寇盜平花縣風清人笑
語柘臺霜凛氣峥嵘誰知歲值龍蛇讖無復行驄聽

馬嘶寂莫西湖一坏土豐碑長爲勒新銘

送豫章某方伯

紫薇行省出中州百萬蒼生賴撫柔條教遠頒新洛
邑恩波長繞舊河流諸生講席猶如宋父老謳歌亦
似周自有鋒車徵召亟廟堂將拜富民侯

贈董會臣

遥遥華胄溯江都文采風流近所無客至行觴常夜
半詩成刻燭在須臾閒窗自種三珠樹行笈將披五
岳圖有子金門能作賦坐看掌露下天厨

輓座主大司寇健菴徐公

先生歸田太湖濱社稷蒼生繫此身方仗雲霄扶日
月忽騎箕尾上星辰　九重咨傾勲册舊四海交游
涕淚新不是師門私嘆息　國家失一老成人

在廷四岳正疇咨其奈皇天不憖遺名世文章光儤
在當年　御藻日星垂（先生歸時　御書光焰萬丈四字）可堪後命
持衡日正是臨終拜表時貞及幽泉應有待鄭公重
爲勒豐碑

昔年追送出都門野店蒼茫白日昏涙灑郊原慚國

士（庚午春送別先生于長新店）書携史局荷　君恩身歸愈覺高
風遠事久方知公論存乍喜秋來陪杖履如何皋復
巳招魂

知巳深恩逾骨肉賢人妖讖值龍蛇丁寧手澤餘箋
素髣髴音徽在帳紗慟哭西州思謝傅傳經白髮老
侯芭一官京邸真匏繫腸斷天南日影斜

感懷四首

少日飛騰志一官如今七載在長安人言仕宦身方
貴我覺公家事更難謀國何能惟晝諾資生無計龍

追歡軟紅塵土東華路只有西山拄笏看
晨起肩輿入職方何曾請省熱爐香文書堆几供雙
眼胥史紛揩列兩行已辦此身爲俗吏那知出郭有
春光豐臺芍藥開都遍妒殺遊人簇隊忙
我本蕭疏丘壑姿道山推出縉雲司愛閒每被官程
追守拙何妨除目遲朝罷閉門辭熱客囊空無俸寄
癡兒散愁尚賴杯中物淨與春衣醉亦宜家書每言窮
悠然清夢到家園紫蟹黃魚曉市喧　老母十年違
色養乙丑先慈下世今正十年矣孤兒千里斷羈魂潸與此際添

離恨毛檄他年灑淚痕余明年例得乞郡始憶不如家食好
高堂晨夕省寒溫

晚錢年兄

昔年蕊榜共題名握手相期意氣傾文字自矜金薤
貴風儀如在玉山行藝前草宿人俱遠天上樓高賦
已成獨有撫琴悲悼處春令詩句最關情

乙亥正月十七日開印遣寓口占

臘雪春泥一月幾印牀封了恰重開正如村塾攜書
散又報先生上館來世法拘人無可奈官程刻日不
須催八年辛苦沾微祿隨分虀鹽亦快哉
老向春官識姓名玉堂三載析鈴清民曹曾共虀鹽
鐵樞部重來典戢更有事俱關今　國計捫心難問
古人情不如歸去眞成策何待林間送鳥聲不如歸去禽言
也
昔日論文意氣新名園轟飲臥花茵雲在樓黃過草堂皆論文飲酒
之地誰知蹤跡隨風絮不信光陰下阪輪里社交游能
有幾里中舊友止三四人而已京華朋舊尚相親姜西溟左我菴鄭寒村萬季野
徐乘齋皆余同學一麾裘被知非遠又向并州憶故人余與寒村

不久即赴外任
公庭吏散寂無喧似水臣心晝掩門引睡只須書一
卷掃愁還要酒盈盃整冠偶爾趨迎客坐膝欣然且
弄孫去歲閏五月京邸得一孫但使此身能自在不論朝市與山
村

吸江樓晚眺

朱轓轣轆到孤城官閣凌虛晚照明未必簿書皆俗
吏且因山水得閒情龔黃美績吾何敢楊李遺風近
已更延津爲楊龜山李延平所產地今其俗最悍多盜太息斯民多失業欲

瀑布穀勸春耕

延津道中書懷

小聚山村五六家望樓高出水之涯（每五里一望樓以營兵守之）官船擂鼓春潮急戍卒鳴鑼晚日斜老去腰彎妨磬折年來鬢髮換霜華故園莫道多岑寂勝有蜂衙兩部蛙

歸自三山舟中遇雨

纔完吏事出榕城忽漫東風作雨聲雲乍起時千嶂瞑水初波處一舟輕牧童晚笛烟中遠村店春旗屋角明稍喜此時無案牘且拈詩句慰閒情

余以行部至順昌信宿何洞菴東山草堂

種花選石結林泉闤闠塵中別有天念我久宜置丘壑如君今始是神仙魚因得悟聽僧梵（園內有池傍僧舍游魚澹漪可愛）鳥為忘機伴客眠明發匆匆又歸去何時重約看山緣

小酌後睡起作

山堂小酌雨淒淒睡覺依然日轉西節候陰晴原不定衣衫單袷亦難齊雷掀百尺龍孫長風送數聲鳩

婦啼此景故園應不異勞薪苦為一官稽

送涂參議罷官還楚

昔年曾送劉參議今日送君又遠行得失一官何足計是非此日不須明（因去官案諸不平）溪流百轉留船住山色千遭繞屐迎惟有白鷗真自在浮沉來往逐波輕

壽何洞菴

東山倩宿草堂寬修竹疏櫺枕簟安化蜀文翁曾造士歸田陶令不稱官佇看松巷蒲輪至更喜花關玉樹攢駐日久知金骨換行來屏上響珊珊

連夕夢鄭寒村款語

憶別京華已六年定應雙鬢亦蒼然君歸粵嶺無多日我滯延津尚各天睡裏笑顏頻入夢覺來苦思不成眠藥方新自漳南寄（時漳州太守衛南村寄送藥方）望眼音書報病痊

謝鍾山七十

靜注黃庭對碧山相看七十正丹顏圍棋賭墅人俱遠夢草池塘句自閒青鳥曉銜仙篆古絳桃春映舞衣斑應門行酒俱蘭玉不獨荀龍杖履閒

與友人話別

故人携手別春風黯淡重城夜雨中隔市椰遮千縷碧當樓燈爇一花紅流光如此難辭老文字何曾肯送窮莫道天公終憒憒放晴此意與人同

舟中坐雨

蚸觔草沒難成路水到渠成盡入河生計祇應作漁父知音聊復託農歌谷鶯困雨真無賴堤椰重泥可奈何獨坐孤蓬轉岑寂故鄉書信久蹉跎

遣興

案牘無多吏自閒便開東閣飽看山漁舟泛泛清溪外樵斧丁丁谷口間乞種藥苗防小疾愛斟米汁助衰顏秋來大有登臨興雲藏禪林一躋攀（法雲華藏延郡東山二寺名）

辛巳元日

非賢那怕遇蛇年小疾初平手足便又是三陽趨拜舞何堪七載竟遷延歸心似雁長思北拙計如鳩總任天望眼燕山行騎至稚孫宜下浙江船（大兒在京未回長孫從律以試事在家）

辛巳上元後漫賦

落燈節後雨絲絲紫陌春回草綠時布穀催人宜下種提壺勸我且銜巵歸田自與農爲伍作吏差稱法是師（漢書薛宣曰吏道以法令爲師）戴笠乘車同一飽殘年只合守柴籬

秋宵

秋宵睡覺正三更旋啟閒門步月行隣舍織機燈已熄農船穫稻猶鳴儥爐竹火茅柴（村酒名）熟婢摻薤鹽韭粥成便闔雙扉欣一飽又蒙布被養殘生

西郊曉行

布裘袖手到西村緩步田間曉日溫雀集禾場啄粒飽鴉翻柏樹養雛喧掛冠今已還初服携杖何須羡左轄浩浩乾坤容我老故交能有幾人存

晚食

充安堂上竹燈明晚食諸孫列坐橫紫蟹擘掛桑落酒白菘添入芋魁羹三杯要識唐虞意（康節詩唐虞揖讓三杯酒）一飯寧忘君父情勸語兒曹書課亟斷虀畫粥有家聲

築室

西郊擬欲築丘園車駟誰思大里門右列紡甎安婦女左環書麗付兒孫蔦閒子美長虛願三徑淵明聊自存更闢朋房務秫酒客來相對盡清尊

夜起口占

高枕重衾睡正酣寒雞啼覺意猶躭呼燈起視爐灰陷把盞沉吟茗味甘往事關心如作夢新交滿眼可誰談祇應淨掃啼輪迹叔夜由來七不堪

和鄭寒村半生亭韻

東南西北猶傾圻造物何曾得自全縱到期頤亦是寄尚存一息豈無緣絕長補短茅亭地欲謝還開花氣天且學堯夫四不出任他眠食過年年

立秋

歲序平分已半過正逢一葉落庭柯七年宦海驚心久千里家山入夢多老覺光陰如電火閒看世態盡江河祇應決計歸南畝扶杖秋郊帶索歌

憶昔

憶昔黃冠志未酬乙酉丙戌連歲避兵山中寄同志書有當作黃冠爲一往不返之語

自攖世網逐波流終年負米供親膳千里擔瓢爲友謀自愧腐儒一第晚何期遠郡七年留而今投劾歸田里垂老猶思汗漫遊

蔬食

蒸菔生兒菜甲黃老夫一飯未能忘鈎籠採去乘朝露瓦鼎烹來供晚香愛菊陶潛歸栗里思尊張翰返江鄉始知食肉真堪鄙未許何曾得細嘗

先叔祖子容翁有別業曰函清館與 先考贈庶常府君及族伯父贈知縣木文公族兄聖

求處士稱爲四友日談笑其中余十餘歲時常侍左右賦詩有魚游碧藻波紋細鳥宿高梧月影幽之句今館廢而全詩亦不復存矣感念疇昔爲賦此章

函清館廢已荒丘六十年前憶舊遊老屋三間最疎豁同宗四友自風流魚游碧藻波紋細鳥宿高梧白影幽零落詩篇歸蠹簡不堪垂涕過西州

和鄭寒村招賞桂花原韵

不爲看花許再過文園善病問如何閒庭忽報天香

滿折餚相招喜色多小食已知能健飯清談聊復當
高歌還期氷雪乘舟訪坐對春風氣自和先儒謂從周茂叔遊如在春風中坐了一月寒村有莫待冬寒相過之意故反言之

又柬寒村

一歲今來三度過相看無奈白頭何息交總為知心
少省事還因閱世多出處平生皆一轍余與寒村同戊辰榜自鄕選以至守郡及今還里無一不相同咲談此夕且狂歌喜君眠食皆安
好更囑冬寒養太和

初冬

黷淡初冬朔氣橫凭樓時一望高城雨摧野柏青紅
雜風捲江潮遠近平兩載家居雙鬢改半生行路寸
心驚得閒今自刪詩句笋脯蔬盤獨舉觥

癸未除夕立春詰朝元旦有述

解組歸來恰兩年余自壬午元日抵家正二年矣今朝拜舞只林泉
新春舊臘逢除夕舊雨新晴賴老天元旦忽晴守歲且須
煨榾柮賣獃何必費金錢屠酥後飲休辭老七十年
前我飲先屠酥酒讓少者先飲以其得歲也
茅堂趺坐話前因歲轉星移又甲申回首滄桑成往

事前甲申明都為李自成所陷半生岵屺痛雙親盈指兒女徙催
老插架圖書未是貧草草辛盤聊一醉故交零落剩
閒身

陳兼齋寫竹換得東洋茶花似牡丹中玉樓春
而差小真異種也漫賦一律

東洋草木異中華今日驚看廉吏家兼齋先世方伯公居官最清
寫得渭川千畝竹換將日本一株花玉樓國色勻紅
粉金屋春風護碧紗此花宜藏護得法對此真為木芍藥請
君莫認作山茶

王石南七十初度和韵

三分春色一分留柳舞鶯歌縮去舟初度在二月廿八日石兒有避祝年之意初度正逢花作伴流年莫問雪盈頭閨中德曜
稀齡並偕下砌龍喜氣浮與令正齊壽而有八孫同學肩隨余
正老霞觴此日共相酬余長石兄五年禮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不到南湖福地者三十餘年矣因過訪悟留上
人見山門佛殿煥然一新喜而賦此

昔日合宗轉法輪南湖蘭若對城闉中興賴有吾師
在再過依然古剎新相國園亭今茂草岡卿臺榭亦

前庭寺右為余文敏公飛蓋舊遊不堪重回首始信
禪林尚有人

送諤兒之三山

自賦淵明歸去來晚燈虀粥共銜杯汝今慷慨行猶
壯我自衰慵念已灰憶在龍津淹歲月忽如蘇氣散
樓臺吏民相見應相問為報頭顱雪作堆

楊疄哉以康熙戊辰三月二十六日在會稽研
露館閱題名錄見僕首列南宮喜而賦詩今
甲申仲秋重錄見示以歲月計之蓋十有七

年矣幸和原韻以當華胥一夢

林泉歸臥歲華長詩句重貽翰墨香蘂榜共看今貢
士青衫原是舊書郎玉堂粉署皆陳迹劍浦朱轓又
一方久已升沉付昨夢不須追憶費端詳

病中承王石南過將小酌而去賦此誌謝

茆堂靜掩似山村客肯相過便啟門多病我方親藥
裹高情君竟破苔痕樽開臘酒聊須醉詩到殘年更
要存時余方編次近詩若使此身仍任世縱談還擬共晨昏

病起

青藜杖在未須扶病起依然是故吾貌縱癯時神自
王鬚緣白久鬢同枯老饕敢饜雞豚美獨醒相忘酒
盞無余方節肉食而尚不宜於酒且欲養脾宜晚食園丁菜把軟
如酥

病慰

今年何意病侵尋靜掩柴門對綠陰閒似老僧初退
院嬾如倦鳥早投林廿年遊宦千端集一日歸田萬
慮沉生固可欣死亦得貪嗔已了總無心

七言排律

甘母程太夫人者故雲貴總制忠果公之配裳
宸翰頒賜承貞二字以表母節茲值七袠帨辰敬
賦里言呈賢嗣四明郡侯郢正

漢庭節鉞下滇陽忽值兵興肘腋傍大義千秋昭日
月孤臣一念殉封疆逝藩終自齋斧勁節今茲紀
太常　帝眷忠魂憐碧血天留壽母凛清霜昔年舉
案稱賢淑此日垂簾訓義方晝荻午窗書几靜丸熊丙
夜漏聲長北堂鍼黹皆蘭玉東閣掄才盡棟梁共仰
貞操占寶婺獨頒　宸翰煥奎光一門忠節真無偶

再世恩榮總未央海國幸逢賢刺史春醪齊進紫霞
觴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福建延平府知府顯考筆山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我府君何遽棄不孝兄弟而仙逝耶不孝兄弟頒毛亦漸種種不能稍有樹立以報答罔極之恩今已矣無復望矣心摧腸斷尚何偷生人世徒以家慈高年在堂不敢遽從府君於九京又恐府君之德行文章官跡鄉評其大且顯者皆已彰彰於耳目而宅心之無時不仁律已之無事不嚴有他人所不及知雖不孝兄弟趨庭侍膝微窺而悉知之若使湮沒不傳不孝兄弟尚得比於人數乎爰從昏迷之中縷述梗槩望　大人先生哀而垂鑒焉府君諱光陽字國雯號筆山系出晉卿士會之後宋南渡時僕射諱宗尹公之仲子諱公麟公贅居於鄞是爲居鄞之始祖十四傳而至府君高祖素齋公諱瑋娶王孺人生二子長德泉公諱銶娶柳孺人張孺人次邑庠生寰明公諱鏘娶唐孺人生二子長玉壘公諱大捷次子容公諱大振德泉公無子以玉壘公爲後娶陳孺人是爲府君之大父母玉壘公弱冠即補博士弟子

員聰穎絕倫不但詩古文詞迥異流輩且於天文地理岐黃卜筮之書無不淹貫神會性慈仁好施與救災卹貧惟恐不及不孝兄弟猶憶幼時環繞膝下見玉壘公白髮銀髯焚香啜茗澆花種藥儼如神仙中人往來報札必蠅頭手書絕無一筆潦草談及忠孝節義之事娓娓不倦時訓不孝等曰正大光明慈祥寬厚乃立身治人之要小子終身誌之可也享年八十有六詳載省志孝友傳中府君中戊辰會元報至遠近喧傳皆曰善人之後必昌今乃信之益謂玉壘

公之積德也玉壘公生三子長邑庠生　勅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惟達公諱茂松娶　勅贈孺人李氏次　勅贈翰林院庶吉士　誥贈中憲大夫福建延平府知府惟懷公諱汝樘娶王孺人次邑增生岳長公諱汝崧娶陸孺人惟達公生三子長伯父來宣公諱復暘次府君次叔父國卣公諱浩而惟懷公以省覲玉壘公於維揚旅次捐館遺命以府君爲後時年六歲執喪盡禮一如成人十歲操筆爲文不矜奇不徇俗高古典贍華實並懋一時老生夙儒皆爲此

舌十九歲督學李公拔入邑庠即以大器目之二十歲贈徵仕公亦去世獨與伯叔父上事玉壘公次奉李孺人竭歷甘脆不敢以貧窶稍懈一時里中大家慕府君之文行爭延至家訓誨其子弟凡修脯所入盡奉伯父公用不敢毫釐私蓄也復念時文古文皆爲雕蟲小技不足竟吾儒之能事遂師事姚江黎洲黃先生講學論道近續陽明念臺之傳遠溯濂洛關閩之緒以爲學必窮經因集里中宿儒爲五經之會府君窮源竟委加以心悟當辨論蜂起時一言折衷

四座嘆服自此文日益富品日益高名日益重督學金公拔補廩生大廷尉惕菴崔公來守吾郡尤器重之一日燕見論文歡洽殊甚詢及府君生產及束修之多寡微諷府君曰聞君家計清寒授徒不給又夙有怔忡之症若再辛勤教讀殊非攝生之道肯向此間爲人緩頰即百金無難也府君婉言謝曰明府念某貧病格外存注此段佳話自當垂之世世子孫但授徒謀食係書生分內之事若非分干謁不但上損廉明且恐稍有枉直使其終身追悔無及是以不敢

耳雀公肅然起立曰我不意君立品至此累向人言曰君子愛人以德吾於范某失言矣里中少宗伯立菴史公爲斯文宗主寡交遊慎許可獨推服府君延主家塾者數年少冢宰乂弓胡公督學畿輔聘主校文未及竣任適聞玉壘公之變即日易服奔喪時胡公倚托府君甚重如失左右手願以千金爲喪費稍俟任滿南還府君不顧也十赴省試乙卯科闈學果亭徐公薇垣巢雲王公爲主考少司馬酉山許公爲同考榜發得府君名驚喜異常時吾邑同榜爲怡庭

陳公滄柱仇公紹衣包公貞一萬公晉甫上名宿小錄至京立菴史公昌言於朝曰浙榜可謂得人矣以吾邑五君知之也方拭目以俟府君之飛騰而四上春官潦倒不第然一時賢士大夫反以得交府君爲重少司空屺瞻孫公讀府君行卷戲謂萬貞一年伯曰范年兄爲人何貪之至也萬年伯不解孫公笑曰行卷遍貢元脈元慶大有問鼎之意非貪而何觀察木齋劉公今大宗伯醒齋李公督學江左皆延府君總司校閱之事故大江南北奇材傑士多府君之識

拔迄今名元巨魁項背相望也府君奉事李孺人承歡養志無時無刻不以縈懷壬戌下第大司寇健菴徐公留訓子弟府君以李孺人年高鬱鬱不樂日夜思歸同譜好友或勸府君曰東海主持聲氣衆其一顧者不啻登龍之慶今屬意君甚厚託以師資重任曷不勉留一二載以仰副雅意府君曰感恩知己誰實無之但念慈母年高晨昏遠隔寢食不安使得早回故里盡一日之子職雖九錫異寵不與易也言已聲淚俱下聽者慘然相國立齋徐公聞之語健菴徐

公曰此端人也宜急遂其志府君遂南歸甲子冬月復偕計偕之期府君依戀慈闈不忍束裝李孺人再三勗之曰汝六歲繼父去世二十歲復喪親父煢煢未亡人相依至今雖薦賢書未售南宮我今年逾八十幸而康健汝年亦已五旬有餘宜及時努力以慰親心遂勉強北上而李孺人忽於乙丑正月二十七日逝世府君聞訃奔回哀慟過切幾至滅性雖一切棺槨衣衾皆府君素備完好不因出繼旁委而終以不得親視含殮爲恨每一言及未嘗不淚涔涔下也

戊辰會闈議元時同考諸公皆以本房佳卷薦今春
坊月川梅公亦以府君卷薦總裁相國宛平王公大
司冦健菴徐公少司馬愚崑成公副憲山公鄭公見
府君卷皆擊節嘆賞曰此烏珠矣烏珠者滿語第一
也而同考諸公各爲其本房紛爭不已相國宛平王
公曰余老矣久荒筆硯不敢復言制舉文字惟是後
場策問關係軍國大計者尚能辨之遂於燈下助誦
府君對策五道曰再有如此習熟典故切當世用者
任諸君先之可耳議遂定榜發朝野皆以得人慶

殿試二甲第一名賜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
士館閣會課平俄羅斯文表瀛臺賦春雨新柳諸詩
皆以府君爲第一四方求文問字者趾踵相接而府
君不自滿假不改寒素朝夕虀粥有儒生所不堪者
府君安之如故寓邸兀坐唯焚香讀書夜漏三鼓一
燈尚熒然也
皇上特命館閣大臣愼選詞林十人充　諸王教讀府君
以庶吉士不應與選諸大臣重府君材品列名第三
上請引見之時

皇上玉音嘉奬謂此皆材學優長可以重用之人應留充
日講官起居注其　諸王教讀另選他條一日　日
講缺員
皇上問及庶吉士可充任否意在府君也相國宛平王公
以成例對遂止嗚呼府君以新進書生卽蒙　聖恩
垂注且館課漢文咸推第一而以年踰六旬於滿書
滿語不能精習遂散館改授戶部山東淸吏司主事
歷陞本司員外郞兵部職方淸吏司郞中時
皇上聖明獨攬乾綱於上閣部大臣協恭和衷於下諸曹

循分守職無所見材而府君廉退慈和無不以仁人
長者目之然事有不可毅然廷爭不少假借奸棍某
某囑托權貴求補行湖南兵亂時未銷鹽引府君念
兩淮引壅商疲若再加以補行舊引必致重困不支
力言於滿漢堂官今元輔馬公傳至私第慰勞再三
謂不負職掌所言極是事遂得寢巡捕營叅將丈某
倖滿應陞而權貴有以私憾嫉之者援引別案百計
摭拾府君正色曰區區私憾何得假公以濟吾不能
徇權要而廢國法行當回堂上聞矣丈某得陞金華

副將趨赴寓邸叩謝府君屏絕不見曰吾若市恩是
與私慼抑之者一例矣其持正不阿若此府君之自
戶部山東司主事而陞本司員外郎也同官郎中亦
以俸滿推陞外府司中所轄商民吏胥盛飾梨園酬
神者再一為府君留司而謝一為同官離司而謝福
山人岳王公時為大司農聞之笑語諸曹曰惟有感
恩與積恨萬年千載不銷磨此段佳話又添本部一
故實矣及陞兵部職方司郎中王公與大司冦阮亭
王公總憲裕菴蔣公時俱為少司農咨嗟嘆息以不

得復留府君為恨語大司馬紹宇杜公曰吾部一大
賢今至貴部矣其為人愛敬若此乙亥二月推陞福
建延平府知府大僚庶尹咸以府君名元重望應簡
衡文校士之任顧乃一麾出守得此疲瘠小郡代為
府君扼腕府君怡然曰吾起家儒生以文字為性命
使得操尺一之柄較長絜短移風易俗固所深願然
衡文特政事之一端耳今之太守古之諸侯於民甚
親於事無所不轄報國寧人以無負平生之學問在
此行矣奚容以瘠郡鄙之下車行香見學宮圮廢風

雨不蔽即捐俸蒐資鳩工庀材不踰時而煥然一新
籩豆加飭且為酌定祭品樂舞頒行屬邑使先師之
大祭不等於淫祀又脩延平四賢祠龜山道南祠徽
國文公祠信國大忠祠凡忠孝節烈足以激勵邦人
者無不次第葺治虔修祀事府君曰吾欲教民必有
以默示之也延民好訟或小忿輕生或聚族格鬭多
罄田閭鬻妻子而不惜府君總大綱略細故惟情理
是論律例是守無論暮夜苞苴無隙可入即權勢赫
奕知交密切者欲干請乞情一見府君自不忍言而

退皆曰范公正人毋論言之不聽為辱已甚即言之
而聽將視我為何等人後此復何顏面見之耶乙亥
丙子閩省疊罹旱荒沙縣饑民揭竿奪食至破堡殺
掠官軍生擒八人株連四十三人總制郭公面授密
檄令府君馳往發落意將盡置之死府君隔別審鞫
為杖斃倡亂者四人荷校為從者三人餘疑似四十
餘人盡行縱遣後皆為良民無復犯法將樂縣民余
奇生兄弟亦以株連被獲縣詳邀功語多張皇郭公
意欲斃之府君平心開釋三請不允改發延道嚴審

府君適以勘荒抵省言及此事郭公曰我素知貴府
爲讀書君子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兩句
說話亘於胸中但此等亂民留之必爲後患古人云
殺一人而救千萬人正並行不悖也府君詳述審案
謂此囚必無死法郭公厲色俱厲曰我不愛錢不聽
情與貴府一樣所欲殺之者不過爲地方起見貴府
何曉曉膠執也府君正色起對曰不愛錢不聽情原
是居官分內之事若其人猶有一線之生必欲重法
殺之恐其人不以殺之者不愛錢不聽情遂肯瞑目

九泉也郭公頓霽顏色曰吾豈好殺惡生不近人情
哉審若此貴府盍再訪其平日何如府君曰某就事
言事故敢反覆瀆陳今已改批巡道自有主之者矣
郭公曰總爲地方辦事何分彼此吾當對巡道言之
令其一同確訪耳時同寅在座見府君出言激烈皆
爲縮舌而余奇生兄弟遂得末滅府君早晚公座皆
有程度一日有大案發落應受杖責者四五十人辰
牌已屆府君反撫幼孫于膝把筆教書遲回不出不
孝兄弟未解何故良久出堂理事回語不孝兄弟曰

某某減責若干某某再減若干且我遲遲出堂汝輩
亦知之乎今日發落各犯皆監禁踰年尫羸不堪雖
每日計人給米不致飢餓但恐堂事太早朝飧不及
彼枵腹受杖不致斃命乎不孝兄弟爽然自失知府
君立心固仁而用意又何周也葢府君於監繫各犯
每日給米一升冬月給絮衣一件所以終府君任內
從無一囚庾斃者至無情之詞原牒繳銷大案之解
牽連先釋各上臺皆深信府君無他鮮有駁詰然府
君嫉惡如讎摘伏如神古田縣劇賊林子文招集驍

悍盤踞福延建邵之交肆出剽掠顧心憚府君威名
不敢侵犯延境一日因報鄭某舊仇縶其二子而去
府君曰此賊倣水滸傳宋江行事常以私恩小惠邀
結愚民及今不剪滋蔓難圖矣獨念賊巢深阻耳目
衆多二三捕役不足以濟遂力言于郭公請發四府
兵搜山會勦同寅有竊笑府君多事者郭公獨首肯
曰此賊綽號弔眉烏吾廉訪已久非捕役所能致遂
發兵會勦圍困半載子文食盡突走被擒至延仰視
府君曰我多年縱橫莫敢誰何今明府以書生知兵

縶我于麾下命也論奏伏法四郡之民皆歡然曰此眞如小范老子胸中有甲兵數十萬使我輩從此夜臥安枕皆府公賜也順昌縣監生葉某收租沙縣督責過嚴佃人陸某率衆毆之訟師潘某復為偽刻縣篆誣首葉某省檄提審歷經僉季四官訊供一十三次皆坐罪葉某議將咨部褫革循例發府成招府君心獨疑之詢隔邑征租不應攜帶偽篆且篆形甚大盛硃之器甚小必有別情但時將一載審更多番官之詰問囚之應對皆已纖悉無漏所泥首稱冤者獨

葉某一人而已遂密取縣卷翻閱見首呈上有代書潘某剛記詭以他事捕至訊之曰陸某首呈係汝代書汝見偽篆何物裝藏印硃何物盛貯同見者復有何人潘某錯愕不能對府君見其色變紿之曰陸某已招認明確言造意偽刻皆汝所為汝復何辨潘某遂盡吐實情另取一石與之面刻滿漢印文宛然無二即日成招解省臬憲李公揖謝府君趨白督撫曰發奸摘伏又得之案外延府眞以慈父而兼神君矣府君又培植名教優待前賢為他人之所不肯為明

季時撫州昧艾王公以名孝廉守郡殉難府君特為通詳置主附祀文信國大忠祠內郡中遺民及流寓老人泥首馬前曰我等目擊殉難甚烈不謂隔越五十餘載得遇明府孤忠獲表皆為痛哭失聲大興永菴莫公守郡卒官貧不歸櫬藁葬東郊者四十餘載府君為卜兆域置祭田設守墓人役且檄行屬邑円子孫無存僚屬俱盡此舉實施恩于不報之地但使人知公論猶在旅吏不可為而可為耳聞者皆為感泣蓀府君蒞延七載禁加耗革陋規一切無名之徵

盡皆報罷復不事察察之明矯矯之行常大書廳事曰澹泊明志平易近民郡人遂有范外公之號誠實錄也鈐閣文書手自裁定內不假記室之捉刀外不許胥吏之下上其手惟與揀拔諸生論文賦詩歡若平交暇則單騎攜榼遨遊劍溪之東西名藍古蹟盤桓竟日若忘其身之為郡侯者庚辰冬月偶感寒疾即慨然曰知止不辱知足不殆此其時矣投劾乞歸督撫慰留不允懇請踰年方准題報而適以督徵屬縣錢糧未完部議降調府君聞報欣欣色喜曰歸吾

蓀志得免題請守候何樂如之即日買棹歸里士民遮道哭送有越境不去者甲申二月不孝廷謂因總制金公召入幕府道出延郡士民爭來迎候曰公子至矣細問府君起居安好有感慕流涕者不孝賦詩四章謝之其三曰休官情比在官親見我欣如見使君細囑加餐憂薄宦爲言詩酒未全貧此時府君方健飯康寧誰知涉夏一病遂爾荏苒致劇耶吾族爲甬東著姓聚處西郊烟火相望不下千百家司馬東明公大叅印山公太守元辰公會齋公知縣海南公

戴臏抑庵公銓部潞公公布政調垣公檢討介五公與中翰修闇公知縣晨馭公科第蟬聯後先輝映府君獨以會試第一人爲吾宗盛事并爲吾邑四百年來未有之盛事而府君儉樸謙抑未嘗以富貴加人并未嘗以學問驕人故當道顯宦縉紳先生親族朋友以及販夫鬻婦牧豎樵童言及府君皆起敬起愛衆口如一既貴後稍積清俸即於白鶴山左建來鶴庄以奉十世祖雲亭公之墓祭族祖思兼公與府君有師貧之雅遺孤未娶府君捐俸助聘其他緩急有無從

無吝色府君爲文自言屢變而底于大家少之時馳騁名場驅策六朝爲應世之文壯之時辨别典制考究利弊爲用世之文及與梨洲黃先生遊得其指授又縱覽中原形勝博交四方英傑刋春華而存秋實直登八大家之堂而入子遷孟堅之室遂爲傳世之文有雙雲堂文鈔十二卷正在刋刻行世與章恭人齊眉偕老從無一事違顏生平不二色雖貴不畜姬侍歸田後不通謁官府不輕入市城一切家政盡付之不孝兄弟日與二三老友花前酌酒月下聯吟或

芒鞵布襪從一小奚童步訪知已不以爲勞不孝兄弟方謂耄耋期頤不卜可知乃去歲孟夏微患脾泄調攝數月已有起色孟冬中旬尚能呼朋買棹賞海棠于陸氏别業越日又過海會蘭若清談永日即仲冬下旬不孝廷彥與不孝廷謂男從律錄科前列報至府君猶危坐聽事細詢親族等第前後笑談如故乃隔越月餘遂永棄不孝兄弟而仙逝耶府君課不孝兄弟甚嚴庭訓之外愼選名師如陳怡庭鄭寒村王近思諸先生皆命執經受業而諰諰告誡者總在

忠孝寬仁以紹家傳以培元氣今已矣尚何所禀承耶卒之前三日呼不孝兄弟及諸孫而告之曰吾以孤苦書生登巍科位方面行年七十有六汝兄弟幸已成立諸孫亦有漸露頭角者生寄死歸有何不足吾一生從無悪德去世後不許作浮居法事不許學世俗迎喪違吾命者非孝也汝曹守吾平日之訓誨與王蠡公之遺言卽爲賢子孫矣言不及他卒之日如平人熟寐從無痛苦呻吟之狀嗚呼府君識力素定涵養極醇凡學問文章政事不愧古之大儒名臣故能臨終不亂如此然不孝兄弟寸腸欲裂安能起九京而再睹顏色乎府君由縣學生中乙卯科鄉試第四十五名戊辰科會試第一名　殿試二甲第一名　賜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改授戶部山東淸吏司主事歷陞本司員外郎兵部職方淸吏司郎中福建延平府知府康熙二十七年恭遇　覃恩例應　勅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力請移封本生父母故惟達公與李孺人亦得邀榮泉壤康熙三十六年恭遇　覃恩　誥授中憲大夫生於前崇禎

原缺

雙雲堂文稿六卷詩稿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光陽撰光陽字國雯號北山鄞縣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官至福建延平府知府是集爲其晚年所手定没後其孫從律等以充安堂近稿附入刋行其曰雙雲堂者以其先墓有紅雲白雲二山故名所居以示不忘其祖之義云

賜書樓嶢山集四卷補刻一卷詩集一卷

〔清〕田從典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賜書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嶢山文集四卷詩集一卷》提要

序

三晉之文自漢太史令龍門司馬氏爲其宗而吾邱光祿張馮翊鮑司隸馮從事衍之其後介休郭氏遂爲海寓學者文行之宗至魏晉而河東文學大盛安邑魏尚書衛氏以逮晋黃門洗馬中都馮翊孫氏聞喜八裴太原諸王晋以文名世南渡則聞喜郭記室號中興文章第一馮翊孫廷尉號一時文宗秘監又號良史而其陟鈞樞而言克立者則魏太原王氏司空之治論晋錄尚書之議文籍先生聞喜裴氏司空之圖地域職貢司空子右僕射之論崇有辨才而魏太原司空元孫中書令文獻公之論廢莊而美通葛也元魏以降常侍太原溫氏天才清婉江東至有恨我詞人數窮百六之慨內史汾陰薛氏號齊周隋三代文宗而是時龍門王氏元經禮樂論續詩續書讀易中說實爲千百禩學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

演經析道之宗內史子唐天策記室當時稱其文曰登泰山俯滄海王氏弟太樂丞孫弘文學士遜行河汾業以逮沛府修撰天才宏傑自龍朔以後又實爲唐二百年文章之宗解柳州柳氏偕韓吏部胥號大家太原少傅白氏百道判諸篇颷馳海寓當時且疑掩出吏部右其它若祁縣中書侍郎二溫氏觀察王氏河東給事王氏修撰柳氏河中衛州呂氏諫議樊氏太原左

僕射王氏虞鄉常侍柳氏禮部司空氏又祁縣襄陽巡官溫氏以文名世未易悉數陟鈞樞而工古者亦滋繁而其尤克較著則祁縣中書令溫氏之書命汾陰記室子中書令之文誥而闓喜裴氏司徒中書令文忠公之偉宏辭而入制策異等也宋承唐五代後惟侍御史大名柳氏其系實出於解而陟鈞樞而言立者則介休守太師文氏之雋省元夏左僕射文正公司馬氏

之集百一十六卷又通鑑稽古录範日錄諸書多至數百卷以翼經析道而實克立千百禩承學士宗也金承唐宋後文學尤盛忻州左司元氏又實爲六百年來文章之宗而太原講議李氏佽佐之以逮元陵川侍讀學士郝氏雁門臺經歷薩氏晉寧承旨張氏暨明粱園蒙溪白巖虎谷樓居文谷肖山貌山諸公胥以文名至陟鈞樞而斷立言者則蒲州二少師張氏韓氏山

陰少保王氏而河津文清公薛氏雖不斷立言而言實克模楷學者以約之宗也

國家文治熙融覃溝海內外古文辭之訣獨視宋元祐建中以後爲正公卿大臣漸漬沐浴而護澤田公少讀書於城東之虎谷研精制義尤肆力於古文辭其言豊而不侈藻而不嗇廉而不劌明晳而不爲徑盡繁匝而不爲骫骳益不惟材博格鉅得裴司空溫中令當制之體而

郭記室之奇釆薛記室之呼泓柳柳州之做削柳侍御之疎縱千彙萬狀實克牢籠而經緯之不惟折漢宋兩司馬之衷而并得其識與骨以言之精宣經之奥推行之實以克定厥宗抑以拔奇標正於宋劉檢討史志通曆金李應奉遺集元郝讀學讀書外傳之表而偕之參翔小有輝映太形不惟宋南渡以後遜焉抄儷而抑當晉而索其宗於西漢傳解中唐集錄之間此則竢百世知言之君子繇魏晉以後陟鈞樞而言立者胥參冣焉而抑克少令海寓憔悴枯槁之士較工拙於秒忽者之肅有以槩乎此也

公爲文雅多散軼比　喆嗣省曹君暨其族屬捜得五十餘篇而札命　大文誤序　大文嘗侍
公誨指陳古今文章雅俗眞僞諄復不厭而於三晉前輩以上溯漢唐宋人士之列在儒林文苑者論之尤詳以懋爰敷繹　誨指而推其緒流別而衷槩要者若此若夫
公在日月之際謨謀密勿曁它涖職治績以克纘文忠文正文淸者此則竢之史官不具論肆業

陽羡儲大文甫書

賜書樓蜆山集目錄

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峴山集卷之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謹序

臣聞惟德動天有孚斯應惟天祚德曆象攸彰五緯重輝之盛上紀昌時聚房居翼之祥遠稽帝代皆由至道丕衡而綏祉聿臻元氣弘敷而嘉徵丕著然未有二儀合璧三辰表式序之期萬類成亨七曜煥連緜之彩昭然上瑞皎若合符者也欽惟我

皇上

治邁唐虞

仁同覆載

四庫全書

睿知臨之宜德備乎有容有執有敬有別

具嚴運之量詣極乎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泰交洽而咨儆臣鄰

巽命申而敷陳彝訓

臨雍講學攬金聲玉振之大成

耕耤勸農覲黛耜朱紘之盛典

廣虛受之益

聖不自聖而猶勤

弘好生之心刑期無刑而彌慎四海梯航重譯貢越裳之

烏萬方玉帛南車消涿鹿之兵神蓍翠菂之生雲霏霧
集瑞麥嘉禾之慶歲見月彰玆
御極之三年屆仲陽之吉月葭管候氣而律應夾鐘蓂莢依
時而榮舒二葉表祥符於峻極式元象於高穹珠聯五
緯之光璧合雙輪之麗輝煌瑞色上映丹霄炳耀澄暉
遙瞻碧漢位當營室翼淸廟之巍巍宮在娵訾肅天門
之靄靄一陰一陽之道鼓舞以盡神含明合序之機黍
累而不爽協氣周夫八極祥光入於
九重粤自顓頊曆元以來推夫羲和歲成之後於

今尤盛自古爲難乃
聖治極於光華
皇衷肅於臨保惟知敬以作所豈止謙而彌光旦明則昭事
維嚴陟降而丕承無斁載睹嘉貺篤念
貽謀爰考典儀展忱孝享馨香俎豆用偕
至德以升聞璀璨
絲綸聿俾普天而同祜夫神雀甘露尚紀編年寶鼎芝房猶
聞樂府垂諸史冊奉爲美談何況握金鏡而照六虛斡
璇衡而齊七政聚而成象昭

寶運之昌隆煥乎其文協
至人之光被臣愧參調鼎未識挈壺荷遭際於
聖朝飲和最渥幸躬逢乎祁佑誌慶宜先瞻
天彌峻無假稱美之文就日增榮願效賡颺之義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皇自敬德協於太淸光宅
大寶茂育羣生
湛恩汪濊萬化順成攝提有紀分野是經璣旋衡應擢耀舒
英明明象緯歸我章程 一章

月在夾鐘春陽載始五星並躔二曜合軌天漢光華閣
道迤邐營室之次兩兩相比康阜告徵文明志喜
聖主垂裳乾坤儲祉 二章
曆宗肇紀寶自高陽德盛而應厥惟陶唐束井奎璧千
載相望合璧抱彩連珠曜芒順合其則動而有章式昭
聖瑞神應無方 三章
於穆天命宅中有孚發揚
鼎運握持昌符麗天久照拱極華敷璟回輻輳黍累不渝
心通帝載功齊化樞元吉在上光被海隅 四章

秉乾撫運履泰臨宸祥風淑氣
厚澤深仁蟠際上下協和神人三五隆軌繁祉薦臻眷念
鴻烈揖蘭明禋顒顒
令德福祿天申五章
皇極有建錫我民極畀洽重熙休光允塞天地清寧三辰受
職郅隆既登
敬修彌飭履厚戴高賡歌
帝德壽域弘開於萬斯億六章

聖治光昭河清獻瑞頌 並序

臣聞至誠御宇兩儀昭位育之功大聖格天六合著清
寧之慶瑚苞符之協應龍馬呈圖稽川瀆之嘉徵榮光
出水皆大河之獻瑞為盛世之殊祥欽惟我
皇上
德協乾坤
治隆宇宙
紹承大統率由皆本於孝思
臨御兆民光被胥安於仁育法
天行徤宵旰維勤與日同明宸衷畢照
帝功巍煥出敷政以寧人
聖學高深在存誠而主敬蒞五年以來之
盛治洵一時莫罄其頌揚鸞輅青旗耕耤而加恩耆老橋
門璧水臨雍而推禮先儒述
聖諭則廣訓以垂萬言序
孔子則諡名而封五代登賢舉孝振士習於寰中蠲稅緩征
恤民情於部屋萬姓安居而樂業四方懷德而畏威減
賦額於東南海隅沐數百年未有之恩澤起營田於西

北水利增千萬頃無限之膏腴
訓欽恤以明刑示激揚以範俗文經武緯綱紀肅然物阜
民安雨暘時若我
皇上愈深乾惕亟亟遊
聖祖之留貽益勵精勤時時眔
昊天之昭鑒與道致治美不勝書地平天成瑞因德至既嘉祥
之駢集又河濱之獻徵維此黃河發源天上千里一曲
固紀勝於輿圖千年一清曾誌奇於簡牒爲聖人之大
瑞實古昔所希逢乃者歲當丙午陽德方亨月在嘉平

歲功已就上下二千里經數省而同清綿歷兩三旬入
新年而尚澂爲時既永閱境方長此由
聖德達
天昭極盛之功以上格是以
天心眷
聖錫至奇之瑞以協徵益水者天一生而地六成河者貫六
州而宗四瀆河之瑞較諸瑞爲尤大清之瑞在河瑞爲
更神至理昭然於
今爲盛瀕河黎庶接壤臚歡貌

殿臣工合詞稱
賀而我
皇上聖不自聖謙而又謙辭慶賀而交儆臣隣皆保泰持盈
之訓遇凉祥而祇承夙夜惟敕幾勤政之心念由
聖祖之垂庥錫玆介福遂荷
昊天之降鑒應以昌符懷柔既効順於河神錫類亦
覃恩於臣下
新綸爰布
大德彌光洵乎山川河岳爭欲獻其精華而在璣昊庚周

猶未方斯美盛也臣忝司密勿歷受
國恩親覩我
聖祖功德之廣迴昭垂於六十一年復見我
皇上繼述之宏模傺貢乎億千萬載神人協吉天地應符俯
察仰觀爻呈疊現日月五星之象合璧連珠嘉禾瑞麥
之祥一莖數穗邊陲享譜重譯來庭寰海晏安豐年屢
告慶遭逢之極盛樂寰宇之長春欣聞奇瑞於河清曷
禁歡躍之雷動謹拜手稽首恭頌一篇其辭曰
皇清受命

聖聖相承我
皇嗣位至孝至誠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敬
天法
祖圖治勵精用人立政激濁揚清仁覆天下義正羣生勳高德
厚
天錫嘉欲如川之至如日之升 一章
嘉徵既多大河呈瑞黃流澄清河臣
奏至漕臣撫臣入告相繼僉曰河清臣親閱視凡沙若滌
纖塵不翳徹底光明映天澄霽以里計之數省之地以

日計之兼旬之事 二章
湖彼黃河發源崑崙至於積石以達龍門東流注海波
濤吐吞粵稽典冊黃流渾渾河水清澈千載希闊實惟
上帝協應
聖君綿二千里經兩三旬朗徹今古光耀乾坤 三章
天眷
聖君嘉徵屢錫仰觀象緯俯察禾麥元氣流行太和洋溢自
天申之川流不息又俾河清以協
聖德榮光赤文載於史冊

皇清之世超越古昔瑞應千年僅膺百載 四章
王公稽首臣庶獻忱顓誦
朝賀仰答
高深
皇帝謙讓特下
綸音曰此嘉符
上帝兆歆詒我多福
聖祖式臨益宜交儆克慎克欽明良喜起以協
天心煌煌

寶訓佩為銘箴 五章
維我
聖祖昭明在上六十餘年渾流穿壞蛟窟豊功天高地廣民無
能名巍巍蕩蕩我
皇愛之羹墻瞻仰覩此黃河波流澄明上告
祖陵以孝以享大小羣臣踴躍向往 六章
洋洋大河實切
宸衷金錢發帑固築堤工安瀾有慶維四年冬適逢其際告
厥成功懷柔效順河伯咸通覩此黃河清波溶溶載中

祀典以報瀆宗大小羣臣敢辭扈從七章

聖人之瑞或見於古

聖人之德振古未覩嘉謨善政充溢六宇愈敬愈勤無逸作

所

治定功成

德洋恩溥大河協瑞天人相與臣拜稽首頌我

聖主億千萬歲受天之祜八章

請禁調繁疏

協理浙江道事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田從典謹

題為調繁多屬徇私請查照舊例永禁濫調以重地方以

息營求事竊臣一介迂儒四年外吏蒙

皇上不遺葑菲拔置臺班

聖德難酬思竭伏見我

皇上舉賢用能知人善任羣策羣力成例不拘故督撫仰體

上意於州縣中廉能並著者亦往往破格請調以示鼓舞意

非不美事非不善而沿習既久弊端遂生有秉公而調

者即有徇私而調者在州縣求調之弊大約有三一曰

希圖美缺也一曰規避衝地也一曰預為卓薦之基也

在督撫濫調之弊大約亦有三一曰曲徇請託也一曰

公行賄賂也一曰引用心腹之人也然而皆借整飭地

方為名簡拔賢能為說既不拘歷俸之深淺復不論叅

罰之有無巧為朦朧竟成捷徑幸而得計題廻為之公

行不幸而敗露遂遁為之駭異即如原安徽巡撫李鈵

調桐城縣知縣鐵敬澈一案指桐城縣之繁以為簡指

休寧縣之簡以為繁近月山西大寧縣知縣許晉賄調

被參一案先圖夏縣繼圖介休縣手本開銀至一萬數
千兩之多其他調繁之員如調歷城縣之管承寵調南
昌縣之王廷對等或以貪婪敗或以虧空參若不將濫
調之例永禁長此安窮且營求得調之員其貪酷必甚
或前任之錢糧未清或上司之酬謝未足雖欲不侵用
庫帑剝削民財其勢有所不能上旣藐
國下又害民如是者宜禁且他員卽有不肖猶畏上司覺
察若不肖之員一經調繁則督撫司道皆其護身之符
也亦復何所忌憚如是者宜禁且一人調繁得計通省

州縣必皆探其獻媚之方人心不靜奔競成風如是者
宜禁且小州縣調繁得計大州縣必皆尋一自固之術
人情不安行止易壞如是者宜禁查調補舊例原爲江
南浙江等七省中錢糧難徵之一百一十餘縣而設又
邊遠煙瘴地方必調補熟悉風土之員臣請嗣後除舊
例宜調者仍照舊題明調補外其餘一槩不准濫調且
嚴定督撫違例處分則妄念旣息而吏治自清其或員
有要地需才本官果不相宜者許該督撫明白奏請
皇上照山陝例揀選好官補用則至公無私官方澄而民生

永賴矣緣係條陳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
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敕部議覆施行
康熙四十三年八月初四日題初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吏部議覆該臣等議得雲南道御史田
從典疏稱我
皇上舉賢用能知人善任督撫仰體
上意於州縣中廉能並著者往往破格請調以示鼓舞意非
不美事非不善而沿習旣久弊端遂生有秉公而調者

卽有徇私而調者如原安徽巡撫李鈵調桐城縣知縣
錢啟鰲指桐城縣之繁以爲簡指休寧縣之簡以爲繁
近日山西大寧縣知縣許晉財調被參手本開銀至一
萬數千兩之多其他調繁之員如調歷城縣之管承寵
調南昌縣之王廷對等或以貪婪敗或以虧空參若不
將濫調之例永禁長此安窮查調補舊例原爲江南浙
江等七省中錢糧難徵之一百一十餘縣而設又邊遠
煙瘴地方必調補熟悉風土之員臣請嗣後除舊例宜
調者仍照舊題明調補外其餘一槩不准濫調且嚴定

督撫遵例處分則妄念既息而吏治自清等因條奏前
來查直隸山西陝西湖廣福建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
省有 臣 部停選聽該督撫具題調補者道府以下各官
共二百二十五員江南浙江陝西江西湖廣廣東福建
等省有 臣 部照常銓選仍聽該督撫具題揀選調補者
州縣等官共一百一十七員此外道府州縣並無調補
之例今臺臣疏稱破格請調習久弊生請永禁濫調等
語應如臺臣所奏嗣後除應調員缺仍照舊例調補外
其餘一槩不許濫調如該督撫違例濫行資奏調補照

依劣員保舉賢能例議處相應行文直隸各省督撫一
體遵行又疏稱或有要地需才該督撫明白奏請照山
陝例揀選好官補用等語查山陝等省道府等員缺俱
開列恭候
皇上選用其餘員缺俱歸月分銓補具題引
見仰候
聖裁無容再行揀選應將此處無庸議恭候
命下 臣 部遵奉施行
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初一日題初六日奉
旨依議

請定行取考選之例疏
掌陝西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臣田從典謹
題為行取考選已有新例敬陳未盡末議以襄大典事欽
惟我
皇上行政用人至明至當近日考選科道開列部郎翰林斷
自
聖裁而行取知縣之引
見者寥
特旨以額外主事用此誠

皇上立賢無方之盛意也但
特恩出於一時而定例垂於永久臣查行取考選新例內有
未經聲明者有稍可推廣者有尚不諧一者一得之見
請為我
皇上陳之夫未經聲明者如知縣行取宜有定期是也舊例
科道員缺吏部請
旨行取各省知縣聽候考選今九卿會覆之新例行取知縣
俱以主事用矣則考選科道時自不行取知縣而知縣
之行取當在何日乎此處並未議及臣請嗣後將正途
出身知縣論俸行取之處或定為二年一次或三年一
次每省照卓異例額定名數吏部按年請
旨遵行庶大典昭然而小臣倍加鼓舞矣至於例之稍可推
廣者則同知知州亦應行取是也舊例同知知州輪班
內陞員外惟不得與行取考選之列今知縣應陞主事
可以行取主事乃同知知州應陞員外似亦可以行取
員外況新臺臣陳勳鄭恂俱由知州陞任員外現蒙
皇上選用[illegible]嗣後正途出身之同知知州與正途出身之知
縣各照資俸一體行取庶人材輩出而選擇愈可足用

矣若夫例之尚不畫一者以知縣行取既不由督撫保
舉而京官考選例內猶有照三十六年三十九年之例
令堂官保送等語則是同一事也而外官一例京官又
一例矣且考選一途若必藉堂官保送則平日之交結
與臨時之營謀在所難免將見臺垣建言之臣無一非
部院門下之士是保送實便於樹恩而各衙門之弊端
回護瞻狥誰與發覺乎臣請嗣後遇有科道員缺吏部
請
旨後將正途出身之部屬與翰林並由正途知縣陞任之內

行評博等官一體論俸開列聽候考選庶恩皆出自
皇上而分競之妄念可息矣臣因行取考選關係甚大故敢
冒昧陳詞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揩如果臣言不
謬伏祈
睿鑒施行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題十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吏部議覆該臣等議得掌陝西道事雲
南道監察御史田從典疏稱舊例科道員缺吏部請
旨行取各省知縣聽候考選今九卿會議之新例行取知縣

但以主事用則考選科道時自不行取知縣而知縣行
取當在何日此處並未議及請嗣後將正途出身知縣
論俸行取或定為二年一次或三年一次每省照卓異
例額定名數等語查定例卓異三年一舉舊有定額應
如所奏嗣後行取知縣定為三年一次分省行取酌定
名數查各本省內無論有無卓異薦舉但係歷俸三年已
滿現無錢糧盜案叅罰正途出身之係深知縣准其行
取再照各省縣分之多寡定行取之名數如直隸江南
湖廣陝西四省每省行取五員山東山西河南浙江江
西廣東四川七省每省行取四員福建行取三員廣西
貴州雲南三省每省行取二員俟其行取到部開列引
見後以各部主事用與應補應陞及應選各項之主事人
員分缺補用又疏稱同知知州不得與行取考選之例
嗣後正途出身之同知知州與正途出身之知縣照資
俸一體行取等語查康熙四十四年六月內九卿會覆
前任御史黃秉中條奏在外知州從無考選科道之例
應將此處無庸議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查同知知州從無行取之例應將御史田

從典所奏同知知州行取之處無庸議又疏稱知縣行
取不由督撫保舉而京官考選例內令堂官保送則是
同一事也而外官一例京官又一例矣請嗣後遇有科
道員缺吏部請
旨後將正途出身之部屬與翰林並由正途知縣陞任之中
行評博等官一體論俸開列聽候考選等語應如所奏
嗣後考選科道將正途出身之部屬與翰林知縣陞任
之中行評博等官照各項次序開列恭候
皇上欽點補授俱停其由本堂官保舉俟

命下之日臣等遵奉施行

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題十一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欽此吏部等衙門會覆該臣等

會議得先經吏部議覆掌陝西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

田從典疏稱云云仍照吏部前議俟

命下之日臣等遵奉施行

康熙四十五年正月三十日題二月初三日奉

旨依議

自陳疏稿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四級臣田從典謹

奏為遵例自陳不職懇

賜罷斥以肅察典事准吏部移稱今此京察應於雍正元年

起將三年內所行事蹟過從三品以上令其自陳等因

仰見我

皇上當庶績咸熙之時尤嚴考績黜陟之法誠盛典也竊臣

年七十六歲由戊辰科進士初授縣令行取考選御史

內陞由通政使司左右參議左右通政陞光祿寺卿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轉兵部右侍郎陞都察院左都御史

轉戶部尚書計自縣令以至尚書受

聖祖仁皇帝洪恩者三十年未能仰報於萬一臣之名過其實

逾分已久乃復蒙

皇上洪恩簡用銓部未幾又拔置內閣由協理閣務

特授大學士

天寵已極報稱愈難茲查雍正元年玖月內臣任戶部隨

駕

陵寢執事加一級拾月內臣任吏部

殿試充讀卷官十一月內
恩科武會試爲正考官雍正二年二月內補行順天鄉試爲
正考官十月內臣任協理閣務因戶部捐案停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加二級伏念臣綆短汲深望輕任重情每慚夫
素食位徒竊於和羹加以目力久昏本章已難閱視心
思大減奏對尤懼遺忘
聖主日月照臨察典正鉅意在風玆有位首宜嚴議臣躬臣
謹據實自陳伏祈
皇上即賜罷斥另行選補庶衰朽退而

綸扉可收得人之效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奉
旨卿簡任機務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

乞歸疏稿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五級臣田從典謹
奏爲微臣衰病日深懇
恩解退以重機務事竊臣山右樗材荷蒙
聖祖仁皇帝數十年豢養之恩自縣令游歷尚書恭逢
皇上御極屢叨
聖眷遂授臣大學士之職位重才疏撫心慚悚所自矢者惟
此樸誠一念朝夕冰兢冀以稍報
高深於萬一不意雍正四年五月間在閣辦事忽覺左手沉

重兩足無力有類癱瘓之症延醫調治雖覺稍愈然必
扶人倚杖始能行走曾經將臣服官始末及致疾根由
繕摺具
奏復蒙
天語慰諭
寵賜頻頒聞
命之下感激涕零自念起跡單寒品秩逾分暮年抱病理合
退休但以受
恩深重毫無報稱是用扶病供職又將二載無如年近八旬

血氣日耗今年入春以來舊疾加甚頭暈目昏衆以重
聽夙夜思維實增惶悚伏念靖共匪懈者乃人臣服官
之大義物皆戀主恩未報而思歸固臣之所不忍言也
而度德量力者尤人臣敬事之小心奈豈負山年愈衰
而曠位又臣之所不敢出也况機務重大又非他職可
比倘有貽誤關係匪輕不得已仰懇
皇上俯鑒愚忱准臣告退回籍調理俾臣得與農人野老共
荷昇平則草野之餘生皆
聖朝之

恩賜矣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無任懇切惶恐之至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三月初八日奉
旨卿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直恪慎恭謹服官供職宣
力多年倚任綸扉正加倚眷覽奏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
著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於啓程之日仍須賞筵宴令部院
堂官齊集並賜帑金五千兩爲還家路費及高年頤養之
資馳驛回籍起行前著來陛辭朕面加恩諭起程之日著
在京官員等祖餞其行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
以內者俱著迎送旋里之後懸掛朕所賜御書匾額時令
巡撫兩司親至其家將來頤養康健一二年後再入京陛
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至意該部知道

謝
恩賜筵宴摺子
大學士今致仕臣田從典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六日蒙
皇上賜臣筵宴部院堂官遵
旨齊集臣謹恭設香案叩頭祇領訖伏念臣起跡單寒久廿
黍藿備員機務未效涓埃荷蒙
聖慈予告回籍復蒙

恩旨頻仍
寵賚稠疊
特令內務府製備筵宴九卿大臣集臣邸舍飫
天廚之芳味彌愧叅餐啟
內府之黃封欣承湛露臣僚鼓舞咸稱千載之榮閭里觀瞻
快覩希逢之盛臣何人斯遨茲
曠典飲和食德願長歌咏夫昇平鏤骨銘心莫獲仰酬於
高厚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臣不勝榮幸感戴之至

遺疏
大學士今致仕臣田從典謹
奏爲
君恩未報事臣蒙
聖祖仁皇帝豢養深恩自縣令洊歷尚書復蒙
皇上天恩授臣大學士之職以衰病乞休
皇上格外隆恩加臣太子太師
賜宴
賜金

陛辭之日又蒙
恩賜衣帽數珠等物
殊恩異數千古未逢方謂草野餘年得以優游
聖世不意在良鄉地方舊疾忽劇醫藥罔效臣自念庸才陋
質名位逾分受
聖恩而已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涓埃未報惟有生生世世啣結
奏
奉

旨田從典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直恪慎恭謹自辦理
部務以及簡任綸扉實心宜力勤勞懋著屢以老病乞休
情詞懇切朕因允其所請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賜
以帑金馳驛回籍冀其頤養康健於一二年後再來京陛
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意忽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爲軫悼
遣散秩大臣一員三旗侍衛六員往奠茶酒并念伊子年
幼無辦理事務之人遣內閣漢學士一員滿洲侍讀學士
一員前往辦理事畢之後令該地方官酌量委員沿途照
看送至原籍加恩優恤已有旨了其應得卹典著察例具

奏伊子年幼家居著山西巡撫傳諭該地方官就近時加
照看其新舊接任之員俱將此旨傳知通行遵奉前朕賞
賜田從典匾額對聯可暫收巡撫衙門俟諭祭之時於兩
司中令一人賫捧前往頒賜伊家該部知道

擬積貯疏

臣謹

題爲各省之積貯最重州縣之虧空時聞謹直陳利弊以
收實效事臣聞立法易行法難行法易守法難凡事類
然而積貯爲甚夫積貯爲賑民而設貯不多則病在法
病在法猶可言也貯多而虧空則病在人病在人則其
弊有不可言者矣將擇人而任而人不勝擇將嚴以防
之而防之愈嚴人之干法愈衆然則果無計以處此乎
非無計也其所以擇之而防之與所以變通之者在得

其道而已矣我
國家常平義倉之設遍天下
皇上特飭所在有司加謹收貯陳陳相因有備無患則
聖人有道而造化無權矣然而虧空時聞不可不急思所以
處之也臣思州縣之虧空有不可原者有可原者不可
原者上官之勒索在其前加派之不敢則動正項以用
之矣庫銀之不足則那積穀以佐之矣始也猶出於不
得已既而借出陳爲貿易則敢於侵蝕者有之始也猶
出於已之不得已既而滋口實於胥吏則又聽其共相

役餘者有之若夫可原者則有二焉地之高燥者頓貯
猾易若下濕之地數歲不易粟且腐爛不可食矣易銀
則有叅處聽其浥爛則有叅處而究其易銀浥爛之所
由來孰非出於無可柰何者乎亦有實借給而負在民
者或一方小有水旱尚未成災爲司牧者報之不可而
柰邑已見聽之又不可擅爲發借時或有之而散之易
收之難收於成熟猶易而收於再歉更難於是實以不
請輒發之罪彼亦奚辭而要其心良亦苦矣斯二者皆
有可原者也臣謂不可原者先上官而及屬吏先大吏
而及小吏
國典煌煌法行不宥嚴以申飭而已而可原者似宜稍爲
體察而寬恕之夫設官以爲民也今者無病於民與有
益於民而均不免於得過則人材固爲可惜而人人救
過之不暇將益相率而巧爲役胃以自聽叅處則可慮
者又不在人材而在
國計
皇上洞鑒其弊令九卿督撫內外合議准以存七借三又寬
賠補之年限法制盡善斯亦何容復爲置喙則惟令督

撫於實心爲民之官加之意而已語曰有治人無治法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又曰觀過知仁是則廉亦有道也
過亦可使也吏而苟廉民以之爲歲國以之爲實卽不
幸而以積貯被議亦當揆厥所由分別處之而不盡在
限年賠補之例如是則人思自奮不特奉法而且有善
處之法矣平糴不可行乎穀則賤歛之而貴散之而不
虞其中飽也社倉不可行乎人則民舉之而官委之而
可行所無事也且佐貳不可分任其事乎耳目多而稽
察易則又未見令長賢而其下有不仰承其意者也所
謂擇之而防之而變通之得其道者庶有在於此乎臣
愚昧無知謬陳管見伏祈
睿鑒施行

擬疏通選法疏

臣謹

題爲銓政原有定例用人必在及鋒謹陳舉貢之壅滯亟
求選法之疏通事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人皆
踴躍鼓舞自奮於功名而國家因以收用人之效則惟
銓政之疏通使之也夫天之生材原足供一代之用特
是當其時而用之雖偏長可與奇士爭能而過其時而
用之即豪傑將與庸衆同伍古之用人不拘資格故周
官三百六十屬下逮瞽御罔非正人其時朝無倖位野

無遺賢漢世選舉猶爲近古逮後乘以資格用人而先
後多寡之間乃至於壅滯而人材遂困然行之既久未
便驟更按其額數斟酌變通不至於紛更破例而有疏
通之實則其道不可不急講也我
皇上資本聖神明並日月光華復旦思皇睹王國之楨籲俊
闢門蒐征慶連茹之吉而又卓異之舉時間傒者陞以
不次寬大之
部覆下逮小予以更新至於停捐納必廷臣屢請而後暫得
舉行疏正途則額數較多而又永著爲例固已人思自
奮士慶彈冠矣而臣猶有請者則以舉貢一途尚多壅
滯所當急宜變通者也夫往者進士嘗壅滯矣疏之而
已通舉貢又壅滯矣疏之而未即通其故何也今以選
法論之十七人爲一班推陞捐納共得其七進士舉貢
共得其十不爲不多矣然舉貢以兩途而得五人不特
少於進士亦并少於推陞捐納何也推陞捐納人數即
多度不至如歷科揀選之舉人動以千計其途已自相
壅滯矣而又益以歷科之恩拔歲副貢生至後之積薪
者又不可以數計選法安得而不日滯士氣安得而不

即抑乎又其甚者舉貢名爲分選而實則有停選之時
何者今吏部選法舉貢係按科分前後宜矣而於每科
舉人之後附以教習貢生舉完則及於貢貢完則再及
於舉則當舉人挨選之時而貢生曾不預其一及輪至
貢生挨選之際而下科之舉人又曾不得預其一其間
豈無非常之士卒皆坐困於閒居之歲月而不得以自
表見於
聖明之世即幸而一輪半通而大槩皆遲暮之年甚可惜也
夫士之有老與少猶日之有朝與暮也今乃不用其朝

氣而用其蓄氣人材之何椎不待言矣且壅失我
皇上所以疏通正途之本意也夫
皇上待舉貢與進士一體而壅滯若是者則以選法定議之
時未能仰體
上意一通融其法耳法不通融則雖舉人揀選之例無論由
五科減爲三科即令其一科揀選盡如邊省之例而亦
曾何與於選法之數乎臣查舊例選法以十三人爲一
班後加至十七人夫加則愚不可屢加也合無量加一
人以十八人爲準使舉貢共得六人而又將舉貢分而

二之使舉得其四貢得其二無使非貢有偏枯之時至
科分挨次悉如舊例庶每選有舉每選有貢矣所謂不
至於紛更破例而有疏通之實者此也或曰班數行之
已久永爲定例今特以舉貢之故而增人若別途俱請
增數柰何臣謂不然夫若合舉貢之人數與別途分晰
較之雖加猶爲少也今進士推陞俱得其平無論矣至
捐納一途多出勢豪之家非有才能素著者也而朝出
貲而暮綰綬累累而若若者果何許人也皓首窮經之
儒終年戚戚即諒增其數彼更何說乎此斷宜急爲變

通者也臣愚昧無知謬陳管見惟祈
睿鑒施行

武會試錄序

欽惟我
皇上龍飛九五百度勵精尤以人材爲急思得海內瓌瑋非
常之人以效百職於是於紀元之歲
特設鄉會兩科收羅文武之士歲十一月武會試屆期樞臣
[illegible]名疏請
上命親王貝勒大臣監視弓馬技勇而以臣從典偕吏部右
侍郎臣史貽直暨太僕寺卿兼理文選司郎中臣沈近
思給事中臣滕紹文監察御史臣陸賜書主事臣甘汝
來考校策論與試武舉合式者一千有奇先是

簡命王大臣校其技勇列爲等第乃鎖院而試之共得士二
百三十三名榜發之後例當擇其文之尤雅者進呈
御覽臣得撝言簡端臣惟三代之制軍民爲一文武未分故
取士之道司徒賓與以鄉三物六德六行六藝射御與
焉而選士澤宮則專以射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已寓於
鄉舉之中矣兩漢近古猶爲一途豈非以干城腹心即
爲菁莪棫樸之彥奔走禦侮即皆馮翼孝德之英哉唐
代科目始有武舉而府兵制變乃有召募兵民分而文
武異則士夫以諷議爲高而投石超距罕聞先聖之道
矣我
聖祖仁皇帝文德武功光被四表邁百王而上之乃俾應武科
者兼習孔孟之書至意誠深遠哉孔子云我戰則克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晉文
選將必說禮樂而敦詩書非韜略之難而不明乎聖賢
之道之爲患通義禮之學者克敵有勇制勝有謀立忠
孝之節者以戰必勝以守必固孫武吳起之書可以用
兵非所以爲用兵之本也司馬法雖太公之舊戰國相
傳語焉不詳立體致用之學盍仍當於孔孟求之已

國家作育人材之道法良意美
皇上丕紹
聖祖之謨觀光揚烈多士奮興有司得觀其盛其爲慶幸曷有
極哉今武舉之獲售者固皆挽强命中射疏及遠抑且
誦法孔孟談說道義與儒生無以異其所以圖報
國恩而建立事業者尚有何道之從耶昔者三千之徒身
通六藝七十二人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三刻
踰溝樊須爲御宵攻吳軍有若與游由也兼人可以治

賦闕里之堂彬彬郁郁將帥之選未嘗不在其中故勇
之長加以經術則其道愈弘矣爾多士異日宿衛
宮禁守禦封疆內爲純臣出則良將劬學壯行庶不負
朝廷教育選舉之意文武殊途寧有異道蓋於此有厚望焉
其時知武舉某官某監試某官某例得備書

順天鄉試錄序

欽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崇儒重道作興經術加意人材尤於科場取
士優渥重疊
登極之初增廣選額
特開恩科適屆鄉舉之期仍於雍正二年補行正科所以闢
門籲俊惟恐野有遺賢弗克登進於是海內之俊造譽
集
太學三輔之秀異偕計俱來以應鹿鳴之選蓋惟
聖祖仁皇帝雲漢天章人被雅化
皇上膺圖纘緒菁莪之澤誕敷四極宜其藹藹吉人惟君子
命也仲春之月順天鄉試屆期
特簡臣從典偕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敏典厥試事臣
命之頃感愧交并伏念臣一介迂儒生長晉鄙樗櫟之才本
無寸長第以一念朴誠荷蒙
聖祖仁皇帝畀大優擢洊歷司農參掌國計
皇上臨御以來眷注彌殷每遇簡選重任徘從宰輔大臣之
後復

親酒宸翰
賜之詩章獎諭逾涯兼
賜清謐公方扁額得以朝夕瞻仰珍物良藥
錫予蕃庶旋遷銓部忝爲六曹之長臣 何人斯可以克堪玆
承校士之
命庶幾竭盡心力得以幼學之業權衡多士選拔英才以仰
答萬一耳入闈之日已自盟心益勵精白庶無隕越維
時監臨則新歷府尹 臣令瑱 提調則 臣令瑱 仍以府丞
攝事內監試則御史 臣德布 臣繼燁 外監試則御史 臣
達禮 臣貴 臣嘉穀 臣清 臣伊納 臣文盈 臣音保 臣賴諾

各董其職虔恪謹嚴同考官侍讀 臣宗敬 侍講 臣世遠
贊善 臣光晟 給事中 臣祖任 臣謙恒 臣喬年 御史 臣容
臣考祥 編修 臣楮 臣懋竑 臣沅淳 檢討 臣恩訓 臣廷對
臣廷析 吏部員外郎 臣于瀛 吏部主事 臣在詩 禮部員
外郎 臣羅倉 刑部主事 臣爾恒 俱文學之彥出於
特簡 臣從溟 臣敏 復相與恭撰載書盟手炳蕭盟於大神共
期洗滌際私不負任使乃進祭酒 臣爾登 臣傳 學使 臣
襄所錄士子五千三百有奇鎖院而試之首場邀

恩欽定四書三題俱闡內聖外王奥旨臣 等跪領頒發共欽
聖學崇高訓詞深厚又
視學禮成
特廣監額十八名臣 等然膏繼晷詳加決擇先期以前列十
卷進呈
御覽幸有
俞旨臣 等以
萬幾之餘恭讀
聖安乃又俯念臣 躬

賜之勞問益深悚仄迫於撤棘凡閱三十日夜得士二百五
十一人副榜五十七人詢之輿情幸無異詞臣 從溟 偕
臣 敏 恭繳
御批奏摺復得
溫旨又
賜克食此皆
皇上加意學校人材蔚起臣 等得際其盛幸何如乎榜出例
當刊錄進
呈於是擇其文尤雅者二十篇鋟板以

獻臣得展言簡端臣惟
皇上賜題三道首重勸善錫庶民之極次言存誠推聖人之
本終合明德新民爲一事治術理學莫備於此固惟
聖主躬膺道統祖述帝王精一執中平章協和一以貫之然
以此考校則所厚期於多士者又深且遠矣夫學者載
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
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
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然而百家衆說雜其中
雖其微言大義孰從而明之自孔子出而集著述之大

成衷羣言之淆亂仁與義始有定名道與德不徒虛位
羣弟子記之爲論語二十篇而天下始曉然於道其所
道者皆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者皆非吾之所謂
德也雖未嘗專立理學之名而實爲千古理學之宗自
是而曾子述之有大學之作詳於言心子思子述之有
中庸之作詳於言性迨及孟子當處士橫議之際而七
篇之中言仁義言王道尤以性善爲宗與孔門師弟子
之傳共相發明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然而四子之
書俱在而表章以爲四書與六經並行者實自宋儒始

盛自漢以後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宋時五星聚
奎濂洛關閩大儒輩出而洙泗道統燦然昭明於是注
疏之駁雜異端之虛無俗儒之記誦遂皆退伏矣
國家庠序科舉之設師儒以此而育才鄉會以此而取士
諸生束髮受書非孔孟之言不肯習學塾肄業非程朱
之說不敢從由是發爲文章應有司之程式粹然皆正
誼明道之論從未有若斯之盛者也雖然文辭所以載
道也故上以此求下以此應觀其文即如見其行者取
士之制也而上不專以此求下不專以此應因其文正

可考其行者取士之意也意非制則得之不廣制非意
則核之不成今文章爾雅亦既彬彬矣記曰先責其言
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但能不負所言以理學爲經濟
則歛歷中外忠孝大節俱在於茲此又多士異日事也
聖主勵精圖治宵旰勸農講學行禮上格
天心甘澍立應西陲小醜隨報蕩平思與海內共登上理比跡
唐虞亮天工而熙帝載必需人材分猷宣力將實賴之
不徒有司知人能得士之效也敢以是爲序

辛丑會試策問

問易者五經之源也學者窮經必先易學尚矣顧本隱以之顯而自漢以後羣疑聚訟經旨乃晦豈復潔淨精微之謂歟我

皇上御纂周易折中一書所取雖有異同而要以朱子本義爲主微者以顯幽者以闡信無兩岐之惑矣學者宜如何研窮歟古周易十二篇經傳本不相連自費直王弼始合傳於經後儒悉遵之而朱子作本義乃獨復古易之舊非徒以其章句之近古而已其微意果安在歟上

下經卦數多寡不均朱子以卦之正對反對互覩之謂正對止成一卦反對遂成兩卦合正與反總爲三十六卦上下經各十八卦爲數未嘗不[illegible]其詳悉何如易有象有理漢儒之滯於象者拘而[illegible][illegible]而王弼專言理亦虛而無據惟朱子直據辭中之[illegible]求象中之意獨得易學之宗端在於此學者何以[illegible][illegible]玩辭得神明默成之道歟序卦雜卦二傳世儒所序與反對難通或疑序卦非聖人之書今紬繹周易折中序卦雜卦明義仰見

聖學高深精義疊出羣儒之陋自不足言顧陳圖南反覆九卦之指與邵康節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旨猶有取焉學者可無引伸觸類以求仰答

聖明歟多士其詳著於篇

癸卯武會試策問

問用兵之道不外戰守兩端而爲將之材貴乎謀勇兼備古者寓兵於農戰守具備後之言戰言守者法各不同而要之戰貴神速守貴持久此兵之一定不易者也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戰之所以貴神速也語曰千里褒糧士有饑色故兵制自三代而後惟唐之府兵且耕且戍法最稱善他如趙充國力主屯田之議坐破先零陸贄奏請積粟於邊而粟可支數十年范仲淹與屯西塞而

元昊稱臣此守之所以能持久也其成效可得一一而言歟將之善謀者運用變化存乎一心奇正相生神妙不測所謂行於九天藏於九淵豈膠執古法所能彷彿歟古之名將能運籌決策於帷幄之中卽能克敵制勝於疆埸之際固知有勇者必兼有謀然則六花之陣九軍之法三支之勢五練之宜所以善持於全勝之後者豈可闕焉不講歟我

國家兵制精嚴遠超歷代承平日久武備益修我

皇上聖武布昭神謨內斷愼選元戎軫恤軍士邊庭充實士馬飽騰迴者凱音疊奏寰宇歡呼從此烽烟永息耕作大興其卽古者寓兵於農戰守兼備之法較唐府兵之制不更周密而盡歟汝多士講求韜略嫻習技勇有素矣其昌言之以爲

當宁獻

甲辰順天鄉試策問

問治術原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堯舜以精一執中開萬世道學之統禹湯文武先後同揆孔孟程朱心源遞接我

皇上體元立極學究天人仁孝之心孚於萬類誠所謂明哲作則萃帝王師儒之道於一身者也夫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性分之所固有實爲職分之所當爲伊尹之相湯也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管敬仲治齊非不民衣民食敎孝敎弟顧一以爲王道一以爲霸功其根原之不一

者何歟老氏五千言簡淨寧一顧何以蕩而爲莊列傳而爲申商又流而爲李斯之治秦其宗旨之錯謬者何在歟朱子作王氏續經說謂使王仲淹得用比荀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其序道統則及董相諸葛武侯暨文公而不及文中子又皆有未滿之辭直以周程上承孟氏何歟周子標主靜立極之說其論治也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程子諄諄於主敬主一其上書也曰君志立而天下定張子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自古之可憂者其作西銘則推理一分殊而功極於無忝匪懈朱子之學知行並進涵養踐履兼盡其論治也曰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周程張朱其學術之同條而共貫者可得而申言歟明朝河東餘干學術最純仁宣彝宗致治亦盛正嘉以降或標頓悟或流雜博不遵朱學厭薄傳註學術濁而治術亦壞其相因者果何若歟夫體仁足以長人修道正以立教多士幸際

聖明其有志於內聖外王之學久矣其悉所聞以對

策問四道

問設官分職所以為民故民生安危由于吏治之得失史稱循吏兩漢不亟歟觀民之官莫如守令然往往監賞甚多而彈章未艷循良疊奏而失職時聞何以使郡皆龔黃之良縣祓卓魯之化歟夫論吏治者曰廉曰能曰寛曰猛其道不可偏廢而人才不同所尚遂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雖有不煩之名而每憂于廢事武健之才不畏強禦雖有集事之能而又憂其傷化二者孰優將何從歟抑或大吏之好尚先有異同將無承望風旨而

不能自行其志歟且守令之職恩則父母義則師表生養之計教化之道皆宜留意而偏才小能不知大體豈承流宣化之意歟茲欲使其興廉舉孝正己化民所以崇奬而鼓勵者抑何道之從也原古昔設官之意考歷代課吏之法寓撫字于催科以刑罰為教化此家給人足風醇俗美之源也爾多士其詳悉言之以預觀所設施焉

問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遇水旱饑饉民無菜色救荒無奇積穀非其急務歟

皇上愛養黎元凡閭閻疾苦曲為軫恤而先事圖維今常平倉之積貯按冊而稽陳陳相因矣乃一方偶歉即煩

聖慮蠲賑之外又復截漕接濟饑民乃得粒食是則有司之奉行僅屬空文不肖之侵蝕猝難稽核清理之道果安在歟夫李悝平糴之政耿壽昌常平之設及長孫平之義倉朱子之社倉人人習聞其說今欲斟酌往古制宜于今何者為最夫貯於官者平時既患其侵那有事又苦其留難固不若貯於民間之為便然而事無統轄勸輸則不時交納還倉則不免逋欠且鄉士大夫安得盡

如朱子其人者而任之歟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利然一遇歉歲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無以賑之矣莫若兼置平糴一倉以代社倉之匱則官民相倚上下兩濟或亦可行歟爾多士深於經術其於民生大計必有碩畫其悉意以對以資採擇焉

問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周官六卿教養之後次以司馬寓兵于農四時講武法至備也後世兵民既分勞民以養兵設兵以衛民教養之法整飭之道可不講歟我

皇上鴻功偉略四海大定然猶思患豫防文武並重官弁必

經選擇武科加以語孟近又文武兼局務求眞才行伍
之士優加賞犒固已聲靈赫濯威行無外矣然有一兵
必有一兵之餉防汛難省廩給多耗則與屯汰冗亦有
可講者歟助兵餉所出皆山民力而將弁不肯扣剋時
問何以使兵沾實惠歟將重技勇兼尚謀略古人論將
或欲於軍中選擇或欲驗於治兵無事之時法莫踰此
然二者孰善夫說禮樂而敦詩書任將之道也少長有
禮制勝之本也今何以使將有儒雅之風士無驕悍之
習歟且時平事靜積習易弛凡羸弱雜充屯戍荒廢額
籍空懸皆不可不慮何以儆戒之使無怠廢歟益將士
相安兵民和輯糧餉無虧緩急有賴武備之至計也其
悉言之

問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弼教者也舜象典刑而
四方風動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厥後刑措
四十餘年不用休哉風何隆歟我
皇上至仁如天愛民如子而於用刑尤爲加意凡奏當之成
其難其愼每天時暑熱清理刑獄天下自無冤民矣然
獄辭百變條例繁多奸吏或析律二端上下其手何遂

而使其仰體
聖意用法明允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今讞獄自郡邑遞
轉而上至於覆奏緩之至愼之至也然一案而踰限經
年無辜拖累破產失業何以使獄無淹禁如期決斷歟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以
疑則非法之所能定故不得已而姑從輕減而鄙儒之
姑息俗吏之便文自營遂一以輕刑爲事朱子深斥之
豈引經斷獄之意歟夫諄諄於祥刑呂刑之所以見取
也中正明達果斷通書之所爲訓也多士學古入官將
有民社之責者試言之以資採擇焉

記

御賜詩扇石刻後

龍飛雍正元年仲秋之三日臣從典奏事

乾清門稜同大學士臣松桂徐元夢等恭閱

御書二冊筆勢雄秀超越古今共嘆

天縱多能爲章雲漢伏求

寵錫蒙

皇上立賦五七言律詩數首并箋分

賜臣各謝

恩訖臣從典捧出展讀仰荷

天語褒獎皆非臣謭劣所可能堪喜懼交并恭勒諸石既識

恩榮兼示譽勉之私焉

英德縣學宮新建啓聖祠碑記

以道德承堯舜禹湯文武之統德侔天地道包帝王古今聖人未有如孔子者也說者謂貞元運復之會自堯舜迄衰周千有餘年天固積至此時特生孔子以爲萬世之師非人力之所能爲也然吾攷孔子世家其先爲宋人宋自微子迨正考父生孔父嘉凡八世別爲孔氏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亦五世至聖父叔梁紇當正考父時爲宋世卿更遡微子而上爲湯則爲有殷之孫遡湯而上爲契則爲黃帝之後由是言之孔子之生係於祖宗功德有自來矣不可謂盡天而

非人也且史稱叔梁紇身長十尺孔子身九尺六寸表相同矣顏母之禱於尼山也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神明名矣然則人事未嘗不兼於其間也蓋有天下者必推原其世系所自出追上隆號以明有尊設立九廟昭崇祭祀以明有孝即至配帝配天而不以爲過孔子匹夫也而爲歷代漢魏唐宋元明以來之君所尊享親之曰尼父曰宣父尊之曰太師曰元聖曰大成至聖先師而大其謚曰褒成曰褒尊曰隆道曰宣曰文宣進其爵曰公曰侯曰王加冕服如王者祭祀一如王者之禮而聖父叔梁紇至宋

真宗始封爲齊國公元文宗始加封爲啓聖王闕里聖廟天子謁每臨幸祀以大牢與遣官致祭在國學則以時釋奠而啓聖之祀無聞焉其僅見者家廟之祀而已惟明世宗從大學士張璁之議命有司天下學宮皆立啓聖祠璁疏引侍講學士程敏政所議顏曾思孟配祀坐堂上而其父在廡下從祀之列爲非禮此後請於祠中奉啓聖居中南面而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啓聖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又先儒程朱之父永年伯程

珦獻靖公朱松亦請列於從祀世宗悉從之嗣是而啓聖有專祠聖宮父子享祀之位正矣夫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親於父子莫敬於君臣而恩及於夫婦義及於昆弟朋友循是而游之於詩書觀聖賢語言文字以涵養其學問驗之於政事禮樂紀綱法度以大其猷爲而究極於天人性命之微以歸本於道德此孔子之道所以充塞兩間而爲皇帝王霸治亂之數所不能違愚民之質日用飲食薄物細故所不能外也英州學宮在大廋山下凡屢遷享殿歲久傾圮子爲葺而新之堂皇如故而啓聖祠則爲度地規畫構於明倫堂後架爲五楹庀材鳩工木取其中梁柱者中構櫨者石取其爲堦墄者爲砌礎者磚合土型范者瓦受陶冶綱魚鱗者列雁齒者數月而祠成而名宦鄉賢亦附焉於是士入廟思敬知尊聖人因以知尊聖人之父敎民以孝雖於學宮矣漢制孝弟力田舉於民間往往秩至二千石明帝尚儒術爲四姓小侯立學於南宮令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夫人莫不具有天性子之於父天性也爲上者因其性而順導之而人思孝矣昔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尊王也孝經尊親也作忠以孝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取法爲

人倫之極者如此而已矣嗟乎古來帝王之以有天下享其親者多矣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孰有如啓聖享其聖子之祀至今六十有八代而儼然受天下俎豆傳之無窮也哉甚矣孔子之道之大也

近聖書齋碑記

學者誦法聖人儒名而儒行雖曠千百世猶能祀其當日衣冠劍佩書冊琴瑟之盛一何幸也或謂聖人已往其道散之百家人名自為師而未有統壹非也聖人之道如日月中天江河行地無時而不在人間無古與今一也又有謂聖人天授非人力可及其所以尊聖者是也然以難及而不敢有希聖之心其自待抑薄也夫學山而不至於山猶不失為邱陵不學則蹟而已矣曾學者而可使其蹟哉此無他上之人教化不施故其下無

所取法也今為指其塗而語之汝如是而由為則莊莊乎士矣更循是而深焉則油油乎君子矣而人於是知所趨向發奮而起矣英州邑當南北之衝地瘠而民貧農畦困於役車三時無暇自予宰邑以來始為之罷藝鼓令其力農俾沾禾桑之利以供賦稅凡邑中叢弊悉取而爬剔之然其俗樸而無文求子若弟之孝秀者譬如玉之在璞金之出礦非琢磨之型范之不能也因思學校為

國家養育人才之地長吏為造就人才之人遂於建啟聖宮之後更築書舍二十間於明倫堂之西旁設射圃延名師宿學與諸生講習於其中應其歲中膏火脩脯未有所出也則為之捐俸錢置廓步田五十畝併桃溪南山廢書院田一百五十餘畝以時取給用垂永久而額其書舍曰近聖書齋今而後諸生春秋羽籥冬夏詩書顧名思義儼然登金絲之堂而立杏壇之上矣邑舊書院有宋三賢祠祀唐忠肅介鄭監門俠洪忠宣皓今書齋仍祀之蓋忠肅劾文彥博與王安石辨褫道為容悅直聲動天下稱真御史監門繪流民圖以悟主上罷青

苗新法十八事忠宣留金一十五年使不失節歸忤秦檜此皆卓然立朝自見風烈不媿孔孟之學者也諸生其盍勉之昔范武子令餘杭興學校養生徒資給衆費一出私祿期年之後風化大行予非敢望古人而言風化而要以道德一風俗同非學校不可且以告後之君子來宰英者知予治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齋八約

一書齋原爲長育人才而設故幾經相度而後與築誠慎之也地鄰學宮之右聖賢範在焉凡多士肄業於此當以實行爲先而文藝次之若夫弄筆墨徼利達則又士林之羞非予所望於多士也

一忠肅唐公監門鄭公忠宣洪公或左遷或流寓其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考舊志唐洪二公已祀名宦後又俱祀龍山書院固懷賢慕義之意哉抑亦使砥節礪行者有所標準焉耳茲盡復舊制願多士交勉焉

一書齋當奉一先生爲依歸庶耳目可專心思可一而學始無岐趨

一書齋先生必務得文行兼優之人以正其所宗然後人文蔚起而薪火相傳功業從茲可期也不則如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得乎嗣後膺斯任者不拘紳士或本邑英流或他邦名宿其慎擇之然難矣哉是又在乎識鑒之能相士者

一朱子不喜人做科舉業爲其分心利祿故也然上以此求下以此應理學經濟往往在焉則科舉之文正未易易也惟冀多士根極於性理出入於唐宋諸大家務使藹如皆仁義之言而揣摩遷就之私毫無所中是誠朱子之功臣而庶不愧爲科舉之士云耳

一書齋左右嵌入米元章湛甘泉諸先生石刻非徒文人之韻事已也蓋名賢遺蹟既足留連而所詠歌又皆此間山川景物且令觀覽者有興起之思焉其南山碧落洞諸處唐宋以來遺蹟都是擇其人文以次增入

一書齋爲造士之地而養廉無資則計難長久今本縣於捐建後復用價銀一百二十九兩一錢置廊步田五十

畝七分四釐一絲而舊時桃溪書院吳公承澄遺有濟出田八十八畝零又南山書院田七十二畝零則惠安二張公愼宇祖若孫遺愛祀田也專祠久廢從衆議祔祭於此田亦歸焉歲額併收租銀四十七兩零除納官稅每歲祀先賢銀八兩修葺書齋二兩師生膏火紙筆之資二十四兩餘銀生息積至三年大比之歲備通邑士子應試公用自後爲成例焉

一租田出入必輪年掌管蓋輪則易清必多人輪接蓋多則難廢今議公舉庠士二十人每歲五人經理以次更

齊過而往始刪後或有頂補以歲科考案內首名爲率其前後齊頁附卷田租印冊二一存房一付該生值年經理收授

識三鄉賢記後

從典謹案相國陳文貞公紀先君子事跡采諸少宰仇滄柱夫子在史館時之表居多而夫子作表之由有可述而志者昔從典經營先君子葬事自作志文止載耳目所覩記甚畢道件持志即求表於夫子夫子既辭之越八年矣夫子遊南海會從典作令英德縣復請而許者何耶感於從典自志中有未備之事乃先君子避賊時棄幼子存孤姪之義也且先君子既棄幼子存孤姪事後終身未再言及雖家人亦不盡知而其事即出於孤姪口中故夫子重感之也孤姪從兄諱

愼典時同在署中與夫子杯酒快談各道生平因舉已五歲時與叔父避賊始末纖悉自述并請爲叔父表其事仇夫子聞之掀髯而起曰如所云大有關於世道是乃史氏之責也越日而表即以成從典奉覽之而喜且痛焉痛從兄不早言於從典作志時使得載入隧石乃湮沒八載而後傳者從兄誤之也而卒傳者則又從兄成之也遲與速豈非有物焉若或使之哉抑因之益有感矣從典雖生也晚念遂事先君子外遊之日少尚數十年日在膝下乃於先君子患難所處極難之事猶未及知則其他懿德所不及知者何限以是無憑

殫厥裁彰俾先君子懿行無閎負疚奚勝也故因刻前記謹
述其事而識之於此

記枕木

先大夫性喜枕堅物此木乃從典童孫始戲時學宮興役所
拾之餘材因稍斤削恒置枕上遂數十年逮從典亦時代曲
肱歷官無不攜之夫以邂逅竟成久遠而益繫手澤之思是
不可以不識因綴以詩

歲週甲子六十遂經燕粵萬千清風北窓兩世常伴華胥
夢邊

英德縣學宮新修青雲路碑記

英德縣隸韶州踰嶺而近猺昌黎子所謂中州清淑之氣磅礴鬱積物產之奇不足以當之者余嘗知其縣事創近聖書齋於學宮之右令諸生講習絃誦其中雖時有爲形家言者曰再於左闢青雲路利士子余有會於心而未遽旋以內召去閱二十年陽高毋君儀以幹才調劇邑慨然有事於此以白郡守胡君范相與出俸錢倡之而以衆力佐其不逮傚工於丙申冬告厥成綽楔雄列高閎挺峙旁治

官舍與近聖書齋左右相翼爲學宮之偉觀英人士繪其圖並胡君之記來徵余言固謂余之志也或有同於余曰英之川嶽靈秀天產最奇以地氣言之誠鄒魯可望公之前以近聖名齋著矣而茲又以形家言以青雲名路於近聖之義何居余曰道莫大於天形亦莫大於天雲觸石而出至於霄漢望之蒼蒼然則青雲者天之象也伯夷傳謂顏淵附驥而行顯又謂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夫附驥者附於孔子云爾然則所稱青雲之士豈非聖人之徒耶後世得志於時者

咸以青雲目之而自宋人以來則又專以青雲爲科第之美名故形家相沿遂以之名路斯固與前古所稱異矣吾之稱名惟不謬於古則雖因於形家而不主於形家故名青雲猶之乎名近聖也未足以爲病也且自選舉變而爲科舉士猶間有以異途進者迨吏道雜而多端則經術之士貴矣科舉首崇經術則舉天下科舉之士皆聖人之支流餘裔而考行而能掩其言者則又聖人之嫡子孫也士欲用世不得不擇一途以自處而擇一途以自處卽不得不同出於科舉然則擬以青雲毋

亦積重之勢使然歟雖然安可不究其極至乎哉蓋變而無不通者勢也貞而無不勝者道也不失其時所以與人之爲徒不易乎世所以與天之爲徒天不變則道亦不變道不變則學亦不變此余所爲以近聖名齋而惓惓於英之人士者也然而在英言英則尤有說焉韶石名郡鳴絃名峰英石發響於金玉（韶州府有韶石山誌載舜作樂于此其石有左闕右闕寶蓋等三十六名故以名郡英德縣有鳴絃峰誌載舜彈琴於此又載邑東英山其石有金玉聲世稱英山卽此）非造物之奇於物不奇於人也物之奇造物者之靈爲之人之奇必造物者之靈聚而後一間出之

是其勢嘗相待矣而道且烏乎待哉而學且烏乎待哉
又歲在辛卯吳之學夜相驚以光亘數丈經旬餘夫公車士云吳之科名且七十年自近聖書齋建後相繼登賢書者七人余聞而異之嗟乎造物
者之靈其待而發者機耶抑更有待於其人耶既爲記
以答其請復綴之以辭俾人士歌之以佐賓興之盛云
山兮匪高層累而巔水兮匪深灑而爲淵矧是克念希
聖希賢同登孔堂吾何畏焉道若大路行亦維艱途半
則盡等蹴而顚惟日不足以月以年神契石澗趣領虛
弦顏若孔卓漸近自然優入聖域禹鶚在天

先大夫墓表後記

於戲維我　先大夫顯考府君捐賓客二十有七年矣
墓表蓋甬上夫子過粵東時撰　府君初贈文林郎夫
子以文學直道由侍從累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假歸宜亟請易官階以光塋兆而仍用前銜者著
其實也表成於康熙三十八年已卯今始刻石者兄綬
之也從典由粵東
內召過里門呈稿於兄兄讀之泫然流涕復備述避賊時事
且謂從典曰不棄予無以存孤姪非存孤姪一念亦無
以庇祐其子若孫以至於今今吾年近大耋子孫成行
伊誰之賜與弟行矣敬守　先訓恪供厥職積善而昌
久而彌光吾以卜吾家福祚之溥將矣邑人士思　府
君學行合辭請祠於鄉賢邑宰上其事報可庚寅四月
奉主入祠其同時祠者族兄少司農濂三公少司寇巡
撫浙江公季張公　府君特以齒先觀者無不咸歎相
國陳文貞公作三鄉賢記以紀其事并爲侑神詩三章
首章蓋爲　府君也詞曰背[illegible]之精析城之靈是生哲
人孔道以明約身厚志履仁蹈義其氣浩然塞乎天地

潟爾籩豆卜爾孫嘗以將以饗來假帝傍記文多不盡
錄今刻石祠中者是也　府君立德立言古稱不朽又
得鉅公鴻篇足以傳之無窮第兄旣考終從典又絮官
於朝用是未遑伐石自以侍御史游歷京卿遂貳御史
臺恭遇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萬壽大慶覆遵
縣典　贈祖考府君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兼
管光祿寺事　祖妣延太君贈淑人　顯考府君由文
林郎廣東英德縣知縣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仍兼管光祿寺事　妣前母延太君　母白太君
俱由孺人加贈淑人從典旣授階子亦以三品廕生入
監讀書於戲自我　先祖父積德篤行以至於今益歎
世而究以
國恩光顯天之報施善人果有爽邪從典才能不及中人歷
官二十年幸無隕越允惟　先德是賴故旣立石阡道
并敘次作表後事使吾子若孫郎其榮顯思其隱約無
務乎華乃以世吾之家

題李燕元扁後

李子燕元祖鄉進士美中先生父太學生存正公所居里與
陽城僅隔太行美中先生與先大夫前後同受業師因有舊
予弱冠時遊玉川先大夫命謁見起居亦得交存正公公年
比予差長甚相懽也屈指於今五十餘年李子年十有四以
書投予述其祖父謝世家業凋零孤弱無倚狀甚悲苦讀之
惻然愈以深今昔之感語云善人必有後天道固然爲題扁
代書因以慰解之異時成立郎以予言爲券可也

答左馮

幼童課其書字原是餘事調其性情原是根本事調其性情者變化氣質之謂也但氣質非一朝一夕所能變化沒奈何只得且以書字爲急而變化氣質却另有道理在

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習氣爲最口語教誨次之俗人家子弟不與俗期而近俗詩禮家子弟不與雅期而近雅豈性果異哉積習使然也人之家道若正內外上下所言所行不離乎正幼童耳聞在是目見在是其性之所習不知不覺亦在是所謂不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六七觀於孟母三遷可以類推

其次在父母善教蓋幼童親近師長時少親近父母時多父母若能因事之可教而即教之或因時之可教而即教之最爲易入此迎機之導所謂有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三四以上二者教之要道也至於書字似與性情騤然無益然幼童知識漸開或讀書寫字時不無講解於道理亦必稍稍漸明平日間不言之教與有言之教潛移而默化之者多多矣知識一開道理一明氣質豈有不變化之理天姿英異者氣質之累或多變化較速天姿樸鈍者氣質之累或少變化較遲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字中有無數匡誡工夫賢父兄之責也非盡師長之責也

古者父不教子非不教也彼其言動無非教者特恐子弟或不率有必當用嚴處慮其傷恩故易子而教之若夫家庭平日間不言之教有言之教何時何地而不然乎獨立趨庭非其事耶

師嚴道尊爲成人言之非幼童所宜也幼童惟恐其畏先生耳今能使之見先生不啻見乳母方能長進若得如此先生方有裨益惟善教者知之

大凡人之在幼童也某事某事曾受其益某事某事不曾受其益或名益而非益或無益而反益當其時則不能言或不敢言及其長也無不歷歷在心目間也今但以我幼時之心度兒之心以我幼時之事度兒之事輕重緩急之間雖不中不遠矣此亦近取諸身之一法也

當幼童之時而望先生變化其氣質衆師固不能也明師亦無法也至於嚴師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譬之未乘之駒馴而習之終受羈紲遽欲鞭策之雖有伯樂非踶則嚙矣究何益哉

自同子稍有知識我之舉動偕爲操心反多一番拘束爲教
子也此予虛數八歲實計之不及七歲耳看來亦有易教處
數端甚知畏懼我有不是惟恐知之我亦只作不知此其可
教者一頗喜好書字常常督之未嘗不苦未嘗不銜及數曰
置之又未嘗不思此其可教者一似亦慕名似亦知恥大約
性在好强一邊此其可教者一有此數可教吾之所謂不言
之教既已默而施之矣其有言之教又時時相其機而用之
矣至於分句讀課筆墨姑付之老蒙師但令其無廢日功而
止寬也由他嚴也由他能責備責備之亦由他不能責備誘
哄之亦由他此時此際教此子之法只可如此極該如此雖

有明師嚴師無所用之如懷中之乳兒然但須乳耳雖有膏
粱之味與兒何益能無暫置高閣哉偶與左湖論此其言遂
長有問此道者不妨併告之

與家西鳴書

久欽令問未領高談近鍾麟外孫來亦自喜得沐教澤且備
述師範之嚴切講解之精詳又能時時發人所未發吾腸教
授一途不聞此風久矣將來羽翼正學獎進後輩里有人焉
不須西河而須河汾一大快事也鍾麟質近此道入手已是
往者不諫來者可追既已得所依歸倍業矜恤誠此子不幸
中之大幸也至於舉子之事先求俗通此時若不俗通終身
不能通矣故設法誘其俗通專務也餘力卽講雜學兼務也
雜學兼務不妨吾腸長老多云雜學荒廢正業此說固然然

試看少年讀書之人正業而外何事不爲何話不說何閒書
不看何雜戲不習獨不荒正業乎而兼務雜學便荒正業則
亦非通論也鍾麟在京時愚計其不能久居忽忽易過一般
閒費日月故於講文之外令其抄錄古文數十藝又令其學
看通鑑從韓趙魏三分晉地起詳其訓詁明其句讀已至東
晉末矣雖僅粗記一二然扣其胸中某代大略如彼某代大
略如此稍亦能言之想讀史者其初應皆如是也詩之一道
活潑性情閒時亦令習之況二三場初有添詩之議今雖仍
照舊例將來皆不可知急而求之茫不知其何所謂矣倘因

論此子貿性聊並及之肅此專候興居臨楮神馳未竟所懷

又

勞勞公冗文事久疎鍾嶸外孫帶來尊稿心甚愛讀未閱清楚又往江南勸事回時一刻未閒因不能全用筆以細批也何歉如之然大約理解甚精遣詞亦間有可商處但精處確可問世而可商處亦未許淺人輕易指摘也偶評數十首亦以荒疎之見謬設未必遂當作者之意諒其久沉俗冗可耳外孫矽次觀場殊不諳練得隨師長恩復何憂外付卷査晤陳敬意秋風桂子翹望佳音肅此專候興居臨楮曷勝神往之至

答白彥京書

吾邑貧瘠豈稔難支無論歉歲豈料前秋夏之交五省災荒並告弟念及吾邑仰屋而嗟束手無策難中經竭盡綿力安能小補接讀門年先生兼東猶以口碑爲弟稱何可當耶來諭又言衛令親傳房一事其意甚美但向來鄉里間皆以外親論弟而切實處未能周知即如前置街東之兩院以弟人口無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後稍稍修整圖爲苟完苟美而已詎意小小之工數年未畢以弟如此置產較之置產者豈不可發一笑乎易曰窮大者必失其居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今若再爲此舉仍舊則不能重修則無力其無乃田甫田而失所居乎且以今歲災荒論之寒門子弟之在家者荒弟之在官亦荒而在家之荒皆併而爲在官之荒又兼公冗交迫食不下咽則在官之荒實倍於在家之荒矣時紬舉盈豈不寫難乎哉夫緩急相商鄉里之美事也門年先生之玉成相全者實多也況以親則確知底裏以望則人所信服弟亦何嫌何疑尚有不從但與平日之本意相違又値今時之物力未備奈何奈何存此再爲相商可耳肅此統候興居臨楮神馳未竟所懷

祖宗會首公書

從典寄字　祖宗會該年會首族人知吾族祭掃舊例其清明十月初一日俱在　塋上備兩大祭但舊時地租圖課不敷應用每致苦累會首吾家　司農大人於修　祠堂後念賠累非久長之道因將十月初一日之祭用羊隻移祭祠內此乃一時權宜原非得已今予撙俸五十金寄左馮孫收貯族人可照此銀之數察訪圖地置買數畝每年收租以充祭掃之用既添此用便可於十月初一日復舊移塋大祭矣想族人聞之自是樂爲但訪就圖地立契時不必再立予契若立予契予又送入會中多一轉折契亦難寫今予想就一塋上地主之名曰田祭田其契內當寫賣與田祭田名下永遠爲業字樣其契族人收執輪年交替大將予買田始末開載帳簿之內族人再將所買某人圖地若干價若干糧若干某年月日交易中見何人坐落何處何人課種每年圖課若干之處公寫明白遞寄京邸從此祭既復舊墳糧亦寬然有餘於十月收場之餘遠邇共至先塋一大聚會亦快事也事如可就以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一日爲始惟族人慤留意焉

與姪孫于郡寄

于郡見字今有三鄉賢碑右專著人送回家去其修鄉賢祠碑亭嵌石一應詳細俱在左馮書中今有稜就墨刻一套與你稍去此係家之寶也不知你能珍重否你　老祖生前之大德行身後之大名望並我與爾等在鄉里間之大體面皆係乎此至於富貴貧賤皆是淡話了爾亦知有此等道理乎否然既在學校之中亦安可不知有此等道理思之乎思之乎思其言外之意也並思其意外之言也

與家樹滋書

別後有書相候想俱見矣數載相依一旦濶別常情尚以爲難况在道契乎去歲佳章相賀近又屢接瑤函奈日事公冗筆墨往來之事竟置高閣曷勝歉歉王鍾麟近日如何覲其言龍志在上進急欲離家覓館讀書不知有可推薦處否伊素在學中希爲留意也同兒讀書無課並以寄聞臨楮無任神馳

與任家書

任恕見字我於五月初十日陞補兵部右侍郎仍管光祿寺事官雖高一寒如素也你當拿定主意守咱家祖父以來儒素家風若有以富貴熱鬧之言欣動你奉承你者皆不根之談毋爲其所惑也愼之愼之

兆任恕書
王外孫來聞知家中俱平安也家務事前書已詳今不
再及
皇恩賜物甚多又
賜清謹公方綾扁一幅
御製詩字扇一握歲莽
賜御書大福字一箇又
賜食物多般實當不得其食物之尤精貴者先祭祖先我自
得

誥封後屢欲祭告先人只因一年之內卯入酉歸人事俱廢
空作祭文一紙至封印後尚無閒日遇此
恩賜之物遂於新正初二日舉行祭禮時雖倉猝心實暢快
此旅邸暫行之焚黃禮也墓祭焚黃俟諸異日耳祭文
稿附去存之

答姪孫于郡書
于郡見字聞吾縣雨水不缺秋成可望第一可喜都中
俱平安免掛慮也來書言你 七祖墳墓一事諸事皆
算周備外邊人情亦好以此可見作事近情近理鄉里
人無不相服者敦孝友立德行是爲人大節目若言爲
我面情自然也有幾分其實不盡然也總之爾輩居鄉
行事大槩雖然在我亦要爾輩素日德行言至此不覺
令人動氣也外有
御賜物件數種並食品多端敬付于郊開單稍去詳細分送

或多或少皆
皇恩也不可草率新
誥命四百本斟酌送人
賜詩字壘刻一冊送新丈母鄉試錄七本存家前寄我之擬
墨縣中議論若何餘不再悉

修墳家書

想任見字于郡於歲內身故我歲外始知吾家大不幸此子亦甚可惜柰何柰何我常有無數大事在心那堪再添此事兩今年近半百少已不算少然老亦尚不爲老新遭不幸自然諸事淡了然世情上事該淡孝弟德行上事雖到老死亦不可淡此語須記之我在少年時世情上事人看得如火炎一般我心平平至今得此力然正經大事今年七十五歲矣毫不減於少年　祖先大事不曾辦得一年一年悠悠過了心甚不安家中不成材料之人有極可憐處有極可恨處幾

時去此二病難哉難哉後墳上必得一亭堂幾好但隹城之內地窄難以修理想在隹城外稍南些正東西向修亭子三間廚房一間照舊墳式樣其石人馬俱那在隹城外正南北相對似亦使得但此地原欲作贍墳之用今既修亭子又立石人馬占地必多畝數自不足了必得再添但此贍墳地雖有其言尚未說得明白每年祭獻大不豐盛急宜相商忽然想起心如炎燒你當於此事打起精神來做勿心淡也再亭子去隹城南北差多少其亭背後去地堰差多少石人馬並南北如何排列相去各多少畫一圖來我再定奪可也此寄

砭愚說贈開翁殷大司馬

昔橫渠先生作砭愚程子慮起爭端遂令易名今爲砭愚說以贈先生其意何居葢自名或以起爭而以某贈先生所以息爭非以息他人之爭所以息某與先生朝夕共事之爭抑或雖爭而人不之覺則受教多矣何言之某與先生同官治事樞密之地案牘如山情僞不可究詰有時往復辨難人或疑以爲爭某解之曰是和也非爭也夫四氣順而後大化成專於一氣非和也五味調而後和羹平偏於一味非和也況羣議所集不直則

道不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意識所拘長短互較似乎爭矣而取其大同寧嫌小異取其終同寧嫌始異如風之觸物而鳴過而不留則鳴於何有如水之激石而聲順乎其道則聲亦不鬪雖然有道焉有氣焉誾誾侃侃各中其節道也徑情而直行之雖自信其中之無他氣而已矣蹈道則未也此非變化其氣質不能非日與賢公卿居亦無由以自進也一日與先生論事相辨甚久既而先生曰予性躁詞多與古之愚人也吾將以古愚名吾齋焉夫古之愚直疾也先生

邪之司直豈特古之愚直而已顧將直而居愚某將何以自處乎然則某滋愧矣某於直誠不知其何如而其爲愚亦已甚矣某嘗以古之遺直自厲初不自知其愚乃今於先生知之則先生之風眞足砭我之愚也哉司馬溫公居政府時蘇子瞻論事爭持不決公正色待之子瞻益不屈公改容而謝某什伯不逮子瞻而先生乃以司馬公之量優容之此愚直者之大幸也繼自今或時時採其所長恕其所短勉其學之不及化其質之所偏使愚不終愚因得附先生之直以傳於世是又在先生之

終始相砭也因念橫渠東銘有箴過惡但昔之所箴謂其遂過而成愚今則因愚而致過與不同而愚同故取其意爲砭愚說以贈

選閒庵先生四書文

閒庵先生文宏博深渾初學後生未易測其涯涘然却不可不讀讀之之法且不必躐學學之反添生硬之病道在講習之討論之日積月累久之自有不同於人者所謂食龍肉自然出龍氣也三圈者先讀兩圈斟酌之未入選者以俟異日非有所去取於其間也

雜說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陰極陽生之卦也陰氣正盛幾於無陽而一陽忽生莫可止遏故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夫天心無改孰能改乎其在於人則不遠之復也故稱之曰元吉元吉者大善而吉吉之至者也書之言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之與聖相去不啻天淵而克念可以作之此即不遠之復也其曰元吉者即作聖之謂也此不遠之復即大學之所謂慎獨中庸之所謂致曲也夫慎獨之功人鮮不忽之者而先賢分爲善惡關比爲人鬼關蓋言出乎此即入乎彼也不入乎彼即終不出乎此矣其亦甚可畏也哉故教人愼之中庸之言致曲也亦然曲對直而言致其曲由其病之稍愈處致之也夫病之稍愈視大愈也尚遠甚然此而不致則其復於大病也易易耳此而致之其復於無病也亦易易耳在己之誠著明在人之動變化皆次第而致之矣豈不要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言其不多也謂心也存幾希之心即大學之愼獨中庸之致曲書之克念作聖大易之中行獨復人盡而可以見天地之心者也然此皆就其用功處言之若論其道之源則乾彖辭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言以備之矣

傳註之學惟漢鄭氏號爲最富如論語一書有古論語齊論語之殊而合齊古而註之者則鄭康成也禮記亦號鄭註周禮儀禮亦號鄭註孝經亦有鄭註毛詩亦鄭之所箋夫鄭於他經皆言註獨詩言箋者何蓋以毛義備矣而箋者表也識也表明毛義而記識其事所以見尊毛之義也此又註與箋之別也尚書在漢有古文今文之異而其時孔氏之傳有功周易在漢有西都東都之傳而其後王弼之註名家若夫註孟子者趙岐也註公羊者號何休學也穀梁則范甯集解而左傳則杜預之所釋也爾雅一書尤聖學之津梁郭璞用心者凡二十年深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名故學者至今祖之此後孔頴達賈公彥楊士勛孫奭邢昺之徒則又就傳註之下各爲之疏焉夫諸經尚矣然非漢魏諸儒之傳註則經亦無所於考傳註尚矣然非唐宋諸儒之疏則傳註亦無所於明特其中不無穿鑿附會者焉故窮經而經亡終不免於記誦辭章之學而宋之程朱出而經學始大明於天下也以程朱爲宗以諸儒備參考可也

書贈俞丞詩後寄白彥京

昔歲武關中遇大興俞丞能詩聊爲長句因以贈之長安詩人聞者因嘆盧陵窮而工詩之言未免落寞而劍南窮乃工詩却未然之句得余詩遂爲定論也乃今觀於彥京門先生而又不能無疑焉彥京席王謝之世富貴風流尤能詩以世其家學上可與其家太傅後先輝映然太傅詩多言樂境而讀彥京投余新札不啻苦矣余思之未得不得不歸罪於詩或曰若如此則公前關中贈人之作非耶余默然不能應即書前作以寄彥京關中與吾鄉工詩者共相參論因以定其說以寄余以告長安之能詩者

泊谷張公墓表

浙江開府泊谷張公以康熙丙戌歲卒於官維時民號於野士嘆於朝往禮臣循例請䘏類皆得半葬獨於公
請
上特予全葬
[illegible]祭如例
恩寵穆厚云卜葬有日矣孤汝欽持狀走京師求予表其墓石予維公之立言見於封事立功存於治所垂之靑史自足不朽又焉用表爲雖然表者表其微也人固有功名震天壤而上下之交不終事後之思不承或者其微亦有可議者與公敭歷中外眞不愧前人淸愼勤三言而要有其微焉者是烏得不爲表而出之按狀公初仕雲南之太和縣下車誓神盡除夙弊各當事聞之嘆爲滇令第一人去滇時詩有點蒼石好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之句擢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鹺政長安貴要有託撫軍屬以事者撫軍以公性嚴難干以私因謝絶之旋授提督江南學政益自刻厲先是江南學使者惟遂寧張運靑先生號爲公明與公稱二張

焉於是聲聞達於
宸聽屢加顯秩深以大臣風格器異之未幾
簡授浙江巡撫三年之內抑奔競糾貪墨飭綱紀題留標兵
挨減喇聚文武諳大政釐然備舉而其要尤在以己之
法與人之廉以故秋毫無所取獨役水夫二名猶謂經
前官革除自以不及前賢爲愧其清有如是者公凡事
詳細而於讞獄尤加慎重方在西陲時有昌平州旗婦
王氏及賽黃彪李三兩案獄皆成矣公俱以中有疑情
覆審數四不憚煩卒一一得實定獄經枉得釋同讞者

嘆服之衛文三吳閱卷凡三十餘萬無不過目者監臨
浙闈尤惜人材纖細事必躬自督率既以積勞遘疾沒
之前數日猶扶病錄囚僚屬見其憊甚僉謂宜靜攝弗
聽其慎與勤有如是者或曰清易而慎勤難曠達之士
薄政事爲俗吏公惟涖政不倦故益以濟其清或曰慎
勤易而清難膚謹之儒每貽經術之羞公惟不媿經術
故益以成其慎與勤嗟乎是皆見公於外而未能窺於
其微者也未能窺其微雖有素絲之節匪懈之忱其與
勉强期月之間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何以異乎葢公所

勵者清也慎也勤也而所以出之者誠也中庸之所謂
一所謂豫皆是物也誠故生明明則表裏洞達而無稽
激之偏誠故生勇勇則始終堅强而無遷徙之意誠故
能獲上獲上則信久而不見疑誠故能入人入人則論
公而不可泯因公自敘年譜
賜綾扇有推誠遇人四字是其精白乃心以上孚一德者
洵非一朝夕之故矣及沒後舊所歷任之處相去各千
萬里紛紛請祀名宦不約而同斯豈可强而致耶孟子
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真西山推論武侯事業之

本先之以誠而范忠宣生平所學自謂得之忠恕二字
一生用不盡忠恕所以誠也歷觀前代名臣其分別處
類在此知斯者可與論公矣公諱泰交字公孚洎谷其
號也山西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其官階世系及居家
之孝友遇事之才略建言之丰采俱詳載誌中予於公
爲心交竊謂能窺公於微故特表其性行如此

坦菴呂公墓誌銘

余自粤東歸里居候考選間訪梓鄉吏治士民嘖嘖稱
寧鄉呂公譽之不容口康熙四十二年之冬科道員闕
御試部屬及行取縣令以奏疏二篇余忝在試列見有舉止
端凝從容於奏對者則公也及退閱其草剴切而爾雅
命下旋拜監察御史自與公同時入臺周旋朝省至於卿貳
相知尤深云公起家知寧鄉縣縣當荒歉之後署中儲
偫悉闕或謂其不便公曰事事求便於己則不便於民
者多矣請於郡免差提下縣緩征減耗招徠流亡竄子

女者爲設法捐俸贖之盡革陋例暇日則與士子講學
論文科名以興卒以報最行取入御史臺巡視中城釐
奸剔弊不遺餘力典試雲南江南及爲留都丞皆掌文
柄公素工制科業而矢之至公所得皆知名士今濟濟
詞苑之英指不勝屈也爲僉都御史時男子宗四因姦
殺許氏母子五命賄囑屍親將息訟矣公駁之曰許氏
即自殺不必殺其子女且右肘已斷右肘斷不能自殺
先自殺誰斷其肘乎卒寘之法總督倉場咨訪利病不
縱不阿監督遝弁無不感且畏旼佐司農與尚書武進

近公同心協力終始無間膺兩任皆錢穀煩劇第以夙
夜在公孜孜無斁出內會計吏不得以爲奸公爲人寬
厚長者忠朴無他腸而感慨意氣其於得失毀譽毅然
而不顧擴然而不留初入臺時相國李文貞公巡撫畿
輔文貞爲一時欽望
簡任方隆公以秋審事意見未合即具疏激切入
告厥後文貞當國益重公人兩賢之爲副都御史時侍御孫
君諱樹䔥建言曾指及公公不以爲嫌及佐司農乃於
廷推薦之久之侍御內陞尤佩服公之德量苟非天賚

粢厚聞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此余之於公一見如
平生而久之尤爲心醉也公詩文甚富皆有集行世詩
宗盛唐尤稱作者嘗曰詩關氣運不可不知夫發而不
收雖造化爲易盡極而不返即人事爲無功是故由盛
唐趨而爲中晚爲宋元甚易由中晚宋元復爲盛唐甚
難然而難易者其勢而勢無往而不復之理苟不惟其
理惟其勢微特中晚宋元即盛唐之詩先已不能復而
爲漢魏爲三百篇矣謂刪後無詩可乎吾於中晚宋元
非不賞其奇樂觀其變然由奇以思其未始有奇由變

以恩北未始有變則采䌷猶白賁也會盛唐將安歸乎其論詩如此故自漁洋王大司寇相國陳文貞公皆嘗代宗工於詩皆推公焉自公之去感念頁友嘗爲長歌寄之不圖歲在龍蛇大星忽隕寢門之痛其能已已乎令嗣憲曾等以墓門之言爲請憶舍余誰嘗銘公者公姓呂氏諱履恒字元素號坦菴宋宰相文穆公第六子兵部侍耶諱居簡之後明初諱俊者由山西洪洞遷河南新安俊生猷猷生鑑鑑生思聰思聰生元元生景陽景陽生鄉贈戶部侍耶鄉生孔學封戶部侍耶又以賑

饑特贈右都御史公之曾祖考也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節諱維祺殉難鄉郡學者稱明德先生公之祖考也

皇清福建道監察御史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諱兆琳公之考也妣王氏封孺人贈恭人孟津王文安諱鐸女也公以康熙甲戌科進士初授山西汾州府寧鄉縣知縣行取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內陞歷奉天府府丞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萬壽覃恩

誥授中憲大夫陞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倉場戶部侍郎轉戶部右侍耶生於順治七年九月十一日卒於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年七十今以某年月日塟於新安城西北之原元配孟津王氏山東濟東道諱无黨女文安孫也名族習禮賢孝宜家卒年二十九贈恭人詳見公所自爲狀繼澠池徐氏江西德興縣知縣諱叔雅女卒年二十三繼洛陽王氏歲貢諱用儉女卒年二十三皆莊敬柔嘉撫恤諸子有鳲鳩之德側室孟津王氏爲篷中饋家政賢勞尤有阿乳子女之惠

卒年三十七並祔塋今夫人新安王氏處士諱養林女封恭人子男三憲曾舉人徐夫人出宣曾舉人側室王孺人出守曾附學生今夫人出女五人孫男四人公遷公濘公詥公望孫女二人婚嫁皆名家公家世經術科名特盛自忠節以下四世第進士厥弟今編修謙恒編修之子今中翰諱耀曾皆甲科宜莘進士諸子尚有鄉貢二人云銘曰

有所見於心必矢諸口是爲言官之守有所舸於外不槩於中是爲大臣之公遠繼文穆之德蟲近繩司馬之

朴忠貞讀書有得於行克終不朽者三曰德言功靖函之
原迺雖挹萬靜靜萬年莫此幽宮

趙太公墓誌銘

丙申秋公都趙夫子書來 京師示某曰不幸遭先君
之變卜葬有日矣惟墓道一石以屬吾子某惟誌之初
意亦使後人知其官爵里居及世傳生卒實而已矣無
以文爲也自後文章鉅公率於誌中傳人之生平則誌
乃與傳並重而其文遂難其人必若並誌於傳求如近
古之文章以傳公則某誠謝不敏惟是據狀而書無失
則漏無失則誣以備史傳之權輿而已則某固夫子所
識拔士重以使命之專儀狀之備若惟某能任斯也者

其何敢於辭按狀公生而沉敏及長學靡不究而仁孝
之性尤不可及年十四補郡學弟子屢頭於鄉舉年三
十八以夫子貴封如其官遂弃去帖括業奉父母色養
融融內外族黨無間言年四十五居父喪竭情盡禮歉
然猶若有未備者積憂勞遂得眩暈疾偕配孫孺人奉
母以居凡六載孺人棄世公抑情自力兼攝內職四年
如一日而母八十七壽終公年五十有五矣凡附身附
棺充充瞿瞿致毀無減前喪時由是疾益深悲於兄兩
弟早世撫其遺孤有成從弟諱作肅者與公情好尤篤

疾卒與訣過痛遂成風痺右手足不仁歷十四年狀稱其病始於孝成於友殆性命以之云蓋嘗論孝子之於親也竭力焉耳矣觀戴記所紀子事父母及喪葬之儀節其致人以愛敬誠信者詳哉言之故曰此而不盡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若夫力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則禮亦有時而止故嘗使之無至於過者所以全孝子也然而至性之士則禮敎亦有所不能拘蓋其衷有所愛人不能解故志之所堂官骸聽命雖勞苦倦極疾痛慘怛而已若不知以彼其情施於忠則嘗過而忠於孝則嘗過

而孝推之所愛亦愛亦未嘗不加人一等也則公之至性人與不可及也已家有鐵山冶者所資告之官盡捐以給貧民父有腴田百餘畝疎親某借之旣父歿而還之重違先志不可久之其人遂立私券以據之事發有司奪田還公公不能違然終不以入已其他賑窮周急未易更僕數要之皆自其仁孝之心推恩而出故能事事克已利物如是也夫子負蓋世才林居日久一時名公卿皆欲論薦公闕之曰凡欲論薦者必有取爾也苟可取者旣在則出與處何異且汝前官　京師時吾心常危今始即安矣奈何復以安易危夫子遂不出公性嗜酒愛客先人有園在秋谷益葺之時時往往則與故舊子弟流連觴詠終日守土官長及過客造訪皆以疾辭不速而徑詣者延接之亦不倦而獨不欲言及郡縣利弊以故人皆高其風致咸謂似謝太傅而曠達不啻過之矣趙氏之先宋靖康中避地蒙陰明永樂初有諱平者遷於益都之顏神鎭有二孫次廷毅塋鎭城北子孫依之以居別爲北趙自平八世至某封諱某公之曾祖也前天啟乙丑進士

國朝江南參議以子福建按察使諱進美貴晉封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參政諱振業公之祖也拔貢生諱雙美公之父也母翟氏公諱作肱字巽鄉

皇恩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生於順治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子時卒於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二配淄川孫氏父諱玫齡拔貢生婦德母儀三黨爲式與公相敬如賓

勅封孺人先公二十年卒備見公所爲狀初塟祖塋今年九月十七日合塟濡子五長即趙夫子執信早成進士入

翰林典甲子山西鄉試歷官春坊贊善回籍眷戀庭幃
終志不出今年五十餘猶為孺子泣益見公之孝友世
濟矣女某某孫十一曾孫五婚皆名家銘曰

嵯岈秋谷松風吼孝流飛薄蛟龍走中有哲人遺世垢
大璞不琢蘊彌厚隱居行義今安友幽蘭不采誰其咎
山頭高冢峩若阜白雲終古長相守

田母鍾孺人墓誌銘

人之行莫大於孝顧子於父母天性也親生之膝下鞠
育顧復孩提無不愛其親苟非其氣習拘蔽之甚宜有
油油然不自知者婦人之於舅姑以異姓而父母佗人
之親其根柢已薄又未嘗學問明理義其於彝倫鮮不
惘然故余嘗謂孝子難其在孝婦又不啻倍蓰什伯而
千萬者嗚呼孺人其尤賢乎哉孺人年十七而適西園
封翁會姑白太君遘疾王劇甚少而新入門獨以介婦
奉飛飲食一切便溺動履之屬朝夕侍旁起居未嘗

不在竭力三年去母家三十里三年不歸寧白太君初
即奇愛之久之益感念常以為親生母女難得如此不
意得之新婦方是時祖舅姑及舅姑兩世具慶無不嘉
其孝者白太君以此得痊究以壽考舅卒析居白太君
曰諸婦惟鍾新婦尤孝當依之封翁以貧故多授徒在
外其奉事有加無改寢處同室白太君大病雖愈而羸
益甚食不多而易饑每饑必嗷常寤聽之雖中夜必興
手具食進屢止之不可四時衣服無不豫具寒則添熱
則減無待一時刻者如是者又二十年歷三四十年姑

婦闔思㥦深至故太君遇人必稱其孝見其幼婦女即
舉以爲訓曰爲婦不當如是邪老嫗相聚多言子婦罪
過若吾鍾氏婦惟欲獎譽而已以故內外無不敬仰太
君之弟年老時時來視姊見其孝養輒歎息不置一日
來大喜曰吾頃過某家門微聞其姑訓婦之語其所稱
引即賢甥婦也閨閤中亦有公論如此太君將終寢疾
凡五月守視尤謹所呼必具禁家人不得作聲年過五
十矣盛暑困極假寐片刻而已丙戌歲太君卒與封翁
誠信殯斂明年丁亥嘉禾生於所居廢屋之址六穗者

一本五穗者二本三四穗者甚多皆以爲孝徵之祥焉
嗣子嘉穀遂於戊子鄉舉壬辰成進士入翰林恭遇康
熙五十二年
萬壽覃恩封翁由邑庠增廣生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
一級孺人得今階既逮祿養
恩榮貴加家慶所鍾年未六十即抱曾孫雍雍怡怡一堂四
世第以三女相繼而殁哀悼成疾遂致不起惜哉初嘉
穀之在官也余留與同寓清貧相守常以不能迎養父
母爲憂聞訃擗踊即爲之治裝遣歸念其家貧甚又再

分俸寄之逾兩歲始克襄事先期具狀請銘余於宗塞
間素聞孺人孝行按狀皆不謬且益附所未聞不謂婦
之事姑有篤行如此者豈第尋常之孝婦又况孝子哉
又按狀孺人與封翁禮敬如賓安貧宴然內職不廢教
子女有法撫恤亡弟孤發非事明識知大體皆不可以
不錄孺人澤州鍾氏其高祖諱鑑以進士累官陝西參
政曾祖諱浩選舉人歷任延安府同知荊府長史祖諱
才選郡庠生衣缽之後禮法相傳考諱瑞龍處士倜儻
有氣節母米氏封翁諱彤與余雁行爲文學名宿循循

質行君子也一子嘉穀翰林院編修加一級
教授文林郎女四人孫男一圻丁酉科副榜貢孫女一曾孫
男一長青孺人生於順治十四年丁酉十月初二日亥
時卒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五月十五日辰時享年六
十其墓之村曰下芹原曰後坪葬以康熙五十七年四
月初七日與封翁前娶贈孺人白氏同塋白孺人有封
翁自銘故特舉孺人純孝大略使刻於石而系之以銘
銘曰
女子有行謂他人母厥惟賢明乃爲孝婦汗青列女煌

煌垂後吾宗令淑寧復愧頁刻銘載文可以不朽於茲
斯年安茲岡阜

白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戊戌之冬白君彥京致書長安曰嵗所以棄功名而甘貧賤者以吾母苦節撫我不忍違離之故今一旦永訣不孝孤煢煢已無生理第思所以不朽吾母者誌銘爲重又念方今之顯而能文知我憐愛我非公將誰託乎

嗚呼太孺人之稱未亡人者葢於今六十年矣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醮終身不改綱常大節也然孤嫠相守茹荼集蓼此其悲憂不堪雖造物不得而解之者而卒能矢死靡他白首全節非明識知禮剛腸如烈丈夫者其孰能與於此乎且以廉恥之故不易所天戀戀所生更相爲命固已難矣而舅姑之於婦本非天屬以人合者而能推不忍其夫之心以曲盡於其親使其親視婦不啻其子千百中不一二見也按彥京所爲狀太孺人且兼有之太孺人姓王氏是爲福建都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諱崇銘中恭人之次女歸於貽翁官監生白公諱方厚是爲刑部尚書白公諱謙王淑人之次子婦其未行也父母惜其不爲男子其適白氏門以內皆以爲佳婦其事貽翁柔而正能同其心貽翁孝於親能

得堂上之懽心贈翁敬其兄能於姊姒無間肯贈翁力
學攻文清夜燈窻左右操作均其勤苦生彥京方五歲
而贈翁卒含殮之日家人痛悼太孺人色若不甚哀感
恠異之時已潛懷索將伺間自經以殉舅姑覺勉之曰
死易耳立孤爲難婦即死如此藐孤何且縱不念爾子
亦不爲二老人計乎於是乃一痛而絕久之乃甦方是
時所居階下五色菊方闘涕泪所及一夕盡變白色至
誠之動草木可感其信然矣乎噫乎杞婦崩城曹娥出
水傳之史册讀者駭異群不謂爲烏有今而知其無疑

已司寇予告兄公故城令諱方鴻居福民舊宅司寇夫
婦與太孺人別居化源里第獨依舅姑克盡色養司寇
捐館舍故城夫婦以冢子婦主喪親苦塊內外之事咸
取辦於太孺人條理井然誠信無悔護喪親串無不咨
歎自是之後其於王淑人依依若母女寢處一室飲食
則親烹飪之衣服則親澣紉之疾痛疴癢則親扶持而
搔抑之未嘗一刻離也王淑人壽九十餘太孺人年六
十矣而孝敬不倦其撫彥京也幼則保抱惟謹稍長即
舉其父之遺書授之督課不少寬假以故弱冠即舉於

鄉再上禮官不第責之曰爾自畫耶使爾祖父在必不
赦爾彥京感泣學愈力以故戊辰遂成進士謁選得新
貴令一官萬里携家爲難使道過門又值王淑人之喪
彥京欲弃官不赴任太孺人責之曰吾家世受國恩爾
方壯年豈得退休不思報效今祖母喪有老身在爾從
兄在黔當承重促之歸吾當積往無憂老身也蓋故城
冢子彥南諱岳時知永寧州云及彥京歸復以大義責
之不俾者累日然自是始爲王淑人營塋襄事之後乃
喜曰爾不歸吾姑不克塋爾歸亦未可盡非也司寇雖

致位九列素爲清白吏子孫衆多家無長物所仰給者
不過祖遺數頃田彥京到縣三月歸又爲之治家人生
產酌盈劑虛子姓婚嫁族戚往來使彥京忘其艱而人
並不知其家之貧皆太孺人之力也此六十年中痛所
天之不祿撫遺孤以成名以發婦而任子職侍養白髮
於嚴姑以寡母而持家政支撑巨室之門戶艱苦備嘗
拮据無間孰謂其生長富貴全節爲易耶然此亦有自
來矣白王皆吾鄉巨姓世傳經術運使以廉吏報最歷
官監司司寇清名長德朝野欽望而尤加意於理學尉

翁弱齡庭訓即聞儒先性命之說慨然有志聞道而早
歿則內外家法可知而刑家之化陶冶又深故完節篤
孝備盡如是是豈庶賤之族匹婦屬行者所敢望乎
國史采錄列女自有汗青可以不朽不在余之言之長也第
與彥京素好最深生同邑長同學同年成進士又同出
於而上少宰仇滄柱先生之門望衡對宇幸屬芳隣拜
母登堂誼均猶子故不辭固陋臚列如右使刻隧石亦
欲託以傳也太孺人生於前明崇禎九年九月初九日
在室十七年歸於白氏年二十四而寡壽八十三歲卒

於
皇清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子男二長即彥京諱鉞戊
辰進士貴州貴陽府新貴縣知縣告病在籍次毅歲貢
士哉城少子司寇以彥京郡兄弟命太孺人撫之爲已
子者也太孺人撫之如彥京孫男四德璋歲貢士德珖
廩生德珹附學生德琈幼孫女七曾孫男二全仁友仁
曾孫女四今將以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初九日祔葬於
履德莊祖塋之域附翁之墓附翁有司寇所爲誌茲不
復贅銘曰

春秋之法賢則必書叔姬全節共姬捐軀嶧峰煌煌君
則不殊嗟太孺人非其儔與殉夫未遂忍死存孤歲週
六甲金石弗渝上奉舅章其色愉愉三遷教子賢科宿
儒何不百年棄世長徂有子白首其泣呱呱同穴遂志
歸其室居幽堂示罔吾言不誣

彥京白公墓誌銘

嗚呼白公彥京可謂孝子也已蓋嘗論溫嶠絕裾而行以赴時難而抱恨終天何取顯揚也庚黔婁到縣未旬心動而歸以侍父疾誠格鬼神千古歎息人子至性固當如此子路有負米之歎令伯陳報劉之情賢者必孝百行之原孰大於此參稽往哲以御時彥安在古今人不相及哉彥京五歲而孤太夫人守貞撫之母子更相爲命稍長下帷攻苦即欲成名以博娛母懽恩蔭入太學覓投牒應舉年二十七貢賢書三上南宮成進士太

夫人喜極已而相持大痛焉謁選得貴州之新貴令便道歸遇祖母王淑人之喪即感痛不欲往太夫人促之乃行黔陽萬里不能迎養到縣三月即引疾求去上臺固留之不可解組歸色養膝下依依者將三十年白首子舍年六十四始痛桮棬焉禫制方闋旋從地下衰年哀毁亦死孝乎初太夫人素孝事王淑人彥京歸猶以移孝作忠呵責然及是克襄塟事始怡然曰兒不歸先姑不克塟爾歸亦未可厚非也嗟嗟君親大倫忠孝大義人人皆知太夫人於其子之官也激勵之歸養也又慰藉之前後若與斷畫其明識知禮如此而亦彥京賢養志之中又能養志焉故得太夫人懽心所謂非此母不生此子者而非此子天又無以報此母慈與孝俱可風也已彥京諱鐵號默巖別號易閣溫其如玉醞藉瀟灑性慧而嗜書家藏萬卷自少至老終日一編作爲文章高秀獨出尤好詩受學於族父崇信令杭仲公諱象灝崇信學陶彥京從之遊觀其所就亦在香山劍南之間而敦厚如其爲人故常歎服其品雖生有至性亦讀書好古自有所得學力至到而德器純粹也在縣書

清慎勤三字於座右積案數十旬月之間盡爲剖決同官咸其孝尤惜其懷抱利器不竟其用士民攀留如久宦恩德在人者白氏由陝西清澗遷陽城彥京生於順治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卒於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年六十有七曾祖考諱所蘊崞縣訓導

誥贈翰林院侍讀學士顯祖考諱謙刑部尚書顯考諱方厚

恩生未仕而卒太夫人王氏彥京以官生辛酉中本省

鄉試擬元未遂以第六人舉戊辰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時山右九人獨陽城三人爲戶部主事王公

千峰韓瑋彥京孜余也余與彥京又同出而上少宰仇
滄柱夫子之門焉彥京元配衛氏同邑鉅野縣知縣衛
公諱振輝女柔嘉習禮亦稱孝婦內助有勞並見刑家
之化生於順治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於康熙五十
二年九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側室馮氏成氏子男三
德瑋德琨德琈女六孫男二全仁純仁女二以今年三
月之望塋於邑西水磨頭祖塋之次來屬阡衛孺人祔

銘曰

諱其賢勞匪以逸淡於宦名修厥實孤娶相倚忍舍而
出溫凊之暇富有著述南陔白華可補亡失惟將母之
素心六十年如一日聖善令終其志乃畢佳城相望永
安此室

先考府君暨先妣延孺人繼孺人白孺人合葬墓誌銘

先府君姓田氏諱某字某邑化源里人也其先世有隱君子
者諱　某元末兵燹徙自高平之赤土坡名賢貴盛之裔繼爲
望族當府君之身益十世矣高祖諱　某妣牛氏曾祖諱　某祖
諱　某妣皆王氏考諱　某前省祭官妣延氏家世多古風而祖
妣以苦節著聞考妣皆至孝事載家大恭平寶先生墓表及
家乘府君鍾其氣特厚故爲人剛正慈和處心光明洞達落
落不牽於俗自少至老屹然可以砥世礪俗焉早孤兄弟三
人府君其季也性皆孝友和氣萃一門長兄壽官諱　某有隱
德仲兄廩生諱　某卓犖人豪文名震三晉府君用以家學自
勵寒暑不輟學成遊於庠與仲兄齊名然皆雅不欲以文士
自居而府君以異等走并州應鄉闈試連不得志於有司遂
絕意舉子業獨究心性命於理學大儒諸書靡不探討而精
者尤在於易其學易不專於易求之書舉全史手錄其興衰
大故藉以相驗即經世微意有問者第粗爲舉似而得意處
不能告也其學有如是者居家教授子姪必舉先人遺訓一
二飲食之細亦曰吾父吾母嘗如是念舅氏門祚衰薄其孫
子有僅存者謀之勞心焦思過於其子若侄日得見若輩成

立異日可以對吾母地下矣爲諸生多大節遇變挺然不屈
嘗曰干城名教豈問窮達雖女貞不字之身正當如大任在
已豈得輕有舉動耶賴其言獲全索履者甚多急人之難恥
於見德有被中傷者生死在出入當事採諸生公論府君僅
識其人爲抗聲倡先救之幾費委曲獲免其人終其身不知
脫已於禍實府君之由而府君亦終其身不令其人知也量
能容紛紛輕薄不足當一笑然一遇稠人廣坐之中持公論
無少假藉凜凜乎如烈日秋霜雖自謂賁育不可犯也舉鄉
飲賓遜謝弗遑邑侯固請乃出其性行有如是者體貌壯偉

尤宏於辭苟有以善言進者與語輒竟日不休驚問遠邇家
先富後貧絕不以財產爲慮即有急曰此事自當有安置過
即忘矣居嘗語身後事談笑道之略無諱忌不孝因問誌曰
沒而埋文於墓謂之誌非古也然其用意深遠猶不大戾於
古若使人譽之盡失其生平吾甚恥之且前賢嘗有自銘其
先人墓者汝異時第約略紀吾行事無務爲粉飾言即不文
人豈有非之者哉及病篤後事無一語道及易簀之前日猶
問花木及所嘗讀某書在某處絕不見他有係戀其襟懷有
如是者豈乎以府君之學之行而志不伸道不顯致不孝兄

弟期於大就而兄才既不爲世用不孝又略無肖似均不能
大厥顯揚潛德幽光自非世有賢明之者孰克表而傳之於
後獨是墓道一石即以誌爲狀則惟不孝能自道之爲今即
所嘗見聞者謹撮其大端以記略固有之而要其形影精光
無一不於是而在也配先妣孺人延氏繼梁氏繼白氏皆早
卒府君年五十三不娶生前明萬曆戊申九月初四日康熙
已巳歲六月初二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二以卒之次
年庚午二月初十日甃城北山頭之新阡延孺人湖廣彝陵
州吏目諱世源女以前明萬曆丁未十一月初九日生天啟

甲子十一月初三日卒梁孺人鄉耆諱名材女以前明萬歷
庚戌四月初八日生崇禎丙子六月初七日卒白孺人鄉耆
諱賁亨女以前明天啟辛酉六月十一日生順治庚子八月
二十六日卒先妣三孺人行事先府君嘗爲不孝言之而白
孺人生不孝十年而卒不孝猶能一二舉之先府君之言曰
汝三母之性行各殊然於吾皆大有造也方吾少時家頗豐
裕人以爲足安樂而延孺人識遠大時時進規箴之言裨益
不淺幼知書能詩文曉大義生富室其父母尤鍾愛之及歸
於我有淡泊家風能得堂上懽顧德有餘而數不足悲夫梁

孺人幾十五六卽能治家而事我甚謹必大事須吾區處餘
度吾所厭者皆勿令聞夫以吾之不事生產値家漸多故而
慷慨方有大志使得不以家人言時時亂其中懷者梁孺人
之功也至白孺人之所爲難矣時家難方殷汝兄幼失恃妻
道也母道也當此葢難言之而孺人可風焉孺人尤富室女
歸我時年十七自後機杼聲不絶者凡二十餘載以少君之
淸苦兼德耀之恭敬洵急難中之良友也汝三母於子皆有
功而延梁當其常白當其變是以心念及之猶耿耿耳雖時
不孝心識之雖謹而不孝猶憶爲兒時先府君遊外白孺人

督不孝嚴甚日不惟令讀書動期以法曰人家聰明兒子極
多不沉厚終不濟事聞不孝能多習句讀欣然喜至有人譽
之則叱時童子無知嘗疑母何故不喜人譽子四鄰有急難
窘乏輒委曲賙救待姪若子有相之俾立室家者呰乎先妣
三孺人閫德懿範甚多此不孝之所嘗聞與其所及見者也
今皆自祖塋之側遷祔於新阡與先府君合誌之如此子男
二長徵典庠生娶庠生崔諱文岳女繼王諱之鳳女繼張諱
與隆女梁孺人出次卽不孝從典戊辰科進士吏部候選知
縣娶蓋諱中大女白孺人出女一適增生張諱運中早卒白

孺人出孫男三長愈娶郭諱洪女次恕幼未聘俱徵典出次
愿不孝從典出繼府君卒孫女三一適典諱裔寬子渚一適
貢士成諱端人孫廪生諱周望子毬俱徵典出一許字四川
成都府同知王諱所譽孫庠生諱餘慶子軌藝不孝從典出
並附誌不孝從典追維先君之言泣血稽顙而作銘曰
維先君之德不求聞於人維先母之德或爲之前或爲之後
以陰相乎先君維先君與先母之誌豈能求人之文俾一一
曲肖其眞嗚乎不求文於人以爲文焉是眞爲先君與先母
之文也已不求少於人以爲聞焉是眞爲先君與先母之聞
也已

祭英德縣城隍神文

維

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幽隱必知肝腸悉燭竊以某承乏

訓讀書者數十年仰

王命涖任者五千里學多固陋慚政事之未諳地屬衝疲值

公餘之是覆別兵燹後多有未起之瘡痍乃郊野中斗

是荒烟之景象志存愛下義在急公既撫綏之弗遑亦

勞悉之難恤伏思某與

尊神雖幽明異勢而錫福同心或力有不逮者維

神詳吾苦衷陰相之以成其志抑民有未孚者維

神鑒吾初政默誘之以降其心總期上下之相安更祈頁

頑之胥治其有爲蠹衆之計而傾一人家任喜怒之私

而戕一人命則大庾嶺上將同頑石齊傾始興江頭直

與流波俱逝維

神鑑有其不爽故心跡在所難欺敢布此衷伏維

照鑒尚

饗

焚黃祭文

年月日孝曾孫夜具敢昭告於

顯曾祖考待　贈處士府君

顯曾祖妣待　贈王氏

顯祖考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光祿寺

卿事府君

顯祖妣　贈淑人延氏

顯考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光祿寺卿

事府君

顯妣　贈淑人延氏

顯妣待　贈梁氏

顯妣　贈淑人白氏惟我先世善著鄉閭敎成黨塾位未

酬德祿不逮身施及夜具敬承先訓列官於朝兩荷

國恩光榮

祖

禰茲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恭遇

皇帝登極覃恩叨晉官階褒封三代

誥贈顯曾祖考爲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加一級

贈顯曾祖妣王氏爲一品夫人
誥加贈顯祖考爲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加一級
加贈顯祖妣延氏爲一品夫人
誥加贈顯考爲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加一級
加贈顯妣延氏爲一品夫人
移封贈顯妣梁氏爲一品夫人
加贈顯妣白氏爲一品夫人允惟潛德幽光用昌厥後在
上左右歆此丕休尚垂慈蔭佑啟後人忠孝濟美俾延
永世瞻望
恩靈曷勝感慕再
拜夫子勵精圖治日昃不遑從典夙夜在公焚黃未舉茲豫
內頒食品首有
賜腥物出
天家倍芬芳於簠簋爵盈春酒希達臭於陰陽謹錄
制書陳辭以告尚
饗

跋

不孝懋生也晚哉 顯考府君年近大耋壽考令終而
懋一孤童昧無知識讀禮三年煢煢在疚服闋之後方
復搜輯遺文總爲一集刻而傳之行於世懋幼稚 府
君平生筆札多散軼又 府君雅不欲以文名而凡爲
文非甚得意者不肯存稿即如制藝一集士人所共膾
炙者 府君嘗手定之曾名之爲不多集前所刻行亦
懋家塾肄習數十篇而已至於古文辭童年未能請教
以迄於今日月愈邁存者寥寥無幾手澤之思悲痛曷
已伏惟 府君之文元本所學兼守樸誠不爲浮華無
用之詞其爲 顯祖考墓表後記曰吾子若孫無務乎
華庶以世吾之家庭訓爲詩又舉其說平日膝下仮仮
晚年一子恩勤尤至然所諄諄提命者不出此意今觀
集中之文其有不合於樸誠二言者哉懋承弓冶之傳
深懼不克負荷朝夕稟稟佩此明訓無敢以忘庶守遺
緒賢士大夫讀此集者以爲何如其以不孝懋私其所
生乎抑以爲不誣乎懋嘗以 府君文請正先達皆謂
大氣出於眉山蘇氏而意旨於曾南豐爲近樸實說理

尤深經術儒者之文也 府君遭逢
聖朝洊任隆重致位台鼎以功名始終存歿之際屢邀
天恩優渥重叠士林欽望必有欲見其全集者故即其所存
先傳之集成太史儲六雅先生序其簡首懋又爲數言
以識其後並述 府君所以敎子之意即 府君終身
所自矢者海內君子想共諒之文凡五十餘篇共四卷
至於 府君敭歷中外宦跡所至交游之間文章贈答
必有藏弆之篇倘爲錄寄示之爲惠莫大焉尤所望也
雍正辛亥桂月吉旦 不孝男懋 謹識

送英石啟郴州楢部

非元旦今侑因來遊在英州不克趨謁爲歉來諭[illegible]
宋以來已七八百年矣覓之者無虛日豈此乃天造地設非
千百年不能成至精者已爲前人所得今日之所存率皆頑
劣已耳承命多方搜索祇得二座未識可以入覽否伏惟鑒
入

浙江省立圖書館

復翁源縣

昨觴經臨因貴冗匆匆不失主誼是歉風聞草竊作祟弟郎令象岡司會同撫守初九日前往該鄉備細查報矣承教當共相籌畫乃奉撫憲嚴檄往剿尅刻不容緩莫能貢理如何如何請惟貴台相機調劑用固地方感佩靡有旣矣

復介休石學博

恭惟老親家台臺古道照人高標邁俗文人韻士之稱爲足盡致先生長者之日久矣相符人頌關西羣空冀北晚十載爽塏一行作吏飛鳧天半敢希仙令之風繫馬堂階竊羨廣文之舍邇者令姪榮任過英乃蒙不以俗士相待翰札遠頒瓊章並錫江干勞吏直可洗滌塵襟矣鳴謝曷極

與三弟

勸捐一事省中各上臺以實心行實事吾輩目覩頭違豈忍坐視且救得一人即積德以貽子孫匪細故也何竟兩置之膜外耶祈力爲舉行勿作陌路觀也

致清遠縣

連旬霪雨麥秋又難望矣滿眼饑人爲民上者無點金之術柰何柰何先某所呈移居貴治之某等因如原呈相約赴境密擒故爾耽延時日以致有洩漏之虞可謂洞如觀火者矣今已日久諒此輩心已釋然正可乘機密緝然亦不必全獲務在懲儆一二使之驚畏而斂跡可耳伏冀留意願言未盡

致清遠縣

返棹清江得叅翠座侯餅耶臉之精桑落荷萄之美勝於平原十日歡也某等乃敝邑之無良者移居貴治諸士民既恐貽患於隣封復慮窺伺於故土所以合詞請發茲備關移懇即賜添差拘發䣊爲懲創獲藉敉寧咸無既矣欲言未罄

復琼府協鎮

榴花照眼啼鳥依人坐鎮崧臺民安兵輯澍一方之保障其爲梓里生光也多多矣弟年將半百子嗣尚艱不知是何枯徒乃承兩兩致令傷惑然關切之雅謹永誌而弗諼耳肅先鄞復尚容晤謝不既

啟謝廣州

謬以疏庸之質任此衝疲日以覆餗是懼適幸福星之照獲免隕越戚佩與曰沒齒已卯蒙諭英石歸即鳩之石工竭力搜求無一可意者或未公拜後求者日衆而山靈爲之告乏卯某惟恐遲遲用附乳者四座聊以應命進日或有淥於此者即當致獻也伏惟炤鑒

自公張公墓誌

陽城虎谷張氏以衣冠世族名賢隱顯相望皆足爲鄉黨楷模云憶余弱冠時初與其家子弟今州司馬公晉泰階故開府公手泰交兄弟爲諸生交因悉其家世繼余館於虎谷二公之叔有今封翁自公先生者宿儒也貌古心朴年可五十餘令嗣今州司馬公逌泰寧能令不言而服從人與之居温温然聽其言侃侃然里之人稍有過則皆相戒勿令先生知雖特余因竊嘆如先生其人者眞可爲鄉里楷模不愧虎谷張氏家風矣歲巳

丑年八十六以疾卒於家卜葬有日矣孤泰寧遣伻齎幣走千數百里持狀請銘於余嗟乎先生行應銘法而非余烏能銘先生余於先生又烏得辭銘遂忘其固陋而爲之辭曰先生諱履素字自公邑諸生以子泰寧考職封儒林郎世爲陽城虎谷里人上世祖可紀者曰純曰演曰表高祖甓以子昇貤贈中憲大夫河南衛輝府知府以曾孫愼言貤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昇明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參政以孫愼言貴贈如愼言官祖天與庠生父愼思貢生兩世俱以泰

交貴贈光祿大夫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先生兄弟五人
於次爲季性孝友嗜學守廢誅生有逆其用甚廣母韓
太夫人之喪父贈公適遊粲中歲大祲先生年僅成童
與諸兄哀毀盡禮佾力治喪贈公歸而異之及贈公寢
疾病禱於神願以身代藉其仁孝自然觀者咸爲感動
少負奇氣聞曾太父叅政公以百泉著積伯父太宰公
以敬亭遺澇而大父與父兩贈公俱積學名儒業普不
售卒未大顯於時於是杳然思欲振之每讀書至夜分

不寐膏油不繼燃薪以照年二十二應童子試遂冠童
子軍後以數走并州不第因絶意進取鍵戶獨究心經
史有得意處輒呼其羣從子弟與之講說不倦苟貧能
讀書百計獎勸玉之於成故張氏家塾絃誦聲嘗不衰
先生不規規於利然學自足以濟困嘗積古耕所獲約
數十金付公遠曰吾既教汝以讀書而計然之書亦不
可偏廢學此可以觀天時察人事知節儉預勞苦暇日
攻他書此有用之器也汝必勉之公遠受成命精心計
來士而商累歲贏餘至三百金蓋前史善劉晏理財以

其別於桑孔故也而先生得其意以治生其學術經濟
大小相同矣公孚初仕滇之太和撫程萬里窘於資斧
口皇皇然先生曰爾無庸有漆寧兄經營之三百金在
盡數携之仰長途無慮矣公孚曰如叔父朝夕之需何
先生笑曰吾向食祖遺之產其數僅及餘夫佐以館入
未嘗匱乏今產稍浮於昔而用仍其舊夫復何憂爾居
官但如吾治家清白之遺何愁不再光大乎公孚以抵
任循自裁抑循聲大著嗣由侍御史遭遇
聖明累遷至大中丞朝野聲卓卓矣而先生猶手書時時勸

勉之蓋其所以陰成就之者術如此至於老年好學手
不停披家方貴盛而韋布不踰易簀之際猶教後事從
儉斯其天性固然而學之所造洵不可及也巳嘗總計
先生生平幼爲家之賢子弟老爲賢父兄張氏之澤於
公孚發而未盡於先生當而常留余嘗以文壽先生比
於鳳之鳴龍之伏今覆讀之益以信余言之不誣也夫
先生生於明天啟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子時卒於康熙
四十八年正月初二日亥時原配李氏庠生旌表孝子
諱博公女繼配王氏諱邦寧公女俱贈安人皆少而賢

福不咧德繼配韓氏待贈安人諱珮公女有少君德耀
之風以崇禎八年生先先生兩月卒葢佐事俯育數十
年不逍夫子一日憂洵有功於中饋者矣將以康熙五
十年孟冬念九日合窆於李家山之新阡子一郎泰寧
國子監監生吏部考授州同知授儒林郎係伯兄諸生
贈光祿大夫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待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諱履祥公次子泰交
弟也先生以父命爲已嗣聘李氏諱芝芳公女娶席氏
諱與聘公女俱贈安人繼于氏諱附鳳公女女子一適
生員牛燦孫男二燕翼杏翼俱幼未聘孫女三長字陳
莘應甲子舉人吏部揀選知縣陳公諱廷輸子封吏部
尚書加四級陳公諱昌期孫餘幼未字銘闕

自公張公壽文

葢聞世之盛也必有黃髮老臣佑弼郎佐其君以出治
家之盛也必有耄耋之老坐於堂上承先訓以成就其
後昆葢其人類以德爲壽以學爲壽斯不獨家之慶而
實國之瑞也自翁張先生其曾王父大叅公官汴中時
卓績累累民立祠像祀之彰炎佑啟後人箕名樹助前
有太宰公藐山先生於先生爲從父今有泊谷先生開
府浙中於先生爲從子先生幼以衆賢粹質奮志讀書
天人性命之微文章經濟之奧屏所不究特以數奇頓
挫場屋遂以引進後學爲已任柰秋八十高矣而神氣
矍鑠好學不減衛武負笈從遊者踵相接也兄弟五人
先生行四事親至孝天倫友愛特著庭幃肅睦無閒不
肯敬之慕之居常於戶外事概置不聞閒爲人剖決是
非率能令黠者平狡者化滋先生雖循循儒者而其聲
望則自足以服物也方治舉子業時泊谷先生年尚少
先生嘗合其家塾子弟訓誨之且語曰吾先人世有盛
德仕者其偶然亦率多留其未用人徒見吾叅政公與
百泉水利民歌召杜冢宰公聲名震一世而其無用之

用有不得而窺者焉今吾家世以將考之當復有興者
吾兄弟俱苦學積行數十年若不在此必於若輩若有
一能斂跡當塗展先人之未用吾便欽卧下澤令鄉里
稱爲善人不亦可乎及泊谷先生成進士先生遂決意
隱跡以賦遂初而泊谷先生由名御史歷晉秩大中丞
吉山右荒政以救民傷長蘆鹺政以裕國文起三吳風
行兩浙
天語鄭奭嘉之殊恩罕比論者歸美於家學淵源見爲有自
而要其仕者立功立言人艷傳爲不朽而隱者當一德

一世共日爲遠尊或則鳳之鳴或則龍之伏俱衍參政
公之澤於無窮叔若姪所就豈易軒輊於其間哉先生
子公遠君經綸大器也泊谷先生馳驅四方左右之力
居多由太學生考授郡佐之職方需次待用先生以子
之貴
覃恩封儒林郎而泊谷先生進一品 封典贈及四世則先
生之祖若父俱已名達
九重榮膺異數先生之稱自仰慰不啻身致蓋可知已然先
生之潛德幽光必有從而發之者

朝廷方求山林隱逸之士如仇勝中公故事令先生而誰然
則先生殆將以大隱終乎予少就館先生家而泊谷先
生與兄公晉君又復館於他氏時陽邑稱吾三人爲能
館者交最久文行頗相若故知家世亦最詳今十月二
十三日爲先生初度辰鄉里將製錦稱賀徵予言弁其
端予不敢辭因爲敘先生之壽以其德與其學者如此
先生當必欣然進一觴也

寶室雙節表

吾鄰邑沁水伊璇寶公之副室曰盧氏曰趙氏以雙節著聞返迴年陽冉公朱陽族子俱有傳而其子諸生世英役乞予表彰其大槩夫以秉彜之好懿德之奇近在桑梓予奚不樂道之伊璇公明經積學庚丁酉郡薦謁選平定州學正補榆次縣教諭遷汾州府教授卒於官與學育材能盡其職女君霍善病不終偕老先後聘盧氏趙氏主闈內事相助爲理趙生一子盧生一女互相乳養無異視盧不知趙之子不自己出趙不知盧之女不由己生兩人者始交相得亦交相成也伊璇公捐館舍時盧年方二十有九趙年方二十有二提挈子女間關扶櫬歸葬里墟兩人矢志堅貞又交相淬勵以保其家時子女孤幼嗣子世傑稍長待之不殊毛裏與其子世英並延師授學以督其成立女擇壻名門歸於韓三十年如一日持門戶籌計餘疏較昔有加趙之卒以庚寅年五十有四盧之卒以癸巳年六十有四善始令終婦道母儀各無憾焉例合旌表且旦暮遂

國典予廼以爲古今節烈事皆其天性山川風氣之所鍾此

雙節者出於一門同居同志無少嫌妒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是其難也然亦莫非伊璇公刑于之化之所致歟特爲之表俾樹棹楔以慰世英風木孝思垂示子若孫世世毋忘克昌厥宗孰謂匹夫匹婦之一節一義不足以厚人倫而光風教哉

翔武張君墓誌銘

往余筮仕承乏粤之英德英故多才而科名弗振念爲民牧當以興敎化育人才爲已任因於學宮之旁創近聖書齋聚邑之俊秀誦讀其中於諸生得張子鼎臣昆弟其文行卓然可爲師法殆多得之於庭訓者延臣爲山長比予去英十五年張子以久次充貢士猶在師席士服其敎厲鄉書者七人其弟鼎隣鼎鉉與焉益張子之賢能敎導其徒而英之人文日起在遠聞之慰藉誠厚也巳乙未之歲鼎鉉計偕具其父處士繩武母蕭氏

之狀乞爲之銘按狀處士諱祖榮字繩武其先益曲江之苗裔曾祖懋學偉才博雅祖覺斯皆諸生父夢登讀書不仕處士生六月而孤祖母江母賴撫之成立明季之亂棄學而耕母病喪明偕其配蕭孺人左右就養至老不倦處士雖廢學念其先世爲諸生家課督三子一意經史每有贏餘輒購書藏之常以示人曰吾無厚產以貽子孫此兒輩之良田也處士性嚴正一言一動皆有規矩三子比長亦既抱子而少有過失不廢夏楚宗黨亦敬憚之有犯非禮者輒相戒曰不可令此老知也

又好施與篤友愛聞有貧乏寒無衣死無棺者皆量力周之又以其貲葺堂叔父母嫁其從姊妹皆義舉也孺人生於素封而勤儉自甘事喪明之姑甘旨必親非經手者不以進甚得姑之心姑疾革曰婦孝敬世未有死而有靈惟祐汝娶婦如汝而已嗚呼子孝難婦孝如此又豈易得哉余於此又知張氏之文行有所自來矣夫人家門之祚必有所積而發祥始長如處士夫婦旣以孝德積慶又以義方訓子故三子者學行可以爲人師而經術可以爲舉首余於英故長吏也嘗慕處士之賢

顏其堂曰光裕蓋將樹之風聲以化其鄉之人也今重以孝子之請欲不朽其親而能已於言乎處士生于崇禎庚午年三月十六日卒於康熙乙酉年七月十一日年七十有六孺人生於崇禎戊寅年三月十五日卒於康熙丁亥年三月初八日年七十男三人長鼎臣英德縣學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次鼎隣韶州府學歲貢生壬午舉人揀選知縣次鼎鉉英德縣學生癸巳

萬壽特科舉人揀選知縣孫又良又溥國學生又徵鼎臣出又拭又誠俱韶州府庠生又中又庭又弘鼎隣出又洪

又濂又浚又演又治鼎鉉山曾孫松齡松茂科麟四麟
甲科祥麟閏蘭康熙年月日合葬於芳湖塘之原銘曰
克孝其親克敬其身刑于伉儷化於鄉隣積善餘慶昌
其後人

題陳儀部濂村詩鈔

余讀陳儀部𧦬凱生母李夫人傳已稱𧦬凱爲忠孝悱惻之
詩人矣然其詩名乃聆諸新城漁洋王公長洲韓慕廬公德
州山薑田公口述也庚子夏杪儀部需次北上寓西山水村
偶入都下榻萬佛禪院因余過訪見投七律二章迨秋初復
貽五言四十韻俊逸清新兼唐宋人之長深得風騷秘旨益
信新城長洲德州三先生膺義所云確乎不爽爰於把臂揮
觴之頃索其生平著作欲盡讀爲惜半屬片藁零星尚未彙
爲全集止以手錄劍外關西甃比年近什二千三百首見示

公餘披諷思深旨遠義與氣雄非根於忠孝悱惻之性情曷
能有此昔審陸放翁六十餘年賦詩萬首爲古來詞壇佳話
今儀部當方壯盛詩已若斯之富且工從茲卷帙日增恐放
翁不得獨擅於前況儀部奉澤州相國文貞公庭訓由翰苑
歷仕秦蜀所至之地勤政愛民廉聲善績往往播諸傳聞則
又烏可僅以詩人目之而近什內與嗣君師儉倡和甚夥將
見詩人之後更有詩人吾知午鑒濂泉間應如昔賢父子祖
孫後先繼美又鼎峙云

序

田嶢山端公子畏友也向誦其制義有先

正風規初不謂

嶢山之能詩也値乙酉讌集怡園

嶢山爲二律冠絶同人得高岑遺法其他

篇什亦稱是余爲之氣索頋

嶢山不欲以詩見知於世予强之始肯出

數首付剞劂嘻世之擅名壇坫而不

克自信者豈少哉若

嶢山者不必以詩傳而詩已詣極若此余

故强而梓之使世之擅名壇坫者知

所法而

嶢山之可法者究不僅以詩也夫

新安年弟呂履恒謹序

呂履恒印 坦菴

賜書樓蜆山詩集目錄 對聯附

三晉田從典克五甫著

九日

賜宴恭

旨效栢梁體聯句

特限誠字

聖衷感召祺至誠

雍正甲辰秋補行會試

上命臣等在

文華殿校閱迴避舉子試卷中秋日太常寺官於

傳心殿祭

伏羲至孔子十一聖因共瞻拜恭賦

天顏下民生列聖萬年不夜燭長明吾獲但得先知覺一息

終難讓後生

候吳相國錦旋

明光劍履動星辰一德相孚眷顧頻封事萬言酬　聖主文

章千古振詞臣琬公此去賓朋盛司馬重來父老親最羨追

隨謝家樹鳳池應更掌絲綸

恭酬陳相國請歸未得見答之作依原韻

吾道寧甘麋鹿親無慚爭似古天民磻溪老更扶王業潞國

窮還動遠人　郚下白麻方永日職慚烏府謬沾恭他年御
李同歸去谷口須招鄭子真

澤州相國招飲命賦早春讌集追和韓公入城南登
高丈韻

東風復駘蕩歌聲山鳥弄太和披八荒陰崖盧含東上相賛
元化燮物珍所用公子散汎愛嘉會忘侍從金花休彩勝古
遊恍相共倚親珥玕貽杯錯鸎鴉送誼感念維桑身愧兼採
封梅含淑景邇哆唾珠玉縱安得如陶謝詩思兒侄傯庶詠
陽春鶴萬里烟雲重

王道長楚試回春初招飲即用前韻奉贈

經冬愁欝紆涉春氣初弄値君鼎騎回乍如冰解凍楚材當
春秋偏覇匪全用　昭代盛攀龍雲起蒼梧從藻鑑列逢君
庾樓明月共湘靈發奇響天風吹相送歎彼九畹蘭藁置等
枯對大鵬翅却垂長鯨鬣豈縱君到無行吟使我忘倥傯快
來同一醉笑吐梅紅重

奉和白彥京見贈之作依原韻二首

庇下猶殘鮑氏驄高門清望後先同似君獨往宦難繫於我
長吉詩倍工滯跡服覲真小草探幽足底類飛蓬如今濟勝
還堪試屐教家山松菊叢

其二

南郭池邊好繫驄尋芳載酒復誰同美人應有紅顏妬野老
焉知白雪工植樹陰方滋衆葉生麻扶自直孤蓬遂初早晚
山中賦徑過行厨深竹叢

壽王藎臣

有士藏名天之下自謂曾迷具茨野定中每夜聽鳴鷄行庭
或時遺佚馬仙術長生無異同君今豁是七十翁八公能老
亦能少淮王尚未識真訣

偶感示兒輩

庭前有樹號丁香春華可採秋無實肯堂肯構作室心無聊
無頹闘何益人生豈不重揚名其本先立身敢不臨之以深
淵履之以薄冰緘口猶防語有失未動先思身似玉剛世都
知行路難末路幾人稱完璧古來王謝子弟人人慕不念造
物盈虛高明鬼所惡執褲誕放競風流清談身世兩相誤時
議嶽將若覃梁置高閣中其激而招此者實則誰爲之故君
不見木落冰堅天地閉番鮮滿眼不經濟雪裏梅花徹骨寒
竹松爲伴孰能挈丁香此時若非柔弱戍晚豈立不直茲蔵

寒諸友身與名俱完詩人彈射鳥乎彈呼嘆乎幽蘭生空谷中不以無人而不芳孔子稱大聖極口相褒揚稱爲王者香孔子胡取蘭乎蘭以其能自得也詩人胡識丁香乎蘭以其甘自壞也得與不得壞與不壞只一間耳而相去之勢奚啻千里之謬差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汝曹盍早自辨焉小子憖爾尤戒在詩吾不嘗有言無鶩乎華乃以世吾之家

贈榆社王先生

行吟處處覓閒餘白首焚香讀古書彭澤不貪腰折米萊蕪甘甑釜生魚清談高士林泉色靜坐仙人冰雪居童子何堪

青眼待忘年也得話無濵

贈沁源胡君靜

桃花流水掩柴關老鐵篇章取次刪碧柳婆娑栽栗里紫芝燦燦茹商山杜陵詩史消長日洛社耆英解暮顏八十老翁猶矍鑠不須策杖往來間

贈沁源李尚中

君家筆走如蛟怒鵬搏九萬登雲路桃李春風已滿林芙蓉秋水空遲暮文舉開樽客滿前仲宣作賦亦徒然相逢不作平原飲何事離騷苦問天

贈李尚中子

龍門自昔重高名可是龍駒千里程浩若鯨魚翻海浪皎如玉樹度風聲少年賈誼須陳策弱冠終軍好請纓來者後生眞可畏君家舊物永嵩華

上元竹枝詞和韻十首

月輪深處聞香車歌管樓臺樂歲華學讓少陵工賦曲家憐小阮善琵琶

獨有貧家苦自知隨人粧點百花枝阿誰得意風流客却道春燈猶未奇

傍曉深閨巧樣粧百般積覓壓羣芳驚人彷彿疑天帝只恐街頭墜玉璫

韶華何必廣陵燈點綴偏多兒女稱最是少年遊不倦三三兩兩各相應

雲裡風吹水調聲冰輪皆見兔長生東君借得中秋月移向燈宵覺倍明

把酒圍爐興此宵漫將纖技向人驕龍蛇旗影疑難識雜入兒童看奪標

歌聲裙衫不礙身冶遊諷笑總宜春一簾明月疑知己好伴

東風是故人
鰲山燈火徹山巔人正豪華月正圓擲骰定須金屈戌呼朋
不少鐵連錢
閒庭誰將暗庭看翻雲覆雨盡波瀾此身不許因人熱爐火
芋熟也一團
亂語喧闐醉客傳相忘今夕是何年一床書件衣裳冷窗外
遊將月影圓

龍泉寺

古寺埋雲樹幾曉陰影徹溪喧珠迸落花爛錦重圍寂歷乾
坤小虛明色相歸諸天一迴步頓與世情違

即事

賓朋雜遝繞亭臺孔雀芙蓉錦繡堆照夜春燈紅簇簇恍疑
星斗自天來

劉霖洲畫像

青鞋布襪向林邱漉酒無巾興更幽却憶小山淮隱士真成
叢竹晉清流野棠著意矜花色水鳥忘情狎客遊欲覓桓伊
弄孤的一聲長笛碧天秋

寄贈某別府

領酒鳴渠事悲陵仙鬼相望碧雲間郎官近入華胥夢花縣
遙連姑射山忽聽鶯聲驚逆旅不知春色隔鄉關謳歌千里
徹樵牧應有　丹綸日下頒

贈別李道長

采采蒹葭秋氣深忽聞驪唱欲沾襟人傳路有乘驄客史載
朝多鳴鳳音惆悵知常向日蒼生猶是二為霖幾時再共
趙　丹陛為府如今析正森

丙子仲春送同年顧侍御見南假歸

氣事豪雲貴公子親溫性烈稱奇士臣子平生一片心富貴
功名豈敝屣早歲發揚遭多艱胡渠未碎頭誠知小兒羞伍
侷促甚豈機兄弟安足數龍劍神物合有時挺特誠宜御史
府議論囂囂胡詳詳數與大夫爭衡論爭之不得不快意須
臾是[illegible]逐[illegible]尊舊章損益何盡善當時浮議空紛綸九陌
豪猾運[illegible]金謂君能理其直豺狼潛踪狐兔熄夜問雞犬
獲安息臣本忘家未遑食借問何恩復何憾山之屺兮當所
陟浩然忽賦歸去來行行且止重徘徊嚴君晨趣金闕開鵷
序遙聯夔傑哉且歸將母心如孩落花春雨細踏作陌上泥
君挹珊瑚鞭不畏沒馬蹄一[illegible]還[illegible]見黃鸝穿柳線好景觀

若爾歸意疾於箭樓子江心江水淸姑蘇城外踏歌聲君歸
正及桃花爛萊衣仙棹武陵春燕臺對夢思頻紅雨紛紛愁
殺人

焦孺人挽歌有引

譙國劉雪洲官行人厥配焦孺人物故輿襯歸痛悼者
久之頃以持節過里梟梟墓竹愈增悲懷還出悼亡之
詩示同人因為長歌以挽之

譙國行人持使節干旌載路森成列回時顧旣夫時谷若有
思兮悲未輟自言梁孟舊時姻婦德婦言難其說十年還大
共長安中道相逢成永訣浮雲爲將客爲家那更春風吹落
花綠柳長條拖地好變爲白楊飛白沙冰作燕臺側花朝渦
水涯兩年同此月生死何殊邪人生樂事故鄉土今我不樂
知何所那惜營齋資賂錢但恨來遲魂不語丈夫頗輕兒女
情所重良由在淑女吁嗟此語何酸辛再聽新詩不忍聞豈
徒相偶如弟兄承事期頤大耋親樛木螽斯博笑顰二雛失
恃泣涕頻燈火寒宵哭小星浮汴身世非靈椿傳觀列女感
古人天乎福德胡難均蒼蒼不可問徒有淚沾巾吁嗟乎婦
以夫爲天母以子爲命夫兮仙侶重金門子兮天上來石麟

之死亦何恨難爲生者情

哀詩爲浙撫張泊谷

邑東泊流長夾岈萬山鄰磊砢士英多半出泊水濱張公後
來秀又見古天民伊昔誕育奇疑是石麒麟生也嗟少孤壯
夫多苦辛世族昧生理饑鷹常附人形影鬼所護氣獨死相
瀕邑侯張夫子相士如有神驊騮學展足鯨魚漸縱鱗扶持
遲游路終然伏一仲萬言雄灑灑千人誦津津文章渺小技
義農相再醇潁南諫烝鮮黙蒼名山送崢嶸不好無船裝況乃
事紛綸紛爲貪一擊危言置此身冰霜豈殺物天地若回春
白簡一何富朱紱一何新公危祿位高　常謂莫辭頻予意
在懲貪汝不厭淸貧予治薄刻急汝能長過仁持節先浙水
報政乃南巡公恭承　嘉命三載念惟寅到境少俗吏入幕
無雜賓邊靜賊萬里樓高月一輪彌縫方汲汲鞶布忽已陳
形骸少贋日而我最情親飄零各謀食參商寡聚晨偶時話
長夜寂寥沒星辰長安十載前相視忘享屯行之而效者爲
子言諄諄筮仕過嶺表成法信所遵一別竟永訣近淚徒沾
巾豈惟友生故邊疆重大臣水旱東南急焦思勞　楓宸

送王千峰民部歸里

歸臥豈爲鍾山移十年作宦如我癡羞取五稻半稻物却貪萬口千口碑河上有魚幾曾買朝回信馬忘所思何當從君共隱去故鄉白雲無盡期

贈俞丞

簾內簾外分庖廚堂上堂下羅千夫都貢小吏輸供給往來如織無停趨就中一吏不騶促夯走絕與簿尉殊問之乃是工詩者白頭縣佐就高孤西江空吟一萬首（初爲江西丞）江水浩淼魚行枯京邑二載亦何事終日忙迫爲僕騶有集自名爲兩負（集首自敘云一無所事丞負余也一無所補余負丞也）翻前人言詳以書讀之初

味稍啖蔗漸通妙處若有無吾謂子不負丞丞負子作丞誠嗟歲月徂子不負詩詩負子作詩豈即爲良圖古來能技多坎壈況乃詩道非區區子集數辯詩窮語嗜痂毋乃爲其愚乃知人性不可強是知不可而爲與吁嗟乎假令子不工詩便能拾取人間富若貴誰操左劵此事未必若合符去去勿復計行行聊自娛泰岱通雲漢洛濱羅璣珠當年失路誤作窮途客亦須行盡未到之窮途

寄呂坦菴

物情別臭味判然清與濁有時對面若參商有時離群比干鎮與君廿載交定交但一諾僕僕長安道形跡頗疏闊與來相就飲素心齊所託誰知君使氣能令貴者嗔誰識君揮毫能化腐者神珠玉只須一咳唾況乃端坐細論文別後人文兩寂寞大小兒子徒紛紛思君但翻舊時集數見叢餘定有新飛魚寄來與南金知己天涯若比鄰況中州之中一葦可航兮有美人美人兮美人春風知我心明月識人面開槭大笑加餐飯何必此地長相見

贈朱明府二首

水在泉見底清只說流水不如止水清試看秋月寒泉分外

清

鏡重磨照影明只說舊鏡不如新鏡明試看明鏡懸空分外明

戲續孫汝賢舊句

清沽黃酒濁沽燒把臂揮觴與各豪四十二年渾似夢金臺何意又相遭

余弱冠時寄客玉川下武宗先生書齋數月頗行置酒相送坐中有汝賢孫先生曾以前二句相戲維時仲君黃池未冠季君桐栢甫成童壬辰冬月兩君頓余　京

邱儼成老翁乍不相識細詢舊遊之人八九作古矣余
於别之前夕飲以京城土酥問進南釀其坐客雜遝及
杯盤狼藉景象醉不足而快有餘與余别玉川時無異
因述孫先生前句不謂黃池君昔時潛窺窗外聞之猶
能記憶遂足成下句以誌今昔之感書以遺之并寫歸
示當時諸友以博一粲云

集唐祝阮夫人壽

女中誰是衛夫人 劉禹錫 淑譽桓君佩黼紳 胡証 顧謝風姿騰
鳳閣 李毅 姬姜仁厚啟麟振 吳融 蟠花並結三千實 劉仙倫 金

翟重摩五百春 劉禹錫 共道一毛還五色 熊儒 繡衣芸閣早榮
親 戎昱

寄白彥京

解却金魎渾不辭時時招友共摛詞錦囊我愧無佳句彩筆
君能賦好詩一自去冬常握手爾來經歲未攢眉文章豈盡
知交事古道相期庶在茲

萬佛寺訪陳堯凱儀部即次見貽原韻二首

紫宸朝退自蝸頭步入招提覓舊儔頻歲雁魚憐久隔昔時
文酒憶相綏艮材合豈當霄上健翮行搏八極周細話析城

巖壑杳鄉關何許得同依

其二

幸銜仙馭返瑤京嚀囊曾叨大廈栟櫚鎖家聲推令子白眉
人望推佳名才華錦繡千篇麗寵況風餘兩袖清佇待結隣
南郭巷花晨月夕共聞詩

偶思示兒輩

邵康節之著書智周乎萬物矣道濟乎天下矣然門不可得而入也掩卷深思能不求責于達者趙清獻之行事內省其無惡乎爾室其不愧乎然天不可得而問也焚香仰告庶幾相喻于無言

偶感示兒輩

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習獲陷阱而莫知避乎異矣怵動其心堅忍其性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念哉

貽范大司馬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正家風伊邇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忠宜慈範猶存

嶢山文集四卷詩集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田從典撰從典字克正陽城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端是集奏疏序傳等雜文五十餘篇爲四卷詩三十餘首爲一卷又附以補刻文一册據卷首儲大文序謂從典文多散佚此乃其子鳌族屬所搜輯者故僅止於此非全本也